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八册目次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附録一卷目録三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　清鈔本　〇〇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續集一卷（宋）鄒浩撰　明正德七年鄒翎刻本　三二二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附錄一卷目錄三卷

後集二十卷

（宋）李之儀撰

清鈔本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宋史稱滄州無棣人。而吳芾作前集序、乃曰景城人。考元豐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景城入樂壽、則當爲樂壽人。史殆因滄州景城郡橫海軍節度治平九年嘗由清池徙治無棣、遂誤以景城爲無棣也。陳氏書錄解題據所題郡望、稱爲趙郡人、益失之矣。之儀元豐中舉進士。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以嘗從蘇軾幕府、爲御史石豫劾罷。崇寧初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過於鯁直、忤蔡京意、編管太平。是編前集五十卷、爲乾道丁亥吳芾所輯、併爲之序。姑溪居士、之儀南遷後自號、因以名其集也。後集二十卷、不知誰編、然文獻通考已著錄、則亦出宋人手矣。之儀在元祐熙寧間、文章與張耒秦觀相上下。王明清揮麈後錄稱其尺牘最工。然他作亦皆神鋒俊逸、往往具蘇軾之一體。蓋氣類漸染、與之化也。其詩名稍不及黃陳。論者因蘇軾題其詩後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句、遂以爲諷其過於僻澀。今觀集中諸詩、雖魄力雄厚、不足敵軾。然大抵軒豁磊落、實無郊島餉棘艱苦之狀。註家所論、附會其詞、非軾本意矣。

姑溪居士文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愛其言思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于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擧訂正釐為五十卷鋟板于學昔二蘇于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无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于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饒于進取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攻其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為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于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于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姑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附錄

李端叔真贊（龍眠居士畫）　東坡

頎髯之奉然眉宇之凜然披胸腹之欣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渙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盡于龍眠矣嗚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托其全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伎其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乎兩者之間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值難呼　無雙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鬬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贈別李端叔

我觀江南山如身不受垢慎食江南薇子獨于我學在北思江山如懷冰雪頗千峯上雲雨冬絶何由攀當時喜文章各有兒子氣邇來頗類句有兒能拜起讀書浩湖海解意開春冰成山更崇巘頑我醜丘陵句玉著石中與物太落落理情相將流世不名清濁乞言既不易

贈言良獨難古来得道人挟吾屋壁間牧羊金華道載
酒太玄宅文晒頗謌賠語頗君喙三尺我行風雨夜船窗耿聰
闌透鵝雛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寄李端叔編修　少時

旗亭解手屢冬春閬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屍心未艾
金龜換酒氣方振夢現倫連邊城月導從公考崇路塵
知有新編號捷樂為憑東使寄淮濱

跋李端叔帖　初寮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里偶月見記處、有為端叔亦
句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書之手懷人惘然久之紹
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姑溪居士文集目録上卷

卷第一
古賦
閑居賦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梅花詩四首
次韻君俞見寄
題步雲亭
題渭濱亭
題山堂
送錯子林
贈報寧宅
和郭功甫遊采石
投月亭
賞詠亭
鑑止亭
卷第二

古詩二
題適意軒
送芝光
題王德符書院
胡伯鎮名高齋
丁德瑞置酒
贈劉允思
題李嚴亭
次韻處度二首
次韻君俞見送
迎暉閣
和遊一人來
秀遠堂
中隱菴
莊君十小詩
卷第三
古詩三 附
楊子儀虎圃
送人一首
書尾千指秀
和人雪意
和人感懷
東坡雪浪石
甘露堂歌
琵琶歌
雷塘行
卷第四
律詩一 七言
讀吳思道詩
東坡雪浪石
次韻東坡
寄邵賜叔
東坡沉香石
送曾端伯
濟上閒居
告別子通

和子椿竹二首
和子椿七夕
題蘭皐
戲子微
題習老小軒
寄僧值堂
送宣上人
遊句雲寺
題句竹山
寄丁希韓
再領玉局
次韻葛大川
吉甫弟鞭擒
題張湛然壁
答李去言
懷桂元白
儲子諸作別
次韻子椿
又次韻子椿
遊雨花臺
次韻子椿蘿居

卷第五

律詩二之十

用聖行韻
和人見寄二首
和子椿
瑩虛堂
莊居寄友人
和友人見寄三首
懷舊二首
送人入館閣
邂逅故人二首
金陵懷古二首
和人見寄
邯鄲叢臺
又雨次韻君弼

次韻君俞瑞香
次韻君俞四首
堤上閒步二首
韋深道寄傲軒
次韻君俞六首
觀東坡書

卷第六

律詩三七言

次人字韻二首
再次韻簡少孫
次韻重、
長春閣
從園
子椿野軒
送舅過君俞
歸自錢塘
贈宗學天和
邂逅劉君
伯鎮傷春
次竹桃花
次韻蜀面
贈陳侍制二首
和人三首
次韻孫述三首
次韻子椿述懷
次韻早秋
次韻子椿
陪曾延之送弁
宿太素、

卷第七

律詩四七言　五言

賞心亭
城南張氏園
偶書二首
贈人
兩翁軒
次韻緈首座

鉢鏞亭
同思道宿崇雨二首
寄僧
思道横翠堂
簡劉君秉
李趙仲強
水中登月閣
魏王德循
遊禪岳
蔵雲山居二首
山居夏日
誠上人
宿青山坊
黄池道中
次韻俞希賢

卷第八

律詩五言

和答友人二首
食笋二首
謝陳無己相訪
北觀
回澗
長千僧房
無題三首
自然菴
湯泉道中
雨中過明覺
宿滴水巖
夜行擊洛道上
題李秩之宅
雄室城
秋日遊肯山二首
過西莊
遊石城
謝人送魚
題齊雲亭

賀時相生辰

卷第九

絶句一之十
次韻范景仁二首
次韻景仁西還
又次韻
栢臺自述四首
西莊夕雨
絡西莊絶句
宿乘石
寄梅道者
偶書二首
瑞竹三絶
書扇
立秋日書扇
題郭熙畫扇二首
又書扇
遺夫子扇
題畫扇二首
壁上書事
訪僧不遇
天寧即事
學古堂
題于子高宅
俞秀老詩卷
寫裙帶
乘石二首
浴南寺
滕上人硯
訪鍾山主不遇
次韻李深道五首
次韻東坡梅十絶
贈呂煥

卷第十

絶句二之十
小泊乘石

喜延之置酒
當利樓勸酒
書延之扇
延之置酒南園
何子溫家
書延之侍人裙帶
謝延之館置
口占呈延之
雜詠四絶
書槃秀本莊壁
同秀本泛舟
書秀本郁莊屏
槃深之遺像
初入褒禪山
答褒禪知客
褒禪齋後獨出
遊華陽洞
入宋路中
寄祖登禪師
曉過大乘
呈湯泉長老
苦竹寺僧亭
再過苦竹寺
絶句七首
和張文潛
宿觀音寺三絶
謝花寺惠鵝
畫鴨
畫鵝兒
畫鵝

卷第十一 五五廿廿 六十

絶句三
書羅氏屏風
謝荆州太守酒
題隱者壁
題漁家壁

偶題六絶
訪端上人
七夕
東山
閑坐
登月閣
遊洪福二首
遊石城
謁錢公振
悼李希武
金影軒
題黄藥泉
次韻贈谷洪覺乾
題畫扇
挽詞
東坡挽詞
石敏若挽詞
李希武挽詞

卷内作石[illegible]定 未知孰是

濮道甫挽詞二首
功父妻挽詞
李府君挽詞
李王承議二首

姑溪居士文集目録上卷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一

趙州李之儀端叔

古賦

閒居賦

嗚呼閒居之爲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爲閒居也樂其居之閒然後知閒居之爲可樂也達雖是而心不在焉與夫故爲其迹而負以藉口者乃閒居之戮民非樂閒居者也樂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樂而盜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諸公之賦名則是矣而心則不閒也失志自寫其無可奈何而形容其不得已者也戮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于造物之外閒然自得于言意之表居不閒而得閒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爲閒有一境界不爲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者其言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纍纍然如喪家之犬也魯人則曰此東家丘耳夫是謂之閒居而樂不足以言之也漢儒所記閒居無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謂之樂也惟彼不顧違次與鴻于以行己狼藉自棄不律而反以擲罵猖判擾而不知所避務以恤之爲參而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方且思其婁豬艾豭之歎而擁宋朝之美而安無境遷除之刺而笑河水而高峙林門相持而剛里坐視其左右動容變色而雨食乘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推我之徒則言發而利害隨之一動一靜主我之畢則顛指而可羅斯值以是而曰輸曰賦如化焉以是而山積海倒如歸焉乃曰我閒居者也是又諸公之衆人而謂吾日在上焉可窺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愛君狂酌板橋句想君不向揚山時千載風流司一轍孤墳數尺埋蒿艾文章誤人空當日聲名雖好終何爲譬之花卉自開落又如時鳥啼高低行吟讀騷江魚腹鵬來空賦予何之君不見吾腰恥爲小兒折或幸或掉斯爲期又不見蟲類刈蠛不到耳林花摘實相攜持春

此拜分三首
第首用客字
韻起用覺字
韻式

寒渓〻青山路雪鞭已覚帰来遅一塵尚莫容此老与
君於骨亦東西

累日氣候差暖梅花輒已弄色折課童僕芟剤
培壅以助其發戯成小詩

京洛三十年作客每覩梅花欲忘食時〻夢到江南
足踏塵埃来不得嗅香嘈嘈不忍捨為吟絶剝真顔色
誰知晩得江南身特此一株當舎北寒根老枡初不辨
發与桑楡同桑梛殷勤地鑿故指示頓覺嬌然起眼域
几山氣候乜深春我〻枝頭危欲折呼奴唆家惜刀斧

几斗踏讓

那見常從

穿斷園之聊拂拭使宜遊月作嘉賓不惜滋培想晴晝
邂逅梅花同作家此理雖乇亦難食道人無眼自趁郡
空裡現之想應得為惜花開時及時枕上朝〻向天色
自是春工力尚堅一向風頭来自北昨夜雪深幾一尺
不覚趁来欲飛鄉雪過春回固可期聊与此花為吟域
今朝莘頭詩息引物理人情原未許綠萼柔條究相契
正色真香浄如拭更煩妙語為詮評莫遣塵根迷飄昔
花是主人身是客吏欲花前羅酒食花應笑我猥相親
畢竟人花誰是得金樽対手我自醉道人何妨且現色

三界現来即是空醉裡寓謝知遊北等為圓鏡随身現
詔着分明却虚擲持此向花〻不答嗟我与君徒入域
不如收却閑眼坐万境紛〻狂披折一番風雨使紛飛
念始情塵漫磨拭今年春尽有明年花落花開鬼聲昔

彦村和梅詩甚工輙次元韻

春風不棟尊前客未必眾美輸雨食玲瓏點綴移月窠
誰謂吾家最先得直從本瞻約為伴旦〻相看無倦色

枝疑披讀

朝枝日影烟迎来夜捲手扚寒挂北擬將西子作孤注対
与春工分一擲又疑妖冶濃請真寸细寿量信唯域發
狂不意落紙上膝句爭求共推折諸郎獨殿語尤老似
欲塵埃刷謙拭不惟詩社頓光輝枝上〻明遇於昔

次韻君命病中見寄

老眼逢春如有隔不覚花前手頻拭昔陪韋杜尺五天
此地今天今幾尺東家有家貧春甚酒作衾禍花作枕
慶過休文臂消瘦謌近相如尤瑞飲賞心直以花為命
醉頭只堪扶瑞西春帰每恨大地生不惜一春常似婦
我老無用終安之屢欲從君抽教遼方將結束窮勝致
拔懽祇許春相知詩来若訴不自樂春困惱人多宗實何

好強襲起應到間從屬無尋李郎君不見繫筆功名方盡
燁燁歸來讀書已盈筐爭如隨地任低昂淺斟倚琖盡
光結

題步雲亭

昨夜風高樓半開起來知是白露節玉面少年倚袖衫
袖裡新詩似冰雪幾日矣々如龍中令朝忽覺換筆龍光
不惟氣候已八月更得冰雪開心胸謝公山人詩筆奇
問君何緣得此詩報我々欲步雲去山人許我因留題
君作斯亭幾許高攬攜結觀巍巍依詩誰謂姮娥落君手
坐遣山人詩思苦君不見梅老句出天地窄曾謂山人
真太白來石月下憶相遠笑披錦袍弄明月十年明月
歸誦仙姮娥是得在君邊何妨更取山人去年盛扶携
醉笑間

題渭濱亭

廣張三千六日釣太公欲与大王親文王不忽熊羆獵
下年七百終何人開元夫子降步筆當日何如渭濱見
是同是異不可詰一等風雲皆席處吾君好賢軼前古
処々鵷鷺剛修明觀君命意非爾世他日風流願再觀

題山堂

三年江南客对面不見山負我愛山心元々塵埃間一
聞說山心便喜欲插棟修輪遠飛起君家乃是山中居永
日青山同徙倚流泉涓々薜蘿晴明月時々寵枕簟三
伏清霜帶雪來不斷烟雲擁欄檻只恐居山興易闌萬
壑波濤翻筆開知有心期班得吾邀君借与畫圖看

送儲子林參假太學時詣無金陵風亭

金陵二月春江上連日雨暖風初報一番晴綠淺紅深
什數与君已是隔年別相逢又作臨水語感君情重故
可教送君心折不成舞五年相從如一日物々講評窮
髮纖受君亦如轉工鷹畏君何迴文中席未散已知去
下趙先越全現終根楚遠超格眼綠袍新更約十分同
一年

走筆贈振寧老

半山老人筆如椽落筆直欲掣雲烟東亭右軍不復見
龍跳虎卧誰爭先姑溪六月汗流水邂逅請風願如說
他時伺續到山前應許神光傳無窮

和郭功甫遊采石

李生惜惜無地雪三首新詩根明發使君近作來不遂
騰戲傳聞驚久缺元陽使有欲雪意和氣先期後寒穴
想見旌旗錦繡張如從元君賴北湖談棋一老何賢哉
來韻鶴髮趁塵埃歎呼江上來庸工近邊萬古隨宗詞
騎鯨仙人不敢過玉鏡台郎纖後迴不明月下遲賞嘆
將軍斷自天邊來遠迎落筆蠢春雷豪花亂點荒池臺
沉埋蒸萃見一旦名高此地直當才捷來不許洗前輩
寄聲魚鳥休驚猜直須乘桂明月寫又若登臨望天台
酒朴已微吏頭翳解衛寧辭無算杯卑然一段極則事
達我擊節因誰催

求石三題

捉月亭 李太白

我者揭帆下盡年落帆采石來欲纂江南江北只見山
欲識錦袍無何處夜深明月來青天天水茫茫月邊家
想見當年捉月時江心見月如相遇醉魂不制月可捉
捉得使將天外失月在人亡天莫詰曾風流誰与語
遶來水落洲渚出隔岸漸迴疑可步聽耳喝啾不得聞
對案嗟騷勝班下筋多情禪客饒佳趣粉飾餘光扶墜緒

欲回古月換今人到此倏然忘世塵從來喜誦騎鯨句
亦復買田相近住今當載酒十分圓同指塵無何石路

賞詠亭 韋孝伯

愛下詩餘新使可歌南風參差長路鐸鼓樂俄相同一
壺一流添悠然會天工始知盛衰際遇与不遇中咸請
月正好對暗助從容豈意積仁朝書歎如雲龍千載瞬
息子轉盼歸虛空何遠非遠然神交付冥鴻

羅然亭 太真

溫公天下士百計吳張危大廈業已傾意欲一木支功
名等山岳德澤均雨露奈何談笑間而驅鬼神怒兇神
豈不鑒忠義當扶持一見亦何傷宜路俄与期桃非理
所安瑞光致慶禍遠近不可逃紛紛遂為信孔子有
言既敬二頌遠王復而三思臨風史三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二

七言古風寄題蘇公尉氏逍遙閣并遙伯成如
縣室德解印當塗直書氏言耳非所謂詩也
長身少髯復少骨憶在兒時獲相識滿朝甚類推老成
鄉曲名流通才德爾來與洞四十年淳馬時鵝欲相傳
我方却歸不自得但覺和氣如春天光日朝行矣可數
今朝吏覺無烟進呼筆伍拾千指一旦來手拳如眼
父老相傳語且沽疚疚流離遷安集自事以來無此君
隸忘化時莫能及尺低胡為來兆洞樂境危城城見效
穫金雖光亦暫之尔所播時間未能雪積傳遠近或歡喜
歎者吾民善者吏吏至韵調吏相賀畢竟卷舒須在我
父老話禳嗟譚福此理寔寔定誰堂異時得君遠所聞
杳杳健鶴盤霄晏信夫此地不可久空使遺愛傳邦人
邦人姑止聽我語逍遙閣去天尺五長身仙翁昔游戲
白白烟雲送鐔姐仙翁久已朝紫皇功行不泯鐘諸郎
扶疎密蔭被所至遂令兆閣如甘棠我昔西戲數來往
日卿闌干猶可想塵埃滿掛阻登臨白髮心期負真賞
六月炎炎汗如洗江南雨多稍限水旗詞鼓響船欲發
趂然來意同君趣睡聊一快愈莫止大鵝會屋滄溟趂
何妨閑下散高門吏看陰功勤閭里

送芝老

江頭春色已可掬風雨惱人常不足筆力俱來紙上春
墻外落紅爭蔌蔌忽然亂我下廬山蓮社風流指顧間
為我寄声陶五柳少留佳處共追攀

題王循書院壁謝韓君錫小會

熱不就忍未枝渴不飲盂泉水古人不可期歲月姑相
委不受尔井泉百尺深、不受尔庭樹千里陰、相看豈計
一飯粗長嘯聊為猛虎吟

近得石萬蒲胡伯鎮見之謂必以韓石資藉乃
可以久遂擬所有為貺仍杜佳句擬次韵奉謝

倒庭泉心異不言四時偕遺我百明珠書窗遽增氣石
盆叢秀轉光輝擢筆豪情絕塵世吏須蓬蒿排挤紙
上盆中畫珍排他時相對聲琴補何必方平為紹介

丁德縛置酒通与陳君俞聯坐聊賦小詩為君

俞謝因以贖先起之罪

春風不解事吼地如雷霆誰知一席閒笑語灯熒々主
人意獨數設置不少停而我榛木然感悅時自驚多情
接勝友飯韻如初星微吟間相譬以欵慰獨蜂我老百
不堪已如如漂萍邂逅因事集尚或有此形不懟引吝
先浮意耳哲請展轉尋斷夢向胡悅撒生何當萬里浪
相与同滄溟

只求疑處不成
渾有釋誤
方下兩字

贈劉九思山人

我行亦獨然君來定何謂風高浪如山聞者亦已畏而
君從一葦過我乃特純鄰事六日但臨別尤自娩朝出
鑣耕色夜歸或窮醉殘燈不見人待我獨忽睡語默多
破顏情狂幾番淨屋指尋相徒使作折年計我猶絕艷
扁舟駕亦方航不覺詩四年鏡御終一唱每見意兼加
終始不少替碩道求名祿豈不懷此義凡生等飄蓬何
物非委既為我謝故人隨方聊自慰

題蘇州徐氏若虞亭

未々砍枳思歲月猶過陳常悠寸艸俾終負陽和力萬
鍾非所養所重在以色庶幾參與奢不移慕今昔千尋

與莊興談

用敦拜乃未及刎頸衰我過陳心泪盡壞卅碧芒兒食
上觀出明同無陽基雲雖其時要是未為得詩書全聖人
事力久真自積來舒望化人忠孝均我職尚容表跌
過者兩此式長江金生塵總渾何可極

次韻秦處度同登黃山

艱生標拙餘特爾既魑魅株方誠遣未免遊戲事眼
力到毛髮挾劍盡奇秘邂逅平生歡笑語當歎吹曲環
重人謀明識殆天使駐我雲烟朝有覲鴻鵠志百年一
瞬爾奉此半日地即穗廣莫心無作雍門泣

處度每和前詩見寄復次韻報之頃有所約今
不遂悲惜無已題于褒禪方丈

愛山平生心殆若兒所慰莊遊娩久早免失吾事佳
辰秋日晴有物不自秘晶熒麗約晴浮動看微吹幡中
方艳指因可採徹更猶拳敦惜力卜築豈無志猶有之
明允顧惜一席地何在眼中人不覺衣上淚

次韻陳君俞揚州見過

野人欣異遊君子我多上半不速翔市聊復同慧帳薄
田幾負郭山水分背向巾車循秩成野嘯會隨從吾友

真可人輕舟放相訪投懷失杖橋遠志信搖蕩時我困
雖得觸境況波浪謂我來歲寒裡裡不少剝杯盤撫氣
戶科謎
類論辨極別量斂餅屢舉白自喜老備此回頭易條述
傾倒可惆悵集事須勉論何遠非醞釀

遠暉閣

偏科偏謎
霜風吹我衣日經歸路長故林即可家何遠非吾鄉猶
閩東南隅勝數高一方超然世外人高秦隨低昂層雲
瀾無際戶牖延初光試云日月久但知幾時康要遠會
心應萬境不得識何當駕修翰飛雲共同翔琳瀟非所
類遠日聊倚徘徊處幽蹊脈白打出鶯兒黃 張君好藏茶多能識上人
贐入貢必過路川鼓
其新狀石閩江上

和遊一人泉

袁科謎
新詩醉人順秀君披雲裳突然不可攀平地翻波瀾寡
孔科謎
衣媲相攜無見飄許賴至茲天際遊物理知難拳一來
金陵居猶歲不得閒勝賤因時等欲懷獨見飛命駕等
人中爾成事獨拔怪豈非勤積夫不許污名山因詩想其
愛回來直仍夢裂驕那復惜惘是已滯穎請甘州可能
忘遠誰其遷何當攜扶老壽遊雲霞洞要須君意果莫

遠我豈寒曉來西柳新茶夢已班班

秀遠堂吹趙德孺韻

韓君錫投秀遠堂詩中隱庵趙太傅德孺賦秀遠
此首宜作一科知
堂詩
翰林李謫仙埋骨青山下平生愛此山老去終不捨故
遠鷗鷺行追隨鳩春社文來今尚存英風謫松猶寂寂
五百年好尚世所寡韓子荊州後高襲良冶乃祖當
時望異代同瀟灑結堂山之陽真趣非少假秀色來天
外遠勢包平野煙嵐浮翠黛攬之不容把倚徉盤谷進
屢請故吾馬時無謫仙人登臨時賦者九原如可作一
真祝筆

愛山依山住如山不少下山中所有妙惟取不容捨煙
雲實支遣松竹乃條社尚又日所窮披翦留薄倘廓然
林科謎
宇宙寬信夫和無寡隱隱做四書萬象入招治移疑彩
閒錯入君墨句灑遺忆非遠然一一類見假吾友識可
人弱勝不少野更時机李但參看移拱把時我須自勉
歲月喜奇馬得難未爲失阻有長年者何妨倒載歸日
日無虛筆

中隱菴次韻德孺韵

德孺中隱菴詩序

此下空似一格寫知

在昔避世美賢隱居豈自喜甘寺西山餓清洗穎陽耳一
旦事高尚万萬古歡貪鄙孰謂樂山林使可輕朝市窃竊笑
歎輩人不知捧心美美妄將凡庸姿敢希明哲執執益此嘉
適名矜君子于于時子仕途猶捷徑終鳩僞污青史聖聖朝揚側側
陋采祿無避逭逭不遺下体體葯況乃中鄉芑多士生此時
貧且賤焉恥事自衛衛嚴來攫徒渭濱起隱君聞此風翻
然焉可已聊爲知者道庶達名菴旨

退之以以文鳴詩友得侯侯喜聲名力與俱雖尊未諳耳須
況詎青山孰辭都与鄙菴成誰樣之句出闠闠如市千仭
寧寓我高充實信我美美坐今菴內人前年云可執執禮樂有
先後々進則君子孰方而咏圃俱野那復史伐柯周執
柯時嗟竟求諸途羞之既匪莊釆焉又非芑近交耦與侯
步驟上常恥一醫清瑣息盡布毛自何起要須六月息不
息不焉已歎問二詩人如何譯意旨
莊莊居值雨偶譯十詩示秦處處度
眾日雨不止氣高如作寒三分雖過二忽々使向澗一

[illegible]

身百變集況可計先惟不死是無詞念此聊自寬
滿眼都是水感事徒可知早時謂有餘今空未免飢一
兩又三日見者皆攢攢眉天承作入承之對此終何爲
我雖非故侯偶通籍三十年孰不夷陸拜而我終歲難難念
非跷常視不覺乘波瀾餘生豈所期我君信如天
平生三四友一々人中英況達達不世主嘆手可太平參
差十年間奕闊闊而死生相見復復何語但有泪如傾
死生固可嗟一誦誦輾轉不逞君恩非不深奈遠遠路遠友
初不忘歎折臂信能達已矣何足論幸子真入眼

念我宜州老見時論弟昆詩書兩分路翰墨織同門人
雖不帰來歸貊死後恩万萬里一銘旌犹猶能葬家京
妙多郎天下士昇周觀見之欲攀不可得交口終何爲百
詠刪會精魄魅今尚蕤諱空室太泰娘々瑞所期
不逞杖鄉義何妨陸子居昔游既有竹是豈人所國國我
嘗邀邀此下躋蹬不自如遥將一掬泪聊寄夜台書
向晚風斗轉場上稻已茅何雨何霈相偏來戲吾家蟋
蟀床下吟[illegible]我寒謂猶味行矣逢此嗟
競君聯夜光一個乃明月吾友不可見賴尔爾相怡悅薰

能上寄
快雪

夜空非待声聞乃不報啟救安慕年足以幽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三 歌行附

題楊子儀虎圖

秋陰報初寒捻捻日遲晚有客自宣城明無叩昏攬手持而目軸六幅徒而發披圖基如生竟軸詩盡選平生說色野今日真到眼何止驊騮驥子烏孫渥洼愛之不能已歎挂帳壁短枕冀其逢他時更疑探探逢

送人

冥冥天邊鴻蕩蕩風中雲一笑偶相逢擊郎聊送君我室豈無酒胡為不開樽所責乘文字固非異蘇董天门直斗清南北如相文想君月下吟未厭悝幽闺霜空夜自明江日寒微各會當借餘鯨永謝五湖渾

書長千僧秀

第十卷重出

昨日方得書往年不見書來為某幅不明如見面雖同而千花略不通一縷誰云非書祥使是金光現

和人雪意

雪意與春約野情因物感輙將無窮思聊詩有限才雲

容忽破碎山色如相同棋持閑風昔瑞爲此漭未歲晚
君羈旅纖君誰我陪祇恐造化工特地吹葭灰一刻不
復收寂寞爲之賦戰戰競秀發翩翩絶嬅精恍然捷倚
間浩蕩心胸闊境界遠何許次第分陽限高是超日現
塗如下離堆四礎始無間忽覺驚初雷有形均雖悉無
物非蓬萊却應求仙路建天台波臣復笑屋市門徒
德接座未始得掇拾同羣林樸袂即千古一瞬姑相
娸

和人感懷

高山在平地高山地爲明珠出深淵明珠淵宜期高
明在人要須其時物理固如此了不差毫釐自
審歲月相奔馳所以得遲勉吾人惟能詩我非知詩者
平昔窃好之出每可愧未易皆損虧而君不我鄙論
極目解頤六年如一日不敢笑則疑彼爲之爲計有類
寧同嘘一朝忍命詞里增光輝不回人可賢但從外物
移我與君亦賢誰能審是非我欲挽君留留君竟何爲
聊作感慨別胃動兒女悲使人不自信流品類相特誰
謂廊廟姿如我品可宜江充與雨去李薄惟異花其波

之量猶陰功終表儀是等代不足張尔今臨驕時扎君
何失儀鳳才臨池爲我寄聲謝擊壤西白嬉勉旃變化龍
事廣戴黃勿慕玉賢本無方莫爲陳言欺

次韻東坡所和陶希詩寄張石詩古律各一律詩

風波未路方奔屯屹然不動誰如尊堂知胸中敵十日
須明不接無重昏東現海市憶陰水南登赤壁凌江村
斯文未喪天意遠出沒狐鼠從千門倫巾相處曉自得
已閱讀此幾已現由來妙趣入造化地靈時出雲濤根
生平别處吾居隱隱只有銀崖瑕玻璃鏡裏萬象發
金栗堂中千偈論會須白玉激寒水更借麥片傾金盆
咄嗟蓋識成底物混沌空多驚壑存

甘露堂歌

炎天熇熇如沸湯使君置酒甘露堂無風但覺冷徹骨
坐來彷彿飛青宵使君碩客持新詩天假此應來握光
八千里更嵗城事獻頌請名相徵吾我非取事已上報
克仁舜智方當揚還來瑞應發發中吾第一則當章吾
郡雖僻亦對譽明德所祐真無疆已而轉聽欲受諭懇

非夷所思時難當擲因勝遇緣倦佻庶見擊壤同榆揚吾
君之澤不可衰使君之憲何可忘才高名重偶暫出遺
愛他日適甘棠嗟予落莫使自感乍鳴乍已如春鶯在
時運境姑妥化隨緣戮力新馬與時違載酒問難字未
擬時奔桴群羊但知今日不易澤從不能飲須空觴

白鈴精廣上琵琶

青塚傳烽沙迷塞謀將秦戈身不介卻撲紅袖弄明月
醉哭溪山窮物外文章多名家世事投筆收功無十載
乃拉误 天子乃嗟相見恨暫許南來聊勝伏一時賓客多可人

生今五月如孫春蚕使譚譚蓋手拳遠遠香霧無織塵
雲峽霞散爛紅綠浣遠無處投精神秦樓風柱雁初泊
玉指如流乍前卻擇撥當胸指嘆惟一風光未遑冥
雖無儀鳳與舞蹴擊拍分明諧振琅琅滿排空午夜涼
杳杳高吟工容廟遑延舞袖迴飛雪紅葉迷飛鴉頭棲
落花飛絮玉鑽林流星掣電爭明滅主人情不已下客
雙白環更遑娃娃持金鍾從未酒户豪人使激不覺
隨手空金張蓋提平生慣枯眼今朝真未見斟辭醉
倒菊花偏只惹銀漬依晚翁釣天一夢同依稀欲問桃

涼路已迷何時再到紅葉地更遑游得慕住伊

雷塘行

鞭長不能及馬腹有限生涯時若促空使後人悲後人
雷塘春草年年綠誰知秀色若可餐風光甘與初覺眉
力揮四海哭未已肩金一環當錢君不見黃金棟梁
回首羨漢漢胡沙青冢暮云往欲斷空自知千金讀買
長門賦青詠續尽天譴曉石土餘豈可長保就今垂帶
永不分也應终恨雷塘草

姑讀居士文集卷第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一

讀吳君遺藏詩集做其體

唐中詩人自一家剪裁風月間鶯花浣陵望斷篇〻在
竝傲餘妍字〻斜連水連天來怒帶烟霞烘日帶棲鴉
法書譬自真如此讀罷搖榆重嘆嗟

次韻東坡和滕希靖雪浪石詩（古詩見前卷）

平生所願識荆州引表運客接塔流與日崩騰驚浪雨
新詩清絕似搖頭常嘆盛事千年隔誰謂餘光一旦收
使覺時淚譯三昧目中無復有全牛

次韻東坡還自嶺南

過浣陵歲晏月團雖堪食蘖沙來味却甘時雨總蠟中外
臥龍相值起東南天邊鵷鷺瞻仙披雲裡詩成帶海嵐
重見門生應不識雪鬢霜鬢兩飄〻

寄邵暘叔發運

德門平昔仰高陽自是芝蘭根本香未許藩籬承妙晤
聊因文字侍餘光騎舟月下逢桓子盤馬樓前見庾郎

冬杉相期定如約為君雲影認鸞皇

次韻東坡沉香石詩

海南枯朽插天長歲久與雲夢歸吞變化那知斷山骨
儀刑凡石人間勝〻因俶日琵琶蠟試訣清泉覽弄者
祈莫輕瑕已什棄須防倫眼誤摧剛

送曹端伯之官琦札

敕墻以來想前人四十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贊冊
瑤環瑜珥見亭操張〻廟器真無敵衰〻誰流信有源
散帝不婚終舊物吐茹於欲奉餘尊

謝上閑居

閉閣焚香萬慮澄莫云身似打包僧功名了未業二事
理性容先契一燈丹灶鵝幢休性火茶甌容訪敲冰
憑表却有登臨興上徹層樓最上層

告別子通

之儀早從師翁子權遊于門下寔為舊物也而子通
之矣蓋頃見者非一朝夕于是踰月既蒙不棄遲提
又獲旦暮親炙告別遽有期懷志不能已小詩以致
感遇

謝庭蘭玉旧聞名早歲風流接二毛白璧無瑕尊士望
青雲有路藹郷評筆端帯硬真天楽聲後相高半学生
投館不為往宿本心如黄憲異表閑

和儲子林竹

何物能令意灑然陰森常対幽簷竿排檢主戦誰為玩
招月吟風好細看几度驚回窓下夢新来添得雨中寒
傷心不見東坡老縦有驚談下筆難
楚々相親豈偶然依々随処自成竿團團表見風塵外
莫作尋常草木看好事借名真有謂多言猶巧不能寒
相君下可食無肉一日無君恰似難

和子林七夕

何用封侯曲似鈎且將膚寸等參楼佳時未用傾河鼓
真氣先期藤蔓収月影丘達千古恨雨声辺助五更愁
王孫賞詠元無数又見詩中第一流

題蘭皐

万緑交陰別有天機毎豊到尚依然回頭白髪三千丈
倒指青編二十年賞詠未論臺閣旧継持今見子孫美
何當圖圖披陳迹毎把重衾憑酔眠

戯子徴夏玖韵陳君俞寄題蘭皐

和風暖日作霜天氷雪相投豈偶然特枉新詩詠塵迹
使同佳趣賞當年学優是倩三冬足才過荊州十部美
為何酔余應好在莫教瞻望似參眠

題聖老小軒

高歩吃廬頂上自旋開窓牖外風塵石葛蒲是楚来友
尤特茶為近日親不見同行太上座常留伴睡竹丈人
躡難崖尽無余事何佛方知有此周

因過坳山斎僧值雪逐賦小詩

霜露悲傷老益增紙忠精意託真乗縁花忽被難遭瑞
佳氣冥符不尽灯舊蓄園中标一色兜羅世界結千層
五天塵供非塵語使此雲頭日々升

送宣上人遊方

又抛蓮往誦已通定將何事作家風當知法界重々意
尽在雲遊歩々中金臂見時機是妄玉毫光処未為功
路頭全記文殊指鎖著王夫子細窮

次韵郭功甫徒何寺遊白雲寺

已仕因循已過三貫田帰去不須參高明漸擬陵靖謨

蚊潭方知在碧潭試酌甘泉未覺晚已踏绝頂尚枕猶貪
便應從此都無事祗有君恩未報愁

題白紵山

回見黄梅雨後天烟林常在咲談邊早時欲到不自果
今日初來端有緣無復新声傳玉盞空餘殘照滿蒲金田
不知誰是雲霞侶聊揮高風一悵然

石端君以未繇搁見建作而偶失所在久方得
之喜而賦詩寄于希韓因以見及途中前志次
韵

斷雁沉從共倚欄定應春寒解倫精忽驚逐鶴排空去
何當盡珠昨夜還假凭己慚名下誤强顏終愧筆頭悭
江流有盡情無盡頭把高風付子山

再領玉局苦東坡輪林作詩送戴蒙有玉局他
年第幾人之句後自嶺外帰還領玉局予積官
上滑之坡今已矣悵然有懷

領外之領疑作嶺

東坡因地夙相親玉局終為使戴人禄仕空知永未執
恩光又許褒前人青蝇附驥元非援白玉無瑕晚更真
泉下有靈應首肯不隨乞者易諸碑

援疑鍰誤

次韵萬大川喜三君相過并寄吴思道

君恩曾未報纖埃倦倚淩時歎不聞高義不忘轅下瞻
好音常自日邊來欲達雅好非空至頓感陽春泛酒迴
早晚廷朝紅藥下細談陳迹共餘盃

呂吉甫第乃謝鎮西故居中間常為佛寺而雙
檜則旧物也劉夢得有詩因賦其韵

故國悲涼古木奇勢亦遷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
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迴鋪地色歸程還映掃雲枝
劉郎風韵知难数儒師端能表異時

題張瑨然元事所居壁時謂之不見

樂全老子如星日真一似人似馬蔦早歲先明均焰耀
異時文彩避高寒低回袁類進千叔避近風流浮二难
環堵蕭然清徹骨却疑深雪卧袁安
諸然乃安適之孫

季公言相別二年忽得書知在吴中茶書偶成

宦路相違一笑休共知身世兩虚舟楚才有用誰青眼
趙將無功枉白頭會見姓名通北闕何妨風韵寄南州
求田援武如先驚只欠元龍百尺樓

文疑丈誤

与珪元白相別之次日大雪大邊有懷其人

上人偶作十日留才別便覺如三秋應覺擁爐華藏案
不知村雪姑溪愁請詩字字吟可是吟日悟悟誰見枝
媿我霜髯不容飛家風捴尽欲何求

次儲子林金陵作別韻

千里波濤一葉中悉難平日但聞風自非積習有天得
那獲涠閬特地全棄事放懷循命酒生涯何處不飄蓬
先歸只作尋常別析莫搏前歲斷鴻

又次子林同君俞三詩

倦遊回首已無牛独向田間詠本秋情狀同知同失馬
攀援枕照昧拜身漸遠陌上相堆醉高有室中未下鴟
可是道邊無葬地盲將身世曲如鈎
而來不復見青牛向過生涯兩鬢秋但受郢人參集新
豈知豪吏是睽毋杜預寃牟年鶴淚曲不明一点鴟
不向塵中詢請息牆讀終老但垂鈎
隱隱山林似卧牛絲絲鏈攜書遠秋塵名護衣三春柳
實際頻歸万斛舟未信此生真野馬且將餘日寄江鴟
崎嶇精衛人空笑終恐長鯨上直鈎

次韻子林金陵相会詩

漾漾小雨落征帆漠漠烟雲遠近山属意見回真入夢
欲來常恨隔如灣家程宦復嗟留滯物外何妨且往還
使君郡人入同畫却應難寫是高閑

次韻子翰遊雨花臺同長老佳正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烟看寒日
謝催花柳映高台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旧哀
今昔猶還等相視欲尋歸路更遲回

又次薛居見貽佳什

蒼蒼巨浪托舡歸風不克帆氣尚衰猶書歲寒逢遠旅
不將人事異當時從他老去知何用曲是修為豈自遺
独有東所南指意莫辭扶杖数相期

姑溪居士文集巻第四終

原缺

和子林

一番霖雨下商岩　才路方收破冢蜺　鷄助未能光明紀
驪珠还(還)見發囊(囊)函　潤分餘波回枯槭(微)色　借陽春起頹儀
自是亨嘉相際会(會)　使賡從此出塵　○凡垣俄一作瘍才

莊居寄友人

攏(擺)說黃時節早　相期留(留)滯田園　阻楚依閒適　桯文大趁軼
却因詩句接光輝　若能話計如公理　我恨生涯負表徵
已向青山託遺老　不應書有謝無暉

和友人見寄三首

明月平時散自由　時高蘭玉信吾人　使徒倶(備)嶺如無婗
更許眺耶約　何律每見似贖　千日河不言　常備四時春
妙雲空獨南遊契　又喜桂山近(北)得鄭
俗駕雖回因有　用勤稱終愧　北山人　不鮮(鮮)冒(冒)雨扠(披)晴步
始信忘形是要津　一笑未容披軟語　十分先覺权新春
定應備契(契)王郎使　請得徒來顧卜鄭
除却吟詩總是塵　道人應笑可乜(情)人　因知恭(參)請能成佛
未到升騰且唱津　村落風烟常似臘(臘)　禪房灯(燈)火已如春
会(會)頭隨例餐鎚子　聊借明窗(窗)作暫鄰

書懷二首

陳迹回頭似夢餘　花應長好但人無　詩成(筆)同已名千古
墓上誰傾飯一盂　流淒寸青鶯　始見形容　筆墨竟難圖
公孫自是天同派(派)　讀託周人戴碩膚
花存人往衹天知　日晴心猜却自疑　向想漢庭(庭)傳語令
如登魯廟(廟)見樽彝(彝)　一時鷄鶴娛賓賦　百世甘棠美召詩
要得殘春遙論盡(盡)　傾衷洞還新枝

送人入館閣

天祿峥嶸北斗齊(齊)　寧當(?)人欲本無梯　自非終賈名偏重
祇恐瀛(瀛)洲到相逢　鉛(鉛)槧異(異)時森札桂　功名他日看虹(虹)霓(蜺)
中朝若問姑溪老　但道擠顏一木鷄(雞)

湖山避(避)近故人

湖山勝處(處)得君家　懷祖曾于膝上誇　不見多(多)年應宦遠
相逢何事却天涯　未能無復來湖水　骸骨多明產淮娃
閒道美賢(賢)勞多(多)野處(處)　新騎聊寄獻霜花
已將身世等浮雲　又向江邊(邊)得故人　致日瞑寒埋雪意
一番佳境為時新　村醪談笑(笑)聊資笑　洞戶深閑自有春
已幸鄰封同寄老　却應風月費精神

金陵懷古二首

焰燧何勞鼓萬牛聊將一帶付江流總聞詩鷗來波上
已見帝王出石頭舊究依然彼信沙古祠誰為君時羞
功名到了成何事擾擾空移夜壑舟
霄天日晚獨沉吟潮上風來別是音恃險戰爭休想舊
憑高臨眺且論今數聲雁戲千年恨一片帆驚萬里心
不是江山解磨折都應人物自升沉

和人見寄

壯志崢嶸不自珍低回聊此接坡臣雖非腰重真騎鶴
猶枕驛連家強往蘇孝節久懷洲上晚空樓未放樹邊春
固知遠老能相契翻愧公輸作書民

邯鄲叢臺

禾黍離離露一丘淡烟斜靄夕陽秋微茫而枕邯山盡
往事東隨漳水流御筆金車何處去閑花野草幾時休
可憐全趙繁華地留作行人萬古愁

久雨次韻君俞

塵埃歸騎屢更時謠雨平欺素領貴忽覓光輝慰冷寂
坐令華髮轉離披中情未厭從空壁雅意安能集赤墀
却有晴明陪摯鄭固勝尤吾不為詩

次韻君俞瑞香

占盡韶華異衆芳分明絕豔降昭陽肯同摯杏攙春色
謾遣幽蘭有國香大業尚疑攢處瘞馬嵬猶恨去時囊
牡丹獨賞慈恩句只解金盃比艷粧

次韻君俞四首

文章老去豈能神猶有殘青占舊名賦就賈生空自感
詩成俟春近聞聲塗塵已信非當飯撒豆終知不是兵
多謝嘉篇勤來寂使思約伴詢歸程
合浦圓光降下胎豫章千尺本天材未能海運參瑤翼
聊復身行共展杯白髮情懷雖草莽青春消息自修枝
何妨接武窮幽致莫待風光却見催
詩解驚人固有神姑知無不是虛名方觀太接天邊翼
謳鼓詛頌
何事猶誇叢下聲清香近能通斂血江茆調敢議塵兵
老來歸騎漸刪綠頻欲梅錫不計程
豈掌如何謁豹胎素嚐異信難材端能不學邯鄲步
正可同賞說謹材有意良圖休我老他年吉卜佇仙君枝
詩詞日下容相與且置然其特地推

坡上閒(閑)步二首 (千疑近頃)

風捲江來信瀑(瀑)浮散蕙騰々上碌悠來石葉回能擺漲

却疑千里遠離供愁卒泉易盛班明日挑(機)盡應無不下鷗

渡口舟橫晚潮急一番佳意[illegible]種州(蘇)

暖風輕戲浪花浮留滯江城娛謝想吟若空多(多)層(層)帳

賦殘枕剌度郎恭漸因下葉枝帰鷺聊託(託)謫淺習戲鷗

可笑(歎)蟲官敖風景滿(滿)船輸緑管載凍州

題韋(韋)深道寓傲軒 (韋曾經作和 韋字无事 深道即韋 託姓紅内人)

南窗(窗)何似北窗(窗)涼寄傲來風各有方千古光輝如昨日

題疑須讀

一時收拾付新堂已驚破裡(裏)鮮(話)初綠更覺籬邊(邊)菊漸黄

就使主人官即顯此間高興(興)定難忘

次韻君俞兼簡步孫六首

遠(連)壁(壁)兼金不(盡)出倫宰製(製)寓製(舊)其件[illegible]人能是初鑒(納)方圓异(異)

許接風雲變(變)也新絶類[illegible]時勞枉目虚寄(齋)窮日但凝塵

何當一笑披環(環)堵頼月吟哦未厭(厭)貧

殘編與(敵)(稿)蕖撥還(還)闕好意往年不暫來伏牀已應直欵段(段)

晚轉終擬謝低回頻傳共坐侵斜月更想微吟落罰杯

居士從來步風味獨時愁眼望初梅

莫羨財多不幸倫任從閭里笑長人五湖浪迹名終在

六印懸睫眼皆(機)新且要歡呼隨應掌不妨文字洗留塵

年來頓覺疎玩書万(萬)户侯家却是貧

惜々杯旭不曾(曾)閑忽々還添一歳(歳)來灯(燈)火香花隨贊祝

光孫孫孫共來同休謬將寶當前拜誰謂為(蘇)最發杯

何物相期同一醉為君催發檻前梅

定應本到今日(盡)但覚耳邊(耒)妙醉人巳寸餘生不如旧

却應佳句漸能新思來徒有業口談今空驚滿眼塵

到得雖(雜)無真我輩一筆(猶)就是作家貧

書窗慵作咄々語催老祇(怪)駁々來漸夢已將愁共遣

雛魂不覺泪驚回病餘想見薪岩玉歎処(處)枕(猶)懷究轉杯 (王巽模)

雖伴晴和看(著)疑否深山應有未凋梅

観東坡集

今朝又讀東坡集記得泉州鞠獄時千首高吟骨欲過

(賤)(多)韻押無遺(泳)周知才氣元無敵獨有心期老不欺

洞(盡)九原無路見氷霜他日看青枝

姑讀居士文集卷第五終

嵒溪居士文集卷第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再次韻入字韻奉送禹欽且堅再來之約

潯潯梅雨漲江濱眈眈僧房借缽人秀色驚回隨念到孤懷贏得暫時新何妨一笑空諸有更覺三摩淨六塵更憲并來偕楊戲送君哀淚不容貧

相逢懷抱各全開蔚結才舒倏又來傾倒已辜樽進酒追隨休賦上林回臨分莫作楚囚歎鼓事須尋河朔杯

看取滁菊宜自警空樽遺國戲蘇梅

次前韻再簡步孫

由來氣類即天倫孰謂刻綢獨可人相隔相從更無味幾回拈起又述新席間雖致龍皮異雪裏常懷寢劍塵祇欲期君拾瑤草庚郎二韭未為貧

雪意埋雲蔚不開新春還傍故春來未耗驄何門立聊穫羞池採擷回得最何知求尖馬贏取付傳杯風流二妙天憐我種玉秋中更摘梅

子熙清真本絕倫羊曇曾是個中人林泉不作南風耗

旗幟還因對壘新金鏃躍鑪元有艷冰壺塋月舊無塵何妨再算昆陽戰專已師行國不貧

亂詩金樽時地開奉頭新歲又重來銀潢已分經年隔玉節猶期青鸞回千疊浪迷雲表夢百分愁寄燭殘杯醉鄉雖有無消息已覺歌聲傍落梅

次韻雪

臘日頻年未嘗雪今春雪與臘俱來曉歸白傅金甚業寒透溫郎玉鏡臺散屐歡聲動絲竹一番佳思近離班新詩不以尋國見萬里豐登兆已回

題張約之長春園

江山信美亦人同寒暑隨時與易窮寫意果能超物境養花長欲占春風何須戶外幔常滿自喜尊中酒不空可笑道人猶有恨一番紅盡一番紅

後圃

杜鵑呼歸天欲雨杏子退花翦未雖前已覺綠生遠酒面忽有紅雙見芳物志客不忍去主人好賢雖復如會意百數事此集何妨畫作畫屏圖

寄題子椿野軒

江山秀氣表吾人筆下閑軒得趣新不擬息遊離凡席
當今美況陽枝塵客來談笑無非楚臉上文章近遠春
分載一枝頻見約來程行欲問通津
過署無地偶逼君命聊賞華生廣蔭以携主人
之勝因修禮意遂至拯暮君命有詩因次韻二
首
無功樹鶴偶來軒屠署從雅解側聽頻覺御風凌絶境
擬達謅恐認華年四九乙未春來坐聚地何頻詩涌泉
自惜御揚非凡碌儀逢終恍失陶甄
中輪揚悍舊軒軒四壁相如似磬懸皇謂投懷忘晩節
每客住處異流年笑談瑣瑣風生坐論墨縦横思涌泉
五首圓唯重說出轉鈎描幸識精甄
歸自錢塘復家居俞使句欵歎不已更兼持杠
聊賦來韻
吳山塵跡已飛埃投老逢鶯病眼開似泣天撲海邊去
却因華表鶴歸來情移客枕收殘夢恨着江梅忘故臺
使覺新篇賞大嗣賦賦真夏子虛才
贈金陵崇天和

生涯已定不干時收拾工夫且作詩瀬水方來予東野
同安初喜識立達萬辨佛事資三昧又見風騷出一支
投老相逢能幾許何梯得句無相期
別君以地里之學各邀遊相遇求詩為別因賦
長句
久聞秘術獨超群肯向青囊李素純解使山川如在掌
須知禍福不由人論功合附天仙籍底事猶隨客路塵
滿眼峯巒應有詩何妨裁剪出精神
伯鎮客居傷春佳句輙賦元韻二首
休論英英與休休老眼逢春且暫留未必餘寒更能久
祇因殘榮易為謀及時行樂何妨剩畝物興懷談自愁
南北庄頭尋霜根定處無着是清流
紛紛到底不如休空把閑心見便留昨日白清行處去
今朝緑遍定誰係且從寂滅翻千偈安用深湛詠四愁
我生言多欲無語每態佳思枉詩流
次韻夾竹桃花
料理愁懷落那邊桃花烘日竹含烟墻紅露納達昌晩
夏本深藏繡嶺天籃拳迎門如會面漁舟失路想當年

因君咏出黃筌筆從此風光生彩幟 黃筌作大竹花花鳥風東川西川鄉
處伏盧曾有之荃今不在以其花竹翎毛旗飜
不能摹擬上地下相染不羞毛翼天下傳以為工
次韻閒留
消消水咽泉山象聽聽雷驚二月天吳喜春工能應候
方知節物似還鮮條迭所見無多子勝日相逢又一年
好是群花應競發不須留待柳三眠
和鄭功甫贈陳待制致仕二首
十年翔鳥望前程晚作絲宮物外人徹骨清風真有賴
醉心常得本來淳新栽松菊開三徑舊檢方書備六陳
和是詩翁形美頌丹青難寫自由身
南北紛紛不覺塵鴛鴦湖水解留人乳淳香姊頭同試
壇泣家翁分外淳禪寂久因師業可檢相便可繼朱陳
莫從回路尋歸夢且取東籬採菊身
和人三首
昂昂野鶴困雞群皎皎冰壺不受塵一笑每逢青眼舊
多情宜愧白頭新西風未用高帆向未道應容岸角巾
珍重長瑤倚雲孫滿湖誰是賞音人
往年寧落別離群準擬歸來拂路塵妙語獨程書工符

棣萼兼情
歙根猶又坐中新聞洛下傳佳句更喜當陽識婁巾
九秋軍門宗帥相老來猶更不如人
劉漢風物記當時吹黃河脉下蓄遲綠滿金田朝應候
紅斑朱搖夜論詩幅巾已託遺民後衿柄猶懷象骨疑
早晚雲間見金骨宜憩翠竹捷抽枝
次韻採蓮
閑道栽成十畝蓮便思挑出杖頭錢定知荷葉參差處
不是映明顏色鮮紅日半移蒼草畔清歌依泛木蘭船
驚心未得問真賞空提詩囊白玉篇
復次韵
園西華麗占池蓮曾記閒得奉賜錢凡欲深流芳滿念
又驚紅綠映澄鮮主人無閒客聯步勝日何妨更買船
滿把香風採歸秋更煩佳思出新篇
幕府風流回泛蓮高孫家世掩青錢別開眼界霞爭爛
分得秋光菊未鮮燈有心款醉帽珠盈何日鴻歸船
歸囊采栽擲金句宜愧已吟緞後篇
次韻子孫四幕居述懷
偶因秋榮記初春措損元無痛自貧病骨蕭條驚歲晚

新詩來住娓情親未應瑚得終有沸護謂刘(劉)公是可人
艾史中吟耐𢭃落不諠展草又逢新

次韻早秋

衛衛時序一翻亭睦羡(美)從今氣不熱便舒心期金栗酒
乍驚夢在玉壺冰裁秋種竹未三徑設算輪色待十朋
百尺樓高誰與共傑遠初書樣劉遠

同子椿還三品石得并壽三閣致基久之固以

次韻

吾抽丘墟華路長景陽詠集在山陽石㨾宮品名常在
并記烟脂進乎荒弔(吊)書從芳興(興)武概寄懷聊以共枋祥
相看等是來推枕何日同驚夢渡梁

陪廷之泛舟壓湖至苦竹寺次韻陳致君席上

再賦

已涼時節未霜前十里平湖共酒船巖(巖)山湧寒清撒水
芙蕖翻浪綠迷(迴)天百年過眼真聊爾一咲(笑)技懷置達然
秋有黃花似迴避空緣紅粉不能見

宿太東贈初燈

優游知止未知還平日生涯只在山金碧書遣雲外境

文章重見管中班象烟雲曉留無寐賓鋒吟風咲(笑)不聞
他日躡跡接有地勝遊終寄夢魂間

杜溪居士文集卷第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

隴西李之儀端叔

律詩

賞心亭

賞心亭角倚欄杆虎拄龍蟠自屈蟠無復埋金鎮勝氣
空餘飛鷺識前灘百年名在人何處萬里潮平雨送寒
幾回樓底更回仰不堪殘照下魚竿

此之上累日把酒亟來相過處殊不快人意也
聞今福寓城內外可以延處之地將往國之時

城南張氏園秋花班駁可喜遂劇飲待月上戲
花作雨歸市猶未散觀者如堵次致君貺

累日相看似處陰今朝乘興共迷香由欄方沼争留步
秀色新晴綠會心酒面豪從羅衛發花心休破雪霜使
蠲城醉踏凌湖月始覺人山一徑深

偶書二首

閑門只欲淳無事門外何嘗有事來生計不須憂水旱
任途休更問梯媒身安穩穩登三樂客到時時共一杯
此外華嚴送歸處眼前樓閣竟誰開

小山相對數椽地樂與心期境自多有酒未妨同客醉
無情剛了任君魔掀藏行歇亦勞矣飯水曲肱還會麼
只恐時來把不住更看驚覺事如何

贈人

慕得清閑與物疎扃門終日似山居案頭新有歸田賦
架上元留貽世書豐府未須窮秘簡丹山重見引高雛
詔恩忍人來相繼還許頻為賀客無

和雨前軒

何處又傳金榜出幾人爭看玉山頹無情不是風料理
異境難從指顧開豪權已回塵外駕烟雲休遣眼中來
未妨二者同中展看又終年謝鈸灰

次韻璉書座

陰重妙和欲雪天氣囊者叢不藏烟南進步步如同席
西生庵庵有田緣未覺睛戶驚戶外似傳梅信到窗前
老來酒量無消息負此佳時一悵然

和錦繡亭

深泊生涯寄一舟勝迹長記錦花亭山來已訪天能巧
春到方知地更靈雖許登臨追曳尾却應鎮已未忘形

何妨共保千年[illegible]白首回頭笑當[illegible]

吳思道相送同宿寒園二首

端門風月十年[illegible]老山林寄一瓢可得故人來市脚
共身陳迹到江都麥黃塵中眉白欲假世外[illegible]
只愁話長清夜短明朝去路不相[illegible]
引單影隻火相[illegible]飲[illegible]已分餘材[illegible]北關
元非不[illegible]自西郊來田[illegible]漢同中[illegible]玩世[illegible]下文
千古平泉有遺[illegible]精[illegible]最[illegible]

寄僧

浮皮[illegible]多門實際圓融理自存術意當時[illegible]一笑
返鄉十日兄三[illegible]佛法元無事達上家山畫有文
上斷[illegible]今[illegible]更[illegible]哮吼[illegible]情聞

寄題吳思道横翠堂

紅塵[illegible]功名地不礙詩人得趣幽何必千巖連萬壑
能令六月似三秋茶[illegible]隨湯泛看[illegible]雲畫日浮
時覺東城[illegible]價應知[illegible]封侯

簡劉君東

劉郎本是風塵外畫[illegible]新從[illegible]上來閒說露芽如水[illegible]

更多濵插栽[illegible]開雪消霜滿戸頻沸[illegible]轉池心首春回
況[illegible]處臨二景欲辯[illegible]琅瑰 夷遊有內外景

八月十一日九月六日二十四日三夢遊道仲
陸家堂中人物笑語一一如平時因寄長句感
[illegible]懷孫君兄解圍棋二會面之處也
憶陪金酸醉紅顏回首風光香露閒老去未忘三汲浪
近來頻夢入重閣雲煙舊路到何日燈火屋堂直似山
只恐新魂收不得更須堅忍與相逢

水中[illegible]王[illegible]月閣

龍宮海藏圍閣[illegible]初涼泛客槎層樓過高臨落日
洞房無數畫浮家閒閣可想知何在天水相連杳莫涯
暗截華嚴記[illegible]因地[illegible]家蒙
[illegible]詩律書[illegible]方寺試日因作[illegible]句以[illegible]之
魯人好詩乃風俗語出工夫各一家前輩相因多自任
後來無復更相誇半山老子偏遊戲其一仙人每嘆嗟
楊出[illegible]事登二格[illegible]君細與辨龍蛇

律詩

之[illegible]家當壁[illegible]年夫[illegible]遊禪去山下望高山塔

嘗見以下十九句宜在某字之下

欲一遊楓嶽不果其時山主慈公大師與其子室
上人相適因往報之取路回還薄晩方到遂留
宿棟宇一新金次皆得其使而宏麗高朗唯見
者知爲叉後現乾齋廚鐘鼓應接閒之乃慈一
力所就緣蓄粒聚未成
峯諸頻經眼細量未急肩多情兩父子同住一雲烟修
繞尋幽往從容經書年來無留宏處扶分且過史
去住如流水與衷似轉有新工也香日舊貴使留烟頭
起三十級功收十八年見孫盡在象云世自歸史

藏雲山居

鳥語晩天好山風秋轉涼心閒日自永草冷夢尤長未
薦新春稻清添舊醬香此身歸有地去路尚何妨
雨後山尤好秋來方此時心清覺老使步懶欲歸遂林
譬鳥離巢風閑叫盡眉善人合豈叡去此尚何之

山居夏日

金鐵龍窓日黃噲敲柳婦處燕息日轉借橘就涼偏好
作宿山計唯堪被俗牽歸遠迎晩照綠從浪頭舡

誠上人遊方既歸林下焚香誦經以應報地相
見欣然留不欲去遂賦小詩
去曲坡高下虛明得靜深佛香平日頻往來本來心地
據三車上塵無一點從出山應有帳何處似如今

宿青山坊石錫置並秋時方興坪

命駕遊彭澤閑懷詩士龍殘寒偏惱客小雨未妨農已
幸同陶轍何勞更賃春川原如段里疑是舊栽松

將過黃池中路寒甚風猛不可行復歸香山坊

秋宿

過午風雖急此心唯自安如何一時頃還變十分寒忽
聽僅天許還忽昨夜歡祇應賢地主猶作故侯看

次韻俞希賢大暑家居寄天寧二老

靜過陶彭澤風流支道林論歡雖皆阻找分本來深客
舍汗如洗僧軒雲正陰莫因俗眼破終負勝遊心

梅溪居士文集卷第六終

菇溪居士文集卷第八

驪興李之儀端叔

律詩

和答友人

此日逢春社占龍蔣貴山雅能素領含未放老身閑家
世婦迎遠功名指顧閑自應天有助一到一關頗
春來自多雨行處只逢山賦分皆可兼貧且常下閑人
歸桃菜應鳥語落梅開翻恨新樽酒何從解醉顏

食笋

燕雀初為友烽烟近卜鄰不概千話只怕一蔬新病
眼常如睡歸心老似入禪梓養猫見笋不省已無春蟠竹走而
閑無更消磨終天疑
疎簾不礙日映光究如語默坐千名佛忘形一炷香蕃
中貪味永鏡裏任頹蒼飲後使推枕逍遥遊天夕陽

謝陳無已相訪

下直東天祿栞削鼓遠求論心日恨短歸路雨何憂紅
葉續紛晚黄花爛北縵秋會須尋此況等節再相酬

自錄作北字是　昨日偶到㉁觀象君俞元載元發明叔忠照兄

遊

勝日欣相得曠懷誰與同知何四君子肯顧一衰翁林
妙收殘雨暮牙迎好風歸時不須問更待月如弓

四田酒

莫笑和州酒和州酒却醇聊聊資千歲祝用贊一陽春柳
信溫將報梨晴照向真醉尋平世路好在武陵人

書長干僧房

異日定禪地今朝選佛場真身登堅固層級韻琅璫雨
酒家〻泅燈傳处处〻光曾將一則語要路截諸方

無題三首

避逅僕清眼相携攜白頭穿林抗猶長日坐石忽驚秋不
作崎嶇條乢燒成汗浸遊臨分懷杜老月湧大江流
步武高依外生涯夢寐中不知三徑足信是一生窮窮窮
日如逢旧舊隨緣似有功便應參參羽翼何異注魚蟲蟲
軒乘千尋碧江山一抹紅微吟孫條及健嘆趁起群羣量惡惡
剎猫能暫論懷昔已通更憑將此況遠問雪溪翁

題歷陽天慶觀自然庵

一日復一日新年即舊年本來無大少強自起攀緣妙

悟遍三境清風寄乞杜昇勝如来眾且作地行仙

自大乘將遊湯泉道中

遲〻山路永漢〻曉風前雨歇鶺鴒呼年雲猶有雅致

悽悠暮高野叙寄前村六憩今宵夢遊誰續斷魂

雨中過明覺寺上入般留小詩

雨路如坡流山行似路絕深閒遠竹院欸喜得詩僧語

款疑標鈍心明自有燈難忘惜別處高義等丘陵

宿滴水庵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雲霄寶瑶鏘韶護音樹深猿嘯月山迥鳥啼林一

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遠有鴻雁莫寄此時心

夜行寧洛道上

夜氣露華重寒鴉不背棲月推銀海上斗過玉繩西風

脱林衣度山擊雲帽低流螢三四點杜鵑過前溪

題李欽之承事宅

松竹雁公宅丘墳倚相家和戶致雁序秀色欵蘭芽書

東方如晉淮流雖可涯踌躇不覺去寒日在西斜

雉堂城

倦客登舟際江城欲暮時悵長山自遠心逐棹歸遲村

市明燒火虎城起鼓聲行成真有助新月上天涯

秋日遊青山訪太白墓二首

豫倒忘衣日風流鬢整巾未能分朽骨還此把餘尊

古無千載傷心為一聲依稀如對眼氣類信吾人

滄時苦变看此日過初秋舊藉存千載奚倫詠九時但

骸存蹟為何必事深幽未拋遠東笑真誠知此遊

遊青山因過西庄

青山忽相值一笑舵梔杉來枕三都賦聊寺五柳潛墓

遊雖得意作潤丈愁惹問字終忘倦言歸但小衡重求

循作相未踌且斟叢膳別無多語祿〻安律貪

國榮天和遊石城

益遊久寂寞勝士偶陪随竹暗多初熱江深暖正肥但

頭頻結社何必訪題詩會有重来日還應記此時

謝送魚

珍重黃池秀風流過出塵多情念羇旅脱網寄鮮鱗

勿龍跋宅鶯回七略春丹青如得便更擬問通津

題齋雲亭

凌空疊白躋此地与雲齊一覽衆山小方知人世低暫

留蝴蝶夢(步)終負杜鵑啼回向禅關客何當到有梯

賀時相生辰

錫羡未經世儲休表降神雲間睛鸞鷟天上識麒麟旂
籍三冬學刑容萬古春班(床)庭頒玉笛鎮廟與金人帝載
熙明格朝藂絶擬倫淵(懷)參(密)寮媿同德在斯民有作昏
前用無言不錯陳光華萊(壽)壽學蕃錫會昌辰龍樓拯侯
異年頒衛武均江千空羽睇無路嚮餘塵

枯溪居士文集卷第八終

枯溪居士文集卷第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絶句一

登汕沐還覽景仁以詩見促次韻二首

撲面烟霞曉更和偶隨藜杖訪仙家斜陽不見登山屐
猶遶長溪折夜花

花軸烟際峰層城潮落沙頭眼更明不覺歸身祀牛斗
天風吹下步虛聲

次韻景仁海次西還二首

留滞初春寂寞濱眼明歸路一番新何妨更作重來計
杖上微紅解惱(惱)人

二月春陰到水濱秋風重見玉埔新無端枝々未還去
只恐汾陽解笑人

又次韻

尋春何惜駐征鞍只怕春歸不怕寒故國山川無限思
數來仍許雨中看

柏臺自述四首

窮日惜々已死灰似洗習并念昭回一舉霹靂起平地

頓覺清天萬里開

鑚皂打丸不曾休金注旨人豈自由誰謂紈袴無威格
會逢公議敢私蠅

一夢揚州似隔生輕舟來往但貪程莫年敏賺兒童侖
風物依稀挽此情

翦々內人戲騎陽鶴吹風聲便着(著)帆波浪歸天誰与浪
卻應世并走愚航

江西庄(莊)上大雨

去秋欲雨不得雨今春望晴還未晴嫦娥尚知為自使
獨將私意與天爭

路西庄(莊)絶句

麦(麥)未登場已抽(抽)秧更憂雨過水迷傷一生飯着(著)也(錢)重假
白髮蕭々勸嘗帨

宿來石

江戶隱々風前恨雁陣喧々枕畔愁更覺孤衾如潑水
始知今夜宿山頭

寄西庄(莊)梅道者

因緣時節本相期只恐蹉跎辭似泥洗盡從前留意春
何曼金膚不拔携(攜)

偶書

元宵剩(燈)火閑(閒)遊人偶向忙中得此身淨几明窓(窗)塵不到
壽黄光兒一枝春

遍中玉冷夢偏長花影花階月沒廊挽斷羅巾留不住
覺來猶有去時香

瑞竹即事

芭蕉叢密(密)拂陰濃數葉西窓(窗)到曉鐘霹靂一聲三尺水
早天方信有真尨(龍)

纖絺不挂汗如傾一霎風來覺乍驚自是人心有涼思
獨將庭葉作秋聲

隔腳初成綠未齊芭蕉仍在柿陰西推过(遷)節物均如此
服界何須苦自迷

書扇

會稽陳跡久荒蕪流落江城墨未枯好向溪边(邊)示行客
閒人能出百錢無

立秋日書唐打破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

題郭溶畫扇

峯雖破帽聳肩右衣長松致到天六月塵埃汗如洗
始知立意不徒然

嫋嫋涼風八月初試揮椽筆寫江湖遲家預想迎門喜
事問今年得意無

又書扇

幾年無事在江湖醉倒黃公甲酒炉竟後不知新月上
滿身花影倩人扶

畫天子扇

烟梢雲頂石藏根溪壓輿梁晚乍分車蓋定尋何處路
皇皇猶想為新文

題畫扇

曹記終南雪裏山玉峯瓊岫聳巑岏風流轉入丹青手
畫作江城六月寒

落筆無因似退之每逢佳致却如癡孤高全露狀來肯
無復山莊紅關壓時

座上書事

杜壇猶蒸濕未休懸知雨意未全收只憂場上芽生稻
不厭田間水拍溝

訪僧不值

我來獨炙南天竺公去誰烹北苑茶賴有清風猶好客
掃門楊柳影交加

天寧眾寮即事

不看經也不參禪時去時來又一年祇賴闌然終有信
大家留取卅難錢

宿吉見之學古堂

修修假館雪初晴學古堂中氣象新多謝故人無棄我
一爐軟火煖如春

書于子高宅

兒童嬉笑語戶喧桑柘業行綠蔽川未竟門庭蘭玉盛
更將蕭鼓樂豐年

書俞秀老畫卷後

荊公賓客晚多奇休歎稼侯見事遲兩過半山初睹足
何如賦力負山時
荊公晚有佳客乃其自云書直邊因為故事

寫貂蟬

鞋褪碎摺曉風微弱柳腰肢穩稱衣更剪去紅于窄地
雙鳧似認見人乘

采石

雲山夾岸去唐唐來往扁舟浪未休更有尋常最佳處
飄風一日到金陵
鷄籠山下是和州隔岸聞呼見點頭不見來歸夜館客
錦袍誰共醉扁舟

浴南寺圓頭求詩

一重洗盡一重生塵垢翁人不自醒會得我若徑成意
始知松竹太來青

源上人硯

過嶺傳衣不傳鉢何事眼裏更着忙欲識黃梅半夜心
賭着摘捷硬似鉄

訪采石蜂山主不遇

入門不見主人公座具袈裟在眼中更有山童會人意
客路無一事許相同
千年采石寄深邃廣濟雖名寺只空將為新來有消息
承前山不結蓮花

次韵湖陰韋深道五小詩

鬆鬢滿頭面嶙峋怪我多非舊日人百里挈舟雖遠爾
却應情重故情親
書去書來又一年祗應提處是屋難相逢會得筆頭語
莫惜頭番酒裏天
二頭風浪似重關幾許行人限往還不是多情過相與
青滑一叢把銀山
三山磯雨到山風我亦頻年強自雄不負蛟龍竟何事
祇疑身世屬江東
新來句法究如陰瑞與衆公伴陸沈未易偏師壯秦壘
劉郎料甲舊戒林

次東坡梅花詩韵十絶

誰人月下奏雲和一夜繁枝向北多長笛未須論舊恨
且留幽思待陰何
奸雄狀老應曾臺隨得分香散處開枝上休論歌舞舊
尊中且謾綠于茗
吾藥琴條日幾回依稀長記雪中開歷填滿袂家山遠
底事多情拂眼來

軟火明窗(宿)酒一尊餘益未滅日九昏誰人爲折東來蘭
續得何郎日斷魂

點點危腸獨九回故園誰對此時關摠未卿把倚欄杆
更擬悠悠入夢來

病餘渾倚捐空尊子細思量意却昏便覺陽和根枯槁
不須方士致幽處(魂)

初見今年報信花更從清淺綴橫斜無言對我應惆悵
不復當時處士家

玉作肌膚雪作衣勞戲(幾)風月綴寒枝上池可飲偏無路
空憶當年帶下書

漏泄天工意不輕倩春妝臉偶分明妝高不作紫紅伴
造化須知别有情

姑射山前畫卜家天香真色倚風斜不須落蓋分高下
要是東皇第一花

紅炉(爐)歡坐膝燈(燭)長綠惜春風發艷(豔)粧(妝)流水落花無限好
却應雙鬢恨劉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絶句二

舟泊來石

往年欲到竟無緣便路今朝得暫留奚(弄)月燃犀俱未暇
湖平且欲過西州

和州太守曾延之置酒鼓角樓

樓臺烟樹抹平蕪水墨丹青十幅圖認得黄山家住處
雲中相對似相呼

延之置酒雪刹樓侍人勸酒

雲山遠近淺還深究轉悲頻頻不住獨有綺羅知此意
故拈金盞十分斟

延之置酒建雲觀北望丘墟掩翳相與恍惘感歎延之以所持扇見投云不可不記也因書之

後嶺前岡一色松飯含冠劍殺悲風今朝笑語明朝哭
莫厭尊中酒不空

延之置酒南園因書壁上

尊前景氣朝朝别醉裏歌呼處處新一度拈來一回好

主人頭插異于人

何子家有巨竹數顆因戲絶句

老緑陰森鎮晝寒兒孫兒蕭不知年欲㠶頓天來時路
一枞鳥風晴雨天

曹延之置酒後園供帳酒饌物皆内出侍人
以褚帶求書

御酤盞畔千頭菊緑燭光中四和香紅粉莫嗟霜滿鬢
也應歌處似周郎

延之問及當並近事云君貽依客忽救不及也

胡不違居于此使治館因口占為謝

將下海時豈不知故入疑哉似陽癡一屋圖顔吳陳相
只貽鋒車便見追

延之云大遼公來不謂追之乃肯顧我既開此
路却當以避人為津梁矣故我往來殺忍其德

口占為戲

一水相思飄白夜青鬓情厚夫先期從今不比鶺鴒數
更狄裳陰推異時

雜詠

人間所羨算通此一事却無有俸錢更向豈年觀割稲
頭如身夫地行仙

老妙排舞啟豈井極目黄雲欲際天旅搗新粳供晚飯
不妨閑著稀妾睞

解鞍新置緑未分妾晴啼鳥語如文翻風蔵莫全疑雨
對羊峯出使星斎

平生野飯寄豈老日面團綴白漆豈自著靴瑞泥客
如何不許豈深潜

書莫方米莊壁

青黄赤白千畦稻遠近高依四面山舊約買鄰今已決
却憂無力伴躋攀

重陽過了十二日階下黄花方盛開節物參差何足較
且浮新蟻共銜杯

同方本兄弟往舟過北山

横截西山一葉輕曉奩初發鏡中行異時常作玻璃觀
却恐舟青畫不成

方本鄰莊有欲售其所舍之屋者相與就閲遂
書其壁上与方本為約

求田問舍太遲生秣字終違眼便明憑伏經營須占早
速賭祇恐負柴荆
幾經之曾約相從偶不及而深之逝矣獨過其
所約之地遺像儼然感愴不已因書其事
蕅公期我此聯牀獨含兩鬢斷夢初驚恨一燈如昔話
淚痕空對雨龍騶
初入東禪山
遠山四抱錦為屏金碧高低照眼明四十年來勞夢想
白頭方喜愜平生
東禪知客求書因以答之
霜林斑駁抱園田曉日初昇宿霧開憶得當遊懷小杜
分明四望滿成堆
東禪齋後獨出三門步深山又之
雨脚都忘力不勝穿雲度壑信騰騰林深鳥獸知無迹
時見遊山一兩僧
遊華陽洞行十餘步水阻而回 洞在東禪側有呂公書華陽後
門字
航疑秋試
篝火宵深興轉濃可堪潭水斷來蹤縱疑終有蛟龍護

玉堂金堂來許遠
自東禪寺求精將過大東路中
不覺離家二十日山林城市總奚緣因曾作知州客
長見鳩龍在眼前
欲過大東先寄祖燈禪師大東甚貴新開堂
大東北去有數里開道祇因近市全但恐鉢中無客飯
正期經宿謝知音
將過大東聽曉不能到既見祖燈以寄一笑
踏盡田塍轉盡山芥蒻樹在夕陽間主人占地元多樹
何事今朝特見悭 芥塘大東地名
湯泉擬到便開浴處何在戲呈長老
欲從賴口過金陵不惜湯泉兩日程問訊故人求一浴
何妨隨例得身輕
題苦竹青使亭
竹映丹楓轉短籬有花開處畫空枝春風恐見如鋪錦
惆悵來遊不是時
再過苦竹叙予寺前客卿
年殊仍吟引紅椎花帽迷隨入醉鄉今日再來如斷夢

主人依旧(舊)進黄粱(粱)

絶句七首

海燕初飛掠水軽酴醾開就媚(照)人明捉傾煮酒嘗青杏
惟有風光不世情

萬腔腰鼓打梁州舞罷还(還)僮步打球更借纏頭三百萬
阿奴妾微第三等

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借擬瓊林大盈庫
約君欲註贈妖嬈

瑤舟蝴蝶報戚雍欲趁(趁)蜂兒(兒)精更强自是心情怕時節
出如閑處伴黄鸝

程氏園當人五天十金爭賞並朱欄其園今日家家有
便与常時兩樣(樣)看

的的枝頭淡淡黄未先顔色占年芳任是剪成香更製
鼻根眼界謾商量

奇盂洗罷日方中蓋影低回破曉風試問新浮一盞乳
何須親到廣寒宮

和張文階(潛)贈楊妹

草草声名等滿危(庇)相逢佳處暫舒眉(眉)我方撃節聊(聊)乗(乘)興
居可無憂莫見疑

宿觀音寺

條忻(聽)簷間點(點)滴声棲禽初報暁來晴分明市合人爭(爭)語
清酒高歌各有情

鳥啼鵲噪趁(趁)初晴百舌新調燕羽軽清清竹鳩(雞)催布谷
声声聽擣喚流鶯

田滞江南又一年燕來初執觜声喧一番風竹掖窓(窗)外
鵲集曽來紫玉軒

謝花守惠鵝

玉剛紅常小池中双(雙)入菊龍哥病翁不是山陰親扶得
自恐書学(學)又無工

垂楊(畫)

野塘深淺(淺)夕陽時風淡雲閑草半欹會得楊身掠衣否
不教春色在花枝

道入筆力写春事五彩都將墨染(染)成新浴羽毛猶更算
擬疑顔色未分明

西施兒(畫)

散衆生涯散外天天真雖判尚茫然只應未解長依母

每向沙頭擿（摘）白鷗

畫鷥（書）

人間今復見丹青生意初從造物炅（靈）却笑山陰何所得

尚須辛苦寫（寫）黃庭

栝溪居士文集卷第十終

栝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絶句三

書羅氏屏風

淨練平鋪月上時無人吟得謝郎詩酒酣直欲捉倒影

千古風流無箇知

鼓鼙俵（纔）罷香烟起清出潮音滿座寒為問如何第一義

華閣拈却面前山

一到山頭却下山終朝只在翠微間白雲本是無心物

何事高依袢樣迋（還）

白日春禽百轉新明窓（窗）棐几淨無塵平生似有書林分

老髩（鬢）何為高滿巾

謝荊州太守送白玉泉酒兼詩云第一荊州白

玉泉蘭舟載与酒中仙且須捉住鯨魚尾恐怕

醉來騎上天次韻答之

荊州太守紫薇仙遠寄法醑白玉泉長釣必無魚未食

為君一醉卧（臥）長川

題隱者壁

聞道余家隱鹿門竹籬茅屋寄江村龎公事業无多子
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買魚山數家卜鄰近在水之涯扁舟定向桃源去
斜日紅開兩岸花
偶題
霜風刮地雁連天野舍衾寒感舊年獨有多情夜未榨
床頭滴滴怨孤眠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
行人臨發又開封
行人猶未有歸期万里初程日暮時惟有門前双柳樹
枝枝葉葉不相離
長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陰寒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
山山樹裏鷓鴣啼
數卷新遊蜀地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处
況是青城館裏時
不覺六月初八日还是去年永熟時鞭轡竟誰能致曲
定自貽貽終可期

訪瑞上人值吃蕙茶
秋火明窓紙帳低一聲初報午來雞蕙茶未必能留坐
為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娃天橋長挂罷星填從今秘恐期先老
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見東山白鷺時時自往還為問天公幾時雨
望國薄相救蘇惺
閑坐
鴉樹遶東趂飢鷹老狩時待吠犢声凡物有生皆有業
不堪孤坐淚縱横
壬辰春試於塲王德偷置酒登月閣邀丁希韓
是夜夜分方歸
宜娃芬數栽瑞烟月移花影上欄杆角声又報梅花弄
又恐歸時夜更寒
清明日靜因庄早飯罷遂遊洪福有懷巨載元
權因致別約

夬祥期客衆圍蔬少總西鄰日轉和萬白千紅好時節
斷魂空付雨花驄
憶尋春色過何郎西寺傳來墨有香安得萬葭真倚玉
再邊花影上廻廊
同崇天和遊石城
樹客山深鎮雨涼西州陳迹舊丹陽相逢莫話當時事
且約清心啜妙香
謁錢公振李典藏
半火明窓一炷香歲交詩節夜來霜頗知錢李饒風味
却怪巴歌污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撝希武
客窓孤被擁深寒一夢從來國六年猶有可人無復見
尊前談笑尚依然
題李仲山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藍橋有路隔雲烟玉壺叩盡應餘韻
早晚光明照塵邊
題黃葉來
往蚤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逝不回飲水能知大應意

一拳真是打翻來
次韻贈答洪覺範 并序
覺範以余有收藏之行作六字詩五首敘別既邂逅
于紫困萬出以相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頗後推
借游實碁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念盡已知木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拳東家未
識爲立
豈爲繇天蓋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開目要非皆
未識
謂余求田底事來流逆以方時且向此中作蘆鼓從作
者論詩
立玉無因再倚坐刑偶此同班老去誰開東閣朝來空
對西山
倜儻誰為荆棘崢嶸謾自波濤休說花磚步日且尋烟
雨溪湖
五言絶句
題畫扇
白頰饒春恐梅稍喜可知乎催燗謾道是雪晴時

挽詞

東坡挽詞

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虞今恩蓋世
空然賜死可言詩天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
月墮星沉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自錄作石曼卿事知非是

石獻卿石室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墜地能班世有兒夢草方傳符晉應
玉樓何事速先期無由負笈前導空歎騎鯨去不趁
六無提志向味餘音欲寄梧吹荒

李希武挽詞 寫前得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向尊前得可人中叔共瞻雲外翼
元賓豈是中歸揚帆巨浪方期遠擢軸窮途定有因
後李從誰識頭角祇應遺稿是遺津

濮遺甫挽詞

暮雨江邊寄一聲多情鄰老共差池平生意氣數如俠
晚日詩書更有兒社酒方期終歲樂蔡蕭俄感送人悲
紛紛窮途鄰婦畫誰復聲名是舊時
惆悵胸襟孰可併生平行樂自從遊坐間更滿春盈句

辭微星散月滿樓千頃田園常留更幾朝冠蓋看交遊
桂魂今日悲埋玉亞王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張夫人挽詞

卑已名無愧成家德可尊蘋蘩相清婦翰墨見兒孫孰
不承遺訓樓承更寢門詩入堂再得彤管負許論

李府君挽詞

貴集韓康伯著書河上公幻同聊浸猶留緣數却歸雲獨
有鄉人淚難勝並露風哀哀已晚執及想冥鴻

吊王承議二首

曉雨羈縷
業乾探終

一嗟南北舊相閑謂吊纜說後虛望賊赫風如振橋
里閒和氣似深春獨業乾傳給餘鼓鳥啄雖長自不伸
漢去兒愚猶可想九泉孀恨被何人
栖西墓上未成圖伯氏傳孤出更奇車盍朱輪誰不擬
青天白日曉方知功名不挂非由種時贈終辭信有兒
空指丹青訪陳迹儀懷尤恨淚崖邊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中卷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并引畫像贊
崇因欽老贊
淨沖慧璘老贊
西菴漢老贊
儲居士真贊
李太白畫像贊
東坡先生贊
靈巖愿老真贊
靈源禪師真贊
邦禪師真贊
李伯時馬贊
畫龍贊
須菩提贊
慧林正老真贊
布袋和尚贊
俞秀老畫贊
俞清老畫贊
昕長老畫贊
郭亭宣老贊
石菖蒲贊
為人作真贊
吳思道畫贊

銘

欽硯銘
章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斫硯銘
又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啟一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發解舉人
謝太守舉人
謝郭提舉
回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啟二
回韋丞
謝涇州教授
轉官謝漕使
謝知縣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薛左轄
賀王憲解元
謝韋深道
謝陶師中
爲人轉官
謝金陵舉人
卷第十五
啟三
謝君俞
謝仲輝
答人謝解
上少傅
謝時宰
賀時相
答監司
先狀
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重
答人求詩文
答吳子陽
謝人寄詩
代人與薛金陵

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書鄰人紙三則
書趙原事
書牛李事
書楊館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村筆
又試筆
書陳拾石刻
戲揚元發
偶書

卷第十八

書建茶硯屏（贈人 劉九思）

手簡一
與孫黃門
與龔侍郎
與蔡侍郎
與吳朝奉
與叔諭提舉
與宗崇州
與俞教授
與何給事

卷第十九

手簡二
與何給事
與貴朝奉
與金馬部
與黃知錄

與彭丞
與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三
上宰執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時宰
與祝提舉
與米元章
與米元暉
與彭學士
與劉延中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與姚檜
與周檜
與曾琰
與元洪甫
與龔平國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與龔平國
與吳晉
與龔孝質
與宗天和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簡七
與宗榮天和
與劉延仲
與劉君秉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五
手簡八
與趙伯洪

與儲工格
卷第二十六
手簡九
與儲子椿
與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簡十
與趙德輔
與彭丞
與孫知縣
與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簡十一
與楊考(秀)濟
與韋深道
與孫肯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與孫肯之
與李去言
與楊元發
與胡蒯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與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
與友人往還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與翟給事
與楊臨叔
與俞祕校
與李文侍禁

與主簿秘校 碧卷內作雲主知執事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與翟子惠
與王君瑞
與董無求
與何知縣
卷第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與洪覺範
與明祖印
與資福堂頭
與珪首座
與政書記平叔
與崇因欽長老
與天寧訔老
與吉祥聰老
與資福慈受深禪師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
送鄭顏叔
張覺夫字序
李山語錄
祥瑛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中卷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贊

自作傳神贊（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擣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此時彼時白時黑不是捨筏異身又非畫手指出盡使我游哉聊以卒歲浮沉于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使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尤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迴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頭巍巍堂堂莊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盡給散掩溢明長庚赤文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閉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騏驥方閒高牙斉錫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桓桓彼徒見請他日凌烟寔先前話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芽達至時以秉人謀兇謀其誰与能彼雖剛密哉剛柔叔焉日交張推綱之舉長也吾人一世徒推執友多文究在中拉用此以通亦以是窮白崖反矣凜然孤風

保寧僧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指起一回新覿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声似虎情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為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抵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誰漏泄眼光如電舌如鐵遶頷鬚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著棒便硬

崇因欽老贊

真如會中相見了也樂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派
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畫得分明要須重新
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借線誰會得

詩慧璘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住山龍則
雨心兒喚稅業寧壽則香不安拈將請有多少神通元
來〻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真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峯玉座峯本無不詣恩偏素畫
多謎累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眷識紅爐大雖然觀面
相呈也要從頭覷破咄既置殺人

儲居士真贊

斂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懷其惠朋友畏其義恬幻妄
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李而表其行欽衆矣
以昌其嗣尚應吾志之未孚遂獲有形于夢寐嗚呼斯
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寧不知愧

李太白畫像贊

來日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國具羣

晴天萬里幌孤雲冥〻何地非埃塵我故從之嗟此身
形容不到浪自分生今魯更誰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嵲嶻異稟尋日而升岸額斯擅有德皇〻朝
之集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譖間己
鬱然見氣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仰時修時行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
我吾人貴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
得仁于我何憾光時顯被外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
師

靈巖憑老真贊

法不臥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
大法輪如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祕襟裹喫
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真贊

滔〻汩〻莫知其出江〻洋〻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
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藏于道場山谷

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愧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
咄只遶(道)便是雪源更何須更上祖默堂
報恩邦禪師真贊
剡山美璞霜天一鶚可薦郊廟志存衆廊遶塲(場)作戯隨
病予藥信手祖佛齊扁直是摸索不著(著)
李伯時馬贊
剔抉雙耳風鬃四蹄按尾鎖鬣會于一時惟伯時父神
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寛贊
鍼介所宗壽無与系納錫以薦兜(鬼)尾而行與其龍之于
死骨執者逆性以為生余私淑諸益將卒歳以沉冥
頭喜提贊
歎生而生如日初朧獲念忖为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
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慈林正老真贊
高坐清涼道塲(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丁風天
下衲僧聞者稽首拔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拔)楔之
妙手撥得頻頭行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藏著(著)底是病拈出底是朱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
錯抆來素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
重〻樓閣
俞秀老畫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矣我吟咏自如終[seal][seal]
[seal]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裏家誰謂半山多[seal]口却作
重千指出
俞清老畫贊
說著(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
此無彼異〻三秋緣中隨處遶塲(場)作戯砍門涅槃(槃)一路
頭〻只在這裏
寳覺斷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
試通津偏解抽釘拔(拔)楔更能閑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
林云是真非真
壽寧寔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重〻大為古佛一身普

如寒字別出壽寧一枝又作甚雲法雨他時待主坐遼
德々呵佛罵祖
為僧作石嵩齋贊
索麼數枚叙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定白雲
寒不散水無沙石無塵師手一片心清哉
為人作真贊
王良不作世繞麟是可欺邪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
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就秣風雲
其時會如免脫纖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
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顯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失為居脫粟為餐牛衣自暖徒行亦佳凡人皆友是
酒可歡客不賤迹未嘗怖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
義重救生非難彼強增飾寧知吾全蓋庶幾不忝不移
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霽始然政通何勞鍾劉儼然望之希
世一遇萬折方東遠坡畫注
落疑衍誤

額字恐誤非似頰誤
為僧作真贊
虎頭燕頷將軍之相雪檜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
來漢現換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何珠在網
之魚者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吳忠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怒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
立柱石翼々居間重滿黃色
又道服贊
滿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陸世之狀有時收涉界
子一粒粟忽然來長風破萬里浪因知透過六輪可謂
森羅萬象本誰舞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于所攜敘硯黃泥張氏故物其子見遺
有膽好事饑以貴玩謂予可享輒積而屬我不能書亦
豈能文愧爾誤投時出予温燋將畫山筆或可家庶吾
之傳
書深遠硯銘
萬字以下似有脫缺中缺
馬肝色剝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東萬以下原缺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圓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為害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遠乎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造之妍而姑溪居士所以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流之覺其表相已見為作銘

分剖秀之所鍾斂剔湍之所激賦理壹質如削瓜而加找售吾之所狂猶共吾之所窮寂閔墮而裂旋亦無隅豈同吾頑壤之化乎抑棄世之所共則不吾見乎發揮終安得而洽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疊疊生雲姻心必貴之而乃見言必後之而後傳非吾人孰見有之永寶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溫潤如玉內好墨分中寬其足窮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抑之庶幾力行而不懈

又

以相而見空達之妍蓋之以銘未免曲斷雖則如是事無一遺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

趙郡李之儀端叔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昨無疆之祉；大君有命，誕敷在宥之仁。精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于動植。中賀 竊以視民如傷，則纖悉畢頌于一覽；舍己從衆，則勤吉兼祉于人臘覩。思慮之并志，故節宣之成典。皇天后土，灼知霄旰之所因；珍劑妙工，為得表含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睹朝喹。姑吹生大帝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雖阻于周行，抃蹈實同于蠢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覿覿，亘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祥，致混物槃之喜。仰惟睹聞，愈知舜日之明；喜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端表謹始，載典正容。表萬里之成寧，肅羣工而在御。崇數動植，慶洽事夷。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所仗。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通駿之聲。故于會圖籍之朝，而乃修禮樂之事業。風適應方，墊戶之回春；黼座中嚴，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就。日瞻堯已，章珊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于無疆。臣偶假慶符，阻趍軒陛，喜與肖翹之類，交浮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為民作君。式今表挺生元聖，睽重瞳于舜日；想盛禮于漢廷，諂秋蕃屆，協于當時；夷夏同傾于九日。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國，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獨運。善述寧豐之典，則又行克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遹駿之聲，偷既臻太平之福；卜年遹曆，保壽無疆。臣害忝從班，遠叨節鎮，類一人之慶，方均被于羣恭；上萬年之觴，阻進陛于列辟。但同聿祝，遙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雖進定數；死之將至，頗畢餘忠。輒留書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 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寧同于已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得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為御史

徒違神考進列諫垣歷再五十二年前後四十六任分
符擁節持案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
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
弗思禍釁之隙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
幾從山鬼之遊急逮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
賓易地遷徙寬恩而且日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有
猶可見或能覲奉于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
嗇未獲丸書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懷田畝之還
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僅粗釋于沉
遠或精忖于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
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
生刺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忠之無他臣若不言
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行己便民達孝道
于精微擴仁心于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辨邪正之歸
搜扶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章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遣事乞容狂直而無易逆言寬者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顧本權臣務快其私況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程怨患以啟愚而特赦
尚使存歿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遂空幣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畊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於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茍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決盡辭窮形留
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柱帝傍公覲從優佚于戚中稱褒寺榮之典
異式揚大猷充服與情竊以經為帝師而輔太平之基
行應世來而全廉高之節載籍所記振古罕傳都門祖
二疏之行功名既見呂蔡賢佐要之去體貌未隆又豈
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于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
于豐昔大臣出處之速獻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
政大傅相公受天閑氣為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
眷由舊學夾聖日于虞淵進秉鈞調化元于商鼎泰
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者還方
激頑廉懦主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風采大
雅卑尔崇觀起鮮其假守江瀆竊依鈞花徒劇向風之

恭阻拜摊壁之誠負奂栗之屈展斷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夸號揚延策勲錫命巖廊胥既疵賀均騰竊以固
家寮攻施仁均布紫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青之風
皇險固之是圖偶闢防之弗戒義爾賊氛肆彼狼貪上
軫淵衷貪言謀帥重捧真指遇者化而存廟算出
奇戰必勝而攻必取羞整膺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雲
見晛而日消竹迎刃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赫之王
師生致黒魁豈漏恢恢之天網帯礪益壯家儲有輝恭

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畧敦詩書德
義之本密告嘉猷夏將相威儀之重式昭異數被忠誠
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動德位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
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其偕員
遠部竊抑莰躍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為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號式頒師言允協恭惟樞
密太宰相公学通精稪才贍經綸衮衣備衆以繫巖廊
之重高牙大纛風嚴閫寄之威遠膺事卜之求入總謀猷
之要文武是憲允為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
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匹夫不獲其
所某希風有素仰履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振鞍而釁
餘逆聞除命倍切驩忭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寵命峻陟華資媿紱章綬之便蕃錫若絲綸
之寵恭惟几衆庶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特才
猶以天生良佐搴翔林亭鍾音声猶挹碩儒華擢高壽盡不
絶根道如見氣派游被澳恩宋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
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鄉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錄丑亟
錢榮嚴某代匿下係久欽属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
廈之誠

謝發解舉人

頃賂現蹟先青衛茅蕺佩謝冲霄深感戢以先輩道
惟務本学必遵詩廣生厨談同己折往生之角里斤善
斷盍書冒巧斷之額挾萬選高中之文壓一飛一嶋之
志登龍好語方傾耳而聽之畫繡言歸更拭目于觀者

仕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雲見晛而自消烏隨陽而必躍盖公明而仁恕俾悉緼
而善揚輒頎悃誠上瀆嚴聽伏念某学慙絜矩政謝制
錫第知王事之勤勞寧恤衆情之介訊卑茂廢置書貽
笑于窓入于廬事粗亦見識于鄭國翔畀佛講聽頎劇
頗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叙胤而無忌固多射影以
司職利若如刀芟辭若鋒原其所自請試叙陳大姓豪
守扶門貪以凌貧弱俶衣謊辨訛儒名而蔑善良外則
遊該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情千業之縱博一切杜絶俾
廸覩絶非曰能之盖其職也然實御圖與弱植易搖拔
將可虞市虎足畏懐非特達之春孰推茂覆之仁伏惟
知府行制盛德兼容筆圖博婾菲薪不遺于下體本吾
仍祭于入言薦禰之章乙象提撥与照之恋不替初終
其敢不銘嘉惠于肌膚書紳言于仲第勉聽照業用答
生成

謝郭樞密

一度出守惭應變之非長千里鳴弦舊餘風之未遠有
規于前者必隨于後固攷于舊者當告于新仰贊高明
輒伸悃京恭惟樞密大中学探性妙識遠覺先仁也柔
而義也剛直其内而方其外至誠格物理尚父之風猷
遺澤在民棠陰之思化首虞臺之衆俊揭漢鑒之高
標左掖南臺践揚浹久北門東馬數納吾多粤自出殿
大邦連時多故惟審垣屏輸之重寄資木牙心膂之元
臣杆禦寇懐遠肅春潛卯之舊簡于搠庸之求
俄有節之把臨慶渊橐之入覲恭近躾無敢矜式有依
下若報政之初殊于遺老之誦沫深在後徒尚樹字之
播播嘉猷乙先業仰声光之赫赫馳詠良嗣固既數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既与交游并增慶慰伏惟新恩宣
德才當數面事掃千軍早載飛声頭角已殊于同隊青
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愧賀牘之未達奪高文之先
及稀懐感篆慎精莫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四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宦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遽有叅承之便傾依所獻贈詠篇深恭惟知丞宣德地胄高華天姿英技溫溫之德裕然而有容犖犖之才卓爾而無敵早登膴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竚見翱翔于要路暫丞一邑聊書遠圖未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于公家妙語高談當欽陪于暇日

回謝澄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舜瑍珪之璋曉若披雲諒惟公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挺門地高華學深游夏之淵源文扶鄉黨之黼黻早揚令聞自涉薦料謂當金馬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崇話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韓宣德郎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幾有絲毫之補郡司考績誤收歲月之勞迹雖惰常思賈於罰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延譽及人肆如衰朽之微亦與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被官聯榮祿奉簡書受遂登門之謝仰瞻榮戟但增引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虔辱朶雲之賜退惟屏壤等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問氣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其宿□剛峯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摇麥浪即看雙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未衣冠冷前塵梗餘生斷無霹塞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依賴分常燭之光德宇非遠更有重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告綍載侯知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審春蓋陰哀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祥共覩首以孟傳當噎鄙港井向風惟舊慕義實深未遑奏謁之修尤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胡海地偏雲泥路絶已分屛人之論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閒遇使風護承返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觀信之得人矯矯天馬之軼群(羣)堂堂寶鼎之端世獨光流輩先為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家無非道德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總長材緒餘之暇代日吟詠之樸篇篇可以僕以命句句真瑚璉之為器始終于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摛風善類倚之而增重戴惟曉偶叨此觀遵(遭)居常想像以馳情我歎滯留而莫親敢圖垂睠遠辱賜書何審贊十部之季不覺在萬人之上伯樂既種我成冀北之空之逆何堪傾感囊中之物門庭夐(夐)但歲月易逸尚增泰(哀)際之榮信劇憤詠之懐江于猶熱都下已踪益勸寢興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使道將承于密對既恩還庠于近班爽更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為之時即之也溫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以獨精救能進退之閒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于邑屛已報政于再春盈桑草木雖不識其全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為永法方歌惠而有託欲借惡而未遑維衆亦赤歸文已竹于公府而白雲黃雲想難勝于懸悲恭本為棄物適寄異□追路莫從迴風增吉竹□刲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我著未除□□是視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卑馳騖者世之本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移在外者或未免于緣刲(羣)是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為可賢所以科場(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諸遠選首得吉人恭惟某人書竹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先其蹈是達□而不苟于關時名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寧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壞長未為過舉式符賢路之無取不碎(礙)學制之審亦然此時遇葛于他從旦闕報喜至于不寐敢圖慶禹以我竹兵□不腆之陳獲託(託)承言之際用舐(舐)贈燈之制傾馳不虞賤構之初遽辱長戕之既雅容盛服若投先進之地倫雖紫荀文彌(彌)愧過情

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賦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
鸞府舉之東閣寔予適會知與權之具存僅逃群馬之
疵妖苟以飛蠅之識救錯已嚴于報謝尚有負于紆栽
低徊抱參勦無之嗟搖首我承馬牛之遠文獻不類煉
報何堪于是勉為其已晚矣宴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
誠罹望專行慙雲龍之會頓附霜鐘之應引毓閫燕之
私

謝常深遺贄復官

伏念某閑閑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
頓盡雖然竹栢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逝何以自
處尚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
恐素志之摧折笑鉄壺而簡牘迴攸遂忘失路之嗟寔
漢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
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別來於詔音賜使復還于仕
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屬客過從徒疑夢寐戴補秣罩
敢昧依歸此蓋伏遇深遺居閫賓粹中和學非俯仰好
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
愛忘之過首頌慶聞備寫生情字字有經烹可謂之辭
走句：不苟尤佩服于風期適亦應于羣來故稍稽于
修報疾我全度未遠嚴款春物正繁德門竊路更布調
御下副傾馳

謝悃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
治雖名分之定正載事理之相違詰所以制全此途蓋
在人未嘗由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
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鄉議之實討論
如是以明倫俊造自然而次升雜一介之濫居果多才
之彙進況今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
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負推家食心則天遊白里中分故
該者之辯卓爾而然識英雄外發蓋君子之貴闇然而
日章陋鐸鉄之典嗟不暇耕而取用拔勤謹積成其功
我條出便占其先觀名既聞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之見
而有歎郡太守亦曰闊風甚高不奪其勸駕之恭將表
寺絕類之來賓拘中下往蹤儀長得勝大對之椎深切
當世之務貴晉未從江夏殊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
止第五某早蒙盛賴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

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成大軸毫臨感佩不盡之誠但深
非據之愧冀曈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別圖報敍

賀人轉官

切當顯被命書寵遠速仰伏惟尊慈竊以賞罰人主之
柄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固論之權衡輕重務歸于
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
憂萬類之依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當
皎日之當中諸近侍賦德協恭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
揚之與愧積授受以寄慰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
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序言之傳得之
者率皆心服每事之奏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
補聖明詎應喧刻而遠去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
之猶江湖仲晚麻制之行趣進齋壇之拜某寄身窮壤
託花後塵雖未識荊州之賢然不啻子虛之誦哀頹末
路瞻望何時適逢陰蔵之期獨贊揚之積尚慰餘日
獲達觀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衆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
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洋淺異時收餘塵之已隔
風流別[illegible]驚曉秀之方崇與州如存嘆慕何已亟欲來
關而會面又慮以關而投人屢轉此時相詠增懷始四
百數之較藝治一二人之中程慶乎譙郡自期巍然果
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四一塵
適居收成之際閑風教含毫興留滯之嗟不處還家群
軒之初無當戲服長戲之禮達語警拔蔚有諸風寓言
週拔越奏與州推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
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篇新學艷黏頭銀尾之隨有矢口
載筆之成御校久居諸生固已欽社禮闈既闢齊榮容
請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當
玲瓏軒陛彩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喇耳以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啓

謝君俞

比陪勅旨例改宮祠思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粗安魚鳥之遊縷縷籍中何異猩狌之嘆自知罪大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照咫尺之遠而氣息僅續史之保竈不絅昔暑矣衣不時則常熱尚待仁聖之足依終無魑魅之求累不謂匪人來開山論親加幸其疲病之餘幾成鋒刃之遺殘齡不負事乎處田偶逃出勝之羞尚虛奮膳之放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暫將老焉豈復他也累吾君之矜慮國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于刑書又畀澤物賞于士類固常情然是遺者在鄙分不其崇哉非交遊由鴟周全則家室年容叨泰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儷道義相先以其常參符約之餘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窮矣孰不為曾聞失路以無使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頓以見收乎影孤鴻復相依而苟免遺圖中叙達身羅臨端畫苦肥其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死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書夜復夕累悵其驚嗟纔筆抄謄勸雖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寶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簡永言善報未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兩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于遯之足慮而君子常獲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棄于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憂責之哉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寬而不知亦慕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之而無愧莫笑萬萬世條救是從旋揚年姑浮沉與俱誦言冀保乎終身收遏拾勤千愛日間闌白首自抱清時故興牛後之嗟但有鶴鳴之長竊謂無要更矣不圖忽謝及之自觸駛機上國惠賓遷之善如假以餘生方遠係之初駛閣中外及既竹之後孰不嘆嗟錄辭累纔之艱魄摸溪山之勝處疇昔顧到而不可得豈羈累所在而觀是救出處不疑人人咍無少間補習既久種種業不相宜所獲者方時甚艱之九親所得者昔人陳

迹之可見逆使六年之久不昧三組之佛陷此庫還出于望外求其罔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幽敷於播傳遠探其介而不懈忘其老以寔為每至游從之間過身吹噓之重滿溢何辨要乃周流望藝春音於成合璧玆屬編更得發揚栽植手建之成圓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為推排表表愈工非衆賭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涎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為文格

答人謝牌

伏覩牌名可謂精選眷言歆艷莫不嘖嗟凡在流傳猶為企仰況與游從之末惟深欣抃之私竊以經術取人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則公卿地進士心尚韜未盡之謀將傳將理之手發揮大智協濟微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葦之論無復誤談光昭二代之風起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效驪黃李羅網之無遺特存此眯執光吾黨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群寶鼎瑞世筆端搖稿未嘗蹟

賊以傷年騰裏陽秋能使雲髮之右社雖無上舍下帷觀切之對乃有東本北儒縱橫之才魯人易丘蓋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現頭角之成規關九重竹陴狗儀之次竊備衰陋稚荷眷存及聽鄉評寔愈已得崎嶇艱步邁斷脩愛之未遑與嫺雅又處尊寵臨而俯及既餘光之舊挹非鄙語之能酬但驚肯首之厚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稱騰于紙書姑自謹于家藏庶幾兒孫得為資籍

上少傳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應世效珍克協令辰鑒登至寶恭言國器通衆審謨遂膺誕告之辛萬邁登筆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蓋大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茹以判人之奐出古今秦相之書塞修園畫之為曠世之遇獨高傳國之精雷泰若地貢而時來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觀斯能有關當昭錫于時鍾置璽承于顯佑適丁元日方丕承之增戴臨受端朝擁實匣之文片信乃非常之盛事久為不朽之盛規洪惟六藝之宗迥

起一旦之遷東階幽贊首被睟膺始無言可以爲酬始
易地袖茲序拜叨光有衷沖慶當先使能踴躍于紬筆
之間不復俯偃于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以
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城中冡二之業經綸康
濟寔非竹可之逢緯照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
水赴壑凡用則循陶轉鈞可謂腹心之寄何止羽翼而
已粤自爲國名于上帝眞聽冊于方丘合宮奏功路寢
修舊盡前人之所罕思撰歷代之所罹遑以至總裁便
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秘遂致天人交格同能較化郁新
竟符河洛之祥蓋啓覇社之鎭餘才兼暨小物必勤炳
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盡九州皆爲也先事其
成而播百穀則棄爲齊國以重居臣相遇之如是遺德
不詳而自罔但知嘆頌于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噫融
已屬宗何尚遠永介壽祺愈康蹟業

筆思謝時宰

駒情雖捷既已還于天性乾坤安鑑益深察于人情慕
言資籍之增我昧依投之畫是爲再造固非徒然伏念
某頃失防閑自貽罪里桂苒無榆之追邅迴溝壑之歸

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孫老所托更無兩傀零丁門戶之
僅存長轄燕書之可懼切謂無城繼絕者本先王之盛
事丑獲祈哀請命則章先主之親遵加之廟堂輔相之
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與唐虞寔非忘學
以晴旨悉繫仁孝而扶顺綱常之幽衷陳試忱重推緣
木以求魚孰爲聽置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
辰去建而難回然袁敝擴臂已自分于終捐而敢固求
珠與無心而倘得比隣符觀死頻夢驚雪涕拜恩何言
死生而肉骨有識更嘆亦知遺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
官運籌物以爲心恥一夫之弗獲參露施膺而不遺餘
力操力必剸而適契斯時于事如飲食之須以身任風
教之率從容著恭得衆人之所未覩潤色鴻猷皆襲古
之所不刊輔成一王之法蔚爲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
姿固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閑可想行自慰于衡門嗟丁
有知豈不懷于結草況在覊瑣已切處捐何止今生更
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責增嚴亞保之

崇鄉于一人宗被四表流傳所暨惟休寔妙尊記嵩乎
之間可量頃建之實肖翹雖類騁躍遠如蜀以有爲之
君必得有爲之助非常之事必倚非常之謀是以雷動
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羅百工而總諸將超萬世
以永固若非周公其人易制成王之志堂堂宏模肇新
帝者之居巢巢舊章參出聖謨之新上偉乾象而合禮
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同應觀信諸執事智慧義勢自然
景從初無德兆之難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攬制度尤
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翹聞筆覲歆激士大之勳闡揚

宗社之儲執不奔走于下風可謂希闕之盛際綦以少
保相公懷大開達篤寔標光自始捷承即荷腹心之寄
追蹤松近意陰四幕之親所收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
犂波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益非
克崇道德非陳于前而拾文武謨烈不啻千朋代天工
而惟一瞽虐極以羅中氣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其則
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于樂而盡矣不
可加矣信一代之象傑乃六藝之淵源遠不斷時並契
休命粗述宸章之大倫首已無勳時成輔相以得宜矣

茲爲父人事生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賡言
德望之集冀將私淑之場與伏正夫約雁增樹頌馳句
壮倍萬等衷

答監司

竊伏海壖聞恭公子之名惟舊不穎度爵識轄劇州之
面爲難異時旄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珍書之
便道偶南訪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蓮芋之恨繼
圖中款後來謬加故實名姓之疎漏與恩乎之縶逮惟
吞冒進有秋承集人表瑞時鍾爲時間出所適則化每

秦則優獨高飛允以每倚業變化人之惠少固當安紳
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執謂掌漕郎戎長轉江湖之外定
應有待少俟秦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錄車之促駕雍容
法從細繹絹袂盡將大元之奇中錫與鍾之祉伺闕去
詳竹敷遍家有可望之輕而獲此益池懷危待之迷而
何當慰瓊情斯慰固心佛請選未則寓懷浮適違遠騏
願承囊家之後紙均道路之難備意脩存曲盡矜亮其
爲恋慕寔異等倫火光金柔山悠川逮更希保重以大
光明

先狀
偶乘病舟待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寔期荆州之見
韓參奉可遑欣崇無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趙郡李之儀端叔

答李戩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通來起居何似不啚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啟情之文有所不逮想嘗見祭未知先公寸望久矣得之于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今其已矣何憾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崛峙人物之上其來臺見邊耳熱心搖恨未能捉膝握手以慰依慕專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書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緒邊相屬前之以相問之久中之以通情之語終之以諧可人之詩文且復見隮于其間而書其不勝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衰晚不類猝罹廢棄浮沈無為問不復自盡于抑揚之地則為患顧特相收采從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粗知古人所言為可師所識獲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姊昔相與學善相勉以至于是者一旦棄逆流落

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此如相接于夢寐之際
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貶于濂〻國信不
為外物一毫髮依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
不遠數千里枉以人言俯墮塞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自期則重矣奉非所據有翻倒置雖然來說不可以虛
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又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學
籌以遠予不愧不怍則至定之言是之論以己責人不
若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
夷傳家之言是之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直

之言是之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于
董子而不可以足以暨于衆人而盡為判于聞之言是
之論乃所謂則學孔子自期于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
是之論使知古今實悅博洽而浪得名遂以既嗣宗之
歎為之證則明晦之言是之合諸可人之論而又之于
遺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見其用
之有時而退步鼎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
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〻于此而章廢幾
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疲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趲

途尤冗因使姑致其略嗣此書不絕文純性敷學半君
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欸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
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
尚有未完處參差不足以奉省閲故爾增堙因循晚矣
留挽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時所遇
輒章課使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録出以
千斤斧試柔非所工如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

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衒鬻﨑犢之學也君
子之所深恥不圖迺聽時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微甚勤
初則疑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衆使持或
至于三四而不已仰承季長悅許如洗遂不復自斷而
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專資藉晦音左畏
臣手繩墨之餘或逆首中之寵欽跂欽跂項未共執事
相接但關在朝廷衆職事屢有所述明不知者則為有
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
傳一二叢則往〻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

在我無愧足矣其淺蓋足以知一齋之珍重于屬饜子
所鯖富則落寂不忘而來有以見翔者一月前有録得
浅身識永叶堂詩清曠事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
易形容端若快意于九鼎之烹自非究養傳舊嗜諸家
之秘而如琢削礱礪以會于衆奇則起伏髣髴既而端
倪探曠累知留意于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藴
閑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倫附後之宗甚矣
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
滾對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變作崩騰洶湧之掀挐

暫形忽然出没後先集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
吾東城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業要亦不得而捨淺
陋所達安爾參續要則于執事所選擇之較中央之
中地所得之不啻累、為此否如土木之形各見散未
有參暗之涯涘深傾想

答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尊恵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
殘地為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録然亦未嘗
始來忘之忽枝乎亦尤佩見存狀富德居處容動履清

勝欣慰所諭令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
來行官制未曾申明始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
供奉為學士寵選蓋重其地蓋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
秘書省校書郎皆可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
誥不作文書但許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
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
天子私人又四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
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

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
事乎既率代人主教告以言主行制誥批答四宣凡應
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選中書舍人備
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從謂中書舍人為外
制翰林學士為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細瑣有所
命則因而申之于書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
于制命則用白麻寫徒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答
四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
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豈敢書則曰尚書

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曾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
學士析單從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
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肯昔書任莅事故委曲見訪亦
以有所見責當時圖書力言之矣會惠教載書在上者
立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之當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於
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病寧復及此來意既拳不欺
不報亦不顯廣之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剖擬惇諭作詩之意遠以佳句見寵妄非其據混
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徃時得一章
一句哉可人意則如盲人家塗而識與之策目者有傳
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竟然能足使一當
之當如快意于九竅之于是真有以寵之貽將為譽矣
歟諷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致近諛之誚
要之是詩也作者父不到此當于正之又知以前求之而
復過有延攬使得除與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為
是目井蛙之生宜是剔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
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
之事形容盛德以告于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
此數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四嘆曰
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于作者一時之所寓也方
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長短
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遺而引之
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形于嗟歎之不足則
為歎千岐萬轍非詰屈所能則不可盡則為曲未知其
變而遂狀躁見始仿彿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則為謠
篇者參其全也章藻次第條之互見而相明也近體見
于庾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
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声為韻從而別之亦曰古詩格
如律半格鋪敘抑揚開作儷句知老杜古栢行者此嘗
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
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畧度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
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膺已復累月悴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
威翼翼然挽之不斷也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此

時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聚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嘗不知利不加峻而頹情康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驚盗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敢笑扶携無一語相凌排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往來寓客與問細窮莫不滿足而恩恩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當使樂正子爲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故乃能如是耶太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孟知古人之言爲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于廟堂之上則公已放之舊但福迪自古者率以遠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ム將歸正爲鍾逢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于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于天下矣是則有遺物爲其如是以有衰衣兮與使我公歸兮與使我心悲兮此悲與衆人同也早趍門下時不敢自許于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勸以

非既又可得而擬議雖仁學造次必于是然蒙被之獲固然不知其况也不因晚暮揠來均勞之使拊循有加種意適學孟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輙謂造次必於是者皆私己度量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度量之見者未非竊德之所願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己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縷縷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士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僅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書八十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凡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逮一時學者自為之書使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請、全復逮增四庫為十二庫一日為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一户方充滿後經廣明播遷迨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士庶之家散死不暇豈復以此自求見散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其數耶抑有所恃也

又

油幕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為其如瑩骨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田之水不能洩書之野舍浸及外限户內著屐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無既雲破山出時、若相慰藉者邂逅鄰人出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之大患而文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元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從未嘗停輟、如流水逶迤盈紙或思未盡少憩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書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又或以文為請即以方寸小楮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富確

所命意憭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邃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少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爾至其紛奕相參而各能辨則東坡不善飲弈一小杯則徑醉睡或斜大夫也故筆硯覺讀其所爲詞有應東而西者必回轉泡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將之初不謂其當如是也

書趙學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齋私謂盧陵王事書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罪以爲恨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愧屢嘗請兢回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回子元已死不可受訶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實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日之董狐也至趙學爲稱實錄乃將何據論劉昫昫既不載昫既相遂引學共政事去古漫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陳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儒併力擠之并羅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破使爲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十朋黨本爲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說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儀再進唐嘗勳德方盛特爲之減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者嘗之有也括之不來虎之不子豈在激激自衒賣以求之耶內不足者慕於人知語不謀哉是等人也而何足云耶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

所長於元平荅曰無長開者不解元平曰入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音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為可用之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致復通守當塗一日執書相問筆諸以十筆其識云河東柳材子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難異時子得罪流是郢既到首事自備所念而材乃歷陽入死已久矣焉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究轉折揭二十年之員怳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子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子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於晞音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子和筆調作字乃往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事蓋嘗終身踐踏進歎罷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方畫僕知而不能行故自昔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奪況乎未知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聊似是此紙遂元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感歎

書陳搘石刻

子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逸而求其真蹟率不逮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哀發比過金陵訪見如廬山時至其書筆則又過之進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搘從事於此十二世矣子固知他人必不能畫是又以信子平日一見為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試復為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耶彼徽者於一旦之遇者雖貪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腆子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儲直者明奚恤阿阿以謝爾猱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參貴失據屢諾之輒阿阿則則子固知元

發非二人者不知其声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雖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將主于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于死不復振故田知所處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斃于地以望百尺樓上其見于物我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雖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縣一間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稽古

丙戌正月九日過虔國明窓精理直火取燒茶者烹茶倫秋相向欣焯而德成還至復坐劣語條視几上有敬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輙謂虔兩曰子之眼過身矣已而於事相積回顧未足大始我學居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遷奈硯屏

肅陽健弱翁少有慶出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至暮晚乃致仕通類就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詠子例乙不自得于畢世之失矣故每于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于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者嘗相遇于京師臨分以之為引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留大江特見訪于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蘇黃門 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窮在遠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唯是耳忘日枯衣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承詠寒不忘鑒察歟際江上猶有番氣不審燕居却拜尊體動止何以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感忌氣還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挹光餘息猶及敘侍不勝係戀之私更祈加愛

與葉侍郎 深之

瞻望門墻僅隔一水然靜閒不足而歲時殷勤所嘗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疎闊如是臨分雖不敢觕詛語其馳情健倦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体動止何以老境流落不因遠遠此睹永日如麥察十夜間則申旦自不得交力量不充因深自愧惟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所倚已不易堪而有一患難則委曲往嘗不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念救取下見數春深事未能執手號所臨低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 元長

不奉教時已復累月懷詠重春朝夕以之早夏清暑恭惟尊體萬福于是遷徙已得所既亞國朝間動止屬介到不無應接之冗用敢增瀆尚幸少休獲境郁忘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博奉之素與夫高誼延攬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坡老人則回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幸一二數流落退遠勢地日光明一見皇復可得不圖倦儲邊技挑引雖未畏從容景慕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敘也臨筆欣欣

又

比刻於石遠聞已遍城中輒捷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四方書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邀同何明道往過金陵矣悵然不知其所以然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遠即

欲修謝不謂回伕竟爾淹晩和以此地或可少延窮祿之頃禍隨易得以衆加之循咏猶遲果可一日苟安耶雖然竝所寄六符菅蒷就偖再理舊緘爲一舍館定康獲否隨於覆之後也他俟射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觚再請猶未報可是暴窮穣祿觀顏何控然責縁觀事祖寬待晴者之責羅君用寺聞尚莫周旋勝賤之餘建蹇才顏定應果想此志否旬風增吝

與吳朝奉

前日郊外拜別後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知推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下朕塵掘利害之役而有濱山隣里之歡相慰劇慰懷不爲加損固非特曉生儔々之獻愚者竟不免而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閩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倚提舉朝奉

久不覿盛義閒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際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補幸班者獲奉餘晤追聞舍館所寓時再通訊不謂前日方逃避近斯頃仰奉教蓋聞洗亦多矣已而得安門伯母下世衰苦累日不勝見在式餘畢來出就諸兄議成服婦得喪剃乃尋臨歷謹論重患且失迎長感徹後際愧恨向曉尊覆何似無緣遣謁面覿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眷

與宋宗州

狀書頃膺寵數榮進乘資叨碩有來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逮階下客以相先窮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値謹具狀賀

又

久不復詢音門下每于思道書中得聞動靜殊慰且復薇葉之餘色々生理幾何其能自拄也不啻一頓之舊南且記錄也否和睦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晩比復當前而反詠贈璧卷々借深愧負想像一時款幽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奇絶壁亦易爲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

李殿下請
日讀上談

下雲宵直日而未已也又況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
其資釐宜何如哉非胼胝惟長懸有自來豈能至此吏
期聯逸作契起特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
宅相乎別書修慶次因會數為寄聲平時班班一見之
而未書接語料亦不復記有但實於一諸上未易忘懷
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敎授

篇中不審放舍何似賤念盛義無從請叩逗逗可知高
文贊勤淙觀然未敢廣傳朝入國碁通天下矣何時再
奉占臻病恭修布臻略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春畏無恙至節日阻陪謁下為壽
可量頓禱不肖職事粗了到冗須病蒸不任每愧誨
言地悄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
劳耳盛寒珍重時眺王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贖里業獨未及撫如在日
國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
來作者兩可分路揚鑣也否神遊不遠諫然數日胖氣
作憒憒如醉人無依歎由承誨以悉別後寧結可知舟
從更在何日啓行無然陰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每于左右眷眷尚覬新春來去再尋杖屨之遠
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達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燭然札壹真帖
不能盡畧其爲隨手輝所恍若乎若決天漢之瀉而注
之唐漢之野難堪眷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況
佳裕眷眷寧勝昔稱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
則兵戈之際丈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
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孫士元之美否區區顧覬
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歎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偏衍溢肱無雖前日滄海
亦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及見也然神遊

不遠閭宙有享概已傳録頗少寛假數日偶誦一二對
于同舍中徵索者紛々日不自給環佛倩麗一至于此
尤劇嚮慕

與何給事

違去門下遂涉改歲詠德懷春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
審台候起居何如晨晚一介雖託楚帶之未而從容款
萬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絶世之蕰欽慕出處之正蓋尚
為左右頌之矣康氣肆幸未命猶及旦暮之歎

又

早以山陽舊故績稍依下不免兩甚水不能渡河冰凌往
念欲遣者父之於是得卜進介威德臨附一方乎夫當
重令公部属之便因知仁人用恤必以是為患難而赴
之必竟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
明俯鑒垂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未
識急畢舉上下俞然景隨存綫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
已肖然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與中展

又

惠足廻倉猝與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

詠舊春不忘傾属早春不審起居何如父為人物所先
加之有勞陷在淵谿里外訂可以遅回者疏落倦遠尚
期吾節迎除少慰向慕亦邇風耿々

又

邪康沉溺無復舉頭之望解后舊遊避進仍值提携之始恍
如新夢感慰可知歸來李章畢莫事然達德門自是愈遠
矣與言所望倩得依邑胡族命落閒振拂不惜力望亦
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十年爾馳附瞻
望彌聊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于現成
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晨遅不振
既無以形容萬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遂蒙延提置其
不遠而曲子之進款不於勉以奉勤春持於殷門司已
非據而先算在前姑拔一笑之地而遂覆觴託乃出望
外矣。延在汶山不果躬致賤懇仰冀深悟

又 藏貝錢

分絢柔毛何以克當但恐絢德之餘藏神見夢年蹴蔬

耳其物若干謾實回奁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爲公家客久矣雖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猶未得于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于是竊然乃知所疑爲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至于至誠而加意最基迥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不虞一旦益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爲可愧矣霜候盛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恭近更期以時保練即膺遷擢

又

此來不謂已曉汲汲所技佳能褁事故早時所願得于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未路何堪厭于此念或不見覓今亦未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廣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收來去之日爲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技騰顫執筆悵悵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早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
佳勝來晚特畫而已既遂參恭承之頌則其諸一付度外
尚幸再約挽風以竟歎叩尔屬心門墻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訖姻疇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邂逅何堪遂
在末執欣佩固已不貲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上苦寒
履況當復何似借地為客咫尺即在要顯尚稽展晤倍
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書來傳敎流浬皇勝悅哉
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生涯之餘居
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過康成政續起騰佳聲
華近而歎笑之間擊節為應也

與金馬郎中五

頃覲國久冗路低回無階向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
達郎念益不待覗而後知也于是遂參有恭承之幸則疇
昔湮鬱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

寒禁戢閑閑□末不審尊體動止何似見上應恨相見
之晚斯民懷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為一方之
福雅容少日往庠華近以協僉言也區區尤刻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為郎吏佳大論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
徒聞已赴汝陰即修走介修慶說間起居尋獲郎中方
知遂虛新堤稱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觀公移乃知由毫
宿以赴國門旁計朝晚入覲餘下所向區區上記淹遲
麾在聆劇

又

陝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白城
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圃左右即可之地而僅滿之勝
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并什物供帳等一一
如旨論謹已嚴備為侍矣州宅深觀老木頑頑相錯北
頓大河天下之佳觀也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還罷要
在人實為兼盡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浩撤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還矣遂承此委

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尚有殘暑
凡藥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苦葬不及甚以為懷大
師之來非特邦人聳跂而愚者忝（叅）承為至幸遂獲早歸
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
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為淺促凡事隣邑不相關
如大師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郡之日擾戒郵吏
我隨行人患走一報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
倫且不足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王金玉想不輟適
間二令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劉另附承動靜
客且客候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竊）計塵晚矚望來旆戒塗如何
適得報當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待生
不展邇風春、

又

承大師已過閩門日与斯民跂望玉趾淹（海）回敬問蓋（蓋）不
擾知遠近皇恐不能堪之望有以見亮若寒伏惟步履
之餘尊候萬福諸所欲言累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
馳在香眉睫間矣欣慰豈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諭墨存撫愈厚感佩無已方兵衛
從州郡常礼但愧遣行甚俟未我尚缺用當以見告應
命更佇垂報

又

遠去門下息行役之拘不時上記亦意有以察其過而
懷詠春存常在依邑歷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
明皇今日時節明日擁旌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
使在廷（庭）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帝事近以慰一時
領想而久未我契（契）者頌皇遠哉修處細繹執筆敢吝

又

鄙拙早不如人蕭瑯（颯）異時詛敢覬幸于知遇然往來伯
仲間亦久矣其如避近緣衣之餘秋（稍）記彷彿而契（契）義自
求又將輾轉發肖追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惧（懼）終失孰謂

一見欣然遂叩資藉延攬之盛以所獲于勤容周旋而
遠雲假寵之如此誠望平生可見其盛遇耶至于樽俎
皇陰祖帳華茂傾一意于脩格而至巻無居人則苦焉
二類其將何以爲對歲晚致勤幸或有得向風耿耿

又

近拙皆馳白千吏議到南閩羅然壽欲歸家一面趣調
于法頒候交代不免迤邐而來所至觀舊留連又徙得
增撖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送還人不免
有妨差使怨懷無已不審維春能復於照否然路中雖
苦寒頗恤六陪盡走失才數人耳代者在蜀中者不聞
耗審當春而或得就道此中與此近有幹妻事較幸不
外望祝望禱

又

陜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
垂成者不得不仰圖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真實有守
敏而能文以其直實故之少如者司理董君介康強果
事多辦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于異日偕易
展轉皇恐皇恐

又

違去屢戟淹復喻時婦計既滿增躍又寧事痛來意況
實極悲有愧于奉雲書間不繼果惟其如是哉春暖寢
噎伏惟靜鎮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
便當擢少幸近尚爾依回是豈在我有不及耶天人未
始相遠即廑襄異列對珠瀍

又

頗覬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為從容計遽謐歎然每
向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膳見此日起居之詳[illegible]用為
慰匿匿代者不到四月中定覆恭展未間更祈善衛

又

蒙約意亦怨怨每困明窓歎火清坐相向問作無我語
以拔氣聯之楷定將早晚可遂也陜服號當路然事絕
簡應接亦稍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款曉熱猶可畏勢難接久然所得于盛
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忽曝衣乞巧處
見節物望老境歲月易得然即可喜亦可嘆也早晚再

國展近

與蕭李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比者遂知朝論取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理君子不爲避就又復時評在乙耶然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定而後動無自皈皈或取侻于從容也抑枝氣類繃偏倚恍當塗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循其陋則旦暮周旋於幸一何多耶襄陽固不惡蓋剩間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秋月終遣行難託庇不久要亦資蘇契好九重攀緣之澤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詳悉別國中叙吠

與彭丞

久不獲中致門下爲力有限而所慮不一急急易成荏苒馳情眷舊未易忘尺可論也遇敝到安晉寿流問所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忝竊虛次支勝聽望一水未果躬叙其欣懇之深尚冀保得展盡向風固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躬詣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諭驗秋爽伏惟動履清勝旦夕還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居北行庠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寧執

羅簌而生廣息窮達曉望門仍如在雲外固不當輒修記室之問然退出一旦夬約存琰足望平平所得而根議者雖分同廣華其如餘息未珍則其情可容自己耶廣發情悶特竭肖綠足自幾可顧不足以論報効則子結筆則備未離半類也伽窟嫌隨過前覺生此念常在一語償僅紅天實臨之引詠思徒形與神往

又

非意之酷莫此為甚僅非坦易猶在記錄則無能遣者孟幸恩言牝臨數家物化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而露不私于草木而草木蒙被自有淺深自非力固造化未易有此胚天地之仁俯釣陶之錫雖多言不過于此其據所集惟自信其無有窮盡也

又

壬午歲聞被召自穎昌亟來蔑見于國門外舟中紫淵者甚渥于州相仍未幾自以謫去遂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并身而六妹姪哭之念一旦獨在峨才有此兒實相與為命而支離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求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為訟端一墮擁遣又復五年不惟父子生離而將以當年六十有八據許當叙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困昧所從遂情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于罪籍矣失與無承望息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為全人於思此為何望亂向風不覺敢言

又

善候諡識恭惟雍容步庠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于世不異疣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之奄先每念獲與門墻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封周旋盛德之過然所得所家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覆於而若不能勝瑞所謂于在四何敢死尚以是健使而為在也隙歎往海忽思從年寄壞寘絕其交則氣與識兩益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開容傍為扎適室之間其如

破執數第不以蘇毀而居有春之不忍終棄之意佩戴之深尤覺未即仰承曰暮爲可慽于是義益高矣情益厚矣瞻望恩庵冥冥不暫捨于心睡閑迄凡時自懸其縺縺正觀未習以見從而敍謝則方且圖之迺風信剧向往

又

此者伏蒙上恩時還息遽承祭祀之綖旅奉硯伏揮涕不知其已謁門悲感真若再生九泉不昧銜仰可知傳聞里巷一口異辭流布所及莫不聳動真承天地之德不罔幽側至深至厚而揚微生草芥賤類襲尔數果有是事耶夢深閑也春言此義倘冰極場展畫榮誼能至于是哉訪古則蹤有之于時實未之見豈非門下根無明輪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伍藝根葉頓有數榮之句每得自勸于躬致一言之處而未得攄時鮮哽嗟等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罪非淺五年于茲雖憑賴先技分同腐草而家世之傳無斯須少忘日伏井底性欲報恩死期于八荒之待仲而有算賜數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往耶曰日得報倘戴生成之意出于時達綾觖覺朋哏之不知自己戾以鍵日尤如在佛雖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惠已轍而大日遽矣日窮心道開月而方待之于未待聞其情可知既得之其情又可知也如息乾此今略布其端餘俟進還中展次

又

人與己雖父子之厳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要恭若風雲之會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礙父子可間也乃或疏達而隨之風雲如今之亦有去來而相背況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爲不易必又以甚賤至微未嘗攄爲圖通諸吉遽蒙意其不同與相皆而一諾之豫如石投水遂使扶山超海不爲之難而枯木寒灰果生于再作理固其窮而世未之遇也今日之事是已當欲己還惟自嗟歎不報之恩百身何據然上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耶百身有盡而志則無盡神理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始若粗等連結交疑不容相遠自
當島録卽有諸先親依之誠初不謂理證至今也而不
映之所慇惻裁與之厚幷資于上扶搖拔此衛網極三
二年前遠欲中央素忽心往形留以日為嵗尙不盡沚
見至不離尺寸而坐至天賜雖高然照徹其間達之門闈
可得不恍不怍也否山候特置日前侵頊坐閣撲掌乎
陽之門矣仰冀重德享恩終始於祭

又

夫欲一望見門牆而滄薄外猶未得為全人故躋攀

未果留連若日益進一旦奄先朝露刻貴根九泉而自
草拔咳
絕于一代人物之既往與邇遠之如是而不并之以卑
其造物者果有意耶抑無意耶雖論其詩讀其書不失
書疑無誤
子心期亦非得已而言論奉同聖日可使有識于異時
乎瀾詠之環回然如失

又

竊伏椽棒菴芥睹望門牆如隔雲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然
臨而桑懷覆盖之下私以為深尚稽參辰代冀上體春
注侍深伴崇重

又

恭審薇垣上心圖用倚畀遠膺制命迎處旌旆中外惟
忭一口翕如是乃灑承有素理自應當異階進隋賀客
之後延跂而言待馳丹悃

又

種成樂作德化日新翻飜變名福泰建延種樹所傳則
瑞變苦睫各得其適真所謂紫然如紫星麗入而今次
之轄撿五行何公斯人豐而畏者實係為德何日覲衹
拔根向風同然

又

近者瀆以書介上究記室蕞爾蠖蟻之誠諒蒙垂採恭
陽不期于私而實被之婦實均織華疎外鄙朴不知恭
事之客但欽芳表皆知其足而不知其有紀更在於收
有以先之

又

司熟張大章舊學寄于國為文章整潔有柦度而不恭
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象學者之幸

又

純有片个肖塵記至特以來遠參承一如所湮沒可謂
激切懇摯㝵之意恩地常有存映門庭將何日獲賭望
忽忽初暑日來肆懸羽冀益旋視信天人所符合異動
止萬福造物旣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
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筆
隨風靡不自知一介蹤外之有關執筆耿耿

又

伏承討論之暇備思前日論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德
也竟紛紛然數而近時所期如屆諧老人龍龍宗子同非

俗襟而以示不易得者瓶裹列諸之欲不能無附詩之
先山林之苦捷得而進舊有是人戲墨六扇一現屏所
寄所錄詩而軸龍瓶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為拾本一
軸乃盡所有而傳于散失之餘者與以技賞鑒平日
與二人稍歆此于朝夕不知為可貴隨得隨不能保因
視既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之深可惜者則有家傳
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古思道始以先
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有為莊日羅縛而塵煙熏黯賜
察

又

竊謂欲為門下士則于門下種種不應有隔古先公承
手足以至本邑皆不得自由于衆人之後家挾之所
料又後時衢依抱軸無以為懷乃僭易狂妄有訖于記
室不虞委薈通承遇形跡謝伏請惶畏莫知所容又復
一時遽進于修附不果執寫祉付文未至鈕鑄而私懷不
能無所負謹歸寓上呈伏冀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來諭未嘗不反復吟詠歎呈感歎㵼嘅墨瀋欲捨
不得諸高而意盡深積見于隨得隨絕世之文雅也平
日頗有本于此自覆妻眷頓諭平日之習何止効顰忿
腦端如欲避影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
耶以是彌恨執依之晚而欽席之高遠也

又

獻者書人回疑奉親翰欽承隆厚擬非其據雖包荒固
不匪遺而佩戴之重愍察具感珮戢欽効儷每中展又慮
持或記室王枝易嫌其續續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遏如
是瞻望恩地但劇驛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候萬福凱者無前之寶躍然傑出類萃之才固事尤放丕古列牌輝映相盛雖參叅以他務而萃聚之盛趙執純塵則為是也如之制諸有法事詞為辭序庠在題而遯因詩味已復成類子所能論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待從賀客之後侍謁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徽聲迹瀆濁二十年間能時見一二于笞管覺文韵然觀承聲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顧者定能精有應李之才門延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趨聞至近所長而規短絕墨者得于一筆一笑固其所有亦成咸還論論之又拱把便如其材可指日運至于合抱也甫斗四首一柱轉表自擬則非其草葦類如得一窮竊歎于衆人之後是某略筆增喜

又

某衰悴且復拙于養生而又傷無以助故窮食之日少而衰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窃竊慕末執執其日嘗手摩因晉回時以施者氣已不振而章制復素之兵見質子李得之際而有識于無窮之蹊矣尚冀等積之踏時搬郵興起頻觀之勤尤覺欣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號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太傳傳已經除祥藏惟攀號擗踊五內分崩痛哀嗔填況何所逮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某伏恨在遠不獲詣鈞席祇恪中懇瞻望摧咦哽可勝欽息謹奉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夠候履何似伏冀上體眷注無或近遠之過與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并寄圖先賜鍾銘見寄者欲求至壮知無以為報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獲護之意不特寶藥園感趣將某如純孝之篤深體增上有數而恨無以自致也謹當十襲時出而諷誦之

少助勤星亦自效其涓埃之鍾鉊輒忘其鄙而冀緣于
謹作者之次借品呈覽

又

拜除之左以鮮遠猿不得其日故修叙稍僕然禮意不
得而時處𤨏思有以加亮不逞致恭賛庸仰承変服
但割誠已恰遠深哽塞
與祝挺拳無量
昨日蒸我展傳不圖鈕錫良藩香也早未伏惟起居佳
勝專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諭行李精進不獲
聆望信深約結介還方食其羣記牽星恐望恐

又

早來專訪別少親妙唐尤慰被寫日高方寒蔘惟起居
佳勝于是大師經行青暘的側遂獲旋旋班所以存
拊歉盡鄙陋何以為據非氣類由數嗜見如此感服銘
佩信深纏綣適到津亭已失得晤廣其勢不得中敘往
也系戀之迫為戰見免

又

恭述海舟處不復通好樽舟雖鉄詠不少忘然門地日
益遠矣比承哲兵使持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拔
繾綣于吳强鄙尚意猶在者縣御謝願致之勤懷恨無
地不圖加意鼎路遠先輸星教諭敬悉如接盛遇感泣
感激而已他傳續貫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急詠雅懷但深約結衆日方治行主于
一見門下而北犄傳接郵傳後經由以故少留仰候臨
叩速先輸星奉擒拌畫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今冬起居
佳勝百順把當可究不勝奉晉並具參謝

又

日者大師經由亟走行府竊承今食州中已而閏改旅
契去竟不獲一奉教聲歎為鄙懷跂詠不少閒度伏通
明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欽我有加可見之地未有
未喉向風可勝約結

又

學撤還自信州使遣叢欵蓋論不謂行李甚遠但龕引
詠柯繼使蜀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
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極乏氣僅相

之非知侯
係書問不時端還于此之必有以見詩文閱府事與拂
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著小夢應接不暇自累也違
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閒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
道泰參近侍深欝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俾涉春秋
夏有然親死第三年七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如則
癬瘡被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
不有自奉冒叙復便欲速還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
執不容更住矣拙不自外門下之蒞濱二十年雖學會知
憐且非世慕子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風
憲何事再救忘其僻易上于使臺暫借一覽再又望
山陽度往還旋四十日自不妨别差使萬一不在所施
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昭付照騰仍
得一覽像基新者一家弃七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望
休望恢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問唐欽吏安一舟
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殊汗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
祥判請談
合得一舟不得已上當其撰算下不能見但月即舉家
如爐炭上冤蒙曲應物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冀
切恃恩悚息

又

某正月初寫下前除相次得候故僭覓海艘自取留滯
之累前除更不易慮費見念如其意非今日也望恐望
恃

與承元章

八月八日某七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
拜違行四年家書問不絶相遠之勢矜然之對京見交遊
尚未遑其見者道公勤上與大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
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未不愧吾欽起之素也如
昵良諸俟
何如何伏高氣清通日本當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
未經請
千萬加愛謹奉狀啓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僧遠當已達洮京
師自六月至九月兩連晝夜不絶氣候已如冬月不當

准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
一一交口稱自過播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歎每道及
公之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獨未還居其妙亦
不能久矣更當希奏以對之

又

某歷來路間聞備得于公為多本謂一到便不蒙寸紙
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棄弊耶抑將有待于我而然也

槐 鼓谷

近見平昔留公書述公學術高明政事望之擬之不斷
今仰何及蓮譜古仰拒我松楸綠一水庵從漸漬我亦
公姿持見民之未能筆只是中敬愛不可勝默默或未
見忘時賜書數

又

政月伏惟起居佳勝榮事儀盛祝不容遑免以致先承
峰開第香元曜下頓教叙相重史劇佩荷見命既集致
當被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而會善輒擬更求十數福字
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日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期
往之

與小米元暉

紬紙羔持到自一段團練恐兩彰一疊細煩遇庭鳥了
之仍畢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
今日之過也往念往念

與彭學士

某作文到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
何似區區欽佩編餘嘗有類說不足之懷子是又將兩
去蝎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觸懇敢冀妻時自
衛御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竊幸於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許行李頃御外近先遣領教甚深提己後
時矣將開德誨遐人欣躍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而盛德義不少忘恭惟縱者無
恙承今日設對遂即座閑勞之際相慰朋來行望之
久方出局偶一荷僕出城明日當押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暗仰香春蓋非紙墨可致者

東 龍談

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奉手教曲記適存仕當赴召

已次都邑闔家尊候起居萬福出而迎逢歸來區區謹
候侍坐

又

孤苦侍盡文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
之私惟日比詠逾邁至思尋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羅綱而
還官之憂有悅爲問之獨綬比日復不審履脈何似恭
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管格所拘稍滯
雄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材多後
于識著良務覺大以紆麴求

又

今早諸罷即詣直舍承聽衛已出晚尤甚熱伏惟尊候
動止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
無已會此遠改遽失依相下情瞻戀懇何似可言拘大非
諸新諸誤
假不敢趨謝繙併謹奉手啓

與列廷仲

前日逢問承暫出趨仰爲懷連日出城僕甚適方見中
間所患蘭尋失爲荅悚仄悚仄秋暑欲高侍奉萬福焉
以病足見借爲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我此一二
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未一道而里全所寓適依庇昧欣慕可期實均有纍首良肴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東還或在記錄不宣

又

某江上忽二十年嚮者雖忝常在欽挹毅茂猷洽象儀多中故省戶使臺繼有龍數而勢地既阻無從倚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先于承保今已在家人後來亦鄙分所應爾也餘冀亦將尚事按臨謂從賓客之未乃所顧言盧幾待坐披悉

又

近縮里巷實依德庇眷言嚮者蒙被有加拳拳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善寄同重而隨地祝永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聳褒顯遂眉炳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牆可量順遡

又

中間使人叙杠教辱欲修叙而待書人也不見差池重意之專寄顏無地衰晚凡凡待盡而已比聞暫總時事執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虞無助凡求豎墳唐季自發之州開是請燈向風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眾時抑揚不妨自達頃御而起見絶韻因以付之論墨足為一方無窮之美觀也恭為表薦資與榮焉臨筆倍增跂傾

又

深水歸從李甯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甯不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者託跡屬前有政官狀四紙貪畝之際一舉則其德倍于他日伏望特遠循錢斯請不勝企祝方此闊隔不當率爾為言其如大荷眷遇亦以抑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望恐上陈妄贊後塵雖不能旦暮聆承然竊借光明
當如星日之下臨也不勝之役〻益加冗〻故稍不獲
修記起居無詠舉〻甞不得講而後課冬候微喧不審
示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款依門下法算不知所計
琦無以自名其凡尚冀未遺而開捄及衛甚

又

某三月到此稍為完葺媚陋以暗夏大病圖秋即入境
山前早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意以工料不與暫歸
以俟春暖間承接郡絃由每過此見問以圣觀原大辞
臨稍笔筆所以加意哀凉然當未比于古人而寅為何
堪未為質荊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為遠過而委曲
曝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適至郡方自境山歸恭聞大飾經過纔宿宿失此參近重
以為慶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論事細繹增愧追撫寡無
可採而感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事向風固然

又

伏蒙親寫別牆留題明詩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妄意之
寵如奉款席可勝欣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
溢目一時賓過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如狀為謝深情
異曉

與和州太守曹延之少監

某陈適遣專人通問上謝當光鈐下乍晴遂有春思隨
時抑揚想多勝趣承詠推春光極纏綿迭日奠下當尊
體動止何似郡陋還家者一月愛民惜物之譽日有欽
向以筆門生實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于文字
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督嚴纂續世德是
乃一時之盛事也風庇棲遲竊用舉節

又

某到家鄉欲作書因冗頑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欽不
識果有以見亮也否豈辨之人仕欲中叙問適有少杖
不暇及某家人回具書佳客憑陵逹日醉哭竟使積陰
廓徹萬千紛敷〻成同學之勝獨不得長轉素軌坦深
引歎古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樽俎間能復措圖衛及
襄舊而恨不得与之周旋者何風馭〻

与孔祖慶法曹名德

庚闈行李之便謂得從容明奂(奐)展盡(盡)李各位見不過身
碩相夫晚郵禮能一接語邊鶯㩦袂踏若有以主之于
今不自己也既而邊閩情記過此不滿往蒸不與于星
疾病乘之几(幾)成瑲燈高義可懷恭頌冰雪可鑒未聞与
時御宜以期絕諸益君子相忘于道術非起人依尋所
計也

又

集自到鼓所即聞盛義秀粹崇高應接無一辨(辨)可指回
碩本從容仰借振米叡(最)因所往還以間舟事假道之際

久未我與可勝寧落異時接足治下私幸可以更攬承
款初到遽有所未暇既而服食羞良(良)稍謝過指返去律
一職而進於每日已已比捨策(策)又及半半捺(操)袂照所得
庚越所聞亦多矣曉節何堪定時已已終不滿仰逸竟
足圖戲以歸即收之桑榆敢味欲致

又

喜再塔相距繞(繞)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中欽雖不
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自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
加之素病因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球(璲)里違而惠顧

由敦書(書)來翰墨累幅承轉如奉款懇挨非所擬(據)可知晚
升高爽而業佩相先則君子之感不肯之珠可保其其尚
在也更一月可以進請乃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
盡終睽所期已否

又

伏讀(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
遺軼(軼)細繹反覆悅不能已早時奇卿崇班以雅素之過
亦當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疆重散緘(緘)當具以來
辭矣于是君子過(過)竟不許迴(回)避雖已聞命然作病起
忽忽未完更望少寬歷能事課高文懿李(學)自可未補充
到而乃問道于寔行借聽(聽)于已蹟似是斷置皇昧昧

又

竊(竊)承曼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
即在左右或前駕處几(幾)狀(猶)及迎展尚幸遂就無致相失
也致向之之

與槃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卿縣披懷之惟賞托(託)舊物因當乘間就
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久十一遍問其情固不如是而、

表見所期渠詎浮粗疏覓鄙念之始不容少自寬而亦觀
稚春有以竟之至丁相惇勉請精粗之傳可以發而
爲其百祺
加警勗廉且幾輪墨則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曉奧伏惟
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冗冗取給目前
以待盡耳尚冀稚頹哉可支冀逆有周旋披竄之幸未
聞惜加保嗇為可以寫之形容普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承華論乃如今夏方到定將何
處濡滯然耶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為
感浣可量縷縷依田為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勝之說
二年沉潦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慮待哺嗷嗷不知所
以為寶德門樓過為生計亦如我之窘實日佳況少而
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將予我璧加甚也
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尚安如以此糊書故須
以啖妙語叩平角而為之鄭低細稍休則寫之筆下豈
不悼悼然有餘裕哉恭焉闕闕闕闕其門下舊物也時
筆不覺縷縷自餘并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駝鄙懷曾未放寫姑為目前所牽制而然
要亦終何補于世念我翁大川來聞為況稍詳紬繹賜
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春言欲慕早朝于嵐曉者于是
弥厚重嘆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
亘東南狄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皆為一大湖始則微
猶其沼祺
花本末今更不知所屋際普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
家績寺已幾一月未之不平裹病遂為陰蟲氣遇㬥俶
俶僅存悅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亦其嘯水
自逍遥從不乏雖復及此捨據吉萬任可期日念歸塑
蓋周旋勝賞出幸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
積山間粗浮相晶日朝甚迫而方病將加之翳晦不我
為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敘失次處幾
矜照亦惟大川面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蘇致奉方弔簡詠思爲慰可知自歲雲距承右
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遲未能已但系累相仍
第一以老病故路似非人力也漏來早晚成行平日恨
不能因覽其勝異時賓主人未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得
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居陽不異鄉閭邑人
欲慕頗承崇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也日所以
杜門卻掃鉅尋丸孔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遠
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來
論契好之厚於人情殆幾有是乎因循旬且爲患實天不
忍不勉定誰之過處幽幾暇之來喻非爲向我者乃爲好
亦左右還竟之否耶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駁足違去息于吳門無慮累書悉
遞又目前無可專委邀遞假托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
雖幸遂而左傀倉猝不謹肅爲有負也彥質况味果
爾固不啻遠得一氣更自能而安矣然某君不可不過
接其術以鄙不與平平者等哉要致任之字周士記其
的乃多譽也到即想見達近赴之不拔且云向日黃縣
亟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廬江果
有動否盡賤兄弟豈不恬耶柳集荷挂念可以轉借及
幸甚幸甚！

又

只求且及人之日
只求不將磨問疎陽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理
奉敘澧江一見謂游舊今尚未果非往無暇亦自無况
來教遠路伏審還來起居佳勝鮮也三四遍留書而來
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爲報珠愧感裂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
然絕錯不作則已也便遠酬報未及少酒異日不愧續
韶次來聞必多佳製乙乙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富一尋則
九鼎之快可得己耶大川近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質
中高雅但貪不醒奈何某既已求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萬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為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徒納命且歸家有所慮乎季集略借弄世說枕上過眼可附胡君並水遞自可檢封即達運次

又

前日歸自先塋得墜刺乃承歸身甚適和不滸許速悵然不知其權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早晚來望因步得見非及面正不捨懷曾不得展意未能罄其懷詎可喻

又

聊尊叔母病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無不問以一言而坐待業君可喜今有書可一併遞之取道亦不遠也順叙嗣當中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尤會使然可量令仰舊子門下不講不圖頓爾阻絕自撤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可怪者其諸養受生理如何扂谷住以同居子弟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兼仰計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論姻事當傳師位此尤當勉力也瓏琳

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即就見

又

某憂悲舍作始奉教闕豈足發揚高意但深慮之愧過悚和措尤不達為日操珠陷不虛矣適蓄時望擧賢羞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無績課學未嘗不作思慕歲暮遂成渴象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化既作大字便可作兩系間十家錢一差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類上問但只在此交馳責彼此稍留書而使吾稅之

又

彌月兩如注夢故不暇始若無在釣舍被戈求脫于萬一者尚何及他乳無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遺問承弟人使道抑遠趨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兩浸作體履何以直絕不得一面謹先此問遞他作此欵贈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履狀又得拔目佳句傳我矜式始非小補案兄仲朝夕講貫于是甚惜不得技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譏之非素操豈易持立欽歎者未諸即類青

不論德門自應如是諸壻想不輟檢校不為水所及否
彥質竟夭抗殤料不當處彥明也有其餘否當遣留東
鄉大川耕下文計暫失遇從全句々々自此相望益遠
便由未石塘坊展轉似可朝還暮晚猶有待于來日不
審頗見意否

又與吳醫

一事借重龔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閣中也欲尋左
右一過和州診視上醫圖閱過亦來太平就治不效竊
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于
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相望亦以有功為賜
幸甚々々

與龔彥質

比聞拾舟非時有懸瞻識周旋論贍實有得于桑榆不
謂會館畢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還出見不能
款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見親舊日前期命舟即墳
壠飯僧經宿而後歸意謂修得少仲鄉青刹家則聞已
歸趨樓井頗殆不知所前荷不富之惠頗矜恭否日來
體況復何似日前粗理柱圖而數懷々之深試畏其略

又

一見禮然徐輒自愧棄已來蒙而盛意凡幾成座舍不惟
忽々有着蓋欲綴行則不可遽操秋則非所安肯次捨
懷殆不知所為揮涵叔處文字猶未敢孰請賓未有此
暇尔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更離良自感歎此
秋精意作書亦尔彌財少待則應後時定應促嗾乃克
詳悼

又

校分最叔所當豈暮而輒組錯不置罾詞不足時人能
為我傳道者觀吳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識評商確遠
圖向上為根止斯其志也々所欲纂爾縉此念不備
詩之而遺來之進訟事制何以自贖到後又復幾日乃
就度此到校次遇病素免作詩爾遽節到家時為時事
與康掃墳墓辭遞后而不止家居不自安埴晴事竟又趕
役次々攀閱此月方克瞻飲中致也閱中羞勝否胡醫
雖云然不可不兼書治也累旻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
禮迎之自金山半日可到而金山來城中一昔爾早時
黃元明遂欲取此進甚徑為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還

之也孫子實有子昔嘗見之今當守何處

與棠天知

長至代惟多享福慶徂來累月皆不果通問思，每欠
跡來之思々轉已也邂逅公倩得所寄書叢不勝感媿
與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忌深恨已晚
也疊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

又

曉來體况值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疏簡非所以待吾老
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個遇况
的然信亭昔所景仰者耳既忘其儀晌之不至入亭盡
量滿引豈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書耶方圖四皆
專价破悶一一鈔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諭俞還華々

又

霜曙伏惟起居佳勝久不獲欵近企仰爲勞頗爲眼冗
櫻州致疏通問方竊自愧尋手示并承佳句讀之聳延
高絶因以鈔表而思遠舊相傳約是真相知更待老兆
生表發敦勉為其比功定在筆顧矣感欵無喻不贍朝
夕再當暫出十月來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致兩諒伏惟起居佳勝尋手示感
佩無已建綿事緒紛不容擾遣甚欲稍從容竟尔相妨
衣自愧數碑刻荷珍示俟見忠道問仔細或衰退豈能
自記于勝遊之末但深斷賈尔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日疮作棲別無甚苦當兩不止而終
未占足々書體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亦
念甚欲爲之集知新居完潔必精雅慊朝夕馳詠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札垂碩後數日方知即動
身軍操慎已落晚覆尋適不果一見甚慕々也比來馨
問頓疎々以爲慊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々當
面叙乃行也欽企々々

與劉延仲

兩甚爲况何似異地得相邂逅因爲希有之事而適此
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閒倉龍尋遣人奉迎次有所拾季
十篤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崇天和

前日忽遽問途不得一款別喜中爾乾步儀殊不如其
况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樂極本色也昨
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狀承日來體力佳健病後未
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幾見云比得到老嗣書妻曲文
不見其人得書如見之款嶔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
有閒便當致報幸相及之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不
不一下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
見擔櫝叢杳殆不容處措雖嘗通問亦不敢之愧無以
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忽幾不欲捨之而去豈
庶幾進天所賦耶無由屈致晤語但深悁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頗覺有味祇是本來境界亦不
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嚴物峥嶸又將一年矣老人當
生尤以為愧爾會前不為支梧有未必意固不可忽高
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非人所及吸露飲水當取以為
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閬仙輩亦如之推而上之
猶可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來世者欲煩天和為取
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爾本欲作渠書為此事
只恐已來當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亟得雖其不足
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佳不肖歸見及書奉托幸
推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挑留剝擾不自給未
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昨承手示剝佩春學作字事非
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往返姑俟異日少狭陪奉面應命
潦晚出憔介還方執筆東未暇不一

又

霜寒伏惟起居佳勝墨壽無窮帝進來豈惜謝愧謙下

展蒙手示具領麾盡既之極工必有副本於留爲珍或
旬不屑行當來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重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
會來始忠懷之棄問并致輸夫果淵作字乳大史乎本
頃重留：：謹獲上納甚愧有站高丈之得暇祗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已吳師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况佳
適示諭愧感切要未知也少年質性重任能書尽譯禮國

則親覺雪与紫爲時音固可現也幾日有文字之行前心
略相頓幸甚

與劉延仲

去谷大而累滿伏惟起居佳勝罢欲須公作色釣魚費
江南蓑爲一日語笑滿意大濕已而道絶不可出信佳
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頓首
己有報手勒辭服使行聞公使短赤竟累了可来作同
言否亂象賊等諸丈共望付來价閱畢即馳還正本或
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复日也路遠以詞次僉涌

僉涌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夫人不來同旋煩思固不能達
東峰墨跡神林已而稍接巨戴見手且發与識又一種
還獨遠君子念之當不自得然而未相知道疏家胡山
問其風度外人未想像佳句借渠耿耿江吾疾淹久衰
晚始文稍不能惟懼眈死耳外事府阻滞不閒安鄉已
到先枉手華佩荷魅渴可量翻悶病當多寫字未竭累
半頓忆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淺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時未暇也示問甚寵感
新作晴傳本佳勝亂適上選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實勝子仲霜晴爲况如何
佳期定何日無由進与廓奉但深傾向幾鳳回輒薦遂
相冬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進尋相始不客出頃

初不謂至是也瞻企拳〻可勝道哉蒙手示承頒數事
三二日當前詣尋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欲詣兄偶為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便晚要
阻鄙豈勝拳〻夜歸奉手筆恭審何來起居佳勝仍念
因佩勤厚屬二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事勢須略
逾緩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奉承晤
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摘至討未便極感裂慚負
可勝言即步問不審起居何似佳楮用已過寄二匣絨
絨紙極精但未知包裹如何耳一步〻〻亂道或未寫
得略告牧主今步閒便歸細次尊公可載來當上啓望
待次申敘

又

風埃承為賦書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欲依還而客
來不已始未能緩身良春〻也馬還自早出矣步問暫
達而東代步到方石如何參寮總師並晴叩敘甚欲相
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懷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眉睫間
而不遠上記一次捧教寫自到京一向歲緣遂不復與
四方親舊操好然薄從東往諸君子承動靜晚又得丈
思子舍尤為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謫不謂遠回如此
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被輸墨就右夢寐
相接其為慰寬可勝眷〻大暑恭審侍奉即安尊履佳
成莊諠
豫匯〻因方兩日來方作字成軸張與絹出首當上
謹次

又

達日出城入夜方到家而清蕨纏在枕昨枚見既未能
自慰而執筆之間二具不果雖致問展叙因亦不達蒙
手筆致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數復不時具
謝悚〻一二日間奉款晤次欽致〻〻

與趙仲強兄弟

某妹蔡專意況從而不佳端思之勤猶不能已不審辭
況復何似君家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朝夕

逗巨載家塵凡殘發遣貼晴餘過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新献恭惟尊履萬福專
問勤懇欽佩宼寵泰而辭藻爛然尤最不可及也接聞修
敎門下入夜甫叙茉略呈恐

又

久不交馳方劃頓仰替痲癢搔可見手公書薄也方作
書欲乞左右思叨輪墨寂諭倘垂可勝欣感並如已赴
朝謁飮食起居如常日喜慰亡不能已然更冀過常持
攝攝無忘前日之約史用医醫也不罪階言匯々本國此月
一到京而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晋間華來來獨
處不無寥落頗亦見念否一笑々々

又

日欲望門邊有什色遂成粗錯然二十七日攜幸一見
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何似遙々最荷垂恤
既不得芝暮覲進爲不言于是又不得而別黯然其何
能已九月十月之交始撤到京昔圖畫本次借惟千万萬
加愛依德々々

又

聞色山和尚背子賤殘一枚借看上献仲強絶韻責任而
又文承足以相煇聊托託雅好尚有鉻餘偶索之未到才
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城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
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進退豈非高義相予之
厚有以致之不然則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皆只是自
家妄想也一笑々々仲南往來少味檢公誰与周旋者
前時溫之不妙技倆僅赴辭之際屢面見向以骨兒新送
旧外方小官況味甚惡器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暗念
暗念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殆隸閒忙有間故處如是本欲作書
冗甚未及極思偶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稿也
江外酒如釀灰汁粗穩甫看書必暴下如注老景恐一飲
便脫可無念乎佃寸得一罇似減四潤風來一笑

又

比以觀舊仕來南北多至鄕外閣連稍阻恭問亦苦乏
人通記睹企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因早晩修敬澤之
見過特荷存恤旣非區區所堪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
或手亮者是將援我于爐炭之上也氣候蒸溫恭審循
表尊履佳裕一二日擬造門第所懷當俟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仲强兄弟

小詩時爲戲耳、豈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徵、枝索催逼豈有他也、元礎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書套飯過當留念、悲悚不勝、所以浮瀆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罪次、

又

日來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何似、此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捷、勢絶且偏省視、杖屨自下濟、深幸有以見亮也、親戚以已歸後圃、壁谷池而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獻、參次而會又復絶世獨立、相与相揖勝致、若是時天下豈能彷彿落藴高明亦豈如有天下事即欲致々々、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李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瘴客朝路執不勝金佩王煌

煌〻文映照文章足以表見試論足以稽考蔚為本史典
刑而士大夫想望顏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
何人我流落何堪風三十年為河間賓客來詠懷昔
悵無所可以倫地而觀閱望愈隆遠說分社永為帝室
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緣初意門下之建
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登〻有加風義久不
傳于世姑存可復再崇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崇之望
固知威德所鍾亦自既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麗句喧播
成誦別後不得〻應眼見不乏剞劂柳同猶可坑也哀
茶或未見衆時方筆史傳為異鄉鬢髮失假冠於我為
重拄猶或時有之私居之事多未果求數徐園上挽園
亭之勝事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壽詠歌之後豈非至
願

又

荒粹流積然乃凡參間一物不謂一別便爾懸阻窮荒
衰隨無閑凡無當雖無園籍可考凡爾枯株但未死耳

每懷從仲康仲强談笑緒餘之來剝啟狂笑間形吟賦
初不計而得生今日細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無覺聞
但以日前為遠見異時蝦蟹再來餘亦無嗔昔人矣向
風箸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從來更有穠明珠乎日當獲瞻望者
計獨嘗不棄青瓔異時樂晚想多到屋而閑居但見思
道子孫諸君〻餘竹木當步綴德美才秀而福子之祖
可惡只輕有所侍佛我子舍出多在官守今華想各進
擢更今憎學亦恨未參談書白料不能久仲博諸姪當
已出仕

又

衰莫論落如在井中者〻未絶時于缺覺問望見青天
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踴書來當
不感慨塡塞胸臆于所援而者充子應終歸之于道
物亦未能果爾一決也嚴云莫知其懷抱可知此參思
道處脚力所傳千萬序論臺〻固已不勝負而荷思道
子孫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復輪塁

兩覺誤(?)

細繹二君之傳但傷貽宛轉無地自控惟敢冀昔人詩
語以爲其要云安得而無鶴攜之罪其傍者候已深日
來更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勝之于門下殆非爲然者
十年漂泊親戚朋友疏曠昔之交者或近在咫尺或得
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略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
如房主扶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吾仲兄瑩如冰玉
無一瑕可指而凜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貴以來一禮
之曲理未易形容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
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此不覺淚淚何時一一奉從勝之歎

向往益劇

又

淸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至于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
許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爲將北去遂叛東城來每
來在經卸外致奠憶詳不卽爲問似于據約組錯極不
瑩所願也只今且歸來緣再致門下審爲集思若不容
自控對顏昌時得申致此欽詠〻〻

又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引思詠不暫忘于長得奉噴對

困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修記遽于筆
數叙擱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進旨兄具拔草咏皇
悚欽喙〻〻

又

去冬丁葬事今年三月遂從家太平早時欲隨後而出
今復再嘆里迍物者然使留〻于此無復可出之期耶
抑因之至極而說有以副其必獲之所異無他姑欲一
至圓門與平日所學如吾仲弟一二人頃刷數十日遂
別此生不滿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續繼方時失酷拂雲之
情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微于無世之數與
之治亂吟風詠月抑揚喃桂之際焉河間東平所以爲
樂則冬矣至于平臺賦詠而鄒陽枚乘萬娛偏儀欲進
而不可得則不害南歸嘆息以期之已否三月來纏綿
每便爲蒼下所系連延四五十日至與艾方抽康今稀
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爲況故作書意不暇屬時有修次
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喙〻〻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米寂尤渴奉譬寰跳難暫違又不敢坐致

論 題論說

車馬可勝欽柔思康手示伏審卞令侍奉起居佳勝今
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托勢須一二日間
可迹蹕奉小陽遂改日逌又凡百巽在一自念之如在
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也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寄入賜教累紙稠疊所以見求之義有加時者
方時与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反復轉十許日纔
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郡城以已綫矣當在深煩諭
月不審氣候如切春多作上壁噴嚏病嗌來日諾荏差
境極不自得不審履凡當及何似傾馳欽忠甚于往時
如欲揷神羽掄麦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
以疊疊千巖萬壑者可勝見乳巖晚翠暮江山前後勝
握手歷敘前緣行之猶可慕可憫遂將延挹相安等
垂遺此邈風悟增歎戀

又

新陽團嶌一樂酒為君子之慶想又不遠我勞如何里
閈丑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夜歲無虛日不審能
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舍佛杜門興來作佳
好要是窮逐究竟如是否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耆若
有以擊之亦意楼懷深盡或有得處于我不間一毫髮
也未聞時中寄聲備慰展轉之懷

又

峽奉思思諭月日有馳懷霜秋此想履中佳勝摘書累
幅且悅見學之意封吟非遠時所聽聲聞為慰也餘惟事外
自將良謝謙略

又

少別嗜思不展到此有幸数奉與而路齋要玉趾極不
達昨日之娛迭陪雖投分置此形亦其如仰懷未易堪
也可得將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由太重遠於據我
于卯爐炭之上那里諫 晚來承動履有勝入城方得
就見參參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論之榮然出于誠意故爾除錫以是細斟既伸
謝原自然彰耳也敘歎而已草已令騰寫錯字之政故
差異爾更有一端須相見面議耳本禮已付梨

又

自當堂歸切不得一食頃休息長情之所日勢是所幸
形跡相忘故得以抑依誠然其如疎略一一向不無可累
亦廣處有以自遣加之風波蓋可畏擧動來于不測本
圖歸保拔棲園而下一作聖肅處今又組語不免聽其去
來始了一日為一日計爾盡賊不學捿老境界乃如此
可歎歎長情美才既就非橫當走封嗎進修幸覆古
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懸測不妨佛他事粗進舒鬱
以叙志操仕宦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佳至
于報效如己是實亦為根基其為報哉千萬深覺無以
語直見累

又

六月更欲再過當堂述日事如昝作簡堂錄曾傳更須
入高乃晚其何以堪耶故爾書帶問損損家居况味
如何七日不樂當十年不製衣亦憶未為貿爾一笑一
笑他須致致

又

近達奉書裀重疊紙感佩無以為况狀當面肰然道與
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度于憊揆數次擬捨欲還庄站

因得展敘而爲事李瞻玫瞻玫于是特枉寿誨疊疊見
爲深畏不忘之義向非誠義相求終見畧于可托之地
何以如此薾茶馬不顡但劇負荷上候一二事竟卽因走
請使親軼使遣人咨候矣

始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遂將乏年初謂卽在半歲間尚爾得非固爲靜
退耶重于一時耶欽致致致桂玉滄回自亦難処定設
何可以補外郡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空晢彷彿特倖
雖厚亦不知其爲是乃不當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
達而已衰悴日甚人爾者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
黯會精深倫盡勉欽徒然遠思悄遶舊觀盡到此未始
有此況也其爲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
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祇益怏悵方圖上記
遽被翰墨弃佳佳倒清詩詞庚前人韻垂押到老筆遂當
絶筆珍佩何已適爲南傳行橐飯飫後或蒙近步何幸
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特此阻期遂履同披感激不能無所慰也
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懇懇洞庭春色
詩畫在監通提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譯本而
游郭諸爲古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展往
思共成勝事不爲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感加之雨又淹不解老病相乘殊不知所遣尤
息披手字并既知爲偃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客作也愧
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踪未緣私有之
將時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先幸强筆墨剌録以欽丸發
遂寄爲欽也珍適當上謁次生容卑略里悉、、

戲萬一詩再相見當所勉致

又

伏蒙副紙誨責諭說冰玉但字逈王色常聞天上語晚
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宜城回倒不復究良可
惜但無唱之者寺今方時皆聞其通氣韻似自棄之爾
重祿固難常有庶則能常頗思之熟且思求告歸甚從
殊不遂意待別上記次

又

昨日承來諭春我至據暴淀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委早來起居何似漏熟意味尤
不僅佳玉趾留投展閱意諭北觀能不憚遠否不備當專
故步懶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敢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衰近乃知老境如是
甚可歎也既當侍奉增慶學子亦弄和篇些々見遍太
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當過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
是驚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耶于是何止十步
蓋千萬里之遠矣因博評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剖感剖
少暇欲得就見宿患未珍修報拖草略其它、、

又

日者與闊孟略承損事稍間可以臣細中敘中表諸幼
稚筆例作寒暄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使無遺任
況遠成蹭蹬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
可知浮沉間巷人不我責久矣此承觀生敢候暴以至
于達禧壇上而一軍皆驚則推轂自等可指日而見欽
問無己家事謝宜區處有歸熟處使老境不可不豫

制也尺人尚阻面歎糟粕之傳使有愧十佃恨爾、

又

伏蒙執示長箋為禮甚重諾異繹論之雖堪也細繹當
律當千大聖已前景德而後求與先後者盛矣盡八十
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傳說追逐此特無異壞火之
于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為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閒
遠正李職雖于表發廓廟為可喜然薄有簡書之畏得
無拘從應對稍嘗否不勝歎伏更十許日即去山儋食
西引不在淮上即于國門迎見于途以時加愛前揮先
大傾致、、

又

涉春棣々日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亦
下復不果蹭蹬諸可恍也而重承敦篤崇義而無求盡
未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恨日來鍊力何似而不止終日
頽生求一投足地抗塚之久卒欽追遠自是老年境界
如此且示季平使狀以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
且閫之來問倍希珍重攝冤修備不盡意

又

泰恩欽渡方候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璀
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譽扳于我亦多矣至于廷參通情
誼長非據來使不欲輙留面正徐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
亮日漸長而不作東與門庭當使家老失声十驟到京
一隨致佳事也如何

又

流議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只暮追逐以授講貫
之業習闲荀懂心雖不忘而力輒不與今得已且已何
至更惟可付之形迹之外亦爾春暖或東與一到館下亦
未定屢尋此味祇惡到不免紛紛邊中瞰吏伏紬繹
緣未一一可逃避處然猶向道注意吾友更希為我熟計
之

又

新正已附見看意不覺又添一歲年竟成得何事遠下
入那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争新則有一種争勝
難以語此爾一笑笑攫述比來必多不蒙闲錦何耶
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深淺固有細自是人不
淺津夫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歎息君
子之不我佞也京師久住意況可堪處多聞見西博聞
不在書而脚踏西到使可率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張
之好家聞識之多聞思道之高才為善談正雅未相識
而其人不待見屢而知別錄高踞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恭豐諧鳳雖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
右于今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家也思遠

今次大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晚定作閑職曾為之得
一佳事似非薪事作詩先工今更賦畢知一向寧處鼓
鄉來以可樂也仲張書來每欽歎高蹈不已斯人不易
得也類相見否其參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折候書便
作附上吹聲已作太平之行而此吏甚息適相妨不非
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和況味如何聞渡在
甚處居皆放作書備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在思
遠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毋向多敗人意呪
者不知再居太平復將如何亦毋得墓地在蔵雲寺邊

已用今冬舉事恨子榛不一見也終爲太平人豈人力
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西滯口老豈非命耶
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著時容一
尊節稍領爾

又

曉來起居佳勝久別遠爾瞻禅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
病之餘所以鬱悶不多矣適行未暇從客請叩不能無
悒悒伏寄手於感況無已信物多領單騎陸行乃能周
旋如此但有愧悅懇抗之意尤出望意伏望專達別圖
上謝次歲寒地須至奉浣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
爾千萬以存況爲念不可以已哉爲問果可用就來一
圖予分明時寄女兄盡可時利害所同猶山兄爾林惘
其次也續到家即具問於甚不及展盡

又

別來兩附書一來石一泥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
未得士題展叙可量春春方暑不當日來侍奉起居何
似今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贊艱于應接以勞思伏翻愧
驟遠爲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自離寄山而念當遣
懷左右未能隨遇即安執筆忏下

又

三有書方謂豈不見答云以山水有可疑者息拔手示
尉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甚冗
已將閏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都自首一半事只是京
師一頭須都須經意思放不下則寢食不能安也終生
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語耳想久在思慮老倦
比來益窘於之數百猶未見功次第發遣或有驗漸
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爲歲未聞尤
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
像友愛以慰逆旅到山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
故交游間未果申敘遠切叩輸墨樹論周悉欽諭至春
可量德緣只今遣靈樞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
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
賴從容展播于是何來可如所私者也傾念傾念

又

太夫人尊𩔖萬福副欽軫附起居上都風物何非人間
世不知秋與昔違適否

又

稍違秋暑爲況何似前日遞逭讀數所達之寸字既無
緣良可悵也而日復傾賤出沐皆云且寫李中又云在柴
家方春谏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歎呼伯倒不
無汩亂(亂)矣意要稍殊違爲佳方周申叙豪手不感服不
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悲酒適試也二揚已上並收
則瑞幽極宰落

又

流落江湖逆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
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于顛喉存亡
之際況高鴻高舉秀特起遠如吾兄等輩者那引詠嗟
音雖不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
寵中時雅眷略無一毫髮低昂歲更何堪負信金石之
不渝也感佩細繹未易爲據卷係吾寒不審邇日台用
起居何似書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悒邑
與友人

正居遷判兜田節下稍不獲聽遙村居隨而從不能無
事使湖不謙逸爾躋蹬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填于借(傳)芻
也夷而不止氣佳如臘中泰惟行臺豈(豐)豫慶侍萬福系
望來者日觀再歎促膝鼯筆可量春々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歲義我方而而君子遷來君欽相
迴(回)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奉喜慰可知驟爾
異地景各尤不能已矣日益加不審履況漢何似每車
之衡圓方小大理難聽合而乃稍領嚮仰如出一口未
路何堪但學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
遲顯擢循槩瞻溯

又

别後業欲作書而寓隨分車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數日
愈覺耄感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
人之末也比已出閑風稍晴即渡江荒僻無異邊空虛
者從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稠步可期門庭異日益岐
矣魚鳥爲友遠終不得一見邪亦或有邂逅之幸已否
與言立山倍深依悒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吹若平生加邊數動以失于不服計方在宿醒卒不獲子餐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生同多可喜事愧無一語以敘勝遊廣他日問旋能披寫追錄相為撫髯一笑也

又

御廷之到三十年矣一時人物輸梅存亡楠然如昨日事春言莫持自當超出時譽爲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衛備樊帶之微寔借風彩里舍攜翰姑日後一日苟玩時景藝地相懸絶定應未充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此番遠迷當已呈洗霜重快晴而不甚寒田家西共樂也伏惟起居勝再炳書既勤李累幅如接款晤感佩之深聞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弱請率吾履便無健一到家居謳燠處百事叢萃嗟病隨之聽望以人未有參奉之源可勝耿耿

又

累日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搞今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爲況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任路而我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樂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爾倉廩既充莫不出爲金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康我賸迹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終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蓺李昭顯恩命殊特聳動宗藩超映士類素叨李
春闈猥不勝欣抃聖上寵睦親姓歎尚風教以粹美明
傳之儲適契甚盛之際思應建藩樹蕃疏恩大國使河
間東平不獨見稱于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詩從執筆
者之後歆詠休明鋪寫偉觀貽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
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
手教悍諭勤懇如接欬唾恭審朝謁之暇上躋異泰讀
書爲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諧劇對說
于是老夫特爲公結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時不復再有
相值之幸更新深計不俟忠義日計月積寵歎百歲高
躋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爲門下客晚復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挽到後
學啟再尋未執而俛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卻意
不能自達也于是遽聞巨創適以書來叶隴走山陽坟
舊即新聞去年三分之二在道路面醫伏小間欲雙鰕
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遽畢大事播音悔歎
然不知所控訴方困欬之來捨不謂略具所可責而慘
且所不逮歎論稠重伏諳汴下稍閒庶幾不失素期執
筆倍深惟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住朱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日
前可憂者之外略不及覺然此特縣弱無助所致而不
當于門下今日之事執執後唯唯不敢知借面之無從爾
由蒙見垂撫詞乃知垂客尚可拔求曾中以見也然幸
謂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尔彌愧悚愧恧

與孫知縣 希魯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承寵臨尚未
果再詣門下卻心間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
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得特荷

遣諭尊夫具謝懇怵感甚少頃上謁不勝參、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諳舘下才足方欲事間稍慰鄙念昔季遣問從閒枉顧感佩縷縷先知盛意為難堪也日來寢況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乃免中致躋攀固非得已想蒙諒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許許久然不敢輒(輙)通問日來伏惟起居健(佳)勝不圖惠顧特先輸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謝

又

雨涼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己(出)覿書問情志未伸密阻瞻承不忘傾溯通閒借獄九江戒行有日度述(還)報候在一月后而北歸之期迫在旦暮恐不獲少侍仰奉緒餘可量依色乍遠千万(萬)加愛後息扇别圖上問

又

為别易久蹭蹬不果其書日來伏惟動履佳(佳)勝忽枚手示仰佩不忘固循餘報(報)後時汨沒(沒)日而事不竟程再想未許也只(咫)尺未即瞻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于通淺滑四十年吳(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為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可勝道哉非意乘之我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于此有之矣万時亦足為高義也去日尚可邀昂庚幾儀逢抗(猶)能來曾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請勝庄(莊)居只(咫)尺門限既不入册中逐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方閒步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況為時所棄固無憾而私営亦倍費力叢艱生不容少俟而投耶可嘆可嘆尚冀投間式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請勝往來治下想累月但日與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畫然不知身世之為累則仁者不棲之政何以上之數欲一見而替(贊)其此竟尔(爾)未暇可量傾屬未問根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

知恤隱隱有加乃亦借冒無他冀姑借感明以章其來盖
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侍異異時諸叩

與成德餘

蓮有人事之窘𨻶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京簡誨惠繪
匯𨻶倫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畫畫竹思良未
萄當也什物且留繪令特伯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違旬丈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悤悤不少暇
亦春言倫求之義鄙懷其可忘耶于是再奉手華所以
相與之意甚欵佩服至情可勝纏綿秋晚日來蘇況漫
何如相望咫咫尺欲見言未有期庶𩔰音驛驛之便時叩深
家密雨日風雨作寒千万萬以時調衛晴慎跋踰跂

又

相別幾一年系望館茅才百餘里于是方致交馳既竊
自幸陰緒漫振亡甚愧不逮也來既懃懇亢佩深厚伏
審杖晚漸寒日來起居佳佳勝故都標落之餘高低遠近
種種皆飽足人意但巡歷飲習熟不復知難得為有皆
耳何時追逐矣詠以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春春

又

累歆作書謂證不累勝義難言常在伯屬所下書累幅謂
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神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
都陋一段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代品六藝便不
得休息且如德餘美才好義乃偹育人淺鈍悲有所
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與言至此但有
歎息而惟知為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奉承
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修敬勤祝適煩敭論甚覓何已亦履新正歲
義感格時時交慶亦別當長叙次衆晚于一報緣無我
蛆洋君子于主路書是白首所期者不能且負周盡可
勝喟詠適有少凡作記不究究所懷懷於圖圖後便次

又

皆奉累書方知爾日謂證為可憾至于美詞妙翰皆錫
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深嘆而不已者盖
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繹以極趣詣他時
將聽聽鞠望不及豈敢輒輒恨于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

馳介還遞索不能盡千万(萬)加愛

又

日昨逢欲具謝作書適卓略方周從之以訟不敏隨分
目前益撟蓋窘逕爾淹晚象等遲及愧佩春勤滋負殭
燈為可責也太深吾寒(體)況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
一日風霜黯路只得盡厭養大以寄餘息所謂窘者
亦瀕于殘魏耳早晚一笑(愕人)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
于糟粕之得也如何〻〻只冀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通承錄示至荷〻〻又(多)紛詳其字畫數百年
無此作矣真可寶(寶)也鄙隨出十一時感意所貽故輒(輙)狂
妄而何足化錄悚息悚息

又

此豪手示乃在兩〻留首之前欲認春勤可勝傾遡方
時故都感慶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飫朝夕不
以難得為有懷(懷)也貶所編(攜)陋略無與意等者但愧起色
色而已顧見怵否

又

頃(蒙)諾旦〻首被翰墨為札勤得欲作報非精吉〻不能步
展已而得一過故都處(幾)從勝可以布叙在再不禁遲
吾淹晚悦首常君有所失方且圖之遲復妄既有加不
已請之不覺汗下于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支矣不當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而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
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無爲楊彥(虔)濟育元名湊。

早遊門下荷侍講賢諸昔相厚流落(異)異時不能少自激昂以投平昔春言近訟已、不知毋控而墻仞其存逆在咫尺又復龍駒鳳雛豈相表發耳謂至今猶亂中叙契睦俯未免愧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吉春杪尚寒潤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勸寧可久者持武壒威指日可期一介何堪并親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戚老日遠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弱得聞美況輒賞以爲慰于是遠枉翰墨情誼稠重如接譚屑住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輒捨棄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宿不晚好遣從以之安但門(庭)遠遂定□何日拔本向同耿耿

又

□□密邇久不獲修記且因循自怨而飲□□所逝但深仍結而不止秋物漸登圖更爲娛其得于名理益不皆失履茲勝候惟動止(爲)萬福遠門後望不應滯恤如足之久時未我母得無懷(宵)遷邦之塲乎允而戚時日峯起執寘懷、于楠耳日待也

又

□□屏寄盖嘗投悉然而書況德門後望□客谷承之緩卽贈踏□□且愧何以爲□如蘭首籍占先□□□□赴倩食田□阻但日倰高明以慰晴書遺篋亦自足□將不輒輟捨託慮(幾)要揄我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與□□□故門(庭)常在金陵(異)吳時先公官守係隔一水適遇金陵居表及相聞已絕明晦(與)言至是何以爲晴豈虞仲氏遠與(與)待之王孫使得細繹(繹)遺懿以信不於拙謫倪倪方愧不遠而來論稠重讀之累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覆承款晤，遽別不忘。晤跋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達，聞之不時尚阻慶，問其如久屈軒峯，似于恵門後望為太滿，甚其時矣。謀報即圖中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甄，欽奉雅庠，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幽閟，有愧于脩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呈。函兒子頓及，囧首產工，致走（址）請明細瀆，不讓白撲，幸加亮。

又

投分廿春去，汔不能旦棻相款，至悽時昔每以之為有。頁屯子頓適在北，含而姻娅所為，故時得造叩，為慰。既戕前到，想已具稿，食訃，咫尺未有再奉，縷恚之斟，臨筆耿耿。

又

愚昧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掃軌（埽執）門下，乃蒙惜篤，素問辭諭，欽承至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周叩旧（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

借渫引詠，漸有深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门，盖肴五十年之旧（舊），師承友挹，寔均上輩，而晚又獲見録于賢伯仲間，方且鐵（鑊）利淬濯，以會器每，不謂有此詩學，琀時見絶于槩好矣，而乃愛有所志，始卒不替，承言滋厚，誘劇愧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已。

與拿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寧為事牽，馳情不少忘也。昨同勤致，如獲奉周旋，敬焉卿懷，尤為相盡。冬暖氣候（候），令人不爽（爽），不審尊候起居何似，老侍觸諸支持，咫尺入接新陽，則一歲周無甚矣。占晤未期，報筆閑然，不自勝尚冀，不辶交馳，時有一俚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肯春万（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于進取，自然令分奉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所制，牽（牽）者累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

手季者書其是而已孔子亦儱較隨俗而不制于俗亦
何能輟我本分為學耶更須擇所與遊師友則正董了
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學今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
低回閭里直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境生疵尋事違免每有所屬又輒惘惜不能异豈
付子之淳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報報于倉卒臨時之迫
耶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使皇悚
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為愧悚即當收索副素囊
白為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德有德素款畜光
上紬他莊有莊特呈次他時得擔當錢爾約紬來必汗
君牛馬亦可添耶漢簡猥冗亦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
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悚亦有可喜者其于孟求君
詩好事必常往還會就閣否半月前朝請君遇此出近
詩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
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無傳不
妨隨意所嚮聊貴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耶
來即使承不費切切仰投一促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今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歙以
為獻家直近得永州丁達之四日來方離永六七月間
可到南宜行求甚懷兼見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步圖
違相與作緣為況極不失所也家間及尤見風義有立
數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家相
約來與我時可以錢言季制自縣前冊不知須用入冊
學否審並還有數月過從之幸于老人非細事也兒子
到害已一月看兩輩荷存問作著錦衣上戲眼啟作字
絶艱艱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闊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
遽相失鄙誠未達可勝歉爾東介被問歉雷雨甚仁寒
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棲索意時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
不自省竟爾姐峿可嘆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
千萬保愛介還略具毫髮他仔讀記

又

相距甚遠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

曉有加當得磬愧為甚幸爾示諭侍璧（壁）稍進（進）眠食必已
康復初不與知夫才出問里見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
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佳）趣耕李尚用
直入否犹（猶）冀頁瘠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屋恭見
亮

又

家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疏
落耕春增感少留披閱過當題記歲月續為編次聞中
頻出題習是（筆）等物以消遣（猶）何見其而又賞賞不已不
止仰欽雅致寔亦侑戴良重筆為油所滯率率不作殊
愧甚略

與孫甫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往則就地乃舟從往來之
便而采茶之家寔（於）幸得之不閒一水便成秦物其所幸
浮者遠而（垂）諸章春春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未起居
復何似與（興）而舟同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
與（興）盡（盡）而返乎不相及軸入將累月以賓（賓）客輻湊之地且
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手念特衡門棲遲懷詠頡（頡）能
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達意

又

附畫借人猶有書累用失然（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來書
見所以頗得于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佳（佳）
篇璀璨震駭家翻不謂尺寸之稿所類于雲霄之外欽
歎磬發感慰可如日來復不當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
庭（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況崎嶇磊砢卓然自表見手授
分措履之舊今每反之不覺兄弟拘繫而神馳乃在步
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

林（林叔茂）

當聲問稍密（密）者遠得此可人故足侍候也

伏（孔伏道）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杜（杜）門閉
足自遠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寔
不易得也事寔擁（擁）軸間十方歎（密）之時何是有以見當
孟歎奇賽之不歎也似（儀）真國佳（佳）處（處）而諸可人適在為累
辰招延敷軸見垫但但鄙吝自恨今則嗟勝何及矣春
夏乘（乘）興（興）扁（扁）舟門庭（庭）之適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孫肖之

（門）暑後兩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訓奉來問
初不知行李稍遠但翹東為勞亦不能無疑于見簡也
忽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且之寔畏見夢一墮井中日
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樂
前筆從客時賞以自況況真得前輩之風軌邪而再取
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整之其情奈何使令如識不過
煩一揮毫之頃爾寔我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到後日計宣城諸餘從者未忘便道鳴飛宜、杳不知
所踐屬中間元白司理亦相親咫尺間事雖懇懷使度肯
則我輩豈期于此者哉老日不繁進又為在事者牴有
所挾故來相遠咄咄良可怪者已次為宣城居姑俟日
前有間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依始吾審爾則地
偏之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
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錄間多錄數百為模範至于
小冊竟未蹤言何也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失于先請溷墨而模糊有玷
雅春負愧無量當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
一區處尚阻識目遡風增眷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渡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
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塩法太戾異時王趾有訪爾一
笑參傳世舊尚在官幸為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
仲各安否

又

元白欲見書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夜叩
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欲限未相見白則額見之勤具
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追于使遣爾

又

昨日得不思書方知閤中令似令皆服藥料憂懷相掛不
易遣見也大于上問慄戾、、今次李中可佳幾日甚

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遠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吾日
近從有書去也連航二函極爲之色々都不曉其所自
爾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深爲長者正
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知只
是其詩加閑放氣了無一點塵俗既知其味方敢及之
有近詩雜文吾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春高福少尹公今在家昨已入都下擬用未見也慶
長聞已就吏部選項聞夬決策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
古墨大未見寄及試爲發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
作書則聞入浙矣詩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藉不
食言宜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
矣其愈遠人可惜閑處放著看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
之臨筆又看說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有之日占六七閣皆云游戲中語
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鞏於幣節
如見絶韻而有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
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乏奇加惠無聊
根起頹墮得筆更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耶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曠景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
也適從中屠履咨知多能道所遠間持柏而起特絶擬
如精金之在鎔美玉之未剖曾未有咯與欽承之素同
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壽腴則姑須以自爲慰耳一
向窮乘無暇仰候行李不圖未遽殊絶特延翰墨申得
展轉猶豫猶繳重讀之思其或斷佩服感剌何以借況春
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冗甚頗留來人少待而竟弄殊簡
臨筆倍深跂詠

冗其二字刊者一訣

又

晚春何堪交進如君子者無甚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
之樂曾未得少款念々常若有所負而善之此況良未
也前日人行嗣周占叔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于深
飾文故遍跂命述問刻以之比奉吾教乃富三往已萱而
稍覺不免復爲淮上之歸髙興盡無所不在不特春々
未有以慰釋可量惱公暑候已涼適日復不審起居何

延 荊延請

似老境勃鬱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或可期
但時間未能何風議不能也

又

吴中風物如人意処多但能攜溪世境超出三界之外
我未見之慢則還地皆我有也則緣物象平(?)造化之
所秘奧想見盈編溢軸逸當流傳之叙而吟哦擊節吴
越之人似無復他語之間矣孤掉不堪惟副欽企故居
之還定在何日設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奇或差
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禅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
便無惜大軸見寄洪叠範粮息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
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趁逴不倫語筆即在人上
間有底滯不擇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
瑞如人以手推下皆高間到是一般境界也其家推揚
環播倏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幾到吴中因得扣盡
操肯之見在宣城不曉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
之地諸郎豪賢尚恨不能徧識獨某人因到揚卅西蒙

悰篤久知投分欵密今復官寺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
表日有交相磬縈之勝未即晤叩良可嘆也從此可以
接武交訖似亦不患但吾友無或輕動突深引詠香鹽
娃悰補有守中甚耿、或相見更望閒發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息
感寒疾兩中許未絕于朝家聞先季書示人迴不當曾
及之否于是再拜手筆示以病未聞尋失甫謝愆負不
能已然亦有以見覓得舟便行千萬回貴得追隨步
日粗當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但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處想所得為多恨不獲
追隨先後也我步低佃舟來即在步武同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多况何似人回荷重報意厚情鍼感刻
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甚殊追遇一日如一年祝
舟似許不許今再寸之更託宗諭某人得一隻且敏得
起為幸千萬留意仍為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二得書所藉周悉欽論歲晚猶鄙陋不足自存而思動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護何似某來見元戴云此月末當皆歸秋不肯遠去此當然正若相避然或無到意願少留過中秋同為金陵月下笑也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會得之頓首頓首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毋已有還當出厚義使々筆下固不可見況無暇耶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況何似累引使每承謝客比似問訊示已出相從于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耶瞻跂々々示秋數歎尤佩通情式李步降堂高使得同旋步武不負平昔望勝伏象介還還具記車略望俯諒哉

背脫誤

上地非不北々錯

與胡謝淵明

跋歲共惟起居佳佳勝一別幸年間承意外切則裏懷哉失乙七著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新斷之力無比可見毫髮後有愧于雅春遇歲別家首圖

參參候以無人可出遲至稍後比款第稍後相失亦蒙重煩入阻披迎方欲早晚再詣左右乃先輸里感愧餘非筆下可見臨紙增春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居然路不知所控備得卜居便不免遷就以投生滸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寬步非敢謂勞特有幸于前畢寓當塗今何處長似是大亡見伍而全付其助于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纖織介可憾耶處長租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膝不究々二日專遣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佳勝早來承寵寵訪步奉周旋感愧無喻李手示再諸帖留軸甚精足見雅工也少留之三日拜納次方又有客共報措晚皇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山莊獲自慰而累奉見顧詳詩論文備盡相予之意既深聞警又以知起居特且不攬所圖為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詞感佩無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護

又

佳詞尤見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還相知音時一出碌碌筆妄自低昂遇之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僭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優游從莫未深夜論詩宿話展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當碼秀句以聲動吳越我輩中人爾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備作書所以與間稍後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奉舊田廬以寄雅況區區徒知吳才不即相會為可嘆爾

又

別後夕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動止舍書問常往來每荷不記使欲中輟而經兩閱除痛衰老無以加之在處疲乏稍休乃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遑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寄使類情得以聲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免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咏蝸自世田值乃爾故人當為我一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當洗左右還家息息易久然雨雪寒甚意況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方是遽枉書示佩服盛意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思今日田既偶不及亦爾今晴可喜伏冀作奉起居萬福欲見未可得音動時有一接語又厭不無憚勞寄書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亡者作少佛事憧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使奉書近來職事

以多休暇新詩佳閎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得我拭目、
焉崇何慰如之逼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
後信

又

春間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苦已見寫發舞世泯然
況適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奉、
暑不間斷何非形迹所能疏寧也思握手下悅畏不已
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激甚逼、去此之念已久在
再至此實自聞耳今已有涯因幸便道少逢會倍之慰
尤非細事百況殊不違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況每逢來者道緣句愈工作字不
輟追襲古人朝夕往還讀哭恨不得從容其間以奉勝
致但深慨歎纏解無便寢展奉諸懸不復詳盡

又

近於揣尤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
見之期增瞪瓶未契向風可量悄跂秋高若退日來起
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懸當幸披寫

又

鄙陋于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牽爾冒瀆不謂學意
運動之石為非據反得奉拓之悅曲蒙奬抑焉加之
骨鯁精詣愈增愧惕比來夜浮燈火可觀勤樺軟語展
轉恍如到眼議無得他處豈復有此幸也究甚未暇周
悉臨跂瞻跂

又

日者尤蒙枉問告以園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
命更有可行之期感刻盖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感
春焉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覆欽歎不已新詩佳閎想朝夕十是否
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果承寵頒奉過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當以
為慊也乍冷請晨伏惟起居佳勝每手感懷容再叩
之傳奉聞而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尋尤荷展
轉

與吳南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技是亡兄凡知門人而抑揚頓挫老眼為昏而不知音之辱音也固非知音者乃奉假借如此感刻堂易拔寫而珍藏為青當與吳家共閱不朽覆承下問已復累年早晚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歎況暗裏數千百年後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柔揄仰賴術應適營幕為居處况別當修謝次暗企暗企

又

相詩編累年矣而讀然姑詩于往來寒溫間雜物已以謂心有過人者而投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未路何堪覆定于交游之後以其淹倒不振知自發抑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寫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則平平不甚欵密別後縷縷哉不相捨未知古人亦能如是否其見於傳記簡冊中則涵有愧于不遠也冰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春動早米就別後不得一見悵然無以為況向晚履況何如後當去此處幾再來得以展敘

又

承石之遇也歲陳遂足為嘉話遂欲因之不徽更馳投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復承起軼不謂初書已復鉅語方且值何為可以就細繹來示懷然何吳金覽之刮靜也已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方聞遠涉衢冒雷移疾步日春物漸修想見丈顛吟諷日與點和為代品試己也時竊謀企向

又

流落累年避追官所寓于一書捨棲遑從異地竟不能從容出暮念之味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於數十百年之後所以見其懷慕金陵殆不啻摩接日思漢尋野舍之崇特未暇輒自以性懶咫尺晤方且闕之初喧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闌漢去月入城一瞻見舊時眼前殆不容擲置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倥偬新政交錯情通祿仕同不勘

山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景無可書處窮日
力只可停人事俟少遲免即在台下應見得以展欽也
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而欽

又

近副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府三得展參因足以為
感而一日痛不能與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
勢輒見李使不滿意副來瞻政尤不知何遠先日來大
暑蔽況何似只恐久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介還使作書濱在紛擾中欽意殊略殆蒙俯察已否
息〻遠涉暑佳早圖登門今則雖十遠於定應未遑召
問能漢見待手欽欽歎欽歎專介杜教如對承諮泰當日
來侍奉起居佳勝俯賦延緩彌繳向慕其感不待言者
才高位下前人所難耽謂積棘於能安鸞鳳之棲耶瞻
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遣何賴壯為對深持惕愛亦當被其考試今
必已歸方泰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況

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道坐席多耗也才高器博信所
謂割雞焉用牛刀隨遇低徊少時即有遷召胡君遷歸
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目來家私害戲哭泣未聞而疾病隨之治見營生窮
十一月其勞舉捨棹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
者知為唱李慰問以效未即為許想在深亮比來應物
春源發其儲餘已見于舊世絶俗之文而指其上宜使
老宗少懷見記治下者處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于是

尤處伯適少日或得弱欽佳倚向風不勝系吝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
仰且審真領理書而杜門甚多想營臣屬有才為輩平
昔所嘆必有以格如也秋熱日來體況佳適不晚或得
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臨壞郡皆村居所未嘗識恭當珍眠閒不皇句會得
忘悅輒已秋據獨未果一親清飲大嚼揮毫快才縱兩

不勝系詠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吳高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況兒下氣候益瞻幾有書大意象為況當溪何似稍聞塞疏墐以遣經寒蔚嶺之依遷迎三伏以救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追次

又

追作書偶失投傲之便初意已謂淳夫比當已歸則部懐當市塵境方闊其然以熏中秋遽被專書情文兼盡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推屬揮染到秀又得之於其為多處向奉 特未知所借況也春寒不解通日泰州夏佳勝歸於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九萬里而圖南諧語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廣幾一見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邂逅謂淳夫從容少慰飲羲豈聞遽轉悵然不知其況當率溫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即專欲作書屬風便

往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闌
遲柳勒一晴則不可遏矣才盛年自足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贏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侍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超軼絶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記
愛忘不以暮齒爲不類爲有問方且抑揚稱獎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西東但深悵仰改歲已護初
暑日來春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只惘風揚
於書香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況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酬對曠盡方步休間承感
屏跡歎之懷雖常拾西拘是亦一隅避近之福爾一月
來從家當塗旋棄蝸陋數日來饒忽有以故書閣稽滯
固知事制不獲已安亦在西矜眼辜今墜湖臺、撓之
不能新冰霜下移信手相憐于我固民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現其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當擊節衆人
之後以承咳權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紬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
後數不已識盛領于今二在凡案間意有不能遠則
藉以當珍劇別後佳製必已推積雜入奉府庫眩奪不
自持其如習俗世之塵也安得一篇既得擊節于其側
耶日來講調不異習并厚寄漫紬猶未有以塞責白步頭
從客因以請教然極有愧于現意也

又

窮冬盛文翰遠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逆吟笑宴幸
過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往此日有來使之望忽當因之或自致業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諸往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啟會次幸展
轉晏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實爲慰顛狂要得
之一時偶氣類西鍾因竊藉之以爲請教之地而戕家
雞鳴青楚雖遠有所取于晚際紬繹爲妙果然吁下廣侵
尋末執以技自動其諸史業書由捨畫無至此、于太
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違不得接武披承爲歉、、于是特
辱存頒遠獲瞻拂色爽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
後賞春之飲重歎以爲不可及也累日大熱文容主不
已脩謝後時望想早未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詣想象
加照往此而得一再見否未敢必要領致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爲迎春恩詩或未用可眩付修完以稀
題意或來麦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詢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拜錄奉呈日來均展佳違遠思低昂正
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聞譽廷公廷公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悉未暇披繹而家问失望何止交偏見
青不離于坐再違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略想已塵浣
晚來起居佳勝青詞誤輒注思元不如黄蘇儀物所置
與夫事之本末始如常然敘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而
檃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園有論次得所標範乃未學
之幸也遂即細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斲削如前千猥瑣
正在流佛中畢得一此手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愈重老倦從而後劇顧見甚至而不能勉强長春
、、也晚來不審爲況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
邊爾海回想未見評傳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番韓行筆有定力銷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问老人
之語頗通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付追隨正爲勝日罪垢不擬詩人邊爾屏處春
言游舊可勝致卿不審寢況复何似詩不欲違孚命奉
一笑足矣不必來試成篇也尚異邂逅晤进少浣勤悉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强起枕輒如在居上欲候見遂
不果跋詠勝致但深遺憾前篇和韵吾元發明叔所賦
浮之昏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佳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欽譽
慰多矣方闌上问辱于示銘佩增甚見喜敬悉思孔豈

足爲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惠嗤、
于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究轉高妙攀跋莫及後
喚索西遺來不容措手勉收西于以写所制甚愧狂率
步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叢不工詩又久不作特爲杓子輩代口數爲戲爾
不謂流傳仰塵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光批拂豈無
地陋闇頓有此覆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
爲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達非止區區家被他佇而
畫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尋相求還獲請客勤懇可勝愧
佩昨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許讀珍藏皇恐不已
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蚌作蚌隸作箱之類亦望
從字法出處幾揜忌棊晴而李士如塔牆現我落筆中
書堂以氣吞之爛勝人之語高爾既錯區區如衰憊何
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老困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顧倡未會不果致留請借暗良春、也經昔獻
況漢何似佳句憑陵搯不容出手特不敢生事連城之
瑞爾雖不工更以氣輸九覺牽强低飯款借太獲泰候
起居休及然白屢爲禱一則揜惡二則不欲知爲尚敢
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晤仰無論杓晴伏惟起居佳勝穎手爛
然滿紙讀之評下但欽歎畏仰之不暇蓋文章之盛久
不到此矣衰陋雖不足以蜉節然管中之窺猶及一斑
之幸也其揀髡者有所辯訴者不謂流言一至于是可
怪怪、、黑李次書獻望安織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
于此亦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客姑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蒲有意味或乘閒過山莫否
試一種新茶適得少揀勝暗適所欲幸

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殊累似有以主之未路周旋世典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爲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覆逆登門上謁次地接闠闠而浮
閑自居每想見渥眉而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
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藏嘗闕乎修或能
展轉雅舊一東同尋蘭皋餘味會上元韶勢而花亦未
全拆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
尚欲與花相期遲就高明臨覲也卑菊容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
製雄文呻吟方害遲尋超然到在境界信矣文章而造
化爭功也前人已有兩篇記魯遇眼似不能藩籬是爭
格律尤為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有而風雅爭衡漢儒頗
盡心于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本註註詳自成一家不若退之于學徑將而
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狀声乃規摹李白其實則未妙得
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為得意不知馳
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贊節高妙固宜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闡論曹門之盛與然永
擇日是天聖七年同文殿繫再下詔申之而先改定
進奏乃召白山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
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多王拱宸榜制策所
中何詠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當謂是布衣應茂
才異等科稍第一詠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改既可疑須
改動人雖慶也如何、、不知曹門進奏是何等文字
曹與不曹先改定乃召吏婿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
出則捨覆不及乃所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詣及千萬千萬

又

蒙拙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柳揚
同其景致未易仿佛其命意也迺遣回介徐當牽課以
第思未盡真感瘦篤之于駢驪也野外雖耳靜亦日萌
事隨分規處艱虫如鹽車之足定羈于服勞之下矣良
有愧于勝游欲到無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
豐綴即附驥尾

又

東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許復常章深適滿不思心李丈郁
各寫書不及狀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敎必到家矣
氣類斗別學爰便手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適千
斛有甚次第莫仰犍猴頭解魚否為一舟行之使自青
山到龔莊左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遠非所敢望
也大氐細考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
奉浼否假事非所以畢交游难得此便只是酒來取錢
雖微末要須適理爾非殊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啟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一十年德業日
新譽望日隆而東邊流落愈君命下暫憂絶情雖欲
通其可得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除不敢輒修記
室之間其如晞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窃意氣類之物
在也狀晚淺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細繹
用然博方時堂有居其右者抑揚當長自與造物者宜
契而爺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賛隆制善遇伊周之蘊
上符聖學求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啟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卿猶不
自果裹晚論廢詎敢晞光時昔端恐有玷美王求路往
借固知得度未遑獨絶故妄意一歎之及邊尊專委脩
形態惻隱雖復發未論大全為未始見追說展轉不能
自已霜候淺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

代人物聳動所遇即幸從即人後瞻望遠次分慰不易
得之遇並意破戲契帶耽獲一顧之寵也

又

欽承旦暮既已鄙古喜許使道參近猶幸來捨之得加
之歸懷鴻感較舊鎮不遠一兩驛自是竊借光明時得
伏叙蓋非悃然而然也但應虚未及暖富命已在門矣
來使從歸喜進珠愧殊累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
日初討鋒東武亭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親幸毋行使道
于此乃心排遣幾不知所堪已而聞誰西擇歸就婚閭
府則遠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堂勝欣跌欽佇
侍坐弄叙趦趄

又

某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未嘗得數椽地方議遷徙
而承被命遠近要不見慶此特他人之妄意亦未知門
下餘塵尚容攀慕已否久須卜問指適乃期款悟然後
俯歷依投之幸忽忽易成體擬竊謂素所欽挹遲者諸

章泰竟孟猶豫定未嘗斯須忘念也適黄大臨元明出
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勝所快蓋寓寓之喜亦歡焉
進松未知所以借況方圖問道還聞被召殆似有以司
之終不得仰承旦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決盡故
輒翻之低回筆下庶幾有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堂案卿所應得祇服感意倍
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恕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壽聚均慶伯壽况未及書已赴
官鎮江吾英偉之姿勞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
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勢縱横如洪河決九衢老德頓
然知英進也今幾孫矣借觀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昆季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閒如冰雪不論初不許慶
侍還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叙之
後百蒙晦叔墜教乃留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
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禮為簡含糊至

今未始忘也晦叔閒中代承見及間不出于雅意無示
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定當叩門第不勝悵
悵報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有素來不應小文自指也

又

從中貴眷萬福節候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遣書
不以時我聞已為斬黃閒居初亦稍疑此承捨舟乃信
所聞之妄里中無樓在還如戴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
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如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紀歸
可以復理故轍不當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到寓于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
未減重裘擁于杜門為宜此春事不無所好遂不知節
物之來去春暖參陪之際只看意江梅至數十開不已
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新夢時時卷軸間詩之
未始不引歎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爾元載數步
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親如路人似
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畔氣作梗息息少況且去矣不應阻澗如是但有愧跂
獨處必甚覺涼安寂顧得趣于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
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經歸書館因循
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寔我稚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
其敏我動輒屈意奉奉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
歲晚周旋不謂遽來阻澗悲剝躊躇我未見其感而剝沒
同然指不知其所況也累約明叔園便作記竟先遣問
以所樹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新成安居計惟無入而
不自得又復寒家多可人明況味日佳當過所期遠甚
何時去諸雜塵方著十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為不足
日日著雨不辭山浦下澤究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
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患已阻絕老味
益衰可勝縷縷台下涉異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
同日語矣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

晡之適已否胡氏恭我輩人也閒居中必蒙頻恤更為
閱盡甚幸

又

襄陽論落定得欽承于既據之初回旋海久所以惇隆
實屬日盛一日晚節出處惟時遠雖如是而拳拳不少
間斷然相見時當無積日既別則書辭從條此常情之
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備吝故書牘尤不在形顏
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窟可擬竊計疇昔
僕能見寄而不肥棄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爾來家居
不異委漸閱纏結以扶作繭頭一抵緣中其得亦已
多惟淵識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從定應究竟之謂
何耶何時從勝握手以快挈節向風倍深依

又

別後俗征絡冒寬典定出至幸老境得安回飢飽食杜
門不解閱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遊殊跌間欲扶筆則
雖其地以致平日之懷尤為集春中間或傳瑞鶴翔集
昭示美政前日二異與大風皇來下乃表見于頃久聖
日所期想也上報將有不次之命來積累之勳因表見
于斯時也欽企、、佇承騰布別園龍慶次

又

歸途苟生但知所得之況欲語分寸則謦甚于登天
室達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中記不忘書
問邁垂豈無有所符故是合粗數十萬里當如一室之
上耶佩荷之深不諱可諒歲晏嚴冰日來侍奉起居萬
福如君為尒臨不容一毫髮于其間益勵壯圖行被超
擢

又

晡每得書如奉笑儀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
其復乃有傳者云结姻新進問名被遠留家一矣方闻當
諱修執不虞每御已屆來者未綿之略不及之具不敢
則殆不知所措也思披手示大綿謹字推筆見嚴恭焉
何堪祇佩惟恍其懷、所素邁遠第二別氣君自據于
爐炭之上矣日來含餡已定否百懷非虞時冥寬老懶
又麻載劇且報殊卑皇恐温甚

又

又別且相違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間

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叙自非妻由見利（不謀）豈得交修
相盡欵承歲晚何以為擅戚寒伏惟侍奉起居佳（佳）勝野
舍低（儷）細執累月鈇覺僥姑以窮實自度（爾）亦還家首幸
披展介運聊布其畧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化妻孥籍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嘗
奉極力至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于常制悲貿已不
曾由當拓延語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懷清之際孥尺寸
不容稍違恭候引後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崎盼素
忘也想尊諒亮

又

少别未及書問遽無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
左（莊）上歸自而如帽毛然邂逅參（參）承未遑往修謁方切領
之思授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佳）勝早晚再圖
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
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否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
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論回（同）歲晚不失為揚子雲
更祈自學以永終譽新詩寵（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興）坐旧
塵坐使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殖寄声问

與秀文侍棊

久别遠山路近挽然晴昔相還旧（舊）觀風采異（異）万謦咳
可遲耶早春再侯舟次竊（竊）承丞樽比就晨夕相夫唗咏
尤不能已晶熱晚來伏惟起居佳（佳）勝暄（暄）夕且記咏報姑
報重意之厚他俗（俗）躬致

與王簿（簿）秘校

早與君詳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闊（闊）奄久參（參）近遥亦爾（爾）不
遠勒懷常君有所負也于是獲春餘疏三月矣尚未果
申致少敘疇昔參（參）問遽臨语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體）動
止萬（萬）福吳才乃勒常不擢要地不得為無罪於有知者
但唐顕用堂孫、常恰可限哉未间千萬（萬）加愛（愛）

又

勸楙再依餘疏方謂未有參（參）承之便遽於邂逅慰抃可
知于其既别復欲作書申敘久蒙先枉輪墨懇貿謙懃

盡际不遠之責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區止俟
事稍就緒敬當以檄治下仍然滿前裁扣草略千萬矜
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翟子惠迪

棲遲江上適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于一時賢
士大夫之間春懷好義之動固無毫髮可訢施譽藹然
每恨相從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其寵而加未
見予之自如是傳聞不能無過否或奉吉者乘多溢詞
也欽佩盛意但深惶愧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況
何如瞻望絕百餘里音未有款近之期迺風可勝跂詠
介遂甚速殊不盡郁悰尚覬嗣音

又

兒童時過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不時闕
爾才半日艤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靈蔚
得從容指頭之餘則可慕可歎可笑可閔班班曾向所畏
竊承與漢世初一意又詞翰墨同日與雲烟風鳥追逐沒兊
因而自託于組繢歎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時輸之不
我借也

又
蒙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既凌雜遂瘦細擇
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和同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盡不侍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使音書下論庶幾見録于造從之末
以託久要悦企、、

又
春霙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碑定多哥者必常過從相
樂故人李正夫子與癸美臭克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
塵埃迹得之于一舟往來間尔蔽翰以求則膝氣無所
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契遇臨筆春、

又
欽慕高達咫尺未得恭般勤披寫相盡款為此懷推付
之有而內訴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聞四月張君
佐出所予別紙逐温前所賜始欲展轉叙欽既而勢可
以出入函圓一見門下疊、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在
不可形迹未定吾罪多矣竊應掃軌恭俟造謝絕專介
恐頓來既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足以
名之邪京諫寬博情臨筆語塞

又
凡山諸況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
日用醫令早方出應接稍頃完養或得一殘素斯是乃
時吾之所欣觸也盲書晚如看令一方得人之盛固
不能先高明翰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贊力疾具问極減
裂素暄不常佑希保嗇

又
蒙委諭書慕楞强所不能奮愧有玷先烈尋寫下再閱
之不甚稱意固循未能再作便當率率奉命後時之罪
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為鄉里之所欽挹固名自潔已有聽承
晚夫之負十是百辱柱顧、所得何從致之通聽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叙稠繆申繹加既
歉為自疚殆不知所吞措别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又

容措兄吾情

一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遷不能粗申
所懷仰愧歷臨踏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閣庶獲詳
盡極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
僅得不虞來命尤爾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隔晦見之晚某嘆可知晚來就況佳適
承在邸中未果候謁來日早望訪及家兮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季翁方知已參吉學子亦伏審晚
來為況佳勝詩溪還家閒發老來苟得蕭散歆勉強步
采其味輒不能湿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給餘
庶幾一當知者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延佇朝夕伺問親得一晤奉
間披來報乃審懿化劇峻不答自輟以便所私雖遲任
為可喜而退阻甫叙可勝悉吝歲寒日來起居復何似
饑歷如是無異常長風破万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
更新重受前對長教新正不異為壽倍深祝詠

又

某年江上相從每見春嘗不嘆息久之見骨非塵埃中
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歷究可應只論卯尊夫人
貴春既到必逆安居京師合到不無南意參差慶幸年
已讓方有況嘆所倫諸不然安得一生十七八年也拙
陋乎乎人復其味猶如此況吳才朝夕要近數思之來
將不可追則未審先後形容何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
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欽望委曲為應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忠遣子振徒至奉手筆禮重
意勤彌佩歲晚承圖中叙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illegible]弱
一力酬對其能以所裕以充翰布之懷知遽倦不舍我
勞如何日來崇職奉親履况何似異譽益隆遂得[illegible]步
華要為一時之所歆艷恭島何堪劇增欽羨

又

比會二公倫備承際遇之盛平日[illegible]奉期如此屢曾面[illegible]
矣然自此起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一如自
是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閒

盛典主人爲妙選想已在延碎傳書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邁消養有來宜其、一出便在人上也亂𧂐(叢)有餘無吝閒發爲別易久證證不獲奉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不少之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爲標不屑究境古人因以是踔厲自起耿(耿)功名致高遠奉尉作咫(咫)尺更希加愛倚契勤禱

又

比有寺兆之期日許晤(晤)倍得以自慰專介恩尋惠書禮(禮)教過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凡昔日異自成一家之學矣竊(竊)切幸同疑以博(博)不遠覓甚相卑、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春言雖好不忘欽抱間承恩款優異(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遠捨其歸行路或在見亮况疇昔之所慕者都慮伏羅(羅)日雜容美戕若贈勝切路之翼方屬根以乘遠舉(舉)故九萬(萬)里而圖南將何物不可望哉焉間無以自寄其生特手足

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同(同)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從被寵(寵)數遂膺爲在是有以致之適爲相植爾欽仰、、、久以多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膺事運况其事皆萬類也非晚果成北走定獲欵近大書未暇問急思念、、

又

諸君倡和詩扰太得披覽不謂哀朽亦在記錄實爲欣幸也或家不鄙得盡餘稾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哀晚既落嘗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所鍾而參詠之幸不謂踵跪以至今日仰佩存録不獲有懇(懇)疇昔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如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不悟膽(膽)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歸于如是也少别恭(恭)惟尊候(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即立暮親依可量傾遡瞻望欵席倍深繾綣

又

孤吾霧露強趙世軌(軌)標二十年遙奉之心窮高深(深)足

萬彙髀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寔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窆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ᄒ曲多(興)
先郡意而焉之地雖已累形遺遇不可忘之誠然與言
每及必屢承僕俚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于僕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自荷況大事或就之
如此耶婦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歎相労
凡所聞皆謂廟越數十百年豈復有斯人也竹當刻石(昭)
以圖不朽執筆可勝系存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禮)差久一書酬对(對)不容
少自緩茬苒稽侵慙悚無已大礼後日有餘暇府政又
在邊君之次雖知人重惜其去行勢恐不能復借以留
當如是則迴(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思春于是不得而
無亦冀近承大瑪德澤所被而建依小瑪陶冶之賜也
不勝朝夕致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法覺乾

新正伏惟道體增勝世境所期歆仲者頌適節自太平
奏事歸來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謂復見本來之
相適煩委論固非所望而致慶常鍾表免軏(執)要
之亦足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邂逅入京之便
書重略布致窮(竊)計發封不能無疑耳(爾)日來為況復何似
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適閒次略致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十山欲一到山中尚尔蹭蹬況本分人在焉其可
輒自緩邦以所期十日前犹(猶)有異數郎妙悟(晤)周旋堂人
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固然不忘其味窮臘氣候將交
處花春物燗發俟是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
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礼(禮)自拘伏惟对(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緒閒如蜂窠蟻埕擾擾自書之不

暇雜德遒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
臨紙見拳浩然感嘆之不已也歲於歲矣其（恭）惟起居勝
常老境又添一歲輪廻（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窓軟火從容
霜日以承解脫要策之悟（晤）否仰奉、非筆下可究達有
田間之行殊愧殊畧

又

勤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賚祝來
晚何堪當足屬記錄之如是生于說萬輪墨展轉留藉
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爲報也感歎瘀甚或云故事當歷
新送一到州中書然遠得一面爲慰書所不能載者當
幸披攄以竟

又

送石楠人回（回）奉書計已塵覽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
伏惟所履佳（佳）勝暫適湖州十日爲歸期逹（還）圍（圓）話左右
以遍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承訪別無盡不覆竟論入夜欲再奉晤而大作雖
步亦艱（艱）殊悵仰也伏惟起居佳（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
展繫昌雪五寸如到彼小亭分珍壓痒疾乃一良藥也
洗滑爲愧

與消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皆相期通情之語雖爾焉
弗類未易爲據而欽承勤勵私佩爲愧道場日盛學（學）者
至今走天下而化奉（慕）恭（恭）爲覺率四宮是司牧者耶作札
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揖（攝）受而因緣至此
更復何求昔人形弓猿犬不爲有夫渠（詎）不諒哉欽嘆、、
、衆病講秋猶能扶持但舉（國）動未免須人欲作答不無過
應酒更去日粗得安健即圍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根
柰何

又

麻紙（紙）之貺佳（縱）枉厚（厚）意然亦何用矯于人過又不敢不留
皇恐、、碑文皆軸爲舊（舊）藏原本歸（歸）而更修以多本（本）感
刺、、慈起乃紬袠舊物亦聞之而未識此則尤爲珍
惠也

與弦首座

流落窮途幾聞足音而喜高義再來已出度外而安出
定相不覺許下逸客僅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寔其
爲欣幸未易只〔咫〕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時循未遑奉介
邇至累幅相先細繹春動可量銘佩忝當深夏以來動
履請勝載祗指遠自愧何已想必諒其懶怠也

又

欽承以正生元本今會中須具人當山住但極儻〔嗽〕玫
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暫內諸高德遠同一

又

庵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迷〔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
填委信心西廣是求無手方便漸冷稍安化佇面致

又

日者不同日後一篝光臨特意而隆懷德滋重至于趁
出世表冥相期于翰墨中則傳語人事一時供了春言
欣慕十日積根徑到之適也剗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遣
故未暇及尚爾猶燈耽情不遑日來靆〔體〕況復何似只〔咫〕尺
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邇風趺、

又

承要弗翦鈇斧生涯爲日後一日事耳然相頭遠
得一快意于談笑文字之間女〔反〕無是境界矣其懸悵宜
如何哉到積有兩寄懸知必居〔屆〕華藏致圓修叙而不及
到家在何時新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真
成就此地將邂逅恨起懸人望之深耶家居爲況不〔佳〕
何時一笑周旋有間鞠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默然雪中無聊所得每多矣早來爲況何如
以病作都不曾周旋史伏盡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
趣〔新〕比之天寧飾〔飯〕似差勝耳一笑時不着〔著〕知得張啟叔詩
讀錄至冷全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佳〕乃白者但不
指耳少間面奉

與玖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并見寄扇
少馮佳〔佳〕篇感激厚〔厚〕意無任悅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
子追念不能已亦在衰老中不能爲答其後疾病相尋
飲食頓減加之連得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
欸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懸罔不暫離爾計亦有以

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于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信
衆傳事因而體究歸宿乃是盡計玄覺境界朗照舉一
世所習而業報纏繞墮山機穽竟生不復出頭然不出
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千妄言綺語游
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為文又來何名詩不閑流落
為作者之所收采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嘗所翰望
不及端如刻奉得序量微詩而錄集佳者由為寺偕刻
本為年及書蛇為帶客費犬附寄書之句也未與元白
相見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即如詳語恨未即閑談也

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
以為慰首福日來愈感來者無不皆歎似建漸完備此
乃世間事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惟上書人俱會一處
想像斯語今建斯地為病步間畢母一詩使在目前但
不使作謝吳運幸甚

吳崇周欽長老

張 子傳來意斯人雅譜叢林久久在金陵必能深欽妙
偕塔比叩之頗云未始相及間已重數譜德不擺高出流
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銘兵雜今聞中但自嗤嗤

承朱示方審果與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因循于忍以力
勝者邪溢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都勤也雖辯
堅力濟之以壹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真一
時盛事也未果修敬者火尤劇悉詠

又

屛處淹及閱歲初夫皆承致先罹閑雖重愧不敏而世
外高風尤及致頌久之方免其記殊懶固不可赦亦方
時積來常捨以脫暮然懸負春悲未能適至忘念也嘗
介被手墨畫畫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信深鑿
慕大著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咫尺寺有周旋之期臨筆
默默

又

別此數與天禧通懸懸亦常及叢林時番其報甚悉何
為執遠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亦當分一半
伏讀來示宗無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緣未果秋履
周旋康裏輸墨塵迹聆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傳御來寄珍物也見過如此被賜增感賛出世

慰接處多荷頌致孝過龐愧哉愧哉

與天寧登老

别後累作書係一奉未觀然聞動靜知山居甚健矜
計書來不過如是而奉々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適來體
况休勝老境不異平時散依果可過哉姑冗々待盡而已
余與即遂瞻叩亦聞鍊拍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别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臨而奉寄人所既書存問
動懸非甚惆悵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吞事舟車往
來正當感時欽承遷化而感輪步不少瓶亦福慧雙修
人事自相應耳過節式得瞻奉

與資福慧愛深禪師

伏承韜埽不得瞰奉侍然本來脫離生死于道如是適
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々々永至
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進歷更豆子仙亦是
此事何須累嶠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
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晤頓系頓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悲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
居佳勝欣見未可得悼礙自審遡風增歎

鉗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于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施之于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楊雄之于詞賦司馬遷劉向之于敘事李陵蘇武之于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用其所自得者發之于言耳至于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聰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敘事者未必工于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于敘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然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嘯崛戎馬間以經綸爲事而出師表木樂曲譜之者不待而使皆重任重邁邁之氣開物成務之才不翔于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者系于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博矣天下之奇才也公生將家便弓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駿敏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激于中形容動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文學相先而見于筆下耶于是知公于前人豈可以無愧矣就以世業遺其子彥野要主戰功蔚然出頭角號名將虎賁介之選公所命篤于藝學妙臨而英發落筆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爲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遊物君王良逆父林麓于而閒述其志氣已在萬里外矣公喪介之繼公遺業得詩若干除府經頌一遺議著十卷蔡若干總爲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于所至之地而軍民如赤子之慕父後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爲文詞之工而已豈得于言而後傳耶然予辱公知爲深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爲富富而聚異則爲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于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予其貴又聚而爲富則使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推信一州爲于一州又有所產之比爲貴溪是也凡產于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綠硜

為程子海賓序

奇偉瑰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當其為所用則尚
安得而責哉惟能用其責然後乃不曰其人欲予私焉
大明天子在上翊三今教養天下士奉三代之望與而
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于他州豈其性奇偉
瑰之物勝而有以稱之邪蓋怪奇偉瑰之物天秘地韜
非一朝夕而成況人也哉亦無得時而後出是不獨貴
其富抑亦責其責也予得罪居太平姚歸過金陵樂其
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閑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
生遊死葬之意邇而賓溪鄭居顏叔為州學教授時得

魁
一拮詰則恍然若不可得而用測然若不可得而測既
從家焉乃得序從之游而予所今適在天寓寺側顏叔
校謝多遊其地予詩從家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
同也蓋有所視焉非難測也蓋有所擇焉觀與擇于同
不足以當之而必有以見其之重則予私淑諸人而更
致之則高明既通練達而不苟拘非規規于尺寸錙銖
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下之弱者振之程
校低昂如權衡之于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
隨所區別而條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

同異之衆信乎能其責而責其所責者也夫貴其所
貴矣其子人也孰能繫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
羅俊傑樵天下之選而布之用則顏叔之責必有識而膺
之于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矣欲之而信者或未盡
知故予其得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倫類朋之所
凡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莫曰山深者莫曰海楷山高哉
大海深哉大則未免于德計無之於不出于度量則捨

字疑當作張

大與夫何述焉生于錙銖毫髮不差則無失山果高哉
大海果深哉大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
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
形論則於見之于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
海之深猶謂之德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則器不可
以量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量者誠不信哉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猶如此，其器也有是德之衰桀之不道人如其亡
就之就之而不得則去而之湯此五就而卒為湯所
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為也猶幸我君之或能
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
未嘗不謹未嘗不得時而後動知伊尹之不能相乎夏
民伐罪亦必至于五而後用既用蓋有所恃也其後
果成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
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
不如此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
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之不為王者事不得謂之學焉
陵張君仲光字覺夫覺夫其名炯且請字于余以是告之
覺夫明真方秀粗在鄉屋而不專雕篆之學旁探百家而自
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
義表見士大夫間寒陵之張海外卑知之而覺夫乃資
其天得以貫衡家之傳故積而達之以見于事業則夫
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
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年五月二十
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
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于如是然
難如是有一線頭卻是一條頭又況一問一答提唱展
演若渴若熾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
又以如是而再住為日既久隨時是現因物流布門人嗟
之以為後錄乃相與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
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在處處皆得而有之鑽龜
打瓦固如是成佛作祖亦如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
何假此而後廣耶曰以色見吾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
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耶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尊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
名字相上下而始終者耶蓋序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
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譽故孔子作春秋記
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
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
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

堂主已亡夫元賁之譜美琪則美之人畫也推此則琪乃
瓊之精圖甚光堂特可見矣置字之田中、、工人步
欲禪関得深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
地真淨明妙虛徹靈通擇然而堅子中人豈能擾之哉
康戲不失其齋告欽戊戌三月六日姑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被詩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嘗士
大夫多從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泰祖母由廬山而
江州南康單蓋湖縣久之乃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
一日稱其長且參其為人送太平于一見嘉其不凡已
而稱其雖至予所不可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則不足問
又無遠思以同枝書然心實愛之眷、、不欲其去既告
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母問所負如此而泊況于窮老
以老衰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書

詩

惝恍身世間寵通避迴傳軒一席間已歎攻家如墜葉
可堪白發共飄蓬異枝同出能言外妙用都歸指掌中
咫尺京師辭莫辭遠有雲何患不乘風

卷中尔當作爾。于當作於。与當作與。宲當作實。輒當作輙。休咻當作悵。婦婦當作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姑蘇居士文集目錄下卷

卷第三十六

記一

雙溪松道院記

藏海齋記

善應軒記

培默堂記

壽寧院記

卷第三十七

記二

崇寧黃牒記

崇禪捨田記

天禧法堂記

張氏壁記

卷第三十八

題跋一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書詩

跋東坡斜杜子詩舊題　跋東坡詩帖

跋東坡書多心經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帖　張贊

跋蘇黃陳帖

跋東坡十一偈後　書圓覺經

跋臧氏

卷第三十九

題跋二

跋山谷雜帖二則

跋山谷荊州帖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廬詩後　跋山谷詩　[illegible]　[illegible]

跋米元章帖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詩

跋[illegible]　跋山谷所書[illegible]後　[illegible]

跋黃某帖

跋元章與[illegible]帖

卷第四十

題跋三

跋米石[illegible]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跋石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淩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荊公書金剛經
跋李衛公書
卷第四十一
題跋四
跋荊公書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荊公應舉時上篇錄奏草
跋君謨帖
跋荊公稱歎良臣元文書箋後　跋君謨帖
跋文安國篆
跋君謨墨文帖　跋錄次五家君謨隸真行草書
跋蘭亭記
跋文象廟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脩帖
跋論坐位帖
跋趙治霖帖
跋慎伯筠帖
跋沈睿達帖
跋懷素帖
跋論坐位圖
卷第四十二
題跋五
跋古柏行後
跋畫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跋古帖
跋岳仲庶藏書
跋儲子椿書帖
跋聖俞與郭功父詩二則
題柳子厚三戒後
○題高平詩後
題所知丁希顏詩後
跋劉君錫畫
書林逋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跋董安期帖
卷中無此篇

卷第四十三
祭文 跋盡册
祭秦少游
祭折渭州
又祭文三
齋僧疏四
卷第四十四
青詞 疏文册
還醮青詞
請長老住院疏五
青山建庵疏
藏雲齋僧
禪岳修造疏
化度牒
修水府行宮
水陸疏
華悟字緣化
天寧閣千佛疏
還福願水陸齋疏
南禪推藏
禾石修殿
化三衣
黃山修廟
廣濟修造
卷第四十五
詞曲一
水龍吟一調闕
以下凡□調俱放寫□闕
壽山濼四調闕
滿庭芳二調闕
玉蝴蝶一調闕
早梅芳一調闕
謝池春一調
怨三三一調
春光好一調
千秋歲六調
臨江仙二調
江神子三調

清平樂五調
浪淘沙一調
卜算子一調
憶秦娥一調

卷第四十六

詞曲二

蝶戀花四調
浣溪沙四調
西江月三調
鵲橋仙二調
踏莎行二調
鷓鴣天四調
朝中措三調
阮郎歸一調
採桑子一調
如夢令一調
臨江仙二調
醜奴兒一調
青玉案一調
更漏子一調
漁家傲一調
南鄉子五調
驀山溪一調
減字木蘭花五調

卷第四十七

詞曲三 樂府附

減字木蘭花五調
天門謠一調
好事近三調
浣溪沙三調
菩薩蠻二調
雨中花令二調
留春令一調
踏莎行二調
萬年
南鄉子一調
萬年歡一調

賞心亭致語口號
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一
羅大夫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二
楊判官墓誌銘
林太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銘三
胡夫人墓誌銘
李氏歸葬記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下卷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記

分寧縣雙松道院記

分寧治洪之西，狄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眾山間，自為一巢。關山劉崢峭拔，溪流回環，可鑒毫髮。叢竹木，富茶紙、蜜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而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州名書，號善訟。至能文之士，以之自世者，恃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嘗為構造，而計其風俗，則終有以知為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于自信，而不為勢力之所回奪，則未易為也。合夫金陵李遵甫調官吏部，親是網於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上下，睥睨而不敢占。遵甫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嘆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其乎。遵甫咲曰：為政在人耳。遂繳其前而占之，未出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為吾邦者多避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耶，是今不但于傳聞而來，必高議歟，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長流傳之非，而因可以減他日

來者之感也道甫既到又先復相語曰吾今果如是計
一語之出余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肅
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
而可易也居數日許牒無虛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貫物
之楩楠累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不失所期訟
庭發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
可無以自文其過而懟吾之所不政而來歟亦足以為
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潮其來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
餘畝因二古松而為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

度以飛橋臨為軒對軒為樓面樓為堂依堂為齋以入
皆地兩廊樓前之松半方工緻堂前之松樛曲下蔽如
假蓋疏泉注齋前依石嘈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
所書琴堂稱于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蘭山茶
物之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詩
治筆研以延其勝閑與僚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餘
日與絕學三友談出世事書來思敘本末且屬予為
之記會大熱除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餘書起然如濯
清風飲冰雪不覺挾兩翼而到其處也爾有以報之而

胡濠根歷始不容闔一披姑借之為用耳後之來者可
不信乎苟得乎大亦不待既到而後識與雖不識道甫
固已得其為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
萬隱者非為岩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為隱也
利害不藏于中紛華不擾于外謂我為牛則與之為牛
謂我為馬則與之為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
之歟而忘彼之事濟至于崇冠岑峻從容為陸之閒

可進吾退密勿君任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
隱余以是泛觀于世而知隱者之為難也東坡老人云
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當
識吾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岩居
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
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為隱要之固有漸焉
既知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
浮積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
覺既覺矣則能定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

知其然則東坡之語，廼吾師也。吾友其師遺寓都累年，
其職事在秘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而乎所含名之
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
道游久矣，一日謂告余，余察其頻色，觀其詞氣，造不類
處嚴近而寓禁會者。一日發如是，則直特隱而已乎。應
受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
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于
成等正覺，思遺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問
來嘗輟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
知爾耶。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所陳設，列於兩兩
于，而戶外之履常滿，無貳跡，無高下，來者以必能致
見責，而至傾槖而，其先人王荊公以名聞，逕官太醫書
于寫所藏得用方果之德，餘尤徒逮士族場屋，進庠序，
晚乃世其家，以所得于義理從容出入，雖君者未易先
後也。備遇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旬是往
還無寬髮問訊，莫然懸好，殆將卒歲不渝，固非藝術為
師宿者也。崇寧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輒多
相從問留宿，數語紬繹，性、達理，于是渠可斯須忘邪。
姑爲之日其略。十月十九日。

昭默堂記

昭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
種智，捕御諸有緣，而為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
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昭默。雖終坐不動，而參學者望
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有嚴而謝遣請接，惟恐其否
之不成。堂在王觀者所往院之去縣一百四十里，陰涉
岐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竟老人則未易命屬也。吾
友金陵李道甫為分寧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
雖然進曰：道我絶前為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
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嚴見老人
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其自棄也。且
來學者問關而往，則曷若使求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
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更得以相尋于禮訊乎。會雲巖
道場一新，即其後創為退居院，而請于老人而請遷焉。
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

而後可廣、達許其速、而佁然之榜、因隨以揭、于是邦人
稽首贊歎、歸德于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福惠之祝
也、雖然、道無不在也、然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則
為八万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于忠
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盡像佛陀為予誦、老人至不
容口角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若是、堂即是、然
即是雖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為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寧禪院記

雲巖壽寧禪院在分寧縣中、據鳳凰山、修水流其前、背
山臨流、真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
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禱祈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
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于上、得令
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于興葺、姑作轉輸
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遽遷席、而事亦
浙燼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
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為國焚修、
為民祈禱、為衆依歸、而官不曉諭、使動而能成者乎、關
者踊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後邪、輸財
獻工、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
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于是學、速就更易、凡所以崇奉
接迎安衆館待庖廚備待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
甓之舊、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遊致之、以寄游息、既成、
君曰、然本分人不可分付、于是因衆所願請令長老德
逵以承所付、逵又邀其所厚守宣為之佐佑、二人者妙
悟圓相、對而資藉細繹、又能表發之于其後、作雲源方
丈、曰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枉搭之次、縣
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耆知識不能相
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始將
委諸草莽矣、乃請于君、遣使至太平求予文、以為記、予
以為天下無難事、顧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
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通直堅魯直其里人也、于此
因緣、尤所盡力、初勸成轉輪藏、而為之記、敘置固已詳
盡、是總新禪師一則語耳、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轉
振起如是、豈非然有所託而寔待于今日耶、君于魯直
則氣類也、雲源與逵宣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
一新壯觀、為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于大

觀四年冬，而落成于政和二年夏。院始于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居名孝遵字遵甫，軒昂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之殯而葬于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檀制之事。是皆可喜。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名實不與而書僅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見而已可信也。歲之年七月二十一日。

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記

穎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寺敕賜作改十方住持黃檗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是年，穎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為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為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使修工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寺既可復，相與謀曰：吾居以錫御身應緣示現為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步蹈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眾寶退藏，如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雨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觸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醫會，事天酥陀味，卯煉迦羅眼，與諸工善人同會一處，而直內指迷，自為法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為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知爰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冢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埋土成金，變濁惡

而清淨使諸隨喜成等覺皇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
其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即杭州臨安之徑山於第
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懿臨福一方化致都人緇白
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播花雜出觀呼讚歎曰見未
嘗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發者
尊心疑者釋惜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得
次之晚附在人之後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輸至肩摩
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棟
宇庫隨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自謂曰我師去彼即此

何嘗嘗壞之異無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
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工所說
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
何彼此嘗壞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
厲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
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況闍此語皆
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興隆莊嚴上說吾君聖壽之意
也願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强名耶我等願以師之言以
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為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

行以期又至即以所賜勅語黃樸素之石而謂臣與闍
師言目觀斯事乃屬筆于臣使采而記之蓋所以達師
之願而記未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遠
不果嘗而未竟未對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
宗國為壽禪寺聽因舊為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
一方所化為工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
國寺智海禪院其郡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
因追惜所欲記而未卑刻石者走奔江工以書見徵曰
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故廬其化如師在也

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
也而何待臣言而後傳耶曰郡人之意也乃為之書姑
以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
參圖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願異
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為辭乃曰吾為是州所以承宣放
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藩守
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為不愧所遇知任其

貴而上報于吾君矣于是以師之狀請于朝廷願以上
之誕聖節名雖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者火守報可
公又曰此時輒廷加被于師而寵師之恩留于我之則
未有所及即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
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照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
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為塔下修葺之費與夫
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所
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
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其時院僧

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日固足以
永歲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
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為我記之乎否某常為公
之屬官尋公知為學而又家于是邦目擊盛事其可辭
也鄉曰有頃誠有界至歲有數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
人皆具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為
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為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
大夫兼侍讀中太乙宮使其翻駮斯文羽儀聖世名在
夷狀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

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
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
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矣正
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
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干道場舊瘞釋迦真身舍利後
寺廢至南唐時為營壘舍雜比汙穢殊賤無復伽藍緒
餘國初營葺號為奉先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

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改即其
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
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趣王台為塞塔之居地
勢傾下政失于建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為
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扶陋弱能庇風雨事既不正
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再振元符二年知府事瑞陵
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于
朝廷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延致大導師永公為初祖
永法雲圓通禪師高第織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

朝廷賜方地加號慈嚴受請入寺受請入寺願晴未息
曰真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于塔後築
福增臺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横亘二十
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
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慈嚴田道歷
其詳而德寶願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捐折作
堂且曰不計其資性成是務慈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
成高明靜深萬衆俱發宏麗楗特為一方叢林之冠俯
視晴昔無異發覆破闇如出雲霄之外凡梵筦鼓鐘抱用

錢五百萬慈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籍歸構
又建僧堂廚庫移經藏于故院隙向展衍各適其正煥
然一新五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瞻禮稱賀曰非
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開經始則
衆緣何從而應還請信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
事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贍粥
慈嚴曰予于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始非今日知遇者
儻知齋粥以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為師
買田產置莊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給之慈嚴曰子果有

是願我將為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
屬余為之記余從慈嚴游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抑
揚表發以彰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
書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敘
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塋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暖日轉窗明竹
影動搖梅花凌綻德夫燒御香烹大觀團茶點莫成彈
琴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每有病其銳寂者常思、

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之云予得無有所求
之歟病者延請以實告異人出一軌如指大命病者閉
目注之後閉其術[illegible]曰寂寂不自知矣異人以刀
支解徐收其骨肉腥臊恍然許視乃一美丈夫矣
皂帕蓋下嘆之揖醒素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
皆遣走久方信而驗之今會此說甚今祀于美成
信為不誣嗚呼易騎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
知矣異時洞戶書畫釋佛如記當預會者十人皆淨老
嚴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峒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懷以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為寄爾東坡捉筆迄下時甚喜運筆而耀青墨遂作字必濃研如糊然後濡筆書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為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自杜子師至與世相忘也五行俱低一格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時立好義不

妾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卒歲相保如也雖
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歡由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
家所有携妻子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悼其
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
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曰回時
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由海外歸發其志追歸去來亦次
韻今刻為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
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跋校矣今在金山其他
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諧
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予能勉之否予亦信
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偶逢於郭功甫家張長史
帖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亭事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好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
士嘗以是為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
柰侍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也哉是樂
也正如朝菌與夏蟲兩而何足為元發道耶因識所自
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亭圖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為
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
之於丸秋之於弈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
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
爾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
坡此字其所得之於是耶不然豈復庶起當日之書達
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
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恨未之見也
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
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
見其字灑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殆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覬得卜以叙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尋秩於等同，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予胡不請於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為刻石，後有記所在。東坡文嘗散采，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毀時焚棄之。乃得於庫中，米康復塵，予盡源數寸精爆出，加滌洗而燦然如未書。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幾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因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韜，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數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泰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入道，此示現始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題，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之。

跋蘇黃眾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黃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無咎縱欲度騁騖，要亦不凡。家達特立，才群逸，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籓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時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

魯直晚喜劉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贋，此乃未入川時所作，堂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為蓋點，或未免陸羊欣。城中是帖，翰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同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傳後

諸佛菩薩以悲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現於世，是以願力相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私。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懇，豈非願力昭

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迹

精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

題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為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儀蕭析衛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為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為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諸公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萬大川出此詞時于寓園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詆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失措，獨魯直隨問為報，弟懼一時悍然知其非儒生文字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凡五六年，而後歸舟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荊渚久之。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逼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此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先之皇此可無媿於賤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因以入為重要，各自能名家之事。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為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為之斂衽，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世先也，為嶮路轉運通判官，秦從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顧。嗚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額

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年間羊之肥碩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通也。遠業於獨以為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為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小子之筆特以人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于己，當如是于時，從天下之所同，同曰其道安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擯於今之學者，可勝歎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回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未必然，要是其無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染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須但

嘖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斷
可以契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此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
爲得王荆公筆法自是行筆閑肆故自爲成特之語王荆
公飄逸縱横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乾能傳世恐
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
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
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
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
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於
不遂反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獨生
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又云猶解事之云者
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意合世嫉邪互相未發出
於一律蓋前而後未及與議其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
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
字褒貶者正在于此

跋山谷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
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
而特於草字行筆放爲違縱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
之雜款稍息不獲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書哀問疾
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逍遙矣胡不正而反草
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遽直與神通則安能至是亦足
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於是離兩川後
所作書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少自有得處他人
不得而識其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郡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
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率廣
紳閒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
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直自放癈中

起[為]史都部再辟[辭]不赴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隋理
幾一年支到官凡到七日而罷又數[數]日乃去其事的宗
書所[田]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
真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勝[蹟]
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矣事然自
起有[足]以見稱而有托[託]特無有力者以[以]發明之則淪落湮
没[湮]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筆[輩]不知
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備文士一時筆吹賞緣以呈
不朽則所謂書者詎不諒哉如歎與梅者斯又幸之甚

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獨]
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此遂金陵[陵]又二年一日楊[楊]居康
之以書見投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家[蓋]
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蓋以余與魯直李故見詰而久[久]之
方出者亦或到有所謂耶
所謂歎與梅者皆當塗官[妓]也魯直賦二詞且有
詩云歎號腰柱柳一團大[梅]梢[催]小梅歡舞餘細
然梨花雨未此當塗風月何異為是也
跋魯直顛[顛]庵[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繫]驢橛[橛]魯直能法清道人顛[顛]
是[居]引顛[顛]卦中義作合頭語乎籠[籠]之魯直與正偈知為
世[?]於式不應如是然乎與之李雖愛[愛]其善遊戲[戲]而於[於]游
戲[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
時今達者又喜以詩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
何詩以為回互而靈源既居之[人]亦將何以排魯直之語
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
相遇於[於]洪覺範之坐或問[遊過遣]而回覺範將升清涼[涼]高坐
道有不可不出問話可以相布施閒人天[天]眼目道有
曰何問之有哉當推倒禪[禪]床掀[掀]折拄杖喝散大衆[衆]而退

覺範曰真[眞]作家手段[段]但恐徒有其語[播]爾覺範既不及升
座而此段[段]因緣儳[儳]尚在也試為予呈示靈源遣請指魯
直之語因書見報隋宿不問遺墓敢知道甫到後進退
如何爾
跋[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賞品為上此遺之者所命而未易[老]髮似昂也
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入不可得而見矣
流傳到眼幾至出沸案事[寶]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書湘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擬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荊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荊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哉與吾人不辨須見此字乃知荊公未嘗不學書者之元章懷舊感知故過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得見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誕之名加之爲盡素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此類推耶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甚當日所遺書也元章與余甚喜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柎入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翰牘之道行珞琭之術余棄之比見於頃劉相值始熟避近題記歲月乙酉天寧節前一日

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移以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之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諱非諱雖知所諱爲難元章作字往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顛之爲之易往今書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李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棄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先焉

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子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奇騶也可不謹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釆石三亭詩 詩見第一卷

天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玉良遒又秣麒子而問遠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夭矯盤薄遒欲從八龍游於瑤之上信余所見為不誣也端叔後當著如在冰壺也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釆石僧作三亭未有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遒趙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如果可以扶持否耶寺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釋擇又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搖也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歐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貴來素姑溪李之儀

文

文章要當先讀歷而後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遽以將坐立問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於不其處熟思道近詩度越唐人至矣豈優所能髣髴其妙處略無斧鑿痕原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作王方可到劉擊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哉可見也 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張文潛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闕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

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
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辭章語盡而意不盡意
盡而情不盡豈非可得髣髴孔思道擘也精諳專以
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以尺寸可論者類之以最
歐陽宗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美卿殊不為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有難事不為小
跋而美卿二殊慕詩 復難
虞曲謹以投氣合非獨不為如而已一有相值嚬咸不少
降意若此學筆終自不敢輕蔑舊藉也方時天下無事
當戲戲論到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
適以多事為戒故不果用難在於書不屑與進浮沈世
恭間見者如遊於煙雲咽中與所善飲而家命至無算竟
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間
省西門外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美卿也
率群嵩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僅五十餘竟死於小
官上鵬又鶴幾萬里而困南與夫白狀於燒榆枋者因
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鯨鯢於蹄涔盈杓之間欲求合
徽美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且罵耶要以如吾

所素而無愧為可也文詞論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
復謫謫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參覽之亦足以彷彿
其平生爾 崇寧三年八月初一日

跋美卿帖

賓見康定間王方肅精故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
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靡
不翛然遇譖然興起恨不得與之俱而相上下也
美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映照人自得之
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況其
先世既從之書逃以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之馳香
曲展轉亦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於獨其風流趣
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
能先後也

跋黃元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擅書於張伯英手自謂昭得其骨靖
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為之別肉不勝骨骨不勝
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而誕不與以至搥胸嘔
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

之是如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為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之小楷得用筆之妙其位置與剖於縱處何而不相先後耶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不肯得寸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又復可得也如伯時右手之疾而盡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默處談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啻自是然其心所許可分潔不撓獨於書直截委曲嬄畫每見一語必手錄因而其字所流傳者多書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乾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以詩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為于寫其欲言者竟都不遠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遊傳兩闋究轉細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知者凡五六篇獨得攜醉定爾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卿唐國六人於端竹方文彥圖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尋湖縹不如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寬首折簡問昔甚勤聽其來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異況未暇遑以相及每為之呻吟紬繹未中律呂時披寫條沸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處如所繫累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始而遣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遺者可是過也方回每為吾語而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葉夜叩門望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邪繼出二闋且寄於報之曰已儲一升許疾以候佳作於是呻吟不絕謂歲為之噫嘻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歎乎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受歎畫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彙繪多發于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于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豈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舉斷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特獨與枉野王筆相與周旋于事以中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蓋可量已

跋書公帖

書公墨蹟傳于今者惟此數帖予皆得而臨之謾每見每為之展轉肝膈間以知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書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草不知其超然遠韻真不如是不足為書公也

跋書公題記後

文詞書字畫入人最深然于立身行己了不相干曾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泯昧悉之精于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于瑞竹藏院見之人陳元龠楊元發明叔張德大覺大李瑞叔覺大出此書相示世以為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為隋真逸乃顏況道號逸知為唐人書而遂襲前說者因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自天下之公患吾知為注李耳何必紛紛于吾也

跋崇敎論

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乩聲清遠因得此本于其處而已斷裂矣遂裁以歸究理綴補以求其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于海字則其碎而不能者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為盡善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可識荆公書遂以常所見清勁為瘦也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衛公之為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期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善書多學意嘗觀華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如神兩翼變辣于翕室鵾鷄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嘗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法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技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互昧兹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猶自牽以文其所昧良可歎也

又

作字為文初出謹嚴於時遵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種種涉前人蹤跡則為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為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

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為不妄發也。宛陵任孝叔書。二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跋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荊公薦醫生德餘奏章

始余居當塗叢林環堵間，人不堪之日，以秀明日精荊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過從前後卻而不就。進余喜與之接，則以醫自售，請即之益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玉求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村校相遇焉。又云吾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荊公遊，寓于家，學季實則祖相師友者。荊公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吾之所以致其為已，故與學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作其行足矣。荊公曰子累不見也，即以其術工之，其所草奏劉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荊公而有今也。始讀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今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于後。比從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為不苟。相與周旋，日益親而愈可愛。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者戶外之屨相繼也。其來當奔走者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與所繫，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荊公補戚良臣充太醫生奏章後

山谷啟敍事，蓋以一時人物為己先務，故上朝廷公相，下至草澤古後山所啟者，陸陸然大名世。荊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以寡與，然其所用與夫用之者，則異也。李幸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為世第一。要之知書為難，能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學書先于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遊行筆邊，由勝會，而此帖乃其暮年得之者，筆間或紛然枯澀[illegible]運墨

不勝而無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山家君謨隸真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絶備衆體眞前草若作字者類如此惟
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
玉具叙仲禱述之端叔作客并誠常和舊墨能小圓
參時久雨乍霽森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書

崇修談金陵近事臺臺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
程度諸律呂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剖析切
中允得于樽俎間爲多書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也有
觀墨可指議處無豪筆方嚴勁正人書莫立一筆主吾
端筆次自意相襟故如是抑機與惜不理而然耶聽
言觀書如會淑境可勝概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
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
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
傳最多當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歐

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
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
模者無亦不能辨其贋者時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
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多無名
家者往往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欵能名以歐虞
諸人槩之則始不可同日語頃見季海所作圓覺經字
如蒙董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
以前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善寫經而寫經字多出
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爲經生所作然未必然其格
韻頓挫非士人知書學善行草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
則不可惜其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無後
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余言爲信

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于位建安陳

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余聞未識伯脩語以塋中之言
矣之一甲肩羸少年後一丈而長人邂逅于廬語中美
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脩而丈而則某人也
願識之予曰伯脩得於塋中已久而識將奉河中美
及書而不答後伯脩登上第一命湖州學事記特表見
於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也
權御史論事不合丞去己而校秘書省中書出決為川
再拜御之堅勁豈弟所至草然予達與之甚厚而之觀
且考則吾塋中之言又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治叢帖

趙君學凡成害劃滿鉛於正書尤工創出翰墨之運真
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慎伯篤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崇士喜談笑山陽介
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數伯篤嘗岸幘巾
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臥眠聽覺之際子發為之倒屐
即謝他客縱所事命酒三斗旣大醉以決之語辭之勞
苦欲擁之不已伯篤直視取醻了不與酬對而盡翻然
引去州人讙傳曰吾使君有客是可不往報耶戶外之
羅至無少閑伯篤多作字出度詞為謝而口未嘗啟也
予為兒童時以往見之輒請予曰家何在持本根明日
既至索酒滿引揮筆塗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
而成矣請伯篤記之適攜一大兒隨請致凡上州人至
模之石相與舉以金為謝伯篤怒曰吾也去唐晨擎小舟
徑歸予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塋位圖

其朝思禮國貴權後世言是則必稽為然事以名望
時特降意史隸而摹以納于正國因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要亦未始觀忘其本也

跋沈遼帖

予官四明與沈遼為僚時曉二十餘雖□□□□□好
書而更不識其徑路始聞其於遼而特展轉聞曉後
不能劃其動悉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於近古無謟
姿媚以悅可世俗為工今則沒溺始不來出頹夫無有
視於斯書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為主傳模既已失真又悠流傳分布總見
行筆次序亦罔悉之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耶懷素字顛
而多窃時用己調之三懋肥如面豈能作清動字是後
蛸擾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柚行捷

或為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
遇之盛亦可所以自況而又以摘其可捶之時下如古也
第深孝之情然作者另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
詩於嶺蹤皆可追配昔人下窃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
風雅之後正宜有取于此世無孔子故草見淺滅闕有所
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霽
希韓德楢横攜茶相期于於天寧園宮因若盧首座之天竺軒寺
轄出此紙見邀作字輒輒以為是應之既然二君又作山藥
字頗蘿蔔晚菘蔬甚封蔓馬糊潤筆真真一段段佳事會者天寧
慶慶西巷琳禪鑒仁姑溪老農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畫畫贊贊洛神賦

畫贊贊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義叟上民趙
當窃窃以相示錦囊囊什襲非甚相款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
始見石刻副流落批缺無復完本本不知真跡蹟果何在耶洛
神賦乃耥上書在周安恵家安恵之孫廷年翁攜之見
章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久之其讀然閱矣是書亦莫知所
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威衰存亡繫之
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隨事而釋之始
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丘明與有力焉然
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変
至文辭辭之所研確紀紀叙叙之讀贊學者所當究心不獨推
法之可據信也

跋張仲蒼巢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為不壽之諸
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
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其善書者也正行
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
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為第一于今所傳正書為第二
從一點一畫求之點一毫髮丟失信所謂如錐畫沙如
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
矣此本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
如也捐卷增感

古帖

敘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於文學者不能至
是以是為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余嘗見
文靖書故不敢立以為是

跋吳仲庶書

前輩于所事無不盡仲庶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
覽之增歎

跋備手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
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
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習字正如習馬步驟
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
能見其材智直筆字有顏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
正書行書則與方為步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
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甫詩

余為兒童時搨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
則知聖俞備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
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
年十月十九日於增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
為國子監直講修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時用為館

職而死矣命不可挽乃至是耶武者立亦可為功敝三
歎余以為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敝之名
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挽哉崇禎二年
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切摩數寄謂倫類中豈
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為警耳既遷江上遷于永疑
中邇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為不誣初有疑于異類而今
槪見之于人而又徵然歎黠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
駭之可勝數耶雖[illegible]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祈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增山之役事載脂而已動僕夫以日暮
遠達為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鬅鬙
傾無賴而又蔑建恃短封顛余欲特而不能語詰之亦
不答比讀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憶數十語之間鋪敘
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耶既
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
可測昔王荊公為鳳閣舍人一時號為敏捷當大庭班齊
同日之八制下劉命數筆史環立而曰撥之筆史曰舍
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
誦其後遂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復將
問筆矣易哉見寬幸以此為約庶幾達遼憚惜餘地希
韓以為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
然以請求見來

跋黃撥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琢為宣武節度使每大宴於廷與歌童舞女琢以為非
是乃更用壯士介冑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
氏譏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真古昔名將之事
之尚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戚致位通顯
而恥以之自下亂感慨激厲取名或為閒卒提衛兵從
得錢廩不幸使其趣尚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
爭得而寶之與夫習畫梁以玩於所事而然者不可
同日語也嗚呼天下太平日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於
功名使衛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數耶蓋
將有撫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
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道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耶凜凜若人至今尚有生氣思道獨立於千有餘年之後宜其全乃不渝真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録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徧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確者詎能庭容檴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跋董安期帖

余始至書塗得見諸院壁間題字不覺失聲曰吾元章何時過此耶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爲祖習然咄咄相逼殆不復能自辨後得是數帖精采其妙處則往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爲一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少爾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爲今日之徐柳也崇寧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祭文青詞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予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嚬一笑扶擕步履折旋俯仰至于眉須膚髮已參歷歷可數可髣如扶擕傾倒論難抑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往往發予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卽在[illegible]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搏遊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徑然子之所得予已得之而熟觀其清都紫府雲衣玉佩實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宜有以託之而適索其像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子旅之歸又得子江上蓋嘗寫子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予是子之孤哭哀然衰服執徐夫人之表來割之子予回將返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者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義予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遂不能自果亦初不謂予由此而來遂失附隴為鄰

使子孫嚴時長有永不相捨命矣乃天君有所制也哀
痛生餘日無盡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撫釋之
聲以臨其堋而雷湧也不瞑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克
嗟若為子隨所學薄為饗而盡醉也

祭徐子折渭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遠
世昌明季裂從軍德先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
廟清六戟而勇彼絕漠乘天都其蒼島竄鼠伏時此以
大子於林光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妥公賢獻停重光
收功大觀高旋巨節以挺款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
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耆漢歎惜懷悼情無
少隱封我以勳學尊公如獲對夫聲既舊指匪十年江
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黔卿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
公有令子實我弟昆禍患無徒乀阻執紼有淚如泉淋
浪胸臆

祭之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學沈毅異哉殲類固不妄發
心有對落羿彀中遊豈在外表素裏剛如未嘗淬一振

其錯萬斗可悔復不知我、何彼罪命非力勝難進難
退當謂涉世有同張確運轉循環即分向背雖哉低昂
無彼厭我以是始終一轍諸內向首歸來自信不昧凡
攜百年違與從配如萬境嬀悉爾破碑永仁得仁公則
何慰彼譜之者實不知悔方公之歸迎致往會扶屬
旋寂我齋香差池未及奄隔明嗟茹歎衛表存此一辭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
年臨終而仙冥會之奇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
端靜素閑不愧典則無嬪君家實配我公余然宗之有
德有功公且進矣奄然先之意將從冷以待公歸范、
肯翔矣、淨土不仙則佛國可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
及生者之情徒啜其泣散看羅列醪當是先失聲
庶冀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鷄雪野之鷺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翔一
德好賢下士知公有才甫措已試浮雲雖作旋亡昭示
事任遠隆寵榮斯洵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

門公有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違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緋
指公語我此即時慧他時可現吾家我世四十四年判
害多異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遠為衆所棄公獨
不恤問勞相繼聞達其子顧吾窮肅春言思勤實自高
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
壽骨可恃雞黍田園均我為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顧
公直前無踐無實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剝未兩月忽訃
已遊不覺失聲公而止是公有令子敏含而藝廣其緒
餘也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為通独■我祖公幾至無地

敍不得親塋不得致酹托長號備公一酹

薦亡疏文

歲當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

雪

歲月易遷恍如夢斷音容難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
追仗真乘而仰導遠臨擇日恭詣靈圖延西竺之勝流
演貝葉之秘詮上林震動儀瑞雲之來符歌唄抑揚猶
內宮之化現光明熾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
尤知顯闡其人神遊不昧寶居安居經徵三學承謝諸

緣之滿同會一處長隨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祈剎者葬書時恍既營適逢子忌日載念劬
勞之重雖為追慕之懷新哀覺皇正位新室廣修崇之
不昧遠增上以彌高非徒致謹于莊嚴叢林吾我予違
來伏願其人因獲鏡蓋真藉光明即福地為萬世之安
珠妙緣于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瑩如清淨之蓮華玉偈
聞香超登飛界之化佛

二月四日就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歟明佛知因乃能所願不使受救有感斯應言
我氏既捨衆宮森臨屬續之辰尚昧應緣之地恭依新
龍御遠真哉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莊嚴之福誠猶
沉滯遽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藉平生之信
向依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香聞玉偈不
捨子紺容永辭濁惡輪迴常為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德報遠慶諸佛願心務拔一切苦趣恭
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

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况其不滯于
闇速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
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青詞

癸巳五月二十九日還禪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雖不應惟意是從故禱應當爲
低昂而天人實相表裏伏念臣男克光比出瘡疹甦殊
療治勢甚綴殘遂敢叩請報如答響竟獲痊安因其日
之受生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顯降衆聖普臨庶聞
蠓蟻之甚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難酬謹
以始終長依保佑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騰杞林度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真佛祖第三境
界宜得眺聊之士重開屋蓋之花晬咏既同機緣斯在
悟心長老月涵衆水而淨擇群生燭然天下之名信矣僧
中之實諸聖凡回推去高情唯務退藏雖巨浸明珠自
韜光之得便然廣風動華固應有日之難逃法已在
兹理容无致何勞飛錫見我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藝

復天之祝

請瑩老再住天寧(寺?)

諸法各有因緣當情猿自起倒見無住真人祇子面門
上出入而好事君子知子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主人
便是前時長老瑩公禪師了達个事得無礙才神通妙
用盡入鉗鎚世摘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從來歸向其勢
再須住持方朝廷書疑修堂子時節尤為際會祝聖人
壽既同在處甚修就祖師禪更為雲新模樾

請祖燈禪師住崇寧(寺?)

祝聖人壽與出上乘說祖師禪須歸作者惟賜顧改新
未久而當人適值為難呼喚既已宴府建立自然相契
會當斯九合舉是宜祝登禪師負天下名如星中月南
北通界不通達內外學悉能兼羅大雄能仁君到今時
解空多聞俱膺上首可請青天白日凡眼之知其清明
無諸翠竹黃花有時華資其運用雖長袖難施于福小
而慈航實十子通幽泰言句德之誠何異念永之容既
效孝會似應宿緣虎步龍驤願赴群庠心之械田雲甚而
譯停現觀萬物之四泰法鼓一聲潮音四徹

請祖燈禪師住院

大用現前固有機時節圓融新事須憑本分鉗鎚見
此政通人和已是風移俗易盡日吾君之賜不勝臣子
之心爰建法幢得延德器假一毫之善仰祈萬佃之
常日月增輝龍天共證祖燈禪師四馳令譽三座道場
莊與歷陽之人同受實山之記反嗣芳森緣熟可知圖實
執花存因成歎咳致觀音之功勤請遂見獨勤之下生
願震雷音十方普應

請祖燈禪師住大乘(寺?)

一性融和本來無件著諸緣超近遙有去來方裁斷當燈
要津又復作歷陽上首叢林難定山大盛氣象實係相揭
聚散有時蓋非細事而詩之主仍是作家童叟難思
攝心重撫寶華玉座祖燈禪師如日正午仰地常山初
不計其光明遍自成之林唆聲名當在棲霞固難呼喚
已合飛騰斯契天高地厚既同祝于萬年川納海容願
均慈于一字

廣慈青山建庵

橫挑拄杖凡幾年遍歷諸方意樹淨瓶今日卸尋住處既

認淨本從面目又不妨建立門庭珍重青山畫楮藝田
蕭疏生動畫之餘空維摩大室未建修趙州繩床無
憾

又

道人話計志在林泉禪客生涯心棲雲水第以為藉
無丹雘之勤粗有茅茨之費由為基址已過自己營工
外境莊嚴須藉信人著力
黃勳敬藏雲山壽齋傳
諸佛現前有感斯應至哉不昧爾處香遍既回勝殘以

自期實念常生而致禱翻依福地恭置堂若鹿資錢盡
之仁同證圓明之果迎遇眼既由種、以善臨不退
轉心更冀重、而無盡

禪岳化修建小門鐘樓佛殿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令衆力以難圓恭
蘇鼓榛恭以興宗亦既歷歲時之綿遠漸成傾圮尚缺
峰梁如人之身而目最為大者是瓊之務殿閣宜後
哉唯其資用之極多所以經營之夭後轉遐不退轉之
誠懇博謀無滯磁之種卯此日世緣皆同破壁向見助

他時佛會業三相識之未曾更候共修仰資報應

化度牒

視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丘身是爲說法能體一時之
想即得三林之門非昔日曾廣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
輟致迴門之永以接關壇之便踐進即相果獲助緣究
竟陀天空須相見

路西政和坊安修青山中元水庵行宮

俗論自欺異同相實卻工不實正直是師春感德之威
明實吾知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違不周時有事于汙纂

後並受予侵胥庭格終始之吉書題錄佑之仁果獲參
成敬忠昭報非祿著不足以答乃既非衷技不足以顯
聖靈是用博撰食利之財就放來臨之館一則便好農
之祠禱一則表福善于無窮窮圖鑄為之主義撿吹克
之犬

路西坊成修水庵恭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遠弗礙則平等一如既能周
遍河沙盡為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
廉簡幽微善同供養比眾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于上

緣冀協謀于茲事，果蒙明顧，速獲奏功，諸檢日以修崇
用酬恩于戒執眾生差別父子表見于交次至遇但夷
胡越可以其創類更新佑護相與始終

為畢悟宗求化為偈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群，為有情令畢悟宗，隨喜而行止
求得廣念一偉出，則是一時境界，兩中人緣者，乃千處
津梁故資一以投，錢後請計而示相封為松，絕己知句
上之階梯　砌摩半胃是本來之面目，庶愿顧力同結
正因

天寧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因為先務，齋術之奇，禪林豈可使啞
龍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越相善友之所歸，而既歡則安
能不作，欲作則未見有求緣，親信心同圓，以果成專一
佛而布施，或兼眾力以修崇，庶資無盡光明，共證當來
刹益

還願水陸齋疏

吾佛之于眾生，執親之子，愛子凡中吟之所及，為拯救
以無還，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輪觀德則
未見于偏係，而歌揚讚唄，則僅足以莊嚴，惟無礙無礙
于等之大齋，乃盡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晉占利樂靡階
幽微，以發拔心，何披覺報異，過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
符果，致慧疑遠，諸解釋，證本阿難之教，作備修天監之
科儀，加持晦明，是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昧，更期保佑
以相資，永賴恩益綿世冀

甫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惟既住之塵，衣田以歸，庶將來之有托此
閒路西之後，適符今下之新經，始之初潔誠以禱，秋遷
佛力之功，其皆農事之報，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元十
持地，寧全收萬善，果獲光明，人報粗債，種植之勞，翻躍素
心，本酬願，場國方作，尚懷濤屢之疑，庾麝所儲，史冀
圓滿之益，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眾莊，永無後患

采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為之冠冕，捨此之外，事大乃其津梁。一
時一禮，必自是而精虔，萬法萬緣，須乘此而發來。比將
微故，而增其不免有求，拔非寫信于莊嚴，重能克助，惟
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入口則多素願，欲還

出江則望好風相送設誠良便舉眼有歸帆果遂捷
題世路倍增饒益

為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彌之相尚染乎深黃如來
之衣須同壞色雖正法主之子未沾施主之恩願捨諸
漏以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隸毫之助他年狐絡
之吾若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鎮安靈隨方顯祐嘉當表異無地不歆慕黃山之崇
隆實江國之依止禱祈雖遠而大至報應如響之答聲
有赫威明常在瞻仰廟貌偎存乎稚峻棟宇良藉乎莊嚴
歲月屢遷風雨來侵既有頹類之處可忘完葺之圖
用編踊乎信心蓋欲共成乎盛事至誠所格幸俯喜捨
之同降福是承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音神則正直實代天而照臨恭
惟仁聖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在處處戴之如心毋
而異異恭恭因之託死生既昭示以不誣子欽承而敢

後瞻翳晴且疲懇顏非徒邀福之未嚴是乃吾邦之
可恥投誠乎傳將不顧乎增完庶幾不日而成共
致如心之報

又

瑞處安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改舊壇施所以修崇洪
惟德配乎兩儀久矣福臨乎茲地廉幽微之側常如
倚仰之親凡含之興慶期而答雖惠親一子之爰猶有
異同而神威萬變之酬略無厚薄豈任置之漫敝可嘗
進之不圖致禱丹誠倫祈正信共戎推心之感相成協
力之恭毫髮可踰江山必報

求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顯所示衆遠到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乎衆力恭
茲勝地倚臨大江實中元水府之鎮臨而前世名流之
棲歷舟車之所福輳人物之所進尋固宜表見以發明
凡茲祈禱而獻應風濤不測脫性命乎惟史名利是由
攜妻挈而來往方有求子佛力忽孤出于、重端何異父
母之子遑寢居建逢之有過顧饒益之如是豈修奉之
可遺類慕特達之檀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

知步、階梯不退轉心當證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水龍吟 中秋

曉來煙拂遊雲盡捲霽色冥相射銀潢半掩秋毫欲數分明不夜玉綰傳聲羽衣催拜此歡難借凜清輝但覺圓光單影冰壺瑩貝無價 聞道水晶宮殿蕙鑪薰珠簾高挂瓊枝半倚瑤觴更勸鶯嬌燕姹目斷魂飛翠霏紅繞空吟小研想歸來醉裏鸞箋鳳朵倩何人卸

蓦山溪 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閒惹殘香縈紆深遠玉徽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晝因誰瘦都爲天然秀 桐陰未減獨自携芳酎再弄想前歡拊金樽何時似舊憑誰說與潘鬢轉添霜飛雙鳳雲將歛應念相思久

又 北觀避暑次明叔韻

金柔火老欲避幾無地謝階一層風鎖遊曲香憎惜青遲瑤階琳瑚如膜透金覽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畢麟送玉笑語皆真類惆悵月邊人駕雲軿何方適意

絃咽處空感舊時聲闌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 乘石佐雪

峨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報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
自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下見，水如山，渾在水壺裏，平
生還勝，到此非容易。弄月與嬉屏，漫勞神使能驚世。爭
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捕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

渾在水壺裏
深下滿空

又

曉來寒甚，窗雪穿庭戶。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
佳人乘興應邀得，歡多之新聲，催金盞，別有留心處。
爭知道裏，箇人言語，撿盡大道風光，攪愁腸飛花舞絮。
憑誰子細，說與此時情緒。數暫歡兩歡，隨還歸相思否。

滿庭芳 八月十六夜景修攜果被胡同續成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舉頭還見嬋娟。寂然懷抱，時地遠
誰見分外清光，淨眼迷洗盡，無封掬日今掬。天如洗，星河盡
捲金勝，異時看。佳人還憶否，年時此際，相見方難。讀
紅綾偷寄，孤被天寒。何事佳期再恨，歎悵望重疊關山。
歸來可休歎，獨自腸斷對團圓。

又有破龍圓為供，求詩者作長短句敘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還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
歌樓。誰賦紅綾小研。因歲晚天與風流。春常在，仙原路
隔，空自泛漁舟。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雪乳浮甌。問
殷勤何處，時地相留，應念長門賦罷，消渴甚無物堪酬。
情無盡，金扉玉牓，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 九月十日請登山遇雨回遂歡飲止 陳君俞獨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次具韻

半丈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報霜寒。冉冉年華，催暮顏
已非丹。攬回腸望今似織，留恨意月彩如攢。慘無歡
嬋娟禁素，空轉難盡。何難別來久，寫信沈魚鳥，情滿闌
山耳邊猶依約，常記巧語，[illegible]綿蠻聚愁家，烽房未密，顧淚
眼海水猶似，每更闌漸移，銀漢低之簾櫳。

早梅芳

雪初消，野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
自柔軟。嫩芭日綴綠萼，輕裁剪，陽深心未許，清香散
新融和開欲遍，密處疑無間，最然標韻，不與群花鬭深
淺。夕陽波自動，曲水風猶颭，瘦消魂，弄影無人見。

句

謝池春

怨三三 [illegible]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徑斂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穿庭戶，飛絮沾襟袖。正佳時仍晚晝，著人滋味，真箇濃如酒。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休。為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淥漲一溪溜揉藍岸草，遠遠記得黃鸝語畫簾，啼鶯聲重三。春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娥鎮淚眼底，靈何時歌舞弄和

池西

春光好之前要補入怨三三一闋

卯字要離一格

春光好

霜鑒曉，月收陰，斗寒深。看盡燭花金鴨冷，捲瑣衾。卯酒從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入琴。

千秋歲　詠晴昔勝會和人韻後寄嘉興帥

深簾靜畫，綷約閒房秀。鮮衣楚製，非又蛹，枝脂膚理膩。剖玉腰圍瘦，閱舞袖，四肩覓語，凭肩久，眉蹙橫波皺。歌斷青青柳斂，遮璧重頻叩，鬢擾青鏡，蓋淚漲芳樽酒。難再偶，況蘿映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青血。藍橋動，是經年別。掩門春絮亂。歌拋秋變咽，擲暮減驚，衾半掩空牀月，妝鏡分來缺。塵污黃花潔，嘶騎遠鳴，搉歌密封書錦字，巧綰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梢雪。

再和前意

萬紅喧畫，占盡人間秀。忌生圖畫如何繡，宜推蕭史伴。肯得東陽瘦，垂窄袖，花前鎮憶相思久，疾裏回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須有雁，會面難同酒。無計偶，蕭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話經年別，庭花番悵望。簾兩同鳴咽，明半滅，燈晴夜夜皆如月，無復傷離缺。共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歇，收回書上絮，解盡眉頭結。猶未說，金徽泣，盡應能雪。

中秋繞過又和人

又是重陽到，霧乍冷寒將報，綠香摧，諸丈黃。寄攬庭草人未見，藍橋漫促霜砧搗，帳影蘭紅暈破。戶銀蝸小樽在眼，從誰倒，強鋪同處，被愁郎數時帽須破。信道紅心未歇，情難老。

又　用秦少游韻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幕迥，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

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歎息誰能會就
記從傾蓋情濃意心常在沉沉音信斷苒苒光陰改紅
日曉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閬風花解語從來祗許傳聞花明休詠漢宮新粧
身疑有月觀步恨無雲雲莫把金樽容易勸生來只度
銷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對千歲日占斷四時春

又
九十日春都過了尋常偶到江皋水容山態兩相饒草
平天一色風嬌燕雙高酒病厭厭何計却飛紅更送
無聊鶯声猶似耳邊嬌猶回巫峽夢空恨武陵桃

江神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飛日初遲小閣幽窗時節聽黃
鸝新洗頭來嬌困甚纔試著夾羅衣木梨花拂淡胭
脂翠雲欹斂雙眉月淺星深天淡玉繩低不道有人腸
斷渾不語醉如癡

又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

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十年南北感征
鴻恨應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
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又
闌干拍遍尋新紅酒頰中恨叔叔披尋花開還報夜來
風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明窗何處想歸
傷與誰同意千重婉愁柔情一旦總成空彷彿幺弦猶
在耳應為我首如蓬

清平樂
插

西江霜後萬點喧晴盡璀璨寄來光欣溜正值文君病
酒畫屏斜倚窗紗睡痕猶帶朝霞為問清香絕韻何
如解語梅花

又
蕭蕭風葉似與更聲接欲寄明燭非為怯夢斷蘭舟桂
楫學書只寫鴛鴦字却應無奈愁腸安得一雙飛去春
風芳草池塘

又聽楊琴
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誰與奏解道麻姑妙

手　坐來休歎塵勞相尤唯似今朝不待觀移玉指自
然疊處都消

又再和

當時命矣曾借隣家兩舊由不知河處秦樓斷空思識
手　那應去路非遠今朝還有明朝更道無人能化石頭
知不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會會晚一朵梅花接畔玉指凡四拈
香　擁衾不比尋常天涯無限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
明不為清香

浪淘沙累

霞捲與雲舒月淡星疏摩藏轉鈴下簷壺彈引當時留
意處誰是相如　琬斷酒家壚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
梳粧初擬學畫眉張內史略借工夫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但共飲長
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不
負相思意

憶秦娥用太白韻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雲歸還送雲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凌歌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
去天際雙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閑晴晝永。庭户深沉，滿地梧桐影。骨冷魂清如夢醒。夢回猶是前時景。取次杯盤催酩酊。醉帽頻欹，又被風吹正。踏月歸來人已靜。恍然身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似與神仙，來作煙霞侶。枕畔拈來親手付。書窗終日常相顧。幾度離披留不住。依舊清香，只欠能言語。再送神仙須愛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萬事都歸一夢了。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光誰得到。其間憂患知多少。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心好。玉山一任樽前倒。

又

為愛梅花如粉面。天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幾度拈來親比看。工夫却是花枝淺。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默默情無限。更不時須過。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 梅

翦水開頭[illegible][illegible]玉條。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香信是春潮。有蓋緣我老，折來同喫許誰，相憑[illegible]此意問妖嬈。

又為楊姝作

玉室金堂不動塵。林梢綠遍已無春。清和佳思一番新。道骨仙風雲外侶，煙鬟霧鬢月邊人。何妨沈醉到黃昏。

又再和

休籍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番華髮為誰新。白雪幽蘭猶有韻，鵲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歷昏。

又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繡簾垂。屏風幾曲畫生枝。酒韻漸濃歡漸密，羅衣初試漏初遲。已涼天氣未寒時。

西江月 橘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深

星畫切編　好事寄來禪侶多情特送琴仙為憐佳果
旖旎婉婉一笑聊回媚眼

又

醉遊香濃斗帳燈殘月冷回廊當時背面兩依依何况
臨風懷想　舞柳絲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鴛鴦半調
已無腸忘把弦絃再上

又

念念欲歸未得還還此去何求都緣一點在心頭忘了
霜朝雪後　要見有時看夢相思無處無愁小窗若得
再網羅應記如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瑩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
常是時而今時候　綠雲低攏紅潮微上眉畫梅寒初
透一段偏更惱人深時更把眉兒顰皺

又

宿雲收盡纖塵不閑鵲里銀河依挂清冥風露不勝寒
無計奈饒鸞來駕　五微聲斷賈釵香遠空賦紅綾小
琢庚郎如有幾多愁恁奈向月明今夜

踏莎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風輕雨細更愁
人高唐何在空朝暮　離恨相尋病狂無素柳條又折
年時數一番情味有誰知新建還送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問夜好風引到經行處凡聲啼鳥又催
耕草長柳暗春將暮　凄倒無成疏慵有幸且陪野老
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山不隨湖水來還去

鷓鴣天

却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尋催雞皋早菊同高柳
聊將殘菊小欄尋　嬉嫩蛙炯號恨無鶯唱舞儂
鳶空鶯蛇額天邊落不許韶顏夢裡看

又

濃艷妖妍不是妝十分風艷奪韶光壯丹開處應難比
繁富尤輸起過海棠　須子細更端詳欄霞枝帶朝
陽千金未足酬真賞一度相逢一斷腸

又

迴著佳人不著妝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撲粉飛瓊胥

瀟灑調冰結絳霜　隨定我小闌堂　金盆戲水遠牙床
時時浸手心頭熨　更書無人如處凍

又

收盡微風不見江　分明天水共螢光　由來好處輪閒地
堪嘆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　味偏長　須知粗布勝無裳
從今認得歸田樂　何必桃源是故鄉

朝中措

曉別天際倚危欄　寂寞舞初殘　衣裏江山如畫　分明不
似人間　功名何在　文章漫與　空費萬年　獨恨歸來已
晚　平生孤負漁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層欄　時節歲將殘　遠雁不傳家信　能嗽
雲間　客情無盡　歸心有感　雖與忘年　早晚臨流凝望[illegible]
[illegible]幾帆催卻風竿

又

輸林素放絕的欄　風月感影　一旦剗渙仙子　葉剗頭換
聚時間　錦袍如在　雲山頓改　宛似當年　忘笑淚潯陽　哀
樹點魚依舊懸竿

阮郎歸

朱唇玉羽下蓬萊　佳時近早梅　惜花情味久安排　枝頭
開未開　魂欲斷　恨難栽　香心休見猜　如何[illegible]遂是[illegible]仙
[illegible]才　何入夢來

朱香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挂子嶺南謂
之梅花使十一月半方出
鳥上送步游之金陵

採桑子

相逢未幾還相別　此恨難同　細雨霏霏　一片離愁醉眼
中　明朝去路雲霄外　欲見無從　滿袂仙風　空托雙鳧作
信鴻

明字之上要空一格

如夢令

回首蕪城舊苑　還是翠紅乎茂　春意已無多　斜日滿簾
飛燕　不見不見　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　登凌歊臺懷感

偶向凌歊臺上望　春光已過三分　江山重疊倍消魂　風
花飛有態　煙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　那堪舊恨
仍存　清愁滿眼共誰論　卻應臺下草　不解憶王孫

又　[illegible]

難得今朝風日好　春光佳思十分平　然公子暗招魂　其
如到眼處　看都是　惜時痕　酒到強尋歡　日路坐來誰為

温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挂上意重為拂桐孫

醜奴兒　謝人寄鳳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來
知　嫩黃染就蜂鬚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
未起時

青玉案　用賀方回韵有所感而作

卜運前途曾行路甚身世如何去去了運來如幾度多
情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　夕陽杳杳還催暮煉
淨宇空吟謝郎句試禱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諳心遂
直到明年雨

更漏子　借陳君會韵

春方頻人似惱悵望林泉幽峻情會處業偏長心清閑
妙香　寶幢低金縷碎竹影桐陰窗外新重舊愁心新
坐嗟不見人

漁家傲

洗盡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秋葉紆舟迷徑
扶杏瞑隄邊母閑相並　還想去舟現欲起一番佳
思從誰詠憑悍歸來如獨醒　知何境況況但覺煙村迴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姹黃鸝勝品絃柳葉千燈初報暑階前
祇有茶甌味最便　身世幾番編自覺年來更可憐
問此人情何所似這綠香取客閑壓柳綠

又　作夏日

綠水滿池塘點水蜻蜓避燕忙杏子壓枝黃半熟隣牆
風送荷花幾陣香　角簟襯牙床汗透鮫綃晝影長
滴芭蕉疏雨過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遶回塘不見鄰花燕子忙前圃花梢都綠遍西牆
枕有輕風遍晴香　步繫憐尋春那看遊絲到地長白
恨無聊常病酒淒涼里有才情似沈陽

又　端午

小雨灑黃昏重午佳辰獨掩門裏無引雜單去盡消魂
空向梁間覓宿痕　客舍宛如村好事無人載一樽睢
有鶯声如此恨殷勤恰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添

淚眼轉天香去路遙遙隔院門角黍滿盤無意舉凝魂

只為當時澤畔痕　腸斷武陵村　肯令雖同月下樽
之菖蒲酬金節　空勤風葉蕭蕭不忍聞
驀山溪　少振林壑直長沙舊調因次韵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　存編綺羅問　消息個眼中翹秀
江南春晚花發亂　鶯飛情斷送休辭瘦　眾有人相候
醉鄉路穩常須是　身偏後　殷勤已歎時　把相思　蓄成紅豆
千言萬語畢竟總成虛　章臺柳　青青否　魂夢空樓首
減字木蘭花
斷魂無據賸　只尋來處路　燈盡花殘不覺長更又向
闌　幾回枕上　那件不曾留夢想　變盡星星　一滴秋霖
是一聲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冉　渾如雲外見　欲語無門　路許鶯聲隔岸
聞　錦屏繡幌　猶待歸來留一餉　何事遲遲　直恐遊絲
惹住伊

又　次韵陳塋中題獨樂堂

（塋中詞云獨樂　此作一格寫）塋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累不改古有斯人千載
誰能似彼處　春風入手　樂事自應隨處有　與眾熙怡
（誰能以下另提行）何似無居獨樂時　蠲塵是礙　一任方凡何必改　有因
人人自說居塵不染塵　漫撚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
氣候融怡　還取青天白日時

又　次韵陳塋中題寄傲軒

（塋中詞云寄傲人　此作一格寫）塋中詞云結廬人境萬事醉來都不醒　烏倦雲飛兩得
無心總是歸　古人逝矣　舊日南窗何處是　莫負青春
即是羲皇寄傲人　莫非魔境　強向中間談獨醒　一葉
（纔飛以下另提行）纔飛便覺年華太半歸　醉云可笑　總著依前還不是

處遍今春有恨斜川烏濁惹人
又　詩金陵報喜是從趙景修借酒
探花摧柳一夜陰風凡幾被嬌平曉無雲依舊光明一片
春　撒衣起走欲助喜歡須是酒惆悵空樽擬就工樣
一惜十分
天門謠　次韻賀方回登采石娥眉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歛與
閒人登覽　待月上潮平波灔灔塞管輕吹新阿濫
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
天塹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陰晴斂橫披覽
心風靜雲閑平掛凝想見高吟名不盡緗簡香甲𦂳沙鷗
數點
好事近　履齋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弦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
有真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
老來情酒負十分蕉葉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悟情勝雙
睫　一絃雖妙不須彈惟飲醉者頹然恐近來情緒似

西風秋葉
又
春到雨初晴正是小樓時節柳眼向人微笑傳闌干堪
折　暮山晨起鎖煙霏梅杏半明滅玉斝莫辭沉醉待
歸時斜月
又
上盡玉梯雲裏見一番佳節惆悵舊時行處把青青輕
折　闌干人醉欲黃昏飛馬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
灣灣新月
浣溪沙　和人喜雨
龜坼溝塍草壓堤三農伏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
聞道醉鄉新占斷更開詩社互排巇此時空恨隔雲
泥
又
雨時軒窗畫日昏強歛纖手谷金盆卻因涼思謝飛蚊
酒量晨君如鵲舉寒卿憐我似鴟蹲由來同是一乾
坤
又

声名自惜獵時馬日月何嘗避覆安是非多付鸞邊妓
邂逅風雷終有用似細裊檻要深斟酒中聊復比乾
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
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
千萬重

又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墻休把青梅折玉鐙偶逢君春情
如亂雲 紅藕綠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
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撋就著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味畢竟因
誰守 看取刀頭切藕學薄都隨他手趁取日中歸去
好待黃昏後

又王德洏來齋瑞香花

點綴葉間如誘閑傍小春時候莫把幽蘭容易比都占
盡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消得十鍾美酒只有些兒
堪恨處曾不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斷難尋酒醒猶困那堪春暮香閨深悶紅窗翠暗莫
羨顛狂絮 綠滿當時攜手路懶見同歡處何時却得
低幃昵枕訴情千里

此調漏寫題宜補踏莎行三字

紫燕呢喃黃鶯喚友可人春色暄晴畫一去音無
音斷腸最是黃昏後 寶髻慵梳玉釵斜憑欄目斷
空回首凄情何事不歸來謾教折盡人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經寒暑回文破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
來向人分庭流如雨 夢破南窗愁腸萬縷那聽角動
城頭數人生譬指事成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尊前賦詠才更覺鳴蛙如數吹安排
惆悵流光去不回 萬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
被北風吹曉角相催不許時間入夢來

萬年歡

暖律才中正鶯慵鶯巧燕語新成萬綠陰濃無點

芳塵門巷朝來報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交酌瓊
酥共祝鶴筭椿齡　須知最難得處雙雙鳳翼一對和
鳴造化無私誰教時地多情惟頼綵封大國綵戲上頻
舄佳客從此去賢子才孫歲歲長捧瑤觴

樂語　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惟難得而易失要在追尋時去速而來遲尤宜愛惜況
此堂猶用事蜂蝶退飛工亭倏變于清和春物頓驚于
蕭索昨日歌声异鄙更復何求明朝樂事賞心未應少
得且據目前之勝遇聊為醉裏之佳期代惟　官才
海内無雙留為天下第一閬境並花于夜拆編泯自樂
于升豊既此無所用心當知不飲非計況嚴像俱是賢
俊復樂部莫非選掄從容四座之綢繆成就一時之盛
麗　逢之際會不揣荒蕪上奉華筵輒陳口號

綠陰初合燕歸來煮酒新嘗橘擷醅不獨江山想王謝
須知賓客盡鄒枚十分歡意休教賸萬斛愁心上自開
倒載任他路人笑更將何處作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為州當姑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則為支江
通溪水于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獨異于也吟不相
泰州人以其少各有所況而其清則一也公諱彥輔字
經世世為太平人少承青山精舍雖家人見之亦有時
人有幾見者非所顧見趣進士書無所不讀丁至羅家
臺學亦皆通貫至與鄉里奏名中嘉祐四年進士第調
建昌軍南城尉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薦者改著
作佐郎知江州湖口縣丁父憂服除知江寧府溧陽縣
辟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勾當公事轉秘書丞遷太常
博士轉六品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司農
寺主簿除一官監江州錢丁母憂服除遂所除陞朝散
郎通判和州遂就徙賞所得官久之遷所追知池州以
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句江寧府崇禧觀加朝奉
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

四郎以九月八日塟公于白竹山崇寧五年七月十七
日政卜子山之南公曾祖諱德祖諱明父諱貴皆不
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康縣太君周
氏封壽安縣太君娶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子戚甫正
吏部貴溪
藏志甫餘未名与正甫皆先公卒戚甫饒州司理參軍
亡己卒忠甫以上舍生貢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而卒
次嫁里人劉鴻諸徵孫男五四喬己卒餘尚幼八女孫
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嗜
好居鄉里曰不植州縣事与在宦者踈于鄉人無少長

貧富賤之如骨肉有為不善者必召而當教之有一善
未嘗不稱揚之至其先已之行而喜自衒露者力以數
感悲報同而有所利者未嘗扶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
以故其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往倚之以為重其終也
哭之者衆到今思之不能已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
者袖黃金十餘兩遺公于路而贈之公卻曰荷而知我
黃金非所可當也故遺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咲
曰冥漢之間不遠左右安得為無知爾此非愛我也饋
者負愧而去湖口條吏有訟公沽酒受所增之數是時

劉公達知州事得所沽卽付吏戒曰是豈毫末所置之
可也劉公曰罷湖口康吏也不容見其實則使終身被
謗既回多取一絲毫亦不可累得其誣而反生之先是
宗陽嵗不登適捶至相枕籍公亟刷曰此可緩耶亟請
發常平米又助有力家量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
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部使者將條其
施設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職也飢者命在頃刻何况
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令知謹詔令而已賞
非所覬也司農長為使之自當公事無巨細又争長恚

之公知不□□□請去牢相直公而高其義表曰自擇所
欲而行會尉氏闕乃得之公到之三日謁孔子廟舍宇
頹圮塑像率為雨所侵公慨然曰州縣有學風化之始
也吾師有像尊所嚮向也學不葺像不修何以施顏面
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爭像設館次
俱一新來學者至不能容仍歲使有登第者教閣係甲
令下搢通事舍人劉瑄提舉裝內瑄以驕得用遇自矜
持接視所對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關教場公送瑄至其
地瑄命公引繩以信丈尺公叱其下為引瑄色変徐以

三事時困公丶除叙拜諸館遞鈔祗國事為客而去既
然、第其苦為所隸之最尋召對比到閤下令充豐(豐)本倉
不果對乃得少府專獲與其廷論不合遽擿簿書史鎖
繫二三事用以中公公強公求直公曰九江去家近奉
親良便就使力圖(圖)之未必得直時何成公揖(揖)和州前為
守者多市公吏物更累致負民間遣者多公不受一錢
而卑其下夫凡議(議)償足所負皆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
時殆有之至齊(齊)傳誦往視公以為謝真州有司以法不
立支錢立用發運司案其事主吏時自引決公被檄推

治或捷公報其州令其推所公曰在獄而且其得已即
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辭以足之公至與(與)
已足根吏卒義免有情致仕者黃牒到而家且幸基能
領之黃牒者就而不受公曰第受之有累非爾(爾)及也又
為具其使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池之地下歲苦水患
加之沮洳不能成公華(華)適遂卒得百人為後(役)日親程之
兼責數幹借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為路自是池有城而
水不為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記以傳其事者雖盜得財
而無所傷避追屬縣有訴冤者公即以荒政徒事留見

以獄之奏拔為本路第一公外雖處而中實平恕樂成
就而忠捨見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遇公使至時迭
他人如例而已獨(獨)不納居常稱命使者以公清介列名
而上詩運(運)公一州公聞而嘆曰晚節去路得從容家居
以盡(盡)餘日足矣為州豈所幸也儀有旨運(運)視按之責而
有司執文置有歲月不為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承任
子官或指公理之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攝(攝)生術強
健如壯(壯)年飲啖神說(說)遊心閑典多得其要於手居業(業)秋
倘徉里巷閭見者必制之改容曰異日求如斯人不復

有矣頫其壽考無窮(窮)也公一日微屬疾語家人曰我家
國家也但以一節自信幾明日饑死不為介無以入之
急難閩子事而責之所當使有餘地雖不頫而乃皆退
休姑遣僕嘆曰何所識耶業受白紵山昔所僦泊以寄
吾老者比恭(痊)既妙高當即尽也以為瑩謹白妄求銘
誌敢求或昧平生而有請及此曾悼而託之是職我也
我既以清西遺而書百萬(萬)一至辭謝不慥亦不可少屈以
遺我所我言乾豪浴更衣而逝後其家併田而食忠甫
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來寨豐不厭及久不請銘

者皆所不敢道也公即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
上俯流水而嘆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留永為
吾耶之所矜式相與躊躇撫之而不忍去至有流涕者
銘曰注渭之殊物理所契疇渭子公注翔未艾霜天徼
日而永蜀塗浮雲何某天孰之狐謂不我相胡畀壽考
一其終初居略而長孰得孰失路人奉如瑑刻慕道以
昭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為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于時外至殊方
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為東南望族其論議激
昂參上海雅不問可知為其家子孝成庸下諸生也當
次公時各以其詩之者立出頭角年、相見後于今者
柳楊頭少自為一宗而亡踰歸之無異辭君次公叔弟
諱所字次文與其仲兄復次思能羽翼所學差池上下
冉、雲霄間君不可手而覩而愈久愈可愛君時振勵
無傳譜重然諾從次公遊宦為一時知名士可欽觸隨
所至敦藝多占高等晚登錦王門盖信其所傳為不昧
鄉校推為前輩場屋以經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
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意久之近日有以十科定
精者于是相與勉君出仕君辭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汲汲以退為進而固亦背馳耶後奉經明行修起家調
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劇劃之所長君謹簿書

第十二字疑有誤

此下二字當作比字
不字疑君字之誤

齋期会剖析是非無一毫髮不及上官以為能遷泝永
豐閣令仍歲大歉獄訟充斥即以君攝其事凡振貸招
集老能各其要乃富所繫囚得其是食而自陷于殺盗
君慨然曰命在俄頃而有見罪之法意不如是皆使之
更新既得出惰呼涕泣曰微吾令君可復為良民耶此
君去尋遣統留幾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參軍未到
輒感慨自嘆以謂時非不我与而我自不勉因上書自
薦曰騏驥也老致遠尚能鴻雁失群不鳴為恥得是語
者壯之辟西安州天都寨主簿旨自安撫司機宜

文字方特拓落後上經理墾場有志之士輻輳破礦而
新造之匠風俗異宜君能以文來學術振飭以相其事
人物細繡英不歸事之興鹽池之利齋豐閣之後復其
規畫為多事其最積借至儒林郎攝相胡封府考城令盖
有治声遠官要人引導惟恐後而君以去墳墓久思得
並家一官以便涵婦調和州防禦判官受八寶思如承
直郎東幾凡得疾以大觀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
文十五郎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君于無為軍巢縣東歷
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景祖諱明是以文名官雖不顯

為當世推重父諱奐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
娶鄱陽姜氏再娶同郡倪氏三男子洵娶辛氏涤舉進
士四女子抱全適從事李敦頤抱真適戴圯皆進士想
書遣曰上金出身大經孔玉適從事郎俞長源君和而
不苟無所不愿識慮已最而恕于接物于內典蓋深習
也而又天資所超悟晝誦彌陀社者决定往生西方
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恨誦
西方佛名不絶口端坐而逝自號白雲子有錦囊集二
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部婁無松

柏信乎造化所鍾各有其本非从人可得而論也次公
之學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藉紬繹以是予周可謂哉
矣而設施之迹猶未能饜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耶待
之者亦有所以也積流厚遠當如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　行廣地　而止此　如命何　肯緣撟
朝取來　使且頻　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宗中罷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太平
州酒稅明年到官遣与余相往余稍以遣請當之乃曰

君思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歲距家條陽一水以所得禄為養升斗猶万鍾也篇余觀其語也而定稱舍次提拾落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盡即其母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調急歸侍疾篤治祈禱以夜繼日而憂戚憔悴見者凡為出涕未几龍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觀往以問饘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委四吾觀以八月八日棄孤遺下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含水澗之北源頒有以銘之先人與中散遊而全未及見予治平間得吏部推曉其義則曰畀也

銘其可辭和夫人姓林氏建州建安人自為女子子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輒出流涕而不以之白其吳宗族間每嘆以為不可及皆曰是惟其配也久之戶外之命相續而謁委于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學政事接武華顯於中散奉偏親高弟幼妹恭養不歌厭而隱然名重閩里既徙所棲建安從夫人甚愛其子而憂雖幼之未有托此與夫偕闡內之事無復往意佐佑奉承無一毫不至嘗所屬者率先期以備逆其婚姻惟視成而已中散仕淺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

以禍見委四字疑有誤

与頌尽盡夫人佐衰飭若不憚其勞亦不以晝夜為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皓然獲苦壞予者氣衰之且快其不能勝伯歷陽氣其柩歸墓鄉城水陸無慮數千里不遠餘力以相見奈既老專以佛事為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嘗間一日或有以暫休為請者輒四上以薦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俗吾日後之資幸可勉使其不能勉休未晚也平居不妄笑嘆語御下寬而有法閨有延拜者正容觀整冠裳而後見訓導亹亹不本于為善自奉養至約專周人之急其于法施佛家則率

先衆人而略不計有無屬纊之際不留一語惟合掌誦經以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之以郎中進封永安以子時中通籍封永封縣太君以閩中任也回改封永康夫子既受八寶寶覃慶中外特詔命婦視夫秩為封而閩中在建到遂封晉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晦至皇考諱含章始教子為學曰付子夫人為先以進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學府副率封其母吳氏壽光縣太君中散諱珮四以左朝議大夫祠館含贈左中散大夫四子大中藤州軍事官時

中丞張款郎剛中安州□□□□先夫人以卒季刻閩中

也而□□□□□□□天范峒次嫁承款張□□□劉□

珏林霖秣皆進□□□□□□□□□□孟子曰王者

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耳王者

之迹蓋無時不在也自採詩之官不繞故深閨之美无無

以為明其隨時自見而達其天得以合乎是道者夫人

其可以无無愧矣而又與刑所鍾類有令子雖不竟令其

養六虞其几無所憾無以愧至于无無所歉嗚呼夫人其賢

哉銘曰勤儉慈恕見子用素慈孝愛責之天非天即用

宜能見推用而后知其然惜君子之老五福以嬙事而

又引之以修年達其于壽于鹿人則知〔闕文〕以下一百六十四字原

寫白當一百六十二字缺

所謂陰□□□□直倫書之矣不在我者乎刻□□□

限難者果可以光寓非即覽之者□□知也

跋董□□求帖

[illegible]

余始生當塗得硯構洗壁間題字不覺失声曰吾元章

何時過此耶王傳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為祖

習然哉、、相過殆不復能異時后得其數帖補袁其妙

處則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為一

時之冠推而上之抑識懸徐李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

少而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吉元章未必不為今日

之徐物也崇寧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脩字文柔姓胡氏世為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任要顯其子孫族屬多餘取美官遂為大族父宗質娶宦成龍元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氏錫之妹為館閣舊旧人樂善喜賓客公卿百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見親好事互為表裏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獨能于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為美賢選所宜博古傳家達于文柔許焉予去先人增燈祿仕數車贏羸馬奉朝請余方從李者遊有以合姓為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託也乃歸于我事先人先妣能盡其所以事嫁方數月先人當赴遠官余時從李子試皆不歡余相遠文柔曰君元無以我為重而使君有新婚惜別之歎凡晨夕致恭我之職也第勉之後先人得疾文柔未嘗去其側集解非親嘗不進而屬纊謂文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見以安累爾文柔涕泣承命既從先妣營壘事治家外一意撙捨多取其自隨物為其用卒得佳配以行余既出仕表偏親祿不給于養文柔謹甘旨均有無既累不自歡厭而門內無間言諸夫人卒文柔面擗視去服飾飾不茹葷血先妣屢殆其及當文柔每擗曰內史吾曼外夫吾母可後世門欲雖以相李那卒不回先妣棄孤還于京師余贏羸然在疚傳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迫最喪歸葬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与余分任每季其哀禮運土以從事而手實之其松檟灌溉則得造与水傳無慮數十本枝無一不素者又戲每書響者曰非均笑不能致固請焉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不為兒女念輒姪吾子臂曰願予一姪對一壯至十餘文始尤至數呼親以手撥去說不已既長推數凡幾不勝衣被之乃能行京師新關禪剎召名師主之李者至余走天下然一方狀未全信文柔著錄色衣一飯不敢隨諸參者參問而所謂明師者皆即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往往化之類中遂為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為己任崇寧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遂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類局囊程野宿追余至京

師執數掾地手的執霧其獄中飲當然曰烟焰中斷須
不暫適者為流滯獄詞有所建諂而所建偶寄一烟家
其長稚不相習文柔曰彼若喬則不可取拙給曰久闊
考一相見先後略其便令而得其處入門則相與破棘
除舊滯所建以出長大舊曰一何妙鄰亦其以是爲子
人間者曰當有是手也而曰豈古所謂然世者莫不昔
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遷之年相迎于御史府積余
注且書四圖圖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適于常時豈
不以之介然即我當與君俱脫所束以悉也遂同涉闕

闈止旅卸其修途所次其也集矣我曰陸躓良苦文言
庫伏中且久而奈何遂附艫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
能蔽累大霍至加而私相據夜覆晝夜者六七比舍舟
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攜著每增嘅迭適旦命
途時藉草以休其足既跛所異鄉人情齟齬又以罪
表上下規理幾不相推何遂簞瓢然性薪水相給而已
又弟聞謂余曰適塞自有其數焉不偶于今日則合眼
再瞬亦必無佳處要願于向上事精進當能以致其佳
既到此尤甚自策一緩緣中不昧者有幾遂一意佛事

朝暮礼觀音懺不懈間逮余與之見是文妻三弟各分
俸為助悉語余曰日月薄得食其所分將二年矣此時
以我故分而无與之約適教思我得見則還之歔來而
不及彼不能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妻曰弟
還之我亦欲發其約也家人事齒疑其說一日二三祥
者相過屢留飯畬涼香饌之柔皆不以善人蔑微叙奮
夜作居而日遊笋輒自洗頹足衣屢奉身起欲咖扶而
行家人輩告其生不為之據乃兩手結辮隨即而遊時
四年二月四日也氣候已暄就得七日以待其子甫就

本朝也先潤如笑嗚呼之儀不盡事先人之日娌文柔
閒閑相保于窮約中與先妣不異視母子無頃刻暫相
捨比終養先遺像次出淨邊時事著獻又親而歷遍其
平生咨嗟感咽不自盡乎仕不偶乙又仰祿為生文柔
能使不足為有餘既篤于其姑又不忘其父母之愛周
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務式其吹嘆而覃碑
之其二親之葬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之姪妹自祿
祿耕青至及行又親為扱製以待姓高居書風節自許
與其重緣遠世故喜論弟子人物取捨則毫髮不假借

上自六經司馬氏更及諸纂集多所掇拾于佛書則終
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稗官有師法而尤精于筭數地
括存中余少相師友問有疑志必造余質于文章屢嘆
曰得為男子吾益友也余讀蘇軾子瞻府之集屢稱
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
其善同之難近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
者遂力為辭理以竟曲直之義徒屏間歎曰我嘗謂蘇
子瞻未能脫書生技士空文游說之羈今見其所為不
特一代豪傑也比過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
以生言妙道為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為法喜上人子婦
既殁手自製衣以殮曰我一女子得是善人知我復何
憾雖不耐事責己甚常而待人御下不欲加己自始疏
食近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酪終歲枯槁屬饜
亦隨禪者力行受圓昭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名守
慧而男子長未名而卒次竟行未葬前一年亦已卒一
女子嫁錢杭慶奕考而美甚似其母而明甚殺過不勝
子事文字一過眼輒誦為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章數
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曰歡滄州無棣後徙其
州山陽今隸于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雨峰下
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來從葬先人諱循先妣田氏
事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先以余
遇覃朝列封遷某縣君再以余加大夫階進封南華縣
以余廣官遷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見于
柔儀殿中宮撫之曰是乃胡氏有學識之女子後因
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曰能
文之女何不來又亟速召後逮呼出而賜冠帔更妻生
平可紀之事固多惜哉其惟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
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元儀且獲所履
歷皆人所不能堪之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效加之
閨門之外我不及備知苟非親為直書其事則凡在之
下所貢深矣撫攬淨而銘之尚恨有所不盡之銘曰生
之非很行之則推胡捨彼以即此豈所遇之違然違我
行之遠至應古人之業能先我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
亦曰有婦人焉噫求仁而得仁矣書吾銘之弗諼

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從子楚州即[illegible]以葬

塋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徙塟乃卜于州之西南
安樂鄉吳興里先妣瓊亦祔以耕地近河慮以疏鑿交吏
聞焉河遏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
許自便北歸適金陵愛其江山勝麓遂有卜塟之意凡
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邂逅獲遇太平得
此地焉委蓋當塗縣靖鄉尊宿社巖靈雲山之致西峯下
也以大觀四年四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來塟四表
而塟焉于是先人以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
封永嘉郡太夫人揆先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
先光方四歲曹孫德昭郎社斋郎德孚尚幼先人之女
長嫁朝奉郎何景初封德安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
中大夫林邵追封榮国夫人次嫁朝請大夫鄭德封同
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議郎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
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先行之女六嫁虞
氏孫徹一未行何氏孫劉儒林郎監秀州塩場鋳將仕
郎鎮承議郎通判明州林氏孫據正奉大夫中書侍郎
鄭氏孫耀將仕郎袁州司法參軍虞氏孫徽湲濱省外
孫十五人已嫁曾士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積累之
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克負
荷無報施不昧庶幾有待焉故詳書之以昭其成其諸
具載誌銘今并舊刻石移置壙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
奉大夫管勾成都府李之儀謹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終

姑溪居士後集目錄

第一卷

古賦

夢遊覺釋亭賦

古詩七言

過王晉卿第
題于畫山水
于畫雞鷹圖
毗陵東小圖（亭）
送李仲孟
紅稽炒筍
送胡希聖
登鶴雀樓
送鄭彥莊
晚步沂隄
送俞叔通
題饒秀臺
贈琛上人

第二卷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
送唐公元
阮公嘯臺
王為道東軒
次韻參寥
送李仲孟
次韻王為道
送陳瑩中赴
古東門行
臨朝霞閣
贈張隱人
別希仲

第三卷

古詩七言

和張文潛
過潘子真

擬須寄傅子淵
送錢卿之遠
謝達僧
夜遊園
次東坡韻二首
雨意
送慕容若禔
春雨用前韻
寄孫子發
子淵惠蠶醅
謝橘皮湯
築城詞
寄耀州畢九
山水圖
送郎祖仁罷九江規省覲仙隱

第四卷

古詩七言 五十首

四時詞

題郭功父壁
答吳子友
答侍其佗父
薄薄酒二首
飲何希仲家
正旦日大雪
求冷淘醋
謁寶覺
懷秦太虛
西城樓感懷
寄秦太虛
維揚會張吏老陳瑩中分韻得柳字

第五卷

古詩五言

賀李方叔得馬
留別晝直用晝直韻
謝鮮于子駿用前韻
次韻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遊惠山三首
登斗野亭
次韻太虛
次韻家室送別
和參寥過敝廬留宿
送孫叔静
次韻游馬頫歸
次韻冕克民
寄范七平涼有一優渥頗相似
浴
第六郭將求詩
送徐彝舉

第六卷

古詩五言

敖到後雨還大作
端午睡起
大雨
睡起
試郭底泉和韻
曉起和韻
讀淵明詩效其體
次義禪師韻
五雲觀
崇壽宮
喜客泉
捧雪泉
白鶴觀
九錫菴
華陽洞天
玉蕭菴
陶隱居書堂

第七卷

古詩五言

比部文承制杉竹
離願苗張聖行相送
夜投陸周仲

明日阻雪
飲三家店
得鄭長老書
寄何德固
燕子和韻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
方叔用前韻復徒之
登上人求詩
送忠禪老
因服藥飲酒
老杜視葉今陶句
張聖行入京餞別
感慈鄭老相遇甚歡
遊仕園
懷張聖行王成伯
久旱雷雨忽作

第八卷

律詩七十

讀東坡詩
次韻見寄
營居寄存之
次韻見問
五月三日
晚雨寄劉端叔
端午
傳子西歸興州
與何德固
留別子淵
送馮子莊赴秦州
重治寢楣
寄周臣
題隱居君
次韻見懷
次韻病起
次韻子椿
次韻子諒同贈董無求懷余元章

次韻題樗亭
次韻九日登高
送畫無求
次韻懷元章
次韻思道
和人臘日
題壽椿軒
次韻米元章
仲春李澤遠來相訪
書閑軒壁
同子重登長蘆寺
遊長蘆寺
送方老還院
留飲朱重伯昆仲
題天游齋

第九卷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聽惠師琴
春日
覺老求詩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
真師約過寄老庵
題米砂湯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
題米希仲壁
清涼寺覺海召飲
宗本求詩
花侍置酒雨花臺
寄趙仰之
次韻邦老見貺
宿壽聖院
元白出紙求書
登有美堂
飲默齋次韻
錢塘節士見寄

阿㟳堆
金斗岡峽
和王敏父
若種告行
陽羅道中
次韻梅花
智臣相過戒小詩
送瑛侍者遊方

第十卷

律詩七言 五言

有送梅花者
失題九首
聞冥者
過蒲池寺
子畫見過夜話
飲三家店
真師移植新竹
宿湯泉

宿朱希仲家
真師歸索詩爲別
石磧阻雨
遊石磧寺
茅山道中
除夜寄德麟
腰痛飲酒不能
燈下試楊生筆
江上獨坐
書黃道士壁
宿長河堰
過戴雲
書長千僧房

第十一卷

絶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閑居五首
題柳氏園

書真公軒
偶題
首夏
晦迹
餉茶不容少待
罷官後謝客
次韻方叔宗鎮立秋
得王晉卿書
水仙花二首
初得馬駒
題朱砂湯
石蟹
再次韻致君
得延之書〻尾戲答
下忠烈公墓
冶城
書天禧壁
正上人求書

書金虹亭壁
書張君書窗上
次韻牡丹
試陳瞻墨
偶書
過巃遠亭再見吉先之 [illegible]
第十二卷
絶句六十
看花白鷳
竹鶴
黃精鹿
荷葉龜
惠崇扇面小景
讀華嚴經
學書十絶
李世南畫
出院有期
再和觀畫

路西田舍 二十四首并跋
謝人惠朋樽
阻雨
試筆柬趙德麟

第十三卷

絕句七言 六十
次韻見寄
贈人
再和仇伸夫
祈澤寺龍池
題虞氏外孫扇
失題二絕
次韻子椿
又次韻三絕

挽詞

王承議挽詞
仙源郡君挽詞
俞清老挽詞
陳氏母夫人挽詞
雜挽詩四首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朝中措
臨江仙
蝶戀花

第十四卷

贊

觀世音贊
維摩居士贊
永長老贊
琳老真贊
涓老真贊
雲門大師真贊
靈峰真贊
晦堂寶覺真贊
李太白贊

姑溪自贊
姑溪濯足圖贊
董曼老畫姑溪贊
伯時畫馬贊
銘
歙硯銘
需塗硯銘
丁希韓圓硯銘
救福院鐘銘
南禪師塔銘
第十五卷
序　跋尾
歐陽公別集後序
南浮集序
跋歸去來
雜題跋
偶述
書長短句後
第十六卷
手簡
與王樂道
與王性之
第十七卷
手簡
與王性之
與韋深道
與趙秀弼
第十八卷
手簡
與石瑞若兄弟
與友人往還
與永天長老
與悟長老
與崇固長老
第十九卷
行狀

胡叔微行狀
第二十卷
墓誌銘
折渭州墓誌銘

姑溪居士後集目錄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賦

獨遊覽輝亭賦

露下木落天宇澄徹日欲傾頹輝方委烟姑溪居士杖藜步躡臨階之絕巘俯視節物推遷歲月感覽輝之昔持詠生塵之羅襪惝恍羞也躊躇躞屑御者不進將誰與說既鵠立目不怡疑抹掏之無別已而人静風颸月出雲裂繁星不能藏其光萬籟于此號其穴夜欲遣而不暇赴百糾而千結于是解衣就枕寤寐絲分紅舒綠卷蘭郁靄董更笑語于鶯燕螯蝶珮于烟雲眼秀蛾之不與方展轉而疑視忽若星墮倏如鸞停拊背籍侶相款狎情柔而見文謂予之約何異叩予之寔殊勤頃侍王之未及俄司晨之遽閒嗚呼夢耶覺耶則亦莫知其然哉今已非是昔安可追懸夢幻于物變剎眠細于頃寢庶幾夢覺與今昔不能俯仰于羣迷

古詩七言

晚過王晉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爛開

清風習習醒毛骨華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倚庾江州
萬壑拴香借澄碧陰森老樹藤千尺刓楠雕櫨初未識
忽傳繡幛半天來舉頭不是人間色方疑絢塔燈焰耀
更覺麗天星的歷此時遥望若神仙結綺臨春猶可憶
裝田欲去輒不忘百種形容空嘆息亂點金鈿翠被張
主人此況真難得

題王子重出李成所畫山水

主人邀我登閑軒軒前景物秖大山坐來嵯峨若不足
引我忽到營丘間營丘山水天下如金齊十二雄一時
看遍歷歷如到眼吾宗筆力窮高低峯雲岩靄互隱現
老木蒼藤紛蛛絢巃嵷特幹勢掎歷奇崛欲令人未見
石磴流泉似幽噎洞穴縱橫乍明滅舉頭樓觀倚懸崖
定須六月臨飛雪行人初踏山前路致跂樹寒快回顧
塞驢亦自樂平地驛且徐行方得趣日西平遠迷何處
極目蒼茫天欲暮行行端是我前身斗覺精神相會聚
百年瞬息竟誰真此老應無一點塵主人豈是風塵外
豈是閑軒久住人子重家有閑軒

觀子重鐘隱鷄鷹圖秖借傳本畫乃叉康舊物

衍字已作見
彩德宜誤

次韻胡希聖登毗陵東山亭

君不見孤雲相齊望前古從日貌觀因欣慕姻雲得趣
更風蕭蕭使高人恨無路閣千崢嶸擅空闊寒日低回
得循步未輸想見不可從南國小業殘木古百年暴輝
寞之霜衛盛仰衆情易新孤懷直欲共傾倒衣上元無
一點塵又不見三千珠履春申君十年天祿橘子雲極
日平原草檠貴秋月春風愁殺人五湖歸去耕之埜擊
鼓撞鐘猶恨少險語綫絲一飯休九衢相視皇草草荊
州萬里控上流欲乘翻風出飛島回首蒼梧隔暮雲南

千年老木根半拔叉牙枯枝闌金鐵蒼鷹見鷄豈捨
伺陳必擎將電掣鷄如不免怖且死鋼觜礪鷹又噤貼
陰風慘慘天為改殺氣憑陵欲翻海畫工已證三昧因
造化精神智能來江南山水多異人適逮往往隨風塵
誰聞應現非一托流落然為絕世珍吾公盛德天下歸
想見乾興天聖時進賢退佞乃所嗜不使異趣侵毫釐
喻公為鷹固不可排擊奸邪力尤果閑閣凜凜毛髮驚
常蔚恒擾如破鎖公孫勝致有餘風十年本土常相同
擬借傳摹應見從意欲因畫時見公

狩不歸何可呼邂逅相逢情更親骨肉時能將己隸欲
書醉語致多感好事今無載酒人班班微陽度盡竹嘖
嘖寒雀喧荒榛常即所紀十無一安得遺老訓詁諸
證雖堪隨求俗健論愛君如剪竹穿人貧我無貧人呫
呫老瞞徒四日直絃易斷曲未終鳳髓雖存斷誰續白
首胡君到孤獨在何分金齊鮑叔

送李仲益赴婁梁司戶

恫然五府不受塵深山大澤猛虎蹲據章千尺若可扶
滄溟萬里致平春秋天一鶚補正平人物南川麗士元
莫詠潘安好風月當知徐孺出吾門

閱傳鐵紅精炒箏

食能紙指老更深飢腸南北常飲茶曾作閩山對岸客
海舶供看常相尋一路煩慶春凡換事積裂腦愁寒撥
淮陵巴海不多程多情誰般能鳴雁進人班好進千金
短茁漬味荒春林呼見積飲不知飽未微已到閩山陰
孤風今古常盈盈不忘南音似君子寂寞相求義適高
莫時今朝共隣里

胡希聖在毗陵有詩稱送比適山陽猥日其韻

送之

寒雲四塞客日短一盡勝裂共嗜中君家大門我父黨
覽白聊復相過從和香索料名甲冀幽蘭飽弄理孤桐
爾來行李偶南北曲不見雲間峰登山臨水不無思
獨哭仕仕斜長松蓬門春晚無語好書慌迷還來清風
五府帶始一洗盡萬里古色開愁胸綢川何在廣文死
比比攜手誇有功楚人僅乞二日苦郄嗟白壁理萬蓬
遠巡巡取酒叙契闊百川赴吸鯨良虹風流未愧正始後
今春衣花許無鍾君才有用莫時深我亦相將成老翁
騏驎得路即千里會看戢日天邊鴻

登鶴雀樓

大河南奔山北走勝裂天涯瞰四首撞鐘擊鼓醉橫參
特險英雄骨已朽歲暮風煙九可悲功名白髮不相期
重來好是當晴日愚有鶴群翡翠兒

送鄭彥莊

酌君白玉杯送君心黃捻長安風步脉人眼君行暫諧
黃金臺劇辛已老樂毅去荊軻平地多龍蛟九重深沉
四海遠快使誰許參雲雷黃金臺高不易上并州雄郡

幾塵埃當時熱業皎白日餘風來皆能才龍晴添腹
寶異相射隔上下羅瓊瑰丹青萬物大門增妙論示汝
與適猶同時舒卷一門盛傳見契大生寒灰十年早飛
不之歎青雲自此弓進開我晳適隨極天末有酒取醉
長道陪離亭而之綠蔽眼健帆危桂寒風催黃金臺不
如幾千尺功君寧衣直上前莫回時我歲雙六之祓者
賜會須達通青山限
晚步汴堤始見春色次夜與蔡彥規鄭希仁同
飲進奏官舍

昨日行河堤柳色綠如烟只疑曉烟罩寒林細看始如
春已到春來本不與我期病中殊却春來時塵埃雨過
風不起但見紅紫咄咄陵高枝呼呼見春隨分喜今年
見春略無意泊然相遇等幻化況是客愁如夢裏前年
隨春入都門去年探春每上村今年作客還到此萬里
業浮雖寄坡人雖然羅酒博白髮相逢情更親身世時
區有夜色終日裂肺如帰雲倚門凡幾夜環連夢勸寧稚
子行逢迎扁舟早晚東南奔車馬紛紛愁殺人
送俞叔通帰四明

終軍棄關繻李斯逐黃犬功名事業自有時咄嗟所得
六養蛟雷奔電掣千里兩翁變為龍如掌反掌殷飆抱閒
誰復論公子威之在一言擔登嚴履危列國手掉相印
須臾開鑿中不死魏齊困口中舌在天意旋笑歎醉困
肯休悲盃生魚擇斥八極神不變秦人豈識照乘珠氣
吁虹蜺亘天地有時一笑海可枯泰山排雲天下小紛
紛何足論賢愚得君本如此君如我無來幾年飛鳴共
掄揄長想凡殊參猪衆都城踰月同朝哺覽照別我還
舊廬引君一杯酒洗君衣上塵我歌雖促非酸辛未忍

祝別雅加瑜亘教探取虎穴子西來射策黃金門
次韻孔經甫題封姝丈氏鏡秀堂
天姥是建天州紫萬壑千岩相汲引呷喋不如畫何如
精突雲烟隨塑隤來騁去代將虎豹上圖下妄藥芝菌
真虎鬱紆老寒玉飛泉酒歷調刻黔天造神藏發有時
眼力收羅一朝盡速覺搔捕拇星斗欄欄分明嗟老嬰
薄遊曾向畫圖見忙鼓微吟寫秋明登臨更想新醅熟
紫嚴出擬參竹筍排空歌呼來酒仙家肇觴章陵尉尹
晴春雪霽夜月滿此崖誰能討吐吟到者如行避世村

回首紛紛只堪咽因君歸興不自持安得陵風撥參差
董江祥瑛上人能書自吕爲太工又能詩而求
予詩甚勤予以爲非所當病也爲賦一首勉之
使進于道云
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彈丸流轉即輕舉龍蛇飛動
真超然禪瑛趣醉我顧魁道玄戲得字畫當抱拂子
憑軾相周旋筆若運斤梢手如致神偏眼能撰數、
爲制中截棗摘尺度磨礱剗似曲還直非方圓適當處
丁香刀後但見滿紙銀鈎是心眼手筆俱不用擬向底
處觀其全思量不可判此地無中邊欲似觀閣李山夜
果後滿空白月孤光瑩祥瑛傳看書買之帝王慕中慕
柳遺續之右軍帖家家有之然後世遂不復有右軍至
是世人書下手便欲逼真古今相絕如此瑛其勉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一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見寄佳句

文質相袞徒野史拔山蓋海終罕死早時安作不朽計
掇拾餘殘向綱紀洗梁貲缺固無有白首何堪墮牛李
歸行縮杖觸欲前布襪青鞋從杖始春風暑頭問時無
暮雨洲中吟白芷遁來蹭蹬十二年南向牛角鬭蠻觸
事事日復見相月究是角中建綺里萬頃烟波形大杰
十丈高松騰雨底氣從窮究之千樣紛怳婆娑參珮葉
曉來鶴點頃下凡儀報翻翻航一葦元龍豪氣不少除
樓臥超然處思起問逢直指三峯去畫馬樓前萬人喜
爭發健句聲欲倒似不見客已無盡便期脫帽流風腴
綠宿寒春縈雲子定應一笑非等閒更想筆端如寫水

廣公見惠頓海上既往嘗有詩奉送

憶昨扁舟下京口六月江頭浪如吼一笑還尋浮玉叟
山半飛雲似招手月明上船縈宿酒倒滴洗星疑犯斗
夜深歸夢微來棲覺來落月穿蹊牖山僧夙建雖終日

黄昏歸鳥逐風疾玉晉蕭森病枕餘一語才反復相失
先生高節如古人簿官從西行路塵海域寄食不自得
曾喜持盃同探春　風花草木殘殘微紅淡綠意旋新
相從白髮惜未墜底事從別声悲哥雁陕欲到嗟無因
想見蔓草縈龍鱗浦光亭南柏陸水舟舟珠日依孤墳
到時春色應已遍滿樹黄鸝初轉時憑將一曲無須淺
為灑酒南墳松樹枝

次公畫扇次韻吾正叙

有口莫飲盤泉水有手莫探驪龍珠秋風今落千古意
追風絶足誰能拘白雲青山遊世樂曾鼓槌鍾廊廟君
侍闕舒卷四海為之動豈惮一一從吹竽君有事事絶
天陰阿房宮在空荒墟野人不識貴者直欲炙背問
向茅簷隅由來土宜讀倦方覺覺傳習遠有無當時一
蕭蕭偶尓至今覽傾嗟款吾人姑質素所長獻嘆陳
近進墨虚老清渭濁固可辨未應到海君能殊

王為道東軒梅花小枇相次弄色置酒見邀出

墻墻貧是花時酒半移即花既醉留為題閑

搔髮滿爪垢撲衣滿襟塵百年信幾時吾生苦粉紅黄

河源從天上流出照河底為沙丘張良身不滿三尺從
使沛公君列侯淮陰小兒亦何者俛首無辭出胯下蔡
坎壽食為得計一飯千金豈無價相君之背貴莫言前
趙丹鑊何苦閑使為鼓毛已梟首奏事猶如覓旗前執
深井里有是國良狀壯士不復還伯樂相馬只相骨出
出帶情是貫鞭春來萬事不欲語推顧古酒下著錢大
錯長杓酌還引日日如此過百年相家新有換官請
我客鬼早見憐東軒小枇閒梅蘂清香秀色能相先不
将青螢略推落旄中取酒客流連留情坐深花流過愛
花枝向花前坐時時飄落盆中丹丹天仙宮裏塵
醉後筆書疑有神繡間有翠飛雲歸无于毫興未盡
惆悵粉壁何時新空堂下記上馬去晚来但見衣巾香
古人名節堆故紙多少況理不如致明朝花落在須叟
莫遣高門無入路

次韵參寥杜孝錫

君不見深山窮谷千丈連懸崖絶壁倒挂松雷霆雨電
有時一洒過八極紫霜雪霰能邀夜月來高穹又不見
江頭竜子游洲鉄裂地將候蜂有遣長安大雪幾千尺

南州不晚衣玲瓏擇人而相若天掌登天有路非州通
天之可上勢或使得相乃在須臾中朝冠韶婢簪歲纓
曲脈何在三千錚方果處北安莫究冀異海舶隨狂風
舞雲歸躲吾與點生中客滿誰知歇此：杜夫子靈芝
踏深叢百年精翎紛皆腐朽且將速駕卿與同我超主航
對人眼空向霜天望飛鴻

送李仲孟益及第調秦州司戶還錢塘

憶昨西湖青烟月玉面少年樓紺髮六月已午新人行
生上無風不覺熱長安塵沙五月尾汗透纖綿其共無水
相逢摘枕秋已深水青令人冷如洗吾家謫仙應已朽
赤石風流誰可繼卻恐騎鯨下紫霄新人見是人間有
春風標名雅穠郎睥睨英豪皆培塿三月飛花低巢燕
筆下光芒射斗牛共說唱名頭第一人事天時良可畢
大任先當益未能何謂搖雄老終吃滄溟勺湧百怪見
鯨鯢騁騁豈艱辨莫謂卑飛遠自陵功書曾是將軍頭
朵賢季上文章舊平日追隨今太守劍日應頭倒履迎
還聞下榻南昌秀濠上觀魚：正躍攜攜手何人似此樂
妙處期君向上求可笑蝸牛爭兩角

為道見還詩因次其韵韻簡孝錫

天衣孫裘拎綠裹月落霄行昜昌禽盃時嗟身世寄秋蓬
破：吾心淡如水青雲有路誰引目肯李學荒蹊綴先隨
經營一飽田南北未昜昌功名輸故紙爾匯來拔逆遠閣諸彥
白雪無客參下里何殊溺者得尺素聊謝冀翁徒洗耳
大官供飽事銘鼎時引古人同淨几杜老王郎時我賢
筆家相先慙虛美清風今落勞悵望誰謂雲間見著綺
回收倦緒聊紡織年里素餘要足喜一片蒲鞋送下天
進適華青如喚起從此修途可問津豈浸龍頭卻地尾

送陳塋中及第歸洪州

七月江南秋已到江水如天魚尾擇處：團橘欲黃時
家：門前纖掃掃西山佳氣微青雲春郎門巷如深春
陳家有兒新及第乾着著思抱歸見親為報行人洗眼看
養兒如此誰不羨頭兒不要重科第事業功名他日貴

古豪門行

元為元無更有兵未失催班不待明龍騾虎步揚旋出
蟻：卻曲隨鳴鉦三千珠履皆上客囊中有錐誰為穎
莫嫌相見眼迷離長城可倚如在誰千羊不如一狐腋

余赧設

草庭寒嘉讀啾卿雨口四和未必智天下奇才余墨陸
舟中指可掬冀北馬群空剎身春炭為國士射三捷處
謀已同義感丹誠虹貫日壇上成功方頃刻縱有明珠
千丈長安能保得頭長黑

春日同梁十四臨李公昭朝霞閣待見舞梁州
曲徵客有呂洞羅為贈公昭令玉杯滿酌酬之
又呂金鍾集見和爲既醉出烏絲欄索詩

都城春風吹落花都城九陌無塵沙翻衆公子醉何處
閣千百尺陵朝霞鳳事新調玉指軟黃金捍撥當胸逸
紫檀屢碎鈿成拍紅芽蹊觀鵝頭穩回旋拼綠雲鬆
砍斷還供攝未徹新鶯弄雛乳燕飛一曲涼州春日遲
百建鐘頻隨玉盃呷呷一闋事伏持公子笑不已下客
嗟正濃更邀姬姥特金鐘一觴直欲滄溟空從他海若
在平地明珠墮處然蚨能珊瑚究撐高風便疑已姬
御來風月漸滿銀河低歸路從街數歸何時再到紅芽
地更情游絲惹住衣 此篇與前集白紵精席上琵琶歌數句暮同幽而吾之

盧泉之水次韻追貴民贈張隱人

盧泉之水為河長裂臍不到空蒼蒼讀君詩句心已涼
便覺滿耳清浪浪彼方歷臭如麝香肝腸飽神鷹揚
有客飯水衣朝陽群䫉不語中何傷過從德君想更無
直欲造化窮微茫何當相從老此水與爾夷齊均是元

飲散留別希仲自江州停罷歸壁門掛盧山圖
約為春戲終席不果又約明日雨綫徹余遂行

落雨著地三四尺班駁雲闊日已西坐來指點經行處
問我何年別虎溪十分滿到一聚盡笑我强飲如登梯
燈火熒熒夜未艾回首但覺蛾眉低今朝未食先破齏
明日憑熊欲下齊門外馬嘶獨未起擁鞍縫許趁鷄啼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終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二十

和張文潛書東坡遺蹟

紛紛擾擾何為哉一息之餘皆儻來當前荆棘誰所樹
到了醯酸納方駭公歸斯文乃有主公去妖氛幾人扶
孤雛鬬狸蔣嘷咬蛟龍衆户外何嘗常滿屨
今流遺澤子真出斯文相示因置酒子真黃九
門人
山谷老子久不見豫章詩人何許來章江未覺清徽晉
西山一一帶寒烟開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繁戶驚春雷
紅爐勳生且一瞬為我更賦揚州梅

擬寄傅子淵

一日幾回撚白鬚我本于世非蘇蘇奈何寸未長自偏
起倒不供須人扶眼前擾擾嗜蛍學况于浮夫隨有無
風壤狼藉多書餘丈室空悲釜生魚抓攖世垢肯肌膚
愈下愈拙真學壺愛妵并愛屋上烏古詩有之今觀如
不須百赤勝色狀不須去為枉逕寬只頭卒歲眼長淼
百無所見常如瑚出門擿埴尋君居萬里付於千里駒

送保定錢粥道且約相見後行

平生不與物近所向未始值坑谷獨斷渭涇之清濁纓
世間此理固紛然曲未顛見君一笑可兩眼照人光熠熠
深閟不可犯毫髮屢塞已許同松竹去年相逢儼如昨
數我何殊侯曉燭袁殘杜甫寺溪虛且可清樽對
軍興百邑不可閟與期縱横擒澤粥念君去晉無凡日
頓履驅馳隨橙東君方撫掌笑我迂物理循環同一局
有來則受去莫追息者紛紛自爲由我愧君言但首肯
明朝君去追命軸路行春色已無有兒徐歌吁送紅綠
思君不見一長吁忽得書來觀意寫約我歸來叙離别
南紙柳楊疑論司里如重門鎖白晝日連維伏拋心囊麂
寄多少作詩計莫便雲間參去鶴無雖會合杳難量
君能規規如世俗

得建老莊傳書所報周悉且速東歸既愧其勸
因述書語為謝仍約富滿就見

故人書報新種畦東皋豈素稻水西更添莊屋成雨脫
巖出清路排沙泥柳插千本竹萬個雞豚無子群相携

又侍前閩闈場圍更下南泊來兒鶯兩年課役已似此
數歲辦可如山溪吾師報地達(適)我與脚中營徹真琉璃
一錢不敢(取)力為畫只得一飯仍鷄棲我戀沼(泊)浸落隔宵
眼前差路知幾殊縮懷吾邦歸未得書來未讀先酸悽
今無去來徒縶縛〻非顛倒隨傾擠萬衆過(遇)眼即他物
列兮既飽均朝發明年定作一村老非施委曲誰刀主
內侍劉有方畫名畫乃內護國大人夜進國最
為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方敬跋其後既
作詩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閱集得詩遂
次其韻以中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意(宮)萬人壁立鶯游龍飄〻衣袂欲仙去
寶鞭遙指蓬萊宮真人驪起春纔卿誰恭琵琶最先手
合情堂裡(裏)謝使人暗香猶帶天階處宛與相對若可語
筆墨頓失當時痕閑眼成今合眼古田(回)頭自有來時路
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
常愛東坡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
今夜黃州見落花小院閉門風露下二詩因即
其韻聊寄目前

老來不慣離家久獨卧一床今八夜搔掭十爪垢已滿
降伏于魔心未下焚〻病眼日更昏皎〻孤懷誰與寫
恨無嚙恨与誰(睡)俱獨有節枝伴身亞筆嚴性海偶深味
覺(兒)來隨天聊復借平生好書短類聊近日作詩凡幾沈謝
百年旅蔓付將覺萬里家園猶未舍吾緣僅成未嘗騰
佳境安得如食蔗從來少味無偏知早已忘機氣休怕
付當遣作畫屏圖閑筆凡村(材)任識罵 世圍白老謂之重 屏圖
良宵明月為誰好把得初來正合(今)夜城頭火客喈不斷
花上鶴棲鶯欲下更深未覺草衣桂風細只疑清露濕
滄浪南北心已老錦屏閑(門)身白丑傷心黃卷不相契
過眼青春難更借那知交臂飄深扇蝶季問因誰予謝
家書香豔隔重嶺客鉞破賊真傳今懇勤兒女置變鋰
雌雄敬段勝木箴定知何日遂能歸却憶今朝真可怕
解衣就枕已多三嘆咄多言翻自罵
初夜有雨意欲眠(睡)風大作
昨夜雲屏疑有雨五更還作掃雲風我于此地雖無責
偏時只事心則同起來悵望一吁歎又覺裂(烈)日侵增紅
隔墻鼓吹去何許入户哀怨絨無蹤尋花恣蕊尔自樂

噫夫哭子情無窮半生感慨無老別異時獨與新豐翁
還來眼力不解事彷彿推墮此境中天公豈肯遺一物
羸且莫嘆抒抱空無心致禱々必應會見一兩年豐

送慕容君程公幹環慶邠寧

四月邊城氣如焚閉龍乞水將致雨起我獨有送達人
相與投誠香一縷腹惨不徹謝僧現想封焦枯無告語
君時抹擻不我捨意欲同分神所想此誠未契我鞭羸
想望縷疑隔烟霧一朝報我擻难留明日清晨離此去
我憩君住本為我君行我乃不得祖園如身世不相期
戒々安能効兒女君還我々脱韁鎖關道别酷如撥亂
使君况是我輩人便約睎高日東注經由茅一莫遲四關
光耀物須知原有主

再次韻并寄寧州孫子發

顧我從來泰累莫况復顛風并怪雨出門未必逢鴻鵠
閉門何曾下縧繩比來重作坐禪僧日與虛空相晤語
初非小智貴自私終謂大園不可悲緣逢傾蓋得吾人
獨喜山行連豹霧僅塊未馱累歲留猶勝投閑經宿去
累州勝事火欲講老滕元將坡樣祖初欲到孫小兒聊豈知敝

手聯翰君使君方詠羅數女頭持一笑作先容試覺醒
醐分路亂寧州别來吾所畏此然萬驽不得注寄声到
眼不須論尋覓生涯涯能是主

喜雨用前韻

潤滎延殘不勝焚欲救鑊湯須是雨天公愛人甚赤子
思持性命軽毛縷使君屹起石門城掃路壹禁喧笑語
定知此雨必隨來何用與龍争喜怨初疑點々酒醍醐
漸次濛々驚瑞霧一滴入地頓一人萬靈焦枯如洗去
我憩無力助精虔獨致微誠祈佛祖深局不得陪賀燕
生歌歌妹來舞女近傳一斛出六斗蓋面浮蛆泛牛乳
頌君遠與孫臂翁留得濁泡猶如注醉中寄我慶豐謠
想見今朝賓與主

謝慕容若檴惠橘皮湯用前韻

有幻色身同一焚誰振拈救酒甘雨一息不御百慮隨
邪正交差窮綠縷吾人有術我得畢自約初到必與語
日來静坐不能遣隨思作河脉悲腹腸逆運吼雷霆
喧啞續紛雜珠霧吾像思動援鈍苦累為新留陳觀去
君臣輔正參苦良物々經營本農祖一杯狼藉走三彭

尋嘆逕迴大應女就疑身在清凉國無異金雲遠石乳
便當竄入經驗法何用切切增補注多慙世語必見臨
不會作客勞煩主

謝傅子淵惠釀醋

一罌滋味有餘都料意傳來啟殊王畫屏當祥世俗珍
獨喜小甲隨買果老翁病起疎七箸頓覺加餐不勞勸
喜無頗許供日食庖有力痕長新續舌根有相本須直
定應雙箸浸春芽只愁此去不能餘歸去尋思空自嗟
天酥碑奇醍醐醐且從樂處為生涯他人若問真消息
請向原州觀傳家

槃城詞勁張翁體

齋居去朝天回一聲就千聲催上句纔布一携許試難
只恐雖鋒摧萬仞迷宮他川路胡鮮回還不敢覷但云
本是漢家地如此攜家渡河去渡河去莫回頭漢家人
人要首級渭州門外藏爾樓

寄羅州半九

造物寸我終何功寓形宇宙一累同由累而形則可物
自形而我如飄風我初與子未衆髮長我一歲今皆翁

問閒世故憂愁集悔不相向但當聾瞽蒙寂寂團坐
與異如鑷髮髮逢場作戲固聊爾隨緣應責時能克
邊城氣候藏天赤春物茸蝦蕣青紅頗知利乘甚相尋
洪玩雙翠略雕欄酒闌起舞屢脫帽笑指落月如懸銅
何當容我作伴又來易歸馬催叙叙

題閒所掛山水圖

老膝無能室在間首藩既飽思行山誰如尺幅分向背
恍如百里隨攀雲烟濛濛心共巖迷草樹陰陰日將晚
一声幽鳥隔前溪萬古回春來疊巘涼風仿佛飛清霜
奉身九折思王陽嗟我胡為不自突遊物顛倒鞋餘光
不衆羅浩許如何日相對無可搔短髮芒鞋竹杖清自在
彼彼吾心真匪石

送郎祖仁罷九江俶省覲仙源

石磴縈紆行一髮下見滄溟磨初月不應佳氣無所歸
十載声名蕭吳越香爐峰下新銜官匹馬又還桑麻間
如有新人篆字否不妨高處小乾坤

梧溪居士後集卷第三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七言

四時詞擬徐陵用今體次東坡舊韻

春

紅綠枝頭自開落薄日低雲天一幕可堪困緒尚眠黏（蠢疑當誤）
未擬嗣心摧破萼（華）寶蠓半脫晨侵肌百刻叢香竟爲誰（尚疑同誤）
夜製精衣窗樣窄墻首張上去年衣

夏

罰葵晷過紅榴永緋緋瑩角玟紋冷水光汙（汗）透玉枕涼
扇影風搖深院靜無言一向几（幾）回礬品畫么枝覺不勻
空被梁間偷眼燕黃蜂元是竊（竊）香人

秋

畫圖展盡瀟湘綠窮究新詞寫啼竹薄衾（衾）笑拂又經年
已報落鴻入重屋斜施簾幌作涼扇時有明河步廣庭
夜索羅衣防露下隔墻閑呼侍兒聲（聲）

冬

休頭車輪走四角莫向金樽嬉酒薄門外風號鴈陣低
擁衾同看殘燈落饑觀獻（獻）凍鴛棲鴉睡紅笑引燕脂霞
未擬雕龍問鵲鵠先投宿酒敵霜花

次韵東坡所畫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詩

大枝憑陵力勇出小幹縈紆穿瘦石一蓋未醻筆已濡
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傳觀不見畫只見佛祖遭呵罵
人如見畫不見人紛紛豈是知公者汗流几案慘無光
忽然到眼如鉢拄急捋兩耳模糊手河海振動電（雷）吼
答吳子文見寄昔與子文同書局以此韻往來各人（夫人）
夫人十二篇今子文仍用元韵遂復次之各十

三篇夫

德（撤）音猿（緣）題紐梁探懷壁挂珠客挹覺大宛天馬本不羈（羈）
撤耳鞭駒猿就控攜眼撲雙刀勇畫搏虎捨蛟殺方癡
若時已射逞量策（策）直把黃金交鉛汞（汞）顧我衰遲特相子
許我通此儀銘鳳回頭已數六云端午几（幾）向夢中自占夢
還來欲述隔膚記覺謂書詞情愈重恨恨楚廣秦木缺
看看燕鴉目頻送壯君已赴宣室居老來禾稟螻蜈動
詩成新月半侵簾更聽（聽）搔頭角相弄

答成都侍其純父用其韻

虎頭關下花深處竹馬曾尋綠衣路雞如梨栗是生涯
人道風烟如鄂杜四十年來若斷橋閒津無計令潸潸
一關此語心先醉似向江邊步自燒蘐君材器森諸有
實帶無腰今一叟未說常閑埋上旗且須再遣雲中守
從來別駕不謀身欲作娥眉舍裡人本是文珠親接引
定應見處西遠君

蘇子瞻因脈西道明叔賦薄〻酒杜孝錫是光
氏黃魯直從而有作孝錫復以屬予意則同已
聊以廣之

薄〻酒勝茶湯割羶脾為有香新尾山雞避文章直才
先代廿井蝎班將列丹移黃梁楊雄草玄反嘲白費真
守非井丹食卻念牛衣兒女心王郎受致回天力五湖
婦去弄煙月伏斂成名空王雪飲薄酒醉使紛〻亦何
有
莫厭薄酒薄莫惡醜婦醜君不見王尋百萬驅虎豹千
金擲蕩同拉朽又不見高堂笙歌午夜飲明日哭聲喧
正須莫厭薄酒薄到頭一醉亦足樂莫惡醜婦醜攜手
再株同白首高飛遠走聞亦樂莫攸眼前忠時後

過西飲路顏何希仲家蒙惜詩即席為贈
君不見張子房素書未投枕進俠又不見蕭望之不能
碌〻又抱關漢業已成赤松去救吾賢傳終感嘆來時
致用固不先要須纘繳與由攀八十釣渭濱揮旋伏斂
興徽難劈鷹上蔡市復爲不可空多言周傾秦汗漢亦
起虎嘯猿吞猶觸藩一興一廢竟誰有要之有數歸元
元元元亦何為與君論予細須將劇孟作敵國未信業
公真壽士竊借声名人自數白公集首方為是乾旋坤
轉只等閒收放僅在毫端耳何郎目如電奔騎兜童驚
眼光在酒囊一飲黃河傾不作么麼貴公子横行放蕩
十萬兵吾語何郎少年之序有角弓齋有勝果如有累
不早許抑揚畢竟何所之為酌勸君飲吾語無文章鞭
笞六龍駕扶桑上朝元君陪紫皇霞衣玉簡鬚如霜俯
仰八極何茫〻方時與君供此舉如何頻君雙起舞〻
懺聽我歌我歌端為我輩作叠〻方類隨江河背同見
女戰蝸角酒酣西識揮滂沱

正旦日大雪過秀州城外聞桑林賭敲打鼓
歲除夜雪一寸許便覺新年喜氣多大觀元年夢一日

一番勝事信可歌、不已鼓声起漫壑連村如市裡叟
頭雪深一尺餘收了去并三人來

聞傳子潤求冷淘醋

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巾鉢紛紛似流水銀鏁百遍
連夜具大鮮行齋如酒醴又不見覲賢宅中午膳芝花
蘋春黑衍紅綠一齋隨者髮鬚妖冶均調笑相續他
日何人參智海研乳磨薑橘椒蒔使覺廬山落眼中誰
為窮邊楓相會往還斷絕惟紙默聲遠常殘味舊蜀親
賢勝事不可尋且向箇中求一則

寶林二稿　○○五言

雨中自瓜步語寶覺造的遊黄杜寶覺遂有似
真之行雨漫獨往夜分方到泥滑路峻來步相
半

夢寢東南遊金山君第一泊船瓜州曰風雨繁黑日冒
雨訪老胡倫然出羅華壁間十弟子云是王維筆生者
今何在別有一丈室相期同遊之往思久拔拂蓋池成
獨往般桿泥濃膝投撇塑橫參露重衣如濯方諸湛滴
魂指頰蓋纖悉日眩神為肩畫水滿肝膈費費相問勞

秋語皆中律頗怪不預如有似驚暴客杈杈牙爲爐紅事
脆脩林蕭老戾感陸生明蟹蛟霜橘木魚動曉堂永味
園南單百年鷲枯槁平日照在泰幅巾行此時歲暮悲
嬉婢

金山寄懷秦太虛用違除韻

建古求亡子寫悉一何踈除道声出師老将定胡盧滿
座語更參誰是囊中珠平生不少貲鮮不相謂迂定分
園有來狀繁參衆駒執別纔几日春春踏雲攜破碑物
役儞此理君何如危步上傑現嗟昔相携扶成蒼塵外
超感慨反不舒收我扁畫景課君種樹書閒山一百里
玉杖隨者蕭閑口不復語平視同埽興

毗陵西城樓感懷

平生已奈風昨夜猶擊霜浸客驚獸物趁子思故鄉播
高田日促達日室悲煌頹言平生歡參在天一方遡遊
不可從山川阻且長安得一樽酒呼吸共深堂孤懷昔
蕭蕭壯志猶敎吊無階際云護尚期夢屯塘廣在千里
想懷存三湘寒鴨似相求依依度斜陽

秦太虛寄書云想君在毗陵廣坐中白眼望青

天也因録此語為寄黄簡諸君

白眼望青天我乃獻多酒秦郎才語新高低秀蜀柳春
風非夜來傳書白江口因為愁水光物：愁我醒歸程
無日多僧當不驚帝捷懷二三子自許口不朽笑言悬
有累醆罷來而有集問夜如何為君壽一斗

維揚會張吳老陳瑩中分柳韻得柳字

我生固有地物，皆可口身行半天下觴飽無不有讀
書恨未傳每索多制肘一遂可意人似時是和柳老來
益落莫永日類中酒北舟等二妙既尽平生好參軍欲
使春記室寒樹斗羅密送落日百納為千嶽峙崛等外
驚撇眼白妍醜真崇極胡越詎可論不朽昔人固欣慕
懐欲採棠帯堂陵幾千仞木為窺戸牖逡巡即千里髣
昐百年久一笑且低回來頗今始首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五言

賀李方叔得眉山王堂賜馬公自書恭云

帝閑萬馬皆天寵一一盡是真龍種欲知志氣吞萬里
驟意向人耳雙竦翰林下直出玉堂轅鞍響声喂
傳呼一聲驚里閈新向庭中賜驌驦明年已得東南守
盡轄西河臥載酒先令此馬老江山故用贈君良獨粤
惜君從來家若貧坐令儒士喜意新自書恭字甚椎偉
作書遠報江河人翰林好士裝丕相知君亡負玉堂望
顧君寶此千天闕

次韻魯直留別 魯直詩見前集卷首

南北二十年踵福是塵垢丸似未及泉竭心患地季積
翳開前山月在山之顛日斷兩黃鵠費穢長嬀攀我飯
苦臭嘆見君遍出氣定有囊中藥療人未知起枯槁洗
朝露咀嚼玉壺冰憂草豈自得香發頭高陵斷舌真有
味辯口定盡靡頓悟孺子歌會當君其濁尤端可未見
能言人亦難得微可奈語引置莊嶽問人路平如掌仁

者貴安宅直紋為君碑萬里寺爲人何年紀諸子相向
猶未離肝肺已自鏤土直非所知

鮮于子駿用書直見寄韻因呂為謝

雲間彼上人應斤能見始出々向風雅入園知溫李別
來仰高山霜風刮衣顯新詩鮮人順調古不可攀緣々
瑚璉姿森々標柔氣積季園有峰巒與山此起世味淡
于蠟孤懷冷如冰十年問峰路歌舞懷西陵歲晏感飄
蓬老去李叔落星無奴煩錢斗酒不問濁尚平業愈重
欲去亦良難安得劇本属才与不才間遇君本有地帳
我將為宅引領趙家山一望几千丈何須驚墮葉會當
踏據雖風來北窗下此况誰為知

次韻子瞻古風詩二首

無兒眈讀書得之兩何場何待少陵詩悶々已生光謀
山秀蘭芽無人可自香未央鎖千門可知要修廊俯仰
要目得犧樽良青黃惡木熱々蔭盤桑屑頂響果能奪
固有利害置兩傍匯我亦匯人用託寓見傷
紅爐一勺水滂湃如雷声德君戒終南為君歌木苍水
尽焰仍裂崎嶇閱修齡由來外一重時非君死生風物
託茲世異種聊共蒂榮謝等春秋何勞叢多計春々後
世誰惟君有以似

子瞻參寥太虛同遊惠山用王武陵竇郡朱宿
三詩韵各有所賦參寥錄以相示余時遊烏用
次其韻

會為惠山客心已寄蓊茲知今幾何時常在山間堂麼
留情莫繫悵望身致翔雖翻身秀句古殿塵嗟尤耳今
微孤韵神與標清者買舟行有期此興安能忘
三子晉已矣來者非一人萬声起孤鳳柳樓皆清新松
陰吁老月蘚暈画蒼倚崎嶇間有属千載無纖塵拘々
每已矣今昔均可是何當事一塵傾水終為鄰
嘗有前人老意蘂叢繼在地紛鬒霜味娛火已絕一
啜風救夜香思起復識詎慚數反之插子在明月殊更
差修進業默重敬發今儻可御千古同一轍

再登斗野亭路旧韻寄太虛

北舟攬黃氏楚々不自乎放步卿低徊新月纖風清蛙
声語莫下池塘岸修覓何在趨世尋翳跡情雖傾西堂
夢不到春草還額出長年淩枯析有時懷層城遑從吳

兒吹又作淮人裏里〻猶諸候吾人恍若村獨抱照米
姿花枝似相明柳衣歸待旦南州達穩霖
秦太虛出魯直所寄詩因次其韻
別子又春杪每懷誰與誰近漫事遠庭絲繞如理絲家
山雞入眼尚疑陽晨烟破閱得子詩鳴雞還到船追隨
日苦娃客易悲長年猶能共一樽植足路天捷下滌微
有味萬戶自我指唯有不捨之心筆如循奔川
次韻家靈送別
幾年保新所託身斗一方問語男野人未參共登傷邊
眼儂可老待鬢時抑揚猶馬上才嬌懷袖中刪西風殤
識氣仰視明星光叩函咏真主白眉誰最良師門守尭
繪表〻南方狂道訣百年冠敢謂莫我當此難人司晨
群吠移當陽業續固難律誰可無官高堂〻秋天機右
鉞左伏黃一旦會風雲果知等策長先條今餘年萬異
手回翔能無出叢頼及頑質子傍平生慣草衣豈堪事
我行獨歌出塞田天婚參龍章純因逸驥速馬為叅望
邪尚期鷺鼓操食力起病床貿蘭奪故咒安西還旧疆
歸工千萬壽宣麋底事康

和叅寥過故廬留宿因見寄之韻為謝
及此仲春月頗欲謝達步世味久已疎何悍無生金青
陰合廣除似大北門路端知雞在塒未愧豹隱霧飄蕭
古外遊纏綿慰遲暮共侍青光來軟語生良樹呼風破
失蒸如畫却忘慮遠迴巡接鳥鷺不記衣上露臨分期屢
來此柴復誰與
送孫叔靜
浮雲無定著不合還分離廊開萬里天好是無雲時我
懷若蕭瘠多感不自持參何情所親客易成南飛慕人
雖受覆賦往誰縱疵空能見窮賞終負建城歸此道固
有命如君應未遲且從淮上游霜濃雙鬢肥截取一樽
酒里門相扶携笑語破艱背古人良可期開編若相面
詩浪乜相宜故〻澄淵月森〻嗄樹枝嶽地重耶隗吳
兒縣陸機跳來猶薄露會見高風披
次韻黃魯直晃晃民游馬頰歸
洋〻引天津湍悍誰為駕洪藏袖所苦穹窿限修野緬
懷二三子獻物寫土宜卯飲東谿裘指頑來其下霜風
面欲裂狠瑜倚瀛馬一笑奇飛雪每生覺何者

次韵吴尧民黄书直苏子瞻同赋半聚字韵十
往返而不倦者

耿耿万里心振衣常夜半明星当户高仰首每白叹是
自国虚室始将等闲玩永怀一寸光有之讵能散南山
富嶽嶽求求宰待伴不愧卯中曲谁报青玉案千载北
齊風鄭声何可乱子職若崎嶇始指宰与盟我愁老更
拙欲知如良难但能馨余庆未尚窥重関踰年与君俱
总此意少宽奈何舍我去鸿鹄随台棲苍楼起霄寸万
假始一拳如君未尚量顿顿君更加般规娶日益白何日
為親惟日義不日時吾君心未賢起尺明光宮嶄嶄望
君冠

寄苑之平综有一僕者頗相倡每見即与從容
聊遣吾思之不能已也　吾施來常隨其適
吾友苑君誼見倡五遞詩點綴花朕筆筆長鶯亂飛詠
詩知吾人因人想其時不知胸中寬西域方概嘗昔為
守禦黛壁壁不容錐今作進討計萬里入賊壘相從惜
日短既別恨見遣鉏無老成人彷彿蝴蝶見每見挽与
語問我將何為我非獨子者我友寔倡之典刑不可見
長堂上哥邊城氣便晚四月猶夾衣青燈照含坐素
日披重帷孤懷苦萧屑人事終难期何當命典刑一笑
相淋漓

浴

静坐已十日聊復資一浴花髮不满梳安得别置[illegible]浴
腹遣頸流快挑如出谷我生本雜垢妄念即桎梏外物
强扶持何異雨中竹竹不無雨悅悅不有雨足森森自
胀在無榮辱奪振衣步空庭又見黄粱熟往遥茶何
從晨盖証宜綫叩盎感覺丈虚心宜無責乃如抱関者
倒首因非儒烈日下嚴霜盈水沃蛾炭物理自四四旋何
方即吾館年來老頓遣四月未覺媿勉力更無念已矣
見此叢

第六郭將求詩文未暇今日寄之

烏延一揮手歲月如奔夜誰知頭半白里見頭髮虬面
冷鹿一鐵氣雄吞九州門庭外雖設毫髮終無留此轉
可見者如君實难求人固不易親而我獨見[illegible]半半話
時昔論極非謀慈但云置是事可贊為冥[illegible]功名本何
為入手如上鉤我每壯其言心肯屢四四頭别來已七月

悵望逾三載近聞復來此咫尺不相從元戎奉天討知
與造化謀化城兩鮑突直裡唱手嘆且斬萬餘級少快
姑聖休此銳且就養彼生豈容偷君謂乃手射合笑爐
脾轉今秋取天邦明年入興州遂復都護府再見萬里
楚汾陽異世勳子攻如綴號未或便相覺且作仲升侯

送重臺尉徐舜舉

重臺右踞□南北兩山間我來春未幾紅葉繞□班輿
君早相求攜手問兩山折花飲清泉共此一日閒君才
真健敵詩句如芝蘭娟好秀且靜馥郁若可餐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五言

報到後雨遂大作

昨夜聞有報今朝遂滂雨天澤隨君恩一麗遍寰宇彼
虓尚逋誅吾土久未還豈靈實神謀剪虜笑談間崢嶸
若化城掃蕩如破竹開田一百里坊土千萬族不兩三
四月飢敗我曉會禱祈畢無應居罕行嘆嗟豈知有此
待職耽師振旅上不擬秋渠下不妨野處秋種蓋未晚
及此壯者歸惟呼各著業責力買耕牛山頭夜吃牛山
下婦婦斷老稚勸芳英席宿待我土盡墾後尔日有餘
歸來笑相向共享生無虞又聞赦書中逋欠皆除免更
放一年租具細及徭吏天公國賞我吾君豈違天乃知
父子間事事必關連野人語可書使我喜不寐誰謂彼
無知況欲述向背我歌本民言未俛中吾詩聞者旦旨
成可是織遊時

端午枕起和韻

豈復記佳節飽食睡寺午雖不覺此身倦聽亦良苦念

初入此門只作十日數那知如恩炎倚偏到角(暮)本非
來質奏蓋異行怨莖端為城旦狗獨與纏紲始深坑偶
未埋大鑊使述羹淨持諸髖力妙地叩(扣)切會當蠻奔
鹿逐與搏猛虎饕余恍平生何違非齟齬

大大雨

向晚雲驟合雨點如車輪入夜勢轉暴咫面語不分切
疑坤軸裂漸覺河海翻頃在恣豪放奔竟矣吐吞平地
忽五尺呼叫均四隣不增上欄陳來褰面遮奈一身應
百給坐卧不得中旦白來鏞刀[illegible][illegible]意已令令莫嗽々

晨拱手過一春入夏又將半寸苗無宿根祈待倦衆伏
香々天九關飢殍便狼藉極目無烟村及此滂沛畢一
洗瘡痍痕疲勞我截有詞故書義已品貫通會賓客耕熾
莿語孫尒年非可期我貴亦粗伸欲赴因踟躕感慨佩
重門

睡起

數日不吟語已覺舌本强熟處自嗤忘是乃真苦相屢
室獨起足物我兩俱喪衆頭見南山依舊光相向解衣
遠屢行未中已眼瞼翻書試遮眼一抹如白浪目是自

可先二者概相枕出理從可知何用更惆悵獨有梁上
燕情我本癡憃(鈍)時々作好語佀欲致勸相見尒初鄉庇
生子已頓頑而我就未歸該事圍班謀安用苦姻(口)與勞
獨悵捨俯仰即陳跡未為頃度量一搏試有來傳來如
鵝奏頃味喜洒酷猛瞬杖晚徇倦懷豈晨有舌爛腹千
張抱薪救熱火自取將誰誤夜分方羊生方過遠屬纏

試郡庭東和韻

午睡不覺久起坐獨們腹脫瞟相苦魔(膨)督遽為唉求
悚達屢奉偶尒得箴書品第雖非器就勝狗尾續虛堂
無風屋百轉紛拏競破碾頓陽貽(貽)眉紛隨輪亂破禍而
悚壁凡眼真繁貴聊資定碗里豈待無札(花)綠又關城西
角有东建寒王名因所居傳康惠鵠可僕跌勤持小壁
甘藍來一抽蘗眼方轉旋色味相芬馥迸來牀荊生未
南梨衆熟二嘅便趁腸度愁寔萬斛

晚起和韻

今日起差晚持謀凡(幾)到午飢飽雖班醫章而且入務瓶
衆快一飯白眼視寰宇圍如哥浮沉要在極織綫脂耳
林鳩嘷奉頸梁燕乳我亦冬輪回何必焉下數歸懷故

山中泉石做深塢萬壑響松風千岩澄月露胡為不歸
去乃與朱墨俱只記入門時未有還家蹤我生詎應爾
炳〻其我顧彼心豈苟同吾旨蓋毋傍

讀淵明詩效其體十首

歲月忽云徂人事只如此胡不及此時斗酒勞隣里有
田尋荒蕪有屋亦傾圮經顛復客徙界竟如何爾
淵明棄官歸議者見各別亦執須有名豈獨為卑棲析
腰分當爾崇未豈無說金彼兩處此亦不苟自撰
扶疎草木長茲時豈無情未論身浮去想像心已清畫
山大不雨渴熱氣欝蒸遠懷一開卷便覺涼風生
操檄為郵府已漢十五年〻當三十餘事〻隨積塑非
雖會與雲臭欲還幽無誰知今白首獄吏飄差肩
曉來風稍回漸見布陰雲來時得尺雨吾農實雖勤不
頗生邊地報施豈無因我雖不在事未能忘戚欣
用舍繫臨時金玉與蒿萊虛坎昆尾碌礌慘參搏要何
云長興公陳迹歸來一跳覺不起念之有餘哀
我聞瘴癘地去者無生還吾見三十四歸來各頡頏死
生非人能得袁亦非天限殺與單豹要之皆偶然
朝從空嶠出莫逆雅顛歸既謝叢森烟此外將何為堂
堂十六年子孫天無依其作如是見隨遇聊差池
吾亦愛吾廬此亦未為得死即委路傍要是不免或隨
流認得性有念乃吾賊是日方丈間十偈終一然
吾友傳子淵每見常然〻人固其我高我固不人低問
其何因爾我其不自知執為第一義只此是菩提
為兮義禪師退居金陵予與之都城之旧能詩
嘗誤修養年七十餘鏡顛三四十許人自詩道
舊因次韻報之
幻化如空花達五等修竹四海不離身一笑長滿掬相
違亦何有展轉就所獨攀緣遇九上圍頃擊一宿歲月
屈身臂到此非問卜心清聞妙香老句俱三度何當會
實際超然發吾覆本來且遠遊更待梨早熟

五雲觀

五雲會中天衆山如朝宗相臣風有約標神期此宮傍
有洞天梧面直積金峰常言五百間斯地將修崇殿興
來冥府更化如雲龍紬懷祥符後天意固莫窮一言不
可復此興猶未終如圖如如葵尤難邀此翁

崇壽宮梁昭明太子修行之地

鴻禧已不凡崇壽氣尤古經始天監謀餘力保大舉十
園人何在鳥鵲尚如觀井泉斷判辨像設半塵土視今
猶視昔一笑總仰俯有娛所生峰安得參鶴羽

喜客泉

取還織林莽得地三尺餘名曰喜客泉客至如湧珠初
驚一穗起直廻周四隅的之甘勝醞濃若九數睃物理
不可詰感歎常躊躇于焉知福地未易世眼物

植掌泉

泓亭宿寒藻正占山一曲平時常湛然欸掌珠可掬喜
怒去千里氣類若相屬如何織示異乃尔分遠濁霜風
鼓虚籟岩樹響絲竹語出若有荅路轉疑絶續出身力
恨難傳妹日苦遲便擬寄無餘捨策並留宿

白鶴觀

白鶴不復見荒臺暖煙餘昔時三茅君鶴駕常相過一
成許一會此地幾其廬悠然自一境然攬其無俱見茅
兩羽人玉骨太古須燒丹云未服饆舉聊自娛日對駕
鶴來實緣參玉虚身世久已忘況復話里閭

九錫庵

殊世欲窮命九錫乃所備參何得道人亦漢有此驗是
是非固不同等欲示其漸石地鑿祀跡穿載極談聽庭
識半可讀日是表意籃名存物何在遺蹟不少史事意
豈無謂人事使安占何遠非偶然隨遇始鈍儋

華陽洞天

洞天名此山于此實第八東枕泰嶽連西與岷峨軋嵯
道瑞可通足亦石相憂能欲殫其試苦徑特見骨屢試
纖復却完似物初適周行半天下是等三四閱有無終
可救當閑然小然退之固頡頏抉疎盖狂競平謂武陵
得何殊眼看模孔子亦獼執此理信雖擬

玉蕭庵今名天聖庵

白髮不我貸青山亦是情參所得義力並當時名吹
簫人可想有念應难平從茲定相忘那更隨戲成松門
掉天半竹逕紙品熒所糊茅淡禾丹碧雲顧當今擾根
蔟日樹事愿頗欲丹生儘與佛境界滿光明

陶隱居書堂

山雲自往來人事久蕭索誰為植小松記此常棲泊坂

陀披髮叢傍崖帶連髻着書方呻吟誰與會所樂萬壑
耿莫追歲月儼如昨隱約玉簫聲惟悴余也薄風來鶴
籟奏一笑竟誰約南夫使此心相期在寥廓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六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五言

比鄰文承制移竹晴初秀才竟民有詩因次其
韻

古人偏愛竹種不慮一廛相將共忘年戢佴培且植君
家占何方容易來秀色莊草出明軒鐃然瘦修碧剪梢
長風摧留葉期鳳食從茲兩對之閉户忘所違
增築貴堅牢拌絕興散側鞘羞暮溪壓眾虞姑尚浮勃
鄭既能工百處遂為家風微吟珠璣日永盡客散此兄
倘可期吾甘事潛默吾人知自究終終良未息不枝謝
紛紜斯言愧安國

離潁昌張聖行獨出城相送

黄昏從征鞍引而已占醉風威危坡曠雪意欲着地趙
然氣類人送我去獨立懸知正如此恐終欲帶類平生
妹婦宿恍若得所詣胡床十餘語彷彿京口劇此言固
是佛要之不無謂覺善猶在焉解鞍定何地百年誰見
寧一已乃許事離緣見女情回首端自愧

夜投臨頳陸周仲館待其患

冥行眼忽明乃是到臨頳倦馬倚風嘶凍僕望門是初
非投此期勢逼豈容嗔是自雖無㕦從者固當有主人
頗料理燈燭分烟、職炭鮮煖顧重帷薄裹領招魂几
剪紙感惠非尚聚紫坐一笑開那更嗟斷梗我生且莫
孫隨遇飄自譽精騎已歸空匡、徒盃詩

明日阻雪不得行並念堂前一日之

纔冬即放雪醞釀非可久旅館黃昏風半夜忽如畫天
公特譴戲不在我先後見心見期心咫尺弗得就宴酒
良來已幾望幾、思久遊令相違心感既若奔奏紅爐慘
無光煖氣就蔘頻况複處報本供衛何所借風威果能
神排岸勻宿留非獨寸草索書望同錦繡

三家店主人功欽

乎飲欲過午感此去路遠解衣酒家林主人喜相招延
送出往衍勸我飲一斟舉手謝懃懃留醒化未消報言
雪滿野佰勢相無聊何如酩酊去更可忘今朝年來頗
鮮官俚歡隨所遇話愧五蘇期未覺群心拖倫等日益
宮妙論輕鴻毛何當受一塵醉對問源樵

得常州戚惠印長老書求詩兼寄鄭老

青晨得君書遠意來其中開緘一見面頓覺百慮空書
詞若蕭有情我情不直我豈更拘者君亦如冥鳴便當
永相忘何計稱與聰聞君奮錫推唱下分筆我晚無會
千指一一麻中蓮朝參月破牖蒼請燈在籠坐令萬折
異沛然俱向來緣契乃如此想見在壁叢胡為時垂手
千里尋龍公龍公無使倆只這是家風復如吾閫師亦
在兜率宮人間最勝處何心頗如童會當謝翔鵑爛漫
游無窮

寄何德固

元豐初得君鴟祀色可摘瑤容我焉聞奭氣度秀色十
年不相逢領頃已有白京塵化人衣歲月動阻隔夏星
如深山排日耶逢席坐中多可人圖笑每使懷人皆指
為諱我筆·所惜于今已三見奭若初得聞書胡乃
爾前致作嬌家遠城火下雨早氣幾蟀石猾卿數刺問
咫人使南北平聲不敢職問訊莫我獲但問宋門鳴
坐報定霞林舊家風屬老真消息莫作分別想子
卻為賊門、今有日聊復結戈戰準擬話朝見無我但

壁

燕子和韻

依ゝ梁間燕終日密相對本不欲尔聒何為尚山會得
非緣所遣又豈意有在飛來復飛來好語如崙囀我亦
猿維繫尔豈知向背萬事杳靄間一咲(笑)凡吟外不(西)妙第
一義為尔除障礙春篇見天下始信物有大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時積雨新霽夜色如畫偶
閱余有興元之作

醲水投過日佳思生蝶衆緬懷江上留相將共胡床(牀)星
月弄珠明华木來遠香所得亦餉尔瑞能謝[illegible]琮

方叔并用前韻復繼之

蕭灑(此)散環堵信性懶衣裳币坐定何許井ゝ書滿床(牀)我
每不欲去鼻觀無盡香木始有寒暑彼我自失琮

白容登上人群玉軒求詩

日ゝ不離山愛山終不厭因地端有來只此若尚只當
軒出噴風香蹊邇劫砭枝撐層極窮明滅烟雲璧盈簷
時一鳴隱約隔天塹平開群玉峰世境未易與却應三
昧力高致磁可騎使擬絕高深而已恐不曉(膽)幻化本攀

緣彫接羽囊礁會題擇青風方暑时枕簟

送忠禪者詣徑山請普覺住天寧萬壽新剎

我初遊叢林得人如崇月紐披雲霧間桂影若可掇琥
[illegible]二十年相半合會別著迹喜可掬妙語哥冰雪告我
身一義光艷思張發老魔俱碎奇善類隨聲擇乏真篤
生足一舉安能擬徑山[illegible]璧釉夜氣尤弼微異時摩耶
老萬蘿蕙甚切于果遂至人指積石亦裂出我建城珍
卻顧雅前列無金則豈翁二獻丈為楢

田服桀飲酒一盞

東坡在黃州飲酒只飲甚我今又過之醲桀如蓋汁寸
注下喜酒只來且莫繫長虹偶尔於回復投一吸入口
亦欲脫下咽嘉早過嘴ゝ腹將裂寧ゝ淚莫裹碩延(凝)推
此嗽心悸如鼓集革尔無一事剌棘強自入主人園好
以(昌)索緯如何似見春使我卧復立彷徨日欲落蒲寬困
服蹤費忘天未明齒頓就習ゝ星邪居不非秦此掩巿
民昔聞禁酒國今見嘉酒邑作酒寄一笑倦悶聊救急

老杜既棄今淵明凡十人已君王納涼晚此味
亦時須得顛字

百年覌不三一日樂有餘况[誤]夏日長而與君子供號
啾謝呼哭談論皆詩書門外方嬉石坐上如冰壺仰懷
宾々鴻瘖愧戲々無我老百不堪嗜好繇蒲盧殷勤相
得心黄客尚諸儲進隨自此始莫厭頻相呼何必詩美
酒成度可將須

張聖行鮮宮入京傳交從別分韻功酒得醇字

塞雪不著地朔風暖如春天公豈無心慰此東歸人香
人晚相投每見每更親喻年梁[梁]與本覺巴案城故識
分戊深藹々風中雲開其美如何表裏無瑕議原[港]子

雲然高廣大並真况々惜日短奔兹来難樽莫辭十分
斟酒薄情則醇處凡[幾]一寒人[書]足胃從此分萬里自[迺]人
百歲均塵埃行人空兩識他年期問津

常州戴恕邦老相過甚款聯復中秋

十年不相見一見情愈親執手語平素但覺頻話中別
來事多矣矣南只[迺]人論戲君首兩歸知君妻行數過我
過其廬[廬]壁大如春原金皆噓境界忧然鶴一新為我時
置冰門為加餅[鹽]饅[饅]止我来鴻飢猿我衣上塵何勞強留
然已還收斷硯添爐[爐]樓郁坐軟語尤殷勤閉我夜志餘

深白[纔]此身功我葵且居生死相與鄭肩晨陟高座四
表如雲屯展轉欲[歎]與闊[闊]博[博]辯[辯]河海翻旬々不妄發信矣
靈岩嵗暮能凡[幾]何縷縷誰我温非君美無度注渭那
更分相期在來日鬱郁徒詩々

子重相率遊任園

猶雪入窮荒叢蘚如早春左右無佳色老[綠]不改新小
惜芽發下園翁叙戀勲主人謂此翁好事絶寄[餘]養出
推養花種々皆顏親每到二三月爛漫如錦苗問翁何
所有品目如何分翁云世間本收採無遠根牡丹三萬
株黄取各与吹芍藥揚州來客々攬魚鮮雜花種日是
諸不知[滙]津四序更代謝顏色常相因我來遠非時粃
得卿遊迴[迴]約翁待花開許我論主賓

獨坐有懷張[聖]行王成伯偶讀摩詰詩因措其
韻

老鶴志千里依[依]森我三秋此理定如何宛在水中洲我
師南宗去生從知北游嵗暮良鮮歡不如孤首立寒燈
伴茶寂河漢窗[窗]間流牖懐般白壁[屋]路斷水悠々摩詰顛
解事好語供我來坐今不可達今與隨遇收歸里只曰

慕妙義思慶酬君謂我筆人吾匪斯人儻且將有限力
相與窮深函

久旱秋令殆不可違克一夕雷雨忽作

半夜一犁雨新蘇丈夫蒸汗汎不復揮蚊雷為之佇邊
迴萬竅號破窓風如傾絳帷強王宰庭砌已滿盈極讖
老稚奔惟呼閭里情但覺萬里迴塘篙隨處溟檁眼纔
問瞭磔耳纖撤霹靂眼計飄渺且護嬰兒驚小休月在
戶郁稷斗挂處仰〻與秋〻次第光林鳴鳥役驅雷後
旱魃苦自明焦枯病三農芽四不滋榮朧攲半折裂凡
帶饒蠅蟲端若一夫雖眺為我宿醒點我讀書燈凉青
聊與紆座凡簡壙中鑄寫壁鏽事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遠州守樂聞洗機獨喜身閑是道師獄吏難堪非素料
病懷無計復何辭宦愁南部三家擧賴有東坡一集詩
永日風埃帷慣聽到頭不比在家時

次韻見寄

姬雖戒方圓難規儀邊謙與相參儀門深不擬賺敎熟
吾猶枕防語或知無事且尋黃面老閑心休問碧雲崇
此身未必終如此一日猶吟十首詩
東坡飛落堂多言我欲無言六木全好耕懸知非薎已
力行到底信為賢抱琴有味無彭澤沽酒何妨問玉川
只擬飲呼出門去強裘置綱當然

范寄後設營居舍寄贈存之

常恨官居如舍費君池館算初成偶同罪垢歸無計
聊喜私衆滿壁營闢戶開齋留晚日栽花引水趁心情
此身何處不可老況有吾人侶弟兄

次韻見問

東西南北為誰忙，蘇澤欽吟憎哭唐，路斷不妨頻打睡
心清何必更燒香，尋思有個黃州味，涤倒休嗟白髮郎
近見竹簡拘月賞主人時亦破慳囊

五月三日

睡餘落葉肘難支，節物依然我自衰，已悟龍蛇終不免
何須龜筴強猜疑，秖憑佛語雖能遣，歸路佳人已歎遲
共乎沅湘無數日，卻嗟難覓習家池

晚西寺澄州刘臨叔

曉來又有數點雨聲入卿，入枕凌中漸喜濃雲初蔽日
只愁深夜卻回風，閒稿無意祈禱，精處信有功
閒不茹葷凡幾月，使君憂樂與民同

端午

綵縷百絲級為佩，艾葉千家結作人，戲勝何妨兒女劇
景流不覺歲時新，清歌南記書裙帶，舊時安能吊啟臣
角黍懸園矜卿物，一樽聊與寄逡巡
曾約佳人端午時，又期倖友西南池，誰知枕阻重門鎖
未擬輕為故國悲，九節菖蒲應好在，十圍樗木正相宜

微行細酌寬忘我，卻話今朝會有期

傳子昌歸興州

嘉陵江水接天流，州據江流最上游，惜昔綠衣隨駿馬
而今白髮任虛舟，慶門舉望開來久，寒路殷勤得暫酬
見說明朝都西去，長亭揮手恨無由

余入院二十日相知促促，寄聲相當獨何德固

寂然無聞

何郎本是風塵外，早日仍同般若因，有應新來便如此
定緣何事不相親，叢篋何得同廬蜀，簡掌安能別孟津
會借天河三級浪，終須流出舊精神

留別子淵

奇聞相見即相親，再再風流一段春，未論與刑思舊德
便知材業是當仁，他年飽參情無限，此日詞華筆有神
苕畫都饒穠未雪，疾風勁草定何人

送馮子班赴秦州將官述其嘗詩之語呂廣篇

首

我詩易得君休毀，君卻難攀我自知，問會但嗟歸有日
奏功方看獨先時，藏鉻卻由借驕馬，綠繞山川入綠旗

莫訝黃金偏滿手平生圖圖是男兒

重治寢榻更衣蔬食

五月相將又下旬依前深院度黃昏頻看驚路上家信
旋覓䕺雄作燕門斗藪衾裯防垢穢剪除蚤蝨斷兒孫
不困肉食脾難磨且欲從今習菜根

周君約過景裕冪會飲先寄此詩早章因呂拔
誠之

懸知昨過鄭家館更燒明燭問玉釵雖喜黃姑諭隔歲
偶陪廖詰事長齋高歌未闌雲間接葛蠻難逃席上猜
預悵醒ゝ獨回焉何如為賦酒如淮

次韻題隱居岩

隱居何必在山岩境界全歸指顧間能把軒裳為外物
便應風月勝酡顏地連紫禁千重逕重石繞清泉五色
班從此夢魂猶可到定知衰麻不容攀

次韻見懷

林泉癖疾固難除者ゝ歆積寄蕃餘已到東山如不免
須由北海木來跺功名誤笑東軒鶴事業終歸種樹書
聞道江樓累已穩本應長鋏歎無魚

次韻病起

天時人事不相尋道食蒸豚廢古吟誰感親顏前約短
常知聖日後深ゝ風雲疊ゝ天邊路霜露悄ゝ壁上琴
我亦臨風頻拭目有懸金印到山林

次韻子椿見寄

一逢佳節一消魂青徹江山綠滿園又把綢犁聊自遣
却嘆身世獨班論三鍾切章貴三徑九春時枕夢九門
勝處何能偏見憶便應佳思襲香蓀

次韻子椿同閱聖源吳思道贈董無求有懷未

元章

海嶽仙人不我期碧雲安恨獨心知坐間優孟已難別
筆下羊欣更出奇自是人才宜主異當知庄敢本非癡
書經到了存公讓揮扇何勞強執葵

次韻思道子椿題仲殊搏亭

王門早晉早相求戴向槜李浮趣幽從別風光應似舊
每懷勝處只攙頭庵元抗論傾終日玉指搯花送晚秋
老盡卿陽還憶否容穩宜自藏舟

次韻子椿九日登高見懷兼呈君俞相約尋春

重陽曾記客京城江國相逢又七回感舊只如春夢斷
登高未許壯心摧方嗟陳迹何時見忽寄新詩到眼來
便好扶攜（擕）披鄣物枕勝遊未對空囊

次韻閔聖源送董無咎

何嘗楚此為招魂是處春風似舊園可復京塵難共樂
却應江月要深論燈花昨夜占行信鵲語今朝報里門
想見慈顏問行李一樽浮蟻（蟻）滿初蒸

次韻聖源無咎兼懷元章

莫門不見〻安期流水高山獨我知門[illegible]猶穿行復尔
重丹抹居信能尋換維澤辨總三紙猶恐林還是雨疑
不用眼灘成發塚紅樓親共賦重葵

次韻思道送董無咎兼寄思道

龍蟠從來不易倚低徊身世〻悠〻離群斷鴈難雖偶
浮雨明珠豈待求把（擔）餘塵時琢句問奇隙之自經丘青
時醉尉知何在但是人多識故侯

如人臘日

又聽村〻臘鼓鳴年豈（豐）的是農淸平里箱陵（隧）覺歲華晚
時序板偏今古情裝景雪花飛點〻催詩雲葉亂英〻

自慚伏臘尤多誤和語頗公子細評

題壽格軒

江左風流不乏人能將佳思洗塵埃坐中偉琲當時士
廣下扶疏上古格日永清陰想鵰翼月明翠影鬪龍鱗
雲泥路絕無由到枕欲東槎一問津

次韻米元章

情懷生涯可笑問殘扶衆緒欲規瀾遣生雖託麻方直
采就寧嗟未是歸境寄鄉閭端有謂時容類黍共論坎
連城未爲誰為唳美与豎眼一眼者

仲春李澤遠來相訪感往念今悵然有懷

異鄉流落十三年老日從誰寄往還又嘆斷蓬飄世外
忽驚遷歷（歷）〻雲間生涯已約同他日詞筆端能慰醜顏
洋（津）旌擬新秋便相見為君終日倚紫闈

書還李重開軒壁

經年閒疾護持想今日登軒念自宜不能詠〻遠如許
定應曾〻將無同人喧渡口倡爪步木落沙頭疑者官
莫辭眼力備沙界回首瞬盡還春風

同子重望長蘆寺

草堵疲寒對水東坐來初根夕陽鐘回環來枯硬無際
咫尺雲烟隔几幾重聽講有心陪寂寞杖蔡何日許從容
主人境界諸緣盡應笑規規者畫龍

陪子重游長蘆寺

行來已任覺城東粥飯隨緣早晚鐘安得心田荒萬有
便隻眼界失千重笑談善接真摩詰衰病休嗟老更容
飲飲殘羹應不惜聊分水墨為成龍

德山方老退院棗詩送行即席口占

應供都城今幾春屋陪香火是前因偶來清盡堤邊任
重見東林社裏人青眼眾客殘迷事白頭同善得閑身
自言此去尋思大便好來時謹健康

朱伯宣才蔡昆仲見過因相慰藉因留飲酒花　字

新春窮巷几幾傷嗟僻壁歷識來照鄰家豈李桃傾新釀酒
眼明初見來閑花百尋自是松雖老什猶終憩工肯暇
便覺賦成無用處漫勞然悴歎長沙

題僧道符天井齋

六鬖相接不雙休趙然排戾與天遊醯雞甕裡自歌舞
野馬瘦閑空贅疣妙處境界從枯處得生涯須向箇中
求道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匡匡問髑髏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八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老忘窮年快五更可堪曝竹響新声但驚燈大如殘蠶
坐有心情欺後生錫鏡膠牙空對白酒期分歲獨憐清
曉視應有天香在想見明朝春几成

又寄性之二首

霜鬢雪鬚十分侵學業常思夢中尋雖約依时同衆上
犹虚訪戴侶山陰文章欲向傳家日事業常乎実世心
冰玉相輝方自表何妨佳思屢追尋

平日鵷鷺接武中正〻每歎不能爵並頌來教出遺愛
古情清時是至公千載难期人物盛一時休歎馬群空
何妨坐歎追陳迹應有新詩襲素風

聽意師琴

十闋卷時兩耳空偶陪况視共傳軒數声柳梢披香霧
变態分明在晚乎物都不堪催我老貴心聊復為誰論
和年記得山陰僧又見吳中幾世孫

春日

草〻芳草望中迷傳火樓臺麗日西飛絮輕翻庭柳栖隨
落花亂點曉桃溪琉璃波淨光無染玳瑁簾深阻燕泥
百五良辰最惠情綠陰行馬過鶯啼

覺老求詩

江南江北久相望常貴靈山一炷香會上拈花誰來笑
坐中持鉢頓生光投針彼此空諸有弹指莊嚴自一方
何必為丸能離垢入門心地已清涼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時雨行來訶

去隴回國莫雨傳香緣來繞鶴林香隨時解致留客雨
涉世固能出定光運用根機起有象縱橫無手固無方
倦遊累接通宵語時更擕杖洒面涼

真師約過寄老巷雨下此兩日不得往小賽

楓涉津日燕前約次其所示韻無壁有標華老

春步游到貴父諸君詩

一樁深言一點頭龍騰致藏來為盡不堪壞路客違步
且欲他年作譜遊輸墨柳楊雖已晚林泉樓上會終收
孤雲祖志元無定使我歸來共此丘

次韻陳致君題珠砂湯
造化工夫豈偶然一泓如沸自塵鮮論功但可資沐浴
有理不須深究研流落未妨供串袂升沉何用較溫泉
更宜塲緣執能熟兒孫去餘波盡笑田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主人留飯遂求詩
一半叢林地居林洞邈遠經行眼暫明快讀書雖未厭
殺雞此來喜相迎休、高柳寒棲鶴嗎、黃花弄晚晴
自是主人能好事非關故日鮮香情
右績參奉竹館殿是勤田題壁間

主人好客久聞名曾約江邊村酒盡邀追相遇同一笑
遂迎不覺到二更席龍手段元非象畫虎工夫很有声
便欲無君論年歲却妻母子飯潮平
清溪寺覺海君飯出數帖相示覽之憶然求詩
為記
湘去湘來如幾年依然城郭帶山川達磨玉骨元如虎
市地金沙旧種蓮垂手折開香積供傳家仍是乳峯禪
珠庭月為人何在頓有遺蹤契宿緣
棠寧求詩時已初老住為初祖

烏々人物已成空寧堵總能記寶公請祝飛開新福地
金提迭振舊家風丫岩日上春初到萬里雲収月已中
妙識投机無意畫江流入海幾時窮
花停置酒西花臺
流傳勝致有無間投老方能一倚欄千里江山來極目
萬家烟雨鎖初寒森雄幾許埋憂恭笑語何妨擁蕙蘭
便覺寸陰真可惜頻將酒户為君寬
寄趙仰上
頃墓達君二偶然墳荒今日似當年仙風完是金華舊
詩句分明歷水傳故國江山聊徙倚深燈歌笑屢遷延
相思未許重相見緣約嚴崇賴此緣
次韻和老見貺
高風嘐昔在烟霞未落芝蘭属當家一句轉身元的確
千條墓路任紛華才跡意廣雖難契語致情真特見加
只恐平明便分手相看更待月西斜
宿無錫壽聖院贈明祖禪老
靈山相別已多年異地團光信有緣愧我天涯真斷梗
喜君居處似諸天元無浮世多般事只說我家一味禪

軟語綢繆每夜永停燈温火共留連

元白單身相訪出紙求書因書此以歸其紙

小蓬不識遠相尋頓喜忘年得斷金便覺兩華隨晚劇

更能操筆問來今投懷方寄米弦直撚衲邊驚白髮深

獨寺南遊慰真賞他年會見好叢林

用熙績姪壁有美堂

雨晴時節矚前天湖海光浮萬井烟勝槩尚能驚老眼

晴樓無復似當年難堪衰鳯終難翼賴有龍駒特秀賢

已約一壁頭卜葉不妨留此共遷延

錢塘故校宅餅瓶齋次其韻

飢時當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兄

光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以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

只恐里門驚内史不容閑佑好山川

次韻錢塘鄭士兄寄

平日刳心欲致君異時攜手但論文異朱只有歸田賦

老去何如背水軍占勝已驚無不各卜鄰應許頓相屈

形容豈哉駐酬那謝傳風流自出群

阿盈班二首

鐵作膓輝不易催聖林誰免看趁梅院門報論人初斷

天氣綿陰日又閑倦路己先暮鬢雪思家難遣寸心灰

樹風正起還飛下何物元非阿盈班

年來未覺壯心催昨夜偏憐三弄梅可慣離家遠如許

自甘容眼冷情閑蕭條寂寞思撙陰細繹華嚴謝叔灰

少味重山莫分别直須直啃比雛班

食牛歟又

西來誰為歟又牛心惜事拘之下戟尋豈謂鄭邦無百里

騏令懐口得千金楚臺未論前人比捫腹翻驚用思深

從此來陪休郡古使思白酒與同斟

元祐末宿秋試院會和王敏之四詩是時以疾

先出院方欲出而未得况味有類今日追用前

韻再賦四首

皆除又見日時斜着此身絶尚可誇鼓觀陰仍待定國

本應和藥困王嘉門前梼雨頻催鼓眼底無人但見花

不比貢闈當日鎖病來有許便還家

真材莫作伊翁歸自蜀崎嶇不畏非若後土龍肉淨雨

可堪昌物強紫衣稜文不報如坑井行路皆趍鎮梅庚

早悟金頭供立杖好隨四牡去騑騑
況〻深鎖出無涯白晝于思莫復華非擬歸期叩端午
那知此地見葵花無憂未論如陰府候忽飆驚走電車
大病尤來最歎眼晚頭〻覺但樓傷
十年三祥東門數長足屛燈罹了程得平安題報曆
丁好朋友校殘書未引試前子敏又相付校書非傳鶴飛非行路詠
入鳥城悅大車駒〻背能將老大定知身世欲何如
着後書行再寄二詩
前日報君明日行強憑詩句寫離情轉知此海經旬別
須帶諸山李日程環屛乙甘棟上首餘雲應不截同傾
預想一笑東門外記樽前醉裏声
又
醉裏新声解記無桃應琴意似相如近來公道偏難得
擬此佳朗我安國玉室金臺有阻陽光恭燕參恨杖球
冥鴻不比尋常鴈試覓蕭娘一紙書事事代子直意
陽羅道中有懷存之二首
頑陰特鑿衣樸倦嬰臨風悅白頭〻事無成還歲晩
百年過半尚人謀天遣護鑄黄金印月下何時紫綺裘

擬請東郞分一徑未應人肯謝羊求
又
大陽風裏得君心常約清香帶月尋紅葉但披經度嗟〻
綠條如身已離禁野紅不慣傳婢醉覺鬚偏宜落第侵
任擬歸時更浮動瓊樽字謝十分斟
次韻梅花
送臘迎春〻是常獨高梅藥報年芳風來彷彿逢前令
月下分明見壽陽問編護詩千種韻天然別是一般香
從今漏洩來君意直到茹前菊藥黄
嶺上總分一寸光群花次第從來枉纔勝群玉山頭見
須信昭儀休自奇妙賞不逢他老去佳期難得爲誰芳
定應舜處無人會空想相邀客姓王
贈君相通成小詩贈日善鉄命
紺髮未頹氣吐虹崢嶸頭角振家風千金自晦鄭王後
一笑時將富鄭中老子已應終汨沒諸兒聊爲指窮通
他年長紫相輝地莫惜高軒訪此翁
堠侍者欲再游方作此勉之
精神秀發真獅子僕慧品質俱出林擘竹有声光了悟

拈花微笑已知音新詩舊趣擒錦妙字清奇不換金

筐：秋高又飛錫白雲來去本無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七言

有送梅花者兩者仍遣在君命來

來時點滴綿彷彿今日爛漫待飛揚春事不知南多少

客懷空自感悲傷斷名假善足詩思饕病維摩誰集方

共欣節食令相對小須陳子同飛觴

又題九首

結束裝趁趁晚風崎嶇行李偶難同他年誰謂變成老

今日翻為無是以祇恐懷便遇見事因應原意本非窮

來陽踟躕因緣在難春相期定不空

上客新梢与舊寒咏嘆紅膚半成花畫船但覺去已曉

麗句枕堤手自題氣味相催鉏送遠笑歌羸羸得智招攜攜

紅舒綠卷分前後金勝當年白集西

君方陵念我惣卯大歡為身良自要老矣獨期重欸便

歸與長蜀桂叢招峰悰紅橘迎風歪點滴安榴撩望曉

多謝謝萌滋水味便思飛步到楊寒

佳會百轉下驚風午日濃：瞎眼中少幾片花亂鬢臘白

敲鼓初見出墻紅依細郎曲憐遷客漂泊生涯雖老翁
多謝春光相勢拂一樽傾倒許誰同
窺豹曾窺見一斑孤高稟稟園雖攀早專披色朝元去
然有遺跡在世間舒歎致毀雖可想賞風吟月未終閒
諸郎莫為功名老頭信猿文下北山
映月臨燈萬壽曾破書隨處客與芳菲諸媄隊合饒山曉
朧將夜放雲半歸頭把玉觴酬勝麗徒勞彩筆強依稀
回頭便見飄紅面葉惜頻歌金縷衣
映月西湖漾鴨頭隨紅飄白已飛浮遷師來自日邊路
如我遠歸江上州嵩嶺異花開未遍洛城神新燕語方妄
絲竹須作半年計歸去當知難再求
萬壘珠雨酒雕籠棋拂銀虞月上弓紅淚半殘歌復燭
翠壽依房夢回風浮綵飯錦繡為州鮮不厚栽未見遍
者者芝田芝何許新觀無計脫鸎鳴
華樣書記孔嵩樓新叢還來拂舊題妙悟從誰識無射
賞心空自感雖窮千雲霄氣層霄外埋玉孤墳琢照面
十載相逢定何許㗎㗎風雨獨鳴鷄
鬧葬者

銑飲高低與哭聲同看此路不相驚年來自是多傷感
簾外何須問晦明未足耕桑真拙計長懷種頻奈虛名
無為可戀何貪著解襞須休葉強傾
律詩五言
遊蒲池寺揖四承君
蕭寺經行舊駐人趣簡出從來不要許相見苦為襟
篤終何地來將共可舟感君詩有味老去復趨求來
子重見過夜話
坐久日將落窗前雲歇半捲無淹藏月旅闊寺抵京已
謝長楊賦猶懷古劍行按爐猶有味琢句若璉成一笑
達吾友詩方囍著名景山慧絶賦琴郎悅琢耕舜妙窮
三際豎到秋鴛兵誰知術冬杉頻覺得來學縫綫再榆
恨閒閑見女情金甍何足道關雲寺光明
三家店早飲主人但壽余至面庭下殘花猶在
也酒客猶見過余因止之因得攬其醉態
再過三家店還放舊酒壚重攀紅鄉燭爭說白髭蘇
情自約來無因問柏狀他年遠卜業終為伴歌吁
醉人休見避我恨未如君到了輸他樂何須獨自分緒

果姑默〻鶯護離群上馬樹寒去回頭恍聽雲

次韻真師移植新竹

錦棚万有託粉面轉相疑漸露陵雲節微分弄月枝高
借問檻賓野客帶苔移只恐成龍去空來歎此時

宿湯泉示真師二首

睡美不覺曉既然枕忘床未能忘夜〻已自懶衣裳拱
佛奉新水持絲續舊香不知門外路何事有歸鞋
蜀湊後枕枕畫中還在家老自知自苦病厭事如麻漸
覺閑暑物絲當時賞身何妨爲直去細嗅趙州茶

來年仲設橘溫齋與真師橘相對明日雨止送

過金陵

居士留我宿屋宣照一燈如遠永平費仍對竹菌僧彷
佛三無恆間闃百不能平明失屠溜飲喜話金陵

真師自南泉相送至石積遊歸索詩為別

泥緣不我棄如君能凡賤人牢持道卸路且喜慰情親贈
瓊迷還遙雨因倦懶間年九懇遠相送誰謂面須新

石積阻雨夜分睡覺枕上

一夜雨不止渡江還不能誰知未歸客獨自對孤燈様

食強作主出避端是僧都未如一夢隨處且騰〻

遊石積寺〻僧以牌求詩

花石鎖風烟軒楹半是山門連虎渓路橋接趙州關屋
曲深疑步高低層鮮翻都應多事事不掛此身閑

芳山道中极暮投一家卯甚索雅主人喜客乃

一善士為待至李既別留此致謝

客緒如絲縷亂山行倡短車方疑武陵宿宛是傳公家傾
蓋君何李論心我可嗟秋應從此別去路隔雲霞

除夜小舟中雨不止而作書寄穩解

醉吟今何在寒燈信然然却應聽雨崇枕是散花天老
境不自得客程猶我悄曉鐘催去路明日又新年

睡痛醫者饋藥日酒為使命酒對燈欲飲不能

我國不喜兩醉中常獨顏不詞扒殘復落紙恐負妖妍道
難懷沙悍心馳局世翻空樽聊口誑鮭娶漫青然未分
羇杖龍衣思夜刷蒸蛇驚九有影奴螞慕本無纏兀坐疑
癡鷂忽形已蜺婵滄漠維可徑何意逐餘鍾

燈下試發涂橘出輩和韻

埆蜂數樣肉回旋蹴步中艱出乃至此吾道得非窮詢

獨元無術行楷底見功可堪追鬼氣強學江魚蟲未覺
朝菁綠生增夜燭紅中吟態杜老感慨詩終童恭判何
時發撒達凡日過親如遙悵望應是粹衰翁

江上獨坐

春至拋飄雪江寒恣有魚無人慰青眼盡日對紅爐暴
晝宮頻響暗〻烏強呼替照不自覺塵待到窮途

書紫宇觀黃道士文牆壁

地歸閒名久棠宇請觀初仙家豈與藤蘿理自來除羽
客論歎舊紅爐勸坐俱斯須覺何有那復慰窮途

同道德麟宿長河壖信房德麟遠相送至此且
約明春再相會有詩見次其韻

岑〻一夜雨皎〻百年心衆路無去日信床林有剩余長
鄉里勝器季子受多金賴有拜稚舊春風定可尋

大觀四年二月二日自春石過藏雲嶽路回遠
步想已入夜遂留宿明日聰師相邀登覽偶見
西偏地真一方之勝也余方營葬廢必得之以
託妙緣既去回留此詩

挑菜達今日藏雲訪迺山路紆如畫永心遠覺身閑太
信庵埃陽枕庭香霧閣佳城更何卜便好瓢屢顏

書長千信房二首

赤手能搏虎青纏不與倫真知外物重未放此緣休乎
地兒山嶽排空日斗牛何須待塵劫才許磬前狀
問訊無人才順風留歲時傳聞萬金積太嘆一生疲突
凡端可想高明塞此輯他年問切祖州是寧磬見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等幻炊到頭條件本誰栽須知此老心如鐵
看盡行人幾往回

閑居五絕

舊聞百轉已新聲枕上斗山南未明老去只知難得睡
兒童何用報陰晴

身世悠悠不自期個中消息更誰知江邊折盡青青柳
寸見雲頭月畫眉

楸花落盡棟花繁門巷入梅半是村好事忽誰消溽熱
一簾珠雨下黃昏

庭前日轉綠交陰坐上風來境自深度曲已嗟千里客
聽蟬空寄兩頭心

江南塞北遍曾遊一飲何方不可留快倒舊醅便多耳
重擬安得飲糟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逐芳叢倒盡金缸卧醉紅可惜樓臺供掃地
先藥然又自春風

書真公軒

松陰書徑曲盤盤古殿殘燈右殿間却羨老僧無個事
一生長伴白雲閑

偶題

新有燕來花齊一株殘陽美處呼回首西山歸未得
月心還逐暮雲飛

晉叟

偷紅摘盡綠陰成便覺庭蘆暑氣生試掃藤床方竹枕
不妨集思作當歸

梅逸

梅邊如圖散自圍幸免衆石作此居明窗隱几有餘樂
一炷清香臥勒書

銷余不容少待二絕

玉骨冰肌勝自粧非關富貴覺神香無端墮落紅塵裏
暖就雲根不計量

厭厭潮病結春陰却留得東根更深擬惜好風輕放去

遲雲谷處訖知音

羅官俄拜謝賓客十絶

適捉須揃懶尤添倦卧條朔不掃篆晚紋都無官來氣
始知身已是蒼卅
捐衣辭禄予逮匿南吞戎自報重聞時節自新入局老
未應閒處放他入
患遣新丈客桑川備廣婦來浴娥象從古益豪如支堂
愁〻何地不新升
旋營香火拜壺峩市井聲傳隱〻雷頓覺林泉歸已晚
始限閒處看花閒
貪會著峰峽信可羞誤將鬼綠作天邊東山自是力不足
細論前述有疵瘦
春風浩蕩思無涯老病禁仍甘忘家撇枕不知真早晚
小窓披雨一庭花
極目流一作眼湖光徹骨清無風枕覺冷堅冰心安處〻皆
可樂未少西南是得朋
十畝鷺鴻耕南東飛入如在百勝草飛雲舞鶴形容處
英真端凝共此看 臥雲身鷗東坡詠鳧浴詩春未方稿以與目前國錯為句

求田問舍本無期廢棄來年遂此時未報沃州即日隐
且從新札試推持
何須嘆世庶皮笛得句真能發笑客誰謂祖風無與寄
寸莛鉢恍觸洪鐘 君皇朱來往書枕界故事寧及之

次韻李方叔家鉉立秋五絶

淡日入簷月上梢青〻風葉荻花秋因君指出詩人語
使向庭前欲買舟
雨聞蜩音蘇不聞時〻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
莫為人聲却自猜
秋熱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催共言今歲黑熱
日涵須教展一舟
揚嫻枝吧晨閒來斗笠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已斷
登臨不覺眼重開
南北匡〻浪自猜不如隨過且徘徊鰛魚白鳥何須得
一静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別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留陶淵明把酒挽送陸修靜過虎溪會次九流清似鏡
人間萬事聊如泥

水仙花二絶

得水能仙天與奇寒香寂寞動冰肌仙風道骨今誰有
淡掃蛾眉簪一枝

借水開花亦自奇冰沉爲骨玉爲肌寒香自壓酴醾倒
只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 余有二四馬皆他產

有兩龍駒慰陸沉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跋涉聊來共
寶鑣挽韁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憶同德曜涉敖燕欽灌湯池竟報行樂持杯來琴瑟安
滿懷惟識淚縱橫

石鬘

東泖石鬘如鳥頸一登鳥頸太微生此地遠居宜見汎
搜古入手使橫行

再次韻致居

吾平舟艤嘗有兩美 東洛異香累日不散

華清鵝浴記當年偶把荒山結勝緣未必與來異今古
曾經天女卯金知

倩延之書〻是戲答

高格頻量老可惜眼難相値歷何曾狀簫閑淡悅未達
終有心頭一點燒

卞忠貞公墓

叢生灌木匿霜晴忠孝義〻父子吾來南西風雅有宗
更道不至亦何情

冶城

冶城昔是王公宅鶴唳烏啼異昔時不見精華惟麈尾
葉身烟恨泰家光

宿天禧園書壁間

月隨風林夜已深來舍展轉不能禁一番返眼知何處
惟有孤燈識此心

江上人求書

大成寒情冷似冰隨時活計自降行客來若問其消息
只有呪音自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中空有淚痕深他年不爲鱸魚膾
聊歎江干下迫斷

書張居書齋窗上次其韻

畫眉

眼力無窮而々窩知君心不在西窗聊將浮世兩蓟足
共惜明朝一線長一日也 時冬至前

次韻牡丹四絕

朝陽曉々妖蕊爭流已過群紅盡自矜恭畫妍猶未歇
天識殊待久時林
雲收雨細靜無風花著精神樂異紅駐筆恐思賞佳句
若論今日定誰工
蓬萊宮闕有神仙。謝將春風放閑關妍不是殊紅曾造物
肯將叢點詞當前

我老從來今灌圃強來求卻喜初曉多晴似識伊川日
究是韓公筆一根

試陳晴墨十絕

陽關渡折一步歎已先雖悲萬斛多誰信卻爭懷卑際
使驚風露隔關河
吹篇身影不驚塵百億恒沙說此身轉盼回眉已除迷
那知猶作未歸人
門無關鎖何由出案有詩書散自翻尋到古人曾意處
絕勝把酒聽歌時

神聖作[illegible]

大悲千手為有身微積顛倒覺體衍能思靜處天真在
且作斯須自在人
嬋娟四環半倚山市聲，風噴響溪々從來名事推便靜
地自偏能悟此間
春來身病雪頭中斂曲雙青笑拂紅今日閉門常靜坐
始知身世已衰翁
萬自猶陀未假稱西方境界每依然何須更學王文度
那處元非極樂天

黄[illegible]

今年四月來開當赤地從何同宿責剝裁埋身均是兇
生憎遂客踏門備
十年不去有如何得少何須較失多大是駒奴必千里
功名他日莫榮虛
卧聽風聲生見山此生長寄有無間等閑撒起能知病
莫厭青々雪滿頭

偶書

風吹蘇小門前柳雨灑羅敷陌上桑進想九江春色晚
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既遣寺再見吉先之

姑熟溪頭近請違既逢市上再相期留連話舊忘塵慮
把盞拚碁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絶句七言

杏花白鷳

朝來兩邊發妖妍向日枝頭雪作團猶被長拖輕涵墨
不須時作兩般看

竹鶴

素玉青珠鵠態宜仙風一雲欲霜威未應舞罷排雲去
更肯丹砂理雪衣

黄精庵

綠遍前峰到後峰靈苗厭地幾千重句排養耙無人見
多少狂心歇摽草

荷葉庵

翠蓋相扶兩不欺多情秋許見傷殘千年自有逃形處
聊與詩香慰暑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絶

耳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積面洄波闊
猶記征帆欲卸時

風高雨時不成刷秋下還飛似畏人乙是却尋歸去路
江南林外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絶

彭々作家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擇指未悉題十地
重々樓閣一時開
老境便尋工夫苦自然生意不應栽從急照日歸　去
龍將悲懷凡度關
法金端如高頂破後來無法只題時早知果廣無非命
可嘆猿猴見事遲

雪書十絶

雨後階庭物々新晴餘敲枕情無關只將日脚隨人意
百刻香條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只與相親燕雀制杖煙衣省長靜生
時々個眼難疑人
未覺四祖且墻々傳見龍彈便眼開龍去潭空入自老
啣花百鳥便飛來
閉門不語結深淺豈可識時作酒成餅得門前無好事
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將細字眼尤花熟時分明皙到家何採能收小兒孩
客中時可當素描
玉壺試叫鶯書錯為閒仙家似此無囊說丹砂早歸去
不妨閒處作功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知修來得到今不播音聲能演說
淘沙個々得精金
萬里無雲天一色半衣不試似知春鴒鴒習々遊終墮
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讀與收狂念詩句聊持代欠伸釣棘後吉制胃皆
筆頭像住己成塵
心非可見者能隨處隨拈成事自有神用作功名終底事
區々離塚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早遠三首和韻

晚烟掃々聚無痕瘦看枝々見微根細露縈河帆馬疾
隊頭新月是前村
曾往歲月幾華長兩親風韻尤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
筆頭聊復戲孫枝
霜清木落見沙洲々上人家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筍

寃中先更問秋翁。

出院有期

親日相違似隔時從今無復念歸期更同更寫留連恨
只數淋成百首詩（淋 易淋誤）

再和現畫三首

掃除不盡白無痕底事枉緣尚有根幾日圖圖圖畫裏
杜撰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鴟夷海道聊尋一問安不為丹青出着相
從來差曲是書枝

欲問船師覓寶洲須憑大舩作牋舟杖天白浪蛟龍吼
佛法隨流一瓶頭

病西四舍示廣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春枝頭杏子可書新挖追老酒醫往况
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番疎雨不曾林雪雹驚入四月頭初製單衣方得着
却添爐火換重裘

夢回簷滴不聞聲殘月披窗分外明投老逢春能幾許
不堪猶者無誰事

收老相邀到隴頭長苗如洗未全抽頻天不雨只一月
聊慰眼看望半收

栽桑插柳展溝塍共趁趂清明力倍增分得只般窮技倆
却應香行過于僧

移車浸種一番忙社熟鄰家見早秋秧乾飯飯未驚心已懶
方知生計要商量

一生著得幾綱疑一飽消得幾多根種怕雨望晴心不歇
白頭撫盡眼望半

須知宦職為他入老去何妨可問津寂實叡娛童僕輕
到頭渚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
溪山隱去再相同

橋兒成隊半成群東使馴鴉善趁趂入却恐城中無此况
真箇幸者且逍遙

疊疊菜畦動䆁萑森森初穗吳舒微黃引觳飛去蒙朝雨
帶犢歸來趁夕陽

東園拌場方雙歌插秋秧車水又相催長年架汗身張被
常頻南山到眼來

盧乙歲人水鳥喧草塘留坐午晝寒從來偏得田家趣
析異推尋與己闊
雨後西風日日頹重裘獨自覺輕单春寒秋熱江南殊
四月如何尚有寒
轉午風林陡覺煖綿衣脱盡啟閒軒乍寒乍熱难調御
李壽随時體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拔老念艰难暖衣飽食無過此
惟是鲢魚上竹竿
跌蕩蕭搖為行樂仕進圖虛亦易推一歲艰勤方有味
致量猶勝上烹臺
頭衣行市頻顧落六印書腰手足分挽資河脉加賞膾

閒

事如閒處醉醺醺
荷錢貼水疊如蟻蹜似針尖捷未丹牛角叩我欲精剖
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犁細西疇南畝時來往
常得青山在坐隅
青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松楼頭便見鶴時更一班遺好句
主暉謁恐是前身

生歡室城近已蹤餘青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
不得風流解染花
数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娛損害書成傳聞趙魏推盟主
便覺如雲照眼明
水已平隄柳已深洞房猶記鎖䋲媚剔雲易散春常在
啼鳥留人尚可憐
余既謫罷畏遠與時忘求所以寄其餘生者無如
躬耕爲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往來
其間隨時柳楊以寓其所樂而地清農桂鞭鞭
身屢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于數倍雖終歲
于有數要是營求究補職頃刻不得暇寄視若不
余墮而我之樂常在也此自湖州帰遊返所值者
如此因以其常者之餘發爲呻吟隨得隨錄得二
十四篇與田夫野歎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
皆有也慶祿遠來相類以此軸見邀作章字字非
所工又無以充之遂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
而可見異時相携于其間當如無一字虛設歟知
五年五月十七日

蒙觀患別轉深偶署患聊來一唾
萬國衣冠拱醉容物天蒙斷失雲態多情尚帶當時約
究祀聞笳柝後鐘
伯成已歸尚阻雨會聚聊中短唱聊易一笑
舊友新從塞上回中元時阻未能開更同堪庭竹沐幽
思只大清風玉雨來
戲筆柬趙德麟二絶
河湖初轉鬟折聮都城退許謝頃埃日長寄卷春歸後
万縷陰陰顯吹臺
宦間多病吾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過京兆
正堪眉樣倩粧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絶句五言 七言

次韻晁寄兩絶

江湖流落久相依每嘆朱顔戲彩衣何事淚痕書上見
他年千騎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物理柔除不自由死後生逃今得地
却嗟無計共遲留

贈入

雙雙小素襯花房只闘花房不闘雙恰得不教同伴見
袖中猶出一奇降

再和倪梓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蕊幾御來黄荃已去風流盡
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面軒楹壓水開署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
更倩殷勤執扇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脉涓涓棠珈臺聞道旱天能作雨

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眞氏外孫扇

虔己集解三經歷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定相非吾志
直欺五門擔四科

失題二絶

投老還家謝向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帝所歡猶在
斷怨醒來尚寂寞

楚國曾聞照乘珠問因蘇蓋取爲娛亡入許何須計
端有廻腸恨脱肝（嵩廿試單發日而猶道不使單中覓　四事扇過午不開更非龜爲坤㞐可）
評一戰爭
連墳去

次韻子恭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態夥若非投分崎嶇青
共經程丘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然場還想客窗對酒未知野
飲同堂
路端梓瓊琚聊步行隨伴語多時一段難違往事五篇消
得新詩、

龍欲興雲致雨虎能墜地能班端是便騎賜爲不須深

鶴家山

附見祖爲鄭淇㜍成無復山濤並致遠君此地不如且
醉歸知

又次韻三絶

款步昔陪下澤劇談今挽高流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
陌東丘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棲次壽可泝遊待來佳便知却
登遲翻

手日艱詩傳書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龍闕烟雲林

廬鍾山
挽詞

故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見初緣永相見論薮事四十里外空摧首
三十年間屢攬觀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奠生芻
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〻猶帝力亨哉卯勞思自嘉至誠實棘
心詠詩入常悲一旦失何乃不哉輟鼓〻如白日痛哉

謂為生每念義填膺仰君精長庚筆發革載德戴時林
金榜門户幾高石常云我有子来易先天壁伯仁非暇
〻到此輒自感處義德有相睥睨莫我道願聞君有言
亂跌不見随李杜荀齊名死且不足惜孰不斯言愧謂
君壽無極豈知屢讀書何為在吾側堂〻古益友千載
同此堂識荷僕能參我淚不虚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王況真斯稜身世善匿身直秋趙千叔都將付一遍假
損無津艱遊戴仕況濞梧董傳緣去翩從一笑林
寒食相扶携方時杖適然君應尋放鈞我亦赴新阡但
悵沉來屬耶知己遊川風流有千里未憾者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嚴氷雪清風道里間空残貝葉偈不見綵裳來
〻君猶在說〻慶有餘會如華表約他日看高車
子全人望戰豫賀我欽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全不
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機應帽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緣年光八十春却尋來處路重椿社中人杖
履空平日憶恨想去處道開布全志又見一老新
方難先同究成閒改吾期祇應借老約不擬異他時已
矣如何識賢哉有剩腈悲會看松柏路暢蒙借豐碑
漢室傳經後唐朝日族家垂明惟典則尊靜輯於華詩
配同高壽既見图未謎史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子今秋平昔多懶接復遊外堂論有志軌莫嘆無由逝
水空歸壑春風忽变扶着声判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晦造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兜鶴之長經鑒勤續之
衣態報野馬之道康雅德足而寧走子行年五十有五
蓋如五十四年之非頻爾因以命駕岂大寒而方衣裘
物理之必至又何資于發徽吾家不遠可歧可奔解我
行櫳即吾進門里閭雖異室廬具存携所有以敦拾尚
矣擇於斯構誅重僕以供役既知難而閉願將有限以
如簡其無適而不安從賓客之參户任風雨之半闌足
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觀非喬燕與庭鶴執朝往而
暮還寄據日乎晃〻總吾心之恒〻歸去來兮聊隨緣

六醜

以逍遙何害御之必歸如精足而無窮等天地于遊敖
蜀此氣而彼憂有家過門而問乎何不遇乎先時羊腸
縱戀夜壁桂丹生斷梗之因風味死狐之首丘但俯仰
以託託物從上下以適流乎既謝夫不敏願遊書而少休
已矣乎俟熱以其能知時禍生有神神宜當最其可久
將安之焉用必歸乎自休乃其期想荒燕之六一擊時哉
釋而義耕書議然而無著逸寓懷於此詩宜前人之敢
及底知乎自悟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開湖有懷少游用秦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淺連天風景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
怕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春頻惟有落霞孤
鶩晚來依舊事還

又 集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
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得蒼顏寄語山中麋
鹿斷雲相次往還

臨江仙 江東入潯梅見約探梅上苗 梅所在欄擬爛賞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點點瞻恩全運春工從此被人知不

蝶空一枝隨蜂蝶長伴玉塘依稀佛雲間應好在且且流漏征衣
背人偷抛向東枝清香滿袖枕記寫堂西

又 病中作之以長短句見贈因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
情海燕還傍舊巢飛 底撿休文誰記得塵精犢臂紬
圍眼前都是去年時不堪追想現新畫樓西

蝶戀花 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成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
得住看看都恐晴催去 寸寸離腸頭會取今日圍
明日從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贊

觀世音贊

大悲大慈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絶 三界輪迴廻苦熱惱惱
一聞我名自清涼名猶可聞見不得 隨所建立即如見
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裡裏

維摩居士贊

此即離城北去我許一觀思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劫

慧嚴永長老贊

風驚雨枯者即崇墜者新來周徧恒沙了無一語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者閻山指出復身自在通
當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真寫作比丘相
只這便事崇全容在々處々咸恭敬

西庵撒老真贊

西庵老人誰不貲嘆東撒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
負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
閙闤市裏便是百草頭莽

常州薦福瑞老真贊 院有梅甚古

無形而繫人之集者香不謀而同人之古者名々因香而及遠香因名而有声然則紅梅老子同如是乎闍投明即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脚而真淨無學於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真贊

纖得蒲鞋無脚着大雪漫山却伸脚點人拄了三則語
侍家只用一字将生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頭如鶴鶴拔
精當面有高量學得馬駒被驢撲

雪峰真贊

家緣輸了一隻㑹茶語失了一隻眼却将兩隻款人手
不是捉蝦只摸蜆踏翻船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
樹倒藤枯笑呵々春光更覺家々遍

晦堂寶覺真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為極則胡來胡現漢
來漢未現隨所渾同莫非方便在邇遐求遠知深昧淺頂
上安頭以口為眼以相而現略無異同一有所加即杌
撞積緣不我與漫彌有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手虎不可縛嬌嬌世路彼自清濁醉還脫靴
貴戚戲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固畫如好雅曰猜相對之
超然鯨尾秋捉

姑溪自贊

萬目以遊于世識心以殘其志有時觸處以即事忽寓
賣針而貫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孟傳之曰是不
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倮臬居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原御手
調着而親鍮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于私淑諸人也歟歟
與之周偕狎然于睨而不惜羊然遠循而找病人固歟
其舊蕭謂之戚也乎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爺足兮寒泉椽兮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滓碳吵雲散
而水流識此行之昧禍乃造物之手休

重要老畫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讀偈則數珠掛于臂上讀書則袂裂

龍淪于頓下以我為牛則為之牛以我為馬則為之馬
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其辨微

李伯時畫馬贊

歟不以其技不以形雖摹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
有是語天機所固推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
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處幾主消
然

銘

歙硯銘

琢玉淯淯月惟照之珍洞路下求運人能固謂物必致有
特有潤一朵之墨其質始信彬彬惟覺用發其藏文心
繡口詖瀾娛煌無窮方習無奴所表物與人俱重壁之
張

雷塗硯銘

青山之英來石之靈上凌汗漫下為塋青唐磯入極色
容四瀆瀾若墨日德然雷霆揮毫之餘沾丐後生水寶
用之尺璧可數

丁希韓圖硯銘

閒如玉圍如盤水以鑒足貯之　孔安爾書鐘王爾文楊
韓濤亳其間常益爾類

寧光嚴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稱說之特譬及大聲以時而作靡昏不驚無
隱不捐一聞其聲根塵勝暗猶闇遇燈如病得藥下徹
幽冥者同廣濟濟哲者君乃慕忠恪爲之焚除虔命索
翁年白南古義以操閣念往既深固今尤年去識常昧
李思託記北普聖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既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既歸方丈即跏
趺而化其語有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
迹之句實紹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
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得聞四方爲宗門者有之事異
時師友人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
有間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畧示余余讀而壯之茲
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
之日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措從心者
如此其往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景南
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
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得其親思之因稱酒饌就見
令其師同衆師怒亟許撤去曰汝彼伽藍罪入無間親
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歲下初植相秀茂可愛師以
一頌示其師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
受具戒業與其尊海許書所事忽流洋語師曰吾佛有
出抄世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利他
以遠從覺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偏參善知識初
見開元禪又見隆慶閒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奏
皆謂請法師器也雖作書延挽而師終不契往于開元賦
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爲之斂衽既遊湖湘入廬
林見祐之室然得密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遷羅漢
師起據第一座祐命立僧就學者日益祐遷廣師遂繼
之時年三十有九[illegible]年學者壘墳東南又以其餘力
棟[illegible]隨其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
[illegible]奉全身建塔于院之西者師與海許[illegible]遊歷同
院忠深者夢二大蛇一南累事長者數丈遶院一匝騰
躍而去黎明師與許別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

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復許住開元與師相鄉俱得名
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錄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機
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重亘古亘今普天匝地
君乃動著不離炒碎所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踐破虛
空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終

（藏書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印）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為滑州得歐公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十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贄于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學書偶至于蓋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其不冒其照臨在地則水火也萬物必資于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蔽匿而在在處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翰墨假以寓其趣又有所當寓當隨其所命意抽繹展將而見于筆下不獨學書目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于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為學者師法信所謂天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擇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為之助也政和四年

三月廿二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寔東坡先生暮府後先生到官先
生謂予曰子遊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
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
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為先生言者先
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
不拒人而人自難言有又曰頭為我言之予曰斯言近
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說之必售是可
諫于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
從而有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
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狃為臣而亡國在往也
其未嘗可若者蓋望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
豈無捨其舊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
而為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
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進如所定者十卑八九欲
不信渠可守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祐聖躬主
工孝養不置承順書道與成先帝之志以因至治故八

年 粒居誤

年之閒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惧恐不與其事者或存所
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
第兄起自窮遠文聚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批古而切于
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陰抗不止也今日之
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盍居易以俟
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伯從之日益難

以下一百一十字原缺

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工直則縱橫
遠次第筆皆為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
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妹條並皆蒲足而去是以蔚
章斷簡片文隻字修如前日之家有藏也修名家世華
數之下新輕無所系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門自為知
己推于先生南遷已後所見于抑揚者博訪無收所取
他日之詩為偕吾友汝陰王性之寔與討論仍為手自

抄錄摠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
君以書并其摠目目性之以相示邀予為之序先生即
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予南遷予適在右左
而又時菩相期盖有獨得之重者予雖老其病矣而承
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其予若也因以予所遇
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示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
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覩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
豳豳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遊歎
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手日日謂淵明後身且將
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
嘗載之筆下手在穎昌一日送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
和不獨見知為寺而予其卒章始載其後尽和平日
談笑閒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載而
南方已無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
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亭往復又得少游者而魯直
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
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又刿異日當尽見
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為虛發叔雲秋日周智臣以
此卷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言之而
不腆之作遂托其後真所謂用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
八月二十日

雜題跋

作詩字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
無來處即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
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頗
得其趣賞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柔盡黃蜂欲
退飛乃穿花蛺蝶深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者也然用
之惟在不覺若覺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為古今之冠嘗為越州内史
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同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各賦詩為集遂制脩蘭亭叙辭論精絕為世之寶
後唐太宗泊士庶大漸高宗日吾有事語汝汝必從

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季亂離賊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則書畫復落于人間皆摹刻失真遠甚唯長安薛真極為精絶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嘗學于蔣公因即其居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艷如不里而假之人亦為魯者非所望于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嘗揭己厳乃實其嘗產芝草之瑞改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遠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同輩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為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為表其居為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從為往來之觀毋警動流俗爾事体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与子夷子默然曰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當恥其時不独吾家取笑于人于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從父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為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于通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為助復笑謂予曰凡吕枝能物賞自嘗因投于人則要曰元本某家至于假借御供使王州為名者殆与（以下十字大書原缺）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故与為提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為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謂間亦有之然業之以理義則處此之處況自嘗土木取之在事者一時言論句末寄以為夕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棗府長短句後

器之工人好事下立唯吟所到人多喜之喜取于書雖遂次必錄無擇歳窖歳抄夜長灯暗輒以此軸見遨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随得随書不免輒書又吕歳月与其会人及其地先遊云将為異日之觀大時觀四年十二月十日波釋寶之周智臣萬大川釋子長知璽再弁器之與予也人雲際院東房丈藉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王宗道工部

皇恐工啓宗道知府銓轄工部戲署恭惟銓閣燕休尊靜動止萬福流落衰錯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尚容異地未有親依之牽春著言欣慕實在疇昔而推致焉寘工極積與旁孫該戴如探因後物望〻符契以達于論辦泰決之際雖劉向揚雄號爲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預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執不可得則寒薄何堪分因高卅以死與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趨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部志何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門記室遂欲接武中叙時冀盡承之慰冢惟之際養生所資萃于一力而浮喃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後所期但深愧公專介來立恭被翰墨之賜惇厚深密真有意于推挽殆將進于文游之後感復鐀

倦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驤之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遡

又

祿〻既不得中託府之問日幸遇名舟行便道獲承款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趍對陛此志又但㴱懷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具之涯歸之報地尤劇謂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耶向風罔然病者之側語其次複修楽簡草草甚千萬加亮

又

積纍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吏節下不杜艇策是依而動客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待易地而劇极至教其幸遇豈淺哉秀豈衆晚貢其寓祿之便欽承旦暮則歸頃見畀之德日有羽翰不侍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請而後喻行閱歲矣空令一念及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刑慰藉仰衛勤懃哀無涯甚孤遺遑亂方㛮碎小蒲前生意不絶如綫〻入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工報珠不遠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日疾頗為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尒然最唯藥而北人嗜麪食江工旱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時憂恚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進北當差勝椒与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已戰栒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尤復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帶在歸仰而滄漢之所細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尊烏異地日咄〻見過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過已否將來曹是圖遂委於淺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為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候何以適物者因有付子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于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尒竊計裕度有往日有美況何時一咲呂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悵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屢次修馳忽〻不遠久之闕倫

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輒翻覆乖至扶朽之疑初不謂
然旣而果不敢趾蹴爲之失聲隕眙因然無以爲言也
遠性之相見乃審我視廓容略不日竟髮種意薄祿里
居擁書自娛凜烏一方之所於式欽慕有來于是乞劃
向往枝枝日前有量量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
則不妨稽舍取舍使千萬世之往欵于一致而曰以重
不朽之功沮擾不果哉未有摯御承教之幸執筆措之

又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對閱燹不得安居寔因自
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更議不無流傳震駭咨悅閔焱
之及其于門下則玷汚多矣本不作窃祿計今遂一意
田畝閒依稀彷彿卒歲之通錙銖工下愈養命輕而思
重也但參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尚冀裨補刑容
不間朝駙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特從安陽陽基之寄
卽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之同騎豊相送
必甚款趙德麟亦聞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仕意嘗能
否第恐未易出也敢對止此仰天何及盛德之後乃尔
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孝立明君爽蔚有典型
不用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戒之
爾自餘故家風花園不乏每想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緖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
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稱因無可議特爲高山
流水下借增仰而爲里必知其窮盡也過此一相見遂
約爲宣城遊隔前已爲之具行而輒爲日前一亭見止
閱侍下甚欲其歸將復人此亦決爲宣城居日幸其相
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水玉相輝更能撥慰公家之同
亦自不忘而私淑拳拳于是爲重

又

得罪固荷寬典亦無足道者時介于一二非類適在居
處之地用是敢與醞釀敢接便覬望以激其隱初不謂
人中乃有是等輩然後福何可得而輒東勢以逞非敢
至會與同未慮至此見力圖化從以避其鐵度性之以
能群忽佩服情始因寄一歎

與王惟之

六年南北暌間雖不乏千里無志同氣合亦不待見莫
謂ㄑ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
否之往來則渠叙屬增益相投于莫逆之遇耶以故邑
翻左右常若所負不圖便道遠𠁅少款訂所頗得于別
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沃積水于千仞之上
而注之廣矣野殆將何人以過之則其為欣幸可勝道
哉既別則遂欲作書事坐輒新勢不免改观以对邁尔
未及盖非裁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撻
綣未易尺形容時昔之所期者徒有愧于稚甚之引
詠悵ㄑ臨筆倍添紛結

又

罪坻自汧有玷遊舊思與過享獲老丘園餘生幾何來
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着意一
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國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頓
一矣皆在他人則尔後不得不應其勢殆不容一日安
此棲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適又況承玉欲慕之
意耶雖妄一親敘至之初甚慨然正再遣人来決有報
若枕撩正候但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違矣領親之切以
日為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尚未及一通問，疎怠可愧而蹭蹬自窘
不應于存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綣繾雨甚加寒日來
恭惟動履清勝日前事尤如增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
強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于春遇之素也
其諸非会語不展臨殘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塵祉已否專介遠被手
華委論勤款如接更僕良恭何堪既得陪勝遊遂蒙相
期者昔之苽分始終不渝抗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
荷乃于是真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感契冥ㄑ自有以
符之也佩服之深滿袁山壓徒而增塩朱亦聞公家近
信高明行李既獲稔知而公家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
固不能勝而東之甚疎亦不為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営城勝處每深不捨尤盡見摶姐談哉

揮麈瓊錄朝夕雲烟香藹之間而文人物相先後不減
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為榮遇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
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
豈衰塞不想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家乃審促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
所聞程約遂在半月日間公家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
渡過此日夕企佇香不得耗窃謂宜與金陵別有捷程
總公家白之歸以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乔工尊
有書將來之人特遣邂逅逕赴有屏便頗仍即以委之
之能不沉墜否奉ゝ系谷之私玆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寄聞撤已如聞室得燈已而申綠詠端
若騷出滿馬中而清風四來醒酬甘露相德佰沃之歎
承有自來至此尤覺遠焉愈遠而高步复ゝ雲霄之上
矣追逐晤望其何能及擊而之餘益數勝流周旋於時
日有朔契景向好味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諱撥置不還
觚ゝ時ゝ自放俛俛古呻吟時似有可意處略錄出則反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至池姑俟及
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蹭蹬至是也公家來
一席聞十之三四在是事纏繞紬繹無不能足人意使
其自屨之亦未能必爾于是又知先為之容非咫尺可
曰諭處月終敘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亦已遠矣
緒餘參期豫深留滯之嘆既歸待下涉暑未必能遽遂
定無摇落之初必有追耗敍遂過此就夜面叙

又

去騰已聞遂為路西回訟特見及遂遺撫藁迄今未見
其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嗟勝之處是乃如披山者兩
詠懷登高聽遠晦明香藹之與俱而窮探力取秋與出
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美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學固
係于人倍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海念及之但嗟嘆自
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只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

衆其後或能俛倪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訊是老境之
幸也如何

又

日者教孰道幸寄遠合館曲記不遺屢柱存禎董烈相
与之意歡若平生虛往宴塲所得于抑揚間亦多矣少
副遷復改歲江工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以盛義
不可忘持未有旦暮参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迦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頽不類分從所無間以老嬾疎

露盦擊談

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須因旋礼
意之孝遂欽收之以乳氣類感遇因無呂自名其如應
接不暇，無異扶舟到漢一何啃哗嘖遥千里萬發之多
耶愈叩愈無盡庶几幾亲榆終在末孰執

又

頃得高文几幾至成誦常躡徳与俱進每嘆奔軼绝塵不
可得而企及矣僅存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諦味詩式其
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与起也自到江工筆研幾
廢縱有之不足澆直手姑俟編録以投呈鑒庶冢不肴

教誨或有以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逕令兄方知行事李留滯東陽尋欲專
遣人齎候閩中無得力竟尔錯過、約少回歸軒且復
不果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来猶未得一見然聞
前日所家賦詩累日甚恨矣此況于今　誦之遂老想
已滿篋囿未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吐嚼以
發沉渾似未岐然也老倦下筆往〻不懐如昔難伐止
于此終當勝出以幸指教曾詩亦未偷得併須別営專
便次見亮見亮

又

比辛披展道以秋成患于冠盜之至曾未得摶博搽力索
少慰欽慕副未圖然事退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
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遠之便一報當遣人亟致以幸莊
居累日之疑竟不相副良自感嘆村落間了目前事尤
不少輟欲作書者候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況竟存枉
教而不勝奬志遂第二其愧何以為控稱重十餘幅字
〻皆驚東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对滋不遑尔

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蝟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緣當馳

謝次

又

日侯私故少林一尋訪戴之興因以識荆州之面春晚

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痳日尤非老境所

堪但逢蓽可廣求田閒問舍不無狂莊算為妨歟焉此懷一

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國史環摘從容古人

感慨之際旁揮勝覽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吕契雅

懷然工游之概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

者按籍與俱其味宜如何耶尚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疏然情不接

于工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

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為可休耶而安者耶坐致

勝晤但時時擎爵賞嘆而宣心寫妙不能回于筆下此

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感嘆尔高明渠得而諒我忽

披手示墨幅忌勤方書醫齋兄歸數衰祈之際申命一

閱凄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擇祈命愧不

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虚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

易況之而挽之非據教劑卿大著不審日來定省講習

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猶在衽席摩間太平磨羨

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親之皆不能濟行李在

門余一到其地無複修馳之暇草略中叙御與黔焰執

筆不竟氣長一丈

又

狀蒙寵示所集六一穹遺文并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

老南遷後詩文揔目且俾附名其後及亭其前皆已題

也固當以下敏求免然三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酬

傳與異自天而下況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傑之勇

哮兕尔尔輒勉强索錄呈左右為調則不可但此遇

不易得其高明之貺其可虚即所留背軸素紙通茲紛

擾出敢下筆俟至宣城或能秉與亦恐亣齐不果未為

定處之別集三冊總目冊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

持納幸祝至

又

披分高明每作書即欲巨細布之吕故尤不得閒于搶

擴之地仰佩見賜倍深彫嘆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一一歷目搜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為我狩武寔一時之良藥也江東撰述必已充僅積以趣軼絕塵之資而當贊文元之間一舉足使有數千萬之遠况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為朝夕之助即早時妥意亡此之恭獲來閒游雖疲疲已廢尚意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手齋攀騰躍之使余通故見當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尚使披閱重諭周洽感刻未易借況伏審雨寒起居佳勝哀發文矣分固屬華一旦損同生意則退之所以誹譽任善之語茲服得之真佩服尤非所擴少頃欽仰隆屈石啟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里此同不可不避試而私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情故適披雅意所命也魁魁幸幸見徽拙語寔長邑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候牽課然亦未敢自必于可以拈出爾惶惶悚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独光明損固蔀屋而組績錦錯縱横絢爛参鄉未始有此也想奉何已少閒恭惟起居佳勝見徽拙題爲思又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琢工呈始未一菱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速行姑遣人聞問已而知尚遲延且繾綣以朱獲浣徹遺椒翰墨委詩容尤畏倚求之重而表茶未易為把也而芬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之然黄山亦自畫晴早來伏惟体况清適方圖慨所肩舆以奉佳趣康接臨分少款以慰不能遣忘報田間所積徽米木工被衝注穷餓之水大不免輟冒赴之厄会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柔渠可力勝耶向風不覺縷長一丈

又

破殷繳帶嗟復見綠委曲終不忘則定將抱可以為報

宋間至於重溪稼計是行似厄会已極矣不然安得乎
生所發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貨山石刻打本足方
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洗哲匠餘者續附是次
遣叙非所工而 賴抵訶不妨華次有以下及也歟ミ合

又

向承見撒跋尾叁年以奉來既不謂刻石為冤又煩背
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護戴
詳盡寔一方之幸蔡烟之作真丈手筆也父子翰墨相
先異日想見幸辛來呈小補哉然題名而志如吏文在處
不免俗頸刻貢父大學直蒔記以為䏁迴洒今日又高一
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為門下客差池不果竟奄淹晚不謂发下之
餘遠遣仍嘗遇維桑榆何堪枕幸振起之光窃借以老也
日者迂違徙所擇寔主于幸義為多尚尔牽制盖未始頃
刻輒忘于懷恨生同已弗類而乞会見衆初不計物理
憑陵乃至于是于其或者飢餓空乏使平日妄迷之誤
深雪殆盡而逐將旦募親依変无暌為貴金則未定之圀

圀定能不愧嘉貺之賜否耶頓見之懷日以為歲

与韋滌道

髩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曹公之拙則亦久
矣方時乏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康饒之餘得借已出
望外矣家奉遣詩置尤佩孝意共審漸暄日來攝力佳
健壯力盱时其來如雨空其理如蝟毛頌少親孝郎在
左右益無時時不奉悉也

與趙彦強

相別週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數其問至深傾馳忽
髩垂頹尤愧不逮然逐獲春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屢況
何似切承懇寓客郎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
無客見訪耳

又

方作書授手示因盡無得遺意而語妙句秀欽嘆不能
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住处人物尤勝三年欲以技
足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乘念往思問遣獄為病留
良可歎者閑仲权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孝彦強可人处固
多甚不忘也力疾脩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與軒羞運回所期不忘傾邇自四月末即病於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上復不果然亦未嘗每寄聲出處既異雖在咫尺益与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君討隨遇即安無是樂處為不易得所目去閭里近墳墓不爲羈旅懂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馳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卑然儀容乃拙收錄遂得從容款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崇幸固不得僂僂蓋已期于如相亮久矣于是方困中慶愧無以藉手而大軸粗文遠荷俯暨礼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与意盛氣久不見比韓制真莫許賠餘常揚而降以至揚劍著東皆不是道也得叔於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抽鋒以遨十駕

又

久闊謁告歸豉首而望何啻以日為歲忽承於舟與巽自天而下至圖就展以涉冬妲著奔走作還家又一番目前事倥偬輒未暇及作書申叙亦索于紛擾之際曾未獲詳細蓋比來求妻報囘往之深於是不免猶豫方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攘來之間敬歎門弟与再具書皆復不遠惟是拳拳滋不能已思杜專教恭審日來体加

佳捷偶乜孫小祥肆置骨回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
遠意仰覲加毫

又

比者覘光稍疑方礼成樂作之際想得于古人看惡命
駕延為多晤我未聞方切改琢而乃牽制如此可勝悵
仲問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遽復相遠我勞如何家茶亡
猴月初家人華婦即在右矣羹碩致于筆下者筆下亦
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日前易武回循不独高明然也其如
老病林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望来
問遠貽如獲疑迹特達出于盛意資畏責已反輕约也
伏審日來動履情勝戒云不晩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
史如在月來當牽迎候

又

通奉先所狂書教罪戾叨復為冒昧然迹犹在韜衣巾
而儀句寰子通甚伏讀汗下惟明友之義以得為書其
如茶茶為何堪未易負荷聽留以永家傳繢當奉謀止

報次不遑礼意陰享非君子推借適重時先多多併國
為甜有愧倚馬輒先布其畧

又

大軸貴羅似一旦躋我于雲霄之外矣未客有比幸遇
宜造物者憐其困躓之甚故特有以報之耶至於親寫
美翰濟以其目精諸古数僾援經倍深慰如別容備貌
紬繹惟其不能故復見于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罷必無事比孫鋁督迫二幸得於
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間恐有不稔處牟一一見
教無相疎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
是時先進所業用異者否然国史中則天至七年特下
詔用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諠官考定而後召
試又記得會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
可檢所見必是閣試六論并御試策亦無惜閣曉明出
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責少欵也閑草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為家中凡要更移未有下筆

處又患字不相对不免為物所奪欲少待修造定查作之自使人送去也丞不敢贈瑩並欲作書謝不遇尔幸察孫銘而泰亣斧望賜付欲還其僕也亦待换了人頭處如何〻〻見教見教曾門是其庙第一次業鹹只不記得甚年也我子高謝制舉啓云韋（丞）塋臨軒先生者中書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継者父子一門之内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尔得先聽可考也

又

今日得文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求但聞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緑未應如是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何山銘独樂也記偶作浮啚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通來謀工旦散望亣斧付还也恐須金篇不入用尤幸諒否則可以别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春報萬福親庭必常得書文若尚在京何多日矣若虚遂权（權）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得也佳篇督葉但愧糠秕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怏感便望与等度施子

良約月末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晚方扰豫室可夫吾友執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居到逐為湖陰老矣但恐居城而昆仲起在顕迄損失依附做且宜酌中蓋未修葺間日月尚久盡圖其难謀也

又

少間馨問伏惟起居佳勝衰（吾）随切崇遇辱見慶形容誇祇佩增長輔志其爵而畜散管窺之報遣切遇委愈重不朕之負傃息滋甚戢務簿迎工阻披衣（索）系詠尤不能已後日扶著便可行且何惜呾剡也

又

今日偶食新姜（羹）發動小腸氣遍方小間遂方得答不遇書託人拓纸作圓封未竟閒辱子示感愧不已又獲知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于此尤留意恨其人不得擊節驚嘆也更俟莊閒聊作青（書）一笑明日千萬訪及喫飯子去

与友人往还

衰随遇日延子不虔之灰乃有亘（晝）天之焰殆非人力所

能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爲笑豈足浼清吏荷諸作者
拂拭塵忍〻〻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工亦有十
來韻首隨遇隨處之語未曾錄工深恐散失遺忘亂道
冊子不敢不納便告付還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
孫銘六在其數元案再工呈其壽人已行執下愚書更
欲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味草〻不悉詩未
暇讀謹附納也冊子高二卷並(領)須只未收(致)周詩尔〻在
篋中他日可讀也

又

雨意已撤有寒色通非其全但當避尔暴況徑可知也
足背瘰癧如接連然之秋並多殊中未卸欲激可知矣
伏審已視戎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晤奉馳情益
不能控介還草率庸有既謝光寺且及不㒒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備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〻益善至其背
水而陳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震霹靂霰華(郡)郡之軍
不足破也欽歎〻〻方尔帝謀偶一病獲告姐不免申
官揆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閣晚來体況何似早晚

華郡 於郡郡頌

得以施奉傾企〻〻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年九(爲)似寒潮所導急作爆劑進方少
許遂奉來無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入後自是待
當有餘用之不遺尔郝(深)叔進逐多(其)見其不知量也心多
近著不妨闡發衷困寔周全句句醇甚契欽御初不知
有法如此方患元白倡用數果錄以為況幸如之更先
活流尤不悉損尔重誕早晚可過也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蒸罩每承遺貺真發吾霞欣誠可知
伏審晚來起居佳勝來韵益工未易攀即難枝亦窮矣
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〻〻然踏海經帆亦將有去將
何之之遠如似白髮欽荷定塵無洞去此遠近恨掃地
無術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還

又

雨意〻未解履況何似連日為兒女畏怖不欲輙去千萬
保愛

又與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日承受請國知必由州中乃行伺
候既到即通問遠老垂碩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工
道無緣謁者詣但深依向賴吕境界絶熟風範与南方
絶不同正是一行道為人處也拖稱永為一方作福之
主與諸工人相会幸一一致發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
或得瞻礼

與崇因長老

屏処不多與人往还唯是世外高流不𥨍欽挹況大善
知識為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礼不圖幸遇象
駕前步至于十三人之畝而者師寔為工首未諧得名
之恵其巍巍堂堂真所謂星中之日也別来踏燈未果
中叙縋倦遠勤專委特枉輪墨量瑜意甚稱塞勝感戴指
後復不審体況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寿遐遠永為四
衆標益適作數処報書未暇群悉別所解免逆命傳持
誦為持且致厭勝以社其惑達得二篇發藥多矣肇謀
根拙又亦檜榛須至作隔年还債之計也呵呵來篇益
妙欽降不已

与永天長老

早時屬望國知在処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
自來殆非衆人所到也既深毓幸亦以修信行不為無
才尔別便當作書申叙初則偶為事奪次則家难遠及
躋蹬春緣纏倦倍劇叙未春暖日来不審接物利生体
光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来亦有拓者
要是真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帰
向

又

伏承惠碩特以專介墜問長牋娌幅似於三門外見我
定奪是何心行也歸味周旋且激乎方寸之内既愧且
深感激吾所同無是道但頻懸遠来無力量可以負
荷棧負愧于道始尔尚冀同風不忌發藥漸啗門随分
擭擭甚攀企也回棣足悉神于我事家似非其地然不
至殊失鴑怨吾方薄用梭除歸経呪以尉安之早晩少
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踈相問馳系可知既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柱佳句方
作報老草云少故悉帰不相待再遣一借兵持拙語弁

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明更不答固深歎之自早其人
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免咨叩得報果前祈陳不遠今輒
再錄工呈遇蔡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遣持問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对会況夫方愧
紛擾亟沐垂諭并在和篇旨青都案府之語尤愧非據
寄類無所伏當晚來起居佳勝幼稚革一起一倒極無
況其瑚踈畧想蒙深照

又

晚來爲況佳適幼稚革恐怖追念緣疑相梁殆不知因
工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行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䘵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甫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
詔置獄既伏誅乃逐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
其常寓撫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言其術自詡而莫之
誰何独兩浙軍判胡公察知其事状將取以付獄㝠覺
即轉徙他州公命勾捕獲素邂逅得罪去職已以故

貼疑誤
准疑誤

就超公為提舉兩制〔浙〕常平等事儆迹公旧物或謂旧物
不宜〔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職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
措置兩浙鹽事有勞提南東獄方有所因革而從其事
者又准其人朝廷知公為可任遂以公提六路為制置
發運副使而虛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若責成于公而下
歎分其權〔攉〕債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
感慨砥礪会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公
提舉市舶提舉澳閘等司知杭州事皆賜官詔以公權〔推〕
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舟車之所聚又擾工方

營繕凡數局後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謁門
詞訴𥿄萃四方人物情偽多歧鐙廷數陳門階陛屑〔騈〕
肩累足率脩〔待〕命于公而公耳受目廬口酬手書無不滿
足而去後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陞行先亦至有累
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次〔決〕未幾三院諸邑獄遂空
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畏則悲又移舍屢交
馳于道毫髮不敢隱迹敢諭督刺于是六路事臣〔巨〕細無
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宣諭之朝廷盡知公才〔才〕而上亦
屡对輔臣稱嘆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

多〔處〕特旨委公公奔走祗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
又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識得疾遂請致仕未報
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為之
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
閣待制常時外加賜三百匹紬所葬州具衷事諸孤以
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于常州宜興縣善德鄉金
鐘之原公諱異偕字叔儆平京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
古〔右〕肢有黑痣秀眉明目表表群兒中能自警拔文恭曰
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九〔尤〕激昂奮勉

文恭每退朝延諸孫列坐而誦所授〔攉〕書旧親為策試
問循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对者輒時椅置酒殽與勸酬
如賓客用以為别公多在所别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
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
遷而至朝請郎家監秀州税務姻党有為部使者種州
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日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大任僚屬
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賴使君少留不然數年而髮摧
之有一不知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
契故紿我乎公日度使君必不暇論及即其書目邀其

國而按之使者蔡指視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目驗
君之既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徒使君以往
度幾知我不取具于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
課生增三倍簿書徵逮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因劾其守
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丞當公事審句出
責樞密院封樁物第就差劄劄兩浙大礼工供錢帛先
是朝廷每有事于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道多因其人
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精給至踰年不輸者
公在太府封樁局選就買易屢奏成效工俗其能下不

為提乃以命之公拟籍語案無遺付陸徐為匠如數其
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欲然得其要領遂先掊路以歸形
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國
國以利害相衆亦交相異役務勝其說其實不質而至
累年不能会朝廷欲知數而会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
不可即命公以往不踰時而工其實監城南炭場公曰
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為命之地尔第少
安之儀鸞公悵之藉名存寔亡後故闕不足以偹行在
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夠致少驗之則主于役

者皆當坐重辟韻捨其旧而新是函請自今日為之正
既報可擔兩月藏貯有地出入有徑道以類色增涜而
燦然無一物不類劉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雇募夫
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弊又命公兼領
仍兼京幕排岸司閱籍得〻以賄免者數千人寘吏于
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覡〻械
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会赦矣但官未
尝省而吏不以告闕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丐
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名公退列臨安府無務

以公議不散出公于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東西二
供柴炭其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叟
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自書吏課五日一催而不責其
報亦至業廷從京師高價授市以應用內外相待久之
牒之察公工其奬收散補壞罷冗占矣三之一於是舳
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寗初工意以謂先帝政
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鈕于異同之論乃相今太
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異傑屬首以公為檢討文
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為重吳越之地利尤為重乃

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㨿之久非家至而戶
曉之則無以達工意輒月自履之山行水涉雖人迹罕
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對字謹出納斂散以時大伏以限
買賤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為良民矣山谷澗有至老
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登課以緍計得數百萬捕
私販賞至不失一鐵杭州已得亂單頗其元祐中為州
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來為代輸一日監官以其乘
悪甚不為輸與愁集不識數百輩即所輸地毆之前為
守者黑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為不法詔獄之自

爾益無忌俾虐波請鹽抄以藥塗之而用既毀抹賄王
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于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
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会已敗抹
數得其姦而工之特旨竄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
有司第課以公為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
州遂安縣音造大宅豪佔民地民憂訴州縣憚其豪不
為之直公命折屋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脊
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楊姓者偽作書留
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悲不信循而楚毒備至我江

死矣其子訴于州州以聞部使者展轉工徹一路喧傳
運司具奏牘請公建書而工公曰苟欲就死心不告人
且死其屍漂何據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
吏將杭矣繳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于他處公以
職事當見工以裏諮促公入覲忠公者衆聞起事協言
路交章公服背受敵力不能辯遂生癈于家中揚州杜
門絶賓客數二年或日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為仇人
所躡是況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
答職有詔起公感激称謝曰非陛下以事和案則草木

螻蟻之微豈得此地況親承頒問披希奐之重即具言
懐素華不王以況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狀敢爾
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
川屈折風濤出沒數聚得以為險當知回循為害甚大
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獷狡因緣為吏而又家世相資在
官者何以制之吏猾官昏非痛懲之則法令任其叛掌
間矣方且留之鄉宜審察此患後有詔閩帥府置望縣
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實有助焉既而參遂監司州縣
晉募寺弟人戶充而公訴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為怀

素呂淵橐集者婁巽之以隸遠惡處音之號為強狡者
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户以避者朝廷以㨂素事初
有旨由男女結社念佐不茹葷（葷）之業不覺察者增其罪
名州縣長或累已凡特（持）救殊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
相習主溺〻不相保公令必衣案晚數十人以工遇旬
不罷者先告而後抵下逮安有恃豢暴橫闖（閭）巷間目之
而不敢捉者還至庭下公號之曰爾非伏路虎耶吾在
此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為善良不
然必不合常法寘爾後公遇其家呼出果自開令悛省

刻約不敢繳出配軍因思術而陷詩人每侍之以取貨
又欲強娶其女方杖豫中遠歎之反誣以殺已逃者杖
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縣不能決
而訟于公〻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入行旌誇而
乃奪天倫之戚犯垩（聖）時之教不期責勸而務快私忿是
何意耶即相特（持）揮涕罷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
二兄欲併其資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
理公諭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為三命探于庭下
（或杜作胡）婦果得所散者闡者以手加額曰隆其可欺耶特頌或

公生之爾獄因有遣逐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繫久而
瘐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具獄有司執以為
不可公叱曰非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
于朝繳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束濕至有設陳伏之以
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凡（幾）絕迹而北關為甚公捕
其魁黥隸于里外餘皆籍為軍道路乃通群盜白晝公
取人物相奪為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名至庭下
命馬逃者結為保任令曰一有寇發并坐竄書而先簿
（述紅捉冒外上）其資備償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賊）用是（是）屏息居人至

外户不闔（閉）無賴輩以賭博（博）為名誘陷良家子往〻至破
產俗呼松子量科衣美食自相為曹伍凡有之而抵（抵）繫
藏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鈐（鈐）
衆口而把持之號分手錢公張榜于市立賞許（評）告犯（犯）者
給例物捃判為軍（用）是遂絕昔欲誘陷者與其父兄出
拜于道間（閒）以謝公徙錢塘有善水者結為私渡所載可
取則沉至中故為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衆公
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旺故司農卿倩之子
有官不出仕憑所特（恃）富兇悍羣為廝僕結連上下廣放

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会則追呼執繫峻于官府至虛立券契沒其貲產甚則并取其妻女罔分遺所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于工部取眡編管湖外而點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必致務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枉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為飛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人隨其所欲毀罵恣睢動搖訛訕天下皆患之而無与対者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疊壘圍數諸公即其里浙東西多畫公像于浮圖而主祠之敬香火于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携涕泗或遮道攀挽其車不得出公绐為暫出廵按甞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發至安夜閒関方能出所過奩案花红夹兩岸老者執手少少者頂杵香烟相随不閒斷呼曰願公無久于外卒為我父母也公治杭其設日有把可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為姑息不主睚眦不避戶豪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衰賤如寒士自少善周人急閒人有唯怨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于濟胸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覆前文飾

則面折之雖取怨不已其帰盖主于愛人之深而惟恐其不遂以蹈于咎也事親孝篤于兄弟閒友化宗族鄉党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過之家有閒及其淪落倉卒之閒除則周旋所之無不盡力不营生事不務長物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以及有託于公者亦以是謝絕視其外若甚对疎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葬公葬諸孫力不足而兄弟亦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齡公欲以恩封及公公推与其長兄平居威冬兩雪里巷間音飢則必訃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里人朱君之子元無以殮公為買棺斂葬之君之死後如之色孝薊公子從与公進奏為代後以罪去貧不能每晉取給与公所善曹百礼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物應之而又助其行醉呂微閒李濬遇溢者同屬官斂問夫婦相継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而資其子而遣之病及瘵公為其職事弟使食其俸而斂固未嘗去社席其卒于揚也公時在遷貴中亦為之買棺具舟費人子以非嫡出没于一庸僧且殍矣公為收恭如子女收既

售知其家世且犹然也叫其父母指所直而寧遣使嫁
人蓋法死新前日監戴腳隸之賞責償于主杖笞其
家所有犹不足于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可免之
期公為奏而免之再遇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
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二錢為當三以制私
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悵
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
杭之公帑貴倍他処責賣醋之息尤甚故事悅以數十
羸老之年迺門以市日頗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

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為數人食醋多
于飲酒而區區迫取給于有限之力又復强所不能定
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數
即具以聞村落閭里呼多州縣永帖家家三五為曹被
酒夜叩人門驅使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
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横議者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
公命立賞除捕而請驰為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
後無從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歲有餘般以備奏計每
出則迤表數里不絕平時兵坐食所至為困而所遇奔

無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
綫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盤退綫命轉運司直達而
工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制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
得千艘公濟其之江寧界接真州江面充闊而多暗石
蚤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聞李家渌為塢而歲久汙
泗雖魚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
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惜分陰
以濟所事聞語人曰知無不為任子之分守也既委質
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公

隨地捕揚大小花鼓草然一時之所難者總見于杭州
數月之政此工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卹至于絕
優也疾已平秋若語人曰王事靡著毒望致悼勞闕奇
皆為之嗚涕許開錢增人相与命即僧舍發哀受弔千
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為冥福歲以為常潮海塩户
有為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
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為篤信日累平生未嘗致诘
物在杭時因其人善食鮮多細碎求類日不下千萬公
諄諄誨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為改善建立叢林請有名

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
遷化公以私力致其邀其僚屬即其處焚香作礼戒諸
禪刹次第薦奬特表其事詔加謚號賜塔名嵗度一人
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日以為虞默有所禱
期遇人以收其功忽于通衢中遇一道人者甚羸人多
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独援之比開乃公姓氏在申公異
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遽時不可及
況飲昔公曰汝有病吾為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
之立愈須問文詣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
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与諸而送
侍氏疾革更二十年矣又嘗有所救既得疳有二衣
如童子状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進薦家人其黃
蘇熙于所結王天生工得甘露救斗鄉人多取而食之
嗚呼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以如是耶胡文
自文恭呂清逸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
其所為己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為本故其子孫
名卿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
以至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敵充

森然争相發揮則其所種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為學士
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
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終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摠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工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漢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為優容然疆埸未嘗弛備熙寧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一七已能從軍漸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獲居其右故能被遇工主未能狀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延終于任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義雄一方遂為代北著姓從後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為晉王知太山公材以事收隸帳下効力所不能制者命使之而往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邊封工柱國以其地為府谷鎮又以為縣為節州為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製其、次至御卿入本朝尤為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獎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左上年衛上將軍考諱克偶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弱數不能勝衣壯于牛識之曰奇兒也

汲引挂

後未易量已而果僕牧絕類況享有智畧敏決而辨以功名為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逵師鄜延見公而嘆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于從中補撥帶班殿侍親克郡延路經畧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于馬亡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鬭即斬其首獲其所乘馬進筏蘆川大得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既城綏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巳良者分畫地界經畧司命領其執收其要領而以公從公詰其問畏復委折之已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即以領蛋治綏德而留公為之助新嵓之邑當置多占地壓賊境所奪

以

其一朝一夕事凡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

高領軍稍館舍乃出仕為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校
王戶吏役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使貧之者長上而無糧
公曰柴雖遠并姑令居著月輸以餉上番而以為使役
安南安撫司舟兵隊將勒所部過鄉洞蕭然秋毫不敢
犯以便親求為洪川永寧閱元豐五年鄜延經討解列
軍期為五路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為多閒自
安定堡糧運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于蒲桃山公獨出
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于虜境門或曰擒殺可
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潛為逃避者非叛也單馬說諭

殺㪅相向公曰爾輩何為而至是得不為父母妻子
念而甘心于異域之鬼耶遂回所向而若或至流涕曰
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疑悉第一部將復計
金場白骨戰亦掌平下護蘆入最會皆先登斬級解圍
州洪德塞主权第二副將破凱子野鷄塞先是平遠
者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保籍公鉤索而籍之得
百餘人將自是無散叛德遠第三將破由拌六掌平又
破安州州收第七將夏及將併兵入冠公先得其守將
人姓名乃給為界外然降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

盡斬之峰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屯丁迤斬獲萬計回
過拉楊潤通下令第三潤下曹官於日方午到漢界撫
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患耶公笑而不答便選兵臨潤
特滿又分勁騎趣山西賊果稱吾後與選兵遇而西山
騎衆之腹背受敵遂[illegible]之賊既敗乃大衆而來公所堤
兵從八千自啓樓舖達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
深入方取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先書達
入洪德川公設伏以精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為書遠所
制救西馬復輪不得返矯圍母踰山而遁眾相蹂踐赴

崖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冬索雖褫嗅首飾之類我當
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為甚進[illegible]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
六年也移涇原第三將權知寧州改岐州兼安撫又改
鎮戎軍與師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人倚之亞也
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黑切秋入
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權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
知蘭州兼安撫時已未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
委公以事未幾蘭師涇原築石門峽好水川而
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任已以成其事乃請公

鎮戎華再工而後可詔以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会涇
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于築[illegible]昨以師之盛未有
其比萊以提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而副之
今日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軍我警急或稟議聽
行而後報前軍状路頭重而求援于公公即稟于文振
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當其鋒再約文振發熙河
兵熙河兵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又
過夫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恨為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
公以擅建違節制策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惧
兵借熙河之失乃歸罪于公而請行履去工曰彼方治
俟寨到未晚也寨上而公追賊終四十里餘又得報而
復行亲相志曰疑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工裡之事不
己即以審覆為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抗章降
公十三官而罷築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於权第十三
將守還羌寨賊兵出没葫蘆川公曰此至在平夏城也
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挽之凡廿餘日賊
遁去時賊中號從軍羌名阿埋[illegible]都遁皆西
界用事祭到首領之朝廷密詔公圖之解府以收放為

名会境工其意月瞰我衆聞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祈
部兵分兩路[illegible]攻以趨用衣三[illegible]圍[illegible]二首始
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聞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
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工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
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薄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
前受俘百多捕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
庫白銀衣帶為籍拜公西上閤門使洺洲防禦使涇原
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称功再遷東上閤門使其所得
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
川南牟会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必奪要害
処若不乘利勢扼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為南牟
為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
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為用之之皆效死力
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為知州防禦使進明州
觀察使為涇原路副使都總管崇寧三年鐘將師涇原
以萬人出迎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
歸公以輕騎尋未能勝累隨[illegible]微賊意
初欲抗石佛峽又制宦軍而是兵大怯聞公之出也乃

不復迕既而至府治問而公遣援兵已寧塞遂一夕而
遁遁工以傳奏不通務以弓計、、仍命許倘所在
仍許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略工奏疑嗟
賞又請以本路兵直抵露州援筐寨以援步援工名公
入覲將而議泰行而環慶請案而賊無功而歸氣沮疲
之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于靈州川帥司妄
選萬騎以往然後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葫蘆川廣狂
孫濯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携老幼趣靈州時已半夜
火明如晝晝門不得閑城內外大援任、隨潰與相枕藉

溺死明日悍獲甚眾并為棄馳散川而下環慶史紛然
軍勢孤不可以留命押將當前公以精騎為殿而還賊
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復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
掎我于兩腋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
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擒其殺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甚
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二即致公覲入既見工慰諭
甚數乃以將所請角于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
之雖易守之則艱若不先削其[illegible]見困饋
運可以相接而支國之未見其可工曰卿之言是也遂

進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虞候賜賚有加
他日再力陳龕塹廣土進築[illegible]嘉納俄促
公還以揔其事再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
所報應無不齟齬夏人知之稍點集為備傳又申前議
而同全未可築公執不可傳遣其辟客數輩詰公、曰
圍事也師臣將佐義均一體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嗔
自貴矢石之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故不審計
則嗟嘆何及尤歎如帥司所試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
回乃從蕭關之役役供支覆詔諸將皆觀望傳丞玉戰

且至不可不等帥司檄公曰不當不等憂將胃亢以[illegible]
其靈武之請往以化將統兵漁晝夜出界賊覺遂襲其
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及劾公為專輒故敗我事乃罷
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都制狀上之朝廷
悟即還公舊物而工益知公為可委寄也乃以公為涇
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我泊口
磨移臨未龍烏雖三岔城并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
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潤[illegible]又展
西安州增置[illegible]寨廣平夏城為懷遠安興定戎鹽池

歲得益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
知其役甎吏歎駭曰是何神也以前無記後鑰有更其
無樓閣副予懷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
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來解嚴少休与安逸未及
請而轉運使有以邊用既闕芻粮餉不能無歎絶請于
朝夏通峽鎮戎西安四処分置五百萬粮軍倉場公以
所貴大誰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旧舍屋為用而朝夏
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識有詔罷轉運使又借
師司係籍重戶為兵又欲以十萬斛助興河之計而以

涇原殖軍中驕橐既致之公不從蠢是數論故遣惠
處之誇以申公于是召公還朝除祐神觀使既而所造
皆誣工疑遂辯尋命公对捎諭委曲公注曰臣老以守
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
以報工無一語自辯特賜錢叁百萬為京師居第之費
識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詣鄉省墳墓有詔許
其行明年諸還復以公師在原比入对工尤敦勉公力
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賜出入問告寫論宜文字致
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

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後數日御寶札所奏不許公去
位賜靈寬并二十程拖以目御之到工時會大已命本
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
弟皇城使可通知奇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
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会礀軍墓之
側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
西染院使兼鄜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郎乃直閣君
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拔李備內殿崇班郭浩其壻也孫
男宗丞三班奉職兩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

可得而親而即之稱溫好學樂善書諸書雖愚葉石亦
無不通貫論議衮衮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
自信蓋天得也為文長于叙事作詩有唐人風格事親
孝友愛兄弟宗族閨門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內
外艱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潤即請
持餘服以報不妄南班師遂得皆所廬疏食廬于墓次
永樂之禍大夫人初不知公在帰先見其弟乃相与寧
覲仲父早世徙有六喪皆在殯悉深以葬又官其從弟
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冰既罄色不歸尉傳以

數匝奮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尽出入才以四人肩舁
過蠻行閭長者必一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族人隨
親疏致恩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
文刻误
陽河有世遺產諸父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公悉均
入諸分置別業于長安以賙孤遺人置義庄于奇嵐以
贍近親而為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即致赤當安敬一人
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游陕以良而所去必見思其
羅鎮戎而待命于原州也昔為將而甦札又嘗攝川事
聞公之來扶攜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

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經歷之地皆家畫公像而生祠
之有至海金必禱者公不事权貴不為勢利所奪不自矜
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
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違已璽截之議雖傳至出政府
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枕氣迹柙吏
不徒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
言慎密奏曰臣不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為
帥臣又務邀進功堅持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工
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奔風以城為據泉詘公

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
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青公曰我之首領不
足惜一有不虞吾国為重亦以是報工曰惟陛下幸察
尋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村植將主保
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積但見烟
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當與人同鎮兵討蕩已回軍而
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為先與同僚均為婚姻未定而
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
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問據深遠性命之理視在官

如傳舍于死生禍福略不少界蒂語子弟及叔行士必
曰無貪賞生事妄開边隙重賠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
如刻误
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況家世為之耶尔曹當以業
自勉無以箕裘為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边
議十篇未及工而殁嗚呼天卹又腹心之地也險隘
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粮餉飫聚所以國敵中國抗
益在于此元昊中之幾在鄜延幕下親覩詔旨規先帝
所以規尽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工
意所在曾不知工與天適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

奠頭時

血力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
内向而優壽未歸之地進窺玉関以还舊疆之旧矣以
是求當日之中艱難乃在今日也而公工成先志增重
国威矣定合符居臣相濟無映今古於是為献
銘曰天之降材寔先所謂若文若武以時以至乃命有
命承之維作則規凤虎龍雲慓拔殘兇旋魂未珍尚窃

奠時主作

吾第開疆翼聯舊天之城時我折公推陷陝拓所向必
功天子曰咨予朝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持高于大肅
拊有全師執去執来天子之知河西湖方暨安西府郡
縣可期公胡而顧彰帝之懷漢蕃是悍維其不亡勒銘
有詒

姑漢居士後集卷第二十終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續集一卷

（宋）鄒浩撰

明正德七年鄒翎刻本

道鄉集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鄒浩撰。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豐五年進士。官終直龍圖閣、贈寶文閣學士。謚曰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此集乃其子柄栩所編。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李綱嘗爲之序。此本失載。東都事略載浩集三十卷。疑此亦後人所分也。浩於元符二年以上疏諫立劉后編管新州。當時已焚燬其槀。徽宗初、蔡京重治浩罪。求其疏不得。仍僞作浩疏宣示之。今集中具載原疏。蓋自徽宗實錄浩傳中採出者。又集載疏共四首。而李燾長編內尚有元符元年論執政大臣不和一疏。不見集中。又論章惇凡四疏。集亦祇載其三。而高俅補官一劄乃存而不删。蓋編類之時。蒐採未備。去取亦未盡當也。柄等鋟版宋末已燬。明成化間其裔孫鄒量始得內閣鈔本。萬歷中錢塘令鄒忠允亦浩之裔。乃再刊行之。王士禛居易錄稱其古詩似白居易。律詩似劉夢得。又稱其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亦駁而不醇。夫浩之大節。可謂不愧師門矣。語言文字、小小異同、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以是吹求、是亦不揣其本矣。

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胷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

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名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

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
其文章高明閎達溫厚深醇追
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
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
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栩集公平
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
六襍著傳記序述及崇微制草

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
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
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
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
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
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
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

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
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
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
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
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
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
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

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
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
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
離屢瀕於死而任言責者益自
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
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
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

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

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謹序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目

卷之一
古賦二首并序
詩二十五首
卷之二
詩三十四首
卷之三
詩三十八首
卷之四
詩三十七首
卷之五
詩四十六首

卷之六
詩七十四首
卷之七
詩九十一首
卷之八
詩九十六首
卷之九
詩七十一首

卷之十
詩七十五首
卷之十一
詩七十六首
卷之十二
詩七十四首
卷之十三
詩九十九首
卷之十四
詩六十七首

挽詞一十二首
卷之十五
制四十四道
卷之十六
制五十道
卷之十七
制四十三道
卷之十八
制四十四道
卷之十九

表一十四通
卷之二十
狀二十五通
卷之二十一
書四封
卷之二十二
書八封
卷之二十三
疏三道
啓二十五封

卷之二十四
啓二十九封
卷之二十五
記一十七篇
卷之二十六
記一十篇
卷之二十七
序二十篇
卷之二十八
序一十六篇

卷之二十九
策問二十二道
卷之三十
策問二十五道
卷之三十一
雜著一十六篇
卷之三十二
雜著一十五篇
語錄一十六章
卷之三十三
雜著三十四篇
卷之三十四
墓誌銘八篇
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五篇
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一十篇
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二篇
卷之三十八
祭文三十五篇
卷之三十九
行狀一篇
卷之四十
行狀二篇
傳一篇
續集
跋

道鄕先生鄭忠公文集目錄終

古賦

憤古賦并序

余讀離騷見屈平以忠不容而卒葬於魚龍之腹也憤然傷之故為此賦

嗚呼屈平之忠曷不足以悟懷襄兮存困乎讒口之嗷嗷流落江湖不堪其憔悴兮曾舊履不貶損乎一毫憤懣中溢不可遏以復為無物兮操觚進牘遂大肆乎離騷博萬殊之動植而擇以比與兮匪故角勝負而為此忉忉或超然曠蕩乎四方上下之表若無以取信兮要其心之所存則惟冀君之我交後世有志之士覽斯文而想風采兮猶慨然永嘆又繼之號咷以此較彼輕重固有在兮如之何不從彭咸而投波濤人孰不有一死兮或重逾泰山或輕愧鴻毛惟平之死於忠兮使來者自悔其貪叨歷上古以稽君臣之盛兮邈鮮儷乎重華之朝稷契皋夔更相汲引以比肩於巖廊之上兮北之幽州南之崇山不聞流鯁直而放英豪聚精會神如一人兮成功獨巍巍乎其高夫何世而不生斯尚兮其消其長係人君之孰褒以唐太宗之賢卑崒近代兮於鄭公之既沒也停督仆碑且不念其勤勞況本非其擬重以難明易聽之說兮宜其君臣之盛亘千祀而一遭幸大明之燭無疆兮間不能以容刀戒百鍊之剛化而繞指兮雖至陋也願初終乎所操

四柏賦并序

廣陵學宮廳舊為夫子廟今所居之堂即其殿也庭植四柏皆凜凜合抱愛之而賦云

瞻廣陵之寂歷兮直高堂之崢嶸雜蔓草以如拭兮偉四柏之亭亭葉委蕤以固覆兮幹從拳而上征根盤薄而石老兮皮皴皺以龍驚儼相揖以成列兮何意氣之不可凌豈商山逸叟見邀於子房兮將以翼儲君而經營抑康廬勝友自得於蓮社兮方且傲嘗世而潔清想昔日之巍然廣殿兮對先聖以交榮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之侍坐兮垂紳端拱各揆其素志之誠嗚呼余德至陋繆膺教職獲與柏而相值如親炙夫盛得講習之餘將迎之隙既弗嗜於杯盤又兼忘於射奕必往來柏陰吟哦其側縣日月以居多豁聰明而有德其朝暮也藹瑞露以冥冥駐歸雲而凝碧其四時也謝群芳之爭妍超薰風而暑釋飾瑤光之十分封雪霜而玉礫若乃瓊花兮一本芍藥

兮千畦蕙蘭馥郁乎亭檻錦綺焜煌乎塗泥上由刺史爰逮黔黎咸擇地而置酒紛踵繼以車馳曾此柏之不顧兮其青青固自若也豈以此自少而遂衰及夫時還遷往木帝無爲驟雨滂泥以滌蕩狂飈奔騰而折摧昔蓊鮮兮何在兮寂寞兮空枝使當年之好事慘僛首以興悲獨此柏之不變兮其青青固自若也亦豈以此自多而增奇嗚呼柏之所以爲柏兮共常德若茲僕幸得之而深兮勝老馬以爲師允蹈賢聖所期于學者死而後已兮肯以窮達異其毫釐庶幾無愧乎柏之常德兮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

古詩

秋蠅

秋風快如刀着木木欲折蕃鮮轉凄凄入眼無一悅
青蠅獨何爲飛鳴猶未滅造化本無私爾生亦偶竊
念方三伏中日車午停轍下照人世間何異紅爐熱
勁鳥倦戢翼猛獸喘吐舌惟人於此時體燥[illegible]疲瘠
虛堂幸可逃枕簟隨意設好睡邊韶同素懶袥[illegible]坪
更此値清涼酣寢謂須決雙睫才欲交汗膚遊[illegible]蹈
營營不絕聲宛類讒口吶使我寢不安欲息還復挐
況如一簞貧未能萬錢歡園蔬薦脫粟杯盤殊滅裂
變筋才欲拈咀嚼遭爾餐適從何處來食飲汗脩潔
使我味不甘欲嚥還復噎敺除付疲兵秖足增跛躄
宜哉孫權彈爲爾情激切朞望秋風回一掃無餘孽
偶此延朝昏勿謂風不烈氣候侵凝凛龍蛇且藏穴
爾形大豆然豈能堅如鐵

書徐仲車先生詩集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騫行跖蹻俯仰不愧何紛紛先生近矣完且潔去彼取此非今人[illegible]視不但綠交處衣冠定長悲辛抱官却掃醉經史胸中[illegible]縕袍敝突不黔辭幣與

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如一晨當知有吳桐濟散先生故出援斯民嗟余稟賦雖不敏嘗竊[illegible]幸知所因書闡先生亦已久云爲議以書諸紳却來[illegible]後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illegible]什攸百計追思成[illegible]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illegible]大呂徼且純又如與瑞出圭璧璀璨滿目非珷玞僞哉固足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摧蒲輪先生高臥焉得遂細札匪日頒嚴闉奈何韁鎖脫無計灑掃猶阻致此身願言師法不少懈庶幾有立逃湮淪

送李光道承事罷高郵酒官

豫章拂青冥容蔭覆百畝初由拱把微封植歲月久大厦授棟梁匠者終見偶甘井如車輪千尋徹坤厚舂鍤非一朝致力自培塿河流涸生塵源源獨清瀏李子素綺紈操約世莫誘字畫尤勁奇往往過虞柳當其求帖時鬚鬢昔人嘔吾惟蜩翼知豈暇卹衆口願言舉斯心夙昔仁義藪甘井與豫章勿使擅所有

送樓謙中赴江州德化主簿

憶昨隨侍遊鄞川窮探欲上香崖顛峰嶸古寺忽邂逅時子顧我驚睠然子時苦古慘無意揮麈豈暇論

幽玄星離雨散已五載詎謂此地方周旋胸中突兀富經史欬唾落紙珠璣圓明明君王正側席何事版籍從拘攣匡廬勝槩半境內足以寄傲追前賢穿雲漱澗徧所歷妙句流落人間傳却來隱几北窗下博山深炷沉香煙細觀身世究竟處何者當好何當捐紛紛萬事付一笑聊復爾耳姑隨緣吁嗟二輪挽莫住願子於此同勉旃

贈茅山苑道士

道人本是紅塵客曾把錐刀開胸臆一朝矯首看冥鴻棄子捐妻人莫測三茅峯北華陽南凌亂煙霞闊殊特築庵寄傲知幾年但見日月忙如織飢食落英飲沆瀣策杖溪雲隨降陟蟾輝倒射松風寒長嘯一聲山欲闢飄然行止信自由或到人間躡人迹朱門甕牖初不分遇酒輒傾論手石有時巧發驚四筵李生循慚多失策紛紛流俗爭稱奇豈識道人眞所適茅君偃去空遺蹤高行三千當自積琴閒棋罷幸相過却恐鸞飛無處覓

送宋司理赴吏部

古木暗長堤清漣漲輕縠南風貼烏檣動子歸興速今日共一罇明朝各川陸我心久已灰慘愴輒眉蹙

總叔實我知嵇康亦子熟少年挺奇資綺疊誇莫逐抑首掾雄藩哀矜見推轂季文每三思石慶懼譴戮多事如不勝投刃斯中族重華雖前旋疎逖無隱伏雖遲登俊良能官眞棫樸行看萬里塗追電忞騰蹴赫赫繼家聲勿忘勤聖讀

登召伯斗野亭用孫莘老韻寄秀老參寥

廣陵最嘉處堂與南山平慨然寄遠矚滙瀰爲冰清冷官從無徒猶阻窺朱甍矧茲斗野構名實久已傾距我逾一舍何由偕友生王事有邂逅川塗假新城登亭若爲慰飢渴甘大烹蓮花襲襟裾雙鶴唳且行

一笑發深省坐見星斗明回首莫逆交物外正采榮

寄樓謙中

三年客揚州鄙吝誰與晤美人海上來青眼獨余顧
荒凉弔遺蹤每每笻杖𨒫敗意無俗物欣快平生遇
陶丘今杜門習懶殆成癖麈尾掛壁間琴書自朝暮
匡山正倚天枕漱實幽趣淸壯增筆力重覩謫僊句
相望越千里欵段不獲驅何當繼疇昔把手論情素
惟有月下桐秋聲已如故

效十二屬體

區區鼯鼠技不優鼓刀要使無全牛力探虎穴必有
獲縱如兔窟焉能謀好龍既久乃龍至晝蛇添足豈
蛇伴驄馬御史風烈在瘦羊博士聲名流棘端猶作
刻猴用寶鼎忽患烹鷄求相徇他年會見賞牧豕海
上非吾憂

感年

一世三十年我今二十九昔人當此時事業已不朽
顏淵語心齋瞠若夫子後著錄盈三千獨居四科首
荀彧王佐才智略子房偶脫身作謀主談笑解紛糾
元賓與習之二李相左右復命索玄微詞章配韓柳
夙成更超倫初不愧黃耇項槖實可師仲尼安敢友
孔融登龍門元禮接彌厚叔度千頃陂能使荀淑伍
陳蕃置一室聲價滿天下賈誼入朝廷號咷動明后
陸機文賦成見者咸斂手禰衡孰比俊帝室宜見受
李賀錦囊中佳句敵瓊玖相望編簡上灼灼列星斗
而我獨何人擬之一無有追惟故時事浹背汗如瀏
窮年坐井底曾不辨齏臼多岐旣亡羊画虎欲類狗
狂瀾儻不迴何以刷玆醜吁嗟歲律逝易於屈伸肘
分陰所當惜來者勿復苟譬彼力田子耘鋤肯鹵莽
所期嘉苗成不使亂於莠血氣况方剛龍鍾未爲叟
高名非我心沒齒庶無咎

荷澤 拈得梅字

滔天洚水非凡災平地洶洶生風雷帝堯哀民作魚
鼈咨禹平之時懋哉未暇雍容堂陛上和羹以爾爲
鹽梅禹知休戚係于手汲汲豈獲憐嬰孩疏鑿高低
相四海校量勢力天須回爾時荷澤次第及導引一
脈從東來就中不獨豫州利八荒賴以川原開農桑
處處酬願欲鳥獸蹄跡還蓬萊此澤雖微與有力揭
之載籍懸星魁禹歸上天已萬祀遺利猶今分九垓
帝里虎士不知數朝昏待哺張其頤轉輸粟布自東
郡浹日何啻浮千桅始知寸膠無足用安危須仗經

綸才君不見黃河決濫金堤摧廢帑及星家數億財華衣肉食皆妙選年年議論喧中臺

陶丘 得傍字

山河融結皆奇狀此丘之形誰與刱一成爲敦再爲陶二帝昌時已詢訪至今禹貢名字存氣勢仍容菏澤傍普天率土此其中雜遝舟車來四向分茅開國南面尊慶致千金謝齊相爾來日月幾春冬興廢相尋人物上紛紛萬事已塵埃此丘逝邈初無恙平生苦死嗜登臨准擬攜筇事疎放冷雲寒日滿荊榛最爾令人重悽愴會須東走泰山巔縱目乾坤更何障

默坐有感

後悔寧可追稱誤豈容數試觀古來人何以爲先覺一日三省躬此事在力學年光捷霜蹄我心徒蹉跎

次韻羅正之提刑見寄

天邊故人贈明月怳惚如臨滄海濶幾年麈尾阻清談一日中腸寬百結鍾君骨朽誰能琴流水高山猶到今平生宮徵愧伯牙邂逅夫子還知心相期端欲追前古諸事斯言逃責數青雲 窮達豈須論廊廟由來齊子午子午乃谷名隱者所居見杜詩

王景亮攜鼂無咎清美堂記來求詩爲賦此一篇

先生不出二十年幅巾種樹老廬泉廬泉水木清且姸築堂流水茂樹間晁侯作記筆如椽畫欄素壁青瑤鐫明珠白璧光射天先生矜詫喜欲顚春歸野岸綠猗漣青山東缺如斷環雪消風軟山蒼然杏梢紅破臙脂寒先生醉狂夢思山自駕草車東塵編上堂讀書門晝閉金徽朱絲弄猗蘭相思古人太古前若非豪士魯仲連卽是幽人梁伯鸞先生好學老益堅少時不信功名繫青衫屢補韓決穿晚知有命絕可憐歸來自買汶上田糯秔香露凝秋穀只知留客有

酒錢肯問釜粥寒齋廢拖金曳繡卷曉班何似布褐暖且寬先生所願一何廉貴人孰與先生賢朱門銅臭厨肉膻夜鬧白月聽管絃美人一笑夭桃燃安知賢達死丘園正恐後世終無傳此意已輸先生先我今欲歸無由緣蕙帳依約聞清猨何時相從一醉眠梨花楊柳傍禁烟曾點浴沂春衣單德公渡沔應已還山中桂枝聊攀援

三膠亭

結構安在哉荒凉但郊藪無言對斜陽廬兒亦搔首唯餘舊時春年年暗榆柳葉置勿復論興衰古來有

成陽

茆茨土階不圖好想見㳅宮滋草草有時驚蹕從天
來許語應無路傍老可封之民紛萬邦豈獨茲城知
所保穀林南畔今何如煙草茫茫車馬道

范蠡塚

山棲嘗膽時禍胎久已孕欲令蘇臺傾端俟天人應
夫子實奇才大事力能勝中分句踐憂內外各宜稱
一鼓雪前羞功名在乘輿向非斷以獨未必還千乘
荊棘梗寒宮辰朝霜常疑可憐東門眼至此不得瞪
鳥喙鮮克終天道亦惡剩脫身海上來嘉言誰與贈

位高金更多所向豈蹭蹬況有絕代姿提攜充妾媵
試看劒頭血何如窮絕磴由來進退間處之貴不懵
孤墳忽生疑文獻良足證吳人未忘情高樓時一凭

恭王殿

昔人語君臣相須比弓矢乃若父子間至情非所擬
惟王適帝心豈以才藝美朝罷正臨軒嘖允未云已
誰令羽翮摧高飛為中止竭來天宇東基構傍滸水
靈光屹相望應陋苟完矣于今崇傳舍便是當時阯
那知王者居日與行子市悲風起庭槐颯颯忽僾耳

送文代紫子邕

頻宮久戢身所造益了了慷慨揖古人百為無一矯
就今力回天初不變忽耿璀璨文字間與此故相表
服膺今十年邂逅屏繼紹遇我逾故交微言幾昏曉
可憐不兩留行色逐飛鳥蓬山插青冥鬱鬱佳氣遶
懷鉛謝風塵大用此其兆願子更勉旃眞賢古來少

端午郊園

叔度久不見我心如亂茅良辰適端午萬事聊一拋
策馬指圭竇同爲有神交森森千畝竹正爾清樂郊
相與造其下香泉薦嘉肴高談落美玉逸氣騰長蛟
徑就真樂處古音奏陶匏日車駐晴空木杪疑焚巢

何必蒲葵風翛然條悟恔茲遊信物外孰與娛雲髻
無端消息來主人隨鉦鐃會須更卜日城府方膠膠

送黃元明赴梁縣尉

豫章控江南山高水沄沄鍾此千里秀君家賢弟昆
文采映諸父鸞鳳爭騰騫伯氏晚相遇許我遊其藩
聰明置不用道術臻忘言妥然稠人中容貌白玉溫
求之古君一端若李仲元一尉聊爾耳誰識君所存
霜風慘黃葉雪雨埋朝暾柴車竟行哉我心憂鬱昏

次韻醇中見寄

此身風中蓬飄飄落西豪（鎬昌有西豪里）所向不膠漆杜門

天自高生懷平生友皎皎眉間毫書隨鵲聲來厚我
逾綈袍如何東埜鳴亦復追離騷彼蒼久已均後佚
須先勞試看刀筆微他日猶蕭曹麴蘖正多事要在
餔其糟勿謂伯樂死轅下終奇毛況乃掣電中幾許
堪遊遨展江涵清空春光集漁舠命駕裁數驛慰此
心忉忉呂安何人斯君首無徒搔

韓園

春風挽我出遊遨陪友生濱湖足勝事繫馬聊班荊
蹊柳傲清淺孫芳媚晴明禽哢雜魚躍日轉無人行
此間已深趣繼踵仍高情犀局自勝負玉軫誰虧成
盈罇不在飮會意時一頃豈減七賢游亦云四者幷
如何渺茫外忽起絲竹聲未暇從爾爲目斷陘山橫

送宋子發節推

富貴如烈火銷鑠誰爲鋼黃金攫清旦一視無四旁
夫子眞璞玉炎炎詎能傷萬事有矩矱豈與時低昂
五十猶幕府鬢髮初不霜天眼終自清彈冠指明光
卿雲濟朝日舞蹈紫爐香勿憂雨露隔二聖方當陽
大器故晩成此去未易量巾車難更軔淇水徒湯湯

次韻崔德符遊湖

無雙韻嘉譽夫子眞黃香磥砢傲松檜人間自炎涼
平生翰墨中亦撏戲蕭娘古有此詩潁川今何時鼓翼嵩
來翔西湖謝塵土危樓更斜陽幽期得高士一笑歌
滄浪新詩落星壁豈異連城償胡爲獨韞櫝不作達
瀟湘杖屨行清水從容酬所望

道鄕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一

古詩

次韻德符湖光亭之什

平湖泛日月清光湫無端幷包入眼界危構何軒軒
輪蹄隘行路逸步誰與攀只應空曠中縹緲飛神僊
我心本虛室朝市成青山居然發餘照妙用同一天
凭欄豈無人杯盤爭攀鮮

簡德符

清標藐冰壺一見滌袢暑況乃北牕風窮辰富佳語
鄭轂正喧天忽此閒柷敔坐令偕生疾不待砭石去

我愚雖絕人志氣肯爲鼠如何城下盟欣然爲君舉
請看時雨來潤澤先柱礎豈無力使然默感自難阻
高堂久懸榻寶劒已心許昨宵共燈光今作參商處
秋意入梧桐滴瀝鬧東序連牆莫至前念君初逆旅
蛇影勿狐疑當思啖齋杵桑遂元四方事業在伊呂
匪石詎可轉紛紛任兒女但願蚤晴明交臂無齟齬
更約靖節君相與富毫楮朝昏經史間端如殖禾黍
他年羊子妻焉能斷機杼君席果不分我知逃爾汝

用王憲韻寄烝家

天資不紛華脫身禮自足一笑語曹溪與世作眼目
有時戲毛穎新詩奴鄭谷翹首百家中疎煙澹脩竹
頃年古招提山清水澄淥傾蓋揖孤標令人慙逐逐
平生稻粱謀從此在鴻鵠爾來落高陽轅下方局促
況乃建隆師黃壚已埋玉豈必阮步兵途窮泫然哭
賴君金石聲丁寧鴈飛速我心端何如盲龜得浮木
遙聞玉堂老初情敦夏屋支遁久埃塵風流一朝續
營營覆載間萬事風前燭願言掃雲牕聊對傳燈錄

送張彝諧遊上庠

高木紛萬狀皆從豪末來天時與人事相資以爲媒
根本初不同宅時終異材東風動霄壤繁華媚池臺

花枝竟無言車馬爭徘徊霜雪一朝怒孰與松柏陪
青青幾千尺寒峯正崔巍向來絲竹處索寞空塵埃
明堂屹南面梁棟支傾摧匠石有青眼肯爲桃李開
窮年後悔心何似今日回

頹橋僧舍壁閒有詩頗怨不遇因以次其韻刺之

食肝何必馬食魚何必魴趣操苟冰炭誰能屈鄒陽
人間所榮觀金門與玉堂患失紛鄙夫白首猶悢悢
豈識君子心草衣如繡裳藪澤方蔚羅鶺鴒已翺翔

路傍草

洪造初無私物生自殊異叢叢路傍草枝葉一何悴
行人或陵踐牛羊肆殘毀縱能勝疾風厥害還遭值
瞻彼山中蘭孤芳常茂遂馨香動君子采擷遠而至
須知得失間所托惟其地嗚呼儒衣冠如何不尚志

午枕有感

宰我嗜晝寢邊韶仍愛眠當時師弟子指責良紛然
韋絃以爲戒僶俛亦有年分作蠹書魚文字相周旋
縱不叔夜懶猶慙頭在懸如何到此地午枕猶所便
晨飡未停筯睡思潛予牽矇矓眼自醉百體柔於緜
茗飲雖再三驅逐無由緣解衣臥北牕徑走姬旦前

往往隨物化飛躍參魚鳶老木森古砌日轉鶯鳴蟬
矍然整巾襪倚鼓忽已傳由來棘闈中疎放成拘攣
氣血似止水鬱鬱爲此愆何當徹門壯四顧還靑天
朝昏遞消息有節亦有宣焚膏續淸晝冥心寄韋編
往失固莫救尚得來者全聖處幾萬里行矣勤着鞭

次韻鄧州范仲成秘校見寄

落筆文章眞宋玉八面從横欺炙轂潛藏頭角臥南
陽刖足豈是王駘厚每嗟愚賈設操金他日辛勤只
書簏丈夫事業會驚人誰知范叔戒張祿相逢憐我
再齋塩不羨高門厭粱肉追惟吳國舊時縱山澹晴
烟水輸淥幾年嵇阮作參商漠漠茂林空首竹懽然
一笑換淒涼端遇牛公容杜牧爾來日月更中天未
應寂寞飡秋菊

用前韻寄鄧帥杜君章學士

策府名卿厭鳴玉揭來南陽朱兩轂胸中雲夢吞八
九終然不貯閒榮辱坐令政事邈前人容易端如採
管籥去年持刃今扶犁所至熙熙豐穀祿華堂夢斷
燕絲簧笑詡鄒枚不如肉公雖飲少客自醉但見銀
缾倒輕淥明明天子正搜賢眞賢繼踵還符竹動榮
矧巳疏屛風入命難淹一州牧願公快向百花洲更

集賓僚勤把菊

用前韻寄穰城謝公靜推官

邂逅蒹葭來倚玉淺見慙如視車轂荷君傾倒過乎
生妙處令人忘寵辱弁包今古入靈臺欬唾珠璣幾
盈簏紛紛年少多公卿何獨斯人猶寸祿南陽刺史
今伯樂歎息龍媒異凡肉刻意求以助風流豈減紅
蓮汎澄淥更將餘力付盤根迎刃無留眞破竹才全
如此帝未知熊閒却自思頹牧東山出處是家風莫
學淵明愛松菊公靜屢言非晚歸休

范仲成約非晚過穎昌留數日因鄧兵還追用

前韻寄之
勿歎下和猶抱玉勿嘲楊雄未丹轂由來識拔須待時阨窮不是男兒辱相逢相別竟忽忽賴有好詩藏敝簏居然成誦想英標穀馬無因愧持祿還家青鏡覽形容鞍上豈徒消髀肉故人要我泛西湖萬頃瀰漫漫天渌坐中寂寞欠車公只應冒雪歌黃竹從今塵榻掃南牕日俟高車起耕牧懸知樂事與衆分把琖追論燈下菊

與王仲弓分韻得東字
西豪星聚時有客還頖宮解驂聽揮麈落落凌霜風

平子素我厚繆入題品中夷甫不復言目繫心已同塤篪競遠韻欣逢吾道東平生仰高山鵠立拘樊籠誰令燕雀微一旦追冥鴻明珠繼來投照夜驚兒童從今日虛徐所冀資磨礱只恐天池鯤朝夕搏晴空

次韻仲弓見贈
我生分稽古未始懷宴安萬事不入眼人間自悲懽獨於文會時所取良必端起廢賴發藥他年逃素飡蘇君日千里逸步逾飛翰一從斷金來况也寔永歎于今更天誘還逢會圓冠傾蓋如舊識禮法能見寬須知高門中階庭富芝蘭何獨仲弓家弟兄稱二難琴張誠可友願言謝外觀聖域渺無旁觀水須觀瀾

送裴仲孺攝汝陰尉
我讀醉翁思潁詩恨不六翮西南飛頖宮揭來濵潁水潁水雖同非潁尾羨君匹馬秋風前吏隱去作南邑仙霜威凜凜肅晉天環湖瀟灑皆當年時豐鏡皷如寒蟬想見絲綸上釣船太白還光醉翁死鄰家彷無隱君子山高水深誰與知只恐未樂君先悲冬方豪士森戈矛青雲躍躍猶督郵不如黃雞白酒相與醉即休

次韻世美遊嵩山

壘分五嶽尊上帝委奇石維嵩據地中屹立萬仞壁遠與四鎮殊式應土圭測有人仰崇高坐厭拘名跡避逅天際來辭驂脫車軛將聖祭泰山此心豈[illegible]擾擾塵土中一朝復一夕聞君有風期欣然雙[illegible]焉知馬足非逈隔千峯碧古人亦多端相望託幽寂法音動山靈松栝惟所適寄徑登顯途自恃捷無敵道輙諒未泯一一可遊歷借問去來人誰堪比心迹

送崔子厚朝散倅安州
君家如武庫人物常森森伯氏妙難測一笑冥古今浦園與藜杖終然作知音王事挽以去歲杪霜雪侵

輕軒奉白髮遙指龍山岑臣子難有已忠孝亦已深
南方擁兵刃調發多呻吟使民還繫壤脟星實分任
況乃功業本從來在無心獨恨鍱天北誰與同瑤琴

次韻仲弓見懷

與子風雨散掩關非世喧琴書到古人危坐壓忘言
何嘗同此趣脫落文物繁殘遙猶清磨礪貞王尊

悼陳生[illegible]進士陳生者失其名字須起舉開封後告於是寄舟經遠泰西馬同行十舟一月前舟延遊家風發殘殆書詭未生所寄舟回說詩說遠風以往巳而東生乃後遊古天宮院遊求岑處久思歸就然大古人固留之莫能奪比歸則妻孥之墓木且扶矢皇皇里閣間追椎昨者所接始借其虽塟表也變欲從之而不可得遂病狂以死唐城今健安章諂顯

文語其事故作此詩備他日寓目云

豪商破浪隨東風舳艫相繼滄溟中回環極目渺無
際萬石之載飄蓬一朝六鷁不得進十舟八九成
虛空一舟避逅脫魚腹開帆豈暇論西東大明出沒
夜復旦何許淸越鳴晨鐘舟人側耳正驚喜忽聽水
際排奇峯落帆沉矴泊古岸介然荒徑雲間通鄣川
書生託舟尾見之踊躍追猿狨扶疎帷木進十里突
兀古院題天宮入門長廊轉寂寂堂上高拱龐眉翁
左右侍立滿三百談玄演義聲玲瓏相逢問勞憫流
落旋啓虛室棲行縱紛紛袍布欺臘雪獨此錦帳朋
霞紅黃金白玉薦豐饌樂笛疏甲青茸茸主翁自言
避巢寇堝來不與中原同于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
默如盲聾日遣二子共遊處因得細詰開冥蒙皆云
我輩號處士名字非列神仙宗三等三百奉一主上
等第一裴休公提攜峻陟幾千丈笑秦亭上聊從容
秦皇可笑笑不已嚴撼亭角摧穹窿徐福曼倩亦何
在前後石壁猶房櫳舉頭指似蓬萊島霜雪直上磨
蒼穹波濤作勢撞山脚曾有神聖躬磨礱欲令異物
知所畏周遭水面盤蛟龍書生名利浹肌骨塵念日
久生心胸老翁照見輒微笑血盆再入寧易攻蓬萊

有路爾所識此別曠劫無由逢吾今舟楫助爾往爾
其登覽恣可窮日輪迎曉傍山出水聲先沸驚雷[illegible]
赤光合散動天地頃刻氣候分春冬高低殿閣屹相
向一一鏤繫非人工窮晨不復值仙子鄉雲端霧空
[illegible]龍詢之處士益有謂近世人逝幾相重繩聯鶴馭
厥凡肉猶然遂舉歸鴻濛先生呂翁獨於此一年三
四眠松風書生塵念覺不斷主翁但問何所供人絲
如人更長大願乞數本扶疲癃翁言此物有神護特
經海道須羅凶良金美玉亦至寶爾誠欲之吾喜從
[illegible]吉豈一事求戒臥語詳初終楞嚴秘密偈四

句奉以周旋宜恪恭書生再拜起沉疴轉眄已入鄭
州封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怱怱却思投翁
事淸淨天南天北惟飛鴻茫然進退眞捕景一生顚
倒終狂童君不見秦皇漢武操利勢自許神仙力能
致海邊方士日從橫畢竟千非無一是書生徑步蓬
萊巔況乃天人勤指示若爲名宦苦死堅失脚靑雲
墜平地僊兮僊兮一何異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
情亦歔欷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紀其事

次韻世美冬夜見懷

君家儒學頻公侯豈如孔孟窮於鄒宅年事業知未

艾詵詵孫子多淸流紅蓮上客更超詣勁節恥與今
人儔自言名宦亦何有回看家法長包羞蕪城歲月
已波逝揭來文會消吾憂靑天白日有崔子亦許交
臂聞嘉謀人生南北那可必合散倏忽春雲浮會須
着鞭入聖域無使後悔空冥搜

送德符還陽翟并簡陳叔易

霜嚴識蒼柏火烈知黃金不有小人謗孰窺君子心
前程已如此紛紛剡于今衡門杜朝夕巧舌猶追尋
一與接爲構何以逃交侵任大始多事由來天意深
北風動淸夜興落西山岑逸駕豈受挽耿耿聊分襟
太丘阻眉宇爲我先容音漁父可師否玆焉共浮沉

烹露雲龍

君不見子建七步俄一詩太沖十年僅三賦相去何
啻楚與越爾來題品皆才具我生尚友到古人袖手
寒牕重懶懼巧遲拙速非所長舟沂湍流只如故秋
風逸思誰肯分性資茗飮祛昏瞀人閒氣味足奇功
畢竟不能成好句集仙公子天上回拭目元豐新制
度夜光明月豈足珍矯矯眞龍醫雲霧潛藏飛躍自
有時只恐緘縢終不固況聞醉翁歸穎東更號六一
逃機務宴遊端的助滂沱名稱恰應當年數從今掩

卷待靑鈴晴軒屑玉和甘露胸中無復舊塵埃五物
狂吟在朝暮須知料虎戚自貽莫誤惡客居家蠹

次韻蘇子駿寄其弟世美

霜風戰蕪城耿耿袖閒手我冠何許來逸氣蟠九有
入眼無可人終焉收下走舌端寫天河那知膽非斗
離亭巧梯媒節物幾楡柳所向曹陸阿剛腸欲雷吼
飢寒挽柴車莫[illegible]賈吾年來但韋編妙處知不朽
規模綿古今充自一布肘倏然環堵中未嘗羨皇久
三復鶺鴒詩亦已等姸醜此心千里同豈愧舁如口
吏聞隱君子隨風落巖藪榮朝公事休嗜好斥杯酒

幅巾款玄談聰明謝天誘萬象懸目前軒窓開戶牖坐令黃堂上觀淨亦成垢維皇急親賢承庸拔師友丘壑難自娛巖廊拱文母只恐行賜環仙去誤難猶與其羨長生孰若壽黔首一語君試聽黃梅未嘗割

靖節堂分題得重字

儒衣隘綿區冰炭非一種邂逅心事同清標擢孤聳偽言仁義涂相與戒前從廓廓膺腑開何由納天寵春風入高堂文字競奔勇妙句窺杜陵微語傾叔重翹然眞四變吾道有扶擁遂令斥鷃姿端爲鍾鼓悚從今日喧妍勝處宜接踵獨恨韓城君伶俜泣新壠

次韻崔光先見簡作詩催春色

春遊有客忘朝暮酷似經星好風雨豈知仲蔚長蓬蒿寂寂儒宮栽一畝新詩故委黃耳來舌在終驚疑爲頰吐鴻鈞密運掃轍跡萬物終然歸鼓舞去年枯槁欲樵蘇今已蕃鮮媚農圃我家吹律信黍天宿商非才闃無覩族寒官冷自離奇安能御楮嫓王補廟堂變理皆少年佇見囊金發花穗

送幼安赴酒會

人生本逆旅行止良悠悠試看廣莊上轍跡多成溝公子分閑戶來時亦何由或者爲沒端適春今方如秋

河濱古城府稅鞅聊優游青雲捷徑在民庶非君儔賊孫故有後斬斬承風流故爲重作惡日暮猶登樓

仲孺烹客雲龍得烹字

清都客雲龍遐方久馳名無因飮天賜歎息非公卿爾來年牛鬪瑞荼蟠縱橫龜書識至寶近在壁假城物色到君筵發視凡骨驚君心本鐵石從此亦變更自言匹夫耳乃有懷玉聲群嘲杜潛隙徑約良友烹伊予曾其人重以慰平生可憐謝康樂新詩徒爾鳴謝公譜嘗作詩嘗茗之無功

鮮于大受蛻軒

新輪知讀書解牛得養生天下一致耳冰泮無餘情向來所踐蹟俄已蜩甲輕豈必吟澤畔始爲當世淸終堂殆庶幾居然黜聰明蠢蠢冠屣附中妙難名鼓鑄錐有自竟脫模範成詩翁旣遺去委蛻今韓城閑門作龍蟄豸侯風雷驚文史聊寄徑與古將抗衡何以識此心標膀輝前楹它年付來許倘見推善鳴應憐劉季陵寂寞初無聲

送鄭祭酒得宮觀還鄉 代至虛

閩中男子多儒不能驤虎視惟四邊門前蓬藋老風雨籍籍聲名天下馳南來坐作古人去亦感霜髮甘

伏雌獨隨日月上犀斗即今先生侍丹墀先生胸次
眞武庫無所不有世莫窺[illegible]年剖符勤撫字晚年賜
環妙論思朝廷遠覽得治本務先長育英豪姿凌雲
大厦豈一木要在鉅細皆其宜先生彬彬揭模楷仰
膺帝可端爲師鸞飛鳳擧徧臺閣辟雍祭酒終不移
下帷莊坐對沈燎諸生自趾尊浮詞斯文與天共灌
霽肅鸞聖域無多岐它時合抱挽梁棟論功較德誰
高早先生胡不長風雹豺狼在念略狐狸坐令飲恨
發深喜簪纓無復藏姦欺先生胡不司翰墨形容堯
仁曉天涯魯宮典誥從此復大哉王言非寄私先生

胡不秉樞極以道揆事如蓍龜河防民役有定論僭
拔賢俊祛嫌疑吏員一一底乃績二虜拜手受指撝
東西南北幾萬里匹夫匹婦違寒飢人言太平亦無
象但見父老同兒嬉胡爲五湖入清夢忽焉幽興落
武夷千鈞一發誰挽得徑約赤松歌紫芝長安車馬
競回首頗似巨源辭位時通德高門想如昨溪風旦
暮猶有期冷然杖屨遠俗物此心惟許江鷗知巍巍
北辰拱天子還淳直欲躋皇羲人才未登常側席鶴
書每每空山茨金甌況復舊名氏只恐先生難自怡

元會侍親還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賦詩送之

兪示至遠至虛

秋風卷輕帷似送東歸帆親心爲惻惻轂馬馳兩衙
吳江瀏清泠吳山鬱嵬巖侍行不爾俱官曹猶治凡

又

北出青山門宰木行森森吾祖不可見歲月成古今
侍親莫雞酒應慰久客心爾心故自慰爾兄涕沾襟

又

餬生見天地較我兩歲遲兒童作壯夫恍若旦暮期
詩禮久服膺飛鳴當及時昚勿醉鄉去志士良耻之

又

姑蘇一都會井徑分龍鱗風俗如鄆城臧否朝朝新
況爾隨侍子勤與嬿婉隣廷篤儻可師不如陪古人

又

至遠挽不來庭竹屢隕籜剖魚得素書頗說甘寂寞
矯枉勿過正執中思子莫它年同我心俯仰無愧怍

又

至虛走喬門所樂在群居群居固可樂它正亦紛如
合抱自毫末要須昚其初大帶有餘否此語當急書

又

詹何我師友（詹林何天發）文行懸高名天命豈易度棲遲

尚柴荊肯定餘白晝相與發大鳴才進非故吾從此
難爲兄

又

四人如四支闕一不成體故爲各天涯阻異晨昏禮
但願器業成高陽亦兄弟此意何肯窮潁川方瀰瀰

次韻德符夜訪世美

蘇子甫及瓜裝齎動簷楹念此不數見柴門行晝扃
幅巾策藜杖邂逅諸友生凉月委新脫無煩聚飛螢
懽然造空洞郤顧輕簪纓虀鹽未果腹飽德如甕萍
只應它夕來翹首心盈盈

次韻樗年見簡

一身能幾何首尾復自畏豈知塵表姿落落惟所値
宦游忽相逢欣悲十年事須知襲人間舒卷在毋意
它時況英聲曾冠通侯次行矣方坦途眞賢不難繼

用前韻寄鄉中諸長者

鄉邦藹儒冠後生良可畏況乃領袖賢疑與古人値
爾來索吾居南北幾歲事冥鴻雲外心疲馬風前意
適知松菊間青編煥鱗次何當返柴車故步懽然繼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

古詩

次韻德符過曾園

東方澹殘星車馬各有之心落聲利間搖搖無靜時
幽人獨朝徹蟾光濯漣漪賦詩鷗鷺邊妙絕中郎詞
青眸正相嚮白駒忽已馳歸來過我談聞風徒振衣

又

數子清王峙粲粲凌朝輝持竿謝高風鉢囊聊自携
豈不一趣尚因緣非兔絲北去得幽園相與無町畦
白鳥亦忘我共此天然姿只應太史奏還在潁水涯

九原審難作幸及同襟期

次韻仲孺見督烹小團

世事多好還往躅端可視金巖揮奇功頗愧文王毖
它年焚舟來幾作塗炭墜驅馬豈及追我今亦如是
狂言編虎鬚得報逾揞鼻平生儲春芽美惡初一意
濁氣騰墨雲君舌故歷試小龍落几前畢竟不知異
方欲事烹煎囊盆必爲使（蜀人煎茶之法如此）賴君呼回頭絲
桐識秋思會當掃南軒石銚沃清泚從此師金人三
緘誠有味

再酬仲孺

龍團方啓封數子巳驚視端如肖璧人騎羊入城肆
又如金谷姿不合樓前墜囊衣本酸寒奈其無一是
紛紛詒隣家浪欲學擁鼻秋空郵雲霧秘皆爲天意
未敢遨市車且集諸生試豈非今年芽歲月與君異
直須如印刻詩驛䟎來使念君才思多發筆有餘思
盈編故可期河流幾昔此君應嘲馬肝不食亦知味

仲孺督烹小團旣而非眞物也悵然次韻以謝

不敏

情僞初難分飽聞不如視君看求馬昔安得走唐肆
此茶亦先聲入手恐失墜泠然風御還共歛乃非是

尖今竹邊心追悔如刻鼻故人豈欺予姑以將遠意
由來毀譽間夫子猶必試八牀志多金龍斷何足異
胡爲不三思取信輶軒使超超蕭陽公銓量有深思
仰止一瓣肹背浹欲流此尚賴君詩存高吟忘肉味

戲世美

楊家絃子十六絃公卿往往趨賓筵妙齡才子更豪
的月中醉倒西湖船楚宮殘夢幾春曉五陵好事猶
喧傳只今展江嘗託足香風帶恨留香錢誰令故人
不它寓揭來亭上仍秋天幽花脉脉鑑清漠似與當
日爭虫妍此心如水亦泥滓那堪銲撥還鏘然聲溜

夜半解歸鐙青燈烱烱空葦編砧聲漁唱起何許坐
久波面生寒煙故應鷗鷺有深意忽焉鼓翅鳴傯前

十六夜府會湖光亭呈世美

使君終宴先歸休菱盤藻帶妨移舟湖邊何處月巳
到觀音堂下寒光浮與來談笑託新興沉沉萬籟乾
坤幽雲端飛翼弄清霱波閒戲鬣吹輕漚凉飈蕭蕭
了無迹以動不動蒹葭洲却觀落日倚欄處天東縹
紗橫高樓不須要月共形影吾曹兹焉成獻酬單衣
盈露坐忘返亦忘佳客相與留始知人世悉塵土坐
乎今夕方中秋昨宵蓮社二三子借問賞心如此不

次韻德符訪世美

秋晨飯香積舉袂清風生揭來展江道老木森森亭
纖埃不隨步昨宵寒露零人境兩相値簡編
邏逌久黃樓寫辟英崔子獨異趣一笑鉛槧輕
詩成似金翁爲我開屋扃

敬讀仁祖實錄用前韻

嘉祐紀庚子犬馬初冬生安知拱堯舜不事沉香亭
爾來百寮底霏霏清涕零弓劍誰與問白雲飛晩晴
恭聞語乾造如班英遺恩泰山重死報鴻毛輕
聖孫王纂承行當叩天扃

送杜君章學士赴闕

西風獵獵鳴旌旗南陽學士趨丹墀南陽父老挽不住家聲復如東漢昔堂堂材具中梁棟嶠巍寒暑霜駒馳莊衣繼照揭日月只應一見舒堯眉[illegible]閤有蔭路着鞭寧許駑駘知委身報國一心耳[illegible]爲代[illegible]誰能幾亡時廷尉妙生死還將此道供論思凌雲大[illegible]字千秋萬歲無傾欹焦頭爛額豈足尚長堤蟻穴今圖之回看蹇淺丈夫子攬金清臣方汝迷矢來無鄉亦可卹付與公議分高卑前人得失煥清簡紛公[illegible]遺類言朝退坐華省更以反已爲元龜儒冠往往爆三尺勿令白玉生瑕疵

世美歸侍政府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作詩送之

況況[illegible]池日月幾賓送乳燕辭故巢征途亦飛鞘會合安可常萬事驚殘夢何以寛我愁風流在民衆

又

妙年公卿子可人逢此君退然數尺耳氣節凌青雲從今奉親暇簡策陪朝曛應憐四傑流勤勤但空文

又

巖廊拱眞人妙與天地叅政教似寒暑豈非樵夫談

木鐸久不振相府方潭潭公子飽見聞歸獻北斗南

又

忠孝非兩心事君如事父事君貴以人事父孰爲德眞賢絶驊騮骨相未易取願子繼法眞毋令老江浦

又

前年可羅雀朱轓出濠梁今年可炙手衮衣登廟堂公家本金玉何曾變炎涼公子不展眉端爲斯人傷

又

卞氏稱六龍公家宛相如久作風雨散于今共詩書山前猶製錦江上方題輿遥想侍側心夙夕鴈與魚

又

猶子知幾人子獨欣白眉風霆破春曉怒翼鳴天池未促南昌行還爲竹間期儻及馬伏波一書重示之

又

蕪城飛霜雪潁川凋芰荷昔別情已矣今別情奈何英英二三子行亦車懸轄後日知誰同蟬聲猶暮多

送杜堪才以江漢故人少爲韻

與君本南北作吏同一邦詩書雅相好旨酒空盈缸

又

歲晏賦歸去冉冉車輪雙我亦非匏瓜茲焉念松江

杜陵世多人風流自唐漢振衣入朝廷玉立爭琑瑽
若人獨何爲轅下尚羈絆舌在且加飡慎勿發長歎

又

秋來幾何時渓遠驚已屢山川澹無情蒼莽亦非故
分與人迹疎葦編對香霧只應知此心西陂有鷗鷺

又

青彩勿自少委質皆王臣貴賤物外耳直道惟其人
下息信先覺到今如北辰居閒儻未能君志終當伸

又

漢水方涸流梁園政秋杪駕言托朝昏陳八有書游
宅年李杜來慷慨識者少安得從君遊一笑今古了

扈叔寶盆種竹詩次其韻

窮年不獲斤歎息無妙質誰知深耿中環堵以爲宇
紛華好萬牛力挽未曾出論交餘此君聊爲拂巾櫛
人間方好竽蕭蕭乃鳴瑟茲焉得所投陳雷信難匹
昨來百墻心寒偈有風日莫似白樂天殷勤在兜率

雪中對竹

飛雪一何情拜我南軒竹騈頭控於地默默偷信宿
寒花本輕楊叢集乃折軸況此梢雲姿蕭然異凡木
飄風亦狂生端來助陵蹴似欲揉直柯繞指惟所欲
攜知天與剛初不悃幽獨磬折雖爾爲且畏[illegible]辱
晨光破沉陰春色盈兩目風雪安在哉竹猶故時玉

次韻韓君表雪中感懷

龍衣不解顏憂民向來急天高委貞符年豐兆原隰
連山水氣昏過雲鴈聲澁先春凌馬牙投隙作塹入
頻竹乍蕭蕭驚風還汲汲頗輕花鬭狂肯共霰爭濕
夜半回曉光木杪森鵠立閒編適吾心鼓枻[illegible]集
一飽儻可償萬事非所及想見秋稼前腰鎌荷青笠

用前韻寄德符

叩門無季心爾來空緩急若人作枯蓬隨風落遙隰

袖書珠玉昏匣劍蛟龍澁雪花凌春揚山寒擁扉入
孤松初自高短綆豈易汲伊予不逢年所嚮[illegible]濕
分攜忽歲遷結念成骨立蕭蕭清淇濱冉冉白鷗集
盟好何當尋疋昔亦云及東遊儻未忘鱸邊一漁笠
德符頃有伯鸞下吳越之句

次韻仲孺夢與世美諸友同集

簞食甘窮閻綵衣煥華屋公子謝群居幾見年䏸熟
逢迎紛故人趣異終疑獨精誠洞虛無相應如比竹
不羨春風前流鶯囀喬木勤勤通昔心全勝書一束
胡然亦神遊邂逅同夢鹿夜旦環中來夢覺更主僕

只今所見聞轉首驚莫復氷釋儻未能茲焉良可燭

次韻和韓大資湖光亭對雪之什

巖廊未旋歸故國聊自晦塵表澹私高胸中妙天對
豐年隨政還嘉雪徧境内從容陟九層指顧紛百態
經綸動初心枯槁入長哦雖陳北海樽終念東皐耒
口應沙路乾依前符帝賚

送曾仲敷赴慶州司戶

棲遲潁水縣三年四見長途事鞍馬問君胡爲樂驅
馳告我吾非苟然者向來庭闈故當爾今乃從知古
塞下男兒出腹在四方齪齪南牕吾未暇隻手扛鼎
非吾力百步穿楊非吾射耿然軀幹僅數尺智畧並
分子房亞詩書禮樂工作謀元帥軒軒更儒雅相知
不與今人同往來其藩籬如也君言慷慨得我驚我
有私憂爲君寫巍巍法座天中央萬物生成得陶冶
邊塵吹風不見人麟鳳猶阻遊郊野煩將此意問元
帥何當鐵甲懸高架君家一唯如雷霆震動乾坤失
聾啞願回廬阜異昔心白刃前頭薦瀟灑家風欲從
千古還上策酬恩眞土苴口絲拂袖兩無言目送飛
鴻不知夜

次韻仲孺見懷十二韻

江梅飛故枝桃李日夕更空物初無心芳非自奔競
幽含衍貞如歷歷喚不醒東里似得之與春亡諳詰
錯綜邊塵中槃薄天地永交情海瀉發吟嘯入擬勁
雄瑑十二旒陶鎔不獲騁須知雲氣蒸未害山石硬
但君已追風顧我猶蹇乘試憑作詩光普照萬物盛
物盡照亦空何許開絕景它時從此來一睨蟻千聖

次韻世美見寄

舜端漫故蠅心與天地遂聲容天地前曼㳄西湖晚
判合亦何常從古車輪轉君不見儒衣墳垆走白頭
幾人管鮑情相收我豈季子難之鄒行矣同聽黃栗
留

與仲孺破兔餅色味皆惡同一絕倒既而述之

又烹小團亦兔餅也作詩報世美

筝攜勲意春風終焉擬啟同一蹤莫言不落第二
月須知所好非眞龍竊香安得青瑣趣効顰頻憨西
子容此言雖小有大喻憑君轉達裨時雍

與仲孺文仲述之作詩送仲弓赴藉田以之子
于征爲韻分得子字

鳳國佳人孤鳳起草木無光春披靡紅亭碧沼政高
深借問何由駐雙瘦玉塗開泰日月中玉堂仙翁是

知[illegible]延島末横飛且向籍田聊爾耳北道仲容
依舊賞東山太白誰比擬雲汀荷芰供遨遊石竹
青燈䦨並承相上馬臺閣空長鞭往往城南指君身
雖不作羊曇自然塵末門如蟻淸談秀句得奚答
抱它年鬱松梓要須鶴口一同聲文恪風流今有子

[illegible]元因贈王幼安

眞人振[illegible]君英紛玉除趯趯動環海[illegible]思遠擢
爭[illegible]冠[illegible]塵丘壑空故居之子[illegible]安[illegible]少長惟詩書
每笑[illegible]但巾車擬倍萬乘[illegible]琛
終然忿劍横銳氣埋[illegible]處須知夢境中所適難一如

儻不達本原繩束成自誣試焚定慧香矯首瞻六銖
於此發深省鼓瑟猶吹竽

次韻錢濟明訪定力僧及寄吳行古三首

門前朝市喧門內山谷寂昨來百慮心到此了無迹
兄復有高僧烟烟雙眼碧渠今未易覩[illegible]
知君從之遊勸我遙相憶安得雙樹傍題名拂塵壁
僕元豐中寓寺舍累月題名壁門

又

北關來新𦾔南溪抱初寂二子非世交窮通偶殊迹
詩書寄平生孤雲卷晴碧遙遙天一涯回首無咫尺
伊予亦鄉邦豈敢煩記憶尚誤分隋珠宵光洞牆壁

又

萬物逃死憧憧皆未寂中有不動尊隨方示形迹
巨海[illegible]曾波長天自來碧誰令失坦途認此軀七尺
空華初無根欣厭浪思憶君今儻回光奚須[illegible]

寄題[illegible]先生行歌亭

仁[illegible]太平朝廷玉立森賢英巖[illegible]溪釣日寂
寞[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湖城遺世不比徐孺子設心不快司
馬[illegible]豈不盛巢由亦自非公卿冥冥三聖
妙相遇六文一半曾[illegible]條遺像數入天[illegible]聲之

中端有聲有時鼓腹散秋步有時擊壤舒[illegible]年
野叟得不盡獨與杖屨同縱横故知造物有深意鳳
凰來儀治功成鳳凰飛去定難久直使先生爲鳳鳴
先生道德初不死先生歌聲猶可聽微風[illegible]動草
木幽禽上下[illegible]陰晴可憐雙耳不到此龍山湖水空
危亭

送文仲省親

曾參愛孝通神明樂正子春遊其門下[illegible]傷足不忍
出流光至今覃後昆阿文全似李令伯更相爲命母
與孫毋年可懼髮委[illegible]諸父騈頭埋九原淮山之陽

歸未得飲啜無以供晨昏脫身來寄豈獲已方寸搖
搖旌旆翻飛雲入望日還岫況乃凱風吹棘薪白水
貞水挽不住却垂故棄馳京塵皇天后土誠君意如
君勿憂長賤貧

賦羲皇上人分韻得風字

妙達萬物祖天地生胸中坦腹夏日眠五柳來薰風
不絃虞舜琴不飾唐堯鍾況復羲皇前豈直將無同

送大受赴選天官

元祐貞人初御天四門穆穆來忠言閣阻學士望朝
野即日賜環司諫垣當時同列繼登用獨先朝露歸

九原位不酬身在孫子嶷嶷諸子聲名喧叔也縱橫
五經內娛日未始窺家園尚聞其所有賢者弊車跰
僕從之奔甘陵南北正分黨攘臂其間無怨恩未見
其止見其進會須一指收乾坤素冠促首琴復御鶡
飛九萬方化鵾于今怙恃只明主青與世俗均寒暄
蚤年妙筆三千牘矧已慟哭論元元韓城父老儻改
作為報及此高閭門

雙璧歌寄馬叔寶

君不見宋公託身天地中四方萬貨常憧憧其間雙
璧最奇寶分明日月生西東問公酬價初幾所一者

千金一半此精神肉好非不同側視裁差厚薄耳公
心夙悟誰得窺但見故槖無留貲交貧族遠富友貪
高義日與清風馳梁人有獄久不決君臣[illegible]
侯公來咨問只一語群疑亟判如著龜須知成效[illegible]
[illegible]嗟頗恨儒冠多失之多失之胡弗思它年薄俗待
爾矜奈何璧價先自虧

送表兄華元翰赴四會尉

頭山頹水天西東四載相望二千里我守枯株未得
還君逐飛蓬忽然至坐今桑梓落眼中頓覺精神回
足外昔人逃空喜足音況乃聲欬逢昆弟此會由來

天子之幾曰冷風清暑氣君才犖犖蚤馳名荊國先
生[illegible]視殿前射策失龍頭仕處波濤起平地胸中
萬慮不一施却作明時嶺南尉太夫人年七十三諸
子半掩黃壚逝蘭陔養志獨賴君路遠何由復迎侍
[illegible]恩有以慰其心莫把光陰較榮悴本朝丞相豈不
盛尚輩流人已三歲君今補考裁秋冬託身民上與
之異蕭條官府似僧居春入梅梢更堪醉要須相與
無町畦卷舌為喑真得計我家宅相世所知矯首南
雲從此俟

送竟顯父推官改官

高堂夫人九十餘一子晩方趨仕途前年封邑非子
致更待子榮新命書字紆墨綬來漢夷百里氣和年
豐聲齊名籍籍動群耳還似當時詩賦中諸公欲默
安得已予趨日邊飛鷹紙拔身左選躋尚書撥發平
生從此始撥發平生從此始未足爲子增欣喜所喜
榮覲有期矣郡邑疏恩辭甑函斑衣兒啼奉甘旨

寄仲弓

道德不與祿位期富貴自隨時命至君質以明故自
銷禦寇於早知去意城南豈復與鷂東詩句由來勝
刺字直作朱游眞丈夫寧使小生敢相吏

次德符韻六詩

書懷二首

秋容未覺成蕭颯脩竹疎桐陰四匝先生晴鶴杖西
風隨我南堂似凋葉對床邀月入高談夢想從來謝
三接是非火作正炎空忍與紛紛競牙頰莫欺溫鳥
不知人須信天機在眉睫妙哉託處無何鄉一念能
回百千劫君誠有意涉其流請爲屠遮具舟楫

又

木杪秋風鳴颯颯環步虛亭日千匝忽迂征轡入衡
門共看霜輪上雲葉紫煙收盡擬偕升白露溥空欣
手接何須淸酌浣枯腸自覺爽氣滋雙頰可憐末路
競牛毛不惜勞生寄蚊睫句非剿處務功成等得盟
時遇寇劫西山君故有風期我亦從今理歸楫

分韻見簡

幽人寄巖谷志士從簪纓所尚初不同出處皆有行
夫子胡爲哉欲露秋英和璧以爲貨黃鍾以爲聲
彼皎文史中久作星斗明一見輒心降端如屈人兵
又意亦可料禍患炳已經豈其禮樂符而不收琨珽
故知阿衡任便是西山淸我豈夫子徒猥厝叢澤弁
驅車遂過我爲我開天庭凡今落塵皆昔所未聆
念此坐相阻三十六峯橫子言不子隋猶得座右銘

與德符仲孺述之宿南堂分韻得客字

從容白露前尊酒一歲隔念我方促裝夫君復來客
疎篁生晩音簷秋色此會豈易諧未用詢長陌

南堂分韻得秋字

大火不東馳高堂文字秋何驟除白日堪遲留
鷄鳴落新京瓜收輕浮尚有明月在儻能如故不

曾園分韻得得字

蕭城富池塘所向取荆棘天風初轉西朔籌共來北
暑淸隨處幽句人默群鷄安在哉我今均爾得

再宿南堂分韻得星字

夕雲不成雨冉冉東南征凉月掛河漢鮮風起階庭蛩韻響新織螢光駛流星誰知亦有念夙駕在青冥

德符次日登行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四

古詩

分韻送德符還山得送字

秋風欻來歸秋事日夕動葉淨嵩嶺高煙空潁川縱茅齋鬱其傍妙與猿鶴共拂衣問前途不作河濱夢念君如病松重以旻天慟未屠朱子龍且集黃公鳳伊予亦何為於此送賓送愼勿甘自埋斯文要梁棟

送陳志仁赴河州司理

佳人宰木懸秋月稺子霏霏灑清血枯風冷雨暗長天借使端居亦心折問君夙駕今何之萬里隔河西復西西州平昔但聞語不意黃塵墮綠衣將軍雅歌飛玉觴健兒如鼠馬如羊桁楊生耳臥庭廡日莫賓僚來畯良雪霜蕭遠百草死孤峯嫋嫋砂磧光城頭笳鼓咽初曉夢破衾裯皆異鄉情鍾舅復是君輩只應矛稍攢中腸只應矛稍攢中腸當思夫人在高堂

送羅正之為兩浙提刑

滄溟可枯山可移公心獨與天地期田間經術入州縣所至父老均兒嬉明明日月照肝膽謂言吾民方阻飢回車為我作豐歲要令國體無瘡痍賈臣郡去不持節季直逸請非康時幾年夢想在松櫝再拜一

觴今得之鄉人擁路識忠孝雅慰平生良可知恩光到此何以報行矣二浙如王畿

送裴仲孺爲太和尉時與崔叔紹蘇世美樂文仲王仲弓以故人從此去爲韻分得去字

波濤幾千里洶洶東南注故人帆北風絕意蛟龍怒孤舟何處城幾盡長江路鴻雁方來飛霜雪耳凝沍夜旦耳目守動與容心許況乃青雲姿四十困不遇有室常罄懸未免折腰去命也天造之智力曾其預端能一判然楚越猶跬步崖邊晚分攜君顏渥如故

送李子威致仕還鄉

人間勳業知作詩先生能詩端自知人間得喪如奕棊先生能棊復何疑此身未免人間世南北東西聊爾耳波濤風際湧丘山不害江河爲止水今年青春草木青只有白髮日日新先生一笑謝簪紱歸作三吳高尚人三吳寒暄幾來去童時閭井今猶故閭門親舊半成空往往子孫無託處先生第宅瀕清流負郭歲有千鍾收揮金買酒醉花月一局一篇方外遊諸郎森森美且脩名聲相繼徹冕旒斑衣夙夕奉頻邑借問達官誰與儔他年再拜鄉人後猶能敬爲先生壽

送散老歸龍井

長安寞寞砂礫飛道人跰足來何爲師恩浹髓未云報誓求卿相成其碑卿相盈朝成者誰尚書好墨待郎詞二蘇二公奔走天下士士獲一面猶幾希道人願力豈不淺文字乃今兼得之龍井神龍應護持杖頭星斗東南去過門別我白色喜我愧儒冠多背師

送蔡子邕字新鄭

子淵陋巷居子真巖下耕窮約一如此不妨道自行矧君有民社南面恩光榮問學富經濟豈不慰高情爾來幾薰風許汝猶聲名還將模範心農桑厚群生

行矣恭人歌罔僑相弟兄

送鄭州吳綬通直北歸

霜雪下群木江山拱高城曠然爽氣中幅巾日將迎精神在文史朋舊皆公卿乃於功最時永泮人間情不待鬢髮改乾坤付柴荆虛襟本無繫風御聊爾行此邦鬱多賢向來集聰明德翁可君心歸歟助長生

次韻答交代俞樗年教授見簡之什

吾鄉藹多士夫子惟英才妙年雙眸清不爲紛華開飛聲動籛宇著録事徘徊論說翁以定端如匡鼎來著數青雲衢飄飄謝塵埃伯鸞賦五噫少陵歌七哀

豈比太平遇得志無疑猜朝綱舉天網陞黜常恢恢
胡然落泮宮猶歎南山臺維今堯舜君側席方虛懷
簡拔到寒谷未始由梯媒懸知器業成指日登蓬萊
伊予愧樸樕聿來託高齋與君出處間一一金石諧
峴首鬱蒼蒼江流瀉縈廻龍臥縮頭角騰驤趹春雷
君車亦難緩行矣明詔催逸步從此分鸞鶴安能陪

知府呂大卿餞別稱年以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分韻賦詩得雨字

使君出吾鄉門牆掃塵務諸生擁經來翕然影響赴
維時夫子賢獨入青眼顧河南拔賈生千載一高步

爾來十五年淡然留落寓如星不躔天而乃西南雨
晚逢使君車亦復此邦駐從容平生歡萬事撒朝霧
江山飛雪霜冉冉歲云暮我來踵規模夫子故長路
使君有高情肅以豆觴寓賓僚集清夜從容落佳句
行矣勿稽遲青雲參知遇

奉和鄭舍人容望之悲溪郭陽巖

冷風不動水無聲倒影沖融漾太清公為少留誰會
意且憑詩句作[illegible]

又

我聞紫微公潤色[illegible]域東皐道阻未識面馳心極雲駛

及此襄漢遊黄堂見名氏乃知吏民上屹若楚山峙
不以外自殊辰興酬寄委陶甄煥窮閻長堤盡江涘
陋彼繩墨拘長首復長尾坐令焚溺餘衣食就安址
流澤邇羊杜如水注無底念茲智略成愚者豈同軌
胡為愚溪水嘯詠送寒晷虛涵萬象幽清絕一塵滓
想公溪上心所得似夫子歲律方崢嶸撫事聊爾耳
鼓枻得浮沉觀魚謝竿餌應憐柳司馬愛身異桐梓

仲益約遊延慶不至作此戲之

出門無他岐一徑指山麓餘寒弄晴陰淅瀝散輕玉
我僕亦賞心我馬亦飛肉回首恭中英文書正拘束

與節推李師益遊谷隱習池

無心一何求無垢一何洗與子入山來放腳東風裡
巖根初著花溪水生流水一笑真偶然松聲為誰起

謝仲益惠蘭

隣家得蘭惜不得數本分來好顏色兒童見之喜歡
顛驚回午夢松江側起隨斤斸聊齋前面試欄干相
並植氤氳猶帶鳳山雲彌天道安端我郎壁立亭高
秀谷幽想見僧移動晴碧根深叢適無他慮羣青眼東
君方着力影連桂月共扶疎香入梅風更引翼此心
莫逆知誰何金粟如來在東壁

次韻和端夫遊谷隱 是日端夫畫大悲像初成設供

我生泉石中清賞殊不足得官漢上來邂逅亦溪谷
他時長安塵用此塵外贖城南百餘里瀟灑落風俗
招提客相忘一一餟西竺緬惟作者謀永集錫梵福
與國最佳勝千柱列巖屋前跳白馬泉後擁雙鳳鸞
衲衣擁雲外拄杖倚藤竹天龍咫尺耳入戶體生粟
誰為逢氏迷不復根也慾落英無再紅秀髮童常綠
共將香火心稽首千手目老僧獨何為瞬我掣靈速
已矣勿重言良藥反成毒

次韻端夫聞江北水磨

萬事根本初難明聲之所發由磨聲不有智者抉其
障直如齎劍埋豐城風生風濟孰噓吸制作解成拳
與箏朔茲江漢瀉荊楚含機初熟飛流響波濤蹟遂
歲月長激激灘際春雷鳴白沙湖邊更湍急五磨因
緣資養生城中鞭驢啼欲死亦或人勞僅自楙借令
麥破麵浮玉青蠅遠集爭營營迺知此策最長利朱
墨豈復嗤南榮天輪地軸駭晝夜彷彿飄扇吹蒼瀧
遊江夫人儼然坐致龍不動如石鯨只應神物亦持
護我輩何妨雙耳清

送望之移帥荊南

荊湖地與蠻獠通江陵開府節制雄勁兵十萬擁龍
虎鼓角聲動波濤風列城如子遮蒼面一一元帥呼
吸中陛下鈞簾撫天宇妙選百辟今屬公楚峰峻拔
江漢廣晴光帶影落渚宮懸知黃饑日飽飯醉歌鼓
腹均兒童裕陵柏老松霜露鍾山杖屨埋蒿蓬自從
知己失君相佳旗能軾西復東赭袍可想不可見十
年一夢朝來空荊湖雖重豈留處朝廷百度皆元豐

次韻魏道輔教授折梅懷荊帥望之

霜風未放江梅拆似向人間將價索冷然一解冰雪
顏花有天命此其伯見卵求雞亦非早只今已覺和
羹好殷勤猶是故時香驛路一枝情淼淼我公所向
物皆春想見新花如漢濱新花故人政如此欲了此
心惟斵輪

送蔡推賈時以通直郎致仕還荊南

秋聲起庭端索索故時語幾人清鏡中鬢髮默自許
東隣坐長歎曰此非吾所平生困一官酒若醉醪醨
幸今豁然醒可以事高舉田園藉殘芋茅茨庇風雨
向來避席人把臂相爾汝年光雖云暮猶足送寒暑
斯言不復聞卽日去幕府我惟摩世浮貴賤等逆旅
寬為百年期形骸一丘土大冠脫身輕驚一不知所

行矣數珠功書大走龍虎

戲督潛亭作春羹

先生家蓄餘玉粒粉以爲餅陷春羹春羹名物謝時味江流暖泛園中英晴窗對案忽擧首徑走長揖呼友生襄陽大夫腹如鼎一著九牛猶未盈慷然放筯節過我自歎珎庖逾大烹且言初意亦在我屬我府事留西城先生飯不飯俗客若苦轉聒相倒傾東風雕刻物物好槎頭縮頸尾不藾藥苗蔬甲破土出似與米齊爭功名應憐十載瘦藜莧爲我一除飢腸鳴

潛亭既見和再作此贈之

不作苟見如君平不以禮屈如樊英辰彥叔臥三十載凜凜風聲人自傾牆東牆西過高爲往往佩汗面發赬豈知嗜欲極豺虎白晝攫肉纓辰彥爲祠將一飯稔奇禍他年五鼎還遭烹狡兎夫叔夜大夫故元上蔡空前城先生謝去既飽德鼓腹之趣終雖名更要我輩集題筋風雨不變如雞鳴自憐頭顱之奇表幾與虀鹽同此生不愁換手遂須飧只愁未至闔家羹

次韻仲益解嘲

眞宰斡萬物物物相乘除童角牘以牙畢竟均有無江山與絲竹等爲蘧廬徐江山寂寞生絲竹宮商餘

要知謝安石書史端幾書遣人眼目開洞照無親疎安用欣厭間浪取爾與余獨喜曹部幽坐獲驪龍珠

和歐陽彥立再用仲益前韻

山行跡未掃條忽歲已除東風從東還天機動群無自憐藜莧中遭時謝嚴徐兩曜棲睫端輝光照三餘爾來知昨非一笑捐詩書虛室自朝夕與世成濶疎胡爲公子賢賓集亦到余鳴泉春際飛聊復觀跳珠

次韻和知府歐陽叔弼學士禱雨武侯祠

盲風日日吹塵土謾說有年歌自古紛紛機械空作勞況乃象龍求致雨黄堂學士極憂心恐復賓前事

愆諸儒助豊穰能出雲境内山川無不擧丞相威靈標一方遠躡祠宮途可取旌旗拂曉動長庚參鬚飛雲邀兩府精神洞達金石開此意豫應神已觀況公愛民如愛子不以斯民供鼎俎居士庵中常黙然田里人人自安處他時刀劍倚市門往往買牛耕草莽心絕多岐禮義生和氣氤氳見眉宇惟天至聰下其耳飽聽歡謠薦佳語故宜神力導休祥不待牲醪集巫麻胡爲風旱久未寧行矣斗柄將建午豈煩瑞祝叟般勤禱處由來似尼父三分天下指掌間觀此提封才一羽沛爲甘澤定不難瀟灑縱横互吞吐坐令

百穀暗郊原會見腰鎌分勤苦儒宮金齒踏欲生白
笑年來還如許雖無高廩並坻京猶得黃昏鳴食鼓
時學糧不足方有求府中故云
嘲仲益春時植蘭甚勤比新東軒遂悉鉏去或者譏笑則曰予將易竹於此作此戲之
低簷壓茅竹陋如野人居夫子莞爾笑曰此眞吾廬
庭前鬱喬木庭後猶蓁蕪芟削隨手淨春蘭植扶疎
光影動窗几馨香襲文書皎然紉佩心邂逅同三閭
爾來基構新百事凌徃初突兀煥華屋茅竹掃莫餘
雙椅庭之砾斬伐殊榮枯要知碧油幢特立當堦除
念念入勳業不與蓬蓽俱蘭雖不生門安能逆誅鋤

剖琴如剖薪烹鶴如烹魚珠玉抵飛鳥鑄鐘委洪爐
逝矣覆轍存來車猶此涂尚欲取脩竹永以娛朝晡
問竹竹無言冷風一噓徐
寬夫率同諸公謁大悲寺觀所畫聖像以回向
心地初分韻賦詩得初字
襄州城東十里餘天偃大悲江山居白龍盤伏不敢
動澄波如練風前紓飽聞黠首喜相謂微此妙相吾
其魚邕來巾屨陪作禮他年假道今題輿毫端願力
妙有感手目縱橫隨卷舒高亭短棹青春裡雲雨曉
霽乾坤虛誰將五色染萬物物物可意難親疎會須
指顧發深省此心長似楚香初
次韻和簽判靳愼微奉議謁武侯祠有作
臥龍行風雲天宇不難蕭曹數蹄何歸轉盼移禍福
廟食迺平生光靈走川陸欲知庇斯人綿延祀巫祝
南祝馬氏自唐會昌二年充
戲示柄
汝爲獅子時而作獅子吼他年毛骨成一顧百獸走
次韻答陳成老謝容雲龍之什
龍鳳小團分給元往往稱珍滅前語元豐天子妙風
雷造古坑在沙新雨蜜源春貢識此心不比豫州常

菜紆卿雲容容擁騷艇御府僅能千百數匪須臺閣
栽幾人恩逐味增淪骨髓帝鄉偃去鼎湖空井閭閭
門猶玉乳云云雖在龍莫形只有雲瑞分伍葉家
所得取非常好事殷勤始容取故人分贈不遐遺憐
我家摧病方瘉揚英爽杏難攀品目縱橫誰扞禦
仰惶到茶經亟以將誠歸許與詩來寒谷然然
春坐覺輝光滿禾黍
次韻和成老謝何伯震
滄溟倒挽供谿壑少年取醉眞豪哉天旋地轉膽如
斗何獨謫僊方逸才爾來意氣折憂患霜雪仍從

贊從善師吾友得渾沌有口不復向人開眉毿竟白但夫繪毬聽搖犀談玉盃中分魯國兩夫子道德未遂賢者哀黃鍾大呂相應和儒風賴以扶頹類伊予幸共獲親炙獨愧不如匡鼎來

送石師稷還新昌

官失常丁民破産僅有流波入春眼行人不管居人愁但喜船頭解初縮汀洲夢破白鷗前歸意崢嶸淨如劍挽君君竟逐風東暝立西樓思何限念君心似嶺雲高卷雨收雨依巉崖弟兄元恠正功名獨自巢由謝青簡君今杖屨煙雲中我憶當年寄蕭散情深人合胸天倫相與宮商眞律管可憐燕越阻尋盟夜堅不留空舊館只應石佛儼巍巍為我旃檀蕩誠欵

遊湘西道林寺用沈禪師韻

賜環殊無功可論放逐復向山前奔道人眸子炯如故邀我累日遊祇園御書新閣插雲漢況融展拱世所尊恍然身世脫塵垢矯若鴻鵠離籠去是時秋老雨腳斷晴光萬里凌朝昏北辰直下望天閽紛紛郁郁卿雲屯綠衣蘭膺奉頳色想見協氣通閶闔飛不到竟何許日冀浣滌除瘢痕四年之中兩到此易搖難立憐孤根方寸倏忽叢百感湘源白鶴空爲樽

(湘源白鶴長沙酒名)乃道人顧我亦無語但指幡從風際飄由來否泰反其類況逢主聖同羲軒而今而後戒覆轍長記崇寧初紀元(予以罪被實在崇寧改元之歲故有是句)

謁女貞何氏祠

正月一月雨不休朝來一望陰雲收衆陽扶導日輪出爛光倏忽盈九州欣欣草木動新意鸞鳳鼓翅翔天遊高山託處將半載眞人風韻長凝眸精神澡雪亦已久惟言夙駕南岡頭僊居樓閣拱形像莊嚴瑞靄仄開浮焚香再拜適我願想見王母同優游蟠桃不老春更永人間變化知幾秋重今重蓋擁車馬氣勢赫赫移山丘萬方有口莫敢議勳勞自以為伊周門牆早暮祝遐筭長守富貴無與儔于今掃蕩一何有白楊影裏令人愁丈夫所獨乃如此孰為女子能清修功成直上紫霄去遺蹤猶向瀟湘留我來不及叩眞訣眞訣固在眞心求五行八卦自流轉生天生地生物稠騎龍跨虎越宇宙豈但洗滌無纖尤他年誰作神僊傳寫入高僊吾姓鄒

醉飲

我生不嗜酒斷來仍十年前年寓領表去年斥湖邊欲以禦瘴濕熱遡復酒至前一杯復一杯朝暮常醺然

因之醉鄉遊別是一山川日月不相促萬物同暗姸
眼界絕塵汙耳根遺俗譟心平氣日和妙與天地全
歠糟而餔醨信以昔人賢琴外陶靖節詩中李謫仙
聲利挽不回昏昏長醉眠有師誰得之我奉以周旋

謝衡州花光寺仲仁長老寄作鏡湖曹娥景

枕屏

道人秀骨生何許若耶溪邊清風聚不從草南事功
名心寄諸方參佛祖祝融峰下忽擡頭覷破虛空笑
而歸折腳木牀二十年門外草深無寸土偶然消息
落人間挽出花光照今古我舟邂逅泊山前試盡雲

開見眉宇更知我自浙東來曾擁旌旗壓督千巖
萬壑之間寤夢斷臥龍誰是主為將池里瀉溪納故
國封境歸擇取曹娥江接賀家湖環以峰巒瞑煙雨
森森喬木動樵風廟貌崢嶸閟神禹碑留道刻參邕
題注曰端為楊主簿子猷興盡李真亡琴歸絕塵迴
遠浦乾端坤倪渺莫窮咫尺包入庭戶念今縱思
瀟湘湘恨不歸飛插雙羽蒼梧洞庭南北中氣象縱
橫隨步武秖緣流放阻君親入眼雖奇若無覩道人
方便巧施為乃以家山慰心腑舊愁猶異復消除恩
錫餘年返農圃青鞋布襪謝塵埃肯使高蹤懸杜甫

除名

前年除名竄新州今年除名竄昭州我名無實謾自
得坐此人間多怨讎恩深天地貸斧鉞除之又除名
不留雖然未即聽逐使已覺此身民皆冠毀免
散車馬幅巾杖屨西南陬行者爭道坐爭席所向爾
汝紛應酬洞山有語久弗契忽然一笑知來由我道
我隨非我恵那用避如韓伯休

別岑陵

岑陵邱中邦道阻五千里我以放逐來本非心樂只
身止高山巔忽忽彌半稔人情久自親況復多可喜

坐使故鄉念如火沃之水罪大不得留今茲動行李
昭州雖嶺南流寓盡均耳儻未還庭闈在彼猶在此
胡然當作離耿耿殊不已物我要兼忘咄哉從此始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四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五

古詩

將往昭州示柄

與汝暫相別南作昭州行昭州距零陵坦坦十日程
音信易來往勿動異鄉情但自勤讀書思索厥義精
聖賢垂日月爲汝出光明修身識根本力踐以其誠
發爲文字間筆墨自縱横零陵豪傑士張鄒尤高名
汝其師事之北面聽指令分陰古所惜況乃汝後生
省定汝毋外謹勿以事縈皇恩極天地我罪終從輕
還家定有日欣見汝向成用爲祖母壽慰叔及弟兄

勞汝返鄉國重增門戶榮

飲桂州酒示柄

好酒如好人雖久畧不變炎凉互推移氣味愈可見
豈若芽柴漿多爲衆所賤舉杯若得師足以警闒茸

題義明定慧菴

結草依山名定慧於此真心第一義無有無住處無
垂老僧不見庵外事

答曾敷文有書見寄有云客寓天地間本無南北異耳作此答之

客寓天地閒本無南北異此語安從生却成相鈍置

戲作

作自我作止自我止莫被傍人推倒扶起

詠路

赤路如龍虵不知幾千丈出没山水間一下復一上
伊予獨何爲與之同俯仰

一切諸佛子

我心如虚空無物可倫比潮南與嶺南誰行復誰止
寶山得樓居屹枕樂川水森森青琅玕郤暑幾千里
圃前紫蕿跌爐煙凝然起圓覺首楞嚴遮眼聊爾耳
幽禽忽來鳴一切諸佛子

榴花

閣東閣西安石榴兩株相映花枝稠山高江濶萬木

葉獨此爛熳開不休有如牙門集纓紱碧油幢外紅
光浮又如青天駐羲御火龍鱗鬣驚人眸朝看莫
看愈好直若有意寬離憂無窮歸念姑且置欄邊取
醉酣聲謳

傜宮嶺

晚雲生嶺端遮日成何陰炎氛遠辟易幽邃安能禁
傜宮風塵表高高百千尋石路上曲折徙足猶難任
綽約兩傜子雙鬟坐沉吟平生意何許問然愛深
樵叟向我言自古傳至今去州五十里有山鬱森森

陶家李家女年各勝巾衿恍惚若逢遇相與登崎嶮
一朝作蟬蛻英魂不墜沉鄉人共祠之舅鬚來領歆
水旱禱輒應民吏同所欽此宮乃行宮春秋薦誠諶
言己叟僊去四望袪煩襟衆山直南聳龍嶽山朝壬
越王連佛子客山秀孤岑回環萬峰巒揷雲若玉簪
滔滔兩川流會合通梧潯漁舟樛木葉城郭幾突黔
虛徐韻長松飛鳴集珍禽須臾煙靄青遐邇浮祲祲
變化紛見門飲酒時一斟我罪貸五嶺我軀重千金
雖居瘴癘鄉肯使瘴癘侵囊衣完舊褚匣劍存初鐔
氣聽謝耳力誰到無絃琴子期久冥漠天地為知音
中和王度新祈招詠愔愔賜環諒匪朝聊以寫我心

送子發還零陵

我自罪大當投荒君胡為乎亦遑遑馬蹄舟楫困川
陸省定遠離當草堂由來孤操絕流俗屹與巨鎮遙
相望洞庭以南渺無際氣象突兀收湖湘平時事事
不入眼惟恐有媿如毫芒邑難直到古人處以其緒
餘均四旁餘波邂逅亦及我使我方寸失感傷我親
白髮照閭里我身跼蹐瘴癘鄉兩兒隨母仍舊寄骨
肉星散知幾方乾坤子初無薄厚恩為雨露威雪霜
二柄交持不偏用萬彙生成如審量我雖棄擲五嶺

外亦必有日蒙恩光故人亭邊是歸路尚得握手輸
中腸將分無可為君語獨有高義無時忘

有感

雲回雨歇天欲晴鵓鳩喚婦皆和聲山南山北樹陰
裡懽然相趁爭飛鳴伊予流竄止平樂妻孥尚寄瀟
湘城五嶺橫空喚不聞不如鵓鳩猶有情

聞彥和過桂州

人臣難有己況復顧其家忘家以徇國致主為勛華
割愛非不仁成功詎能加御史縣中傑指摘一作日生
瑕瑕昔如鵠矯雲今如兔罹罝有符到房陵驅逐殊

喧譁節日出門去形影自天涯舅姑攜衆雛驚散隨
風沙渺瀰失處所何由書報嘉君心固已定聞者空
傷嗟

又

削迹投炎荒有吏督其役一州一易之稍緩輒訾詬
所歷多官僚豈無親且舊前車覆未遠不敢略回脰
誰謂桂嶺僧於君獨勤厚沐浴君長膚滌濯君領袖
使君霜栢姿凜凜出塵霧真風絕領瞻高義激頹作
乃知世外情非復世間構嗚呼君何憂時命不終繆

自警

看書勿苦多多看目力疵作文勿苦多多作心力耗
初雖莫覺悟久乃成悔換維心神所居惟目神所造
開闔出入間神傷氣亦暴所以古眞人丁寧有深告
平時當勤行況復處炎燠況復病初愈力始勝巾帽
老母在鄉邦倚門望往報尤宜決擇精全神以自好
收目以內視冥心以存奧氣舒形康強外務一除掃
生理保安完大恩乖覆壽歸省老萊衣歡欣長舞蹈

感歎

一犬捕彘將祭神群犬隨之號極聲惡傷其類乃如
此雖至苟賤亦有情人於天地最爲貴詩書禮樂開
聰明推恩尚欲極萬物而況等列皆簪纓奈何心忍
所不忍相殘相賊爭功名因知微物反可尚使我感
歎無由平

送李師聃祖道長官赴衡州耒陽令

視國如視家愛民如愛子秉心金石堅古人槩如此
今人亦古人但患物轉徙遑遑聲利間自不明本已
安能使元元一以父母比問其所居位廣分國百里
問其所食祿盡出民骨髓奈何莫之思顚倒以爲是
祖道於今古問學妙窮理內重外物輕識者久歎美
宰制得耒陽何啻牛刀委導達聖主恩子份決溪水
雨暘隨指呼絲穀飫隣鄙明神實聽之日夜介福祉
君雖不求通軒冕自難已工部有英靈吾知爲君喜

示徐道人

道人千里來觸熱疲病暑問其何所爲但去求識面
南方諸公門二年走略徧亦有苦留者辭頭安便
念未見侍郎旋淚遂忘倦皇帝與天同深恩浹州縣
猗與雲久留行復待金殿賓餞登京師禮數隆貴賤
姓名日雖通況汝豈其甿汝豈吾知答之一笑倩

諭徐道人必唱喏

孔明拜牀下德公初不止道人見必喏我今勿復爾
道人非孔明喏拜不相似維我德公心寥寥無彼此

詠菊

菊菊叢叢簇簇種階除脫巖谷王幹碧鮮金英黃郁
爭妍無小燕結好有脩竹渊之醇酒千杯高簪道巾
一幅庭下子美休作詩籬外淵明自留目

詠竹

竹竹瀕江遶屋聲泠泠影矗矗霜雪難侵塵埃莫瀆
梢雲齊老松帶日映寒菊簪置頂上高冠葉成樽中
美祿行看威鳳飽相從不但子猷情最熟

有所歎

親者如路人故人如世讐路人與世讐反與親者侔
無有不同處無事不同謀自謂腹心託長久踰千秋
不知禍有孕有識所深憂一旦乘間作四顧誰依投
往往捨之去掉臂不回頭却思故與親大寒索衣裘
聰明天資高反已亦易求及此早覺悟厥疾猶可瘳

莫釣磯

飯罷何所之曳履江之湄粼粼白石間得石如環奇
瑩然如紫玉屹立平不欹振衣坐其上聊以垂綸絲
吾鈎既不曲吾餌亦不施持鈎非有鈎與魚均莫爲
魚樂吾已得吾意魚豈知投竿歸去來晨昏以爲期

下鷗臺

此心久已灰入鳥無驚猜輕鷗翔集處邀我相徘徊
方圓十丈許疑是天所開鏘金雨淅瀝砮玉子崔巍
耳目肝肺中何由著纖埃鷗鷺不解飲起舞勸我杯
清狂與酒狂似此知幾回我歸有日矣鷗飛安在哉

讀頤卦

靈龜不語亦不食深之又深乃其息清冷淵中能事
畢天長地久無終極朶頤自朶非自得何暇外觀惟
汝即吾言易行休更惑抱一故爲天下式

九日對菊

不雨江亦乾草木驕塵土重陽到眼前菊蕊猶未吐
隣家一株來高才尺四五種之小庭中亦自足風矩
摘葉以當花茱萸可爲伍泛我流霞杯喜色動眉宇
頹然逍遙遊妙處有誰覩淵明何人斯東籬傲今古

道鄉歌

要識道鄉去處只在微塵裏許不立四至封疆不問
二儀寒暑日月常放光明鳥獸率同歌舞其俗無舉
無非其民無喜無怒別是一種乾坤全異九州風土
師曠傾耳莫聞離婁拭目莫覩誰知有箇宣蒙踏着
從來門戶入也不動脚跟居也不計年所行住坐臥

虛徐聲色香味遇會偶然成矩成規未嘗爲鼠爲虎
任他卜度從橫迥脫機關取與人間天上無明可謂
自今自古

夢臣惠潘谷墨

老潘飛蹋煙霞去墨寶流傳能幾許尚方猶以比庭
珪況復人間故人處夫君好事追前賢巾襲深藏二
十年雨暘燥濕莫知數畢竟挺然金石堅一朝洒發
南箕舌信在言前可中轍有如印弄掌握間稜角世
刓終一決著書大祿垂無期雲將掉頭吾弗知但欣
學意厚若此來仙閣上信雙眉我有歙州靈玉石琢

戚高秋遠天碧平時長白水流珠未省呼童助消滴我有常州飽霜毫千錢一管價不高真行隸草字百萬勁鋒凛凛方遒豪絳人陳元乃其伍相得恰恰其誰能禦心灰緣此亦復然和我精神動案字便滌硯便操筆便啓軒窗磨此墨敲冰佳紙遍及門羅列千張耀睛日也吟詩也作文也把黄庭經若雷奔句萬類入方寸倏忽變化生乾坤君不見老子絶學故能學君不見孔子捐書故能書因君起我書且學我書且學孔老俱孔老俱竟何如寫我長句酬勤來

又

潘谷賣墨時呂翁嘗過之指授長生訣舉世那能窺但稱衆墨中谷墨最真奇一旦内藥成解去逃喧卑忽忽期月後來與丹元期夜飲曉分手丹元初不知仍留墨數片屬元付其兒有兒旋其門頂白元猶疑細詰明以然始知谷如斯谷儛今幾年谷墨今在兹靜言人間世那容常啓移朱顔元槁木緑髪垂衰絲借令富貴極畢竟將奚爲谷乎真奇人得墨吾得師

薌臣再以墨來

孫郎文史外所好墨而已重玉藏櫝中清晨乃開視未嘗輕示人每戒卞和耻謂予心事同分惠與可喜勝去五之一餘者恰盈咫印弄稜角刓前言戲之耳蒼頭忽踵門帑汗殊未止恍疑皂囊藥無因至於此亟取啓緘封入眼勝雙鯉其長應天數其光動晴晷嘗爲如來記但十襲此且云此不利品色尤更美始知雅意來要以補前毁想初聞語皆磨礱響頻拊髀兵法善致人所致必如指一朝下兩城曾不廢一矢坐令此足心成搖亂旗靡堂堂莫我遏勢若建瓴水墨以多乎哉一一是孫壘齊城七十二受降從此始

別昭平

江山本無情別去亦何語向來爽氣中食息三月許來非吾所求去非吾所禦回首謝江山吾今若輕舉頗有青雲志立之 立之昭士也

來時識我知何處君今歸去儛宮路江頭舟楫領頭尖時許來風徼月往倏然三載與君同信我此心性白鷺白鷺忘情亦有情君更情多無量數天繪亭前不忍分遠送我來欣進步霜凋萬木見孤松顔色青青獨如故湘南湘北舊光陰從此回頭但煙霧得志軒前稱未花梅李小桃先已露與君同醉復同醒千頃池塘渺新霍好隨魚躍趁風雷飛上青天休反顧

桂州紫極觀主求亭名名曰轉蛑而示此句

轉降適斗藏初九上清家語誰知有七星峰頂紫霞
前上得輝光長不朽

信中以詩來因次其韻送之

道言誰復書諸紳瀟湘江上逢斯人向來濱死入魑
魅胷腹洞然無甲鱗炎氣吹風作旗靡玉樓倒影明
萬里孤心遠逐冷雲飛歷歷長亭不知幾聖明開了
覩天庭妙脫筌蹄合喙鳴箇中無可無不可智者亦
迷何處名滓泥兼忘像與忽有口鼻如欣莫逆北山
之北草堂深怨鶴驚猿他自物

送李方幾仲司戶

我僊漢陽居君爲建陽掾江山幾千里何當重會面
身世波上萍歲月弦上箭自古以歎嗟不古乃獨見
爲仁豈由人弘道道該徧萬生無終窮同我一方便
學源春焙香黃鶴靜中轉簡書有光陰歸坐亦可燕
此事入高明了了爲君見舟車暫西東勿受離情轉

題蔣彥回緋桃軒

何僊飢食王母桃王母喚去瑤臺高懷中核乃長生
種付與東君誰適遭蔣侯本是神僊族揚州騎鶴飛
遊遨回也不愚愚故道不肯釣海連六鰲變鄧家田
作籃田產玉成芝天所褒柳將眼覷竟何覩花若忘
覓空自勞東風莫逆花柳外洞然啓盡扃鐍外鋪張
雲霞駐遲日暖紅牽夢春陶陶恍疑何僊只春是衣
緒遂鄉亭旗旌葡萄浪元弄明月寧比倒着宮錦袍
從今結就千年實食之工力逾圭刀聞說揚州鶴知
得鼓翼已先鳴九皋

題成立道飛香閣 與其姪適少隱會予于浯溪求易閣名以其暈飛紅蓮中名之曰飛香閣而作是詩

碧池千畝紅蓮花粉書樓下醇儒家躋民仁壽逢主
聖欣與萬邦無歎嗟六經變化天地澗何處不可爲
生涯只今耆域在庭戶信乎掇取皆靈芽氣運回環
助調燮各正性命逾塵沙是渠病愈我亦愈紅蓮影
裏熏風斜陰功乘者飛北極上帝首肯群僊誇贈之
丹桂一千尺攀條直上凌蒼霞

少隱惠所書瀟湘雪景

永州城北十五里二水初同爲一水天花開玉滿前
飛人在故人亭子裏

又

前年深冬二丈雪嚴擁朝陽渡黃葉鸕鷀插頸垂圓
時天作高山付雙睫

又

將謂雪消無覓處元來只在毫端住爲余展出凍雲
天一片瀟湘宛如故

戲語溪長老伯新

永州懷素精草書毫端萬象分卷舒渾身是眼看不
破一筆至今藏物祕語溪得之不自用却要他人書
作圖驀然打箇筋斗去覓紙覓絹一物無怎將牀上
被來拆手忙脚亂縱橫鋪五雲和尚巧言語掛著五六
幅裁須臾疊了又開開又疊喜歡勝獲衣內珠二三
子笑幾絕倒左右僮僕咸驚呼寧比酸寒杜陵老海
圖拆應家人須脫巾漉酒解龜當表裏空聰真丈夫

吾行天下何啻半常恨眼前無此徒那知與鰲乃方
外但彼時宣很疾心中現大大可觀跳出規渠
非愚仡時風雪夜參半灰爐火冷燈影孤坐披破紫
似魚網數挽不撿皺肌膚只應侍者隔壁私自語我
師爲誰說法聲嗚嗚

謝雲光長老仲仁墨梅

我從[illegible]海[illegible]來[illegible]兩枝堂上開不由天降非地
出道人作麽生栽培無縫塔子通一線放光照醒隙
根荄玉蟾銀漢雨初霽半啓瓊堂通瑤臺香雲淡漠
護頹色世眼欲覩誠難哉不知取酒共春醉一杯一
杯復一杯

次韻和范信中同遊花藥有作

花藥山去來難遇此天日深衣書眼青摩衲禪眼碧
鷹峰相與高可以同我適浮雲當面開千里見叢華
況紫蓋祝融插天日未夕正爾無能名僧來乞題石

湘陰鄧氏翠微洞 洞有卧雲堂聽松軒快目亭

卧雲雲無心聽松松有韻快哉耳目中吾今亦同分

送成老赴西安

先生出逢堯舜昔日當勳業追皐夔胸中廊廟乃州
縣雪霜欠骨西安馳傍觀往往屢與數色初不變心
希夷但雲將聖世所大乘田委吏皆嘗爲道通爲一
無不可等君事耳何高卑高齋高車萬物表清獻清
風天下師此心妙與此公契莫或遑處今其誰民歌
仁恩到天耳天須默薦君王知坐令四海歸一握陰
陽變化隨設施行即驗矣姑且置聊引花前金屈卮

偶書

朝讀一卷經暮讀一卷書一卷復一卷三藏與五車
儒釋本不異昧者自覩踈昧者不足道明者當何如

送陳公晦

寂不聞鳳鳴雙耳聾已久聿來丹山子一旦驚戶牖

舊聽歟我還喜氣薄牛斗簫韶方九成飛勿衆禽後

吳公蔚將還滁陽出所集述德堂詩作此送之

述德高堂在何許述德高人欣可覩彭州世彼知幾年遺愛遠追曾大父至今民數舊邦君每及吳公歌且舞述而行之德莫窮定可周流浹天宇誰令千里使歸休烱烱此心元自古四百六十五甲子貌若嚴松傲風雨胷中何啻法界寬普集塵沙諸佛祖一如一切悉皆如迥脫拘攣不踰矩縱橫肉眼詎能窺但見鼻間常栩栩只應高與老人星長現升平瑞明主

詠張公奠廬墓有芝三本 錫山居士張公奠廬墓側有芝三本生焉繪以爲圖見者各歎

此芝初無根生自孝誠裏孝哉本於誠非緣利心起無芝之非所作有芝之非所喜不期芝之有無秀出乃如此養志勤色難送終極哀毀既葬不忍歸結廬獨留止孺慕秋復春淚接九泉水比隣或未知天已知之矣因芝示邦人邦人爭贊美會逢當路賢薦此八行始

書公孫卷末 公孫二捷袖詩過予門乃一時公卿大夫士雜美其前人所以孝於其親者而韓范二公先焉因書

韓范天下賢褒貶不妄出舌端有春秋所與惟其實一擧十五袞富貴所難必公孫賤且貧茲事乃能上心追古人高迹付今人述二老首形容昭勸無終日伊予特後聞歎恨頗自失東望天平山風松正蕭瑟

代書寄清老

從來遊戲常三昧出語縱橫無忌諱老師全與釋迦同人畏猶云亦當畏

題雙芝軒

雖弟雖兄難氏子大學聲名聳多士同肯流輩久公猗然鍛翮繫業文史今年鑒拔貢辟廱伯仲皆升從此起集英春曉拱天臨龍頭妙捷人間喜鸞鷟風閣使勝異況乃吾鄉有前比向來胸中宇宙寬包盡華夷無復委發爲勳業助堯仁肯令元凱常專美儻如不信觀雙芝端不虛生漫黃紫

遁鄉先生鄉忠公文集卷之五

詩

和路主簿思雨

造物初無失與餘盈虛消息自洪鑪晴空已見雲如
火秋獲難期米似珠劇邑君宜形遠慮泮宮我亦念
群枯若爲驚起蒼龍睡賴有新詩勝大雩見諭詩頗有感故有
是句

獨坐偶書

梧桐沐雨響玲瓏簾幕陰陰颺晚風藹藹午聞人語
息滿床書史與何窮

寄濠州陶戶曹

臺榭長淮聳半空登臨應得古人風水天上下碧無
際莫獲覩魚與子同

勉畢元明

男兒數偶奇不必苦嗟咨顏子猶簞食莊生亦布衣
百年容易老萬卷卒難窮致力宜爲者騰驤自有時

謝羅朝奉惠栢栽

惠我栢雖小觀君意豈深欲令儒服者同此歲寒心
月映庭雖玉風來韻響金公車已馳節不及待清陰

和錢發判贈胡都曹

公餘來訪習家池楚楚王孫桂一枝九十春光未過
半倒罍尤喜有前期

和路主簿喜罷役法并酬范奉議見寄

因革紛然豈用情由來消息與時行奏封直指財并
力造訴當期實應名可使華夷漸潤澤不煩衡石自
均平將明況是憂民者即見顒顒百室盈

酬黃秀才見寄

自期誤道不謀身不逐輕狂戲此春詩史窮經求在
我攀龍附鳳彼何人一言逢主未如志百結成衣肎
歎貧早晚病除堪屬思新詩莫厭起予頻

偶書

底事吳絲不自高傾心劇孟久遊遨元來緩急叩門
處狥義忘軀勝我曹

和郡主簿絕句九絕

管鮑當年志風霜固自如信衰緣嗜慾貧在數行書
俗論長紛若微言僅茂如逢君揮玉麈勝讀十年書
肘後虛金印梅僊職偶如升高元自下功業異時書
塞北元猴地并門子所如六花無用處郤縠自詩書
能詩唐太白善賦漢相如元帥真文學應先薦禰書
取友能無怍初終貴一如陳張遺轍在試展馬遷書

咳唾成珠玉吾儕孰子如更勤潘氏學豈愧樂[illegible]
提覆歸何處觀花笑自如期君求向上糟粕古人書
春風瞻楊柳相見意何如雖愧江淹筆[illegible]

送詩卷還參寥

盈[illegible]詩字字清彌天元不愧聲名茂陵消渴[illegible]
處賴有醍醐得細傾

和路子高微雨中至山光寺

野濶天低四望賒霏微膏雨兆休嘉早[illegible]雲
斷官柳垂堤夾道斜邂逅庭前方指栢逶迤木末已
棲鴉楊朱易服歸來處荷笠收車幾萬家

送監作院潘供備

盟府功臣奕世孫低回筦庫尚隨群干戈分職名雖
武詩酒忘懷格自文傾盖二年嗟往事飄[illegible]一日指
行雲江梅欺雪南枝發如待新除定此聞

其二

飄飄雅致孰如君旋闢西軒置酒樽[illegible]白
雪斷纓仍許醉黃昏長亭風順已言別小圃春迴空
自繁惆悵潛齋不知處何年携手却重論

簡王正父覓酒

[illegible]蛆浮玉槽頭水滴珠未能如茂世聊與義城俱

寄周廉彥

楚水不風魚遊遠霜天初月鴈飛高覆穿袍敝渾無
暇日斷心馳祇自勞

和劉知錄見寄弁簡陽先生 行先

劉郎爽氣曉霜晴陽子高懷雪鑑明雖幸竹林容入
會每慚石鼓獨無聲一杯麥藿直徑趣五畝[illegible]設
穿生[illegible]手不妨潛室且和羹

和[illegible]先生見贈

萬[illegible]自開沉涵聖道欲聯翩片心既與人寰
遠[illegible]容俗士來嗟我曳裾膠擾處何君置榻寂

寥[illegible]美王塵清無限每到斜暘不忍還

求劉知錄澄泥香爐

千卷新書三疊琴青燈烱烱夜沉沉野人此外無餘
好只欠澄泥一炷深

大雨中接邑使因成小詩呈陽先生

秋風折木雨如傾斂板泥中厮役弁遥想先生鼓琴
能[illegible]書正傍短燈檠

次韻盛長官覓酒

才[illegible]鵬程戢怒飛驅愁都欸酒無威猶官冷非文
舉一斗何能醉十圍

次韻胡秀才遺桃花
灼灼桃源數朶紅青禽傳到蓽門中傍人只喜窺春
色達士元來寄祖風謾説幾經千歲實會須一笑萬
緣空沉香散處團蒲穩花自蕃鮮體自同
次韻俞秀老建隆道中
道人不獨是詩豪曾把滄溟注一毛破曉聯鑣訪孤
寂致身如在太山高
次韻慕公定
從來文史足三冬何事明時作退翁刺口豈能論世
擾冥心直欲似空空半軒春蒼雨初霽一鉤清冷月

正朧好把晨昏付香火箇中真樂更無窮
次韻錢昆雪中
六出飛瓊玖雪愁正騰天寒聲生落竹爽氣徹絕纖
故苑風初靜重樓月尚圓何當酬此景離甲引金船
次韻王賢良贈陽先生
脩塗幾閱歲終窮鶴唳猿啼蕙帳空杖屨何當歸得
隱靜看五柳颺春風
其二
簞瓢所樂本非窮曾向真乘悟色空聞説近添方外
友清談應得晉人風

二月十五日朝拜建隆橋上偶作
單衣迎犯曉風清斗柄回南月尚明柳徑行人看不
見輪蹄相屬但聞聲
清明日遊大明道中
春風蕩漾遍天涯縱步郊原事事嘉不許遊人同所
得竹林深處試龍茶
和通判王定國承議遊竹西
流年忽忽又殘春策杖郊原肯厭頻往古來今何足
校閑花幽草自爭新旋開酒䤈成高會共解名韁作
逸民隨處怡然真有味不須千里憶吳蒓

其二
一霎狂飆破曉陰春光極目幾千尋會須勝事追蓮
社更約幽人訪竹林漱漱平田涵白水蕭蕭春檜聒
清音鄭虔才大猶遭罵重愧持杯許脫簪
送胡適道秀才東歸
十年星散忽相逢寂寞蕪城古梵宮一炷澄泥窺祖
要三巵浮蟻對春叢牢芻豈解留天驥雲路還聞逐
塞鴻蓮社故人如見問爲言涉世百無功
次韻蔡寬夫解元暮春見懷
九十青陽安在哉臨風搔首欲邅回春於我輩非無

意詩必先成爲有才拖架酴醾香破蘚䟫堦芍藥大
逾杯病除更約歸愚子浮蟻猶堪席地開

又

鶯紅蔌蔌點蒼苔春去黃鸝喚不回九藏脉參知我
病千人筆掃見君才會須磥砢揮談麈方悟鯢鯨落
酒杯命雋想應憐叔夜笑頻一月幾能開

又倒用前韻

休論花草與樓臺借得江南疊嶂開縱使春歸無覓
處何妨人樂自持杯棋如孫武推多算詩似顏淵已
竭才早晚竹林修故事更看君筆燦昭回

送及之賢良遊錢塘

屛迹人間二千年下帷揖揖究陳編新書曾入老商
聆高第誰如顏子賢策杖青山元有約揮金紅樂故
無緣豈宜便隱雙溪去復詔行聞墜日邊

送俞秀老歸維揚

踏雪驅驅原隰覆御風獵獵老萊衣情投豈比鍾山
出興盡還同剡水歸煬帝池邊松蔭遠維摩室內燭
光微携筇促席相羊處應記當年接下機

雪中呈秀老原道

引舟西上正隆冬千里隋堤雪霧空恰似常年三月
尾柳花凌亂逐東風

戲孫揚休

耿耿僧坊寄日邊晩移窮巷避諠闐衰遲不飽同攻
苦秣馬言歸獨處先木葉已隨風力遠霜輪行作璧
形圓衣冠返㪚文昌路何似高堂坦腹眠

簡李子溫推官

太冲當日號無兄苗裔于今更絶倫力究本源書麗
富唾成珠玉錦囊新龍門久欲攀高蹈頭角方欣覩
後塵借問竹溪餘地否狂吟聊伴謫僊人

寄周廉彥

不見氷清幾歲周乘風舉翮恨無由瀕江松竹三秋
後隱几情懷萬里休險阻艱難空壘闘東西南北正
萍浮與君相好如兄弟莫惜微言爲置郵

風起有感

秋來鬱鬱但炎蒸一夜狂飈驟四隣斷送冥濛尤得
勢留連殘暑更無因鏡中鬢髮雖非故窻下燈檠漸
可親勿似安仁兒女態由看節物重悲辛

班超

功名從古病難成況作天西絶域行縱有平陵同落
落其如衛侯尚營營投毫吳起終遭逐上疏鴻卿不

免刑定遠獨能逢聖主千年萬歲謳茄聲
次韻崔浚明見贈
誰爲冥行作指南青燈黃卷久間關逢君豈測吹千
項許我時窺豹一斑驥足拘攣雖未展龍鱗勝踏脊
須攀如何暗把隨珠擲欲報殷勤只強顔
將至南京簡應介中
得之平陸我登車不見群優孟子訴只恐鼻端無好
質歸時依舊殷空虛
其二
幾日風塵困馬蹄忽瞻孤塔獻雲霓雙眸已似清江
洗況入亭城見角犀

其三
先生不得醉紅裙何以留連逆旅人故苑池臺老秋
色叛宮講罷走車輪
其四
直諒多聞許我親迷途從此遂知津社中忽作爾來
進曾向睢陽見異人
九月朔夜聞雨
塵濛蛛網暗東齋設榻君能待我來昨夜梧桐有消
息會須急上宋王臺

送曹巨源之南都
高堂且置琴中操駿馬初馳陌上塵無限清風與明
月一時分付屬閒人
又適中
剸犀鸞羽早稱奇耳會難遭但布衣不使牙籌煩伯
仲果然華萼照庭闈靈臺久已天昭鑒奏籍初聞子
發揮三世箕纓正無恙如何遽作百年歸
又
南明山下讀書堂曾許寒生借燭光高義旨殊親骨
肉今人無復念家鄉那知十載天涯別忽起三泉薤

露傷追促故時携手處不能執紼助棺傍
和朱仲明見贈聞琴
子期骨髮已埃塵誰謂知音不復生觸處折楊爭屬
和獨君忘味歎遺聲蓽門寒日正多暇王麈高談相
與消獵娛魚沉重惆悵一樽麥酒薦黍羹
次韻趙希元憶處州梅花
萬花頭上占天工得意開時斗未東破月麝臍來馥
郁橫煙玉樹淨玲瓏暖歸故藥應欺雪人在他鄉正
御風借問殷勤動詩興忘機爭似鹿門翁
冬至夜夢中作

爐煙颯颯對團蒲暮去朝來只自如還見人間好時
節羣陰消盡一陽初
雪中簡次蕭求團茶
竹上松間敲玉花最宜石鼎薦靈芽蓬門不識蒼龍
璧借問風流宰相家
和晦之見贈聽琴
忌子當年妙五音曾令按劍革初心師文重愧難成
韵[illegible]頭爲繆見尋存昔絲桐寄棄置到今山水自
高深何當共造無絃處莫使淵明獨此琴
再和晦之

琴上欣欣襟上音絲桐還寄長卿心知君韶濩思千
載勁節松筠挺幾尋萬籟息時霜劍立一燈明處夜
堂深他年振鐸收遺器豈愧雲和瑟與琴
倒用前韻
我有一張琴窮高更極深鄉巴那解鼓師曠香難尋
寂寂三冬夜悠悠萬古心衣冠偏天宇誰爲作知音
次韻道卿寄同僚
從事休嗟我獨勞何如對雪詠漉漉聖賢激發冬來
莫問舊綢繆老不凋仇覽初年猶主簿田單他日竟
廢[illegible]上方假借校讎來易完相作大招

將巨源和詩
詩成七步有家風底事淹留歲已窮應笑校書天祿
易欲令句似長卿工
郊行呈彥祖
遲日初乾雪徑沙等閑聯騎過田家長官標格風塵
外[illegible]坡前報曉衙
和彥祖寄次蕭
格外參軍事事嘉竹窗全是子猷家清狂上客知何
處恨不同燃栢徑樝
東理堂

主人生長綺紈中標致分明儒者同結構不因窮[illegible]
好樓遲聊欲寄磨礱血漫霜劍悲王鳳坐擁雲鬟笑
馬融銘府功勳久牢落合須勝踏振家風
戲社正李子溫
紅蓮上客有新篇不見長安驛使傳寄語持綱社中
老可憐三百青銅錢
寄陽先生先生名孝本唐陽城苗裔舉進士不偶郵罷不畜妻孥來師京賈爭寄數萬卷以歸老于通天徽鄉師蕭公上韋蘇公薦之
長揖公卿不轉頭[illegible]指麾[illegible]
[illegible]

騎龍誠莫及壞車殺馬恨無由高山出處君知否謂山處士近有朝廷起發未幾言者交攻之竟罷去似與高人作覆轍

發山口堤上

煙籠官柳柳籠堤風引澄波細細移駿馬不知鞍上意回頭已是獲麟陂

渡汶河

舊來紙上得河名今日橫過徹底清浚治早經神禹手若爲汩汩尚西行

過中都王彥章廟

一時多難見忠臣力挽頹瀾扞此城豈爲聖人曾作宰由來壯志在留名鐵槍埋沒今何處廟食追崇事若空功業已經華袞贈只應長伴斗魁明

愼脩堂

百鍊終成繞指柔何人勁節擬橫秋目前軒冕自來去堂上詩書宿講求風度綺疏香漠漠月移苔砌竹幽幽將軍此意生平事不似空言不到頭

閒軒

結構俯危城公餘杖屨輕暑隨層閣遠心與水長清隱几魚方樂開窻雨乍晴憧憧渡頭客誰會此時情

王憲湖上分韻得荷字

使星明處是天河習習輕飈生芰荷自有芝蘭隨後乘更容簪履侍鳴珂未甘城鼓促清賞聊與汀鷗分素波與日定應如此少雲雷行欲起龍梭時王憲已被召

送王憲赴闕

鳳詔傳天北旆軒指建章既能思賈誼何患老馮唐況是高明度從來美與彰靈臺懸寶鏡峻節凜秋霜包天成學文質彼豈易量承家但清白報國頗施張獨記分甓大經綸事錦囊收功殊俗士知己恃明王此去荷胡爲獨倍傷昔露淮水潤今借德星光浙榭故多恨衛環空不忘它年重望履應已步巖廊

送王裒仲侍親赴闕

置嬲初相得高車忽啓行秋風無限事麥酒不勝情原憲何曾病丘明竟有聲從容湖上語他日看功成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七

詩

試日懷世美

挾策剛爲泮水行暖風遲日試諸生姚黃魏紫知何許獨有楊花撲硯輕

戲王寛之

晚來聞說醉黃封絃管欣欣急雨中應笑西隣少風味一罏沉水對梧桐

其二

黑龍翻海幾朝昏今日晴陰似欲分不道穀飛多作蠱猶歛歌扇遏行雲

次韻世美簡別乘喜雨

一句龍泉南到城滂沱疑是漏南溟衆心正爲斯民赤炎色寧憂異日青擊壤田家方自得擲金詩軸已交形病來無復高陽興宴喜空煩置醁醽

湖上雜詠

荷葉如錢三月時幅巾藜杖一追隨爾來勝事知多少惟有風標公子知杜牧之以白鷺爲風標公子

其二

何處清風作晚涼解衣相與面滄浪青蘋紫荇令人恨遊却琉璃萬頃光

其三

華亭標格本青雲邂逅西湖秋復春作意一聲君會否蝸絲集處是眞人

其四

疾病經旬厭藥杯喜君拆簡傍湖來濃雲幾敗乃翁事賴有南風爲約開

其五

濱湖一一敞雕欄自是黃塵不汝閒今日舒眉寧易得未應輕作剡溪還

其六

鶴跡猶存久途窮暫喜天時人事同濯熱不須三島去高談落塵自生風

其七

嵯峨秀色雨晴時極目城隅[illegible]落暉何必鱸魚動秋意好携雙屐便言歸

登樓

華門丹蟻穴曠快一登樓天地投雙睫詩書落九州欄干元詰曲日腳更遲留借問同來客能同此意不

聽泉

天中懸日月激激正鳴泉洗耳豈吾事披襟聊石邊
焦桐無雜弄佩玉有群僊欲識偃溪語于今跡與筌

呈同社

太史占星久寂寥高陽煙月但蓬蒿人才豈是非前
日天意端如待我曹萬古衣冠歸指顧一時天地入
風騷他年南北參商去知有青編破鬱陶

馬上

策馬戴殘星郊原破暑清人間千萬事併入一時情

又二首

晴空雲物不留形大塊遂星一點青聞說嵓巖隱君

子何當北面問黃庭

其二

孤塚如山官路傍老農指似是前王可憐桓赫當年
計牧笛樵歌付夕陽

追凉

三伏流金石端居若探湯古松移落照芒屨促追凉
天壤知誰較形骸亦自忘何須北窓下始解到羲皇

參寥示簡元規詩用其韻寄之

千嵓萬壑久青天一鉢新從淮上旋昨夜浮雲今止
水誰知庵內更無邊

又

人間何嚮不鹽梅江海元從蟻穴開列戟門庭掃蹤
跡只應飛矢亦潛來

次韻參寥訪和靖先生故居

湖邊高節與誰隣落落寒松往往叢花使衛門已塵
土不妨千古自陽春

關氏四照亭次韻參寥

孤亭縹緲枕烟霞面面江山不用賒何日秉風指星
紀與君携手逐飛鴉

壽星院觀竹同前

祇園寂寞聳高材自有[illegible]來回首[illegible]
李日斜風動使人哀

送王幼安赴舉

幾年幽徑委榛蕪此去寒窪駒子如筆下奔騰三峽
水胸中突兀五車書雅賦欺弘正會使清時識
仲舒當貴由來皆骨相門閭高處莫趑趄

送二弟赴開封舉

古人捧檄綵衣親喜見秋風一鶚天相與搏空謝逢
文歸來稱壽綵衣鮮

樵渦馬鋪壁間有黃元明詩因次其韻

武當在何許漢漢西南天雷電正多車道迹如去年
參差握塵約妨廢把書眼破我征鞍恨清尉猶爍然
純孝墓
飲犢何知尚毋懷黃泉相見豈宜哉向非雅意一杯
去安得迷心中路廻自古功名隨日月于今廟貌倚
崔嵬可憐肉食趨朝者蕫壞紛紛久已灰
僊翁山下遇王由正用驛壁二詩之韻見意
物外風期跡已陳須知日月去來頻我今欲換神僊
骨還向山前逢異人用邢恕舍人韻
其二

煙雨冥冥不肯晴無因飛步數峰青揚來山下傾斂
壓全似江邊語醉醒用魏鈴轄韻
阻雨呈由正
秋風吹雨入疎櫺永夜漫漫雙眼明借問泥塗困行
李何如南畝念西成
其二
煉石曾聞補就天如何淫雨尚緜緜只應知我班荊
意欲使從容夫子前
過仙翁山
群山環拱一山青曾駐仙翁竟得名前日投書非我

畢旄頭不耀正休兵
別由正
許汝相望無百里政聲文譽兩驚人豈知今日俱長
路重慰平生仰後塵雲濕京山黃鵠舉風回漢水白
鷗馴歸來有約天從否準擬冥行細問津
穰東驛壁間有詩因用其韻
鑾輿驅馳長眼花更堪風雨作泥沙郵亭准擬一醉
倒白酒黃鷄無處賒
林塽驛壁間有詩因用其韻六言
日轉山亭寂寂夢迷蝴蝶雙雙何獨淵明寄傲吾今

亦是南窻
早行
朔來由來鈎前程入馬蹄天形隨月見手柄傍人低
路脊纔縈白沙平豈辨泥露零甚鬢髮犬吠隔蒿藜
恍惚南柯夢參差逢氏迷比經十里堠始報一聲鷄
似脫關中日如趨圯下蹊修真空有術習懶信無梯
行李幾時北武當猶在西誰知貴公子角枕正清閨
順陽東山下小池用西伏牛亭謝公定韻
行盡江山知幾重山前池沼尚殘紅塵埃滿眼欣相
見駐馬垂楊夾岸風

將到均州

武當孤壘插天西一見都忘渴與飢倦客惟貪早休
歇不知匏繫未成歸

次韻宇文伯脩題清溪驛棣花

驥尾曾容躡後塵柳花榆莢古河濱天衢事業已勝
世山驛詩篇知幾春梅蕚故應如異日風騷仍得慰
幽人須知猶是枯林在早晩吹噓近紫宸

入試院呈同事章顯父推官及監試柴承之朝
奉

漢江洶洶不知休江上譙門皷角秋匹馬崎嶇隨國
事同心邂逅得儒流何妨蟋蟀床頭急況是芭蕉雨
腳收別乘端容共蕭散從今相與傲浮丘

午枕覺懷世美

睡鄉天地肅秋風日日欣隨宰我蹤靖節有人須命
駕逍遥何事不相逢

李元禮墓

幾年模楷揭天中四海衣冠盡影從必待名人裁受
謁遂令當世比登龍求通謾負孔融志執御難追荀
爽蹤回首高門正如市悲風獵獵起長松

泛漢江

漢江袞袞接天流百里舟行一轉眸白浪激風鳴戍
皷青山迎棹走長虬均陽已斷南柯夢鄭上還驚宋
王秋南望祖塋能幾驛王程不得下荊州

又二首

誰家遊女戲江濱纔見舟來競歛身須信文王風化
遠至今猶自被行人

其二

山東長江激箭奔扁舟衝破白鷗群故人正在笙篁
裏一枕澄懷誰與分

懷襄陽

奇跡襄陽比無因弔古人臥龍應索寞墮淚想難皴
不作龐公客空回徐庶身風流終自若他日引車輪

次韻顯父睡起偶成

杜門無復轍聲來一日剛腸欲九迴消遣但能眠白
晝較量猶勝走黃埃霜風却暑通歸路籬菊要人薦
壽杯同我此心君最切更將幽思託清才

留別顯父且約相見于南陽

風帆催我上輕舟不得追陪自在遊山路馬蹄新雨
晉阜來携手百花洲

次韻監試喜引試有日

飛來凡韻續高張，皃鶴居然分短長。鳴鼓未窺才氣勇，懸河先飫古今詳。三秋欲半月方好，萬事兼忘心更涼。只願真賢起山國，異時端委贊垂裳。

湖上聯句

送今艤舟見德符 野思過橋生至完 興盡回蘭棹子厚 歸鞍月正明世美

湖上

等閑來棹釣漁船，鷗鷺相忘亦自然。多事倚鱗躍波底，一齊鳴翼上青天。

其二

煙含夜色迷脩竹，雁帶秋聲落晚沙。不是雨中有雲夢，只應淒惻滿天涯。

送薛唐卿赴省試

河東文物久塵埃，之子亭亭鬱有材。已見中天鳴鸑鷟，不應環堵更蓬萊。綠衣春色知誰共，青簡風流自此開。傾耳西州人快意，玉堦曾上直言來。

送茂宗學正赴省試

草衣蔬食寄塵編，凜凜聲名玉几前。命數曲留成大踶，鄉書重上欲華顛。一鳴竟與凡禽遠，三獻方知美璞全。二十餘年古人志，從今攄發到青天。

送周大和學諭以次十一人赴省試

日月交光萬國同，群英鏖復數途窮。長松[illegible]霜鼓馬爭馳輦北風。黃卷論心窺聖域，青雲攜手赴王功。歸來協氣充閭里，好是邦人識頖宮。

元夕席上食柑子 六言

契闊吳門千里，棲遲潁水三年。臘炬光中氣味，洞庭波上風煙。

簡仲孺 仲孺約德符來即烹茶德符俛來故作此報之

曉來城府春融，怡博陵先生還自西天。時人事已如此，不應璧月空雲霓。

次韻酬德符湖上春色

乘風曾到水精宮，春色推輪日力中。幾處梅花傲殘雪，不隨桃李事輕紅。

戲史述古多問相

窮當益堅愧枉道，心不勝術思齊賢。如何東里史夫子，骨相勤勤揮酒錢。

世美約仲孺述之同泛清渠登樓待月分得樓字

風塵作惡敗清遊，杖屨無光久自羞。約我晚來尋小艇，與君愁破對高樓。山分遠翠凝衣重，月借澄輝撲水浮。不是嚴城不容與，徑隨雙鶴宿滄洲。

其三
采石優人放小舟荊州老子上南樓平生風度歸瑕
想今日還逢第一流

與仲孺述之世美東禪納涼校韓文世美以韓
公召先去

清風多處是精廬飯罷俱來校異書車馬已能遙吾
事未斜桐影且安居

其二
紅衣青節竟多岐無復尋盟作四難同見韓公不同
趣城南城北轉黃鸝

送杜瞥居方城
廼翁鬚鬢已秋霜樂聚仍諧滿北堂貧欲釜甑勸子
職分甘足圖寄他鄉山前黃石空猿鶴溪上青編屹
棟梁想見使親忘我後借書尋舊日徜徉

曉雨枕上有作
震霆幾日動天閽河漢朝來竟一翻頓覺炎歊辭枕
簟只應爽氣滿乾坤鷄窓自有開千卷雲稼懸知百
九原比事平生最關處從今得意遂忘言

次韻德符曾家池上
涼雨霏霏肅徑沙芰荷無數擁煙霞幽人不受市朝
挽覺日池邊藉落花

其二
平生一語事誠忘鳧鶴不知誰短長跬步秋闈作殊
域從他白眼嘲稽穡

其三
庭前葉下風蕭蕭暑氣不敢憑虛驕青天碧水與君
共他日謫僊宮錦袍

其四
真樂油油波底鮮相從款款波上萍鳫奴燕子社前
後王對鮮風吹晚庭

世美寓展江作此簡之
白鷺飛時天宇清君家琴裏寄江濱不愁折柳無多
日且喜荷花有主人

其二
翩翩倚府幾西風更擬真遊淥水中秋晚倚欄應記
得全家看畫暑蓮紅王中玉羅使事寄展江韓國作詩送之有此句

徙竹
欣欣花草不關心絕倒官庭一畝陰更擇隱風栽幾
日秋筠要月擬千尋翠將斤斧從他伍繞繞欄干看
意深全是吳中蕭灑處近門應許伴龍吟

寄袁仲 侍親知骨州

幾度秋陂老芰荷蓬門不見鴈來過照人風宇今何似得意詩篇日更多事逐風雲空白馬功隨山嶽尚黃河無因慶陪君子瞑立西樓一楚歌

南堂八絶句

聖賢祠畢諸生散曳履斜陽杜詩幽鳥飛來似相好竹枝深處語多時

其二

桐竹交陰覆廣庭秋風特與葉爭鳴可憐一曲明君操不似高山流水聲

其三

長廊耿耿注西東鼓腹循環返照中更擬將心寄明月無端雲葉上晴空

其四

盆水如池傍竹根早期公業在龍孫兩來取飲多奇羽更得南堂幽趣繁

其五

蹇人何緣有遺啄一飲聊分秋水寄貪泉盜泉滿機械鳥鵲故應知此情

其六

風搖疎影落清漪汎汎魚兒趂晚嬉不是來禽驚不去窓前從此使人疑

其七

脩來搖曳立階除深喜官居似隱居寒日西流報衙鼓紛紛清影上圖書

其八

綠竹不應忘舊好黃花還擬結新交欄邊醉倒非吾事只愛金英娩玉梢

送田承君隱大留山

田郎風節許清要恥踏冥宦車馬塵遠業不應忘魏闕高人聊喜得東隣鹿門隱去曾携手綿上歸來亦侍親早晚雲飛雨天下勤移何愧北山神

湖上訪世美不過 時世美燕集總管家

夜雨新晴似蜀天湖光山色故人邊琵琶不許陪犀塵聽水亭東一黯然

月下懷同盟

常時二妙過晴窓丙夜猶同秋月光不分城屏日多事天南天北又參商 仲孺述之

其二

碧天如水駐氷輪粲粲裁餘一兩星想見牆東病居

士廢書捐枕步中庭 德符

其三

晚雲携雨入陘山月到西湖萬象閒公子歸來泛家宅只憑詩思落人間

其四

睡覺譙門已轉更小童徐報月重明攬衣起與妻孥共矯首惟聞烏鵲驚瀨水杯盤無俗物陽襎巾發看眞客猶從竟日今相忘四者由來不易幷

其五

一經三五一虧盈此夕胡然分外明金令中分寒暑候蟾輝獨占古今淸樽罍自是常年事天地何難永夜晴寄語風雲莫無賴萬方矯首此時情

次韻王彦溫邂逅登舟

過盡城西百丈堤村村鷄犬午聲齊風前匹馬不回首知有幽人在竹溪 時彦溫從至

訪仲弓

凉雨吹絲絡晚空塌來秋興與君同巽亭鶴立雲霓上未許山川落眼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七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八

詩

中秋日泛湖雜詩

高柳籠堤晚煙拍堤秋水遠連天恨君不見桃花盛十里紅波送酒船

貫心自與月俱圓今夜晴陰莫問天秋色向人方有意不逢星女不迴船

望中白鳥點青煙秋意交情兩薄天僊李騎鯨不知處高吟誰繼岳陽船

晚風知我與飄然力戰浮雲露遠天判却明朝官長罵與君徵曉引金船

從來筆力掃千軍卷舌無聲豈不能欲似元戎耀奇策故令偏師作先登

荷花影裡逢君奕棋子聲中愧我能擬上高樓對殷浩更憑長嘯引孫登

胡牀兀兀坐忘情似向曹溪見老能若處樵歌好消息妙高峰上許人登

路轉城隅更可憐畫橋橫處響潺湲篙人不會凭舟意徑逐南風過水源

靈隱山前獨子知淸溪渾似穎川湄何當把手東南

去却向山前話此時 呈世美

士龍擁鼻時一笑司馬忘機只言好野人浪測君子
心應爲狂吟分枯槁 呈仲孺述之

舟去舟還秋半時孤花細草雨霏霏怪來詩句無淸
思不見沙頭雙鶴飛 不見鶴

每將中韻擬琴高不値飛鳴心更勞邂逅詩成似招
隱稻花深處擧霜毛 見鶴

誰家脩竹拂雲霓影帶晴光漾淥漪風日無情促歸
楫不敎閒客共題詩

早覺鳴鳩啼木杪晩來晴日破天顔不愁今夜雲遮
月且凭欄干一看山

乍疑絶岸行飛鶩還訝遊魚出聽琴公字自隨星斗
去水聲他日是棠陰 世美水邊聽琴

濫巾文會出重城把筆時爲蚯蚓鳴日暮歸來理章
句低頭慚愧楮先生 觀所作詩

興盡歸來溯水邊翠陰亭上奏繁絃龍媒耳接新聲
慣駐足西風不受鞭 脫歸馬上馬乃高明豫者

次韻述之

杜陵秋擬問眞源博望親從天上還不使淸風委牟
地斯人今日在陘山

次韻德符展江懷世美

翩翩風御返瀛洲淸夢還應此地遊憑仗雲濤寄消
息爾來何啻度三秋

次韻先生湖上有作

霜落西陵晩退殘物外歡孤芳迎日動輕浪逐蓮乾
魚計從來審鷗盟未易寒誰知少陵老愛客似蘇端

湖上

菱盤不復藏秋水蒲劍猶能戰晩風共恨孤高更忘
適紛紛霜葉下晴空

次韻陵君益見寄

冉冉歲云暮冷然流水心他邦勤短策今日慰孤斟
竹韻凌風遠花光受月侵亭端落珠琲三復故情深

次韻羅正之朝散到臨潁見寄

河事委天數平生唫李尋同時得君子如古惜分陰
白髮日非故黃花秋似深誰知千里駕中有感寒心

代書招德符

北風鳴四野飢鳥下黃昏寒燭照無寐孤懷誰與論
伊予賦招隱撫事倍銷魂莫使衡門下朝來獨負暄

偶書

玄鳥未來陽鳥稀廣庭松竹皆故枝書邊凝坐送白

月春色過門都不知
謝馬叔賓惠佛像琴絃
故人知我久忘情不假苞苴遠寄誠金範睟容窺往
製絲傳流水得遺聲鄰鷄破曉爐邊靜霜月儲淸席
上橫香散曲終誰會意與君相望一高城
曾存之以佇雲名庵以待緇流因作此戲之
不見從來庵內人結茅瀕水更慇懃雲飛日日滿天
地借問如何能佇雲
仲弓見訪同過叔原
滿天雲不動庭竹晚生寒好事倏假盃擁爐聊整冠

香煤圍薄霧松塵落驚湍思逸何當盡鄰家有謝安
次韻述之謝寄蘭
揭來幽韻與時分雅稱深沉揚子雲記取人間多惡
草一蕕能敗十年薰
曾氏北園
浮雲不傍此庵來竹靜蘭幽一笑開若處鮮鮮解人
意籌閑氷破作春雷
藕花蓮葉弄晴暉長記君來作好詩我亦池塘興不
淺若爲相望北風時
河侖插頸夢初成庭樹橫煙曉更輕已恨車城落吾

事更堪明月向人生
蘇郎北關未尋盟崔子西山尚掩扃矯首空庭聞懷
抱天高無路雁邊青
十年不折江南春亭下雙梅是故人憑仗開時屬青
眼已判飛雪滿懸鶉
白蓮香火久彫零還似樂天今服膺我有一言人不
解請君問取北來僧
種竹
去年今日嘗種竹今年此日還添栽豈論傳舍不吾
有但願淸陰遺後來

次韻德符寄世美因以招之
織女牽牛餞我車歸來籬菊已荼枯韓城夫子舊青
眼肯使東齋履齒疎
次韻承君見寄
紛紛市道久成風平地圍樓作帝宮白玉相看有君
子尖今高議薄冥鴻
生平勳業在詩書星綬綸綸下藥珠淳水功成未爲
最他年丹檻更捐軀
謝承君見訪
龍吟虎嘯嶺雲開卷罷殘經首重回命駕直因中散

去齋羊不爲護軍來眞情破臘融初日高論先春駭
迅雷勉學古人論一報終慙尾礫異瓊瑰
次韻劉世德見贈
詩書久與壯心期邂逅塵埃猶客衣不分杜陵終失
步更憐遼璞卑知非龍蟠舊水風雷在玉霜寒山草
木輝大抵窮通有時勢莫將吾道羨雄飛
次韻文仲元日登巽亭
春隨鼓角靜浮遊放浪乾坤百尺樓北陌東阡政軍
馬一時高興屬清流
勅字漫來得古城柳枝梔葉入春情人間久屈東君

到獨子相投蓋始傾
次韻馬叔寶憶梅
儒冠染盡馬蹄塵又見年光冉冉新寄我一枝無驛
使賴君佳句有陽春雪邊孤韻謝安石風際幽香韓
得眞何日相携拂衣去濱煙微月楚江濱
仲弓意欲協律作此戲之
王郎豪翰落月珠自合鵷行儼帝居底事奉常思協
律不歸天祿更讐書
次韻仲孺用前韻寄世美二首
雪齋高陽里欣欣春意深舊遊還入眼何處復揮金

塵表誰南北杯中失古今重憐非土木猶自一沉吟
天宇梅邊靜春光破蟻封嶺雲猶過鴈水浪欲飛龍
玉醪隨新約茅簷祇故容何當巻書去相與齧塵胸
次韻文仲落梅
前引蒼龍爲人間春欲光遙先鴻滅影處設蝶尋香
何事雲相際不隨松檜長無言倚晴日酌水與君嘗
次韻仲弓寄德符大受時二子皆持母服
二子蘇衣拯春霏霏北血灑驚塵白雲不同還遮
岫德符有清穎軒無心解閑人大受居清穎上禍福循環終有
數詩書餘服未爲貧何當跋馬同君去蘿月松風慰

委巾
謝家集射
將臾金鼓不停聲知是將軍奕世孫莫浪鳴弓向飛
鴈一年一度到中原
曾園見棋
瀕水娟娟四五枝不甘柳眼巧相窺晚來快我江南
思似欲慇懃報小詩
姑射冰肌不黃土洛陽玉容更青春嗅風影日了無
語知我此心能幾人
雪中懷述之

不爲梁園賦因辭潁水濱誰知遇風雪孤坐臥陽春問路無來轍携筇匪舊隣從來一樽酒猶喜有詩人

招文仲

暉暉晴日動寒灰書罷衙門爲子開莫似王郎著杯酒更無茶思竹邊來

聞小引呈仲孺文仲

香中日月久[illegible]特地過從兩王人何必開軒視天壤有聲[illegible]自知春

獨坐

庭下芝蘭秀當日[illegible]簡策清都緣無嗜好不足近聲名

聞仲弓得藉田令

夏木如雲[illegible]須西豪無復斥綸巾知君談笑藉田去又喜長安有故人

對雨

不爲泥融候燕還自携秋事入春田人聞因得風光好洗出從來寒食天

寒食日諸友見過

燕子聲中餐食寒北轅同軌得儒冠槐檀新火未曾試爲覓山泉破小團

和仲儒前韻約賞展江海棠及簡仲弓述之

西蜀地暖北地寒長條舒春走衣冠江亭巧作故時面濯濯宮錦花成團

一日秋陽十日寒李下多機難整冠戴宗彭宣各天性玉斧何嘗新月團

曾園見海棠

海棠簇簇弄繁英隨分相逢眼自青一種風流似西蜀何須心著促江亭

戲明豫

西幕情眞庭駐雲東幕心機門閟春無端幽夢落蚍砥漏洩風光來近隣

代者不以時至失仲孺同行之約愴然作此

平日尊罏計猶隨黃犢留蘇君驗前語裴子但孤舟隋柳董風岸淮山齊月樓故應今夜在爲我一回頭

上巳日招仲孺述之

三月三日頻水濱蘭亭故事頹冠巾與君嗜好酷相似速來同鱠盤中鱗

次韻仲弓馬上

霜蹄蹀指日邊飛猶得春湖一笑期到此君方動離思併將懷抱入新詩

次韻君表送仲弓廻有作

北野陰成慳崇朝得暫休班荆無濁酒交轡有清流
風絮閒相逐晴絲懶自遊吾行亦朝夕未擬問功裘

紹仲儒述之同過文仲看酴醾

芝堂公子讀書忙堂下荼蘼晚自香猶喜問文清與
在擬携餞登步斜陽

次韻謝文仲惠荼蘼

繞架穠繁不記歸故人分摘慰棲遲慧香妙質無人
共韻花何殊寄我詩

次韻酬孔方平秋居見懷

[illegible]色澄樓巖方自若吾子亦難能
家學潛東國時文斥茂陵遥知見懷處詩就耿寒燈

次韻和錢塘諸公賞梅十絶

衝寒來訪喜生和破恨新詩不必多太皞初還好消
息從今日飲更無何

瓊英潛解叩靈臺一見先令雙眼開欲識情緣未忘
處不辭煙霞步蒼苔

雲山寂寂水回回幽徑非緣世俗開桃李無言且如
此自然人逐暗香來

江天吹雪不勝繁南北東西曉更昏料得時人散車
馬清吟應亦有英魂（頃年江北亦有寘漢子爲梅詩云紅苞紫萼留欺雪素艷清香解動人自有風傳枝上意肯教蝶見蕊中真）

陳根未作去年花天宇空明鴈影斜忽上溪橋見顏
色不施朱粉似東家

排閣端令天地開萬花從此四時催政如匠石稚輪
後始有光華大輅來

東風摇拆動冰泥素萼迎春滿故枝早晚園空熟青
實入閒消渴待羹鹽

寒蜂勁蝶太狂飛蝴蝶仍難上凍枝惟有青松一千
丈相看曾共歲寒時

綽約冰肌故自輕玉衣玉食更鮮明無心來此與君
遇莫起他時兒女情

玉樹森森大傅家玲瓏徐動曉風斜可憐刻楮空機
事一葉三年猶未花

戲舜俞遊西湖

湖光收盡只芙蕖突皆飛來白鳥孤想見城南葛藤
老又將心境示妄孚

贈周仁熟教授

西來黄軸塞虚空都在圓光一點中陌路勸君高着
眼宗風况即是家風

次韻答李希白秀才

數椽茅屋畀千間慙愧君歌行路難自昔牛羊多刻
覓只今藜藿未盈簞須將嘉木殷勤種莫把脩鱗取
次罾請看齊城不危困功名豈復有田單
次韻德裕馬上口占
直欲掩關心似水不知開國面如田相逢一枕秋光
裏疑是先生亦姓邊
春陰
極目三春日易斜無因重守故庭花春陰又是憐花
草鷰子飛來知幾家
聞鶯

櫻桃初熟露珠輕客裏東光陰曉更清猶恐先生只歸
夢故携天籟入風聲
病臥謾書
山爲屏障草爲裀黃犢群中早著身骨立詩書亦何
有不如參取坐忘人
次韻仲弓見答
青衫白馬吏天邊胃次長年只輞川我愧無才似裴
迪亦緣春步見新篇
席上呈仲明
誦詩久欲陪蘇煥載酒誰憐訪子雲莫若近來空乏供
給鄰家芹菊許人分
次王秀曾韻呈仲弓
城南乘兒隱草樹水中央飛鳥有時到驚塵無處揚
留春供紙集落日借輝光一自烏衣後風流知幾王
送郭舜俞再任潁昌
穀雨寅官春盡頭故人重解去時舟西湖好在一百
頃爲我傳聲到白鷗
初到京寓挽政
鄉賜設說良長孫東閤由來禮自殊負郭田園儻無
恙不知歸去老江湖

次韻文仲冬夜書懷
抱經何必數空言看取東郊舊力田蘆蒙儻能無落
事太陰居卯是豐年
長氷迎日動堤塍堤上行人似獨醒只有群鷗疑着
在一時飛舞起寒汀
冷官衷馬怯凌風咫尺雲霄逈異封長憶去年同燕
處竹邊梨栗送殘冬
初夏過西苑呈商居平程良弼二年兄
紅香吹盡綠陰堆恰似當年錫宴時今日玉漯樓下
過午聲依舊囀黃鸝

次韻蔡天啓寄耤田令

與來雲路欲飛僊風更吹涼入綺錢豈但烏衣今莫逆也知白鳥舊相便波隨靜止荷初展舟逐開移檣自眠我亦書邊有餘日與君同到五湖天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九

詩

雨中

五月沉陰久不開冷風吹雨滿天街老農且莫愁蠶麥丞相祈晴已宿齋

與存之會相國

雨中竹葉不勝翠風過榴花元自紅門外喧喧正商賈與君趺坐入眞空

夢闞求仁

朱衣象笏肅賓階平昔襟懷向我開猶恐孤根自搖蕩故傳好語夢中來

登建隆回呈俞秀老

瘦骨崚嶒聳碧峰應緣曾住大明東道吾埋沒今何處丈室分張昔已空殿閣不移秋際影松篁猶韻曉來風爲人微困無人解借問三生龐德翁

虎丘晚歸呈同遊

虎丘山色最宜秋山下濺濺亦可舟北去幾年空好夢東來今日快昏眸邦畿正藹無雙譽杖屨仍逢第一流邂逅高風許追逐異時應擬峴山頭

濟明不預虎丘之遊作此寄之

虎據千年一故丘爾來形勝絶南州池清不礙龍收
影臺迥猶疑石點頭白日青天秋更好幅巾藜杖曉
同遊遙知正擁旌旗坐直上雲峰一凭樓
再用前韻答濟明見和
長笑空言謾九丘更攜餘刃佐方州老姦不復潛封
内佳句終然到筆頭秋入江山供遠思路回猿鶴佇
清遊只應未厭斯民樂還聽鐘鳴十二樓
次韻和通判梁端夫朝奉曉登峴山有作
天宇霜來峴首高爽心先寄雪中橈早陪勝集方多
暇應念前人不復朝鴈影有時搖春蒼江聲終日上

岧嶢遙知清絶詩成際正似寒窻火欲銷
次韻和端夫席上送樗年
過嶺紛紛競掃眉此心直與古人期三年並席惟夫
子一笑忘言謝小兒江國舊編塵漠漠帝鄉新路日
遲遲儒冠道在無通塞莫問高門知不知
寄世美
江南秀色滿崔嵬上得平山入眼來遙想歸心動朝
夕不應猶待八僊開
謝端夫惠梁因求餘材
破竹誅茅屋數椽爾來風雨蕩朝昏豈知東閣何堪

廢若比膠庠不可園蓬蓽已甘聊卒歲棟梁誰謂入
衡門因公起我高堂意更乞餘材千萬根
再用前韻答端夫見和
朝衣暫此擁皐比長笑他時智慮昏不以誠心尊孔
氏却將吾道泰祇園由來博施能周物曾是寒生亦
叩門只恐堂成待公落鏡中黃色尚山根
簡襄陽令田世德通直求餘材
百里江天指顧中大夫真有古人風似聞齋館成功
久應許餘材入泮宮
次韻和端夫喜望之祈雪有應

誠意通羣祀朝來忽已飄六花紛汗漫千里入均調
趙璧光凌日隋珠暗擲宵老農愁自判稺子喜來嬌
化育知難詰形容豈易描白鹽聊比擬黃竹謾謳謠
談柄迷脩麈朝衣奪素貂豐穰歸嗣歲收拾謝枯樵
浚露先生屨深齋惠可腰思添堂廡物狂助蓋寬饒
民食逃艱粒宸心定解焦樓高天樺玉池迴地疏瑤
爽韻陪松檜嚴聲陋鼓簫亡羊空道路失鶴但雲霄
撫運年將徂侵人鬢欲凋題輿宜健筆險句壓寒綃
重愧非名士茲焉綴下寮主賓參沔渡杖屨集山椒
故事梁園在風流楚國遙瓊瑰寧報復宇宙一漂搖

莫訝春來晚春來待此消

次韻慎微雪

萬物歸根後端來兆物華偃姿疑鶴氅雲路擁羊車
但喜天時正寧知帝力加有田皆玉粒無樹不瓊花
浪說朱跡馬空餘白首鴉酒邊深篤爽窗底巧藏窊
徑斷同樵斧波渾倚釣槎高門委金帛陰壑蛻龍蛇
功茂豐年穀名喧好事茶叢輕頹尾竹搖迥動籤牙
蝶冷殘袍夢蜂寒閟兩衙慇懃非俗韻瀟灑是生涯
火變人窺異雷潛夜廟譁暗香迷綻蘂新築路平沙
寸食方從寄扁舟未可拏只應清興在猶似子猷家

一云何當歸蜀國誰復念長沙

次韻和慎微雪夜飲歸

籃轝還自十邊城雪夜乾坤分外清我為捐書徑眠
去寒光猶助一窗明

招穎昌曾存之

荆山漢水雪邊春滿眼風流見古人領略此心誰與
盡從容高義勢難親靜搖鶩影竹如昨清弄池光梅
欲新知子相忘忘未得禪牀推倒就車輪

延慶山中呈世德

雲擁招提自一家僧前百鳥正銜花長官不怕驚飛
去猶向山頭放晚衙

簡仲益求紙帳

紅錦暖籠樽酒後絳紗輕覆簡書前懸知紙帳君無
用斥與遨留助晝眠

仲益以帳來且有就榻眠之句復次韻與之

茅屋初成亦可憐更懸青帳小窗前不嫌索寞無春
夢解使君心似眼眠

元夕過唐潛亭

乾坤為室月為燈今夕先生眼倍青笑盡琴蹄聊把
手不知何處是中庭

其二

藏拙堂深不浪開夜光容我叅書來梅花傲雪初無
語斗柄催春忽自回

其三

參禪不學龐居士得句猶如孟浩然要識從來用心
處閒無車馬到門前

送谷隱呈同行諸公

窈窕峰巒藏寶剎峥嶸樓閣倚晴天我來不問東西
意徑就僧堂借榻眠

仲益欲歸作此留之

關西關北漸芳菲曉馬凌春入翠微山向吾曹正多
思不應攬轡屢言歸
次韻答端夫約春遊
分如松栢老相看桃李風前共歲寒只恐功名挽公
去一春能得幾遊盤
次韻答仲益見簡
鏡裏年華鬢未蒼春山且喜漸芬芳功名富貴時來
耳底事靈臺著廟堂
次韻和潛亭雪
暖律稽遲太史占風前猶復弄威嚴不妨象笏成樽

俎重使斯民困米鹽但見青峰皆玉筍豈知白屋是
茅簷何人騎入羣羊去應笑癡兒認角尖
又
朝來一色換紛華眩眼端如醉後車豈待三年方楮
葉雖非八月亦蘆花李邕照曜河南日柳外繽紛靖
節家欲上雲巖訪禪老路迷空想舉長叉
謁武侯道中
萬株桑柘擁江城中有梅花獨自清不近樽罍免摯
折會須結實助和羹
其二
先生龍臥此山丘宇宙曾經幾運籌一自英雄三顧
後至今車馬不曾休
其三
萬山山上塔聳天萬山山下碑沉淵天光淵影曉相
入一碧萬里青春前
其四
曉雨霏霏江上來長江水色葡萄醅鸕鷀鸂鶒得意
處凌風蕩槳從東回
其五
萬山橫出波面浮山前舟楫凌飛鷗遙看塔廟帶殘

日蓬萊方丈金鼇頭
送香潛亭
炙背軒楹日轉頭博山爐頂駐遊絲先生妙與此心
契憑仗清香一解顛
次韻答尉公靖節推將至襄陽見寄
不見紫芝今幾年搗來眉宇照山川關南關北風流
在猶得時時一舉鞭
又
賓主相忘沔水濱高風誰與向來親君能雖柰酬初
詰我亦難禁得此春桃李無言方永日江山有路正

宜人宜須弄鳳騎龍去莫使身爲可畏身

送墨潛亭

少室峰前松插天棟梁餘力煥青編東齋政欲捐書
坐待助子雲成太玄

送李拱之秀才還唐州

眞淡先生早杜門三香亭上自乾坤人間巧宦行[illegible]
起子獨掘衣識道奇幾日凱風吹戶牖只今歸路指
丘園將分索我微言贈欲贈微言無可言

送居政禪者遊廬阜

杜杖橫擔得自由冷雲飛雪下南州殷勤要識廬山

面五老峰前一舉頭

六月六日城外馬上呈世德

峴山脚下江水生普寧寺前舟楫行細民無錢不得
渡老幼相持愁歎聲

又

虎頭鳳觜連長堤隨山刊木路可爲長官仁政及物
遠一時力役民忘疲

仲益遯塞便門作此戲之

閉門不啻似泄柳排闥何由如舞陽憐君肝膽使楚
越使我南北成參商

謝潛亭惠芸香紫桃

著蔥已覺書生飽飢腹還驚雨後雷珍重先生解人
意芸香桃實一時來

聞存之遊京師月邸報達官有薦之者

昨來不肯[illegible]乞得眞宮即日歸老衲蒲[illegible]前共
倚少師玉麈醉同揮誰知捷徑嵩山在未覺心馳魏
闕非[illegible]釣竿手只應從此叩黃扉存之嘗有詩云從來釣竿手不解叩黃扉

次韻和師稷清明懷鄉之什

挿盡人間冰雪寒魚龍鱗甲動孏孏向來協氣無蹤

蹟從此氤氳滿世還

眼裏飛蝠日夜侵對時寧復壯年心故人把手知難
過强起蟬冠插舊簪

天路幽禽暖語頑之蘭抽砌葉初長自憐骨立風光
裏勉向原頭泣奉嘗

春聲入鼓晚鼕鼕春色盈花晚更紅陶冶東君了無
意一時分付與晴風

寘心無物契毘耶觸處俱爲刻水涯却悵年來被春
惱逢人不覺歎浮家

芒鞋布襪水雲鄉勝踐曾同物外忙欲寄沃州雙淚

去松陰高冢是星郎
南明山下枕清流胸次塵無一點留只恐少微黄色
動終然來作濟川舟
高木籠軒翠作行枕書閑聽雨浪浪別來一念終難
滅猶得追論几席傍（軒謂南巖文會軒）
觀象懸知歲不成逍遙格澤照天明餘生俶儻無他
事坐看紛紛世網情
三元[illegible]洽溟今南田惟有交情似春
壽[illegible]花表自年年

次韻和永守丁葆光大夫對雪

幾日江雲凝不流欲將勝事一齊收乾坤破夜端為
畫草木留春不復秋黃竹作歌君得意素娥行酒我
消愁須知身世塵埃盡直到廣寒宮裡遊

次韻和葆光晚望

雪晴新與與春俱脫略司空城旦書衡嶽帶雲回玉
輦楚江浮日動金魚故人情遠欣相遇夢境時來信
所如北闕遙瞻念圖報恩深猶在免誅鋤

登岳陽樓

岳陽樓上望重湖混合乾坤入太虛若比恩波未為
闊此身猶得曳長裾

瀟湘道中

清湘浮影動漣漪寒日收光下翠微回首君親正無
奈[illegible]徐行不如歸
極目瀟湘淺碧灘萬峰揷水巧彎環我來一日忘飢
坐卻愛真山似假山
萬死猶輕罪有餘恩容循省但流居瀟湘一水相逢
處無復波濤今自如

十月一日

杉松無數擁高墳想見今朝奠酒樽惟我罪深難救
贖五千里外慘銷魂

寒食日

利名流光豈有窮不能自倡忝家風北山塔畔清明
節心折高山悵望中

寄花光仁老

行盡江湖見盡山無窮氣象杳難攀知師筆有維摩
力為我移來[illegible]辦頗

仁老寄墨梅

二月八日春風分忽見梅英枝上繁冀狂索酒醉後
睡知是筆端回化元
嶺南消息[illegible]正想梅花傍酒樽坐出兩枝遙寄

我道人方便信多門

前年謫向新州去嶺上寒梅正作花今日霜縑玩標
格宛然風外數枝斜

馬祖菴頭掛鉢囊晚隨緣出住花光僧繇一筆無人
會戲作寒梅自在芳

解衣盤礴寫梅真一段風流墨外新依約江南山谷
裏淡煙疏雨見精神

金張許史競豪風翹紫娭黃醉眼中賓客貴人吾不
預獨將清韻照禪宮

春晚晴光破雨回開將花軸傍簷開爐煙細逐輕風
散疑是香隨梅處來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

詩

送僧慈顯遊南華(用丁孫光韻)

南華老子定相親應問三湘放逐臣爲報君恩似天
地不教直作嶺南人(南華老子乃智湖長老)

冒雪渡江遊朝陽火星二巖旣歸戲作

路雪尋山亦自奇歸來追想欲吟詩孺人顧我忽然
笑却道君今休更痴

元日

閤門拜表賀君王數載追陪鵷鷺行戀戀忽忽又元
日望雲空斷九迴腸

其二

斑衣蹈躍爲親壽歲歲年年兄弟同今日瀟湘亦佳
節獨將無語對東風

其三

此身何物比儀形風裏孤蓬水上萍莫道南來無可
續爲誰扶出老人星

其四

南來日日望新年今日新年到眼前笑語妻兒莫惆
悵即隨歸燕上歸船

其五

寒雲欲隨殘臘去暖風端逐番春回人間無數芳菲眼會見乾坤特地開

其六

紅梅閣下梅香動青草湖邊草色新皷櫂行將指歸路倚欄猶得會鄉人

其七

莫於今朝雨不休天公著意在年頭塵埃洗滌須教盡好得風光徧九州

其八

版築何求終見起金縢不辨自能開君恩浣滌無邊際解逐東風向我來

悼范丞相 丞相謫永州時居高山發華寺寺有祠堂崇寧二年正月二十日大社義霞即祠堂作佛事追薦予適見之

鐘銘勳業今何在土偶形容尚儼然惟有老僧心不改慇懃歌唄作三年

又

公騎箕尾歸天去我放江湖繼踵來邂逅招提見遺像尚疑東閣爲賢開

贈祖澤長老

斜水相投有幾人故人亭畔忽相親四門開了無他事笑倚瀟湘一片春

戲澤老 用祖燈頌

要識漳州李秀才無鬚無髮惡道陪如今孰也君知否不獨江西有大梅

次韻答澤老

覿面相呈是此時了無猶豫與孤疑南山雲起北山雨爵躍棹頭吾弗知

又

高山不動白雲深一炷香凝弄水沉欲去復留誰會意黃鸝枝上囀新音

送澤長老往南方

杖頭挑著祖師禪走徧三千與大千又被草鞋勾引去善財遊處弄雲煙

招英臣

春色集簷楹今朝興倍生一樽誰與共促駕有豪英

題仁老所畫枕屏

昔侍先君官四明往來皆向此中行吳天欲報嗟何及空對小屏無限情

其二

萬頃紅渠照落暉五雲門外賀家池别來無復當時
興二十四年空自知

其三

古堰横空舟楫回曹娥江上候潮來全家殢月寒光
裏白日鮮鱗醉潑醅

其四

天華寺前維小舟僧窻軒豁留清眸平湖秋霽浄如
鏡時復輕輕飛白鷗

其五

身在九疑欞門當二水流誰知刻中勝朝夕助嬉遊

柄生日

南極星中見老人祥光垂照喜生春身如龜鶴心如
石進德功夫常日新

示愚溪守道山主

乂手前來問我禪我無言句與人傳一杯茶罷抽身
起笑指長松直上天

次韻和餘慶

三分春色一分空莫負花前酒滿鍾醉裏是非渾忘
却任他禪客自分宗

題仙居閣 丁晉公過零陵遇女真何氏未之信出所藏寶鏡照之見其星冠羽服身光數尺乃稽首歸心爲建樓居今謂之遷居閣

心鏡圓明照不窮晉公元自寶青銅真人外景雖能
覩爭識希夷造化功

短句

霞老於雲谷堂後開小軒爲以覽勝名之因示

瀟湘之勝溯無窮盡入西軒一覽中須信高山巧方
便爲人别自有家風

西鄰葛長源司録到 名茂宗

鄰舍尚來不得書口傳消息到吾廬白雲入望無休
歇何日斑衣奉版輿

鴉鳴

老鴉聲裏度朝昏凶吉由來我不分惟有淵明心莫
逆一函經罷醉醺醺

偶書

長折松枝爲麈尾圓刳杉樹作茅菴本來面目無人
識却許江山靜處參

望瀟山

瀟山形勢冠零陵咫尺拘攣未能悵望煙霞今阻
隔尚期歸路一來登

移居昭州

廣南東西四十州瘴癘莫與新昭侔我身多病亦知
免陛下仁同天地流

其二

日日聞人說桂州桂州朝夕遂經由自憐罪大當踰
嶺深荷皇恩不敢投

其三

忠孝從來不兩全兩無忠孝倍堪憐自新有路君恩
重猶冀他時不愧天

覽鏡

覽鏡朝來心自知鼻端色動有光輝鄉邦回首兒歸
路已覺歡欣生綵衣

陳澥堂

澥堂當日亦飛昇金籥無根不復生惟有明皇留塋
處至今雲霧半山橫

灘聲

長灘十折轉城隅激浪飛聲晝夜俱猛訝龍驤來雷
雨緩疑僊會集笙竽吟風古木那能和弄影幽禽只
自娛我已無心到天籟凭聊為一踟躕

又

洗耳何須潁水清淫哇滌去有灘聲宮商別奏天然
曲淡薄追遊物外情聊與沙鷗均至樂謾同漁父引
餘航箇中一拍誰人會長嘯歸來煙霧生

留別學補試

辟雍泮水舊先生十五餘年經自橫今日傳聞試多
士尚疑身復任權衡

懷盧成老

胸中雲夢向來寬妙入微塵亡更安天比梧桐正鳴
鳳江東杞梓尚棲鸞淵明可是忘三徑下惠猶能任
小官何日相從采金英共聽飛雪灑琅玕

懷霍子倬

平時咳唾落珠璣未掌絲綸亦數奇遠去天官空帳
幄中分涯不動旌旗園扉蕩滌民知免列位搜揚士
不遺報國功成有餘日也應回首念流離

懷何伯震

我別家時君在牀後來南北兩相忘直饒伏枕到新
歲也勝投身居瘴鄉孤節未嘗交世俗清貧何以度
星霜皇天默相誰窺得看取他年吾道光

懷張管卿

年少東隣新親家舊狀鱗鬣脫泥沙傳聞昨者數時
奬想見邇來雙鬢華局上光陰聊鬪馬杯中意氣莫

生鮀江鱸已過河鮑出淮擬從君烹荻芽

懷黃元暉

遠託同門寄好音夫君不改歲寒心因思明月共千里亦從家書抵萬金美玉會開和氏璞高山猶秘伯牙琴（[illegible]）奚快我他時朋盍簪

招潛老

門向山城靜處開更無一點舊塵埃葛藤尚憶龍溪老拄杖橫擔便可來

道傍婦

長插雙釵低繫裙手持青繖步如雲忽然退傍芭蕉立元是前頭逢伯君（昭婦謂伯公叔公爲伯君叔君）

懷至明弟

青衫雖已被天恩聲醴難趨猶杜門分手于今十箇月寄書何事一無言但勤藥餌寬吾母休費心神接迺昆我罪湔除歸有路綵衣相與應箎塤

懷至遠弟

機警如君亦可人經營門戶不因循須知孝友是爲政莫歎功名難奮身北塔杉松培萬本東皐禾黍列千囷爾兄倍覺歸來好百事無爲只奉親

懷承天岑老

記得承天老古錐呵呵拍手幾人知年來飽飯應無數門外小橋眞可爲浙石普贍圓照塔室中高掛建隆師我身雖寂心如昨落筆猶能揮寺碑

夢泰少游

淮海維揚第一流三關曾透萬緣休眞心豈復隨衣鉢道骨終然寄橘州要爲流通深歎賞莫相鈍置鷂愁[illegible]來欲語無人聽屋角熒熒空耳牛

聞放歸田

天地曾無一物遺孤臣今許返庭闈黃茅瘴裡抽身出青草湖邊鼓棹歸衣錦還鄉難並比承顏稱壽倍光輝恩深骨肉何由報空有精誠貫紫微

寄曾數文

誰道衡陽鴈即回也傳書向嶺南來故人得報皇恩至約我同歸肯眼開爽有江湖清暑氣豁無塵土溷靈臺功曹法掾相隨處邂逅追蹤眞快哉

贈湘西琳老

八年之中三往廻道人一意金石開非千參样有分好自是針芥無嫌猜焚香說了四句偈把手直上千尺臺洞庭青草不我隔東湖一歸歸去來

聞霍仁仲唱名第一

吾鄉魁選久蕭條深喜高才遇聖朝天子六龍飛紫極狀元一鶚奮丹霄拜親此日榮誰及報國他時事更超四海讙然重改觀常州眞是出英標

喜歸

日日思歸今得歸朝衣不着着斑衣誰人得似鄒居士踐出輪回無是非

喜雨

不雨人憂旱是與忽沛然早禾欣長王炎瘴敢尙違氣象還豐歲歌謠動樂川皇恩亦如此特放我歸田

將歸先寄道鄉

自作中都吏道鄉難更居今予返田里就爾樂琴書閉戶溫生席開窻凉滿裾年來通物理得計在淵魚

川漲

昨朝淸露石今日漲汀灣翕受無邊水流來有衆山魚龍隨浪躍鷗鷺掠波還因念盈虛數高樓一破顏

山禽

何處飛來傍隱居就中聲與衆禽殊長拖緩轉嬌無力一似沐孫吹畫鳥

凭欄

朝天坊裏朝天客北去朝天已賜環從此照平夢不到勝凭欄檻看靑山

修仁茶

味如橄欖久方回初苦終甘要得知不但炎荒能已疾携歸北地亦相宜

又

嶺南州縣接湖南處處烹煎極口談此苑春芽雖絕品不能消鬲禦癘嵐

又

龍鳳新團出帝家南人不顧自煎茶夜光明月眞投暗悵望長安天一涯

得家書

烏鵲每來簷外集蛛絲時向眼邊明心知有喜尋歸路今日音書果見迎

得赦文書

一封黃勑下天關領表湖南釋舊愆吏部回頭眞可笑拾遺作伴竟同還張公洞裏花流水揚子江邊雪滿山更約家居多暇日相逢莫遣鬢毛斑

懷成老

樂平主簿詹成老平樂流人鄒至完莫逆於心心古道不知其異異時官一觴一詠風光勝無欲無營世

界宵北陌東阡好歸去幅巾藜杖永相安

寄葛長源

平樂春陵地接連嶺南嶺北巽風煙罪人輕重當如此坐阻聲容空自憐天上恩書來有日湖邊歸路約同船東門晚醉踌居耳已辦金魚當酒錢

靜閒堂

進士王氏構堂燕居久未有名予偶散步造焉主人言汪朝散癸承奉頃嘗集此因名之曰靜閒堂且留此以見意云

左轄諸郎朝散君頃年於此岸綸巾誰知還是風炎日我亦來爲堂上人茵苔波瀠端自倚桄榔煙靜幾裔新靜中閒盡榮枯事獨愛龍山萬古春（龍岳蒼山正與此堂相望）

山禽

異色殊形不可名飛來飛去亦多情只應知我歸期近故傍書帷送好聲

晚步

緩步隨山徑橫前得野塘荷風荷展玉帶日鶯翻霜霧歛都無瘴天晴却自涼支筇愜新興疑已到江鄉

記夢趙正夫相勞如平生與語且訪歸田之介是否答云有卽方傳無卽不傳予以其兩端又叩之遞云非妄遂作此詩

廟廟知心獨此公夜來魂夢忽相通密言新命非虛語所以流傳四海中

寄瑩中

天道無私只是非斯人如鳳中人機雄鷙一矢從南落雌領諸雛向北飛且與龜龍爲伴侶未應螻蟻損毛衣（廉州猿海有飛蟻最多故此一聯及之）吾皇致理肩虞舜會見翱翔下德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

詩

讀江濬芽丞天綸壽[illegible] 官州人尚有識之犯難傳其得道已[illegible]

襟懷落落富經綸造命奇窮道不伸詩以名稱天上

獻身爲萬里瘴中寶毋聽故老談風節尚有遺文照

冰濱閒說神遊已無緣想經山頂亦逡巡

讀龍圖梅公瘴說 公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說其畧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賦租之瘴也深文以逞良吏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

市門隱云不知年藪帶甘棠蔭樂川五瘴作時雖不

染一篇留誡指其然直須鏤版人皆與庶使綿區病

可痊更有奇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許心傳

追感董敦逸夢授侍郎 公熙寧中爲昭州平樂令題詩蓮花臺上至今存焉元祐中罷御史爲本路轉運判官上即位之初公爲左諫議大夫予爲左正言實同省戶而予遷中書舍人公移尚書戶部侍郎未幾公卒

臺陂蓮花見舊篇追惟平昔倍淒然初爲白里青衫

短晚按連城白髮鮮東省聯裾驚作夢南宮分袂忽

新任便人難老猶無恙只恐投荒更老先

寄零陵令朱君陟彥明推官

前時遞角惟憂遠今日郵筒只恐遲書到零陵長官

處欣然一笑有誰知

偶書

莫把形骸比此心此心眞體杳難尋太虛僅比一漚

發方寸能容萬象沉無佛無人誰是我不來不去妙

常今更須知有令提在拄杖從橫雲水深

母氏安康郡太君生日三十韻四明十九

朱明初啓節分卦屬純乾善積名門久祥開淑質

柔儀應月呂和氣集蕭絃奕世儒風藹持家禮法傳

乘龍來配德采藻助承先姑老勤朝乳功餘繹舊編

卜隣殷子教截髮盛賓筵萱草欣多稼鳴鳩詠不偏

鄉閭師肅穆坤道信完全自揆齊眉奉尤於內典專

三車窺至賾一笑悟眞筌藥等忘區別優游任衆緣

居常遵坦路方寸湛澄淵浩也揣愚陋身兮數仆顛

范滂蒙訓敕夢得念慈憐放逐淸湘外羇縻蒼檜邊

遙知今日燕想見瑞爐煙弟姪紛爲壽親朋儼造前

焚香控南斗極目望東阡鸞鶴翔僊嶺龜魚動樂川

安康符郡號昌熾協詩篇討已聞消息惟新獲洗前

賜環叨霈澤衣絲卽歸田省定深如志生成實荷天

曾徒寬慮耳必是信從然雖阻隨行拜猶勝避瘴眠

鵬摶九萬里椿大八千年旣養蹤曾哲承顏[illegible]

尚存誠意在終蓋夙心圓永結老人好星光[illegible]

寄蓬萊并示柄

皇帝如天極至公恩光來自大明宮歸田實遂平生志與汝難忘造化功料得安康無限喜信知理數莫能窮吾今只候文書到便挈塞衣迎北風

桂花

丹桂從來未發花今年花發衆驚嗟盈盈簇簇眞珠

細片籠頭美玉斜簪閨閣携香煙席綺嫦娥流影動窓紗乾坤着意欣逢遇收得風光向北誇

螢火

末解捐書常讀書只緣炎瘴簡編疎夜深螢火猶相勉無數飛光照閣居

廣南四時攝養括子 元祐中知鬱林州方朝散郎何與涓所撰印以施人人遵用之無不安泰

仁者存心故不同四時括子廣西東蒙惠歸去雖無用留作蒿絲戒我躬

覽鏡

三霄虎刎南蝕嶺南生涯破蕩孰能堪歸田莫慮飢寒迫眼下新來有臥蠶

追涼晚步邂逅張雲卿王文輔王子正三進士同行

巷僻門多掩鷄豚散不收後先携衆士笑語入汀洲太尉廟前亘冠蓋亭上頭曠然無障礙誰羡爾公侯

過張雲卿所居

發石誅茅古道邊儒家清占靜中天數畝雨水添塘水滿目紅蓮間白蓮望處蒼龍蟠遠岫坐來朱鷺舞祥烟我心本在風塵表偶此相羊更豁然

讀莊子

形影相隨向此居柴門終日掩淸虛誰知盤礴高堂上自與南華遊物初

又

萬物同爲一體眞體眞誰復見陳新今吾故我强名耳莫逆於心得此人

喜聞瑩中同預歸田之數

簡在天心世所知賜環欣與我同歸耦耕曩已神先受 予近以詩寄瑩中末句云簑笠相從歸耦耕今遂驗矣 追路今休詠式微洗脚上船無昨夢 瑩中寄聲有洗脚上船非公境界之語 擧頭見日有祥

糨扶搖李白南溟起只恐難淹九萬飛

栩栩軒 隣居王子正秀才求軒名爲取莊子所謂栩栩者名之示以絕句

不知覺夢不知憂物與心冥事事休此是逍遙人真境界西家分得亦同遊

夢曾存之見過

疋馬來過笑且言廉州家郡亦同還今朝勑了明朝下盡出君王獨斷間

又

衡陽深賴帝憐之論者雖多不遠移一日書難管得人生傾倒在相知

聞歸田之命懷同廢諸公

同時廢逐十餘人我是丹書第一名方向循遷恩往咎忽蒙天上許歸耕諸公想亦茅連茹此日宜皆水濯纓覆戴恩深約圖報從今猶在罄精誠

池上

荷花荷葉滿池塘柄柄搖風作晚凉忽憶新開湖裏過遊船終日送淸香

留題天綰亭

杖屨追隨陟杳冥無邊勝景集孤亭解衣自若誰爲史造物難窮巧賦形展拓二儀成縞素均調一氣作

丹靑會將斷取山川手卷入中州挂戶庭

山鵰

大如靑萊小如烏色亦蒼然二者俱鬪歲不惟催布穀可人尤是勸提壺巧兼琴弄端誰使得年光賴爾呼常護一堂高欣鷄耳均籠隨我入東吳

遣感

我命還須我自推細微休更問著龜枯莖朽骨猶能兆豈有靈臺不了知

鷓鴣 鷓鴣燕也

畏人常是鬪人間人不能傷自往還爭似鸞凰在寥

廓更無塵慮杳難尋

觀赦文

吾皇恭巳本三無大赦敷天孰向隅自顧歸田原遭遇與人同慶倍歡呼

留別元老

不因投竄抵昭平爭得相逢一笑親塵裏妙空居士室寥邊聊見宰官身周顒尚以妻爲累元亮惟知隱是眞 元老不娶不仕故云 莫逆於心更何語撥開船子過平津

偶書

去年端午尙京居骨肉團欒奉板輿今日菖蒲還薦

酒猶拾領表待文書

重午王文輔送米食張虛卿送新酒來因成絶

句

水檲數子恰登門白酒持來更滿樽節物人情總堪醉況歸田里已承恩

競渡

坊村一處一龍船擘浪飛橈鬬欲先要識晚來誰勝捷但聽歌吹鼓聲喧

寄俞清老 清老書云近自興教還出夏軒且問曹溪消息如何因作此詩

臥龍前約竟悠悠依舊淮南笑不休落髮出家成往事從僧還俗愜新謀未嘗異也誰燕越相與吾之任馬牛一滴曹溪好消息為君船子下揚州

夢立求軒名以其面蓮池十許頃名之曰妙喜

軒

蓮華千葉滿前開斷取應從妙喜來色帶日光飛縹緲香乘風力轉徘徊休尋物外菴羅果且進池邊鸚鵡杯一笑真能契無染不妨遊戲挾霆雷

偶書

白晝談禪木上座清宵同夢竹夫人此心莫逆儼宮下一片乾坤特地新

王道人云彥和得報有歸田之命

道人新自象州來殷院從容得暫陪坐上拆書歸有日愁容忽作笑顏開

醉者

至化興多彼遠方漁樵誰不似顛狂得錢沽酒爭酬酢執手高歌入醉鄉

商丘人 列子載商丘之言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子心感悟遂作此詩

覗人所不窺修人所不爲春以無愧作商丘是吾師

勉祖道修子美祠堂

工部至今幾百年精誠如在有遺編筆追六義包千古名擅三光亘九天師法周流寰海內祠堂落寞楚江邊長官風化尊賢急想見丹青復煥然

追思去歲今日出京有作 癸未六月八日作

解紅東下出都門倏已彌年詎可論聖主只應憐舊物歸歟朝夕被深恩

讀易

時時飛雨作清涼六月南方似北方閣上獨居無一事韋編聊復到羲皇

偶書

白髮倚門無限情江湖渺渺秋欲生回船換柁見歸
路天道無私憐汝誠

王氏閣舊名拾青郡守王藻以余寓居易名來
僊

僊宮嶺下來僊閣太守更名爲我來來既有時歸有
日泠然從此御風回

偶書

形影相隨甫半年皇恩今日放歸田回頭一夢驚初
覺敢把窮通更問天

又

咀奉晨昏寧孝子竄投荒遠豈忠臣今朝恩放歸由
去留得遺蹤警後人

喜書

水北摘木將欲了水南發瘧已皆安幡然回指瀟湘
去感激天恩分外寬

夜夢在省中堂吏持印紙圖來
亂夢呈圖上所貼姓名凡三十餘人

卜筮俱言七月嘉夜來魂夢更高華此生豈復公卿
望惟喜斑衣早到家

聞仲殊長老化去甚異

逆行天莫測雖作瀆中經漏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

鉢盂殘粟白爐竈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

感懷

去年今日別庭闈回首庭闈未得歸天道人心會相
契歸歟行即被恩輝

追懷去年今日舟離潮州有作

颿出丹陽恰一年江湖陳跡慨茫然明明歸路留雙
目只候恩書下九天

自歎

好學顏淵怒不遷犯而不校古稱賢伊予物觸心猶
動空撫陳編倍赧然

主人忽來夾徑修籬

疎籬詰曲巧依山洞徹柴門氣象還恩釋羇留歷有
日故先通路指鄉關

大風累日不止 上人謂之稻禾風蓋稻禾欲熟時常如此

昭平八月稻禾風吹盡浮雲露碧空日月從今無障
礙光明照我天中

九日

歸田日日望恩光今日尤思返故鄉淡飲三杯菊花
酒何妨隨俗且重陽

送擇老赴桂州龍華會

罪大投身瘴癘鄉親年老矣重難忘龍華會上俱賢
聖爲爇精誠一炷香

觀牡丹

去年寒食已爲客今年寒食未還家春前莫負一杯
酒山後聊觀三朶花

送希古

清都不敢夢中遊何況通明侍冕旒分手知從天上
去望雲深感嶺邊留三年瘴癘精神在一日功名塵
欲收驪足風生誰絆得綠楊芳草謾高樓

攬秀軒

觀書已若觀山水今更開軒山水來岑岌雲收騰日
月滔滔魚躍起風雷二儀斂向胸中集萬象都從筆
下回只恐高深亦欣覽秀才尤秀出塵埃

簡君瑞覓竹葉青

通道三杯如李白解醒五斗似劉伶爾來心渴鴨頭
綠應許嘗霑竹葉青

君瑞酒來用前韻

蟾影舞花真窈窕江風吹竹果倫伶閑壺日月欣浮
白放眼乾坤得倍青

聞正夫遷門下

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然不聞一事拳拳
救但見三年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
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予竄新州日公爲給事中責命之所經由也及予召還公已遷禮部侍郎一日見訪自言向時責命其處更不俟簽書行之且指天作誓以明不欺意謂若來從書以須封駁耳

開窓

雨師風伯候回東今日春工得自如恍淵洞開除障
礙盡教風景到吾廬

對牡丹

輕煙籠日雨收塵天作奇花照眼明莫道嶺邊無好
況吾今春在洛陽城

聞鷓鴣

默默炎荒已歲餘音書那復阻三吳晚來何恨青天
出獨倚欄干聞鷓鴣

觀插田

幾片空田白水中朝來俄已綠茸茸自憐於此留居
久兩見插禾勤老農

佛前筍寓居閣上忽於佛前生五筍甚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矣堅實滿甃深潤未嘗有此州人傳之或謂吉祥爲予發也作二詩

基構于今政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

出處奚又邦相與傳

和氣潛通無間斷佛光回照有因緣恩書不遠歸期近已覺斑衣色倍鮮

寫黄庭

來儼閣上道生成芝濡丹田鬱鬱靑不為換鵝為物役焚香閑自寫黄庭

黄庭窈窈在吾身灑掃塵氛集萬神但自精誠如一日莫愁金闕不高眞

高眞元是世間人能容樞機到上清天地有終吾不老環剛猶得度群生

群生何事日營營浪以三元作五兵未及殘人先自賊幾時重得見升平

升平無象亦無名翼翼巍巍拱玉宸流澤自周人自樂普天同入萬年春

榕樹

榕樹能容故得名枝條環布若高城何當種滿彌天去永使靑靑芘萬生

寄陽行先

曾以高風入冕旒未聞釋耒起南州當緣我罪投荒遠亦使君身得滯留萬卷功名閑處立一家境界靜中收他年大史無虛美皂行還能與祖侔

閩王呂二公龍郡皆得宮觀

如謂可免矣而今亦貶去雖輕重命數不齊要之畧相似耳

李孚同災有幾人二公華顯獨超倫比聞貶責祠宮去始信推移運數均勢今有官猶是貴居閑無祿未為貧須知削籍投荒者惟望歸歟作幸民

以常寧鉛鑪合供政首座因用舊韻發一笑

十年流落見無由誰識江東有趙州憑仗爐煙寄消息定中應亦展眉頭

聞政公住庵將成輒以只麽名之并寄絕句

縱橫參了祖師禪聊唱還鄉信此緣粥飯年來一齊足不妨和束帶刀眠

招政首座

高歌一曲破還鄉只麽隨緣是道場已向承天設雙榻待師同快竹風凉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二

詩

有感 李彦弼經詩載嘉禾中有入棲霞洞者爛柯不得出後一年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殺因誦此故生衆方驚退忽轉瞬莫知所在予平生遇人指教數矣不能勤行之觀此有感遂作詩以自警云

真訣由來甚易明惟人用志不精誠從今謹事先生語何患無階朝玉清

紀夢 十二夜夢孫夢臣報予已有賜還之命後三日夢臣有簡來云昨夜夢子遣人諭以得後言淵豈偶然哉

夢如符節自然合吉事有開斯必先天地無私人主聖孤臣從此望歸田

毋氏誕生之日得家書喜不自勝形於鄙句

萱草留春瑞氣長二年吳趣杳相望鑪煙正起依南極鄉信俄來自北堂委曲備聞途獲實歡欣追想慰稱觴人心天意端如此行矣歸寧慰壽康

讀林醇中書 醇中書親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此非公自重乃爲天下蒼生重也

天下蒼生如我何故人猶祝保天和奉親志意得歸路報國功名還釣簑已分息心隨飲啄不應平地起風波璚瑤欲報安能報雲自秦淮悵望多

讀錢濟明書 濟明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否不闕則日月之徒雲烟之變皆吾方冊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書何足道哉

無書可借卽捐書日月雲煙見本除言與不言俱自着損之又損亦非如琴邊酩酊何關酒濠上從容豈在魚爲報冰華老居士吾今無欠亦無餘

讀袁東之書 袁書云常若之嘗言人生游藝無如讀賢書其益尤多又云須官陝西請千金方一過極有所得敢以爲獻

人生游藝亦多端莫若賢書聖語可縱觀曾向千金深有得孰云三界果無安忘懷已白秋災瘠寄語尤知篤歲寒敢不拜嘉勤輔助保全歸去奉親歡

讀從外祖書 從外祖張牧之云惡固不可爲爲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而已

善如平路惡如巇底事前人浪自疑方寸但令無愧怍彼蒼何處有偏私流言脅動知公白削跡奇窮見仲尼事事存心惟節慎大哉斯語是吾師

紀夢 壩鸚夢侍上左右知平時上方作字遽以筆付浩曰賜卿此筆

玉色照清都孤臣亦侍書叨蒙一筆賜恩似五年初寵遂雖云遠精誠自不疎皇心定垂測行獲奉安輿

客惠團茶

久矣去清班無因預匪頒殊方得高義使我失愁顏月淵浮雲散龍飛瑞氣還炎氛自辟易歸路見鄉關

移夾竹桃

將謂輕紅間老青元來一本自然成葉如桃葉回環布枝似竹枝羅列生蘭助珍羞香不斷堂留喜意色方明更移此本家園去歲歲花時獻壽觥

閣茉莉香

日收炎照沈沈去月放凉光冉冉回茉莉一如知我意併從軒外送香來

青琅玕裏白玫瑰不受塵氛天自開最好夜凉初雨過清香習習向人來

閒步

不出柴門半月強偶隨鷗鷺到池塘荷花蓮葉並風裏一似去年無限香

鑒華亭

群芳移自嶺南州要使兒童慎厥修看取逐時花爛熳即知當日罪拘留黃茅瘴裏誠難脫紫極光中偶見收汝輩但將吾作鑒勿愁忠孝不優游

戲綵堂

歸田日月有光輝相與承顏家正肥萱草叢高明戶牖棣花枝盛照庭闈年年歲歲歡常在子子孫孫志弗違從此鄉評知品目風流不愧老萊衣

不着朝衣着綵衣歡然膝下永相依兄兄弟弟同真樂物物人人共息機三釜晨昏歸省定一時裘馬任輕肥長為不施其親者免被無窮有識譏

讀莊子人間世

巵言昔久得南華每一開編一歎嗟塵表物從何處去人間世自莫能加不知養虎但生事未始有回真作家此意于今妙相契却熟書讀謾盈車

偶書

本始有回無不可焉能株守亦何傷得師雖曉猶堪救萬事紛紛付兩忘

聞俞清老遊天台

不作寒巖枯木身又隨雲起別蕪城太方廣寺果隨喜若集滅人應奉迎山色何如霍山色溪聲孰似偃溪聲莫教却被阿蘭笑此箇老翁猶想生

岑老書云遠老法堂上草深一丈矣

建隆無復舊行蹤石塔開堂得遠公衣掛六銖收法界草深一丈見家風也知是汝遠獅子不分饒他岑大蟲何日揚州船子去木蘭花裏問真空

寄上方安老

西亭會面即移船跡掃青青翠竹前目擊已知心照

了對談何必日留連禪堂僊閣雖三界備月准雲看

一天偶此詩成更吟詠飛來鷗鷺亦欣然

敬超先

此地還能幾度君敬公名姓獨超群不因健筆曾推

美縱使忘形意轉隆誰論貴賤寄形骸要江山猶帶舊

風雲紛紛交訪百年高義道想區區只自勤

拾遺流落因埃塵海内忘形有使君老去仍從漢中情義

篤不同常侍死生分一時燥濕知難變萬里經營想

更勤管鮑不忘公亦在高風猶得後人聞

寄子發

梅花春盡送君行冬三五年前後梅發欲開君行無異常士人謂之梅花春到今忽已芙蕖

照眼明握手定須酬故約倚欄猶切念高情卞惟靜

與忘言會扇枕涼隨喜氣生只恐戀戀亦知我有時

清夢到昭平

寄蔣彥固

澄庵一別兩炎風回囑瀟湘與莫窮未登雲山常獻

瑞島收龍虎妙成功木紂蕪皆彥精所贊行之物精神迴出抱學

外日都歸笑傲中閒說逆圖增勝杖藜行欲遂

芳叢

寄朱彥明

義海雲霄世幾人零陵邑宰迥超倫能明聖主恢洪

造尚寵兒謁紫宸衡嶽深盤心不動重湖閭寫惠

憐均別來官宇知何似日益恩還得款親

寄霞老

開發高山寺崇寧賜額新長爲祝聖地無復當居人

佛殿焚修脩僧忽掛搭頻西來祖師意從此出埃塵

伯和見過

參軍跋馬择江濱一笑相逢意轉親偶復句前日

事光參身是陽生人風隨玉塵傾新蓋暑避冰姿返

舊輪八桂森森照歸路爲君留飲判經旬

贊道

流寓誰復似當時九陌塵中偶得之絜己已能成玉

雪爲人猶自作蓍龜蹄前車馬喧喧過室内乾坤默

默知一語不隨人事變與君陳闊豈無期

寄道林琳老

寶所從來指道林人間天上總回心自他初不生塲

隔悲智常隨願力深風帶洞庭供爽籟雲携紫蓋獻

層陰會須一辦旃檀去四句偈聞師子音

寄祁陽義明

散軒蕭散萬緣空森森寂爐煙駐曉風賓主不知誰合

散江山何許自西東有時黄卷倚龕外無數猶在雲生
句中好是心如大圓鏡光能照我路岐通師曾推許命言歸物
果驗

寄長沙何子玉

一甌雖忘雲雷壯濯盡埃氛徹骨清瑤泉遞龍飛湧
意蓋風留日正多情黄金照地人間闢白鴉飛泉物
外鳴只得五湖煙與動扁舟擊浪去尋盟

寄公安令孫仲恭

得君寧獨為葭莩兩度湘中睠我殊氏辦渡江猶纏
綣驅儺雖寺尚蹲獅來公廟北民歌留晋衛城東地
入吳會面不知何日再但觀休顯繼龍圖

寄華光仁老

越州刺史越州僧曾是龍華同會人偶向祝融峰下
過使從香積鉢中親毫端寶刹重重現句裏藏機一
一新正是連天鴈回日此心先已到江濱

敷文

敍籌該得盡量移吾到衡陽適及期將謂南徐須近
便那知北望尚羈縻人情既久應相好氣候無他亦
自宜造物此心君會否必留同我返茅茨

聖欽

人生相得貴知心況復鴒原有斷金但使連墻非異
趣何須會面乃同襟釋褰警動蒼天念蒼槐招回梁
甫吟早晚鱸魚從歸去為君聊駐馬駸駸

正

東堂當日偶差肩屈指今逾二十年君作長官鄰邑
内我為遷客此江邊時平出處官安士道在窮通莫
問天只恐頻煩拜勑無因重獲奉周旋

送米

甑中如見欲生塵不待人言廩自傾雖阻有歸同子
路且知書帖異眞卿隣僧市井應無迹野雀堦除亦
有情却想萬鍾安享者孰云天地極均平

鼓腹從今得果然不須稱美道州前一簞頗異山雌
意消鉢還同香積天糝作藜羹誇舉挾剖為鈎餌臧
沉淵只疑好事傳將去飯顆與嘲有謫僊
數畝非無負郭田川途脩阻故蕭然得君遠勝子輿
友使我非無漂母憐未擬更求佳傳報且先分當酒
家錢親朋只願長相見歸飽豐穰不計年

食荔枝

曾回新州食荔枝黄堂酒罷即言歸今看盤玉還相
過定是恩光照客衣

種荔枝

高堂懷核謾栽培一一紅根破綠苔攜入鄉邦五第一風流知自嶺南來

遺酒

載酒來過亦可憐持杯先已口流涎香浮入柱風光發波動兼金月影圓共醉有時依竹臥獨醒無復愧漁船此中天地尤安穩自向塵埃盛處傳

道人徐清自南來彥和堂中才收並令寄聲

吉語傳來喜可知豈無人物共扶持但憐四載遭三黜仍與三公作四夔海上颶風應駭息嶺邊炎瘴亦潛消長相從會有還歸日却向江鄉話此時

灘聲

江流隨落復喧生巧作灘聲入戶庭六律五音無不有人誰如我飽曾聽

喜雨

午夢初殘日正炎坐來滂沛瀉簷楹涼生几席心如水聊拂塵編理舊籤

思聊齋

頖宮聊爾耳卒歲亦優游昔已騰佳譽今應屬勝流竹聲鏘客雪桂影弄高秋為爾猶牽思天涯一轉頭

寄鄧德甫

高山頂上偶相逢千尺孤松霜雪中不可親疎真道履笑當年苦恨信心空衡門笑詠塵方遠太學聲名自豫行就車頭艤錦棱撥將周易問窮通

偶書

吟罷新詩復自謳欣然一笑靜中超鳴雞吠犬芭蕉外欲與論心不可招

寄元老

脊邊聊現宰官身回憶來僊尚有情鳥鵲喜從簷外集鯉魚俄向眼中明閒將永日供黃卷靜納薰風擢紫英更得香山巧相對一如眉宇照人清

欲知別後事如何門巷苔生雀可羅偏稱解衣槃礡羸自為靜處薩婆訶兕神密護爐中藥風雨深藏壁上梭惟是葛藤猶入念有時西望笑呵呵

得鷹彥書

九曲池邊見老僧君為前導啓重扃十年空憶揚州夢萬里遥瞻長者形龍斷寘心同委吏天涯隨分作孤星何當鳴指相逢去珍重楞伽四卷經

元老寄惠香山

毘耶居士有神功斷取香山置掌中五六分當令薰法

界一時俱送與僊翁巖頭雲滃暉暉日洞口烟横細
細風可但吾心今莫逆香巖於此獲圓通

道正移躑躅來

僊家春色不曾空亦有躑躅占暖風丹桂葉舒推重
碧蟠桃花發避深紅儻教帶土培軒外行欲移根過
浙中最好高堂歸獻壽年年光映綵花叢

題慈德寺願堂爲長老宗顯作

龍隱巖前怨轉頭翛然飛錫此登臨十方法界元無
限一片心田自有秋草木由窮歸白足江山依位拱
青眸我來不問西來意獨喜茶香啜滿甌

白龍洞

洞門寂寂晝常陰誰識行天濟物心金翅影沉超永
劫玉毫光現契圓音滂沱普潤三千界（[illegible]）一
萬寺天子六龍方在御不應頭角閟幽深

簡何秀才求龍眼栽

須年曾食荔枝奴種蓏令人智有餘聞說君家多此
木可能分餘入吾廬

汨羅

忠繁云亡幾百秋汨羅江水满清流是非折衷無夫
子直至如今口未休

讀郭有道傳

隱不違親與俗通危言覈論絕胸中紛紛禁錮知名
者何事全無有道風

閙市中遺火殆盡

市井繞如一小壢更堪回祿掃成墟從今匕箸知何
有百煎江流滿野蔬

錐刀利害日相摩生火由來勢自多咫尺長江水何
限不能飛灑柰炎何

何暇從容白丈人火邊緩定紛紛徙薪曾笑非無
策自是當時藐不聞

來僊閣

偶向人間作謫僊翛然來此住經年君臣島內重相
合日月壺中獨自圓過惡已除丹籙上姓名猶在紫
霞前一朝駕却飛鸞去留得風聲舉世傳

玉虛觀

山腰制作逈來新含鱟綬終便掩門獨殿紛紛羅杞
棘老君寂寂看鷄豚煙凝疊嶂爲香火風韻疎松作
道言借問羽衣何處去一齊歸屋抱兒孫（士人以歸家爲歸堂）

存之

品目從來號智囊保身何事缺隄防靑錢得謗由東

歷一簡絕悠到此堂朝散郎應無所惜大夫人豈不憂傷子生盡入禪師室到此方知道力强

儀山

目擊何人妙得知謾攜斧子仕巖隈銜花無復爲與供運木有時神倒栽文室每思雲外去籃山長起雨中來憑師更展慈悲力早使回頭一笑開

太平

大施門開陸海中一時緇素許參同縱橫只見山河露消息寧知車馬通帘網重東含寶刹法輪日日轉龍宮何當去作龐居士笑指庭花問祖風

勉薾紂秀實別刻磨崖秀實欲於中興頌側磨崖別刻以待打碑之人庶幾舊字可完得千永久

忠義能令金石開至今凜凜動昭回彼蒼欲作無窮計此事欣逢不世才淨掃煙霞諧健筆巧分纖屑過峿臺亦宜愛日成君志側席知名即詔來

高山

莫道高山老古錐欲令金碧照崔嵬神通未必輸摩詰眼淨方能識萬回棒打室中紛似雨鼓椎堂上吼如雷天長地久君王壽從此宗風亘未來

邑四一零陵市戶邑絢以錢二百萬造大舟日俟予還送至浙中

市門風義有誰知旋打長船待我歸秋入江湖正瀟灑欸然鳴艣去如飛

抽轉船頭順碧波日行五百未爲多三湘二浙雖遼遠尚及家庭賞芰荷

平生親友謾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

鴻鴈嗈嗈正北飛爲傳消息到庭闈不須過作風波慮已有新船穩送歸

瀟湘起柂出江湖日月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鳴來還似此行無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二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三

詩

聞王若愚除桂帥

鸞臺鳳閣並門居同荷先皇奬眷殊謫草悠悠空皎日年華忽忽幾青蒲朝廷擇帥君來越鄉里容身我念吴萬事循環揔如此目前何必較榮枯

寄清老

自來漁父好家風一片瀟湘晩釣中伊昔放言知莫逆于今親到得爺同金章寂寂殘秋夢汀草依依照短篷德秀雖亡次山在悵望青眼送飛鴻

覽鏡戲作

寒時驟熱熱時寒一等陰陽幾百般髮脫面黄肌肉瘦比人應作嶺蠻看

又

赤脚蠻中過一年受持讀誦日精專只應果滿同諸佛丈六金身色瑩然

元禮

來往憧憧多故人幾能於此款柴門紅蓮緑水還初與青草黄茅得細論陡覺炎氛開日月坐令爽氣滿乾坤匪朝恩錫歸田去只恐煩君費酒樽

元禮乘漁船見訪作此戲之

一棹翛然一幅巾汀鷗集處亦逡巡功名正逐天機露不似釣魚船上人

九日追和去年所作

茱萸黄菊占秋光休歎佳時在瘴鄉飲罷此身歸有日明明天子正當陽

清華閣

泉石清華世豈知蕭然無是亦無非二年於此陪鷗鷺收得閒中勳業歸

讀論語

仲尼初不離靈臺誦業門人日日來一念回光是論語何須歷箇面前

謝仁老寄所畫李長者出山相五首

虎腰黄卷動昭回無數人天心眼開不是機鋒妙相契足渠那肯出山來

其二

香雲郁郁覆江城來現開元長者身八十卷經都論了却將無說示當人

其三

碧潭秋霽禪師筆白月天空論主形是幻是真分不

得爲人重說五嚴經

其四

貝葉春文無表示於菟尾不求憐昂藏豈是維摩詰終日相從也默然

其五

一亘境界孰能參有斯人作指南更賴殷勤招喚得不知流落在煙嵐

欽道

誰謂南方世乏人斯人見義若風生吉凶禍福貧無惜父子弟兄同此情袖裏珠光携合浦胸中潭影到昭平他年野史誰操筆定以青編著姓名

讀張氏金塘阡表 同年汪彥之父所葬處也表乃程忠彥所作

大筆從來不妄褒特於阡表勇揮毫當年種德已如此今日里門宜自高雲帶洞山常藹藹雨鍾明水轉滔滔追榮更有豐碑在行矣巍然壓巨鼇

聞周仲修復致仕

繼述嘉謨聖主知拂衣緣底便言歸往而能返非難事安不忘危是識機西子扁舟藏國艷鱸魚一筋出江肥公平有地相容否緩脫拘攣去似飛

聞宋世英再知江寧府

歸頭眞詞未幾時牙兵重展舊旌旗向來孰不歌來暮今去歡然釋去思竹馬渡江騰騎足甘棠拂戶動高枝鍾山只恐違初興徑入鵷行侍玉墀

示長卿二絶

憐伱炎荒已二年親朋書問亦茫然獨君風義能終始不管煙嵐日着鞭

其二

一別和州二十年山長水闊去無緣因君說起外家事特地欄邊心悵然

示二黃

摩尼超出衲衣中五色[illegible]方照不窮八萬四千清淨眼一齊開了見眞空

夜聞鳴根

鳴根發響五更初恰似京城叩木魚夢裡猶疑趁朝騎幾回驚起攬衣裾

又

漁人於我本無情我[illegible]驚起却眠方記得新條不得到京城

書喜

仲冬月吉吉可知日南長至恩光期一陽來復驗內

健八陛圓壇嚴上儀玉輅回鑾天倍喜金雞肆赦人均禧倚門朝夕可寬念綵衣歸去今其時

喜晴

一陽初欲與時亨便覺群陰不敢行寒雨斷飛天皎潔冷雲收斂日晶明泥乾履齒都無阻氣協花心倍有情天運回旋吾道長欣欣此際孰能名

偃宮廟

千仞巉巖一徑通可捫天處是偃宮嬋娟並席誰家子縹緲吹衣萬竅風初月淡籠眉拂拂晚雲低繞鬢鬆鬆邦人不復知端的但說常能助歲功

周御史廟

忠言直節動天聰名在昇平北斗中陰德久宜家有後光靈今與國無窮庭前烏集當年栢門外風生舊日驄公不世情應我顧一觴聊復以誠通

龍興觀有感

自罷龍興節人間幾歲窮偶觀塵榜暗追感御爐穹萬事遺高躅三淸肅下風鈞天在何許猶藉夢魂通

枯荷

萬頃菱荷一一荒駢頭相倚臥池塘追惟弄日搖深綠不謂凌風折敗黃飢鴈飛銜投遠渚寒魚浮觸動斜陽那知凜凜梢雲者自有松筠傲雪霜

閒步 同長卿夢臣

冬來風雨併今日偶晴明況是親朋集聊將笑語行青雲隨步武朱鷺入逢迎無限欣然思都隨指顧生

泛舟

乘興扁舟過趙村淄家灘上水連雲欣然便欲尋源去織女機邊日未曛

又

風淨一奩水鏡雲開兩行山屏白鷺亦知人意飛來佇立寒汀

登鵬高亭基

野燒無蹤知幾年故亭遺址尚依然巍巍穩據山千仞湫湫前當水一川地展雲衣深固護天回松蓋巧周旋重興棟宇非難事坐使風光集綺筵

銅池

匀吾灘頭碎石淄添江面淸流聊向箇中兒戲不知何處塵浮

示長卿

君與我同庚子生連年憂患亦縱橫天高休說不可問心下直須深自明運屬時雍人正樂祀嚴郊報禮

敕成滄浪蕩垢分參以行吳欣欣來再舉

送長卿

有口如鉗方解語無心似水始能思杯中一片閒天
地占得新陽君與知

陽朔千山與萬山生綃圖寫北人看君今款段穿雲
去莫厭崎嶇行路難

陽朔路

雲裏峯巒千萬重中間一路與天通新陽已約爲前
導迴我車輪朝帝宮

寄長卿

鳥樹霽色朝迎馬蹬吐澄輝夜照眠日月於君已如
此不須星曆問行年

偶書

朝天坊裏朝天客拱北軒中拱北人惟有老蒼知此
意只應潛爲啓嚴宸

寄參寥

雲岫庵頭掛鉢囊旃檀一瓣自馨香建隆消息天然
別妙總流通筆放光南嶺梅花空自得西湖湄島苑
相望師如水淨吾如月照入清冷知有方
上東門外解船時赴感汝陰師未歸松壓對談能幾
日寢鄉孤坐但忘機珠騰聲社淮南冷山折成都蜀
道兆屬耳朱絃誰莫逆只應袖手看鴻飛

喜捷應方成

上醫醫國有誰知且集方書捷用之疾苦一齊安樂
後自然遭遇太平時

他處梅自十月已開爛熳獨此今方作花觀之
欣然

鷩恠江梅獨未開含芳元是待冬來新陽夙駕無多
日已向枝頭各自催

東君消息到梅梢滿眼輕盈漸解苞遶樹更忙須百
匝行看新樣掃雲髻

梅將喜信自天來光動書樓趂暖開花此去年眞箇
好一齊欣送我僊回

治梅圃

只有今年對此花此花欣送我還家呼童掃溉放花
出作意相從歸去誇

中間離障壓根蟠四面荊榛逼樹攢今日消除隨手
淨放梅高出紫雲端

放竹鷄

皷翅出樊籠雙飛意氣同便鳴泥滑滑深蔗竹叢叢

善也還天性時哉屬歲豐弋人情已得寧復陷機中

拱梅亭

陸沉無復似當年高壓雲根氣象全四面山川翅指
顧一時草木避蕃鮮乖覺鳥實須歸帝起檻龍香必
動天自我發揮人共樂風流從此映來僊

懷長卿

香醅新撥一尊濃准擬君來笑語同緣底留連過初
約凭欄日日望歸蓬
深情知在雨恩邊肯為閑花醉後顛不是君山駐陽
朔即應倚擔待長船

小樹

一株短短八九寸四面青青千百枝作供佛前優瑞
竹移根石上入銅池

小雨

梅圃初成壓土飛早來煙雨便霏微天時人事欣相
得可驗蒙恩朝夕

聞吳聖取還朝

庚子頻年憂患同君依墳土我飄蓬聞君已復雲霄
上顧我須逃瘴霧中學校他年齊出處朝廷今日異
窮通敝廬歸去無他事惟願時和歲歲豐

燈花甚奇

草赦今朝鑠北門燈花來報我蒙恩巧當樓閣中間
立高出光明幾次繁遊絕雖然如異域生成本不間
孤根此身由荷乾坤力仰答洪私他日論

山禽

一鳥飛從何處來歸去歸去聲聲催爐煙正白山閣
起天意依然雲路開三年至日限為壽萬里膝下今
當迴迎祥拜既不勝喜滿引賀酒千百杯

用老杜至日懷太白韻懷諸弟

羅拜為親壽遙知亦我思陽生萱草色心入棣華詩
帝澤來非久萊衣戲不遲為言多置酒歸越賞花期

懷舊

辛巳年冬尋舊行朝從太廟出青城雪迎天仗徐徐
舞日向龍顏淡淡明不待徧校人自肅惟觀夾道喜
相仍今朝倍復如初盛遲拱神京空此識

至日依韻和老杜五首

歲月驚如弩發株千官壇下又成行燔柴香靄六變
樂奠玉殷勤三上香當日珮綃躬進酒茲辰自斷望
垂裳瑞誠舞蹈無因預空想中天瑞氣長
鑾風吹鬢毛斑非復登樓舊日顏上玉亦應憐久

竄旅臣尤切望天今還金雞歡動欄干外綵服光生骨
肉間歸去此恩何以報惟將香火祝南山
黃宮初氣重氤氳喜色朝來便著人知有歸期親望
我更無他事我思親堂前獻壽開金盞纔外蒙恩載
王宸一笑承顏勝六印功名豈復羨儀秦
當闕無復守門催欲曉雞聲喚起來一炷壽香瞻白
髮三杯賀酒寫紅衣看棚尚倚天街柳恩信先通桂
嶺梅但喜奉身歸膝下自餘皆是會禽杯
慚愧君恩似日長終然傾否肇三陽休思往事追華
貫且喜餘生脫瘴鄉俛仰自如誠自幸尊卑相守免
相望外炎內熱從茲盡別是人間一味凉

同仲豈長卿觀梅

雨後江山欲放春更無一點舊風塵對花若不飲一
盞却恐梅花解笑人

同長卿梅下飲茶

不置一杯酒惟煎兩椀茶須知高意別用此對梅花

張斜惠吳洞簦

茶選修仁方破碾簦分吳洞忽當筵君誤還吳知難
作試取一瓢江水煎

次韻和答稷臣見貽之句

瘴癘侵凌鬢欲華鳳凰飛詔下天涯有如病骨將枯
日忽遇靈丹躡彩霞赫赫千齡方啓運熙熙六合共
爲家此恩碎首知難報空感來篇似永嘉

次韻和李學文所示二篇

材氣無雙是隴西扁舟還指舊山溪非關呂覽難更
字要使班輸別造梯塵外光陰歸作者道中消息在
寥兮他年峻捷黃金牓路入三吳手重携
大明端拱褚衣紅正想豪英入彀中但使學優迎命
達莫將年少歎途窮三秋水闊魚依藻一日天高鶴
出籠持我此篇歸獻壽蒼梧歡動曉來風

移漢陽

漢陰丈人渾泄修漢陽居士逍遙遊中分漢水共天
地能別此心惟白鷗

畫山

幾年崎嶇與畫山鄰今日歸航駐水濱天亦有心酬我
願斂雲收霧日光新
三峰闊展映天長大巧由來未易量我欲移舟殿前
去萬年千載對君王
佈成屛障幾千春洗雨吹風轉更明應是天王醉時
毫重粉墨尚縱橫

展畫亭（畫山名聞天下山前乃無學子以延好事之目天其或者昭以待吾正彥乎輒形歎章用為前導若落成請以展畫名之亦絲歌外一段佳事也）

丹青一筆妙難窺萬古長如初畫時濃淡乾坤偏掩
映參差雲霧巧追隨深藏屢表天元愛不到炎方世
豈知展出高亭快人目捨君風韻更誰為

小舟枕上

船頭鑽入北來風纔日連宵閑短蓬多少峰巒多少
意一齊收在枕屏中

登蔣石巖寺盧舍那瑞像閣

樓閣門開處處通毘盧出現眼光中為人重說一遍
品巖下灘聲西北風

我自南方稽首回大千經卷出塵埃十方三世都開
了盧舍那尊金色開

我住蓮華法界中塵塵刹刹本來同旃檀一瓣聊與
供吹瀉巖前萬竅風

與夢立行入長安廬

恰到長安風色晴一條石徑坦然平與君伐杖尋廬
去全似僊宮嶺下行

久不上船思上船偶然縱步是長安何須更望君乎
卜但把虛名子細看

斗米灘（灘在桂州南六十里俗傳古有僧自遠來者近桂人也舟泝灘不可上齎糧一斗食之既盡乃登山望故鄉化而為石至今絕頂有石如僧立之狀）

粥飯都來一斗糧灘前喫了倍蒼黃把如立作山頭
石何似急行歸故鄉

捍門山

揚子江頭舟楫回海門山對潤州開故鄉歸去六千
里先入捍門山裏來

過雉山

客聽當年記雉山杜鵑聲切枕難安今朝歸向山頭
過不見杜鵑空夢殘

苾蒭曾向定中觀謂我南還便可還過了三年方語
驗聊將一笑謝禪關

示壽寧長老如曉

十二年中獨自春應緣還現壽寧身南方衲子聞知
否便是黃龍舊主人

三關誰復識黃龍大施門開振祖風無限人天無限
眼一齊回向嶺雲中

師在興安我在昭幾年相望但雲霄誰知小出忽大
過共折青柴帶葉燒

示崇寧長老善資

五色雲中有和煙天長地久祝斯年太平一曲遏師
唱響徹乾坤萬古傳
獨秀峰前是寶坊尖今執惱變清凉人人認得長安
路珍重旃檀一瓣香
與荣適正資長老同宿覺華山安福寺
覺華山下古禪宮㠍足蒲團午夜同但有鷄聲吞鍾
鼓更無僧影到簾櫳真情迥出忘情外多語都歸妙
語中轉首是誰南與北庭前檜栢亦生風
夜登台光亭示主人莫允
亭擬炎方第一州旌旗曾向此中留台光不逐春光

改花影長隨桂影浮誰謂領雲收白雨偶然登徑入
青畔他年南北遥想望應記忽忽秉燭遊
留別與安唐叟元老推官
天繪亭邊三載夢石灰鋪裏一時情箇中不是同參
得實次崢嶸何日平
風前火烈逢真玉雪後天寒見老松携得此心歸北
去與君無處不相逢
幽居不許穿雲到寶閣仍忘破暁登多少從來疑着
處一齊分付打包僧
留別龍城山主懷義

陽朔千山復萬山最深山處是松關新詩吟罷無餘
事一片真心雲共閑
僊閣龍城一望閒每來過我不知還汀鷗猶集欄干
外應怪從今氣象閑
好事如師品易逢不辭跰足訪行蹤揮殘壓尾知難
再目斷碧蓮峰外峰
青天無礙本來同休向江邊動別容師似碧潭吾似
月不論南北總相逢
三喜黃葉止兒啼一句何人妙得知今日爲師重說
破滿軒風靜月明時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三

詩

寄廵鋪溫曠侍禁乃杲之弟也

幾日長亭復短亭霜梅夾路喜相迎風光總屬君家管霽色偏隨馬足生老酒盈杯誰欵曲少陵佳句謾分明回頭安福前山曉入桂蒼蒼無限情

山行示同遊

碧雲堆裏共徜徉莫厭捫天帶夕陽遊徧桂州巖穴後更無閑夢到南方

東山

我是來僊閣上僊天敎飛鶴過山巔松篁爲我生淸韻一似薰風初入絃

又

七星峰頂絶纖埃不負煙霞雙眼開昨日湘南遥指處飛騰今向此中來

寄題妙峰閣慧照堂戚藏主授業院有閣有堂求予名既名之而示此偈

妙峰閣外雲收翳慧照堂中日放光大地山河都見了此心聊寄一爐香

葉筠元禮留飲

天造移居漢水湄領邀欣與故人期紅燈暖照金波動金勝來僊閣上時

其二

殷勤留我共淸樽無限情懷子細論天色亦如人意好曉來星斗滿前軒

曉老

寓壽寧方丈州人求識面繼來焚香作禮戲呈

維摩丈室一張床暫寄淸宵夢幾場却被閑人作禪看競來合掌要焚香

一戲靈川令王洵仁仲

長官貪看祖師禪有甚心情問我船一隻逃歸兩隻破謾住江檻望靈川

示仁仲

槎頭一別十經年月照黃茅夢不圓今日北歸恩賜與相逢如在四禪天

其二

一根燒筍共分甘髣髴當年漢水南紅柿烏殘無此意前三三與後三三

次韻和仁仲滑石鋪泉軒

長官心事古人前碧玉峰巒碧玉泉洗出北歸煙瘴眼光明欣覩太平年

假寐靈川報恩寺

故人猶在驛亭邊暫向雲房借榻眠漏泄祖師多少
意松聲都到小牕前

示春陵顧林宗

寇公樓下釣魚船橫絕晴波已七年邂逅蓮宮論往
事恍疑同在夜摩天

見曾宣靖陶商翁碑後有感 碑在興安石灰鋪

石上猶新墨忘情亦歎嗟殊恩宿歸骨冷迹尚平沙
願力消磨垢緣依盛寶花人間幾行淚空洒玉川家

入湖南界

踏着湖南境界新展開天宇淨無塵增添喜色知多
少滿眼雪峰如故人

北風吹破亂山雲山頂皚皚雪尚新怪得幾朝寒瘦
日元來猶雪迓歸輪

一自瀟湘見雪飛炎氛遮眼暗漁磯今朝絕入湖南
界便覩王光生翠微

北風吹面過如氷也勝南風瘴水濵莫向知亭嫌太
冷主人元是鐵心人

薄薄陰雲淡淡天北風迎路徹重綿從教捲起轎簾
子吹盡幾年嵐瘴煙

重重疊疊擁遙峰總在輕煙薄霧中疑是李成初畫
了生綃千幅掛晴空

淡描深拂百千般終日擡頭不厭觀造物始初誰與
樣定應曾得古圖看

一等乾坤一等山纔分湖嶺便多般何如洗盡昏昏
瘴都作晴天萬仞寒

折得梅枝插轎簾路人驚怪簇巉巖從教大擔擔將
去深入三家村裏談

短簫長笛鼓婆娑紙為船棹晚風送了鬼神無一
事大家嬴得醉顏紅

雞未鳴時整客衣行行只恐日斜暉米塘過了全州
近恰遇村人趂市歸

赤腳纔中新出來湖南逢着盡銀釵雖然未得凌波
樣已會人人着草鞋

示崇寧長老允和 和與一韻

安心得髓遇昇平不似雲門不解行聊與祖師分半
座湘山頂上放光明

示澄庵庵主炳著

又向全州現此身澄庵猶是舊時人相逢休說途中
事且點茶來喫一巡

澄來澄去不知年一片澄光月樣圓照破十方三世
黑大家同集世尊前
不肯南來伴我閒若來何法可心安直饒參得餘餞
鞘也被昭州煙瘴謾

示張道人

幾年龍虎自相隨南斗延生恩賜歸霄漢路通經鶴
在不妨高躡紫雲飛

妙高亭 四望山長老文照郎山頂造一亭求名以妙高名之而示此句

四望山頭老比丘笑他思大浪經由巧將三十三天
好都向青雲青處收金翅遠投簷際歇銀河底逬砌

邊流高高更有堪行路騎取潙山水牯牛

六一巖 余與子初同邵武李郎聃祖道始復徐武靖國零陵蔣漢彥回長老永文由詹巖穿後崗攀援藤蘿窮覽勝事然不到處得此巖穴遂以六人一時同見名之而以六人一時同見分頷有作乃若年窮氣象妙與人會則徘出此巖而外屬與入濟巖而內盼者心自喻焉不可以容聲也得同字崇寧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造物有所待嶢巖從此通千峰豁前障萬象欻來同
滌覽進江水嘯晴生虎風誰知不朽事成在笑談中

喜長老永文方自外歸

荆棘叢中自在人不知何處是埃塵巖前䇿著笑絕
倒也似炎荒金色身

文長老云山有訓狐鳴即客至夜來鳴更異當
我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訓狐緣底潛知
得隔夜飛鳴報老禪

自淡山過瑞巖

淡中有味味眞味暗裏有明明更明不是同來三大
士有誰能識此時情

觀眞珠花留戲陳瑩中

古觀無人花自開眞珠顆顆映莓苔留教合浦居士
看何似海邊新蚌胎

示法輪長老景齊

問硨磲已化爲塵却得同生庚子人聊把此心論此
事頗疑前日是前身雲間蚴蟉峰回禮庭下娑羅花
獻春更欲從橫見端的夜來飛雨洗金輪

示雲谿長老文度

與師應有緣相見便欣然徑出牧牛室共捫垂雨天
一笑誰境界萬物自山川放手無餘事歸來汨瞑眠

示方廣長老從譽

五百阿師何處來天堂初不䧟天台靈泉飛作人間
雨法鼓騰爲山下雷對現此身誰髣髴上方黃閣正
崔嵬只應永劫觀空眼總向峰前數喜開

題寥老無住閣

不二門開刹海中十方世界本來同四威儀竟無所着千手眼應如是通彌勒當年曾示現善財於此悉參同而今我亦逢師處聊擊欄干問祖風

自方廣冒雨過高臺示德淵長老

雲煙猶暝曉杖屨已高臺眼向不危去景從無外來巧將新水墨瀉出舊塵埃携得還天北晴時闊展開

定林長老首座自合浦來以此示之

已入高樓見彌勒却尋舊路禮文殊誰知垢膩納衣內總是摩尼無價珠

示萬壽長老道琮

萬壽閣中逢故人萬年松下偶穿雲憑將五分眞香爇長對南山祝聖君

示衡嶽寺善果庵道成庵主

遊了諸山問了禪却來庵裏坐安然何如一瓣焚香去飛作祥雲徧九天

示勝業寺長老有餘

郃陽一曲有誰知拍手相逢笑幾時偶向悅亭杉外立元來傳在最高枝

入桂蒼蒼湘水南師鄉我客飽曾諳五年不見今年見猶得寒爐一夜談

過洞庭風作

洞庭波面忽如雷萬斛樓船舞一杯爲報馮夷莫相嚇僊曾經着暴風來

次韻答八十三外翁見

乃翁心事別壁月到寒塘欹枕三竿日横經一炷香尚思同燕座還欲對胡牀行矣拏舟去金鐘亦自將

招俞清老并簡康遠禪師

腰錢騎鶴上揚州妄想空來事事休惟有三竿風月在待君同理釣魚舟

欲知何處是生緣問取維摩室內天渠若口鉗無答語竹西堅臥許安全

石塔迢迢兩閏餘潛知骨瘦奪松枯煩君爲把公憑判同過江來伴老夫

詩送晦叔先生

先生戴花六十年青春不老花長妍金盃停手便索去一片閒雲飛上天

知是初平幾代孫雙瞳日月壽乾坤人間有眼誰窺得笑出常西郭門

疾臥幾爲萬鬼隣金丹一粒遇高眞此身從此無他

事長作昇平擊壤人
一別相逢復幾時東西南北酒盈巵天機深遠猶須
決莫便飛騰不我期
萬里來歸荷聖恩焚香趺坐欲無言群儒若問誰堪
度爲說宜心到本元
寄知庵主
自從彼樣後高風南北東西久未逢惟有旃檀知此
意爲傳消息到中峰
簡俞子恭
東郭名區步可過病餘猶以路爲多何當略彴通新

徑日日從君擊壤歌
戲簡錢濟明
雨雪相仍勢未休禦寒惟酒勝重裘誰知旱久猶乾
涸不見玉泉東向流
又
載酒無如君最頻年來緣底斷音塵只應咫尺譙門
住也學兵廚不送人
就舜諧覓石
數峯寂寂臥蒼苔醉眼何曾略爲開乞與⋯簷淡相
對要令雲雨出山來

智岸將往錢塘索妙樂庵詩勉此爲句
向來楊處士今作岸禪師懶散元非我閑怡竟有誰
長應心似水不復口如碑此處真安穩何人妙得知
呈明遠
爾來無酒可沾脣只恐傍人作獨醒自笑金龜已當
了惠然誰復遺銀瓶
楅姪以詩來次韻示之
酷愛日長盤可聚幾人如古惜分陰曾中萬頃清涼
地莫遣俗乘間侵
讀書
誰能也學讀書癡園圃三年忘了窺却恐主人如世

柳邊携藜杖去何之
挽詞
崇仁縣君魏氏挽詞
出自高明盛歸從望族賢崇仁膺帝命積善信家傳
翼翼繼三世冥冥忽九泉空餘可銘事追繼采蘩篇
獵獵緋郊路銘旌拂朔風堂前萱尚北門外水猶東
貌入丹青冷恩留祭享豐鄉人仰閨範方看子孫隆
故通直强君挽詞
白髮將年往青衫宦遊從來四方志曾未一分酬

幕府殘機晝閣門失好修惟餘舊秦月寂寂照新丘
金丹猶在鼎馬鬣已成封夢斷飛雲鶴春歸遶墓松
韋編元自若蔡杖竟誰從賴有承家子流光得所鍾

龍圖胡公挽詞

華屋初成後安車未用時誰知五朝舊俄與九原期
德映文恭顯名參修簡垂淒涼獨心事無復盡施爲
正爾逢千載何爲不百年龍圖虛舊閣馬鬣啓新阡
方寸留天鑒清規入世傳韋平向來盛端屬子孫賢
知己如公少還鄉特地親分攜能幾日聞語欻驚人
永念恩常在深慙報未伸從橫淚交下空灑朔風頻

胡公郡君李氏挽詞

先別人間去由來天意微初心在偕老此日遽同歸
鏡掩孤鸞舞津藏雙劍飛空存錦囊告依舊照霞衣
正是家肥日香奩曉不開侍兒猶扇枕良藥已停杯
蘋老殘初薦萱閒冷舊栽只應有餘慶從此旦雲來

故通仕孫公挽詞

少微星忽墜疇昔夢初圓鄉社崇新祭書帷掩舊編
亭依金斗固兒戲綵衣偏踵續誰爲傳吁嗟高士賢
君子不可見先生無復遭凶傳俄一旦吉夢變三刀
德與諸郎遠門將駟馬高傷心獨南陌松檜朔風號

故成紀李季倬挽詞

命也端難詰時乎竟莫來門庭方白晝冠帶奄黃埃
萬卷虛料理千金廢剪裁遺承子將顯猶得慰泉臺
師門深往好姻黨厚新情正爾追談笑那知隔死生
松風傳挽鐸壟月照銘旌莫預東郊送悲涼空此誠

故文安郡君劉氏挽詞

鷲峰成卍別聊現大家身瞬目超塵劫隨方得本真
忘憂殘舊草供祭冷初蘋獨有閨門淚潸然冬復春
碩力堅如母脩然亦坐亡羞蘭虛孝養偕老誤榮光
淨域歸何許遺經只自香他年盛追贈猶得賁餘芳

故承議李公挽詞

筆筌豪英内如公迥不群胸中妙莊老筆下藹機雲
勲業知誰視聲名只自聞空餘栢莊栢彌望拱高墳
甫里榮親願歸休不計年心寬塵竟遂善積子皆賢
萬事殘初夢千齡奄逝川登門獨無路追感倍悽然

忘友皇甫氏望挽詞

入行宜高選胡爲不享年鄉閭推往躅几席積子賜切
遺編俛仰成千古淒涼到九原須知天報在有子共
稱賢
超然遺象數非古亦非今過我每終日惟君同此心

絶編猶可續折角竟難尋已矣無由作高山空自琴

閻求仁大傅挽詞

東國論交處于今馬鬣歸江山愁欲變冠劍欲成非
事業知誰覩聲名只自飛蒼蒼不容問落日掩晴暉
踵門寒日後留語竟黃昏能得幾日別遽爲千古魂
根塵元自了生死更何言獨有人間淚隨風落九原

强評事挽詞

池亭春未改宰木已鳴風夙負三吳望今憐萬鬼中
潛光雖不輝遺澤定難窮他日高門淚猶知駟馬通
不爲明世得已矣舊山川靑眼誰樽俎黃金自簡編

鄉閭今昔異門戶子孫賢我獨從君晚追惟更慘然

閻丘大夫挽詞

鵷鸞紛集日松檜掩新塋持節空諸路分符設列城
閩山餘舊峻淮水漾前淸地下雖難作功名凛似生
營丘何處是不復問歸期世事三吳冷風霜八月悲
生平雖爵祿身後只書詩恩報嗟無及初心折涕洟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四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五

制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制 係試中書舍人

四方在御資文武以成功八柄是嚴必勤勞而懋賞眷此築壇之拜實居分閫之雄厥有眞賢來膺異數

誕詢日敷告治廷具官某學貫古今氣全剛大洞萬微於忽眇提一節於初終是爲君子之儒出偶聖人之作踐揚中外綿歷歲時逮入長於天官益推隆於人望審乎甄拔既比迹於山濤肅以公方更同風於毛玠是用疇其底績寵以陟明授茲六纛之儀董

我三軍之政於戲觀武無列雖盛德之不爲忘戰必危亦前修之深戒朕方躋民於富壽爾其體國而經營庶幾戎夏之安永紹祖宗之盛服我休命勉圖膺公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學士視草禁中雖以翰墨爲選然論思獻納啓發事幾其所以副予簡求者蓋在文章之外矣號爲內相自昔以然久難其人今以命汝具官某志修而行篤學博而才高自昭于時無所比附夙稽群議進直掖垣作爲深厚之詞鼓助中和之化玉堂虛位莫爾宜

居斷自朕心亟比褒擢夫自唐以來居是職者多矣
淑慝具在可按而知其以汝自信于心而旣効于事
者鑒前人而擴焉朕不汝忘尚有異寵

戒百官修職業勿事朋比詔 係試中書舍人

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思所以遵奉先烈而成天
下之務者無競於得人故訓廸厥官布列中外且冀
人皆正直有如文王之時績用咸熙無愧舜帝之盛
然而求之在位考之輿言其奉公守義者不加多漸
職朋姦者不加少以方前古朕甚恧焉豈朕戒之用
休者未盡其道歟董之用威者未盡其法歟抑士大

夫狃於前日之習靦然安之未易遽革邪經不云乎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好惡者人主心術之動也
旣以曉然示天下矣民且知禁而況士大夫乎繼自
今往其各務正乃心飭乃職上以成政事下以成風
俗副朕所以期汝之意高爵厚祿朕亦有以待汝而
不遺也否有常刑朕曷敢赦

鄭紳可東頭供奉官依舊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朕臨御以來未嘗私爵祿以爲恩而祥發
宮闈襲予慶事推隆異數厥有舊章躐進五官併爲
爾寵爾其飭己務稱毋使淸議得以疵焉則朕惟汝
嘉

陳彥誠父繹特贈右正議大夫制

勑朕纘隆聖緒澤沛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
某故父具官某早以才學蔚爲豪英中外踐更譽問
休洽當熙寧有爲之日受神考特達之知揚于禁林
致位華顯奄其淪逝積有歲年惟善慶之所鍾服義
方而是似式屑賁典越進文階雖冥漠之遊閴難寤
於視聽而寵靈之異宜不昧於欽承享我恩榮用光
泉壤

蕃官巴令渴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以忠勇奮然身先冒敵摧鋒達于朕
聽第功應賞寵進爾官勉對恩榮益圖報効

蕃官包厚轉官制

勑具官爾以忠勇所至身先折馘摧鋒數有成績懋
推恩典寵進六官仍徇爾求就遷巡警益圖來効以
對休光

蕃官侯師正轉官制

勑具官某爾奮身行陣折馘以聞應予賞科用進爾
秩尚思報稱以廣後功

孟勝轉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以忠濟勇數有戰功回厥寵遷用陞爾秩勉從訓令相與致身尚有官榮待爾自効

朱紱除給事中制

勑給事中以封駮為職而一時之政令係焉必惟其人乃克勝任具官某儒學吏治夙昭于時翊朕初潜灼見忠實亟從諫省進陟東臺斷自朕心不以為速語不云乎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然朕之所以用汝者豈直以故舊而已哉勉修厥官以永終譽

張耒除祕書少監制

勑具官某朕方崇策府以集天下之豪英覈史官以昭先帝之功德惟時選寄不輕用人以爾學博文高表於多士召從孤外亦既踰年蔚然禮樂之中休有服勤之譽總司祕籍衆預信書疇爾居焉朕命惟允勉圖報効勿愧恩榮

張耒直龍圖閣知揚州制

勑具官某揚於東南為一都會師帥其上率多顯人以爾文學著聲蚤踐臺閣寵還舊職往涖丘民其思所以鎮撫之稱朕惠澤元元之意

鄧洵武轉官制

勑具官某朕惟神宗皇帝妙與道會肆筆成書集以

寶謨就委史局爾於致力最為有年寵進一官用旌勤勤仰惟宸章在上燦若日星垂照萬世而爾獨以編次遷焉顧亦預有無窮之榮

入內都知梁從政降官制

勑宮闈左右之臣朕所親信事于廟社義曷可容具官某受國厚恩弗圖忠報方哲宗升遐之始皇太后深念大計召爾詢焉爾乃佐保章惇請聽其語向非聖慮先定牢不可移則惇之所以異意者將因爾而售也惇既竄于海上爾猶處于禁中公議華騰罪在不赦尚念神考龍飛之日爾為攀附之人特屈刑章姑從輕比降官褫職出領祠官服我殊休往其惕厲

王中正追復遙群防禦使制

勑朕既嗣位與天下更始不間存歿咸以恩加具官某蚤奮邊陲晚罹廢黜奄其淪謝條有歲年用伸孝子之情追復遙防之舊營魂不昧服我休光

任伯雨除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自諫路而遷省曹元豐以來具有成比以爾進躋朕選修職不回支度虛員往司其事夫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爾蓋論之詳矣且將於爾所行而攷焉其勉之毋怠

宗室仲奚所生母王氏等封郡縣太君制

勑天寵啟節慶肇宗親昭厥母儀推隆異數具官某所生母某氏休有內德克成子賢旣疏大邑之封申錫有邦之號永綏孝養以對命書

宗室士贍所生母郭氏封縣太君制

勑具官某所生母某氏等天寧啓節慶肇宗親有子而賢義當同貴用疏封於湯沐以表異乎情文永對寵休益循母道

王厚貢授賀州別駕制

勑具官某朕惟祖宗以來仁覆天下固無此疆爾界之別間或興師問罪亦以義濟仁而已非造兵而嗜殺也爾以選擢爲將曾不是思而乃深入青唐肆躁族部妄利其寳貨禍及無辜怨結人心動傷和氣按章來上深駭予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厭塞公議斷居散秩竄隸遐邦尚體寬恩勿忘循省

郭寔除文思副使制

勑具官某集禁旅以嚴武備詔令之所謹也爾能飭力遵奉迄用有聞寵進厥官尚思來効

李昭玘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之司所寘以爲屬者猶皆一時之選而況典貳寺事詎可非其人乎以爾博通古今久踐芸閣攷于已試蔚有休聲惟時亞卿莫汝宜處若夫妙盡情文之本深明損益之宜使朝廷典章與三代同風爾在都司固已稔聞而熟察矣勉對朕命以崇厥功

陳察除左司郎中制

勑具官某尚書總六官之政令而左右司分贊綱轄其選甚重以爾言斯可復行不苟難中外荐更聲著臺閣越從文部擢寘都司其以爾自迪于中庸者擴而充之以上承而下肅則豈惟有助于治爾亦無愧於所學

薔宮結氈抹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忠不容扳力摧賊鋒折馘執俘各以功顯第數來上隨進厥官服我恩榮尚思後効

龔原除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制

勑具官某師帥大邦爲時重寄朕所畀付屬在老成以爾拔自儒宗荐更省闥分符共治民吏宜之寵陞書殿之華就總列城之重朕於天下固已一視而同仁矣爾勿以外自輕思所以利吾元元者以爲報政不亦善乎

王詵除直龍圖閣知青州制

勑師帥大邦爲時重寄朕所畀付屬在老成具官某歷仕五朝服勤諸路剖符持節民吏宜之寵陞内閣之華易總列城之重朕於天下固已一視而同仁矣爾勿以外自輕思所以利吾元元者以需報政不亦善乎

陳次升除右諫議大夫制

勑朕方無所忌諱以延天下之忠直而職總獻納尤思得人與其取之於方來孰若用之於已試具官某以御史事神考以補闕侍泰陵知無不言簡在朕聽

召居横榻亦既踰年曾弗挨於夙心實有裨於初政用疇爾最長我諫垣然自元豐正名以來臺諫之職既已有所分矣爾其勿亟勿苛思所以稱其職者而勉焉以副朕獨斷用爾之意

内侍省押班閻安轉團練使制

勑朕内屏玩好之具外斥土木之功嘉與萬邦同臻康靖至於寅奉列聖則苟可以致隆者未甞不勉焉所以伸孝敬也助成此志豈不宜褒具官某久侍宮閫備陳忠力嚴肆容而增飾罄夙夜以施勞肆選闈結之榮寵異班聯之寄往帥而屬其遄官常以承朕

奉先無所作爲之意

盧世延陞通事舍人制

勑具官某爾衆聯上閤久已十年率職無違在所甄録特陞通袟前奉軒墀稱哉恩光勿忘報効

張卑誠妻趙氏封郡主制

勑其孫某許氏朕惟哲宗皇帝宗祀明堂大推慶澤肇從官禁以國同休而充儀張氏願以所蒙進爾郡號益堅自誓之節永對非常之恩

内人劉氏等並封國夫人制

勑具官某氏等朕纘隆聖緒二年于茲矣苟有功於

國者雖疏遠孤外之人猶且褒陟再三而况宮闈之内乎以爾護視朕躬既久未懈疏榮顯郡未稱勤勞用進錫於國封以寵光乎禁掖欽承休命永保壽康

内人張氏等並封郡夫人制

勑具官某氏等朕纘隆聖緒二年于茲矣苟有功於國者雖疏遠孤外之人猶且褒陟再三而况宮闈之内乎以爾佐佑朕躬服勤夙夜疏恩錫號亦既彌年用增錫於郡封以寵光乎禁掖惟時休命勿替欽承

内人薛氏等並封典字制

勑具官某氏等朕於掖庭之内雖未嘗以名器假人

而久于服勞者亦必有以報焉以爾列職交修協成衆務不改司存之舊就遷品秩之榮尚勵夙宵以圖來効

後苑土地封顯應侯制

勑後苑土地爾神分職幽閟實在禁衛數有顯應動乎見聞宜昭正直之功用錫列侯之號享予秩祀與國無窮

劉鑑轉官制

勑具官某爾父有方辭榮禁省就佚靈宮寵其舊勞推以異數顧同所授併陟爾官移孝爲忠勿忘圖報

蕃官王舜羅等轉官制

勑具官王舜等爾深入賊境遇敵而前折馘執俘各以勇濟進官一等用酬爾功尚有戰多勿忘忠奮

許宗孟父元贈右正議大夫制

朕纘隆聖緒澤沛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居以孝顯仕以才稱久幹邦財被遇仁祖爰自周行之內越陞侍從之班有子而忠能世其美式孚貴典追進文階宜不昧於欽承庶永光於泉壤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惟爾先正相予祖宗道德勳勞竦服夷夏其宰上之

末共矣故物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况遺範之所在乎以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擢于久仕總領常平而乃力自責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不汝陟焉以勸夫孝衰於親者往其欽哉尚有褒能

王謹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所服御以見天地宗廟之物爾能總視制作克應禮文各進一官用旌勤勩尚思來効以稱恩光

盛次仲直龍圖閣知鄧州制

勑具官某南陽選師屢矣而莫安厥居無以綏靖一方朕甚念之以爾性質寬和詞學敏贍奮繇臺省歷試事功一紀于茲迄無罪悔必能識朕所以子育元元之意進直內閣寵賁爾行勉繼前人作民父母

宗室仲焉贈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郡公制

勑五屬之間朕所惇叙以爲天下先者也旣有以榮其生必有以哀其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具官某以信厚之質習義理之文雖居富貴之中不愧相宗之訓奄其淪逝深用側傷惟兩使留務之雄惟五等爵

名之峻未嘗歷授併以爲恩覕而有知服我休命

曹曄妹婿劉復特與三班奉職制

勑某朕以曹曄乃賢懿大長公主之子仁宗皇帝之外孫也憫其不壽待推異恩而曄父詩以爾爲請勉自修飭毋忝官榮

宗室延福新婦張氏等敘封制

勑具官宗氏等天寶啓節慶肇宗親惟時閨儀稱其夫秩用頒封於善郡以表異乎情文永對休光益循婦道

王舜臣等特與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嫌疑之間今昔所愼爾父恩旣以爾自噫矣又上爾功應賞豈其心果足以取信於人乎朕方推至公以待天下終不以此廢爾戰多各進一官勿忘圖報

醫官仇洵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以方藥祗事禁廷有勞可嘉用陞秩序愈其精愼稱我恩榮

道鄕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五

道鄕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六

制

呂拼父夏卿贈右光祿大夫制

勑朕紹隆聖緒澤沛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早以博學望于先朝嘗預纂於信書遂典司於誥命忽其淪逝多歷歲年儼風節以如存矧教忠而有後式膺賁典越進文階永爲泉壤之光服我寵靈之異

王寀特追復朝請郎制

勑朕嗣位以來霈澤數下信有罪戾猶與自新而況左右侍從嘗爲大臣之所釋憾者乎事當昭明不閒存歿故具官某被遇先帝擢司誥穰偶鞫治之弗阿罹中傷之深詆斥居遐外奄至淪亡惟孝子力訴其沈冤惟憲府按見其無過用還初秩以闡大公九原有知服我新命

美人錢氏追贈婕妤制

勑朕纘服以來漏泉之澤覃及方外而況宮闈左右嘗爲神考之所禮遇者乎追加賁贈顧豈可已具官某氏蚤以柔順應于選求助成坤載之儀光映史書之美奄至大故久已歷年進聯嬪御之崇庸示惻傷

之意惟茲異數實視上卿寘漢有知事其欽享

呂希哲除光祿少卿制

勑具官某寺監之貳均爲盛選易地而處厥有故常爾既致道潛心以世其所當然者矣視吾酒醴膳羞之羞猶祕書圖籍也則何適而不爲忠乎勉師官僚往共厥服

醫官任仲言轉官制

勑具官某元子之慶天下同之推恩后家時乃盛典遷以及汝預有光榮勿替初勤益圖祇事

李昌本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朕惟風化之本肇于中宮故推異恩以賁其父其家所欲授者朕則審而從之爾既入官勿忘祗飭

劉忠轉皇城使制

勑具官某爾折馘之功應于賞典寵遷官秩遂極使名尚勉之哉以稱恩遇

向綖轉左朝議大夫除司農卿等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存宗社與國無窮奄棄東朝遽終大事所以致孝義者不可得矣推恩外氏敢後乎爾等乃慈德之諸父而中壼之高選也擧

職以事上推功以稱家故于公宣咸有令聞式昭異數用陟文階或冠卿列於司農或正郎位於會計往其祇慎茂對寵休

王震轉翰林書藝局直長充待詔制

勑具官某二帝三王遠矣而節用愛民畏天納諫所以爲子孫無窮計者莫如我祖宗最盛蓋其詳不可勝舉而其要具于寶訓朕將齋戒以觀夙夜以思奉以修身而治天下庶無愧乎畀付神器之意故委儒臣是正而命爾書之爾亦不爲無助寵進爾秩以示朕無勞而不錄也

向子章等轉官制

道鄉集卷十六

勑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德甚大念無以報稱肆於爾等悉推異恩所以隆外家而昭孝思也爾受訓戒于東朝非一日矣奉以飭厲雖久不忘則有以慰在天之靈可不勉哉

李擴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推恩外氏以及其姻婭而寵遷階秩爾等與焉勉思所以報稱朕命者勿使有愧於清議

向氏等並進封次國夫人制

勑具官某氏等朕推恩外家無遠弗及而况東朝同

氣慈愛素厚者乎進爾國封慰子王家念勉循婦道永
對休光
劉氏等並進封郡夫人制
勑某氏等朕惟東朝永棄孝養肆於外氏悉以恩嘉
進疏顯國之封用厲宜家之慶勉循閨範茂對休光
李濟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
是爲忠報
董孝忠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誕膺駿命續奉丕圖凡所君臨率皆

恩及惟爾守邦之舊久推効節之勤宜有遷陞用昭
寄遇益圖忠順對我寵光
楊永慶等降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方推信義以撫羌人爾職在奉承乃
庇容馬盜降秩一等尚爲寬恩
內人王氏授僊韶使制
勑具位某朕方宅憂無所用樂汝既久於其職當遷
矣朕亦安得而止哉然九重之外不可戶曉宜識此
意務遠嫌疑庶朕慎獨之心賴以信乎天下
內人張氏追贈儀國夫人制

勑具官某氏朕於一時攀附之人生既加厚歿亦如
之所以隆寵賁之恩全終始之意惟爾淑慎祗事有
年奄忽去亡動我心惻自郡而國追以爲榮尚其營
魂識此命數
李吉乞商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於有功未嘗不報而況邊陲用命克
摧賊鋒視等遷官邑可爾後惟忠惟慎尚勉之哉
內侍鄭居簡等宮觀制
勑具官某等爾祗事宮闈之日久矣而遽以外請宜
在聽從解劇就閑越進爾秩思所以稱勉爲後圖

高伩轉官制
亟遷秩序寵奉軒墀蓋朝廷盛選也而朕不虛授惟
爾試藝應格逢時致身故以是命焉其思所以稱朕
命者勿怠
陳瓘除右司制
勑具其官文昌萬務之所總也爲郎列曹猶選時望
佽助綱轄可非其人爾道學淵微氣宇完固謀猷効
于已試中外寮以承風擢貫都司朕命惟允夫爾嘗
爲耳目之官矣朕所聽用多爾入告其以是反求諸
已則見之行事豈不休哉

歐陽棐除左司郎中制

勑具官某爾名臣之子能世其家以顯聞于時爲清議所屬歷省部越一紀矣而都司高選雅望肆以命爾夫久嘗試而既效久畜而未施者肅贊綱紀以稱朕立政立事之意

張恕除工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名臣之子以才自奮贊治天府亦既逾年朕嘗聽其言而攷其效蓋信乎可以赴功也冬官選屬肆以命爾其以爾夙承於義方者往佐而長以謹吾百工之事

郭天信轉官制

勑具官某卜筮先聖之所不廢也而朕亦用之有嘉汝言已日多效遷官一等益務究心

內人王氏封郡夫人制

勑具官某氏爾總師官屬以修禮儀起居之事蓋已久矣有勞可録寵錫郡封勉對恩榮勿忘祗慎

內人張氏封典字制

勑具官某氏自掌封典其品異矣凡厥廩賜視以爲等以爾服勤張設之久故以是遷焉勉稱朕恩勿忘祗恪

內人任氏等並封掌字制

勑某氏等宮官由掌字而上始預品秩蓋未嘗輕授也以爾嘗自潛邸侍朕纘圖凡一時遭遇之人既已在所陞矣可不以是爲爾榮哉勉稱異恩勿忘祗恪

季潛等並落致仕制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已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身爲禮義行貫幽明歸卧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已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內張根云以爾孝能尊祖心不近名謝事而歸年甫及壯身潛道顯譽問若休在列以聞適協朕意

苗履轉官制

勑朕方戢兵與天下休息而運籌制勝坐以無事則惟將帥之良是賴具官某忠勇智畧克紹家聲擢護塞垣能體朕意適茲負闕就陟軍階其茂對於寵休以助成於綏靖

皮場土地封靈貺侯制

勑皮場土地神人之分異矣傳稱以道莅天下則其效至於神不傷人爾神非特不傷人而已瘍醫之所

難療者又能愈之以顯濟于一方朕咸秩無文肆及遐外而況都邑之内靈貺若此者乎爰視侯封褒錫美號益隆祠惠以助吾仁

岑象求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制

勑侍從之臣入居省闥以協贊庶務出臨藩翰以宣導德澤朝廷禮遇其體惟均具官某蚤以推揚事朕潛邸比之流輩莫汝爲先而學篤行完朕自擢識陽擇師内閣陞華其往鎮於一方以休於勤勚愈其思稱勿替厥心

胡田特復文思使制

勑具官某爾降官以來數更霈澤引赦叙復法有故常其還正於使名以示除於往咎勉圖報効益厲忠勤

陳祐差通判滁州制

勑具官某朕得汝於部使者列薦之中斷然用之以廣視聽蓋將期年于此矣宜自信所守既久益堅而乃覩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其罷諫垣往參郡事勿忘省察以爲後圖

郭知章授權刑部尚書制

勑朕以仁心仁政覆育天下間不得已至於用刑則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奉承而行屬在司寇爲之長者可輕授哉具官某被遇泰陵亟躋法從逮予纘服嘗試收用有績有言載于公議是用召從帥府越總刑章時汝遴擢以來更歷多矣自以爲無所嚮背以致其身其以是率屬而修職焉必能副朕欽恤之意

周鼎權刑部侍郎制

勑朕以仁心仁政覆育天下間不得已至於用刑則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奉承而行屬在司寇爲之貳者可輕授哉具官某進以刑官存居法寺斷獄弊訟勢莫可移隱德陰功久乃自見攷于僉議擢亞秋卿其以汝夙信于中而既効于外者贊長率屬而修其職焉必能終始副朕欽恤之意

周彥質除戶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戶部總天下財賦力役之政令而郎官實分職以任其事以爾出奉使指能裕吾民自江以西無復愁歎不負先帝臨遣之意故以是擢爾居焉且將究爾之才其思所以興利除害者往往而長以濟厥功

李詳轉官制

勑具官某爾率衆以摧賊勢爲梁以濟援兵嘉爾有

勞懸于懋賞越遷官秩亟預朝班其勉對於恩休益務圖於報効

孔平仲除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爾文學行義表于儒林召居地官方贊厥事會課來上序正郎曹就易司珍勉圖來効

錢㑺授如京副使制

勑具官某朕於燕國大長公主既盡所以崇奉之禮施及其子亦異常科是用因時錫名介于使列以肇爾承家之寵經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爾知所以立則位至矣可不勉哉

王越祖母沈氏封長壽縣太君制

勑某氏朕欲天下之爲人子孫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故眷求高年以風勸之爾壽甫期頤式應褒格用顯閨門之慶寵疏湯沐之封祗服異恩益綏遐福

胡舜臣補借職制

勑具官某朕於死事之孤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往績官職勿忘忠報

宗室仲顗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制

勑朕惇叙九族以訓迪天下故於其生也既有以篤其恩則於其歿也亦有以異其禮具官某於朕爲諸父於朝爲顯官而能務遜悔尤克循軌範居有刑家之美動惟事上之勤曾不百年奄終一世冠爵名於五等襚儀物於三司用將痛悼之情以茂哀榮之數尚其不昧服我殊恩

内侍李穆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祗事東朝歷年浸久服勤不懈在所褒旌屬祔享之既終遂引誠而祈外各從爾志勉對恩榮

内侍馮章轉官制

勑具官某爾介于使列之日久矣命既外徙還陟舊階惟用心不替於夙宵則修職豈殊於出入勉圖來効以稱厚恩

李延貢除刑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朕妙簡良士協贊秋卿而質厚才通汝爲已試必能副朕所以愼用刑者惟察惟法往既厥心

姚古轉官制

勑具官某引進於橫班中尤爲高選非勤勞夙著歲月滋深何由得之哉爾有虛員莫汝先者益圖報効以對褒陞

任景先補官制

敕具官某汝名在戚畹之日久矣慶國始升恩有異數推以及汝進服官聯勉思報稱之宜勿廢恪恭之守

宗室令䢼特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朕於異姓之臣猶寵其生而賁其歿以全始終之恩以鑑哀榮之意而况著在屬籍朕所兄先文以致身秩于朝路既奄終於一世用超陟於三官尚其有知服此追命

李昭玘等降官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處主之設所以迎奉欽聖憲肅皇太后之神以嚴祭享而致孝思者也爾等既聯㑹事乃忘敬恭授受之時曾弗省察閱實來上爾罪甚明先後輕重𨻶以降秩往其惕厲服我寬恩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制

安燾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制

入冠[illegible]廷之重出司喦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內外具官某以淳忠直道受知于裕陵以厚德豐功被遇于宣仁后旋二府儀表四方逮于躬政之初起自復嘗之後遂居宥密正賴謀謨而乃亟上封章力陳病痊既悃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峻秩往臨舊治式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體茲意勿忘告猷

朱紱除集賢殿修撰知壽州制

朕眷遇藩邸之臣厚矣思有以處之使不失其宜則雖分符出守猶待朕左右也具官某頃由諫省擢寘瑣闥雅志在民久而不易俾遷書殿之職往臨淮右之邦勉布寬條以期善最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

封駮之職疑若與朝廷異趣然命令果有未安苟或以此為嫌則人材黜升政事廢舉將有失其當者矣為害可勝計哉推擇用之尤當致慎具官某頃由時望擢寘從班有猷有為弗激弗撓其毅拔埴之要往

居瑣闥之嚴勉罄夙心益收來効

王渙之除起居舍人制

具官某左右史朝廷高選也非文學行義著于一時惡能直筆以紀言動之實哉爾簡在朕心爲日久矣虚員擇士僉以爲宜尚有褒嘉待爾稱職

朱彦除左司郎中制

具官某爾學窮道義行應楷模越自天官擢司敎職休有上譽達予聽聞惟時都司高選雅宜時爾晉陟亟此褒陞往罄猷爲協贊綱轄

王博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制

具官某安邊在於擇帥而彰武重鎮尤難其人以爾出總漕權入居卿寺才優智敏無適不宜必能宣國威靈以釋西顧之慮進直内閣寵賁爾行勉稱朕恩往其欽勵

秦玠等敘復官制

具官某等爾雖在責籍而以醫召用服勞夙夜亦既逾時隨厥輕重敘復官秩益精方技圖報異恩

蔣之奇知樞密院制

内握萬兵之本外制四夷之命朕所倚頼尤在老成旣得其人就加褒陟具官某頃由登用入贊謀謨以大高世之才行乃康時之志惟助成於緌靖曾不動於聲容閱歲于茲厥功甚茂其峻遷於位序俾專總於樞衡斷自朕心實諧公議若夫長慮卻顧假息民以承宗社無疆之休則爾旣孰其所當爲者矣慎終如始詎假訓言

陸佃除尚書右丞制

二三執政之臣朕所委聽以圖機務者也休戚所係夷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具官某蚤緣道學被遇神宗擢寘從班休有善譽雖數更於事變每自信其誠心逮予纘服之初入冠列卿之重而能銓衡弗

紊獻納居多眷惟右轄之求式副登庸之意仍遷峻秩併示殊恩噫朕方建用皇極而世或執偏以自是朕方懋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推原厥由宜必有在爾旣見而知之矣勉思同寅協恭救此之弊者毋使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專美于前載

章楶同知樞密院制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某受知哲廟擢付帥權旣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捷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

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殫廪故能慎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錢穀除度支郎官制

具官某朕方集才智敏強之士分任劇曹共熙庶功而司度虛員擢爾于外以爾出使能稱吾指者入衹厥職則必効可圖其勉之哉

陞詔特賜金紫光祿大夫制

朕紹隆聖緒澤霈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夙由才望歷試事功既克著於猷為亦自全於出處

有子而今能世厥忠適茲賚典之行越進文階之峻尚其冥漠不昧欽承

任燧等轉官制

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而周城千雉巋然一新雖出於神考之睿謨其所以視版築僉疾癘交修厥職弗懈夙宵則汝等與有勞焉朕不汝忘第進官秩益圖報効以稱殊恩

番官馬蒙卓轉官制

爾承襲厥職為部族所歸有司以聞良可嘉尚其率循於舊比就擢寘於官聯服我恩榮益圖忠順

番官鐸撤四轉官制

瀘川之役爾實有勞折馘摧鋒應于賞典俾隨級數進帳官職尚勵忠勤以圖來効

蕃官兀征蘭氈角補官制

爾父年高以爾為請矧惟忠勇久已彰明特優寘於官聯仍就司於警捕勉承父志圖報殊恩

趙約等復官制

朕既嗣位與天下更始凡以罪廢蕩然一新而況自狀厥情如爾懇切固宜在所恤也稍還舊秩進預班聯益勵夙宵以圖來効

薛思齊除左侍禁制

元符皇后請以先朝慶誕之澤增進爾官朕命從之蓋為異數勉思報効益務忠勤

在內城隍土地封昭貺侯制

朕惟百神受職於都邑之內猶百官之在朝廷各司其事而不相亂苟有功於國則必有以報之亦無幽顯之異也爾主吾城隍為日久矣而能肅鎮方隅枚寧中外既昭殊貺宜煥褒崇用比秩於上公仍寵增乎顯號尚惟顧享益致闓休

李氏等並贈縣太君制

朕即位之初推恩海内凡大夫有列於朝者俾獲伸其志以及其母而爾歸于望族協相顯人有子承家服在七品肆舉追榮之典用疏大邑之封尚克欽承以光流澤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天下之事總于六司朕既擇人而任之矣又妙選剛明以為御史俾分察其不應法者而爾望實著在一時斷自朕心擢寘茲位夫好名者多訐徇利者苟容此古今之通患也爾能超然於二者之外則諸郡吏以熙庶績必能助朕為民極之意朕亦待是而後陟以究爾之夙志焉可不勉哉

楊文翰弟文真補三班奉職制

文翰既歿推厥承襲而先爾等咸曰汝宜還吏以聞在所褒録往圖報效益勵忠勤

孫諤除國子祭酒制

朕惟神考以天縱之聖發明經術作新人才蓋自三代以還未嘗有如此其盛也肆朕臨御敢不奉承一時師儒選置稚望在於總率尤務得賢以爾博學多聞而守之以約忘言會道而動惟厥時爰歷試於事功播休聲於臺閣舉酒而祭實長辟廱推擇所宜無易汝者夫神考所以造士之本妙與天地同流雖不可得而窺若其稽古驗今創為教法則汝昔在宰府固已槩乎有聞矣用以師屬以迪士心俾所期于俊傑者愈久而愈光豈不美哉

蔣之奇陸佃章楶贈曾祖制

內安百姓外撫四夷朕所賴乎輔臣者重矣是豈一時之功哉夫賴其功者既不止於一時則榮其先者宜追及於三世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稱具官曾祖某躬行仁義迹晦丘園佑啓後人總冠樞極（陸改總樞極云參預幾改章改躬行仁義以下云蒞躬行義困于小官佑啓後人協贊樞極）積德之報至此益彰雖已裒於儲宮尚未配其流澤從于一品就陟崇階服我命書永光泉壤（陸佃章楶即自雖已裒以下改云文階二品之崇東宮三少之列用光流澤以茂寵靈）

蔣之奇陸佃章楶贈曾祖母制

朕之所以待柄臣者隆名顯秩既已藩飾其身矣苟於其先無以異之與凡卿大夫等則何以昭體貌而崇勸奨乎追賁所加宜及累世具官曾祖母某氏躬有淑德歸于令門惟積善以滋深故慶流而益遠軌我大政實爾曾孫用新列國之封光配宮僚之峻（陸佃章楶即改云用新名郡之封光配宮僚之貴）尚其宜莫不昧歆承

蔣之奇追贈祖制

爲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蓋雖遲速不同其効未有不如此者夫爲善豈期於報哉天道固當然耳朕率是意寵待臣隣肆有追崇逺及王父具官祖某安于隱約以德自豐源深流長至孫而顯總于宥密清議歸之越從官傳之崇進陜公台之峻用昭爾祉以對天休

陸佃追贈祖制

才高學博望著英躔有志在時至孫而達入參機務輿議歸之越從諫省之崇進秩儲宮之峻用昭爾祉以對天休

章楶追贈祖制

才高氣勁望著學端有志在時至孫而達入陪宥密輿議歸之越從憲部之崇進秩儲宮之峻用昭爾祉以對天休

蔣之奇陸佃章楶追贈祖母制

雋於尊祖雖學士大夫之所同貴以殊恩乃執政大臣之所獨禮惟其稱義則當然具官祖母某氏被服七章兼全四行既歸從於望族遂協濟於肥家積是休祥蔚其孫子朕所登用賴以乂安載嘉流澤之光式茂追榮之數進封顯國陸佃章楶云啓封善郡改增煥私庭

蔣之奇陸佃章楶追贈父制

自昔言孝者有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夫爲人子者孰不有是心哉惟二三輔弼勲與位稱然後足以極其顯親之榮具官服在下僚陸云服在朝班章云介于使聯陰自緼德命有所制志不獲伸篤生賢英擢總樞極肆厥謀猷之助亟成夷夏之安推原所從襃錫敢後冠三公之峻秩正一品之崇階陸章云冠宮師之峻秩正一品之崇階兹謂異恩往告于第

蔣之奇等追贈母制

曾參有言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自古及今未有歷仕而心不再化者朕於一時通籍之士旣皆有以慰其心矣而況股肱近輔追顯其親其可後乎某氏以正承夫以恩睦族祥發閨門之內功形夷夏之中有子而然朕所眷賴自郡開國襃進爾封陸章云小君錫號善郡啓封尚克承之以昌厥後

蔣之奇陸佃追贈妻制

朕旣延登老成總冠樞極陸云延登畯良翊贊機務章云翊贊樞極其在閨門之內宜昭伉儷之賢雖曰舊章實爲異數某氏順承夫義協致家齊夙彰輔佐之功不愧圖書之訓

惟時君子方厚倚毗用陟爾封以鴻厥慶往祗朕命益懋德聲

內侍閤守勤餘官李士京等轉官制

朕既踐祚思以天下之養奉承慈顏而仙馭莫留閱其遠矣卜宅是圖爰咨遼國南乃詔有司增廣制度爾能率蒞衆職亟成厥功李士京以下云莅職祗事共成厥功俾朕孝思有以自慰眷言勤勩在所褒嘉寵進使名李士京等改作一官勿忘繇効

呂惠卿落職制

朕惟大中之道與民更爲新宥有往從多釋不問其或附下罔上詭動一時義所當懲亦難幷貸具官某頃緣舊弼分任帥權方干戈未戢之秋正將士希恩之際循名責實宜盡公心事君以忠夠存丕訓而乃肆形欺誕敷奏罔功遂令獎勸之方悉入僥求之計開其後悔咸以情言既罪戾之甚明在典刑而奚逭姑從褫職特轉寬科朕幾臣工自此知戒

石丕降官制

朝廷以爾爲才擢預邊寄而乃不思審慎散失居多雖難逭於典刑亦屢更於赦宥姑從降秩往務省循

田洪盈洪益加勳制

朕惟先皇帝祗率舊章聿成洪益改熙事云祥成欽時五福敷錫庶方爾以忠勤久居邇微爰霈渥澤寵進勳名洪盈洪益云陞奉職秉澤併陟官勳勿替厥心益圖來効

皇姪不器可右千牛衛將軍追封越國公制

惟我神考惇叙宗親凡厥本支率從典禮越王之後世受爵封俾叙相承今實逮汝其峻遷於環衛以顯襲於國公勉繼前人愈其祗飭

王存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巖廊輔弼之舊朕所禮遇以勸導臣工者也既以寵異其生亦必追貴其歿所以極哀榮之數全終始之恩故具官某望著英躔仕逢熙運迪中庸而制行躬仁厚以持心吏練百爲堅完一操在元豐則受知乎神廟參聯侍從之華在元祐則被遇于泰陵協贊機衡之重肆朕纘承之際深惟故老之咨邈在江國尉其風節奄覩遺奏尤倍惻傷越陞二品之階峻視六卿之秩茲爲茂典用展眷懷尚克歆承以光隧路

才人鄭氏特進封美人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二帝三王以來未有家齊而天下不治者也朕率是道以臨萬邦厥有褒陞必先內德某氏祗事左右秉心肅恭動能畏於箴規

居弗形於私謁慶襲後宮之盛肇開元女之祥懿範
聿昭淑聲益茂宜遷美號以示隆恩惟克謹於初終
乃永綏於福祿愈其思稱助我化風

掌簿李氏知尚書內省公事制

朕不以名器假人蓋非獨外廷爲然也惟時內省之
務方穀協濟之勤疇爾久勞肆加遷陟往其祗愼益
勵夙宵

皇定男晟補借職制

爾父服在邊陲隕于虜冠憫其忠奮續以官榮宜思
無忝之言往勵酬恩之志爾能自効尚有褒陞

蕃官趙景存等轉官制

爾祖以部族來歸爾父能世其忠順並膺寵祿多歷
歲年惟慶襲於後人特榮加乎顯秩宜思繼紹力務
恭勤尚有褒嘉待爾自効

孫志雄等補借職制

其等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以爲忠報
往其奮勵茂對恩靈

道鄕先生鄒忠公文集之十七

道鄕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八

制

郭獻卿除節度觀察留後制

舜典三考而明陟周官三歲而行賞朝廷褒叙之法
亦必限年而後舉不敢以私恩廢焉所以嚴勸沮而
成治道也具官具丞蘇才選久著賢稱廉察大州式
應遷格是用進汝以兩使留務之重訓有之曰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思所以稱祿位者勉自愼其初終則
豈但朕惟汝嘉汝亦有以自見于永世

蕃官羊聲陵等補官制

褒卹死事國有彝章錄爾以官以爲忠勸往承先志
勿怠恭勤

皇叔世法贈官追封制

五屬之間朕所惇叙以爲天下先者也旣有以榮其
生必有以哀其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具官具躬信
厚之質習義理之文雖居富貴之中不愧祖宗之訓
奄其淪逝深用惻傷惟廉車使節之崇惟列爵侯封
之貴未嘗虛授併以爲恩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祝德除右侍禁制

爾以父在戎行比從廷試錄爾戰功之舊旌爾射藝

之優於所得官躐進三等往其奮勵以報殊恩

醫官秦拱叙復官制

爾以方技祗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録亟除往吝盡復前官服我殊恩益圖報効

李洵仁轉官制

朕眷待諸弟厚矣因其進封寵以異數而保請同所受爲爾遷官朕命從之勿忘祗恪

黄待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所以待曹氏甚厚故佾之逝也嘗俾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爲爾請焉寵進爾官勉思飭勵

鍾正甫除刑部員外郎制

爾爲郎於憲部舊矣出分郡寄休有治聲還居厥官是爲優選副我哀矜之意勿忘忠厚之心

謝倍轉官制

爾阨於下僚久矣頃由慎選參類刑書比于前人式應選掄其思所以稱朕命者勉祗厥序以成官常聽官治之意

醫官仇洵彥轉官制

朕於一時有功之人雖在疎逖猶必褒陞而况執技

禁廷數著勞効是宜進秩俾貳太醫益務精勤以稱恩遇

醫官張倚叙復官制

爾名在請籍嘗以恭叙眷大臣之有請亦成此之具存還復一官用爲爾寵勉思報稱益務精勤

張鈞轉官制

朕惟宗社付畀之重尤於名器不敢不慎以爾職在園寢最爲有年褒録舊勞寵加一命其益勤於來効以圖報於官榮

范世文母封郡太君制

朕欲天下之爲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眷求高年以風勸之爾壽甫期頤式膺褒格爰錫有邦之號用昭積善之祥祗服異恩益綏遐福

李執柔除屯田郎中制

六卿分職率屬以成天下之務而屯田政令總在冬官肆求良郎汝則已試往稱朕命尚勉之哉

宫人朱氏可掌珍制

宫官由掌而上始預品秩所以謹名分而嚴勸奬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資贊助之勤審求其人肆以命爾往其祇慎以稱恩榮

岳元轉翰林書藝局直長充裝界待詔制

比集衆藝嚴飾晬容以極朕欽奉祖宗之心爾於其間有勞可錄歷敘厥勞徙對遷陞

[illegible]將段千朋封義應侯制

闓義以許國既奮節於生前仁以惠民復顯靈於身後眷雨暘之殊應嘉所禱之不違用伸錫於侯封以光昭於廟今尚惟庇佑益助豐穰使吾一方永有歸賴

傅袑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制

侍從之賢蕃邸之舊朕固欲其常在左右也若以疾來諗至於再三義所重違姑聽均逸具官某秦孫隆望弼贊潛宮比于同寮最為久次察言觀行朕獨知之遠擢真於西垣寶典司於誥命以其深厚之氣發為溫雅之詞追還古風有助皇極遽形封奏力以情言俾陞內閣之華暫出輔藩之近勉從康乂副我眷懷

內人韓氏封司言制

宮官六尚之屬雖以品秩為差然非恩俾遷焉亦何由而敘進乎此朕於汝等所以録歲月之勞而陞典司之任也往循名分益務恭勤以無愧乎朕命則惟汝嘉

岑象求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制

朕眷侍禁從之臣固已厚矣而況夙侍潛邸蔚有舊勞聽其歸休蓋不得已具官某力行素學既老彌堅士所推稱朕所奬拔比緣均逸出師近藩曾未淹時遽以疾告若親來奏灼見深誠用進陟於文階以寵光乎[illegible]益綏遐福克著高風庶幾助成王德無愧乎古之里居者

左侍禁李謹母毛氏特封制

朕欲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眷求高年以風勸之惟爾壽康式應褒格用侈閨門之慶顯疏湯沐之封祗服異恩益綏遐福

叔紺叙官制

爾抵罪以來能自惕厲務遠悔吝且更霈澤數矣在於疎遠猶與惟新而況宗屬之內乎還復官榮勿忘祗畏

周常中書舍人兼侍講制

中書機要之地舍人所掌肇自元豐分押六司率循四禁不獨贊為誥命而已副我簡拔存乎其人具官某嘗任而歸能往而復擢寘師儒之重旋居左右之

聯秉筆直書足為檢誡敷經勸講有益見聞屬西掖
之虛員俾試言而亟用雖云故事實出異恩夫法無
後先所從惟是人無彼此所任惟賢朕之志慮固已
堅定而不移矣以爾中和之氣必能宣導以文詞以
爾誠慤之心必能力裨以獻納使内外臣庶罔不廸
我好惡爾亦無愧於出處之義

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制

秘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特
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
出守輔藩茲用寵嘉以為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
爾之不欲而表厲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待見於空
言而已往其懋哉

左伯能補官制

門下機要之司隷職其間汝為最久勤勞長假克有
初終用遷使介之榮出領獄祠之佚併從汝志益務
酬恩

高昌庸等除金部祠部郎官制

司金劇曹典祠要部妙簡資望有自來矣昌庸能以
吾寬厚之意推廣於常平爾琬能以吾欽恤之心肅
清於憲獄咸有已効茲用甄陞往修厥官以助而長

虞策持落權字制

民曹之長於周為大司徒於唐為太常伯品高禮異
選授常艱既得其人在所褒陟具官某頃繇特望擢
總邦財能不懈於夙宵以備殫於智術遂使經常之
用舉無匱乏之虞究觀已成厥功甚茂斷從朕志寵
正爾官易不云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朕既躬
儉以為天下先矣其以爾効見於職者勉而終之俾
無愧于古訓

韓粹彥等轉官制

中宮既正位號以母天下凡厥儀物率從典章迨用
有成係爾董治載嘉勤勩各進一官勉稱異恩勿忘
來効

榮輯除禮部郎官制

儀曹為郎從昔以來號為南省舍人非文學行義蔚
有譽望惡能稱其任哉以爾奮自師儒服在館閣比
緣賜對灼見所存莅職春官用爾為允往祇厥叙前
俟褒陞

孫秉父洙贈右正議大夫制

朕初踐祚澤霈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學
通三極文配兩京晚深神考之知簡在將相之數不

及登用奄至淪亡惟善慶之所鍾朕義方而是似式
膺貲與追遷崇階尚克欽承以光冥漠

高舜舉轉官制

爾以方技祗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錄特遷秩序
昭示殊恩益務精勤以圖報効

歐陽棐知蔡州劉唐老知相州制

朕惟祖宗稽古右文之意修崇館閣涵養英才分直
其間尤為高選以爾等夙承家學久著時稱皆隸職
於圖書頗宣勞於歲月方從省闥出守近藩茲用褒
遷以昭寵寄朕以天下為度爾既知之矣勿以內外

自異思所以使吾民無歎息愁恨之心者庶幾良二
千石不獨專美于前人

內侍閻安轉官制

朕承天下之休服祖宗之訓惟名與器未嘗假人有
以取之亦克用勸具官某比緣委任能罄才謀表勵
衆工交脩乃事成我奉先之志繄爾率職之勤宜有
優遷用旌績效兵團重寄遙領為榮其益慎於初終
以永綏於寵祿

董保等轉資制

朕於死事之家尤所矜恤而有司上言以爾名聞往
服官聯勿忘忠報

馮瑀降官制

主將隕于賊鋒爾既在行法所不赦尚以兵寡路遠
首尾隔絕原情議罪姑降一官服我殊恩益圖忠報

皇弟孝永正任團練使制

朕觀堯舜以來未有不惇敘九族以風化天下者惟
時宗屬宜在褒陞具官某於英廟為近孫於益王為
幼子尊親承長肄業從師咸有可觀庶能自立就正
兵團之任用昭友愛之隆益慎厥修以成乃志

管師仁吳材並除諫官制

朕於天下之言雖無所不受然稽以為決者惟諫官
御史而已分任遺補尤須得人以爾就職以來數有
獻納祛除壅蔽罄竭精誠斷自朕心進處東省吳郎云以
爾進踈露宮朱有士望先嘗延見數奏可觀斷自朕心擢寘西省　昔伊尹告其君曰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朕方操是以聽吾言矣爾其益務自信以輔朕之
不逮

馮翼降官制

日者西人入貢選爾于邊以應待之而盜取其物爾
既失察復不以聞是豈朝廷委任之意哉特降一官

勿忘循省

內侍馮世寧祖母特贈郡太君制

內外之臣自朝籍以上則可以追榮其先而貴及王母尤爲異數某氏躬能積善慶鍾後人惟時孝孫實我內宰願因恩禮之舊寵疏湯沐之封嘉其誠心錫以郡號庶幾不昧尚克欽承

曹誘轉官制

橫班遷叙之法或就補虛員或選領郡務皆限以歲年而攷其積効蓋未嘗輕授也具官某起于后族服在官聯能自磬其才謀遂有聞於閫閾兵圖重寄選

付常艱茲用褒陞實爲異數所以稱者尚勉之哉

醫官秦玠等降官制

昔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善之取以爲訓爾以醫選用職在禁廷診候之間敷奏失實豈不愧古訓而疑朕聽乎特降官聯勿忘循省

李洵仁等轉官制

朕惟慈馭賓天無以致天下之養追奉大葬尤極孝心而衆務攸司實資協濟惟爾夙夜備罄勤勞用稽考於舊章俾階陞於秩序益圖報効稱我恩榮

王輔轉官知澤州制

中臺總天下之政令惟時隸職汝最有年能慎始終迄無罪悔特遷顯秩出守善邦勿忘積累之勤益勵承宣之効

入內閤安轉官制

賞以勸功罰以懲罪朕操是柄以御郡臣雖在宮闈亦不偏廢具官某頃緣失察嘗降官聯碩總護於繕修著勤勞於夙夜不俟朞年之叙特還無悔之崇服我恩榮益圖報効

醫官王師原叙復舊官制

爾以醫選用服在禁廷雖嘗失職於前乃能宣勞於

後記功志過肆有甄陞還復舊官益勤忠報

欽慈皇后父陳守貴賜謚榮穆制

朕顯膺眷命克紹丕圖永惟顧復之慈莫致晨昏之養追崇位號肇正園陵曾未極於孝心用推隆於外氏率循茂典寵以易名欽慈皇后故父具官某潛德自豊流慶及遠不出門閭之內夙承天地之祥是生柔明來應選納輔佐神考以風動於家邦誕育眇躬以君臨於夷夏靜言所自益見殊休肆加一品之崇式冠三公之列厥惟褒贈亦既哀榮念宅兆之載安卜歲時而甚邇不有異數曷昭至懷謚法寵祿光大

曰榮中情見貌曰穆合兹二美以賁九原尚其有知服我優渥

醫官張明轉官致仕制

量力而仕引分而止此士大夫之所爲而爾實能之蓋久從醫術出乎其類而已特遷厥官以榮歸佚

何志宗轉官制

荀卿有言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朕既變而通之以善天下之法又設官置局參攷已事以嚴類舉之助而筆削去取爾預有勞肆陟文階尚期成効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九

表

復官袁州監酒税謝上表

臣浩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繆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絶望於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内徙心目揣感涕横流中謝伏念臣昨在先朝謬蒙擢賜以清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光赫動於當時遭遇逾適於前比永惟圖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雖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流人越參局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弟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荐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髮之餘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恩訓敕痛艾愆尤遥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謝皇太后表

收之嶺表復以官聯逃惟萬死之餘逈出再生之顯危衷激厲感涕縱横中謝伏念臣資稟至愚分甘無

用方神考育材之日偶竊綴於儒科迨先皇拔士之時還叨陛於諫省念遭逢之絕類思罄竭以酬恩不謂冥頑反成冒犯罪大當從於顯戮仁深止寘於遐方及此內遷尤非敢望此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憲天作德如日舒光佑聖哲以承祧與華夷而更始雖在入荒之外舉無一物之遺是致羈流亟蒙甄復餘生抱疾已逃瘴癘之虞慈母餘年得遂晨昏之奉臣敢不深懲往罪勉企前修惟博施之無疆知自新之有路忠孝而已期不負於初心死生以之庶少酬於洪造

中書賀日食以雲陰不見表

德重上穹日躔餘照是爲希闊之際屬在清平之朝中謝 竊以封應紀乾時當首夏朔有太陽之食占爲及物之災伐鼓用牲雖備存於故事側身念咎乃昭格於靈休人皆仰之誠則明矣伏惟皇帝陛下躬膺曆數政協璣衡以大禹不伐之功謹周公無逸之戒日慎一日新而又新雖處宮闈如對天地偶運行之失度尚寅畏以潛思禮悉變乎常尊恩極流乎無外致茲感應捷若響隨臣等叨服近司固有歎於燮理式逢享會猶竊幸於輝光相與讙呼實均率普

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於十月初三日到永州訖分合誅夷曲蒙矜宥危心甫定感涕交流中謝 伏念臣頃在先朝擢登諫省每奉丁寧之訓俾輸獻納之誠愚不自量期仰酬於簡拔妄有所發乃上瀆於威顏向非先帝之深仁寧復餘生之可報邇逢聖作召自炎荒雖全度與其惟新越躋禁從而公議久之難掩迄正典刑尚玷散員獲居湖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謂臣本是言官已坐狂而顯黜知臣數更大赦與初犯以殊科特緣昭示於友恭是以必申於懲戒重念臣親年滋老弟疾未瘳方得請於鄉邦庶少寬於私計豈期罪戾忽取竄投既孤主上亭育之恩報効莫圖於萬一又阻慈母晨昏之奉道里不啻於五千俛仰以思忠孝安在臣浩敢不深惟訓敕力務省循既往之咎何追但彌增於惕厲再造之身未殞猶竊冀於哀憐

敘復宣義郎謝表

臣浩言十月初十日准告敘宣德郎至十五日續准告授宣義郎其宣義郎告係先下後到臣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萬方咸赦已霑再敘之恩一候未移復

拜初行之命榮光荐及感幸彌多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寒陋曾不量於智力乃自冒於典刑五領東西積染七年之煙瘴重湖南北備吏萬里之風波向非曲軫於睿慈何以獲存於餘息因逢盛事亦預遷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難名仁深易感方庶民均蒙於錫福慮一夫猶切於向隅用推天覆之公施及里居之賤臣敢不思謹前之莫逮知善後之可圖欝欝悠悠遥拱中天之觀闕勤勤懇懇倍殫祝

聖之誠心永與含生仰依洪造

叙復宣德郎謝表

臣浩言十月初十日伏奉告命叙宣德郎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忽由望外越在赦中還陟文階倍增感涕中謝伏念臣頃從荒遠獲賜言歸鄉居甫閱於三年瘴發屢瀕於九死賴襲太平之和氣得存垂絶之殘生暑往寒來不出衡門之下昏定晨省用寬老母之憂爲幸已多復何所望豈謂非常之造曲加久廢之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兩儀躬膺入寶備帝王之多福集祖宗之大成政廣周仁施先於無告澤深漢德猶下及於重泉矧溝壑之未塡曾軒墀之夙侍肆令收叙俾與光榮臣敢不篤勵誠心堅完晩節無捐軀之路雖莫報於隆恩和擊壤之音但永陶於至化

改除越州謝表

清華內閣表率名藩併冒殊私不勝至幸中謝伏念臣姿惟固陋運偶昌期神宗推道德以育材竊廁師儒之任哲廟攬乾剛以述事叨爲耳目之官逮上聖之繼興號群英而驟用恩深骨肉固已絶於身謀義迫感顏乃重陳於親意僥尋半載冒昧累章荷濫造之曲成俾便鄉而出守曾未幾日就更兩州皆二浙之上游爲一時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邁堯

舜治越成康廣形孝弟之風丕變華夷之俗天慈所被物類畢從是致愚誠獲蒙伏察臣敢不深惟遭遇勉企循良昔侍燕間既奉寬仁之訓今居屛翰誓殫宣布之勞庶有見於撫綏以無慙於報塞

吏部侍郎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己兢慚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灋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眞才

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復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補未正空飡之責遽叨越次之陞靖言思之可謂幸矣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祗厥序臣敢不激昻遭遇飭厲猷爲念此餘生實聖神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禄之殊私

改除兵部侍郎謝表

臣浩言伏奉敕命特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兵部侍

郎差遣賜如故者易以兵曹使其史職載惟俊流第切兢榮中謝伏念臣貪稟至愚仕逢昌運荷上聖并容之異預清朝委任之隆比自西垣擢居選部所掌適司於右列其繁尤倍於他曹惟專夙夜之勤方冊銓衡之寄而臣猥兼筆削甫歷秋冬顧用志之難分懼收功之弗逮敢圖昭察亟賜遷除雖故事之具存寔殊恩之曲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並日升鳬短鶴長均受生成之造越南燕北悉蒙臨照之私是致駑材亦叨器使臣敢不益堅宿願勉跂前脩㢠殫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

謝特復直龍圖閣表

衡門僻寂已竊幸於窮居延閣深嚴復叨榮於分直荷恩殊異撫已驚惶中謝伏念臣一去從班久更歲籥凡愆尤之所積常循省以無忘求救不充雖寵衰羞之春冥天在望窮殫壽祝之誠逢茅已分於終身鷦鷯敢希於捿武豈期甄復特被寵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貸且誠無疆惟恤灼見漢唐之已事廣推堯舜之深仁屢滌丹書咸有自新之路優班紫詔遂無永棄之人是致餘生亦還初職臣敢不益加祗慎務遂悔尤戒有過之必文思聞義而能從逆聽寕攜跡獲與於光臨從此青都庶不迷於夢到誓堅晚節圖報隆恩

中書舍人謝表

臣浩言伏奉制命授臣通直郎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擢從右史寵寘西垣貴以身章進其官秩叨一時之異數躐群俊以超陞莫獲懇辭倍深悚灼中謝切以代言所寄自昔爲難況聖明天覆之初乃號令風行之際形容德意揭好惡以示人鼓動絃匡迪中和而成俗致于已事猶在得賢如臣凡陋之資重以荒唐之久才隨識短學與術疎曾莫跂於前脩

自存於宿志分爲華物望絶亨塗豈期閱歲而五遷
以至試言於三道聿膺藻鑑預掌絲綸服儒者之至
榮冒朝廷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皇極紹
興聖功萬機獨斷乎乾剛四海必歸於離照察臣平
日未嘗或欺謂臣此心亦可用勸適求侍從遂使超
踰臣敢不夙夜以思初終其慎勉陳薄技雖有悲深
厚之辭誓竭孤忠庶不負生成之造

知江寧府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官充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

加武騎尉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如故者
内閣陞華宜先俊望便藩出守輙冐榮名引分莫辭
拜恩增惕中謝伏念臣叨居侍從寖閱歲年略無可
錄之勞虛竊不貲之施迫於親慮猥以情聞旣蒙采
轄既承流於東國實章宸翰仍隷職於西清永言從
欲之私實過初心之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舜
孝政廣堯仁憫臣至誠自冬春而有請察臣孤立在
出處以無嫌用賁其行遂加厥戢臣敢不深惟寵數
益勵愚衷德賴乾坤固無分於内外命輕螻蟻誓圖
報於生成

復叙許居常州謝表

臣浩言昨於昭州准旨揮移漢陽軍今月初九日至
本軍准告復承奉郎臣已即時祗受望闕稱謝訖見
起發歸本貫常州居住者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
九[illegible]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泪中謝
伏念臣定窓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輙至於妄陳雖死
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寛司寇之嚴刑但
復竄於遐荒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
之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
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

雖甚於再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勿還
將絶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錮罪
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
萬物皆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
明旁燭藏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
哲廟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還六
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叙俯
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
再造益堅夙志遥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

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笏記

異雖食朔德自回天倏爾雲興有如景赴伏惟皇帝
陛下與乾同健以日同明尚嚴消復之誠益獲寧[illegible]
之[illegible]臣等久歷近列式遇昌辰在於照臨之中不勝
欣躍之至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

狀

辭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措身無所伏念臣學問迂疎見聞寡陋比
者蒙恩賜對方懼不足以仰副聖問而況諫省之官
職在獻納陛下聽斷以來尤慎選除豈臣卑凡所敢
冒處所有　命未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以安
愚分

辭免依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昨緣狂妄罪不勝誅蒙

先皇帝屈法推仁止寘嶺表固已萬幸又蒙聖造以
臣登極大赦特復舊官就移職任曾未踰月卽賜
召還考諸古今殆無前比臣雖捐軀隕首豈足以上
報異恩然臣資稟至愚動多迂繆若更冒居言路深
懼獻納失當無以仰副陛下明目達聰之意伏望廓
慈俯賜昭察追寢成命以安愚分

辭免右正言第二狀

聖恩深厚俯及賤微退自省循不勝惶懼臣伏自炎
荒必死之地蒙陛下矜恤亟賜召還抱病餘生旣脫
瘴氛垂年老母復霑祿養回骸肉骨未足比倫所以

酬恩安敢擇事況陛下親政以來首闢言路擢用忠
良所謂千載不可逢之嘉會而臣亦預聖選豈不至
榮至幸緣臣學術淺陋多所不通非處諫垣必無裨
益伏望聖慈特從含容指揮除臣兩浙路合入差遣庶幾
尊奉詔條勉效微効上報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右正言第三狀

懇辭莫獲寔出異恩顧臣何人有此遭遇義當趨職
圖報萬分安敢規求措身自便重念臣今事勢與衆
不同除已兩具奏陳外尚有不得已者臣母行年既
高緣臣遠竄夙夕憂懼殆不堪處今月日未幾復居

舊職必無以慰安母心其事一也臣自蒙神宗皇帝
賜第以來止爲內外學官未嘗更歷州縣凡是世務
多不通曉乃欲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論以裨初政勢
必不能其事二也陛下方除壅蔽以廣聰明如臣至
愚一昧獻納則慮有難於聽用之言或不用不惟
臣失其職抑恐言路不振將自臣始其事三也臣昨
待罪諫省不能諂附權要論列所及悉爲仇讎聞臣
召還意必不樂萬一疑似之間構臣罪戾不免上煩
聖察其事四也臣昨竄逐之後凡不快臣者相與措
摭無所不至臣若論列偶及其人彼必以爲因緣圖

事報復私怨臣若避嫌不論又負陛下任使之意其
事五也事勢如此世所共知不敢飾辭冒瀆天聽伏
望聖慈曲垂矜恤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區區螻
蟻之情

乞改除合入差遣狀

重惟疎遠小臣不敢更請雖已赴省供職而分義未
安實難自已比緣賜對冒聞天聰曲荷矜憐洞照危
懇臣雖碎首莫報大恩伏望睿慈特降指揮檢舉臣
累奏事理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區區螻蟻之情

乞給假歸常州迎侍狀

竊念臣母年高素苦風眩臣昨過嶺以家貧路遠迎
侍不得見居常州臣既被召旨又不敢迂程歸省及
至國門聞臣母自臣得罪以來日夕憂懼舊疾增加
人子之心實難安處陛下方以仁孝治天下臣雖不
獲辭祿就養欲望聖慈曲賜矜恤特許給假令臣暫
歸常州迎侍老母前來不勝區區犬馬之情

辭免起居舍人狀

臣竊見祖宗以來推擇左右秉筆之臣尤爲至嚴所
以厲庶工而尊朝廷也陛下方遵奉成憲以盡春秋
謹始之義名器所屬必時望人而越使記言乃

問世之語治者謂仁聖在上天宇清明固已比隆詩書之所載然其間不無可慮者則官冗之弊是也夫官冗之弊非獨今也漢魏以來病之其救之之策不過省事省吏而澄其源屬者臣列獻議不惟不出於此復欲郡邑之間創立新職增廣舊員以紓四選目前之急朝廷受而用之無乃蔽於近乎夫目前之急雖云少紓而來者踵繼繼以歲月員多又急又何以待之況圖冊藏於貴於冥陰之時久矣因循命官分局裁[illegible]入而爲出矣今重以數外之祿秩蠹之亦未見其長利也因恬而不知變豈不軫垂衣之

念乎其以所欲輔世者策之勿曰此廟堂之任而非士憂

問諸葛亮天下奇才也方其龍臥隴畝固已納宇宙於胷中一旦爲先主起其功烈表見於世當有以萬出管樂之上不幸不就以死世之英雄所以每每慨嘆泣下也向使老壽不衰以極其經綸之蘊非合蜀分以爲一其志肯遽已哉然魏吳皆勍敵魏方深謀以抗其鋒吳方據險以俟其釁憂不在北必在南又況群小熒惑於其主乎其何以處之諸君討論舊矣試以逆知其所未爲者策焉勿含糊不告如亮在荊

恩冒試昧於自陳不惟無以仰副陛下選擢之意亦恐輿議沸騰上累國體臣聞前輩緣召試而以不能固辭遂蒙聽許者甚多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召試指揮以安愚分

辭免中書舍人第二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擢自古史雖故事具存然必學識文詞過人遠甚乃協公議如臣孤陋一無所長秉筆暇劬日月未幾免試弗獲黽勉爲宜敢謂殊私亟此褒用在臣分義尤極難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還恩獎庶幾名位不爲虛受以嚴一時多士之勸

舉李潛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祕閣校理致仕李潛道隆德備言約行高真所謂儒士以爲法雖已引年歸老然臣去歲過虔州見之其形神充盛耳目聰明精力少年殆莫能及陛下寤寐賢俊陪輔太平擢爲從官臣且在選顧足以任重致遠如潛之老成者乃獨休處乎名器之外豈惟有識咨歎臣亦愧怍無窮舉以代臣寔允公議

薦郭瑕陳彥默奏狀

昨見本省編例官宣德郎郭照宣義郎陳彦默盡心職事議論允平察其人皆有操守是時照彦默到局已及三年比臣召還又復彌歲而逐官尚在本局初不少進比之劾局官屬未久輙遷者實爲淹滯況照經術法令無不該通彦默知識詞章夙有休譽方朝廷搜拔人才以備器使之時如此二人誠未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採收不次用之必有顯効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聞命驚惶莫知所處臣竊觀神宗皇帝升遐久已十有七年而一代信書至今未就陛下聖孝既深以爲念必慎擇史官付之論譔豈臣疎賤所敢參預況今英俊布滿臺閣其才行學識率居臣右改而命之不惟臣分獲安實足以副陛下顯揚先烈之意

辭免同修國史第二狀

臣雖至愚既荷聖恩曲加任使自當奮厲求稱萬一又況神宗皇帝改科造士臣實執經太學繼蒙賜第擢爲教官因縁遭逢以至今日果於大典可以助致涓埃亦自當罄竭夙夜圖報長育之恩豈敢更於辭避縁自開院以來不知所更者幾人所歷者幾特而所見不同互有筆削近雖已降指揮兼用

及實録之所不載而明有稽據可參相照者並聽詳考專寔書之國史然是非取捨紛錯無緒必欲相與折衷以成萬世不刊之書此非臣至愚所能任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特與辭避以安分願不勝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同修國史第三狀

懇誠雖至天命旨未頒不免傾輸仰祈矜察竊以文字之職儒者所榮擢真史官尤更寵異在臣僥倖豈可勝言但臣志學以來以資質駑鈍痛自刻厲遂得心疾每思慮適當即怔忪不寧發爲口瘡寢食幾廢今來修史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如青天白日尚容窺仰萬一其餘群臣事實皆採於愛憎未知所辨正賴心力有餘之人區別是非以嚴褒貶而臣所苦適難勉强儻因憒亂取捨失當則凡厥所書必至乖戾傳示萬世其害無窮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荷陛下生成之恩不啻天地父母是以輙忘誅戮冒瀆再三敢望聖慈赦其罪而允其請庶不致以疾繆上誤大典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

聞命震越莫知所爲竊以天官劇曹貳卿高選久于侍從方稱恩休而臣資淺望輕已試無効矣

更此陞遷揣分難安不敢冒處伏望聖慈追寢誤恩改除一合入閑慢差遣

舉董丕自代狀

伏覩朝散大夫通判恩州軍州事董丕孝友之行無媿古人靜退之風可勵世俗清朝顯拔宜在所先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薦盛瑜陳彥默狀

昨見承議郎盛瑜宣德郎陳彥默正在所統見其修職甚敏而勤編類成書近已放罷況瑜與彥默並以才學爲衆所稱擢而用之必有顯効伏望聖慈特降

指揮審察施行

舉張景修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充親賢宅大小學教授張景修操履完潔學術該明在元豐時以文送童子朱天錫赴闕求試神宗皇帝見而稱之嘗諭政府記録姓名今已白首尚沉下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薦張舉狀

伏見前睦州清溪縣主簿張舉少以才望顯于東南治平四年進士第十人及第不忍遠去父母遂不復仕宦承顏養志外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工一時儒宗咸所推重元祐初朝廷特起爲潁州教授而舉安於處約力辭不就終始一操彌四十年表擢用之有助聖化

薦陽孝本狀

伏見虔州布衣陽孝本蚤居太學蔚以賢稱既乃幡然不求仕進竭力置書數千卷歸隱通天巖鄉人以其貧共出錢助之一無所受其學通乎古今其行振乎世俗行年高矣而志不少衰宜被襃揚以勸多士

乞外補奏狀

輒有危懇上干天聽出於迫切不避誅夷伏念臣第

二弟洞最爲老母鍾愛昨緣家貧累重携挈不來留居常州近得書報忽感風疾多方救治尚未痊平老母聞之日夕憂慮幾廢寢食急欲歸鄉親自照管臣爲人子尤不遑安臣比蒙恩易部以便史職方幸事簡勉自磬竭上副委任之萬一而私計窘奪乃出意外敢望聖慈曲賜矜察特除臣兩浙路一合入差遣庶幾迎侍過家少慰親心臣不勝惕息待命之至

乞外補第二狀

昨緣母氏切欲歸鄉累具奏陳乞除外任聖恩深厚未賜允俞臣雖至愚自當捐軀力圖報効而況身體

髮膚本出陛下再造之賜豈宜內外妻有所擇重念臣兄弟五人家貧口衆難於盡來一半留居常州令已二年母氏念之固已至切加以第二弟抱疾未愈第三弟喪失幼子以此母心日更思歸比之前時尤不安處伏望聖慈俯矜危懇特降指揮除臣兩浙路一合入差遣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之至

除知江寧府辭免職名

伏以內閣之職國家所寵待鴻儒風勸名士而臣叨居班列靡著事功迫於便親遂爾求外付之藩府已懼難勝加以職名曷敢冒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

寢誤恩以安愚分

雪廖正一奏狀

伏見前秘閣校理廖正一文高學博望著一時性介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鄉里常州日恩威並行良善得所父老歡誦謂近年以來少見比擬只緣不能曲奉本路監司爲其深怒遂以鍛鍊慘酷造成正一贓濫等事士民痛憤爲之流涕近雖蒙朝廷引用累赦許令叙復然暧昧之罪尚未昭除致正一之才未獲自效於陛下器使豪英之日甚可憫也臣叨預從班竊觀德意海內屈抑惟恐不伸苟不能以鄉里士民痛憤久鬱之情上達天聰則誰復能爲正一言者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選官置司別行根勘者以經隔歲月或追逮紛擾即乞特賜矜察改正施行庶幾眞才不以冤廢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十二月某日潁昌府[illegible]臣鄒浩[illegible]

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近[illegible]

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爲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爲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上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爲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襟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繫有司有司之好惡又名繫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

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有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緒餘六帖之類左擴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辯也且以今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爲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偏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救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爲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

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覩陛下南嚮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務之急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竊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盡罷數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無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復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

乎傳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其敝若何又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為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于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必須之臣之二利四害之說行自判矣且臣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巖穴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

下與二帝三王比隆乎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疏逖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以冀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

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縷臣不暇悉舉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眾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簿書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疏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惴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

司追用舊勑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爲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豈甚難者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爲餼羊也爲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毁明堂者非爲明堂也爲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毁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攷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吳鄉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校爲日久矣更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浩誠惶誠恐頓首稽首昧死謹言

上范相書

某浙右之鄙人也敬仰閣下道德之尊文謨武烈之盛其日久矣既而閣下入相上主經綸普天浩獲與蠕動根著生成於和氣之中而曲得所願浩之受賜亦多矣當此之時海内有識之士孰不願一登元禮之門一識泰和之面一聞老聃之聲欬以自快其夙心哉或以匏係之勢無由自酬則徒鵠立蟻慕而已顧浩何者伏值閣下暫解機務求鎮是邦適以顓嘗區區承乏之微與諸生同務式焉天假之幸尚可以數計而言論邪浩居常讀書見伊尹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周公之待士也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每至此未嘗不掩卷注目髣髴其爲人恨不身親見之豈意與之比隆如閣下者得以周旋於鑾聲旂影之内乎揚子曰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辱斯榮敗斯成此浩之所以幸也雖然幸於其身而未幸於其親人子之心將默默而止乎抑求之而冀其有得乎求之而冀其有得可以爲親不可以爲己蓋分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默默而止可以爲己不可以爲親蓋義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今夫人之大倫内則父母外則君臣而臣之事君自其所以事父移之耳苟君寵之不先君名之不顯則世必以爲不忠之臣至於事父而曰與君異其可乎然則浩之今日雖欲宛舌不可得也重念家君行年五十有二矣棲遲選調殆逾二紀屢者放官畿東繼爲當路所薦譬如掘井已及九仞譬如爲山裁虧一簣欲控告乎本部則前已見收欲留待乎來年則今已迫替惴惴焉日懼幾成而敗之竊

惟閤下方此下車歲薦之員必有餘數儻蒙察其爲親之義著於無衆而特推伊尹之心使無不獲之歎特推此公之心使綴所待之後陳則不獨浩之幸也家君之幸也舉族寒餓有待焉者之幸也又況實王所在衆木皆潤威鳳所往衆羽皆從閤下少依於公之真賢寔才皆願備門牆之數若於此時不能預嘗[illegible]其底裏以徹聰明則與日追悔何嗟及矣閤下雖欲金鎔而土甄之不猶索既寒之衷激西江之水乎諺有之曰餓欲不及壺飧蓋言事之不可緩者以故輒忘台席之未溫或犯之不素而遽謁其私也然向非

閤下以伊周之業取信乎萬方浩亦曷敢然哉若曰一介之愚八品之賤不自揣量幸爾而進冒瀆崩宰相非浩之所敢知也欽板待命背汗流踵不宣

上王左丞書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指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州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拘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明好也視同寮爲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之下公將善必予稱罪必予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頖宮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惓也刺史更加意焉齊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男發而爲善父誠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薪悉以稱盛德賢能成器唯恐不先冥頑悛惡唯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侵尋乎仁義廉恥之風而黌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棟宇

且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急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爲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欲紹復曾信蜀文之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曾信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聲於無窮浩之自賀寔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爲得也子不聞王公之

爲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蒼黃如平日才至大也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爭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爲小官時已如此矣譬松栢纔拱把而磥砢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辯匿姓之書而全百千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究市易之逋措山獄之形下膏澤於旱暵可憂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他蓋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

能使普天之下無一夫不獲者明效矣匪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比隆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此豈區區歛其施於一類宮哉況督府千里之內官吏待之而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待之而裕其斷削商旅待之而裕其阜通非特類宮之士願深而望切焉子之所言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在一身而遺類宮今之所以關浩者歸於公議故博及天下而畧類宮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類宮爲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可出其位

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之於揚之類宮者也知類宮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既退浩因記其言令輒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屬以職賤拘文不敢越境外謹遣諸生持書前迎台旆于冒鈞嚴浩下情無任背汗肌慄之至

上蒲左丞書

浩嘗讀泮水之詩竊思古先哲王之於諸侯裂地而封之疏爵以貴之井牧相錯溝涂從橫提封之數或

五百里土至廣也黔首橫目徛走伏趨蜂起蟻聚各脩其業民至衆也典則軌度政令賞罰詳要先後罔不即叙法至良也參伍衆轄設傅陳置尊卑乘承交賴以濟官至備也廣土待之而後守衆民待之而後理良法待之而後行備官待之而後功以致外治以蕃王室任至大也戴冕被服憑几南面目指手撓莫不風動而皆至權至重也操重權當大任董正備官舉良法而措之巍然廣土衆民之上力回丘山氣變寒暑顧何爲而不可況其陵夷以及春秋之際而狙詐相籠虎暴相噬以自取勝者十國而六七則其爲

尤無不至亦勢使然而魯侯乃獨勤勤懇懇以脩泮
宮爲務誠知所先後者宜其詩人頌之以耀後世而
垂不朽歟詩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
其寶泮宮既脩矣每以驕逸猾夏如淮夷者猶不止
攸服而遂至卒獲不止卒獲而遂至來獻其寶其所
臨莅之國人尚安有不革心易慮以從其所好者乎
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浩讀詩至此蓋
嘗三復其言收視屛息想見魯國之盛恨不生斯時
借其國人從公于邁以承匪怒伊教之賜而底于成
就如藻茆生於泮水者可采以薦羞也所自幸者全

形軀具耳目不殘於聾盲跛蹇而儒衣儒冠獲取是
詩而讀之以想見其盛而已矣夫簡編所載直古人
之糟魄爾所以潤澤而行之者不可傳也取而讀之
想見其盛亦足爲幸則夫親遇其所以然者其幸可
勝計哉恭惟某官靈臺峻獄作瑞昌辰簡在帝心夙
躋膴仕代言內職文配兩京總轄中臺功昭九敘方
將宅百揆均四海越丙魏而掩姚宋以追復阿衡之
美而遽以均勞暫去廊廟載膺天寵易鎭大邦稽之
前載武公由衛國而後相周黃霸由潁川而後相漢
則閤下之正台席執鴻樞亦由揚州入贊今之揚州

雖與禹貢所言者異然實古上公之國而學則泮宮
也天子命之教而爲之者也聖朝留意爲學自熙寧
建元禮七閭之間再掃其弊而新之首辟廱旋及四
國而泮宮之制則具辟廱之體而微者命官主治在
東南蓋無幾而揚居一焉浩浙右鯫生齷齪自整非
能解頤折角從橫而無雙也偶因試可獲廁是職正
在使節之下而茷茷之旂蹻蹻之馬浩行遂拭目而
視噦噦之鸞昭昭之音浩行遂傾耳而聽豈徒以慰
希企大賢瞻仰餘光之誠而已且期與多士沐浴道
德之教以藥偕生之疾則浩前所謂其幸不勝計者

此也他日泮水之頌不獨在魯侯而又在閤下矣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鄆帥蒲左丞書

浩竊惟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力祈以身代之及孔子疾季路請禱則弗之許夫周公孔子聖人也聖人豈有兩心哉使祈禱之事信有益於疾邪皆用之可也信有益於疾邪皆不用可也柰何殊塗異軌一至於此乎浩嘗質之搢紳先生之論則以謂周公之事所以爲親孔子之事所以爲已爲親爲已故當不同以皆其說求之古人其制行雖不同要之凡爲親者舉周公之心凡爲已者舉皆孔子之心也是故孝如曾參仕不擇官賢如毛義喜見捧檄况其事裁於此者其不以爲已妨爲親灼灼明矣雖然向非搢紳先生亦孰能察其所以然之故哉浩淅右之鄙人也前此五年閣下由亳社移維揚浩適以敎官趨事崇重方是時閣下以股肱大臣分明天子一方之寄乃懇懇爲降顔屈體以接多士惟恐有不獲其所者部吏之賤往往爭出所長以幸生成之造顧浩初無一言自表者豈誠邈然無情哉不惟自省亡奇無以動閣下之一盼抑亦爲已有成比焉故勉强行之耳今者汰

値閣下與大山對峙乎東國四民百姓恃以帖泰以家君義獲叅部吏之數夫其或者有意於冷族乎何數年之間父子相後先而託庥庇也重念家君行年五十有二矣命也事左戢躬選調屬者諸公灼見無他爲之動心相繼論薦譬如掘井已及九仞譬如爲山裁虧一簣爲之子者方且襲前日之迹如秦越人相視焉無乃乖古人所以爲親之心蓋不可以覆后土而戴皇天矣况浩待次庭闈脫然事外殆備乎得之乎陸之秋也是以輒敢持書冐進台屏古人有言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詎可同哉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善推其所爲者舉諸心而加諸彼之謂也伏惟閣下察其爲已爲親之時不可同而特推所爲使入甄陶之內不至幾成而敗之以抱恨于無窮則單門父子所以圖報盛德之萬一者何如哉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求知軍薦書代都曹

其嘗聞搢紳先生之論以謂大丈夫不仕則已如其仕也不爲宰相必爲刺史太守噫此言豈慕世之紛華盛麗而發哉夫貴隆富溢赫赫如宰相固足慕者幷以刺史太守爲言何歟於是知其所慕不在紛華

獄凝而在志之獲伸道之必行也且刺史太守其尙受命分天霞之廣而帥帥其民其大或逾千里而小者戶口猶數萬計其所以志伸而道行將在詢其事第而殖其田疇乎將在伐其枳棘而遏其蟊賊乎使上之膏澤源源而浹下之萃聚熙熙而安獄常空而草茂犾不驚而殍生以副吾君吾民之所期乎寔有大於此者焉則合衆賢援能於僚屬之中其何以加之傳曰上臣事君以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以貨者所務惟利而未必義以身者收功有限而不能博皆不若以人事君之爲愈也則是其所以志伸而道行果無加於舉賢援能者也某鄙人也志雖大而局於才短身欲前而拒以數奇回旋選調二紀有餘非不知雪霜侵鬢筋力就衰而歛板折腰覥顏於稠人之後爲可恥亦非不知脫冠解綬賦歸去來挹古人之餘風聊優游以卒歲爲得計第以口衆所嚴貧不自贍故強顏竊祿庶幾寬衣食之迫今者伏遇知郡大夫以忠厚之德開濟之材承流宣化之舊上簡帝心來領是邦某獲以曹掾備指令於從屬之側闕一時矣愚且陋無補萬一宜千擯逐之譏而尙此代賈閣下之所以賜其良厚也然閣下自下車以來彌成俛首待上不倦方將擇僚屬之可者薦之以盡事君之義以示志伸而道行如其前所陳蹈則久矣之灰輒有意於復燃既槁之木獨無望於再榮乎此其今日所以不知詞語之所發毫楮之所書而足之遽登黃堂之上也閣下灼見其悃愊矜閔其開陳特賜收採以備薦數使其九仞之功不敗於垂成十駕之効猥借於致遠則某之出選調而陟新秩蓋有日矣不然何以逃越次躐等冒瀆嚴重之罪側躬俟命豈勝愧懼

上政府書 代都曹

某聞書有之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又聞詩有之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竊誦其言想見其時太平一何盛也夫鳥獸魚鼈行葦直動植之物至微者耳其性咸若其仁及焉況大於此者乎所謂萬物得由其道萬物得極其高大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宜此時爲然又況最靈於其間者其有不獲者乎其所以致此雖曰君聖道備妙與天地陰陽通流而無間然寅亮燮理亦由同心同德之臣輔弼區區后世方春而問牛喘者有如邴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梨華猶有如杜景

佺治古之時當如何哉孟子稱伊尹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苟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由此推之君臣各以其道交相濟焉三代所以致太平之盛者也今閤下以真儒輔大政非堯舜之道不以經綸以稱二聖亭育普天之意有識之士莫不交賀以謂詩書所美者非特傳聞於古又將親見於今間有一夫不獲固不足以為太平之累其不獲者苟有路自言而不以言亦何心也此某今日所以輒忘其賤而不知門閑之嚴峻也某賤吏須坐失入未決死罪蹭蹬州縣分絕亨塗

偶緣薦者可以磨勘嘗控告於朝廷矣獨以為大優而未之許是所謂不被堯舜之澤者也何則死不復生不可失也失而未決與已決者異而其之事又與凡未決者不同司戶非專以治獄為職一也隨牒以出未嘗訊囚獄成而還止簽案尾二也犯者僅見同謀之人既死遂歸以自免官司因之不復窮治三也去官經赦久而數年始有特旨衝替四也以為情不可貸則訴理所謂事有未明冤可矜恕既自稍重滅而為輕以為法不可逃則尚書省謂已十五年累經大赦既令依無過人例施行以為失入未決兩經不

勘已決三經磨勘方許申省取旨其事涉疑慮曾經逝滅之人然後各一次別自有法則其之事有未明不可謂不涉疑慮重滅為輕不可謂不經逝滅以為前此無例不可遽行則黃陷失入已決死罪已滅一次磨勘其例甚明又其失入已決於法為重其失入未決於法為輕可以滅之輕者以為太優竊恐於律條重明輕之義有所未安夫罪疑惟輕帝者之治也刑罰之疑有赦王者之治也使某之事誠可疑者尚冀閤堂之上仁以權之使僥倖於帝王之治況未之以情程之以法參之以例了然無可疑者乎獨以為

太優其竊惑之且天下之所取平與所取信者法與例而已矣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是也有法有例其事雖優不可得而已也無法無例其事雖殺不可得而行也誠以其為太優而不可行則黃陷死其優者而獨何以行之某觀吏之該[illegible]陷而不得志以去者多矣其後任或不以舉主或非以舉主貪獲俗勘其今默默以去而不自薦一言則後任之還於是二者定孰從邪從所謂非以舉主者則與失入已決何以為異從所謂不以舉主者則初無指揮何以為據伏望閤下推伊尹任重之心使某無

慊乎夏周動植之微則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其之誠至矣閤下果動心否乎冒瀆鈞嚴背汗流踵

答何道鄉書

僕救人也竭來禮義之邦與多士遊且三年其捨闌掄軼凡夕簡編富貴之人求識其面而不可得凜凜志節不愧所謂一國之善士者僕於閤下歸心焉閤下察其心而與之厚亦有日矣朝來隸人持書與謁偕入視其氏名閤下之氏名也疑之比坐屐聲燦燦千百言初不指摘其謬如古貴善之義但欲見其所謂孟子解者重可疑也何則聖人之道其不可以口耳授受也久矣必其反身而誠如顏子之未始有違也則將釋然曰萬物果備於我也果取之而左右逢其原也其不得已而託之於經者果不予欺也其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斯與世而同處矣況孟子乎奈何弊弊焉期合辨說又著以為解與名家之儒爭競讓也顧以分職適在類宮不能以不言之教啓悟學者使其黙而成之又不能汎汎其間為枯槁為脂韋以掠譽而去姑取其言之訓詁以解嘲乎太倉之粟而已毋且鳴皷欻擀環傾在列之冠屨未嘗下

齕然汗下也殆所謂惡醉而強酒者也豈得已哉閤下學以為已信于一方固宜坐進此道以追捐書之眞風今乃不恥俛首踵門而求其解此僕所以重疑於閤下者也雖然閤下分不投迹於富貴之門而所以待僕者其勤若此安知非愛人以德之意乎將如世之賢醫必察病者之聲色而診其脉然後發藥以起其廢乎誠僕之至願也謹當編録以浼齋九區區先此叙謝

上胡憲求遷學書

某到學之日升堂見諸生顧兩廡皆隘陋已而相與周視廚偪之類則又不得與兩廡比因詰之曰襄陽名邦士大夫以道德功名垂方冊者歷歷如列星麗晴天至今為天下想慕學乃如是耶朝廷選守又多耆閣之舊有猷有為既以信於天下曾不知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而乃忽之不問耶諸生合而對曰此多士意也懷之久矣郡守之來有席未及溫慨然自欲新之者有因見白而後欲新之者然終莫之能新也蓋因舊而舉則不惟地窄難廣不足以充規模抑亦獄據其左非所以崇風教必遷而可則莫如州之東南隅以陰陽家言之巽方也最利建學然而接刑司

在焉幸而委廢弗居且十年但以前日諸公不納其說此所以欲新之而未能也某聞其語退而竊惑於識者以求諸公不納之意或曰朝廷將還漕司于鄱則提刑當復居于此不可為學或曰提刑行部至此必奪以聽事不可以為學或曰後圃多橘歲租于民以給胥吏之費不可以為學是三說者浩嘗思之二司所在朝廷既以為宜安有輒然復徙之理州曰分紛直主者自疑爾閤下所飫聞而所親見也其說不可用明矣行部至此固有行衙漕使居之不以為陋則憲使似亦可居況按察雖久不過浹日何必行司

始為安便其說不可用亦明矣橘利既以給胥吏之費無名催去誠不可學錢租有餘視民歲出之數就出之則其利如初其說不可用亦明矣閤下久在朝廷一旦出持使節與議鬱鬱不快上聽政以來每發德音尤在人物且多採與議往往公卿未之知者一路入州豈能更挽閤下於朝夕間哉是以遷學之說浩不敢徐以聞左右浩雖愚亦閤下之鄉人也然待几所早辱知遇閤下必不以今日之事疑浩為佗分文恭公所至州首興學校厚諸生而師誘之困以取高第登膴仕者甚衆搢紳先生以為美談閤下克肖先德既已取信于上而浩之親炙又不為無日亦不敢以今日之事疑閤下為難請閤下試留聽焉審以浩言不妄特為施行一方士大夫且將以閤下盛德載之文字刻之金石耀之子孫與學偕無窮不亦美乎傳曰時者難得而易失閤下為提刑呂公為郡守而浩適以罪承乏為部吏以獲進是說真其時也惟閤下賜之毋使識者重起易失之歎幸甚幸甚

答張子發書

浩啓承諭華嚴與旨非超然深造何以臻此欽服欽服序云非有分段次第以力致也當作一句正謂非

以力致以見自然而然爾十信在未悟之時十住至十一地在既悟之後故十住之初名發心住謂心省發而然也若心未省發雖上上根器猶在途中何由住佛所住乎神發心功德品可見奧妙譬如種木方其未成之時即封培灌溉有分段次第力致之事及其既成之後即枝葉華實皆自然畢生矣所謂非有分段次第以力致者此也所以無分段次第正謂自十住至十一地都是一法蓋一念相應一念成佛即無量法門一齊證入以見悉皆具足焉但子發不分悟與未悟通指十信為言而序於信極而悟斷句

佳爲始故有未契餘與來示悉無異處謹引孟子得之矣自得乃悟異名但其序乃無序之序不可以序見也孟子曰自得而後居之安居之安而後資之深資之深而後取之左右逢其原其意尤可見若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蓋名數之妙經中自具細觀之可也若其不可以精粗期焉者則在定慧照之而已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言哉以此傾向尤倍當時

又

學居嚴出於省定誠不便然比之去親五六千里者

豈不倍萬乎以此權之可安也人坐膠膠擾擾誰能勇猛抽身子然屏處如許久今既不可從事於外便可從事於內回觀反聽超脫乎攀緣之境而自已如來欻然出見則永劫之能事畢矣其爲利益可勝言哉一旦出戶庭與物相將迎却思此時方知爲未易遣輙恃分好乃及於此浩上

與錢弱翁論春秋書

浩愚且陋且兩竄炎荒困於瘴癘之侵衰瘵時好書之心茶然息矣比蒙上聖宥以生還戴恩奉親之外得從鄉先生長者游庶幾因此復自勉於萬一敢謂左右推與過當不俟再見即以所著春秋傳例告焉繼寵以書以總例五篇示之使由此以知述作旨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夫經有春秋猶天下之春秋也天以春生以秋成而萬物由之以各正性命至于今未嘗已也春秋果廢乎世人之類多致疑於其書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名分以來莫或可紊者乃是春秋之實也左右獨得孔子之志於意誠心正之中操以驗諸儒之說其孰得孰失既已判然如白黑在前又從而去取以輯成傳例且曰天既不復再生孔子傳例雖成豈敢必望有知我者是左右之所以

自任者如此也又曰未死之前決須上進未敢以全帙示人恐貽不敬之譏且左右之所尊君者又如此也然則春秋大法之所在左右非直言之實行之矣浩何幸乃獲受賜於今日以自幸也本欲造門拜謝偶親賓繼至及少休復苦足瘡以故悃愊之情不免藉毫楮以徹聽惟高明亮之

答毛彥時宣德書

比頒存顧偶出皆失迎見繼承惠書正疾不得爲報悚佩何可勝言霜寒伏惟文履動止清福浩胸後浮腫幾成瘡瘍正坐不知衛生之術果有得而勤行之

自能飛泉於旱暵之時亦坱於滂沱之日陰陽爲吾所轉矣豈復有火上水下不交濟之患哉此身未能無疾安敢有意於人或者之說固未深察而左右指以爲魔亦過矣雖然不緣感疾不聞妙論則所謂魔者乃吾善知識也投身火聚頓獲三昧無媿於龐脩幸甚幸甚若所謂華藏則雖强欲爲左右開吾喙屬猶甘草大黄未暇也區區謹啓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疏

論宰相章惇疏三首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而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爲首尾相應惇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由此壅閼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導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爲人莫能窺而不知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荐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誕謾相習之風彌熾論其旁招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變每毀罵而必爲論其横身力罵之人則以罪竄逐把縱而足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冪不引咎臣歷觀前古苟爲相者有一于此輕猶罷免況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久沸不平而切有望於睿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不思休戚之原斷以乾剛而力行之實天下幸甚

臣聞大臣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忠之罪尤在[illegible]而

凌下此而可畧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人主至誠篤任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久已六年天下不聞其勲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蓋威福者人主之至權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特以八柄詔王而已不敢輙預惇自獨相以來陰傾陛下威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况假人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尊君之故也

又况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君之故待之矣惇則不然不問如何率以鄙惡之語侮罵摧辱借令士大夫誠有罪焉以其罪聞於朝廢之可也誅之可也安有陛下所體之群臣而專以辱之爲事惇果有尊君之心獨不念投鼠忌器之喻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爲其不能燮理陰陽以充其職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荐臻聖慮不於惇而責之將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罷免惇惇曾因此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方且側躬以應天而惇直傲然畧不引咎其罪三也邊鄙用人尤當謹擇

惇曾不以朝廷休戚爲恤惟力引親黨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爲持祿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誕自敗何若非陛下灼見囘上之姦嚴行竄逐則誤邊鄙事貽朝廷憂豈不甚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較勝負於廟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忠邪事不究其利害但同列以爲是者惇必以爲非同列以爲非者惇必以爲是於是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意存於其間遂使國是莫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以元祐之朋黨方絶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惇之罪惡誰不知之然自京

師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謹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目達聰所以求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不知赴陛下求言之誠而敢言乃畏惇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惇何所爲而不可乎其罪六也慢上凌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間凡所敷陳於前者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又豈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斷自

寖衰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神下以釋海
寓鬱結之公議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奉
聞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
謂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
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
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
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詆以為非邪其背負恩德
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
並行竄逐惟惇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

不可以行於惇乎蓋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訴理文字
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繼述之孝者陛
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幾人矣其被先帝知遇者不
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如惇之重然惇者所
見不建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詆於元祐紛更
之際則其背恩負德尤不可與餘人一槩定罪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詆斥先帝法度
語言文字進呈出自睿斷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
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啓

賀呂丞相啓
伏承天睠[illegible]國鈞惟綸綍之誕頒聳華夷而胥悅
竊以御華夷之會雖上主之至權建崇高之功亦重
臣之極選况重光之炳照方百度之攸新維清緝熙
繼猶判渙內揆百官之實任賢而使能外綏四海之
情士訏而解嬈紛成規於六聖追至治於三王顧茲
元惟之隆尤頼經綸之助時惟耆德克副旁求恭惟
某官性資天純學優聖域洞未萌於識表包無外於
胸中以智養恬泯是非而化道與接為慎左右以
逢原式偶昌辰夙登膴仕代言西掖文章還兩漢之

風采蓋右樞談笑折四夷之傲度德宜躋於元宰均
勞乃殿於大邦五袴之歌方喧騰於千里十行之詔
忽頒降於九重深軫宸衷佇馳星使日月纔踰於股
肱[illegible]訖於丁寧傳導一人懷素雅宜於行讀整
[illegible]敢言尤稱於為丞人謀俱同國體增重豈止
[illegible]於左轄蓋正位於中台佇聆顯榮之行俯慰蒼
生之望終始協濟有如伊呂之君臣功業相承無愧
韋賢之父子某效官淮右獲事台嚴曾無堂下之一
言特荷廡間之獨指側聞明命懽愜實倍於衆人言
念弱材陶冶願成於此日

謝呂運使啓

抱虛承乏曾嘗最之茂聞采衆匿瑕苟稱璋之漫及恩隨幸至感與慙幷伏念某秦獲陋資羲黎微族早懼沉淪於流俗常思學藝於英躍周王作人不纔辟雍之制漢關異傳猥從俊乂之遊欲成器以未能忽文科而誤中王民書於袞黼末辱十長董教法於泮宮纔助識可軒然師席固片言之匪宜幕府鯨生庶相長之多益況維揚之鄉校實淮甸之賢關簡編鱗襲而幾無孑遺歲月駒馳而似不我與蓍以將迎之暇不荒講習之勤群經之所以幽深諸史之所以博

洽受進顏閔之學紛如百子之書悉皆口誦而心惟冀或月將而日就道德性命造默默之忘言治亂興壞究察察之已事用居今日不愧古人雖自處以迪茲額當官而何補蓋如他職號曰親民各效力於循為能有功於州縣以是相準揣見無堪宜其推轂之弗加重以守株之太拙非禮勿動未嘗搖尾以乞憐在邦必聞每戒枉尋而直尺忘懷自論第顧清淡祭何廷踈輙當露拔不求而得克昭特達之知曷其為然時乃太公之道伏惟某官夾資忠厚人物優隆果益振於家風動有稱於聖世霜雪既降堅一節而不渝金玉其相捨群材尤而異輟自中都之佐存情外寄之輕徹民隱於九重薦可而替否布君仁於一路解嬈而除苛老姦賂落而潛以自新良士額開而喜於託庇若某者忘賢賤之是分必論於朝俾滯淹之獲振越惟隨弱尤溢分涯初無馳薦之一言特辱法真之獨與鄒術借而吹律寒谷逢春伯樂過而回盻拔駑塌價某敢不飭前言而永踐致術業以大成見於施為或發胸中之蘊期於異日上酬門下之恩

謝閭丘提刑啓

穌生而吸穌託庇於二天山量有容復抗章於一鶚

為幸如此載思何窮伏念某稟性自天力學為己有朱退爻象之蔽無回仁賜辨之稱偶得徒於一枝遂聯名於百吏佐治劇邑未施絲粟之勞董教泮宮繼述權衡之選安能發道德之妙而迪後覺姑欲因職事之閒而成乃躬況在維揚實居重地簡策咸備不至編蒲而借觀氣血方強肯甘晝寢而頹自鞭豈惠而骨立每成誦而斂攄濡毫屬辭雖未貴洛陽之紙窮經讀史始已成安定之淫不察者罪其乖當官之實見知者取其有異時之待顧兩塗之必出斯衆口之難同自非仰恃於幷包何以俯逃於詰責退循優

幸固溢分宜旤若膺揚敢萌覬望忽失恩之誤及撫
小己以何堪此蓋伏遇某官性粹天純學潛道要令
聞叅馳於聖世豐功允協於人心臨千里之邦尤著
文翁之善分一路之寄克隆定國之平方上主之重
光宜妙選之在邇凡有爲於封部皆願出於門牆稽
揚雄之言孰是不求而得者念孟軻之戒莫若修身
以俟之豈謂牖間之詳窺猥逮潾中之遺斷載惟平
日嘗荷齊威略公卿待下位之儀盡君子進晚生之
義歲時雖積燥濕不移更逾紀於衆貝用幽明於學
憲誠良其可不惟獨賜以吹枯先爲之容抑亦旁求

於推轂生成一介終始兼全石鼓有聲發自蜀村之
叩牛鐸何用獲充晉樂之音某當戒撫華而莫爲敢
期入室而深造必形諸外或無愧於真儒不忘其矜
庥少酬於盛德

賀黃司業啓

伏審懋膺天眷揚歷驛闈將振斯文稱快有識竊迹
前事灼知攄世之高表厘時君夫允繫青衿之得失
運歸先帝紹述成均遂不發於中興雖期開明於道德
京師首善遇邇從風雖持論皆根而絕劉氏之學尚
然屬對競靡而幾枚生之觥觥爲經者則罕通信史

知古者則或蔽來今志大才優名號一時之秀名驅
利誘誰爲百鍊之剛凡此云爲尤資啓迪況繼明之
委照方庶務之交修欲其行藝以大成是用師儒而
慎選某以某官性儲大粹學造道心取上第於妙年
續微言於近世莫可涯涘湛如萬頃之波有所設施
氏偶半千之運擢由劇邑入贊臺綱許國滅私而正
直凌霜危言決謬而貴權歛袵益厚重聽之顧就更
六學師賢者昭昭豈獨聰明之是訓多士濟濟即觀
定禮之俱全某浙右鯫生聖世賤吏念文彊之學而
欽聞滋久顧元禮之門而欲登未由猥分職於泮宮

正託身於籲部虛中承教尚爭親炙之期度量匿瑕
敢覬庇庥之幸

謝何提舉啓

散木曷施宜匠伯之不顧丹砂可用荷醫師之無遺
服膺賜以非常撫叢軀而增愧伏念某材資樸樕間
學荒唐叨乳門之細人異周室之多士聯名桂籍偶
起梁楣殫勤之間分職泮宮始比塵飯塗羹之用曠
日彌月極慮弃化雜燭以何能焚膏油以自飭循
法而治雖未踵於前修逐獸者都背或回其素守跡
掃公卿之館分投貧賤之區白雪陽春徒言寡和高

山流水固有知音事豈出於用情因實深於刻骨此
蓋伏遇某官學隆清議節著昌朝追往藏於古人擬
忠厚於今日莫知作上而作下一貫窮通資於事父
以事君兩全忠孝即齊名選入践華途逦汲汲以援
能罔閒閒而核實肆是非封之陋亦廛衡石之公釗
秘地中遂發歯而炫目桐焦爨下俄合雅以成琴顧
惟并容何以報稱敢忘其誨誓資之深一以自持萬
無他慕必形諸外苟無慊於吾儒不忘其矜庶少酬
於盛德

到任謝蘇尚書啓

師儒之任盍妙簡於貞賢養浚之人猥荐承於休命
揭來官守仍處部封惟會幸之非常但驚慚之倍積
伏念某江鄉末系甕牖寒生附鳳攀龍雖妄祈於遠
到畫虎刻鵠幾取笑於無成因緣誤入於泮宮邂逅
久留於淮甸樞衣戶外焉能隨叩而鐘鳴著錄數中
誰是有開而蠋化顧茂可書之最宜于警衆之刑不
失一同已出大鈞之造復親六藝豈徒舊物之還况
公朝之清明尤教官之選擇儻非籍裳之名士必須
丘壑之逸民爰交薦於公卿始獲司於庠序敢言忝
胄祇益感銘此蓋伏遇某官惇犖大儒王張名教謂

化民成俗嘗譚於本原而開門受徒實難於模範苟
瑕疵之可掩皆陶冶以無遺乃若至愚遂蒙盛德不
假先容於紹介遂成接武於門牆運匠石之斤力去
巳深之堊發醯雞之覆俾窺未覩之全重叨月旦之
評以信朝廷之一致茲者下亦在彀中右詩左書豈
特諸生之是飭日新温故抑欣素志之將成責無屋
風之惠遐報琢磨之恩遂躋龍坂徒罄葵心

謝王運使啓　同前

苟瑕疵之可掩皆提拔以兼收是致孱遲冊叨監使
重念某均穀名呂例合試言惟今司衛之上卿適至

當時之文柄年其顓異獨以名聞安知此日之備員
又託行臺之大庇專非敢望夫實先容許靖吏評既
子將之同趣王澄所自諒夷甫之無疑方抱黃綬之
閑猶叩青天之難逢瞻龍坂罄葵心

謝宇文運使啓　同前

苟瑕疵之可掩皆挽引以無遺乃若至愚嘗辱盛德
假以圖南之便使逃逐北之羞非安定發揮孰信太
沖之著惟昌黎見賴遂增僧孺之名是致此時再霑
優擇重念某一違絳帳屢駭流年不聞王塵之清談
治作醯雞之在瓮豈知承乏竊託公庥昔類汝南既

荷予將之驟拔今來許下吏煩文舉之保全正爾拘
嚮尚稽親炙仰止燭光之照不勝蟻慕之情

賀蘇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綸峻躋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參巨卿朝
碩德名教眞儒納今古於胸中揭表儀於天下風波
作險元自任於虛舟霜雪凝威終不移於壯節式繄
帝眷入副民瞻紹棠棣以當隆協股肱而便利久虛
一相方注意於疇咨分處二丞諒難淹於刻漏某夙
諳親炙仰爭題評竊聞播告之音實倍等倫之喜辭
歷泮水躬承賁慶之誠鈞治普天亦幸歲龠之賜區

區此意喋喋奚窮

謝韓資政薦講讀科啓

十科簡拔宜先四國之英一介顓蒙繆厚二人之數
揆之清議秪以愧心竊觀訪落之初欽奉思齊之訓
集元老於巖廊之上沛龐恩於率土之中謂指盈學
成雖已明於操術而設官分職未嘗移於擇人用恢
薦舉之科參究賢能之實著于甲令斷自近班既因
習於累年頗發揮於多士惟時講讀實選等夷大或
供奉於西府小亦參儀於東序簡盈紬選察厥先容
徽雅德厭於人心競稱名聞於帝所某才非絕類學

愧逢原卒歲窮經第守先王之迹羸糧就傳不升夫
子之堂故鉤深難措於解頤而決謬詎臻於折角冀
慢武成之去取重疑門五之是非有意繩愆無從究
妙分毀山之涉獵雖曰同歸視井井之紛綸終然異
趨矧冐師儒之任竭來禮義之邦適近台躔數更歲
律予嗟龍門之高躅猥依熊軾之下風重輕寧適於
權衡沙汰分同於瓦礫豈期海納猥賜褒稱此蓋伏
遇某官事君以人好善忘勢以進退百官之餘力而
區別群類以生成萬物之初心而仁周一方風聲久
動於幅員士類咸希於題品肆是荒疎之賤獨何幸

會之殊仰服至公俯盟丹悃茂對設科之意敢除稽
古之謀溫故知新肯徒託於空語舍生取義庶少見
於能行不爲名教之罪人茲乃異時之報德

與交代李敎授啓

伏審向車民邑就席儒宮顯疏北闕之恩來吟西州
之化恭惟交代某官龍門世系鳳角英姿文參才子
之華學擅名家之富恥如德裕不入戰於寒生雅繼
裴度遂收功於麗賦美王無施不可莫鄒難與爭鋒
未羽翔於璧廱聯楷模於泮水頗惟樸樕久偃微猷
一旦交承當伯璵於賀牢他時薦剡將見拔於瑕疵

欣忭實多敢陳固既

謝韓資政啓

薦揚僭竊雖云每歲之常施及單微實自至公之賜顧非其稱重以爲慙竊以聖世搜材曲盡網羅之術宜師奉令亦合中外之殊苟持平不系於權衡則成効自隆於堂陛以茲報國所謂上臣造將起於末流幾風移於寰宇賢非干况于求多當於兩人節操稍負晌晗曳紛於匹馬同時而青白論逐勢以高卑多方巧圖一切市道遂使邦家之計舉爲門戶之謀任塗安得塵清識者或至泣下某乾坤棄物冠帶愚

夫徒步寒鄉既匪公卿之裔抱飢卒歲又無蒙右之資勉奮發於簡編迄冥茫於記業因仍學校往排冬春動輒瑕疵分從擯斥豈意抗章之目猥充入貢之員端言思之有自來矣此伏遇某官心淼衆鑑道絕畎畝謂天蓋高惟愼獨可以無愧事君盡禮必滅私方能不欺茂對周王之作人莫如孔子之毋我庶幾循俗因以回心致令寡與之資不躋多奇之迹于科核實昔已荷於包荒百畀分民今復叨於委寄始終特達委曲生成敢不堅夙志以終身佩六經而務道出處語默不爲吳國之小人南北東西知是韓門之

故吏仰酬高義請事斯言

謝蔣提刑啓

職緣戢揚推轂之謀幸與春來猥入亮廷之選仁恩曲被愧汗交并竊以法座據中尤務賢才之士繡衣按外共裨四目之明爰循按於部封用博求於人物本以周王之六計參諸莊子之九言日月既更眞僞寡得姓一判如水鑑之難欺輕重相形信權衡之所奇升其所舉厥有可觀助成大厦之勳克副連城之價如某者自視闕如少長詩書提起然於流俗文雖文行迨壁若於名家久橫厲於泮宮徒素

飡於廩粟焉能爲有無所取材仰惟綜核之嚴盡在澄清之數敢期一旦拔自稠人遡天路以飛鳴俾偕升而攸秩此蓋伏遇某官達不離道公爾忘私胸臧文鑑位之幾儕楊震辭金之節雖遠猶以使旨如密侍於威顏所以搜材莫非爲國肆是對兼之經實同桑梓之邦謂古人無心雖父子猶聞於汲引方天下有道豈鄉閭重顧於嫌疑嫡令市義而匪人且異謀身而欺世致茲特達施及單微敢當不避於嫌竊欲求伸於知己願易甄陶之賜就加貧賤之交孰謂初心不移終如徐君之劍更使同升于上曲成公叔

之文施諸事業丘山力寡勝於朝夕勢卑屈志力務
眞儒時有去來順適窮通之序道無今古務崇忠孝
之風没身不累於品題他日敢言於報稱

謝豐祭酒趙司業啓

分職泮宫初無譽問奏書天陛躁率麤疎莫知所從
重以爲愧國家恢崇學校選置師儒非徒表率乎諸
英因以擴充其器識雖化民成俗未必能變於古風
而以道事君或可仰裨於聖治就令官長閱以歲年
儻灼見於賢能遂亟聞於名氏故凡品目必協公言
豈伊一介之微復預八人之數迎龍門而願進未陪

文學之班趨託鄴置以輸誠復謝穆之竿牘矧已
縣於三載曾何補於諸生分合點幽反蒙薦可此蓋
伏遇某官道惟篤實心不避遺建助明堂亦兼收於
廈構修承大祭豈無待於菁茅曆推報國之誠施及
備員之士敢不勉尊名教編慕眞儒弁合紙上之陳
言本非夙志領略域中之大道或在他時用與人間
不懸門下

謝翟司啓

備員外邑已逾誠訶獻可中朝更煩收録道惟孝事
但有醜顔伏念某託業儒流脱身民伍才非文木難
回斤斧之心類類勞歌不入簪紳之耳適會龍門之
峻弁容鼠技之微早與諸生同集楷模之內晚緣名
試獨專藻鑑之私一爲泮水之行九喚歲星之次銜
恩未報有志空存敢期還位於辟雍重以抗章於旒
冕寔大家偶不敗幾成此蓋伏遇某官人以事君道
惟濟物謂世俗方趨於權勢故急在單家謂賢能必
務於招延故兼收曲士肆定品題之數舊承許與之
言非出于求蓋由惻隱已分相如引去舊償異日之
城不爲季子來歸自掛初心之劍既椎論而創始又
推轂以成終功自慊於爲山擇有殊於棄井敢不視

其所以欽乃攸司嘗於黃卷之中補見昔人之故轍
願以白圭之志永爲涉世之元龜庶幾萬一於眞儒
少答再三之寵惠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啓

賀蘇丞相啓

伏審妙簡帝心顯陞宰路白麻誕布黔首交欣竊以漢盛孝文賈誼未忘於出涕唐推正觀馬周猶爲之興嗟蓋深憂常伏於隱微而致理必思於長久用能有濟以冒無疆維時真人紹隆寶構歷鑒百王之躅遠追二帝之風持盈守成固已嚴於操術防微杜漸方有賴於同寅故宜命世之賢來相興龍之運恭以某官楷模天宇冠冕儒宗讀書五車曾不忘於心落

筆千牘若借書於手爲今武庫振古元龜世或殊塗爭以景山爲通介道惟一致自全伯始之中庸發識扳於聖神久回旋於內外隼旟龍節清流日指其來歸鳳閣鸞臺公議共嗟其榮滯孰測上穹之意曲爲援任之謀馳騖聰明多甘井之先竭安恬義命獨大器之晚成遂由綱轄之聯峻陟鈞衡之重納君于道繼爲宋室之良臣開國以還首作蘇門之宰相力紹周唐之家法比隆稷契之勳名若稽治忽之原視聽聲形之表凡干社稷預入經綸將見號寒啼飢罔一夫之不獲進賢退惡俾四海以無虞陰陽協序以成和戎狄投戈而納貢不抑一時之譽直圖萬世之安無媿紫宸永光青史某性非語上學媿知新夙窺夫子之牆曾勤老聃之瞻掃門求進雖無魏勃之機心稱詠得賢猶有王褒之故事悵西州之匏繫遡東閣以天遥莫諧接武於賔行徒賀揚廷之制下

謝胡左丞啓

江都曠職既逃譽衆之形長社備員復據横經之席拜恩優渥撫己驚慚竊惟平治之時亟敦政教之本京師首善辟雍不愛於興王邇遐承流泮水遂嚴於列辟集一國之善士闡六藝之微言爰逮顓門離合

之書與夫歷世吕衰之蹟皆欲甄明其得失用以博洽其見聞庶器業之兼隆獲賢能之繼出化民成俗豈徒風動於一方以道事君或至淳於四海所期如此設官寔難必須豪傑之材始稱楷模之任某幼不岐嶷長更寡頑挾策讀書素乏解頤之說秉筆和墨竟無遺紙之詞竊妄意於攀龍故服勤於刻鵠夜而計過懼多媿於幽明義以東身敢自荒於廉恥頃類槐黄之戲冒登桂籍之榮歛扳堦墀未施勞於劇邑曳裾庠序俄掌教於名藩化養燭以何能但社飄之有託坐縻三歲迄無最之可書移宰一同方待次

而爲治豈期舊物荐及鯫生捨民社佐德之繁從敎
學優游之樂况今妙簡尤號淸明以文行薦者雖曰
甚多中師儒選者蓋亦無幾胡爲望外輙在數中此
蓋伏遇某官卓犖人閒表儀天下昔潛一室志已懸
於經綸今處四隣恩遂周於動植曾是衣冠之系適
同桑梓之邦去越猶喜於似人居楚寧忘於用趙以
許允之典選且取於鄉在貽遜之當朝肯遺於舊是
致瓦礫之賤亦蒙陶冶之私其敢不益勵初心務崇
名教彼我相長苟脫迹於敝人窮通自如兼比肩於
善士仰酬盛德決在異時

謝絳州李夫人啓

比者到吏部伏審知府大夫任淮南運使日曾奏舉
其充職官親民任使其今來遂獲移帶上項所奏
收之人後實出至公黙以名聞尤爲高義荷推揚之
特達增慙懼以無窮竊惟近世之薦人殆以私計而
成俗願售者或求而莫獲不求者則眞賢鮮遇於知
抗章者必顯以爲言不顯則厚意反疑於虛發由之
寢久習以相安其弊因緣而生所爲益甚於昔姦諛
自獻豈殊清旦之攫金微素繼來全類交易而爲市
既無以副刺舉之責又何從觀遜近之臣此士風所

以陵夷而識者爲之泣下儻非力圖於救弊孰能挽
異於斯時爰有可人以當殊顧如其者萎薾弱質綸
困棄材附鳳攀龍雖望期於遠到畫虎刻鵠幾取笑
於吾成場來淮海之邦叨據師儒之席旋由奏會遂
託庇庥爲帥坐之遠移煩使車之暫攝每獲隨行而
聲欬未嘗請問以曳裾卷舌衆中分作不鳴之鴈棲
身部下僅若相忘之魚甘泉難獻於鄉豪苦李宜遺
於道側敢期談聽特賜薦論不必鄉陽之上書自舉
李膺之見賞當年莫測他日乃知夫何衡鑑之私過
出等倫之右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兼濟志務曲成餘

潤旁溢是比靈河之千里清陰遠布寧數大木之百
圍况性全於至明更坐照於萬物尋天文而發豐城
之寶劍振車鐸而得崇業之黃鍾雖居庭楔之微亦
闕斧斤之棄是致題品猥及寒微張子孺之遷郎功
陽拒其請周伯仁之全王氏陰解其危曾無迹之可
窺豈方來而專美小以大喻彼適此同受恩信出於
非常求稱愈難於自致其敢不潛心名教昂首風塵
體圭璧之無瑕慕松筠之有節克殊小道允底大成
移孝爲忠或奮天衢之末舍生徇義免貽菁莪之譏
不爲君子之罪人並乃門牆之報德

代錢濟明謝蘇內翰啓

久於遷謫固分所宜蹐以文階在思非據省叨塵之過甚增愧懼以居多伏念某蕞爾弱材冥然寡識素乏平生之譽殆成逢氏之迷幸詩禮之備聞知箕裘之當習三冬是競嘗繼晷以焚膏五技雖微肯亘年而枉尺從援搜殫書之內亦拳拳賢哲之思恨異代而莫逢攬遺編而竊歎兄同斯世有如我公尤以瞻言極於勞止初猶文舉擬登元禮之門旋類庾桑親預老聃之役侍竹林之高會傾玉塵之清談雖坐非以觀天冀絕演而至海更煩刻畫曲賜品題非仲尼

之明孰察子長之罪惟晏嬰之德能拔石父之危積年瑕疵一日洗滌乃自刪脩之職獲霑灑陟之榮正懷無補以干誅遽爾非常而拜命此蓋伏遇某官荷天大任爲民先知學富惠施之五車才邁正平之一鶚言惟救弊妙藥石之所攻志在尊君挺松筠之不變緣遷廻於特命項流落於江湖太白溪邊邀月同醉屈原澤畔散髮行吟曾無憔悴之容自適盈虛之數偏宣帝之欲見賈誼而蒼生之望起謝安遂即賜環委以持橐俄膺內相之選實爲真宰之儲方且汲汲求才勤勤接士謂來絕足宜朽骨以先收思得武

夫雖怒鼃而猶式是致無用亦皆有成矧時嚴君最辱推揚之助今茲賤息又蒙生育之私榮萃一門恩深九地謹當體席側常聞之教敦儒生所急之方造次於斯俯迫自若庶家聲之不墜酬德施之難忘

代錢濟明謝敕局詳定啓

涓埃叨稱宜難逭於黜幽雨露博於遠獲從於改秩自知明甚外顧赧然伏念某賦性殊愚降材樸樕是謂中人以下豈如上智不移授以一經夙被過庭之訓動以五事灼知持己之方竊蟻慕於聖賢恥雷同於世俗區區道學兔兔競辰修先子之餘恩誤明時

之見錄紛紜百里薦更來往之勞荏苒十年竟乏獻爲之效竊缺貫於刪定辱諸公之薦揚越由冗散之中參預討論之末朝夕所事皆生平師仰之神道義是閑寔不肖成就之日有如此幸他何足云敢冀彌年更靈優渥脫折腰之選調易寄祿之新階苟無所因焉能自致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時真儒學窮道德之原識判神明之隱文章落筆稱將夏以爭馳事業當官體夔龍而有作早結英旒之眷久爲綸字所傾佇見匪朝入調元化方且屏斥上士誠意搜才衽銖稱寸度之可施皆山納海涵而不拒致茲孱

蒻亦獲遷陞載惟異時嘗于巖竈深察其不辜之實力置於無過之鄉昔比叔山徒知存於尊足今如石父重蒙解於左驂得以自完因而有立銜恩至此求稱謂何敢不金石此心氷霜所履老當益壯肯甘四五十而無聞義苟可爲雖千萬人而吾往果不得罪於名教是爲報德於生成

代錢濟明謝執政啓

犬馬雖微豈有稗於分職乾坤洪造遽獲改於新階拜命優隆撫躬悚愧伏念某材非經濟性寔顓蒙徒立志之素剛耻見賢而不逮虛心承教況漸漬於義

方歛板効官肯湮淪於世習庶幾自奮不愧前聞驅馳十載之餘泯滅一毫之補因時核實已逃廢黜之嚴擇士脩書旋預討論之末自知明甚人言謂何敢期幸會之殊更沐遷陞之寵引駑材而取道豈無鞭策之私揉聚塊以成形寔自甄陶之力此蓋伏遇某官受天所賦配時而生納無外於量中洞未萌於識表致君澤物不徒發於空言偉績閎休期遂追於洽古自結重瞳之睠久爲萬國所傾果以殊勲入調元化都俞堂陛之上經綸霄壤之間伊尹起莘矜一夫所不獲周公在位致四海以無虞是以至愚亦蒙博施力洗疵瑕之迹曲崇長養之方恩極高深言難擬議敢不覃思名教允蹈儒規言行兼脩無歉士人之出處初終自是或遇君子之譏評非以沽名是爲圖報

代孫揚休謝改官啓

銖稱寸度偶應格於銓曹山納海涵遂脫身於選調仰承寵渥俯極驚慚伏念某齷齪鯫生凋零冷族志本期於附驥學反類於屠龍運適平千輒意彈冠之幸年踰三十始叨擢桂之榮誓勠力以當官肯辭難而曠職求追吹竽之濫且爲累士之資造事而窮乃

踵比宮之不遇在邦必達空懷先聖之格言崎嶇二紀之中汨沒一同之佐豈無蘇君之田二頃亦有揚子之宅一區松菊未衰宜賦陶潛之去蒓鱸在念盍成張翰之歸侶猿鶴以忘形娛琴書以卒歲其如夙願欲以奉親至行曾參猶得祿而喜甚真言毛義尚捧檄以欣然忘校進於事禰甘强顏於卑位久霑天澤以安素業之情冒陟文階敢冀清時之選況今總核比舊周詳外嚴刺舉之權中謹原省之制造庭而見適歲纔滿於百員寄食以須屈指動糜於半載苟纖疵之可摘信無策以能逃夫何困蹇之餘獲預遷

陛之數捫心自揣肯首知因此蓋伏遇某官才貫縱
横識周隱顯力造聖人之道優爲君子之儒功業致
身已章豈於天下吐握待士更汲汲於人間顧予蓋
之素愚乏孟嘉之小異亦蒙矜憫曲賜薦論使其奮
發於仕途是以叨塵於今日載恩殊厚圖報奈何某
敢不戒於二三惟常德之是蹈半於九十思末路之
尤艱庶收晚蓋之功以答先容之賜

謝徐仲車先生啓

寘穎後進畏慕高風實有歲時願執老聃之役出於
天幸獲登孔子之門豈意謙光重貽誨翰感慚交至

剖列奚窮

回賀除右正啓

叨進寢俞冒跡諫列重惟僥倖倍積兢惶伏念某旅
苦餘生衰頹夙志分絶宦榮之望勉爲親養之求敢
期誤恩擢以不次叅宣室之問本非賈誼之才起徒
步之間幾有馬周之遇靜言所自豈不知歸此蓋伏
遇某官仁以存心善惟舉類力借吹噓之助曲成任
使之階是致七人蹤收一介蟠木爲萬乘之器既已
荷於先容駑馬窮千里之塗敢自忘於十駕方圖貢
問遽辱貽牋永惟謙德之隆尤據懦衷之感其爲悃
愊曷既敷宣

袁州與監司啓

脱身嶺表就職江西竊惟罪戾之餘適處庇庥之下
事踰素願感極懦衷伏念某昨以狂愚昧于諫諍冒
雷霆之不測宜鈇鉞之難逃尚荷深慈特從輕比既
曲全其首領姑投竄於炎荒然在新州最爲惡地颶
淩空而飛瓦瘴暝晝以成煙水接陽春不終朝而變
五色候殊嶺北幾一日而更四時雖是居人亦多沉
疾而况負罪至此杜門莫交顧形影以自憐念庭闈
之遠隔前贍二相委寬氣以何歸退省餘生能成時

之幾許豈謂乾坤之澤普霑動植之微忽自轉流丞
蒙甄復不但羸軀之可保更諧仁政之依歸此蓋伏
遇某官志務曲成功存善借協贊惟新之化沛宣莫
大之恩歡聲載溢於提封和氣倏移於鄰路致茲僥
倖迥出比倫託廣廈以居身既安其所法秉田而脩
職敢怠于勤庶循責實之規用對滌瑕之賜

與提舉啓

脱身嶺表還職省中越從罪戾之餘荐沐聖人之造
靖言僥倖厥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仁以存心善惟
舉類曲借先容之力助成晚蓋之功是致寘顚踵叨

召擢微生抱疾既逃瘴癘之虞忽毋垂年復遂晨昏之養未知報稱方切憂惶敢圖謙德之隆特有誨函之賜其爲感媿曷既敷宣

謝中書舍人啓

秉筆螭坳未知報稱演綸鳳閣亟比超踰既成命之莫回蹈微躬而增覥竊以隆社稷之福者莫先乎求士爲家邦之光者尤在乎得賢矧居侍從之官仍處深嚴之地預聞機要參掌命書苟非四海之豪英均副一時之公議詢謀至愼今昔攸同如某者才慊中流學漸上達徒以遭逢之異嘗叨供奉之班螻蟻何知尚有君臣之義駑駘雖鈍豈無芻粟之私兌自罄於愚忠竟莫裨於至治分甘遐外望絕生全偶聖仁之勃興脫瘴氛而收用未逾一歲忽已五遷敢期清切之除更冒褒揚之寵靖言僥倖厥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公天下以爲心妙環中而應物曲盡上臣之道用紆側席之勤衆正之路既開太平之基自立致茲凡陋躐廁高華某敢不思所以然務其大者初心固在雖沒齒而不移來効可圖誓捐軀而必往厥無愧怍少答生成

回賀中書舍人啓

叨奉制恩躡躋詞掖亟冒非常之數深虞不稱之譏蓋藹國以從風必資丞溢詰招六司而佐治尤賴乎嘉謀方聖明御極之時乃賢大褱情之日豈伊固陋誤玷遷陞靖言僥倖之殊厥有當緣之自此蓋伏遇某官仁以存心善惟舉類夙致推揚之力助成遭遇之因曾脩門之未遑承貽書之先及永惟謙厚盍用感銘

與李君行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趨策府一時多士四面承風伏惟欣慰恭以某官舉白逸民仕惟行義文章蓋其餘事器識猶如古人富貴何心未厭西山之餓蒿萊斂迹肯爲魏闕之遊偶上聖之儲休集眞賢而待用遂由跡外亟被褒陞行觀夙志之昭明不但陳編之是正銘拘謟制阻詣賓階豈期謙德之隆曲有誨函之賜其爲感媿莫盡形容

與李仲益學士啓

伏審聰出宸心榮躋策府伏惟欣慰恭以某官天才秀逸人望優隆納萬古於胷中動三辰於筆下右文在日方延海寓之英妙語昭聰遂入瀛洲之選惟時士類悉傾風聲佇觀臺閣之翱翔不但簡編之是正

未遑修問遽沐貽箋重惟揆楸之微過辱謙勤之賜其為媿荷曷既敷陳

杭州與監司啓

比緣觀意力請鄉邦既叨屏翰之行仍獲庇庥之託伏以某官久隆朝望夙簡宸衷宣風聊綰於百城協氣倐形於二浙茲綸新命宜入侍於威嚴吳越舊封定難淹於羇刻顧惟昧陋竊仰聲猷幸召節之稍稽庶教言之可奉災煬欲盡明對匪遑上副眷懷更期珍攝瞻依之至敷叙奚殫

回荆南吕學士啓

【道鄉集卷二十四】 十三

伏審榮躋秘閣暫帥雄藩成命肆傳輿情胥悅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隨道顯仕與時昌名聲蚤播於朝端眷注久隆於上意方纘述守成之際乃豪英並集之夜妙簡真賢亟登儒館豈但校讎之職實為輔相之儲故宜踐履之優克副招延之盛虎符龍節詎能遠滯於藩宣鳳閣鑾臺將見入承於委寄顧惟昧陋竊仰輝光敢圖謙德之勤特有誨函之賜其為感愧曷既敷陳

元日賀知郡丁大夫啓

夏正肇序堯曆更端惟時望人翕受多福某官心符天道政藹民謠小往大來式啓三陽之運承流宣化難淹千里之居佇膺召節之嚴光贊垂衣之治顧茲屏迹莫預造門徒有深誠不勝善頌

元日賀通判張朝散啓

天吏更端人正肇序惟時君子倍集休祥某官名聞高才清朝令望三陽是履運方屬於大來千里攸居任難淹於半刺佇膺迅召光對殊恩顧屏迹以思愆阻造門而稱[illegible]其為頌詠第切悃悰

回同年吳推官啓

萬里言歸將快披雲之望一函教好忽聆擲地之音

【道鄉集卷二十四】 十四

情以義高文隨禮縟恭以某官貫四時而特操更百鍊以全剛拔乎流俗之中越在古人之上肆憐皮骨偶遯魑魅之群不遠山川俯許兼葭之倚永惟隆眷但極感悰

回吳節推啓

伏審光膺麻選峻陟殊科聲馳四方榮動多士伏惟欣慰恭以某官志隨道遠文與行優方洛陽最少之年藹江夏無雙之譽旋當大比躐俊造以超升獨是高才繇聖明而鑒拔不但東南之鮮儷寔為今昔之希逢將即奮於天衢豈更居於蓮幕顧茲屏迹方企

仰於高風敢謂崇謙乃過形於盛禮尚緣㢘黜未獲
至前感佩良深敷陳罔旣

回胡君和啓

伏審恩光賜第隆表飛聲伏惟慶慰恭以君和先輩志在承家學惟信道爰屬興隆之運克諧附鳳之謀慷慨千言已副教忠之望經綸四國佇收移孝之勲顧雖待盡之餘亦切聞風之慰未遑脩問遽辱貽牋感佩良深敷宣罔旣

回李當時啓

伏審凝旒賜第絲宇飛聲伏惟慶慰恭以當時先輩

友兄秀出東南洞該今古運屬休明之會志諧康濟之謀榮動鄉關已副三遷之望道行宗社佇收四輔之勲顧雖衰疚之中亦倍等倫之慰方圖貢問遽辱貽牋感愧良深敷宣罔旣

回霍敏夫啓

伏審賜第優隆飛聲閎遠伏惟慶慰恭以敏夫先輩心潛聖域業茂賢關端逢側席之朝克遂起家之志南陔奉養已踰衣綵之歡北面成功行副凝旒之望顧銜哀而待盡曾馳問之未遑豈意勞謙曲貽華翰感慚兼抱敷叙奚殫

謝改官啓

洊遇日升方嚴於核實恩承天地輙冒於選官還視闕然倍增惕若伏念某江湖冷族冠劍鰥生風壓俊造之科旋辱師儒之選十年外部專泮水以横經彌歲中都分膠庠而授業空有慚於名教初無補於人材宜黜明刑以懲尸祿昨者乃緣與意事起煩言致御史之交攻動朝廷而咨訪許遷舊物方仰戴於深仁禍作私門忽上延於所怙比終喪祭偶尚生存顧祿養之弗充敢甲居而自必勉扶羸憊袱赴銓衡知

逢休運之隆丕復元豐之制階分旣除於左右次待仍華於期年苟逃指摘之嚴極遂陞遷之望起伊呂下亦在數中此蓋伏遇某官道協聖神勲昭夷夏以道濟翊功存康濟謂太平之急務莫若登賢付萬有於公心必先舉類用篤一人之慶永流四國之光曾是吹噓誤點一云常假借遂致汪洋之澤槩霑寒淺之微敢不務對生成力圖報効招不來而麾不去或無歎於清時用則行而捨則藏庶有幾於吾道

與交代榮教授啓

棲身地角久引領於真賢横席泮宮輙重規於成範幸由天假事協人謀爰聞命以愜心每廢書而拊髀

恭以某官學臻一貫才敏千能方洛陽之少年已江夏之馳譽詞場決勝力摧勍敵之鋒士論推高咸有瀛糧之訃屬神聖之統御敦教化之本原果以清修荐膺簡翼儀形絳帳丝還洙泗之風是正蓬山行接鵷鸞之序某偶脫斗筲之役復叨學校之遊況穎川奇士之素多更君子長育之滋久尤難踵繼重愧膺聞遂獻看邊仰視指蹤之賜隨綴而斷庶延傷手之羞隆冬冱寒邪氣乘隙尚稽會面倍望攝生

回孫司法啓

光逢聖運榮陟賢科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志篤三餘學該六藝優入師儒之鑒夙馳文行之聲萬國獻書爰處英才之右九重賜第旋膺上舍之恩將迅發於昌時以丕揚於遠業顧茲孱迹方欣吾道之顯行豈謂謙隆勿講前脩之厚禮尚緣久疾未獲造門悚荷良深敷陳罔旣

回孫主簿啓

光膺睿選優陟賢科凡預聞風所同稱快恭以某官名高三舍志偶千齡丕昭黃卷之功路躡青雲之路成蹊而動豈惟鄉里之榮觀得士者昌茲乃朝廷之盛事方勤詠德遽辱貽牋感佩良深敷罔旣

回張秀才啓

伏承携書見過執禮甚勤退惟閑廢之餘重沐謙冲之意清河解元志隨道遂文與行優方恢隆校學之時尤藹鬱州鄉之譽果應妙選亟觀上國之光彼被殊恩大顯高門之慶屬茲久疾莫獲造前悚佩良深敷陳罔旣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記

歸愚菴記

河南王琳彥珩爲泰州判官之明年即其治舍之左秪竹交植之地規以爲菴而燕居焉贛州先生陽孝本行先名之曰歸愚彥珩屬余爲記余聞愚不及情者也其於聞見一切懵如也體道之君子幽深博大極所造矣損之又損以冥於忘情之域師曠離朱不能期以聰明鄒衍惠施不能期以辯說自外觀之其與愚者果且有辨乎哉莊子曰惑故愚愚故道老子

自謂頑且鄙孔子自謂無知則其人也雖以顏子之賢終日不違於聽言之際猶止如之而已世之紛紛其能至於是乎其不能至於是我知之矣名所好也困而求達非極其高不止也則必相軋於朝利所好也窘而求裕非極其厚不止也則必相稽於市弊弊焉惟恐用智之不巧也方且欺愚以自售籠愚以自異環視而笑愚者之不善爲謀也肯自歸於愚乎嗚呼是安知愚公之不爲大智而智叟之不爲甚愚乎行先罷進士舉既二十年傾筒購書卷以萬計所至輒掩關窮晝夜自娛有其祖華陽子之風庶幾歸於愚矣今以是名菴則又欲與彥珩同之也彥珩相家子乃能於世泊然強學博聞動襲規規顧寒士或莫之逮信可與同所歸者窮亦愚也通亦愚也所愚非窮通則無媿乎名菴之意也彼柳子厚不得志於時爾而流離窮僻憤然以愚命溪詎可同日語哉余竊有志於此久矣頃因二友而勉之他年伊洛之南潁川之上晉陵之東望有愚者出焉非吾三人而誰

雙寂菴記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晉陵張公知道者也方帝以堯舜之聖天[illegible]以[illegible]隱微士苟有以自見無不

在綴援之數務維公器識久已動人又嘗獲於上以本使指而守要地乃獨就選天官得軍義陽人皆意其不能隨所寓而安也公既授印則苐率群吏修飭庶務宣道乾坤之澤浹洽乎一方而民亦安公以自幸相勸爲義不至庭下黃堂肅然如釋老居於是結茅爲菴曰雙寂焉環植皆名草木幽香美蔭凌亂後前每退食燕居輒終日超超乎若不知世之有人者客或以其意問公曰予聞心迹俱泯謂之雙寂公以是名菴寂既有所在矣出而與物接心緣迹變迹以心移且得爲寂也邪公指而告曰此邦山水之[illegible]

子嘗侘𡵅嶠遠觀其所謂山水者乎山聳然其止也無時而不靜者也然而茹茫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而卒不見其匱則所謂靜果靜也非邪水湝然其逝也無時而不動者也然而注焉而不濫酌焉而不竭而卒不失其平則所謂動果動也非邪人亦山水耳其逆旅於氣形中獨能不與萬物接乎必以目不覩色而後為寂則瞽者寂矣必以耳不聞聲而後為寂則聾者寂矣必以口不發言而後為寂則瘖者寂矣必以鼻不納臭而後為寂則齆者寂矣必以四體不運而後為寂則折肱蹩足者寂矣且子謂何為菴將指

吾結茅而成者謂之菴乎是又惑之甚也何則萬物皆備於我無適而非菴也無適而非菴則動與靜偕而不得況心迹之判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此而後知吾之所以強名之者矣語未卒客擁杖而起㩳然杖杖而笑曰子夢久矣今而後遽然覺也異日公以書來且命次第其語而為之記噫若某者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者也

難聘觀音畫像記

晉陵鄒某為難州教授之明年當紹聖二年以其重陽之前夕夢造大剎有殿巋然其佛像如世所奉白衣菩薩相其榜揭以金字曰難聘觀音之殿某不曉難聘意詰左右或曰此像石像也久閟地中既得之詔舉致于京師然積千萬人竟不動遂即其處為殿覆焉而賜號難聘云某方稽首瞻仰忽顧某而笑且起至東廡而問曰湯因何熱水因何冷某對曰湯熱水冷則不論且道熱湯裏蝦蟆冷水裏蝦蟆作麼生欣然拊其背曰如是如是良久還座某復再拜將退曰纔今頻見何從而可曰但向西北作禮自有感應嗚呼此豈偶然也哉於是強為之容以為不朽之傳焉

義濟記

元祐四年春夏旱至五月甲申大雨窮晝夕不止凡三日距府北多廣陂實受西北群山之水水既驟集不得洩於是南注府城邏卒馳告方欲土長葛門而水敗門入矣雉堞稍圮起若長堤約水而西又薄子城勢益怒坼可遶遂決鄢陵門以出故廬室之在東北隅者率以漂毀其水所不到則雨為之害焉民之壓溺死者甚衆閭老人謂建邦以來未之有也時資政殿學士曾公知府事具以聞且請發倉廩以拯細民給度牒以完官舍從之僕初教授潁昌於是得

錢一十五萬完所居之舍因改治其廳東小室以館賓友命之曰義齋後二年客或致詰曰子欺予哉予觀古義士大則輕一死於鴻毛小則等千金於糞土徑脫人於艱危中功成毋去閑無留轍其氣節凜凜與秋霜爭嚴子果出於此乎眇然儒生君親是徇固難一死庖無儲煙面有飢色安得千金從以數椽館賓友耳遂以為義子欺予哉僕曰是非僕心也僕家有書千卷有琴一張日以二物羅列左右鄉閭親舊或不陋其為人自遠而至其居是齋也取六經讀之則聖賢之旨明取諸史讀之則治亂之迹明取百家

衆氏之書讀之則邪正是非之趣明閒而倦焉橫琴奏雅以導其湮鬱不平之氣以此卒歲而成其材異時簡拔以見於世自其發一官至於均四海隨厥臣細爲有事業不媿所學與天下後世苟不得志則卷而懷之立言著書以越扉表亦無秋毫怨尤意此其為義孰與客談者多客矯舌久之已而歎曰冥冥兮往昔壤壤兮來今信耳目以自私兮寔不知子心客退次第其語且追載水害之本末為之記云六月十二日晉陵鄒某記

穎學題名記

熙寧初神宗皇帝既以經術迪天下士遂命學校之在大郡者皆設官教授且自京東西河南北陝西五路始穎昌是京西一都會於是設官又先於五路初委國子監推擇以聞又召其所當試者試於禮部又詔侍從而上各舉其所知又朝廷自拔用其可者二十年閒無慮四變諸州或以此闕員不補獨穎昌未嘗無人僕狄淵且去客見屬曰棟楹一新簡策並集學者進德脩如也頖宮之制度備矣子繼其後盍追載前人之名氏使久而不忘乎自唐之殿最不行而教授於群吏中號為無責刺史莫之問監司莫之顧

不幸官非其宜則偷歲月如傳舍視生徒如路人甚者忘其布衣之時而已所不欲一以施焉士亦失其所習以其靖恭篤實之姿蕩為輕薄子者有矣凡厥父兄至以學校為不可遊處噫是果無責也非邪異日必有按子之所載以指而議者曰其人如此可以為法曰其人如此可以為戒日月逝矣其得失是非炳炳耳目中猶足以勸來者之心其為之毋忽僕竦然對曰若僕者所謂可以為戒者也然不敢巧自蓋掩以墜前人之美有來者焉儻因僕言以反諸其身務稱國家所以作人之意則學者受賜多矣尚庶幾

以此自贖於清議云元祐七年七月初一日晉陵鄒
某記

襄州遷學記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
建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爲鎮重山攡
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絕荊楚鍾其氣
以生者世有特立不群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
其教化之宮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湫溢卑濕
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歎焉今直秘閣知荊南府
呂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

會提刑遷治於鄧委僚字久弗居議請以爲學時左
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志
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
官徐平董其役又委知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
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
未凡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煥然一新矣
繇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
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
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
山堂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
之以爲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
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
帝時備矣故施於學者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
庠遂序書攷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原遹追前列
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
擢久踐華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
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
以部使者成七閩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
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雖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
其樂當如顏淵不以環堵譙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

以其自處者處焉旣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
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盡夫脩身之道
以達乎閭門鄉黨之間繇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勳
業者出焉繇此就閒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
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
國於是乎無媿

拱北軒記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
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

群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内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某則名除於仕版身廢乎災荒既已隕墜而爲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illegible]自念所除名者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除身者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某所忍爲也某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内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事拱而爲外者監司盡監

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外暨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内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朝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某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爲石矣亦爲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遂充太虚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實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途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兹

翱風亭記

昭州荒僻纔數百家無餘屋可以寓人余之來也偶得進士王氏拾青閣居焉前俯樂川後倚寶山脩竹高松環作清興非初望所及王氏劃闢猶有識者特爲規山腰松竹最深處築亭以避暑余題其牓曰翱風亭客未喻請所以名意余曰此漢王褒語褒對詔

有所謂恩從祥風翱者聖王時如是是之取耳曰引古明今敢意安在曰余罪多矣不可以一二數余罪大矣不可以赦宥除前年寘新州去年放永州今又竄棄於此委親弗得奉委家弗得養舉世言忠孝者莫不以余爲戒也今天子孝弟尊奉先烈拔一時之英豪而並用之以昭好惡以正是非以嚴綱紀以沛膏澤如天地焉無不覆載如日月焉無不照燭問之萬民萬民有不樂其業者乎問之萬物萬物有不遂其生者乎問之蠻夷戎狄蠻夷戎狄有不安其所而不願爲臣妾者乎至和薰蒸鼓舞爲祥風恩寔從之以

遊以翺翔雖遠邦固已動化於其中矣余旣獲全餘生又居此土登此亭導迎此風以延致蕭爽以袪逐炎歊瘴氛不能侵邪沴不能襲一旦仁聖哀憫刋石丹書遂身故里老老幼幼怡怡愉愉歌詠時雍爲太平幸民則是上恩之渥未有如此其遭遇者此余所以名亭而見意也客欣然離席曰敢不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指日而造門爲先生賀客退書爲記

東理堂記

廣濟復軍之三年濟陽曹君巨源定始簽書判官事居數月上水下撫政克有聞於是卽其廳事之右荒蕪廢圃之中擇地而構堂焉以爲燕休之所余爲以東理名之取荀卿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難辨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驊騮騄駬藏於駑蹇之群君子之求之也必將總窺細微參致古今而盡其思索朋友之益然後視之而明執之而固養之而成用之而裕自修身而推之以至於治天下何往而不利則非於其安燕無事之時而可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非獨國家爲然也故阿衡之大業實定於有莘之野尚父之殊勳實定於東海之濱如其受幣登車延始汲汲焉思所以相湯文王之策則雖其身且不暇保況欲隆方造之商周邪後世之士不用則已一旦擢之朝廷之上曾未暇席而阿君罔民之迹持祿保寵之計已暗於識者之議而終其子孫無以自贖嗚呼皆其素所自負者不重素所自期者不遠而不知東理之宜在蚤也巨源帝鄕王族也耳目心意薰蒸於富貴之盛其日久矣而俗尚勤約反類寒素被褐之士信其安燕而能不惰也其退而名是堂庶幾有取於余之言乎

審思堂記

人之所欲當於人心者也人之所斁逆於人心者也楊子雲語其所以然之故詳且悉矣蓋欲從政者審爲僕常拾其遺意而伸之曰無意於思而人思之者上也務寔者也有意於思而人思之者次也務名者也不知出此者斯爲下矣大用之而均四海小用之而宰一司從古以來孰能逃乎此哉今天世之士幼而力學必欲講求思斁之理壯而筮仕必欲作止思斁之事其居官如家視民如子惕惕焉惟懼有不獲其所雖其名寔之心異塗而人之思之至比父母或爲立祠或以配社甚者奉蒸嘗過其子孫宜矣柰何不知出此者莫之能審耶承望風旨梯媒進身則玆

者莫之能審也關署利病數日期去則息者莫之能審也因緣爲市規以自潤則貪者莫之能審也衆文詞碍禍及善良則暴者莫之能審也一切不明取辦胥吏則愚者莫之能審也嗚呼聖主宵衣旰食與六七大臣以道御今造立法度其所以審天下之思數者悉矣自朝廷四達而後至縣爲之令者乃不從而致審以潤澤而行之則斯民也何由被堯舜之澤乎以是觀之如定陶令王彥祖者亦鮮儷矣其爲人剛方尚氣節不以權貴輒少貶故不知者多憚之初不戒意曰飭禮義何如爾殆古强項令也到邑會復寬

凡興廢之在境內者雖非其職毅然身之於學校尤有力能副邦君至誠待士之意其他率與是稱非其知所當而能若是乎越二年始即其廳事之左某構爲堂以便燕處僕因以當思命之并以其說告焉彥祖儻信僕言之不繆則人之思之何獨蕞爾之邑云彥祖名紹大名元城人樞密直學士諱沿之孫天章閣待制諱碍之猶子將監主簿諱震之子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兌齋記

潁州多士至今有古風余之寄食於此也三年矣所與接者殆數百人其文而不浮實而不俚繩繩防範之內惟懼乎其前倚則崔氏之季孟也余皆得而友之其季遐紹一日過余言曰比奉親命即廳之西而築室焉納簡策於其間日侍諸兄與朋友居以對吾親所以字育之意子其爲我名之余欲辭而告曰內爲兄弟怡怡自誠而說者也外爲朋友講習自明而說者也萬物莫不有所說自是旁薄以爲一則胸次之妙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用以事親說其親者也說其親孝也怡怡悌也講習忠信也昔之君子病其難全一捽而得之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愧乎名教矣他

年顯仕移所以事其親者事其君移所以與兄弟朋友同焉者與民同之天地雖大將無往而不說易不云乎兌說也蓋西方之卦也嘗試以兌名之可乎且揭之前楹旦暮出入常在目力中以發動心術其與銘座右也孰愈遐紹欣然曰唯唯

順齋記

潁川胥述之旣以順名其齋屬其友晉陵鄒某爲之記某曰順者養也自天地至于萬物自聖賢至于百姓不養則不成惟其養正然後足以盡順之義子之以爲此名也將形容所得以信諸人乎抑待是以自

警而勉其未至乎苟待是以自警而勉其未至則將殆從且予蓄書數千卷自黃帝以來凡表見于人間者無所不載必欲飽觀厭取納之靈臺如經庫書苑而後無慊邪述之曰世之記誦者之所務也非吾所養也曰必欲操管進牘妙參洪造使古作者遂巡而避路邪曰世之文章者之所務也非吾所養也曰必欲晨香一炷夜燈一枝槃礴乎几席之上以縉紳爲塗炭以流俗爲寇讐非柴枯炭冷則莫之止邪曰世之矯激以爲亢者之所務非吾所養也曰然則何如曰吾養氣如養馬養情如養虎養心如養鷄養德如

養木彼不鞭其後者皆吾覆轍之戒也曰是養而已乎亦知所謂養養者乎養養者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仁非義明者拭目聰者傾耳辯者鼓舌皆不能髣髴其萬一然不離吾視聽論說之中子之知乎述之瞿然顧左右述之內翰之孫都官之子靜重疏通以世其家盖知所養者也

二軒記

鳳山堂盖襄陽憲宇之勝地也負郭皆名山獨鳳山揭其西南隅景物相禪出奇無窮至是既以憲宇爲學遂即堂而廣之以爲教官之居由堂而南爲東西廡又南而爲廳合二十間又於廳之兩傍各以其一間爲軒東曰坦腹西曰炙背所以順陰陽之宜也東植蘭桂西植海棠皆其時物也東西皆植竹取其定貫[illegible]時[illegible]茂不改易也余頃備員辟雍幾一年論者[illegible]戾朝廷寬恩不以遠竄猶使分教事于[illegible]獲與豪英周旋道義中且以餘月暫勝於江山之上揖古人而一笑固已幸矣今又扳之於欹傾竹屋之下而庇以輪奐廣厦之蔭構軒而時居以濯清風以傲田父以寘心於無何有之鄉豈不甚幸也哉客或語以治天下遺來世有不得而不憂者則曰吾方坦腹炙背而不暇也

浩然齋記

余頃爲潁昌教官時諫議大夫鮮于公諸子方奉公家居陽翟陽翟者潁昌屬邑也去府不百里公卿大夫託以居焉者於京西爲最盛又其里中多豪傑之士知名于世鮮于氏弟兄晚遊其間人人稱其言行世其家比其終喪其季綽大受始以事至府余獲交焉尚恨不盡識其伯仲後數年其仲群無黨爲鄧去掾余適在隣邦遂因大受以致相與之意且曰構治齋宇集聖賢之遺言而師事焉以休養餘日嘗試以

浩然名之而未得其說敢請噫余豈深知浩然之說者哉學不足以明道仕不足以過時蓋一介之愚而入品之幾况冒衆毀以得罪而至此與無嘗澡濯義方中所至與豪傑者遊不以問焉而問於一介之愚非外智愚者邪一時公卿非其所爲士則皆丈人行不以問焉而問於入品之賤非外貴賤者邪衆毀紛集而不疑其罪非外毀譽者邪夫智愚貴賤毀譽相刃相靡而不相忘是乃世俗之所以不能浩然也而皆外之固已與吾爲徒矣充此而養焉則必能外萬物能外萬物則必能外形骸能外形骸則必能外死

生夫既已外生死矣則今之齋居者誰乎予知無嘗必有時抵几而笑曰此真浩然者也

祥光記

紹聖三年冬故知制誥晉陵錢公夫人文安郡君施氏卒自歛而堊數有休祥道人仲殊既已論載其事傳于世後數月當四年二月六日又於畫像髮頰間有橫引若玉筋之去來又隨褚勢回折之紋虛徐起伏若波面之搖輕風至七月五日又飛光屛幃爍爍下上或圓若月之幾望或判若月之初弦皆至于今不滅或者聞之深以爲怪噫奚足怪哉是乃理之固然但世未之察耳曷不觀土木金石之類乎皆物之至無情無知者一取以爲像而尊奉之如佛出世則發爲輝光形爲舍和倏忽變化無所不有此何道也余久與夫人之子世雄濟明者遊蓋天資純孝人也方夫人孀居以禮法持閨門而濟明周旋順承唯恐絲毫不適夫人意以故仕雖未顯而夫人翛然安之如含人無慼時一旦壽終濟明號泣哀慟造次顛沛如見其容如聞其聲如省定溫凊常在左右俟夫人而亡也斯已矣夫人而有不亡者存如仲殊之所論則冥冥之中端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經不云乎孝悌

之至通于神明夫非通于神明而光相若是邪昔崔氏以孝聞君子知其門必昌大余於錢氏之門亦竊意其昌大以顯必由此也夫世之士大夫指吾鄉仕族而慕者知又有斯人焉亦必由此也夫

金粟軒記

金粟者居士維摩詰之別稱也方居士病時文殊師利即其室而問焉而從之以往者不可勝計又自衆香與隨香而集者亦不可勝計宜其并包四海而彌滿六虛無隙矣然居士室中初不加辟而坐立環布綽有餘地蓋有所造心之所不能思言之所不能議

故雖山如須彌可以芥子納水如大海可以毛孔受而況空然之室有不足以容其衆者乎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居士之室所以異乎人之室也與晉陵詹成老先生因圃而居以其亭爲聽事引後簷而伸之三分取一以爲燕休之所不俛首不可入不促膝不可坐以余駢聽盱及殆未有如此其小者先生文學行義望于東南自其少特世固以功烈期之矣今行幾五十而棲遲里閭猶布衣也先生方以回照自名了無動搖可以智索但見其居是室也啓戶而出則逍

遙乎杖屨之間閉戶而處則沉潛乎几席之上其目烱然其容泰然其與世漠然嘗試詰其所以然則默然而已矣此其胸中必有妙余棄而獨契者余何足以知之姑以是強名其軒

計過齋記

善乎韓子之言過曰非謂發於行彰於言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是以群目之所不覩群耳之所不聞君子慎之仰天而不愧俯人而不怍君子樂之苟非君子則其過惡未有不形於言行之間者欲其不生于心其可得乎雖然聖人未嘗深疾而遽絕之爲之廣開

自新之路以待夫能自訟自艾而改其舊者焉惟其怙終不悛聖人無如之何然後不得已而棄之於不齒之域記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聖人之心可以推此而知矣安而行之無過者也利與勉強則不能無過而能改之者也利而改之者率於有所慕勉強而改之者率於有所畏如其成功聖人不與安而行之者等焉則世之完人幾名氏邪狂鷙偏狹之狂生安得爲孔門之高弟射虎斬蛟之惡少安得爲晉室之名臣而孟子之受稱後郭泰之尉犯法其爲姑息爾嗚呼此非

聖人之心也僕行年壯矣自惟其愚固不甘心於小人之歸然天資不敏不能中固其主而物投隙以探之則性以情撓理以事奪見其居家涖官行己接人之際過惡豈少哉僕猶知之況父母之所戒師友之所責鄉黨親舊之所指告而僕初不知者抑又倍焉其名教之罪人也私竊自喜者幸而知之又幸而父母戒之師友責之鄉黨親舊指告之又幸而聖人恕以待人而開其自新之路又幸而無聾盲迷罔之疾血氣未衰餘日未索足以感刻自奮簡冊所傳大君子之事業咸在雞鳴而起孳以周旋夜則內省而計

焉日以爲常有不善者庭戮撲其始燃拔其始生非特言行之間不使熾殖且馴致不生于心以自贖於名教後之視之宜有曰晉陵鄒某果不爲小人之歸如其志者於是即聽事之右屏一齋名以記過而爲之記繼今凡僕所至燕私之居必復以此名之蓋無往而不討云時侍親爲廣濟軍錄事參軍實元祐戊辰中秋未望之三日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記

承天寺大藏記

毘陵郡城中名刹相望而傳法者凡六院惟承天據城之東南實隋司徒陳果仁之別圃果仁死非其罪其妻用浮屠法薦助之遂捨以爲寺唐長慶二年賜額正勤至真宗皇帝即位之初改賜今額越在一隅風埃不到眺聽所接閑如巖棲四方禪者樂居焉顧經藏未建衆以爲慮有年矣元祐某年某月道人德孚既領住持事遂以告于人曰夫五千四十八卷雖

不足以盡禪之說然其語非不多也而祖師心要猶以爲教外別傳審如委付示以全提則雖遶床一匝適半藏爾况區區於五千四十八卷乎然初機者以此爲志罷參者以此證解遊戲自在者以此遊眼上言半偈皆是善因展軸抽函無非妙用以方便濟群生者亦何可廢也信者翕然出力爲新其廚堂新其浴室最後紹聖四年某月因水陸殿廡之爲藏院集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爲若干函以棲於其中然後院之形勝益閎偉動人而人益信孚之所存爲可尚也孚嗣揚州建隆昭慶禪師蓋臨濟之苗裔也方圓

照禪師宗本傳法中外時參未嘗須臾離左右七旦受請孰不曰此圓照之的子也及升座焚香不嗣圓照則嘈然非之而聞者亦耿耿不快宜其建立莫有應者而所成就反如此何哉余聞衆之初非苟也甚者面斥無所不至參不爲沮徐告之曰吾心了然不敢自欺耳余嘗怪世之禪者見圓照法席之盛自京師至于東南自王公至於士庶莫不歸仰往往諱其得法之自望風承託世曾不察亦爭嚮之寧叛父母最昏之參而惟恐不當其意寧奪貧窶毫髮之入而唯恐不厚其施意彼欺世以自售耳如此期偶而況

不自欺其心者乎不自欺其心者誠也不明於誠而誠至焉者也由方寸以充之神明以生變化以形天地歸吾掌握萬物出吾陶鎔何往而不濟而況介然於其間者乎此參之所以賢於其徒而經藏不勞而成者也昔住是院者多矣百餘年間如縕世珍了素仲文四人者尤以道德爲世所高珍嘗南徙其門又爲大殿而塑繢其像爲法堂又爲僧又爲東西堂廊又爲後架又爲界限之所縕則至今直相存焉郡人尊奉之有禱輒應以其俗韓氏號爲韓長老所以獲馳其院荒廢今又得參以成之如此又將易其路以正于南而跨池爲梁以便往還是可書也於是迹其院之本末而并載之使後之覽者得以攷焉

永州法華寺經藏記

零陵郡城中舊無禪刹元豐四年郡守李傑始以太平請于朝賜額爲元豐太平禪寺元祐六年權守楊宗惠又以法華請焉詔因舊額以爲禪寺明覺大師義霞實爲法華初祖霞既受疏陞座爲澧州龍興智傳禪師焚香舉揚一大事因緣於是徹舊宇而新之南爲三門北爲法堂又北爲暖堂又北爲方丈東爲五百羅漢堂爲香積廚爲庫院西爲大聖菩薩殿爲

雲會堂而釋迦佛殿據中爲尊禪居規撫亦云備矣顧念般若經六百卷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華嚴經八十卷般涅槃經四十卷於大藏中卷數特多號四大部寺所有者乃後唐清泰中寧遠軍節度使馬存之所施也分散多處懼不克久遂即西廊爲殿三間中爲機輪函經於其上爲佛菩薩以周其四面爲神龍以遶其四柱若形若色妙絶衆巧歲時邦人來會稽首作禮藏爲旋轉或五或五至于七人人歡踊各滿志願夫世習移人舊矣雞鳴而起隨所好而趨焉擾擾紛紛矣暇有所決擇一旦觀相慶恭諸緣驟息雖

未足以語教外別傳然卷開而普心亦開振轉而妄情亦轉則經之不可思議一念皆圓矣縱未能造次顛沛常必於是其為利益亦何可勝言哉爭訟由此庭和協由此與風俗由此厚豈不能助守長教流宣化如父如母之意乎豈不能助上主博恩廣施如天如地之意乎初霞之圖為此𮃲也霞無繫蟻之縲紲絕纍蠅之粉形孤影獨朝不謀夕而命工選材及急於衣食計人以為狂已而得郡人高齊但道睦蔣嵩等伏助為資迨一百五十萬自紹聖元年三月經基至八月畢功為日纔三甲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霞之謂與惟記之久未立也屬其孫諦圭此且於循省之際取經閱焉以啓迪昏蒙以洗消孽咎以仰稱仁聖矜容使之自新之賜霞以故飛請記其本末遂為之記

清華閣記

余以清華名閣有見美者曰紫微瑣闥公之所翺翔也丹墀文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王色公之所瞻承也深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強志氣方盛固已自致其身而歷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眷眷於非常之遇乎忠不忘見君與悻悻以自絕者異矣存

誠者曰方仁聖在上之時彼乃廢為平民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投荒裔方凌烟紀功之時彼乃名挂黨籍方人子榮親之時彼乃久虛祿養彼求歸未獲從便未能固已不慎其身而失清華矣今居是邦尚奚戀戀於幾幾之夢乎迷不知恥與逐逐以徇物者類也有聞其說而折之者曰夫子之來居達門常闔哲徑弗掃日惟焚香燕坐誦詠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同心殊方而共處其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烱烱如鏡無將迎其鼻閒栩栩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榮辱損益之分固已簡之而不得矣然自

我觀之與其有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僞孰若無損於其真墨韜束腰不便於環金之帶乎瀟圃疊足不穩於被秫之馬乎甯屋未必如茅屋之可安鼎食未必如簞食之有味是則前日之清華人間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物外之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為清華孰愈哉二人又何知或者以其詳來告予應之曰響中求聲影中求形没世窮年未見其有得也議者又烏知余意余之寓茲閣也樂川清寫于前仙嶺高擁于後越王佛子龍岳魏壇峰巒百千森聳而周圍之日月之晦朗

雲煙之舒卷朝朝相尋乎空曠寥廓之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此邦之人仕者効官居者營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遊樵者執柯漁者布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息其間越一年矣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殆真宰以自寬余惟恐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祕也昔之隱君子有以泉石爲清華者余嘗愛其言遂以名之耳議者又烏知余意且余一名閣而衆竊竊焉議其後況有大於此者乎此余之所以來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信夫

嚴華閣記

桂州興安唐安元老居邑之近郊郊有僧居曰德雲院元老即院構閣以其平日誦持大方廣佛華嚴經藏焉而以華嚴名之夫經之所載備矣毘陵遮那應正等覺轉大法輪普利群生世主妙嚴等六品則菩提場之說也所佛名號等六品又十等十一品又離世間一品則普光明殿之所說也昇須彌山頂等六品則須彌山頂之所說也昇夜摩天宮等四品則夜摩天宮之所說也昇兜率天宮等三品則兜率天宮之所說也十地一品則他化自在天宮之所說也十一地一品則三禪天宮之所說也八法界一品則給孤獨園之所說也凡七會惟普光明殿會至于三凡四十品惟十一地一品不傳于世有說如來自證之法者第一會第二會合十二品是也有說群生同證之法者第三會至第九會合二十七品是也有說諸法之人如善財童子見南方善知識五十三人者入法界一品是也佛所自說惟阿僧祇隨好光明功德二品佛只說名惟十定一品餘皆菩薩更相問答佛但放光表之耳未嘗說也自法言之不可說不可說轉猶未足以盡其秋毫之端萬分之一舉要言之不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六位而已貫

之以六相該之以十門主之以十波羅蜜如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如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而經之大旨庶幾其可知乎若言之所不能論議之所不能致不期精粗焉則非即此而能證亦非捨此而能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元老久參諸方見天下大禪晩以經行應詔現宰官身以已覺覺人以已利利物今又藏經於此而院額寶以德雲榜焉則文殊師利令善財所見善知識第一人之名也善財於德雲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以表

十住之初初發心住一剎那間六位頓入在此時矣其後所見諸善知識皆重說偈言者也與安餘當南方入界之首元老又即是院以待無窮之來者使其不必徧歷天宮而盡聞諸佛菩薩之所說不必遠遊南方而盡得善財童子之所證十方刹海普現一毛孔中六趣輪廻悉入大悲光內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世世生生常居法界則登斯閣也覩其名而問其故雖然無信心之人且為元老願力所感自回心而生信矣況信受奉行如佛付囑者乎經言有大經卷與三千大千世界其量正等而全住在一微塵中一切微塵悉亦如是時有見其事者即以方便破一微塵出一大經卷一切衆生咸得饒益然則元老建閣於此非特以藏吾經卷而已又以出大經卷於微塵中將不可以量數而刼論也其覺人利物尚奚所容聲

止止堂記

釋氏三乘之別猶吾儒上中下三品之不同將聖者言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語而不語失人不可語而語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而況聖人乎空谷無心於響響隨聲而自異止水無心於鑒鑒因形而自殊聖人無心於言言為人而自不一故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不能如顏子之無不說一以貫之子貢以為多學不能如曾子之唯而已吾無隱乎爾而二三以我為隱豈足恠哉微妙難思之法佛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非小乘下根之所及也非小乘下根之所及而樂為說焉是載驪以車馬樂鶢以鍾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昔舍利佛有請至于再三特以聲聞在會故說亦至於再三特以聲聞在會故也夫以言乎慈悲則莫若佛之大以言乎方便則莫若佛之功宜其一視而同仁曲成而不遺乃特於聲聞如此亦猶吾夫子之為人耳然則佛說法特孰知其未嘗說佛不說時孰知其深說之乎與安唐叟元老遊場屋為名進士遊諸方為善知識人學亦學人仕亦仕其衣冠純儒其容貌類釋其心則釋儒之所莫能分也嘗於其私第為燕處之堂而以佛止止之語名焉余嘗問曰君果誰止邪君之戶外閴無隻屨君之庭下蔚有深草出則人不避路坐則人必爭席君雖有喙三尺自不得不默尚欲誰止邪將君之口不無妄言之失而欲自止之邪將君之心不無喜言之意而欲自止之

邪君之所以止與佛之所以止果有辨無辨邪試以語我來元老曰止止

梅圃記

嶺南多梅土人薪視之非極好事不知賞翫余之寓昭平也所居王氏閣後半山間一株圍數尺高數丈廣蔭四十步余杜門不出不見他植何如問之土人咸謂少與此比然此株正在王氏舍東穿其下作路附其身作籬叢莖榛棘又爭長其左右余久爲之動心顧王氏拘陰陽吉凶之說不敢改遇花時但作頃徘徊路側徙倚籬邊與之交樂乎天而已欲延一客

飲一杯竟無班草處一日坐閣上闚山間破竹聲策杖往觀焉則王氏方且遵路增籬以趨歲月之利欣然曰時哉時哉諭使闢路而回之徹籬而遠之視叢篁榛棘而芟夷之環數百步規以爲圃曾不頃刻而梅顒顒昂昂挺立乎雲霄之上如伊尹釋耒而受巳幣如呂望投竿而登車如周公別白於流言而袞衣繡裳西歸之日前瞻龍嶽回矚仙宮左眄魏壇右盼佛子其氣象無終窮悉在梅精神之中矣夫天地昔之天地也山川昔之山川也而俛仰之間隨梅以異梅果異邪果不異邪梅雖無言余知之矣昔之晦非梅失也時也今之顯非梅得也時也人以時易梅而梅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故雖壽陽之粧不以爲溢傳設之羡不以爲遭而況區區管窺之異又奚足一吷於其前姑與客飲酒

天與堂記

昭州四邑惟恭城士人最多合平樂立山龍平之數而校焉曾不足以當其半自御史周公以來以力學知名以決科入仕者每每不乏方朝廷興崇庠校聘求賢能以紹隆先烈爲宗社無疆之計而恭城之士獨於此時中上舍者二人貢辟廱者二人南方之人

策之齊君惟一乃試上舍而中焉者也余嘗從於此三年齊君踵門不知其幾聽其論議觀其志氣燄以鄉評而質諸師儒可謂善士矣知其必以行藝貢于辟廱策于軒墀而飛聲於青雲之上余還漢陽且行齊君乃見訪而言曰惟一居山谷中相去四五里嘗規其勝構屋讀書命之名而訓之言敢以請于左右余以其誠可嘉也使揭其前曰天與堂取老子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意也齊君善篤於身而譽馳於人固已爲天所與矣更能務遠者大者使內無媿於寸心外無媿於名教不惟獨善而已後進有志之

上亦以此善導之庶幾一邦悉惟賢能上副明天子長育之賜則天之所與又豈可以淺智測乎余雖與齊君遠別猶能於耕牧之外詠歌太平之暇指日而俟傾耳而聽將聞朝廷之上搢紳先生之間欣然笑曰孰謂南方無人

得志軒記

僊宮嶺下有塘數十頃曰木梁塘塘外有峰數千仞曰龍岳峰面峯枕塘有屋數楹則一國之善士張雲卿夢立之居也居有小軒余嘗縱步造焉是時碧岫歸雲靑天飛鷺遠芳極目鮮風郁然余與夢立相視而笑不知誰爲賓主也莊子曰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顧軒未名乃以得志名之而告之曰莘野一犁伊尹之得志也磻溪一竿呂尚之得志也陋巷簞瓢顔淵之得志也縕袍歌頌曾參之得志也方其志之得也果有志乎果無志乎果有得乎果無得乎可得乎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自明也寒暑自運也萬物自不同形相禪也而吾之志果得矣其樂果全矣樂全之謂得志亦强名耳彼軒車大馬中紱而表紫欣然自以謂莫已若者烏知寄之去來不可得而

之乎此子貢入環堵之室閔原憲之語所以逡巡有媿色也他日夢立坐軒上試卽無窮之蓮而諦觀之若華若葉若卷若舒一一色香一一境界有妙法出焉而悉以與人轉盼之間忽然而契則心且不冥而冥口且不默而默知余之言盖有未嘗言者而不嘗不言也知古之人所以得志而無得而名焉者自古而常今也由此而處可也由此而仕可也由此而軒冕亦可也旣告之已又書以遺之以爲在在之筌蹄云

焦山御書閣記

余前年過丹陽登連滄觀以縱目而大江橫貫于前金山焦山拔出江心岌業于左右如人分引兩臂之狀信乎其爲東南之絶境今昔之勝遊覽者各有得焉不可以言盡也焦山在東北隅非若金山當舟楫往還之會人所易到以故其名未大顯於世稽按圖諜此山盖以晉焦光嘗居之得名今之寺乃光之故居改以爲寺於今若干年本朝太宗皇帝深念沈淪波海之人未脫苦趣嘗遣近侍卽山建道場以濟拔之御製疏文著在寶刻與佛日輝光照耀幽冥綿有終極沙門某人旣嗣住持事私自念曰某人之初受

疏也展卷讀誦實今開堂演法上祝皇帝聖壽借使得一叢爾陋處猶將汲汲興起仰贊天長地久無疆之休用副臣子歸美報上之勤誠何況此山高覗一方又太宗皇帝寶刻在焉雖龍天聖衆恭敬衛護不可容聲然棟宇規摹苟有可覩以隆莊嚴又安敢不勉於是前之人未作爲者作爲之舊毁之當更易者更易之頗力潛通輿情翕應怠者勇奮恪者樂施慢者篤信毁者讚揚百物咸赴其求百工各聲其能自某年某月之某日至某年某月之某日凡若干時而寺之内外一一閎麗與山與州與尊奉君父之意悉皆宜稱其人遂屬其從弟饒州樂平縣主簿詹君林以其詳來求記余雖未識其人觀其所建立如此且樂平君鄉先生也鄉先生爲其兄言至于再三余曷可已於是以余之所目覩者并載焉俾刻石以垂無窮

衡嶽寺大殿記

衡嶽寺實梁海尊者道場唐德宗賜寺額本朝改律爲禪元祐初主僧道辨念佛付囑誓以興起而大殿者馬氏之所建也歷年兹多棟撓不支不足以嚴奉世尊導人歸向辨亟以爲先務選於其徒得知和者巧力於樂施之人時耒陽李仲賀財雄一方病痁積年良苦一夕夢僧自南嶽來求供曰吾梁海尊者如所求痁立愈李方覺而和及門竦然異之語以其故和適有藥服之果愈於是殿之興作當興新者李畢以爲己任始於歲庚午成於歲癸酉造其宇者疑兜率陀宮移在人境瞻其像者疑佛菩薩衆出現世間慢者虔恭謗者稱歎十不善業靡然善矣辯没義臻奉能繼辨住持席堂以說如法高閣以藏御書長廊以環繞于外亦賴李而一新焉李之三子修攸倚又咸率父志圖惟纖悉而各色余初入湖湘聞耒陽士

李修兄弟勇先甲族出錢以完學舍分田以裕學糧致一邑之士惟德行道藝之知而無他營固已賢其所爲及經衡嶽詢覽形勝又得其父子本末如此觀夫爲我之弊有拔一毛可以利天下而不爲者其極至于無君此有識之所共嫉而前聖之所深辯也李氏乃能不愛其貲獨成寺事俾僧若俗於以作禮祝天子億萬年與南山同壽豈不重可賢邪然則尊者所以兆於其夢信非偶然而已也故因奉能請記而并載之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序

邦典序

真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覩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辯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榜稽攎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覲然驚喟然嘆以

翁爲邈不可際也其後集論語春秋者分爲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觀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言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也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袪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偃偃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力於經可謂至矣贊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覩其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與當自得之姑撥其大槩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僊氏名既字潛亨號真淡翁紹聖四年月日序

論語解義序

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其韜晦以就閒則所以規不朽者愽載之空言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求適久矣而不得遺臣無積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謂析理而使聽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賾索隱中

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况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文王之爻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迹而刪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紀運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爲論語乎夫以論語爲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襍其間如之何曰治金爲鐘撓革爲鼓聲固藏乎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

人易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亦隨所考而已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群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求解凍釋以詣於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自覃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縈晦爲領浩瀚淺何足以與此姑薦所聞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

孟子解義序

孔子沒世衰道微至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弒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重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臣必克爲良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游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爲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爲一而充塞于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數陳於齊宣梁惠之前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

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己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爲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楊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廣如有出於唐而能知

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有此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况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論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移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問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問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

愧于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移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懷恩錄序

余以元豐五年進士賜第獲綴仕版自惟其分未嘗求薦於人然所至薦者輒倍同列既無德行文學政事之寔又無家世朋友氣力之助其故而論之使名聲品秩因以遭遇於時宜必有誤其知者而不可知也夫惟公以直道爲天子求賢能以輔太平之治固不以此爲私恩然恩之所被自非燕忘天下之人則豈不知所懷哉客謂信陵君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余嘗三復斯言夙夜黽勉思有以稱其萬一又慮歲月浸久或失其詳於是集爲詞而編次之謂之懷恩錄蓋非特自懷其恩而已又將使子子孫孫懷之而不忘也懷之而不忘則見其子孫如見其父祖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蓋必如是而後庶幾可以無愧云

紹興五年四月一日序

易解序

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講易講未終編俄以罪去然易之大旨蓋嘗潛心矣後十年崇寧二年竄處昭州因以循省餘隙北面於易而承教焉始也恍若三聖親以指授然而猶有易也中也卦爻象數一念求釋然而猶有易也終也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人而人在物而物不知何者是易邪不知何者是易邪索之而不得也舍之而不得也然則昔之作易者其誰乎今之學易者其誰乎不知誰之所以誰者又其誰乎不得已而喙鳴焉蓋作易者以憂患與而學易者以

憂患入也作易者以憂患與經者之矣學易者以憂
患入未有過於孔子者故曰吾再逐於魯伐木於宋
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親戚益踈徒友
益散其所以韋編三絕是乃易之所不得遯也五十
而學易有易可學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
可為典要為變所適矣孔子易也易孔子也孔子與
易雖大智迷矣予未得為孔子徒者也然自元祐以
來貶於襄州竄於新州又竄於永州昭州覩老不得
終兄弟妻子離散舉天下言罪戾者必歸焉行年四
十有五又適近於孔子言加我數年之時也孔子於

是時前言學易乎以是時須學焉幸而得之以進乎
學則所謂可以無大過者尚竊庶幾焉不暇若乎其
後也莊子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予既以夫未
嘗有言者容聲於筆端矣於是有為之序以冠之以
槩見秋毫

繫辭序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有者易也尊待聖人
作之而後為易乎聖人取易於不可見聞之中而見
之於卦爻彖象之內使天下後世由此入易焉耳猶
魚兔之筌蹄也猶江海之舟楫也猶諸夏之道路也
猶堂奧之門戶也伏羲作易之初八卦而已三畫而
已文王益之而為六十四重之以六爻然後天下之
能事畢矣然而未有辭也周公又即卦爻為辭以繫
焉而孔子名之謂之繫辭先儒謂文王繫卦辭周公
繫爻辭誤矣揚子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
可知也又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以此推之文王但
益卦重爻未嘗繫辭而繫辭者皆周公也孔子曰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伏羲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王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
其中矣周公也三聖一心孔子之心三聖之心也樂

天知命又憂之大也故又為彖象以釋卦爻之辭又
為文言以兼釋其彖象又因卦爻彖象而無所不釋
以自見其意後之君子視其可以傳卦爻之下者既
以別而傳之矣視其不可以傳卦爻之下者則類而
傳之於其後耳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名焉亦謂之繫
辭其為繫辭雖同其所以為繫辭則異矣茲異也秪
其所以為同歟是故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
以盡情偽文王之事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周公之事
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
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於是乎盡矣孔子嘗

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彖而已未及象也而思已過半况并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以觀易易乎易乎捨繫辭而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也試妄言之以議其將

至行序 爲况弟字作

道遠乎哉若大路然行之則千里跬步不行則跬步千里耆乎苟况有言曰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以其所言槩其所行亦庶幾乎允蹈之者故自脩身以至爲天下國家皆自耆之耆其不與聖人合者蓋無幾也先君既取其名名汝矣汝嘗思所以如况者乎嘗思所以求如况者乎思所以如况者必爲思所以不如况者而弗爲斷然行之勿自畫焉將見於吾家者得汝事親從兄之實知汝能行夫孝弟也觀於吾鄉者得汝事長奉上之實知汝能行夫忠信也知汝能行夫祖考之訓而不墜也知汝能行師友之誨而不隳也自夫此以往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矣汝之所學所謂至於行之而止者且將無愧於聖人之門而况荀子乎言故遹追先志易汝字爲至行而槩見其意俾汝知所以自勉

送劉歸美序

余識歸美舊矣比官淮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宮閒無簿書期會之擾擾而歸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法得不出故相從獨余二人爲最昵焉晝而夜燈簡編滿前發閱文論詁根柢間以暇日把酒奕碁或從意所如尋訪景物物情才思適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雖樂而不荒如是者幾年庶幾前哲所謂莫逆於心者於其解官而行戢舌分袂非義也夫人閒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不聲色而娛不山林而寂不功名富貴而擾視無欲然之恨發於言行形於事業遠躒古今而稱頌於無窮皆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峩冠博帶周旋於規矩之中所在而紛紛及剟祭之則能造其樂者何其鮮耶非其志不篤則其才不美或有以累之也爾緗之多無慮數萬秘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鱗其富如海欲飽觀飫覽而靡有子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篤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忘治亂有難評之迹探賾解蔽或有不至則非習迷識緣隙而梗之欲理與事周徧而無餘蘊猶北轅以適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

而志篤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罄俯仰所須不繼朝夕而貧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弔情義所存不可輟已而私為之累以智効官以能任職早出莫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秉彖束金氣奪寒暑後傑舉頌於前擊曼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成就亦未如之何也已嗚呼罄壁編蒲以資其勤懸頭刺股以警其怠跬步家園久而不窺者彼何人哉歸美穎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新而辭暢如春叢花繁如湍流自上而下與人議論決繆逐疑如素講而備嘗者雖耆艾亦為屈服眞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

君既不憂貧其外三者顧在所處處之以道而篤其志于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敦重自持而成其才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載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晦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歸美既聞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

送靖檢法序

子先家齊州以明法進初為穎昌掾秩滿用薦者移職官知縣檢法淮東提刑司余之官廣陵也子先視事期年矣令守適遷墻舟暇日必相從前年春大赦天下赦到吏民會聽于州南門余察子先言氣浸淫大詫疑之已而語余曰沛然之澤無所不洽而其之自賀特倍於有罪者余應之曰君豈厭於法而幸此者邪此非有滅於隱微雖非自取而不能無過失乎何為而自賀特倍於有罪者曰某固未嘗厭於法第以所部既獄成而用刑矣發其書于本司使長貳委審其當否其不應流徒死者數獄欲以復而行之則凡用法之吏故失各有罪等級被刑重者流而輕者猶不減杖是不便於人也欲遂遏而不以復則本司正以按刑為職且刑部大理明法者聚焉議而駁之以聞朝廷本司例被罪是不便於己也二者必居一

於此首尾不決數月矣一日遂釋之豈宜如何是以自賀若此之至也余聞其語愕然驚怳然疑逡巡而告之曰善哉此學士大夫之所當為而或不能者君能之亦過人矣且世之官守者茍便於己於人奚恤重以當路之威爍爍動人惟恐少失其意如有所委以審當否雖無罪猶將吹毛洗垢文致而成就之期以自逞其才而為己謀非必內深次骨與其人皆仇也其勢如此況眞不便於己邪嗚呼君亦過人矣太史公謂法家嚴而少恩君今非特不然而已仁厚發於誠心有過人者推之於用法之際不以意怒折獄

而巫覡重也較然明矣昔于公置一獄其後遂享高門之報君之慶豈易量哉君篤於教子不愛金帛招善士而為之師始終不衰雖時當有頴脫而出者在之慶不獨在一身而又延諸子矣余嘗以是語人或曰齊人多詐未可知從有其言耳余以為不然苟非躬行君子則或信或詐所在紛紛何必齊多詐雖齊之俗安可一槩以待其人豈昭習不詐詐者脫如是久而不歸又惡知其非有也況聽其言而觀其行如子先之可信者乎於其解官而歸又書以為贈以堅其志庶幾造次顛沛必於是焉幸勿以勢利之在外者奪之以去也

張舜諮字序

舜諮名垂若學虞臣弗之善也屬某易之曰舜諮蓋取舜命垂而曰往哉汝諧之義也夫舜之治至矣其命官也以共工為非所先故五命而後及之然其事非聖莫之能作非明莫之能述則委任可以非其人乎禹棄契皐陶聖人也垂與之比肩接武于朝垂之為人可知矣舜命之之際方且欽其身以自避推其類以自代而不敢當故舜訓之曰俞往哉汝諧且舜作漆器而群臣咸諫漆器耳非若後世恣其侈心於百工之事而漫無限極者也群臣以紛然諫矣追想其時共工之職當不少改彼共工者肯不信其度乎所為竹矢歷代猶寶而傳之則其佐舜而凝庶績固無媿于往哉汝諧之訓也嗚呼舜諮求是以為字豈徒使稱謂之美哉亦爲之而已耶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故名相如李文紀慕張綱之為人故名綱舜諮其亦有意乎慕垂之為人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為禹況舜諮之於垂乎舜諮故天章閣待制昷之之孫新知洺州奉郎次元之子於張之外祖行也今年夏四月舜諮侍朝

奉侍次于廣陵所居與泮宮連墻焉時其兄之教授之職朝奉忘其不肖又忘其親到之卑命舜諮即庠之西齋而相與講習自夏徂冬如一日也舜諮家素富貴乃能弊衣惡食泊然不以外好移其志分陋椽之下辭丈之地而自居焉昔一窓夜燈一枝誦書求道節以綴文砥礪寒士視世之輕儇子弟憑藉流澤謂天下莫已若者性質相什百矣夫待制以直道事仁宗被遇至厚推稱名臣輔世長民之績至今為士大夫所仰而朝奉亦方以材見用于時舜諮獨不思紹揚之乎夫其文雖工其行博如惠施而

邇行不掩焉君子賤之此其平日所與舜諮詢論而熟講者也踐此言而終始之性質之美奚患不成一日立朝凝然嶽峙富貴不可得而誘威武不可得而屈以其所學發於云爲俾人主爭治乎帝舜之盛是亦垂而已矣世之識者必曰毘陵張公之後不乏人如此某承命易字已因曼衍其說而爲之序舜諮陪侍延源所無日矣於以爲贈

送王元均序

識足以拋衆人之所不到才足以爲衆人之所不能氣足以當衆人之所不敢量足以包衆人之所不容

兼此四者宜其善矣發而爲言覆而爲行或分於道則不學故也以天縱之將聖猶不食不寢謂不如學況其他乎隨其成心而師之紛紛之投我而可以蕩情快意者一切不以自累獨就有道而正焉晦光而窒通虛往而實歸微妙淵微之理宿於至賾吾則得之於經興亡治亂之迹驗於往古吾則得之於史渙然冰釋以會於道而得中之蘊綽乎其地富矣所以養其才識氣量類不與時不我違則進之而輔世建無前之業以澤當年者由此道也伊尹周公是也時不吾相則退而就閒著不刊之書以遺後嗣者亦由此道也孟軻楊雄是也嗚呼不學其可乎治平中先學士教授鄉里余方童幼不及聯二三子之列比長因得元均之名於昔嘗親炙先學士而後爲善士者中心藏之爲日已久而今也元均官淮南余適抱廬淮校被從以遊靜觀徐察遂得元均之實如所聞而加焉蓋才識氣量兼有之而予於學者也且古之人樂有賢父兄者爲其教尤易以成已耳元均之父兄宜賢而已邪道德文章務式天下破諸儒之傳注於汨沒之餘還學者之聰明於聾瞽之後雖在疏逖莫不興起爲其子弟而朝夕於其側者被服積習以

成其超然固有之資宜如何也雖然學而不厭夫子以爲何有於我不倦以終之楊雄以爲好學主以至誠始終如一非若丹青既久則渝是其心之所以不厭而力之所以不倦與元均固敏於學者且去矣幸勿以人廢言而更極慮於此以養才識氣量予於無復矣焉則其立言制行如前所云豈難也哉若夫窮達之繫乎時而不必數數然者置而不論可也

送史述古序

建康史述古從鄭州曾公辟行無日矣過其所厚晉陵鄒某而問曰吾聞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

息嘗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贈人以言子之愛我非姑
息也盍贈我以言乎其於是歛衽避席逡巡而告之
曰昔公孫弘爲漢丞相汲黯列於九卿而已然燕見
之際武帝或不冠見弘至黯則不冠不見也淮南王
謀反獨憚黯至說弘如發蒙振落耳此二人同時在
朝而武帝淮南王所以待之之異始天冠而地屨予
嘗察其所從來乎海上之人有好鷗鳥日從之遊不
少異比欲取之則皆舞而不下盍天機一捉於中則
雖鷗鳥之異類且能得人於動作態度而不可掩況
與我同類最靈於萬物者耶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已而歌曰彼版築兮入高宗之夢彼漁釣
兮兆文王之卜苟識其所以然之故兮易廊廟與空
谷春風正駘蕩乎長途兮子按轡其無遽迷古覺然
曰有是哉有是哉

潁川詩集序

故人蘇世美佐潁川幕府旣閱歲而始來之泮宮與
世美皆江都尉田承君友承君知其爲儒於此也嘗
來告曰韓城吾里也崔德符陳叔易天下士也東南
蒙英森森號爲儒海吾嘗默求二子比者殆不與耳
自接子其親炙之叔易方杜門著書不外交德符久
之始歸然命駕時裴仲孺胥從之里居積冥文行鄉
稱在人口亦喜德符爲我留來也而與盟焉叔易雖
未及致而併得二士又過望非公家事於人則深衣
藜杖還相賓主閒或浮清溪欵柏堤談經議文揖古
人於千百歲之上有物感之情與言會落於毫楮先
後倡酬以是彌年裕如也世美秩滿且行矣用劉白
故事裒所謂倡酬者與夫白爲之者與非同盟而嘗
與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潁川集傳不云
乎詩以道志觀春秋時其君臣朝聘必賦詩一切用
古語然識者聽之且前判其治亂禍福不繆況誠動

於中而形於外者邪是集也可以觀二三子之志矣
世美屬余爲之序

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

傑驁冒執經侍先生丈人間其論當時士大夫落落
以文行動天下而集仙裴公與焉比長又得公之文
數十篇清明峻拔歸於仁義喟然嘆曰君子人也徑
欲裹糧遊其藩而公宰上之不拱矣後數年宦學潁
川一日過僚友蘇世美座未定有盼然丈夫子趨西
階拜揖已起立屹然不動如石虎如木雞惟鼻間之
息栩栩與土偶人異他日詢世美則曰裴公之子仲

孺也縱復見之仲孺亦不余鄙相好也故雖不得師而得友以自幸仲孺作尉全巖中方且浙長江絕重湖背斗去數千里與洞庭風帆爭飃飃昔司馬子長杜子美皆放浪沅湘闚九疑登衡山以捜抉天地之秘然後發憤一鳴聲落萬古儒家仰之幾不減六經仲孺之役亦在南方又能文如其行安知非造命者戲一窮之使鼓吹於斯文乎他年蘄蘄世家而多士盡傾有曰小裴君者必吾仲孺也僕將踵門賀曰君果自致於青雲之上是別也毋足悲

送趙教授序

上踐阼之初文正司馬公正獻呂公相繼秉國政於是以洛陽程先生謁業聞上欣納之即日起窮閻侍講邇英閣天下傾其風采殆與耕釣之遇無以異未幾力辭位上不得已俾儀表西都生以便其私又上其印綬屢卻之乃止先生之出處何如哉僕嘗怪上大夫之論方在廣陵則毀之者勝比遊潁川則譽之者勝晚接其門人趙景平而質焉則曰先生之道大矣其可得而言者無非乎誠敬也敬以立其誠誠以行其敬初若支離四出而卒貫萬物以為一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待物以此誨人彼其出處果若窘於窮達之數而自貳其行者乎可以毋問而毋應矣然後知向之毀譽皆失其實且媿不能自得之以味於紛紛也景平僕同年兄也浩然稠人中似不能言者久而不見其退遊先生之門而深有得焉者也朝廷命教官徧天下問之西州多自先生之門人也自淮以往獨未前聞今自景平始矣景平推所得以自任者與多士共之將見未朞月之間靡焉而不自知如洛陽之俗非止亳社而已也先生雖堅臥不起其道果不行乎哉僕明年返於江道亳社之北境將訪於識者以信其然否

送許舁秀才還舊隱序

河南許德制無求於世者也甫九日御風走數百里登嵩高之上四顧無人白眼天地已而訪潁川焉余與德制別十有五年矣余固不意德制之來而德制亦不意余宦學於此也一旦相遇不知日月之逝邁蓋必有使之然者或以詰余曰彼何人哉躬儒者行出釋子語間以道士服易其衣冠古之所謂行怪者歟聖之所禁而詩書不道也子從其遊何說以析衆疑余應之曰若所見者迹也而迹不足以得其心且其來也余始見之則酌酒陳闘雷襟劇談恍然如松

舟雖輅相半淅水東非示余以故吾者乎盍鄧江之德制也比毋見之則濡毫作篆援琴奏雅矯龍鸞不衡門還春夏於寒室又指三代以來物歷歷如徒栢寢而觀焉者非示余以今吾者乎盍沫潤之德制也至三見之則仰而視俯而笑袖手而言曰吾食肉如何予牽棲處如周彥倫吾將無為而無不為如元珪之所告彼勤勤其頤公之一聽者吾不知也已而默然非示余以非今非故者乎余欲以穎川之德制名之而不可得也已乎已乎余不能以號若矣他日德制見列余為言之德制長嘯一聲策杖而去

送田承君序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天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揆揚極其力而後已盍所謂矣所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霤之恩輒逗留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皆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名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激之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楊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縮銅章以擬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上左右固有毀之者矣哮封固有噬之者矣未幾噬之者自愧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其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孰於聽覽耳者信僕抵掌為僕劇談慨不與為條者也承君貢京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遂恭卓魯乎尚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其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寒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給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待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其將報政不獨踵繼於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戶待之額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之苗裔有人

吳通直送行詩序

元祐八年冬右通直郎吳君伯垂歸老于鄭既閱歲薄遊襄漢間而襄守呂公故人也政成而作亭與賓

儵揖古人於江山之上清談以終日而伯毋造焉伯
得喜甚彌月而後別伯毋早以文行為名進士晚以
政事為賢令尹一時朋舊在顯塗方且挽之以蔚其
蹤業而伯毋自厭去不肯此邦士大夫稟承其風
又因公以從容其為人故於其行皆有詩繼公後共
得若干篇伯毋將以刻石示其好且使子孫知爲善
當登久如此蓋非苟然者伯毋名綬時年五十

萬山居士頌常清淨經序

元祐七年冬予既至襄陽意其邦人必有抱道而隱
如古之龐氏族獲親炙之或謂予曰頃有趙先生者

邢人也居而東初不知其異一旦正冠危坐集其所
厚善者示頌已倏然而寂郡守天章閣待制吳公雍
以其形龕塑于萬山之塔院至今爲衆所仰其抱道
而隱者歟恨予不及見也後一年處道踵予門容狀
野逸語說縱肆落落無疑輙可喜退以詢於人則曰
此先生之子也自是相往來日益厚又一年處道頌
老子所說常清淨經適終篇而予造其室遂出以示
其言洵非平昔爲予言者仰而欷俛而感忽然而情
脫於是知先生之道盡在處道蓋已久矣豈謂父不
可傳之於子而子不可受之於父乎覽者於其頌旁

歟焉知予言不妄處道名務本今居萬山之東故號
萬山居士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
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
其長而機圓智獨又自得於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
術遂顯今年秋爲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余曰甚
有吉凶失得之驗捷於影響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者
毫釐則禍起泉下而集其家是誰之過歟後自脫於
天刑難哉或者視權勢金帛何似而移其心殆謂天

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詭以俟有學者偕其勤示
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妄情不知所持懼將以喜
怒行吾術弗與竟余聽其言而觀其行蓋君子人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異於人遠矣由人之初設心為利去矣人欲何哉
特以術驅[illegible]以仁自異況君子乎通甫殆已可許
然其年未老其進未艾其術未至也然德之積自
不可以為[illegible]又況學於其門者必是心同之人今
今江淮閩浙間由指授以顯者著錄逾四十人而歸
繼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於四方其所業積久

豈可以爲量數乎通甫有子方七歲知好書成誦日
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乎惟勉旃以待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呂望之送行詩序

元祐八年春光祿卿呂公來帥是邦曾不數月政教脩明人以說服越明年紹聖改元之初天子躬覽萬幾追復前烈領江陵控扼溪洞爲荊湖一都會於是移公鎮撫之且進直祕閣以寵其行某竊覩先朝舊臣由丞相而下以次登用殆無虛日如公早被識擢蔚有事功宜已簡在上心久矣兩路十四州又豈留處之地哉賜環以歸取道于此而某等郊迎之期可以前必則是別也若無足動心然公尊崇儒術興建學校所以賜諸生甚厚故各以其有感於中者輒形於言此若干篇非敢以爲詩也姑致其區區之意云耳

送鄒昭赴徐州司理序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爲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之初爲吏部侍郎聞其將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

見之懼其不吾見也予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少游不妄人物其言二公所以待後常者如此嗚呼士不見貴於世久矣非世不貴士士實不爲可貴是以世駭之異時晉文經黃子艾以輕薄之資輙豪傑自置而士大夫猶承其聲名坐門問疾況真賢者乎後常真必者也惟其所養能致傳公徒復到門且懷其金而歸故形於文如曾公評焉豈獨高乎今之世哉求之古人殆不多得前此二年以草衣爲上特起教授于其鄉子往爲理與之係也不必麤輕重跡不必

次以相傳不必誦詩書以上比乎前代而乃坐獲後常而親炙之此僕所以爲子之賀也他年遇子將望之而名利之心盡以退而語人曰晦之嘗見異人

龔剛明字序

予之竄昭平也由湖湘度桂嶺而南雄龔適正堯道方侍親爲桂州幕官一見如故人其後堯道侍親權高州教授往返昭平又數數相見及予蒙恩移漢陽堯道尋親初轉宣德參判潯州未行又相遇于桂方親戚故舊棄予如遺之時堯道乃坦無嫌疑每見益厚殆如兄弟急難之情求之昔人且不多得而況今人乎知其可與適道也堯道無兼侍父母深愛之堯道左右順承惟恐絲毫動親意晨昏之外治經作文未嘗廢息秋試轉運司偶不與選不以歸咎於人惟自反曰分當如此但無以上副親望重自愧懼敢不強勉學問以幸有成予以爲可與適道又豈不信矣乎堯道屬予易字於是取揚子所謂見善明用心剛字之曰剛明蓋見善不明則不知適正道用心不剛則不能適正道堯舜文王遠矣而道則自古而常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剛明而已矣以予之才之志而以剛明克之予知予有時躍然而喜曰堯舜果

與人同耳文王果我師也在家在邦斯無往而不達矣傾予拭予自驗予之言不妄實自此始

送陳仲修序

金壇予鄉隣邑也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自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餘里若飢若寒若急難失所賴以無慮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予雖未之識而識其子今廣東運判官朝散大夫某子明朝散郎某子通皆文高學博趣操堅正甫冠登高第盛年即顯用天下之士咸稱焉又嘗監太學試得大夫長子今從事郎其次子之程文而讀之知

其能世家也今又與大夫第三子瑭仲修相遇於寂寞之濵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若秋水方至而東决也承議之德積厚而發三世矣其流遠矣嘗觀眞誥具載福地而金壇處一焉謂丹砂至寶伏藏地中不可勝計而有物主之必待其人然後付與得而服之昇躡景霄壽無終極然近世以來不聞有得之者果無其人乎抑冥冥之中自有所付不可以世眼見耶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知承議得之矣集于其身爲福祿之盛鍾于其家爲子孫之賢乃眞丹砂至寶之効而世或未之喻也

仲脩行仕矣宜以父祖所以應天道之心力學而成之且與弟兄同焉使言不爲空言行不爲虛行則駟馬高蓋光動門閭世世如此直餘事耳於其與計偕也求予贈則敘序以送之

贈孫夢臣序

淮南孫傳夢臣與其弟佃稷臣試廣西轉運司不利鬱鬱異常時與語之曰無如之何何必爾夢臣蹙然曰佃年少尚可處傳長矣家貧親浸老切切以望者此舉耳乃蹉跌不偶語未竟長太息至再三復語之曰夢臣學通經史非不博文有體要非不工兩與計偕每選益高非不驗其如有數焉不可必也三年大比興賢能士失意十常八九苟文學未富當反求諸巳如夢臣正宜歸之於數今交遊間以此寬夢臣者多矣亦有以夢臣分內之事言者乎曰未聞也曰頃下詔求言之初夢臣慨然道數政令盛以皂囊焚香涓日再拜而上之中途遇兵利囊而毀書不得達其後及以妄言先列者抵罪夢臣獨念向使囊封無恙則今猶羈縻遠方以爲纍臣况赴舉乎可以釋然矣昭於廣西以爲惡地炎氛瘴霧四時不衰行商不敢入其境過客不敢飲其水信不可一朝居也尊君宦

德俛首窮懷乃四年而後能幸而名實著聞郡太守知之部使者知之詔使知之相繼論薦陞見改官使尊君尚閉闔選調而夢臣先及第果自安乎可以釋然矣去年夢臣大病精神懵悅瀕於危殆幸而愈言動猶數月而後如初今年夏稅之交疾又作雖不如去年之甚然赴試時病氣浮白未散也使去年遂危殆今年復大作則方且重貽親憂何由他及乎可以釋然矣夢臣文學過人士所推重安知非造物者更欲動心忍性充養器識以爲大任之資不但决科一時而已孟子非欺世者其言此尤詳觀之益可以釋

然也夢臣默默聽俗俗忽忽然而笑曰有是哉有是哉今聞命矣徐視其質宇則中和之色津津然生矣

張循中字序

余杜門樂川之上一日家僮以謁入視其名氏則開封張適也延之坐問其所從來則侍親官蒼梧試外臺而歸也問其中否則適方聞報與選也視其貌則澹然若得失未嘗經意也視其氣則溫溫乎其和也聽其言則純純乎其誠也終日而無惰容也問其字則舊名準字子平也今名適以夢易也初侍親之來也舟次蕪湖夜夢祝枕若有諭之易今名者蓋寤夢也未以爲然也後自梧之臺豈假寐又若有諭之易今名者亦寤夢也未以爲然也稟於親而易之今以此名與選而字仍舊也余易其字曰循中記不云乎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不及不足循也過不當循也適循也循其中以此事親曾閔之孝也以此事君稷契之忠也經不云乎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循中既選於外臺矣將奏名于禮部將唱名于集英移孝爲忠自此始也不可勉也循中請序於是乎書

送馬長卿序

長卿官嶺右逾十年兩遭意外事仕以弟進家以弟寧甚至妻子不遠千里赴愬於部使者而僅以身免行道之人聞之尚嘖嘖不已長卿自處宜如何也然禍福有倚伏之數損益有盛衰之時既以不幸於前將必幸命於後嘗觀拱梅之亭乎今群山無窮之氣象交集於梅下乃前日重巒椽棘遮藏而不得見者也嘗觀莫釣之磯乎今一江無窮之氣象盡收於釣中乃前日亂石沮洳阻礙而不得通者也俛仰之間顯晦頓異曾謂人而不如此乎古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後車不戒是又將覆也是乃朝夕所當深念也晦極而顯天也戒前車之覆人也以人成天不以天廢人士君子所以異於凡民頃論之詳矣又於別也中以贈焉長卿勉之哉

梧岑先生易傳序

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蒞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于太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佃詩孫公諤書葉公濤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第也三聖之所秘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畧先

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為宗師因而取上科躋顯仕為從官為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于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戚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尚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固已數數然矣恬不以為欣戚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

其歿而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先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頤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於斯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寒其予見偏之意云

觳音集序

道鄉居士以道自恃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邪非吾法邪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邪非吾形邪故人歌亦歌人笑亦笑求其所以為此者而弗得也嘗試妄論之所謂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所謂喙鳴合於天地為合者歟妄論之矣又妄錄之而妄名之謂之觳音集且以待夫同乎妄者妄歌妄笑云

慶禪師語錄序

禪師深溪示寂既二十年門人德安今乃以語錄屬予曰吾師出世自高郵之乾明至揚州之建隆凡三作持自熙寧之癸丑至元祐之己巳凡十七年其語蓋

不可勝錄今所存者止此亦足以行諸方而導後學世之公卿大夫士即丈室而親炙之者多矣如高郵孫莘老秦少游桂蒼璲深之會稽陸農師金華俞秀老尤其顯者今皆亡矣為之序者非予其誰曰予頃教授揚州獲從禪師游每見為儒者說儒為佛者說佛為老者說老以至天文地理之占候百工衆技之制作靡不隨其人而應焉如千水月如萬竅風嘗試以精粗期之而了不可得豈所謂橫口之所言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豈所謂喙鳴合與天地為合者歟蓋惟忘言乃能得之雖無此錄可也而況序乎

笑笑曰予其爲之

宗禪師後録序

昔黄龍南禪師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初如易親久暱難契諸方號爲黄龍關然則在所印可之人其人斯可知矣若建隆慶老保寧璣老則予之所嘗見者也若廬山總老晦堂心老則予之所嘗聞者也聞見之所不及每以訪於開士而石塔老康遠爲予亦法宗者亦南禪師之子也建隆諸老一等人也因以其門人之意出乾元後録求予敘嘗試閱之而要其至果真語乎果實語乎果如語乎果不誑語而不異語乎予皆不得而知也姑取其可以答學者爲信心之前導云

璣禪師語録序

天下大禪園璣透黄龍關縱獅子吼不離當處坐斷十方胡來漢來自隨鏡現休去歇去未免氷消有時打鼓升堂聊且逢場作戲彼心有眼正眼實彰惟眼無心真心獨契過此以往孰得而名是老正宗乃師嫡嗣知予頃歲一宿圓通謂非偶然勤以序請事不獲已序如此云

德淵禪師語録序

有大空谷捷出萬籟洪纖美惡高下疾徐一一與聲等無知别方寂方應何所從來方應方寂何所至去一切佛祖語亦[illegible]一義德淵長老住在[illegible]西𡌛育山不知幾谷即衆谷響同作一音嘗聞十方[illegible]說諸具眼者當自知之如或不然是何等語

印禪師語録序

隆興古道場住持多名人莫盛於明覺禪師重顯之時四方衲子幸走席下如佛出現因以得法甚衆顯傳天衣[illegible]淨慈宗本本之所傳不知其幾而四明[illegible]印實爲嫡嗣嗣法以來五遷大刹蓋嘗即明覺之丈室而居焉克續祖燈紹隆勝會縱無礙辯談不二門有時截斷衆流莫測其所以異有時隨波逐浪莫測其所以同聲聲妙在於機先闊闊迴超於言外非昔雪竇是昔雪竇是今雪竇非今雪竇泯然三世悉歸一印印乎印乎文彩已彰不可得而掩也覽者得之

燈禪師語録序

余頃在中陶嘗與李濤師淵論當世之名僧師淵語余曰吾所見祖印者有道者也蚤以機緣爲世導師

脫乃退居鄱城之等覺望其容貌如秋際木聽其辯
説如夜半潮始鷄以為未始出吾宗而終止如一葦
杭大海惕惕環視莫見畔岸後數年復遇師淵於鄱
城問其所謂祖印者而將訪焉則曰寂滅久矣出其
所集語錄二卷示余余然後知師淵異時之言尚其
可以言者師淵意余不親炙而契也曰為之序以發
其緒可乎余以謂琴瑰積璧本無取捨鷄鳴犬吠元
自分明很於其間指以示人師已不得為無過者矣
其徒善義又從而錄之師淵又從而鏤板以傳布之
余又從而為之序以冠之是皆足也惡乎可雖然以

此為可不可以此為不可亦不可論其可不可亦不
可師名智燈婺州金華人道吾法真之子臨濟之孫
祖印蓋其師號云

方廣譽老語錄序

湖南善知識曰從譽嗣福嚴鳳老子住方廣聖道場
其骨從道峰孤高其氣微靈源清潤金燈現處普然
無盡之燈僊磬鳴時不繫有心之磬阿羅漢既已避
席諸鬼神自然運糧大丞相曾公閱人多矣許以為
道友孰能先焉李習之親訪藥山豈惟忘辨裴公美
久延黃蘗端為明心傳播諸方輝映前古仍子南嶽
以至北歸初見師於花光不可得而親也旋見師於
明水又可得而疏乎超越見聞雍容擬議其徒乃集
師緒語屬予冠文聊追空谷之音繪以捕風之手直
須一千里外不得錯舉何待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策問

問古之聖人居重位操至權左右前後無施而不可者其上莫如五帝其次莫如三王非帝有餘而王不足也所遇之時異則隨而應之豈能同條共貫哉是故後世作者無以加焉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賢庶幾知言者宋有天下餘百年矣祖造始而宗承之道德功業充塞覆載爰及今上丕受所付亹亹乎嚮三王之盛兩漢而下固不足以比倫也雖然稽古驗今果無可指者乎三五云爲而在

方策炳若日星可究而知其所以神聖也其所以賢也與我宋之所以尚歉然而宜勉者願歷舉以告毋曰區區已陳之迹不足爲當今道也

問宰相之勳非自爲而成之也舉賢援能以盡人材校短量長以分事務而已獨操其要焉俾人主優游象成無復內外之患其爲勳豈小哉荀卿曰上臣事君以人况宰相乎故禹以忠睦佐舜傅說以招後乂佐高宗下至蕭何姚崇亦以此冠當時而聞不朽比者秉鈞之臣嘗建十科之議使華塗顯人各薦其所知深副嗣皇訪落考慎之意也直得宰相之體矣識者以謂在下者或馳騁構結之謀在上者或牽制好惡之私則法雖甚良祗以爲市爾蓋情之所厚苟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爲物轉者慶賞刑威有足以勸沮罔亦其勢也至於定有所負而不求人知與不幸人莫之知則又不可得而承庥猶有聖朝之恨也救此之弊其術安在

問量入以爲出昔法已推而行之惟今王之時乎其參見於王制者詳矣於周官其效則公私俱足而無傷財害民之弊漢之孝武唐之明皇不知出此而海內蕭然矣今聖王嗣興予育億兆凡法之有未便者

悉以義更張之懽聲協氣衍溢乎普天是宜詠芣苢之和乎歌行葦之忠厚以與古今王相後先也寧有漢唐之弊哉然民之所輸雖無前日之竊而國之所用尚循前日之式未可謂量入以爲出知治之要以建言朝廷既欣然納之則國用宜有在所損者損百官之祿廩則懼不足以養廉損二虜之幣帛則懼不足以結好損邊陲之供須則懼不足以守禦損器械之增置則懼不足以防患然則孰爲可損者否則繇自今往其何以給之况諸路郡縣庾無陳腐之粟庫無朽貫之錢亦已久矣如之何其可

問士農工商古之所謂重民也方其盛時處之以學校田里官府市井期之以賢能稼穡飭化阜通比其旣成有餘不足交相濟於上下之間則爲之君者不必焦心思而智不窮於治不必疲體力而物不窮於養憑几南嚮以底太平後世稱頌焉豈不偉哉國家神聖繼興以道臨御天造而地成之恩覃根著之徒風靡縞髮之屬況四民之有知而居域中者乎是故造士以三舍而書攷其行藝勸農以官師而具修其防列置監局以鳩工而器械絕苦窳之患嚴開市以征商而豪右治擅財之權宜若無間然者然而謂之

行則止於孝教不究規矩而孝悌睦姻不究其乎時謂之藝則止於治經程文而渉獵傅會非由於自得以勸農則惟虛名而無其寔以防列則頗費而界其大苦窳之患雖絕於公家而淫巧新新咸移之意則於民俗不爲無傷擅財之權雖消於私室而貨賄滯縕稅入寖減則於國用不爲無損知治者慨然於此久矣今欲去四弊致四利遠不繆於先王近不駭於當世使無累於太平之盛如之何則可幸攄素蘊直指明計以俟按察者採而上之庶幾有補於新化

問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乎學故武王作辟雍而無思不服僖公脩泮宮而淮夷攸服國家若稽古以經緯天下其於興學尤所先務辟雍屹立于中泮宮環列于外嚴其官師付以教法固無媿乎鎬京魯國之盛然而日月久矣姦僞未革囹圄未空禮義廉耻之風未勝安在其爲化民成俗邪夫廣土衆民古猶今也古與學如彼今與學如此豈今教法失其本而與古異乎豈官師非其人而不能推明上意以聳動斯民乎豈爲士者不知自重而民之易之遂無畏慕學校之心乎豈長吏忽而不問不知所以誘進之乎其弊果有在於是也則教法如之何而不失其本官師如之何而推明其意士如之何而自重長吏如之何而誘進幸畢思而告焉庶幾其勉其所當爲者勿使古人專美於試籍

問先王之制彫散於末流久矣至漢始有舉而行之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社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後世言治者推焉攷之於史其事至悉果合先王之制乎抑有以義損益而不必一二追襲其迹者方筭計見效又何在邪今典章文物之盛非直兩漢而已然其事尚有闕而未舉者豈誠不可行歟審以爲可行則如之何而可

問道德不明天下之治方術者各騁其私智而取之以名家而授徒自以為莫已若矣奈何世之君子能折之於聖人而不可欺邪故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嘗言之矣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揚雄嘗言之矣諸子之於道德譬猶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鄭聲之於雅樂向非荀揚力自比於孟子而指摘以待後之學者則讀其書隨其所喜論胥以敗而莫之止者往往

皆是也其害豈勝計哉然而太史公猥以名家之學各有不可廢者其與荀揚之論異豈以兩立乎是非必有在也荀卿之學揚雄以謂同門而異戶揚雄之學韓愈以謂大醇而小疵又何其明於指摘諸子之失而昧於自戕其失乎其異戶也其小疵也無乃有流於諸子之習而不自知者乎願深其書且折之於聖人并諸子之已事告焉

問論議之不一久矣非有聖人之書折衷焉則學者之疑或窮年沒齒而莫之決故柳下惠少連疑於不逸者也得孔子之言然後知其為逸民禹稷顏回疑於不同者也得孟子之言然後知其為同道使孔孟之言皆如此其辯也學者之釋然不猶仰天庭而覩白日乎奈何自相違異而有不可以一貫之者孔子語子貢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孟子則以為聖之清孔子罪臧文仲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則以為聖之和孔子稱德行則兼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孟子稱善言德行與具體而微則仲弓不與焉孔子稱文學則止於子游子夏而孟子稱有聖人之一體則子張亦與焉又言語之宰我子貢政事之冉有季路曾不得與子張并日而談夫聖人無兩

心言心聲也況孟子之所願學者孔子而已其題品取捨之際宜量規而疊矩也今乃不然豈不重可疑哉諸君必嘗深攷此願聞其說

問水旱之變陰陽之數也聖王在上道贊化育亦豈能使之不臻於其時哉能為之備使不凍餒吾民而已矣其先事也崇五涂峻五溝謹樂歲之蓄而不敢懈故雖遭變而民不憂其後事也薄征以舒其財施力以蠲其役頒其興積惟民所便故雖引久而民不病非特如此所禱之事人情所不能免者亦未始忽焉此其所以無凍餒之民也比年以來率土之內不

水則旱歲歲有之民之重困不堪見聞朝廷所以任
之者固無歉乎古先之時矣知治者猶謂以有限之
費待難恃莫測之變可暫而不可常則先事而圖之
者又其可以已乎然溝涂之利可修而耕必有菑可
復乎不知出此而徒所禱是殷殆非所謂從史爲信
者也昔董仲舒相江都閉縱陰陽以救水旱行之一
國未嘗不得所欲其法亦可行於今乎幸明討之
問士方乎時本原六經衡鑑千古其出處去就之節
蓋了了於胸中矣與日游人間世則廊廟山林自成
蹊轍以時君子之大道者尚或有之攷古觀今之二

也竟不爲漢起而疑焉以叔孫通之訣不足與同朝
乎佐漢之興足以利物其事大避通之逸止以潔身
其事小以所遭非其時乎則六合一家寬政茲始賈
愈於伊尹受幣呂望登車之世以禮樂未易制作乎
則捨禮樂獨無可爲者況情文之備雖必俟於百年
而君臣之儀弗容紊於一日以故通以鄙儒詘之雖
然稽其所言不可謂所養非遠且大者其於書於爲
郎得金而猥以聖人頌通者相萬矣揚子遂以爲大
臣豈可然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二生果有得於此乎誠如是則通之所爲復非矣

而遷固貶之以爲爲時儒宗共成大業又何也嗚呼
守正以鄙隨時似訣而隨時守正者亦鄙訣之人所
幸以自託也士之立節如之何而蟬蛻於二者之中
乎朝廷與學正此爲務諸君盍以所自期者斷其是
非
問忠厚之俗既衰行葦之詩不復嗣音於天下有真
賢作銅章璽綬不動聲氣而封內之兒童有仁心焉
豈謂王者之治獨古人專其美乎上以齊聖紹休祖
宗與物爲春常恐疵癘其誠意良法固有隨乎有周
矣又妙簡郡邑之吏俾承而廣之勤勤也奈何日月

浸久而衣冠之列宗族鄉黨之間所以施報尚多慙
德欲寘寘之民雖厥不忍以及動植之微豈不難哉
君子謂弊在吏未必學學未必王者事規近効而忽
遠圖耳此言似不苟者然則吏之設施如之何而可
以曠然丕變與中年比以副上委寄之萬一
問兩漢多士其慷慨談治體者殆接武于朝野賈誼
之書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王符之潛夫仲長統
之昌言崔寔之政論尤章章於其間諸君蓋嘗成誦
而深思矣果孰得而孰失今欲取其說之宜於時
用之可乎且何說最爲宜於時者別白以告

問大河之患幾千百年其間有為之君臣非不欲規長久之利使由地中行也顧曠世而未能者豈天數之有待乎聖人在上萬物遂生四夷稽首所謂大河宜不治而自理況治之以法度之政信易乎其永寧矣然而國用方窘而重以不貲之費民力未裕而猥興莫大之役就令水涸之際勤苦而成之以遏其日之怒流未必可恃此中外之論所以騰口而紛紛也夫禹貢之所載從古謀士之所建明其利害詳矣當有可行於今者悉舉以告

問揚子雲論當時之名臣多矣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邴大夫之不伐善則以為自得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則以為社稷之臣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君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則以為名卿夫子雲之言法言也其品藻之異豈無謂而然哉以漢人物之盛殆非後世所能擬倫而其所取者止於如此而已無乃太簡乎諸君必能言之

問潁川四長前史謂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故序循吏而及焉夫不欺人易使人不欺難自古以來有使之不能欺者子產之於鄭是也有使之不忍欺者子賤之於單父是也有使之不敢欺者西門豹之於鄴是也彼四長者必居一於此矣果孰從而然乎今考其傳韓仲黃之於嬴陳仲弓之於太丘其詳可知也若乃荀季和之於當塗初不載其設施之迹鍾季明之於林慮雖以命之而實未嘗就則史何以知其所為而稱之乎將以其已然之效而逆知其所未為乎然則其已然之效又何在也如此而議人亦可乎諸君非其鄉人則寓其鄉校者聞其風而講之有日矣願以釋有司之惑

問酷哉東漢黨人之禍也始錮其身終及其五屬其所斥止五十八人其所蔓衍殆不可勝計甚至以死處之賢者既盡而劉氏不復漢矣後世有志之士讀其書想見其時未有不廢卷而流涕者也今攷其迹以為王政不綱奄寺橫逆特欲以此驅除天下之士則牢修朱並之言獨無證乎況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范曄蓋嘗言之以為事出於下而其勢必至於此則轉相汲引不為比周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者彼何道邪或謂使州郡之吏皆與史弼同膽則天下雖大何若不為乎原賢者惟義所在不以生死奪常一旦詔下就獄而不辭宜皆如陳寔就死而不懼

宜皆如李膺范滂奈何張儉岑晊汲汲遁逃而夏馥何顒則變形易姓世亦不各以為譏逮捕所急尤在士而郭泰友閔卓節等倫之上者乃不罹其害李篤納張儉曹彪拒岑晊其事不齊如何為兩是之諸君折疑辯惑必有處於此願與聞焉

問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禁不明於世久矣上由公卿下逮黎庶婚姻喪祭之儀宮室服器之數惟所欲耳不復餘問甚者以富相稱僭擬尚方而匱乏之家或恥不及則有稱貸而貧空產而售以事目前之觀美者如此而欲財用足風俗厚不為太平之累其可得

乎嗚呼世無賈誼即已不誤不諛有如誼者為其亦慷然長太息而不能默也夫三代之禮惟周最盛後之稱治者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於婚姻喪祭之儀宮室服器之數差等之至備也頗悔載籍而擬其所可行於今者為之計

問唐王珪善品藻人物太宗嘗以輔政者訪焉自房喬而下莫不妙盡其長亦逡巡自及也當時謂之確論今以其言而攷之已然之效則所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濟繁治劇衆務必舉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者又何在邪於此其時豪傑之士攀鱗附翼而起者實雲集于帝所其能與諸子比復幾名氏邪夫以太宗英偉不世之資而諸子又皆王佐才也相與輔相之君臣會遇千古一時宜其功與三代相後先奈何止於正觀之治而已豈有不敗之者乎不在其君必在其臣索之諸子果孰尸其弊也眞人南嚮日以覆載萬物為心非得人而為之股肱耳目則何以洋與於九天之上然則必欲所得之人端如喬等交竭其才茂對興龍之運將何道而可彼太

宗所以能使喬等入彀中亦必有道矣諸君其究之

問責古人易以古人之事而反己焉求不愆乎禮義難夫壺頭充皆征五溪道也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此馬援耿舒所以同命而異議者也然援策既行軍不得進迄貽天子憂其視舒孰愈哉昧於決擇非智坐受其弊非勇援實智勇全其必有以善其後但不幸前死隨仇人類舌中使尚生存其赫赫成就豈媿隴西嶠南之功乎援固齎恨已矣所謂善其後者諸君試以胸臆之奇為之籌之勿使悅禮樂而敦詩書徒為虛語

閑上以日躋之聖欽奉毋儀紹隆先烈天高地厚一視葛方顏雖羽飛根著之微且蒐莫得而疵癘焉盖侵尋乎三閭矣課功量德豈媿詩書之傳頌哉然而稽之人事參之天時或未足以戢忠義之舌而折其心意者吏多冗員民有菜色國用寖屈斷獄益繁而莫之卹歟禮樂之典曾未制作以暢中和之化歟甘露醴泉四靈之屬凡可以蹬太平者寂寞而無聞歟非此族也其弊安在夫二帝以來其風俗之變幾盛幾衰灼灼方策必欲黎民於變時雍如放勳尚有天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如夏后仁

及草木如周家忠厚之時則何道以致之歟將先索吾弊之本原以新厥圖而後鑠此歟昔唐太宗鑑古知興替後世以為美談然則今所宜鑑以永無疆之休亦必有可以一二舉者諸君抱術畧以待制策久矣願以所欲剖露於丹墀者前破有司之惑

問古人遠矣其窮達之際德義功業之詳類可以迹攷善學者誦其詩讀其書師友其人於千百歲之上若前席而處雖其名字至有易以從之者其志顧何如哉諸君黃卷中與古人晤語不為不久所誠服而思齊者誰氏體之以善窮達者其事安在孟子學孔子揚子比孟子固乎日以講論以為當然者盍可以角任而不如此乎願昌言之以信所養

關兩漢禍天下前以外戚後以黨錮其已事甚著見開卷者所共知也然而禍不頓成譬猶水患必有蟻穴之隙先焉弗慮弗圖引以日月然後一決而不可禦就使神禹之知亦於此乎默默矣以彼其時輔弼朝廷委寄郡國相與成天下之務者繼踵而起奈何獨無一賢建明防微杜漸之計乎將其建明而未善或既善而君莫之用或天之曆數當然皆未易辨也夫天之曆數與君莫之用固所不論若其無所建明雖建明而未善則於誰責而可諸君試代古人受其責焉果以何者為禍所從來復如之何而為之計而可以止末流之紛紛乎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

策問

問三王之治不能無弊救其弊者豈異道哉酌忠敬文之宜遞相為尚而已後雖聰明睿知之君未有外此而太平者也語不云乎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天啓眞人適繼五代之亂因革損益以至于今典章煥然固無歉乎三王之盛矣或謂變而通之以隆億載之謨與天地長久正在所務然則所當參者何事歟乃損文用忠如董仲舒之策乎果在是也伊欲改作上下便之不駭不擾且不悖於古訓如之何則可

問晉之平吳唐之平蔡皆赫赫不朽之功豈獨二君斷然破浮言以成之哉亦其所委以制勝者極將帥之選也然孫皓且降而唐彬逡巡而不進元濟方殲而李光顏躑躅諸屯以摧其鋒其事不齊而一時之淸議萬世之信史皆以為然豈竊疑之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二將果知難而果見可乎果捨此而無策乎使王征虜[illegible]之徒與彬同退則長江水易越使韓宣武烏河陽之徒與光顏同進則不必四年而後克苟以二將為然則諸將之事非歟抑其是非自各有在而不可與二將併日較也夫當時納策之臣多矣其君或用或不其成功因以異焉卒有媿乎始聽之不審者亦有兼論以究本末勿閑畧而不告

問漢末士大夫非復前日之盛矣其以文學著稱如建安七子猶足以灼古今而工翰墨者自以為弗及也方其盛時雖邯鄲繁路二丁楊荀之流以警敏傾多士者且不獲與之方駕一涂則曹氏父子委身從其游是豈苟然而已哉夫文者德之華藻也有物於此根本固存者暢動之以赴發生之會然後華藻形

焉其物不齊未有無根本而然者七子之所養斯可以坐判矣今其書傳布學宮諸君所該覽也果孰賢而孰否其文之高下果如文帝之論乎抑有論之而失其實者乎使其克享長年且委寄不止翰墨之選其為事業又將如何其其隆漢儒之功果能比肩而無媿乎吳季重與七子均賓禮久矣而文帝之論初不及之亦有說乎願析疑以告

問冠昏之禮聖王重之所以善天下之俗而謹其始也雖臣民且不敢不勉以取譏當世況其所視効而在上者乎故加元服納后自兩漢以來皆莫之敢忽

立嗣位於今六年以其時效之則是禮也蓋可以繼舉矣比詔儒臣參酌故定者為新書其於納后之儀亦備矣至加元服則初未有聞豈以古先之儀既著不必損益而後宜於邪抑亦當損益而行之歟所謂新書亦果無可以措一辭者歟此太平之盛典也某以所學議之

問短喪非仁也貨殖聚斂非義也干祿學稼非智也不遜非禮也凡鄉黨自好之民或莫之肯為而況志道者乎宰我子貢冉有子張樊遲季路又皆遊聖人之門旦暮侍側號為弟子非若後世之士聞其風而

願學焉者也宜其盛德尊行揭揭乎覆載之中以模範來者反不以仁義禮智為己任邪使其燕閒講習之際泛然及之已足以汗顏矣奈何聖人之前言之而不怍為之而不厭甚至以理詰之而猶執以為是孟子曰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揚子曰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辱斯榮敗斯成噫其然豈其然乎與日聖人論人物焉又皆在所取何也朝廷教養官使之法備矣如二三子乃士大夫所仰以為不可及者也不幸昧者不師其長而用其短且援以自況其為至治之累不亦甚乎不可以不辯

擢臣雖不學豈不自省非其分乎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伏望聖慈俯昭誠悃追寢褒除改用豪英庶協公議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臣草芥賤微仰荷陛下天地曲成之恩至隆至厚豈敢不即祇命勉自効其涓埃重念人君之言發於堂陛深嚴之上而休戚所應乃在四方萬里之外必資文高學博器識閎遠之士善惡畢書以為楷戒而垂無窮顧臣何能輙塵妙選且擢自諫省雖有故事然不循月限特授此官自唐以來與魏謩比者殆無其

人況臣以拾遺召復甫逾半年以補闕遷除上未供職比之前輩尤更僥倖若不控誠於聞命之初將遂貽譏於拜命之後上累名器所係不輕伏望聖慈深賜矜察收寢誤恩別除臣一合入閑慢差遣不惟臣獲安愚分亦庶幾朝廷不失因任處宜之實

辭免中書舍人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從竊惟陛下躬攬以來端好惡以隆太平固已盡至公至正之道而所以形容德音風動四方使莫不知所避行則代言之任尤當審擇如臣雖嘗志學愚不可移勉為詞章最其所短若或希

艸時
問堯舜在上不能使普天無寃與之人惟其僞不儲眞邪不醜正群小拱手聽命於君子此二帝所以成至治者也後世失之亟以取禍由漢而下覆轍相尋其託之汗簡以爲來者戒豈不章章然哉上以月之光無隱不燭其沛爲雨露鼓爲風霆使萬物職職理焉蓋妙盡其道矣世之黨與固不獲媒孽以自神然諸君潛心忠義苟或私憂如墨子而欲以消壓之慮助海嶽之高深則其策必有所出試慷慨落筆勿俾洛陽年少憤無踵其後者且展然不負仁聖作人之意

問昔之君子謂古今人不相方始竊疑其失言比操以驗之於世日久而數多猥欲不信弗自許也古者吐握進天下之士而今或杜門爲狠忠古者借劍斬佞臣而今或噤不出一語古者攬轡志在澄清而今或託公以示寵古者德信感敵國而今或予父生事古者進必辭聘而今或□畢公卿古者未老致仕而今或耄期貪眷于位其他蓋不可以紛指豈古今之變使之然歟抑其人物自有鄰也必欲力救其弊則何策最爲盡善諸君籌之

問西漢議分國以制其變屢矣在文帝時有若賈誼在景帝時有若鼂錯在武帝時有若主父偃其趨一也然誼不見用錯以禍死偃以成功譬猶當人進趨之方宋人不爲之藥其得報相絕何哉使諸君爲斯世也功成如偃吾志也不見用如誼吾不知也不幸如錯奈何鑑之而不言非事君以忠言之而不免非明哲以保其身於是審處而兩利集必有道焉其以中心藏之者爲迷涂指其實行

問班固作表列九等以序古今之人自以爲頁善昭惡昭勸戒于不朽奈何張晏喋喋掎摭其失顏晏之論雖不能無差如顏氏言然其失終不可逭蓋與論人者務當其失而已老子田單列在第四管仲藺子列在第三無乃過與不及而非其寔乎必欲矯以篤論則此四人者各於何等處之而後宜邪且兩漢以來其以善惡著者多矣中人以下固不足品藻其上豈無可與四人並列者乎試校舉之毋曰先聖猶不暇方人而不予告

問帝王既遠道德之風不舉而公卿大夫忘已徇物以浮游於聲利之中其日久矣故雖師法如張禹而曲意於王根中庸如胡廣而奪常於梁冀後世表微

之君子至有廢卷而流涕者彼其所感豈徒然哉恭
惟祖宗規模萬世開明道德造化人才上主承之重
以慈訓赫赫乎二帝三王之盛矣還復今日宜其隴
畝之負芻市井之候時閒有奇節以動寰宇之視聽
況朝廷之公卿大夫其肯不初終一操以臺天地之
賜乎然而世之語治者猶竊以謂萬一不幸有非其
人者出焉大用之以輔世長民小用之以莅官行法
彼將首鼠觀望城狐憑凌肆其狼貪濟以狙詐近惟
身謀遠寶子孫計嗚呼其禍動植而冥清乎詎可以
擢髮數邪然則必欲公卿大夫一皆雍容義命以茂

對興隆之運果何道而可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
者惟士為能諸君服膺名教以待詔音亦既有年盍
以了了於常心者策之告

問炎漢開基至文帝之恭儉其靖也久矣干戈化為
俎豆晨慶甿生乎里閭自後世觀之千載一隆亦庶人
不議之時也賈誼少年耳崛然諸老中要論天下
事慟哭流涕如不幸遭叔世者彼其前識豈與管闚
蠡測之士同日語哉上以天德出寧以篤邦家之祐
其軼漢之遠矣然蟻穴不窒必成水憂敵突不曲必
有火患弊固多藏於隱微而世常易之以為不足動
心諸君稽古驗今亦嘗極慮於此乎如其得之願條
舉其利害而策其當勿使人物者宜曰惟誼通達國
體

問孔子語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不
備不足以守其宗廟況立乎人之本朝以上承下庇
而無所媿怍乎夫先王之法服備載禮經可以攷而
知也至其言行則何者為是如之何而道行之皆未
之前聞且欲今之卿大夫一出於此又何自而可并
以辯惑

問昔之論六經者多矣莊周指其所導楊雄指其所
辨班固託之於五常而易為之原皆顯闡子史中以
為信然而謹從之則其書復有所謂豈其所以迹有
所謂簡易有所謂同歸果孰為定論其將別之以指
其異者不必徇而合之以會于一者在所先乎且其
言意之妙亦必有可以參者諸君披策既久當以
深造於此願因數子以告

問君子野人相養治天下之通義也自先王之法削
迹于後世而野人始受弊君子不獲安於其上至
唐租庸調興焉識者以為近古聖朝有作頗襲唐舊

於是三者獨置弗講豈其變爲兩稅已數百年故不可復邪亦時異事異未必有以利吾國夫財力困矣先王之法既難以遽行而號爲近古者又泪格如此無乃與區元元乎諸君學道愛人其參酌而爲之計且并陳之所以發舉之詳以告

問學問果博乎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果要乎孔子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孰從而可且所謂求者如之何而識亦宜以自得之者悉形於言

問自昔論四民者多矣莫如管仲爲最詳其書具存其事事可攷亦有宜於今而可行者乎條舉以告

問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行義聽命而已矣惟行義故不失己惟聽命故不怨天是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今欲學君皆出於此果何道而可

問鄉飲酒之禮先王所以善民俗而成治道者也廢而不講不知幾年矣今欲舉而行之可不可邪詳著于篇

問韓文公讀荀子欲以孔子刪削之志削其不合於道者以附于聖人之籍自信任重矣然徒有是言而已其所削者盖莫之見也諸公試以文公自任者自任焉荀子之可削者果安在乎當知之何而削之邪其可著者果足以附聖人之籍遺天下與來世乎豈其人於孟揚之間果爲至當之論乎若以文公較之三子又何如邪肯不可以不辯

問民貧久矣方時豐穰猶或凍餒而無以自存况重以荐殍之飢饉乎元祐以來幾道使而幾施惠矣而者在中人之事不易爲然流離以死者猶每每道路必反其本而爲之計則舍田桑宜若無可爲者奈何論治之君子以爲迂闊而莫之省徒虛名而已夫國之所以爲用者取諸民也民不務農國用且不足雖欲沛天地之澤以賙側陋其可得乎然則舍田桑亦有可以足民者乎前古以劝之政亦必有載于方策者須并言之

問地不可棄兵不可徵將帥之任不可忽三尺童子猶知之老謀於位者輙反此以爲便故斷然力行而憂患滋矣雖追數其罪而痛懲其身竟何補於已悔哉上既收攬政柄紹休前烈而推轂以授鉞者又皆一時之可人曾不刻漏率有奇功釋巖廓西顧之念可謂盛事然議者猶謂戎狄豺狼久姑息之以導其驕遂繩治之以肅其分其心豈易量也勁風隕木膠目折矣所以善其後者宜必在將帥方畧中諸君亦

胥以所欲折衝於樽俎者慮之否乎夫奇正之變雖不可勝窮而要其歸宿不過洸幾伐謀因敵制勝兩科而已厥有深得悉著于篇毋使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徒為空言以媿吾夫子

問聖母擁上主以臨蒞天下思紹祖宗之烈比隆唐虞之治一夫失所如已致焉蠕動根者欲遂其性意至美也設經陳紀參以古今絲毫叛義弗因弗革法至良也舉而措之以御哥嘉之會有識之士豈能措摘於其間共或者以人物不足為患其亦有說矣蓋美意良法雖出於上心有奉行之者然後能廣其澤

於元元其識不足以明理才不足以立事舉之則僭而無敢毅之氣觸之則動而無并包之量則上之所期以為利者反不知其幾何害也以為教養不備則庠序固已棊布於中外以為推擇不精則保任固已遴責於達官以為勸沮不明則是非賞罰固已嚴於功罪之際嗚呼何為猶不足邪昔稱漢宣之世其治民者且有黃霸王成龔遂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屬皆著功迹見紀史氏方今盛時比之歟然其故何邪幸究其弊之所從與漢臣可紀之功迹詳著于篇

問聖人既沒諸子並興各騁其智裂道德之全以自師承而名家焉其書猶存其迹可攷楊朱蕩而不法墨翟儉而廢禮韓非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宋鈃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到蔽於法而不知賢申不害蔽於勢而不智智惠施蔽於辭而不知實其於道德譬猶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鄭聲之於雅樂世之學者苟其智不足以判邪正於疑似之間則未有不讀其書隨其所喜淪胥以敗而莫之止也其害豈勝計哉朝廷患之比詔有司嚴為禁令以限天下學者之習過漢武之舉遠矣且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如也夫孟子乃諸君子之所願學者也今聖王在上以道德為學者師且曉然判其邪正固非孟子之時所能擬倫而諸君之於諸子亦無事乎闢之也設欲闢之其以何辭乎楊子曰衆言殽亂則折諸聖以諸子折之於聖人其失各安在乎太史公又以謂名家之學各有不可廢者是果然邪抑其繆乎幸并陳之庶幾自比於孟子之意

問古之所謂功名者非有意為之也以其所得舉而措之於物感之際不徒善一國與當年又足遺天下與來世識者迹其盛而稱之以為功名云耳[illegible]其所

以大過於人為逢辰之君子慨然歎恭以為未易及也歟今天子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神而明之以訓多士蓋將拔取其尤與之偕功名之期也士於此時豈不至幸然古人之已事諸生既已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無疑矣若其所以致功名而不朽宜亦有得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嘗試言之以信他日進為之大畧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

侯嬴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絺綌豈禦寒之具哉豈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濵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與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决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荊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者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寵客設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眞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巖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巖雖然巖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爲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貫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爲信陵謀者乃所以爲魏謀也何則秦有幷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脣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救趙而必堅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畏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巖不輕用其死王雖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爲也何則方巖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非惑歟盖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巖於是二者不爲管仲之不死而必爲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爲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巖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爲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劇孟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能爲以謂天下搔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爲則家俠之事問其所與游則鬪雞走狗務爲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隋而楚武爲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爲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何也袁盎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髫之子保其必敗矣而卒固有敵於

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由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恠者然甚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倦遜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于變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毋死送葬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驗邪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顧雖真將軍殆亦未知税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候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

璋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章而達矣既成器而動矣既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為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乎孟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荀彧

余嘗恠曹氏潛不臣之心託扶漢以自媒自以為天之曆數不在並起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彧智略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為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諷之乃獨以義興兵為言而是誠不知邪抑亦半塗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彧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呂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逢紀顏良文醜殆如朝夕

握手吐情相與周旋而灼見其底裏所謂拙於料人者果如是邪其勸曹氏定兖徐迎獻帝保官渡勿置九州既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反復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果如是邪又其勸定兖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稱之使襲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推蕩[illegible]鋌以啓不臣之慮況其本自異心重闈順適容與

之言譬猶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
猥與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蕃指以為賊
其有旨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殺其孩
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彧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
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
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嘗規我也孔融是
也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為我謀者謀我也楊脩
是也或既不能見險而止如龔勝絜身於新室又不
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顧料隱匿非直比
而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

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余於彧亦云

曹參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又讀
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
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
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
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
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
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群臣之初參日夜飲酒
不事事卿大夫群吏及賓客畢知其非而後之君臣
猥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
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矣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
毫芥胷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
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
不以私怨廢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
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是能之故心平而識明
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
為緩判焉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

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
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何與有為也而不能不為
智者何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
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
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側
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顧雖有作
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況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
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
其功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
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

呂產祿顓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器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溺敗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雖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欲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嚴鄉之急務乎

書崔德符貧孱說後

貧與不復古無如之何矣就其改作之法而審處焉猶瘵幾其不繆輕奈何上下胥失而莫之卹耳物之重妍醜不決於人而決於衡鑒者以衡至平而鑒至明本無心於取舍也物亦莫得而恩怨焉故世謂有司為衡鑒或者失之德符斥以為盲不亦宜乎雖然天下未嘗無盲有司其繆於取舍非直盲者之罪擇有司者之罪也何則天子不自擇有司其在京師則委之中臺其在諸路則委之外臺所聚皆輔弼大臣日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其擇有司固不難若外臺則職總運漕方其平時僚屬之所商榷夙夜之所經營惟財力是務至於官曹人物之何如則一切不問不啻路人之相視一旦詔下止按吏版擇所謂有出身者用之而已使其皆賢可也不幸而賢者寡凡者衆與皆非其人則一鄉一國之善士往往反惡耳幾何不為道趣之童南乎今著在令以戒私而寒遠者嚴且[illegible]也而好惡無以齊之非不欲齊也不可得而[illegible]取舍異取舍[illegible]有司則詞[illegible]擇有司者之罪也僕入官十五年[illegible]試於方州一參聚於貢院撥今追往是所[illegible]之罪人而德符之說所獨畧而不遍者汗顏之餘[illegible]以自託不知我者其以為飾非乎

書[illegible]陰

元祐初有司為教授榮輯以頖宮不足以庇學者聞于府知府[illegible]觀文殿大學士韓公資政殿學士曾公繼主之又因轉運使李公吳公行部請其費公欣納給錢一百二十萬圮廢一新遂甲畿右惟西北隅作院在爲顧徙之未能也後四年右相范公以觀文殿學士均逸是邦知之即命有司以修官度牒錢一十八萬徙院于府第之隙以其故基歸頖宮又以錢二十萬即其基構屋三十楹為齋爲庖湢揀以兩廡注以

道鄉集卷第三

中廊於是頖宫之規撫備矣嗚呼事豈易成也哉舉邦域之中較之頖宫所占纔得百一苟有改作宜無難者且歷三公積六年然後成況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祐嘉祐末范公以秘書丞居幕府時先聖廟與學異區徙而爲一以慰學者仰止之心公有力焉至是三十年矣又賴公以終成之蓋非適然而已也君子是以知公之爲政在此而不在彼也晉陵鄒浩承乏教授遂以所識之所欲載者刻舊記之碑陰云

書齊史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之杼惡而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至其少弟書之而止嗚呼杼相齊專其政以喜怒生死人甚可懼太史顧不知邪以人臣之惡莫大乎弑君而秉筆者吾職也知修吾職無愧而已耳兄死矣弟嗣其職慨然不少變使杼之惡竟播不朽真賢哉後之有天下者非特區區齊比也其臣之氣燄未必如杼之可懼者也其所爲又未必如杼惡之甚也秉筆者早已脂韋於覲望之際曲貸其惡虛飾其美以自結于其家爲身若子孫之計況其大惡乎況其氣燄真可懼者乎於臣列且如此況君之過失乎聞齊史之風足以愧矣

曾祖詩訓後語

此詩乃曾祖舍人所作而自書以遺先祖於入仕之初者先祖以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至至和元年仕三十六年年六十三以殁蓋由寧寄推官積累爲都官郎中郡太守未嘗一日不奉訓誨故所至以官爲家以民爲子惟恐朝廷之恩不下流而嘆息愁恨有形於聲者陰德及人不已多乎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先祖於是盡人子之道矣先考鄒尉嘗語浩曰吾將以詩本刻石傳示子孫世世奉承此心弗墜庶幾稍稱前人所以垂裕之意一有違叛是辱其先是大不孝非吾子孫也嗚呼音猶在耳而先考奄棄諸孤凡是生平一言一事苟可以追念者莫不心銘焉而況此其大者顧浩不肖不足以仰對遺訓尚賴祖考之澤未即隕滅敢不謹成先志而刻諸石先祖有兄九人其後散居四方者多矣亦將以此示之蓋曾祖之意無所不在不真爲先祖發也

靴從

誰使汝言誰使汝行言而不讐誰之咎行而不篤誰之愆汝不念有時而弊乎則臭腐而已矣復欲天長

地久知何等嗚呼戒之慎之道不汝棄神汝臨

冠柄文

二十而冠禮固有儀十五而冠義亦從宜未冠則總以童子之品目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作爲吾自汝總角愛汝今玆聽汝言而察汝質必能卓然樹立稱吾所期矣吾寘嶺表也則曰父爲國事耳何足動及吾斥湖外也則曰父坐前事耳何足疑念祖母之省侍與念諸叔之訏謨念諸兄諸弟不得相與處以學則窮與窘蹙而汝兄孝悌忠順之端固已見於此所以克擴成就則惟汝篤誠而弗移彼合抱之木非不大然生於毫末之細彼九層之臺非不高然始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以爲本博群籍以爲務有可友者取以爲友有可師者奉以爲師積日月而已年迨至于期頤雖將壓之耳順從心且庶幾其可及而況孝悌忠順之實又安有不爭於上下格于神祇俾世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以暢父吾祖之澤於無所終窮豈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汝其勉之

洗幼子文

分日月之末照以本汝之氣援瀟湘之上游以絜汝之形汝聰汝明汝所固有汝忠汝孝汝勿妄行視汝父之不得安其位則知所以脩職業視汝父之不得養其志則知所以奉晨昏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吾旣以此訓汝之兄矣汝其從兄而恭命勿使失隆以對吾生育之恩

頤旨

易者象也觀頤之象得所以養者陽初畫爲陽也上畫亦陽也其中四畫皆陰偶則虛而無間矣惟虛而無間故上下之陽升降往來而無窮然陽一而已自下而上其一爲上九自上而下其一爲初九上九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以見凡在下者莫不由之以養故雖在上而危而吉無不利利涉大川卽靈龜之所在也而初九必取靈龜以爲象何哉蓋龜者北方之陽物也屏氣以不息者其息深深養之至也未嘗不靈也若捨之而觀朶頤則惟言語飮食之知而已夫言語之出也飮食之入也乃頤之所以朶也旣不能如龜之常寂默而不言語也又不能致其愼而惟朶頤之觀則必至於有所耗旣不能如龜之常冲盈而不飮食也又不能致其節而惟朶頤之觀則必至於有所傷旣傷且耗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終身不

靈也孰禦太元以養稚順初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而測以神亦在外釋之深有得於此此聖人所以抱一以爲天下式

忘言

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之迹雖謹乎外欲言之意猶存乎中則天機自動人且得之况不知所排以至于多言乎惟忘言而不知所以忘乃可以入道惟冥心而不知所以冥乃可以忘言此之不圖而惟規規於頰舌之間亦未見其能全也全乎全乎吾得所以全者矣幸矣夫

夙悟

聖人懷之而忘懷所以爲聖衆人辨之而紛辯所以爲衆聖乎衆乎孰從乎既已知之矣而莫之擇則非智既已擇之矣而莫之處則非仁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衆人固不識而况世俗之陋乎易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關尹不云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擇之而明處之而安終也兩忘而化其道則幾矣噫勿惰勿畫勿後悔而莫追

上梁文

伏以郡　浙右雄爲禮義之鄉宅據城東蔚有衣冠之族惟祖孫之三世閱甲子之一周人品益見於詵詵棟梲毋懷於慄慄用宏兹賁相協厥居某官念基構之相成廓規模而甚遠上稟慈親之訓奉以周旋下同愛弟之情因而改作衷諸山之名木選一路之良工曾不逾時亦既蕆事門通駟馬知潛德之有開庭列芝蘭識鍾英之方茂不但帡幪之允賴且將福禄之咸臻棣華光映於承顏栢葉春生於獻壽里仁推美閈範昭降子子孫孫永襲家傳之善年年歲歲常膺天與之祥式憑衆技以效功舉各梁而協吉輒伸善頌以助懽謡

兒郎偉抛梁東占得青春歲歲同小井不能藏瑞彩常隨初日到庭中

兒郎偉抛梁南斗注長生分外添習習薰風來不斷更離照滿垂前簷

兒郎偉抛梁西萬頃收成五得時川陸路通無壅塞朝天從此上丹墀

兒郎偉抛梁北回瞻列宿環辰極榮光無數集萱叢最長爲高堂增喜色

兒郎偉抛梁上天錫休祥如影響甘露凝珠未足奇人人慈順尤堪仰

兒郎偉抛梁下積善爲基持廣厦子令忠臣常
出生安寧和樂符周雅
伏願上梁之後綵衣愈煥蘭膳彌馨先後應塤篪之
節和柔諧琴瑟之聲燕及童孺施於使令偕一鄉而
隆盛樂四海之昇平

留題昭平王氏來僊閣

王氏來僊名閣舊矣閣前拱北軒竹間翱風亭梅邊
拱梅亭則予所名者拱北有軒而牓未立翱風有牓
而亭未搆拱梅亭牓俱未有也所費不多久欲自爲
特以其家拘忌陰陽因仍至此主人好事後當成之
亦足以助一邦士大夫登覽之勝

又

浩以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零陵移昭平居此
閣四年十一月七日自昭平移漢陽離此閣杜門循
省凡十六甲子非上主之恩與天同造何由脫死炎
氛生還膝下乎感荷援毫槩見於此

雜著

書省恕二齋詩銘後

臨漳李大方幾仲既以省恕名齋又爲銘爲詩以見
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夫詳於省人而畧於省己厚
於恕己而薄於恕人此學者之大患也平居聽其言
往往高出顏閔上謂曾子子貢爲不足擬夷考其行
而觀焉使當夫子之時於其來也不辭以疾則必鳴
鼓而攻之矣況欲與及門之士齒乎幾仲乃能反此
而用其心其所以省雖不予告予知幾仲夜旦之間

常黙然念曰言果寡尤乎行果寡悔乎事吾親果孝
乎事吾君果忠乎事吾長上果信順乎果不愧於天
乎果不怍於人乎果不爲名教之罪人乎若所謂恕
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明言之人之情猶己也
內之於家勿以所不欲施焉家其有不齊者乎外之
於國勿以所不欲施焉國其有不治者乎大之於天
下勿以所不欲施焉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始也於己
猶有省也於人猶有恕也索之而可得終也未始有
己可以容吾省也未始有人可以容吾恕也索之而
不得也則由仁行矣三月不違仁且無得而名焉予

知幾仲必有時躍躍以喜曰夫子之道果一以貫之也性與天道孰謂不可得乎而聞也天下何思何慮他日會面揖眉宇不待容聲信予言言之不妄

為諸公作劉淮夫薦詞

朝散郎致仕劉淮夫故眞史舘彝之子樞密直學士陳襄之甥事父母極孝孝於親者皆自以爲難及元豐中爲台州判官薦狀已有餘數更及一考即可改官緣父彼召赴闕不忍離左右遂不待任滿便乞侍養隨侍以去近監江寧府酒務到任未久緣母年八十七歲思歸宜興家雖甚貧不復顧祿即乞致仕奉

母以歸郡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今方年五十九歲無屋可居無田可食雖水菽不充未嘗一毫有求於人凡此皆人所共知有迹有考者若其潛德隱行尤不可勝舉要之一本於孝而已東南縉紳先生交譽以爲至賢而淮夫聞之恐悚退避但曰此乃人子之常行無足道也

書余清老

清老所造甚深所養甚高乃能埋光鏟彩曲與人同不問醉醒戲笑而已人亦爲之絶倒不知其於規矩準繩之內外果孰在也冢鳴合與天地爲合清老其庶幾乎更數十寒暑者相家此老而不可得然後知其有大過於人者雖然知與不知清老何加損哉清老聞之拊掌大笑

書毗陵後河興廢

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謂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親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史部余公中適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盖熙寧癸

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斫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埋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知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李公彝洲之橫山民病痞者取其墳上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擲乃其孫也

為錢濟明跋書畫卷尾

其生晚不及識蔡公公之季木既而合抱方於濟明家見遺墨四軸其雖不能書然當世士大夫能書者咸先之因知其筆妙與人稱也右君謨帖紫微錢公朝廷之名卿鄉邦之先生也其從學時公既殆矣不及親炙以爲師而與公之子通直爲友因得觀公所書遺教經以想見剛風特操之髣髴云右錢公書遺教經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况鶴乎少游數之良有以也右秦少游爲錢公所作鶴賦晉卿以尚主之貴日在綺羅絃管之間而濡毫嬉戲乃皆風塵表物非其胸中自有丘壑何以及此右王晉卿所書柳溪漁浦小景

爲娥氏書女戒後跋

娥氏第六十今甫十一歲事祖母壽昌君如成人不忽須臾離左右壽昌常久疾有歎言聞之惕然誓以身代諷勸尊屬詞婉而意嚴戒諭使令務篤於親而勤乃職其天禀不凡如此某因取女誡書以獻焉庶幾朝夕成誦以爲姆訓之助異時有勉其夫以正教其子以忠與古淑懿相望於聲詩圖史之間者必吾娥氏也薦紳先生將曰毘陵張公之後不惟男有持操無媿家法施及女子亦賢矣哉

書姚廉州墓銘後

予頃在廣西聞姚廉州治宜兵民諸公交薦不幸舊僚有出按本路者挾私隙以文致其罪既而朝廷知之遂復選用後數年予與其子嶙從容又觀鄉先生敏叔所作誌銘益信其有以過人而不克壽以顯悲夫於是爲書此石以爲詒後之助焉

跋陳居士傳後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爲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

爲陸伯思跋韓魏公范文正公書後

其生晚不及識公元符末公之長子嗣爲太丞相某始獲登公門想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今嗣丞相亦亡矣茲獲觀遺帖祇益悵然公嘗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其言考其行事信乎能踐之也宜其殘縑遺墨爲志於古者寶藏如此

書待制張公詩刻後

故天章閣待制贈開府儀同三司張公在仁宗朝既以功業隱然爲名臣乃歸休於毘陵之私第作詩以示其子自號知幸老人公歿四十八年大觀元年王

月公之孫垂槩於兄堅如晦墀而率其弟牧庵即圃
構軒以便講學取公游爲知幸者名焉以謂公之知
幸幸於遭時我之知幸幸於流澤幸於遭時久其巳
矣幸於流澤豈終以公言哉盍與兄弟奉母壽昌
君外念先朝諸公屬之意不敢𣫍失以成其身一旦
遭時凡公之所未及爲者猶將爲之而無不可況其
餘乎然則公詩所謂官終愚但愼後事無憂者不獨在
其子而又在其孫矣流澤之長未易以世數期也某
雖愚方且拭日以待

致軒紀名

通仕郎張君堅與弟如晦墀垂牧壙既已還其父
提點鑄錢朝請公之柩同母夫人壽昌縣太君嚴氏
葬於滁州清流縣安仁鄉之杜游乃即祠堂規以爲
軒問名於外孫鄒某某竊爲通仕弟兄所作事其親
者自始遭終尚盡勤哉夫子所謂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蓋無
一不備於是因其實而名之曰致軒然通仕弟兄皆
以林識學行仰承流澤宜必光顯於世而朝廷之上
方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自此出而事君又將致
其身焉某雖廢處尚庶幾及見之

書孫氏棣萼集後

晉陵孫氏有高士諱世南者其祖母樂安君之父也
淳化至道中與兄詁世將弟世儀皆以文行馳聲同
時薦于禮部既歸乃以志之所之形爲篇章如鶺鴒
之首尾交應而弟遜如塤篪之律呂迭奏而有倫編
聯成集名曰棣萼非夫四人莫逆於心如四體不言
而喻安能至此哉語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宜其子孫蕃衍宗族隆盛爲東
南之所推仰然則是集非特孫氏所當奉以爲訓世
世不忘凡覽之者亦可以興起矣

跋漳浦李大忠微叔所藏書畫尾

嶺表歸來飯不足負郭有田多未贖何當賣劍成此
謀耕遍雨餘春雨綠　右戴松
王荆公嘗言安惠周公與其弟越皆以能書爲世所
稱毋出輒爲人取去此書蓋亦爲人取去者不知傳
幾人而微叔得之　右周越草
錢塘方鏤聖俞詩爲新集遠方得之猶知貴重況聖
俞所自編以贄當時公卿者乎微叔不寶珠玉而寶
此編固其宜也　右梅聖俞詩
漳浦李大忠微叔與兄大方幾仲皆從山谷遊得書

不知幾何必謹藏之微叔歸自中都道由晉陵出此
集示予且曰此乃山谷爲葉尉時所書也然與予平
昔所見絕不相類豈其少年作字者此而晚年異此
乎必有能辯之者 右黃山谷直書

書與墨工張處厚

予用張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予門謁
其家世則谷之子過之孫也昔奚氏以墨顯于江南
而遇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
售尤爲可尚云

語錄

先生言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
此爲要切

脩學易進道難何謂進道慎獨是也

其爲諫官秪是說理不織訐

爲善如着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爲者不必
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
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舉可以無
舉舉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巧言令
色往往入而不知

過相褒美使入於巧言輕重須合宜

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止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

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弄說着說着便不中

丞相云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雖居軒冕之間常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
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氣即純古之氣也

達於命者不以得喪爲休戚

思慮不清便非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爲本舍民

事無可爲者但當事事理會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
下至一家亦只如此厭俗務者皆生於怠惰清虛澹泊
皆繆悠之辭試問清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與人接
乎有此二者既有所學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
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姦爲善大抵有山林
氣即佳寧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

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粮同出一敖雖有
爲惡軍士自不怨也

雜說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易訛多如此者直其敬也方其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所謂大也

養生而不知其主非善養生者也故此篇之旨始於緣督以爲經而終於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當作一句如之何猶云奈之何事起於言如之何如之何因已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哉

有馬者借人乘之蓋史之闕文也孔子初猶及見後則亡矣文久且不傳況其意乎君子於其所不知故不可不慎也

斯者有所指也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亦必有所指矣將指其心而言乎惟先自信於心然後可以取信於人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絕四子樂皆記所見者之言然非深知孔子安能及此

南明而北冥人之所知也南北皆冥人之所不知也冥矣何可以他求哉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自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凡十一段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次言與天地準也所以知幽明之故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所以知死生之說以原始反終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以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所以不違以與天地相似也所以不過以行而不流以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所以不憂以樂天知命也所以能愛以安土敦乎仁也所以神無方而易無體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此以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言出於口初不下帶可謂近矣然而道在焉可以世爲天下則其指豈不遠乎

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

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

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自強

張子房之智所謂行其所無事者也

天地者形也乾坤者從形者也陰陽其形形者乎元亨利貞每一德各具四德若不具四德其一德亦自不成乾之六爻皆備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當如別本直曰其次畏之侮之蓋迹雖畏之而心實侮之故也

自私覿愉愉如也以上乃孔子之所獨者自君子不以紺緅飾以下則非特孔子而已凡君子皆當如此故不直曰孔子而必曰君子與上文異

孔子於群弟子中惟於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蓋惟此二人乃可以言命故也若仲由之行行不得其死然豈足以言命哉

隨所居而安者廣居也隨所立而宜者正位也隨所行而通者大道也能居廣居然後能立正位能立正位然後能行大道

居其所所謂德也為政以德則為君而得君道矣居君之所者也而人亦各得其所焉中正無為而已不與下同德其居其所者乎

為周南召南如為學為道之序學道之序與於詩學詩之序始乎為周南召南

聖人觀於天而不動不以人助天也助如助長之助

為人君之道盡於乾卦為人臣之道盡於坤卦亦在體之而已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雜著

襄州鈴轄王餘慶以其所斲琅韻琴示予爲之銘

有薰其風有遂其志比隆舜文天子在位厥惟中和不復殺伐將軍凱歌變爲雅曲合天者人豈師于今於無絃中而有此琴萬籟並作琅然其音日月老矣孰知君心

座右銘

先君之喪既祥除念無以贖不孝之罪勉率諸弟稍就術業於是雪涕作銘以置其座右嗚呼爾年既壯爾身則孤痛九原之難作常瀝血而號呼歘炎宗其再序報罔極以何如嗚呼有田以足爾之食有屋以寧爾之居曾不以寒饑暴露奪爾之心今舍爲善而曷圖嗚呼忘難成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夙夜無自畫於須臾爲蔑實而遂矯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之人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爲徒

晚盖銘

嶺表東西竄必罪大汝竄而居於今爲再出衣往上朝廷清明汝罪莫掩汝則當刑祥風翔翔協氣洋溢六合一家瘴氛歛迹完汝餘生念汝往咎往雖莫追來或可救其惕其厲其慎其思以汝覆轍以作汝師明神聽之皇帝憐之俾歸奉親汝身其寧之

古銅鑪銘

十月十八日予生日也舅柄之家僮持壽香與古銅鑪來狀其形如盆其形如甌厚以炷旃檀起自膚寸而彌滿六虛於予心有會焉乃作銘曰

天地氤氳山川雲雲藹藹郁郁紛紛六合爲巨未離其內分寸之微然慈仁漠然無分過此以往夫孰得而名之

二銘

予偶於江濱劍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曰莫釣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莫釣磯

悠然而遊颯然而笑強爲之名其釣莫釣

下鷗臺

藏乎無端審乎無假何以信之鷗舞而下

蔣彥回出所藏雷式琴求銘因爲之名

椅桐梓漆道通爲一雖萬不同由此途出物有所然孰知其然其宜不採其曲則全我思古人無古無今

復其見天地之心賢哉回也式如玉式如金金玉爾音惟昭氏之琴

甘泉銘

祈陽邑城之北有泉出焉贍足一方不知幾年矣零陵蔣澤悵元次山居浯溪去泉纔五里許又數數往來訪尋山川之勝見於文字何所不有乃無一言及此遂以語予而屬銘之銘曰

山下出泉其甘如醴井冽而食大國百里莫之令而自均民到于今受其利雲行雨施自今以始水不可以終止其孰能止之

天保松銘

衡州華光山實衡嶽之南麓有松傑出鱗礴雲表晉陵鄒某嘗以問長老仲仁曰方法堂佛殿將新之時他山之木尚入繩墨乃不以此為材耶仁曰自合抱以來睥睨其旁者踵相尋而至豈特吾寺之人哉但以適當天子壽山之前故不敢運斤耳因告之曰若聞天保之詩其比物以見意必曰如南山之壽而以松柏之茂繼焉今山前之松可謂茂矣宜以天保名之仁請著以示後於是乎銘銘曰

山有喬松在南山之陽巧匠觀旁莫之能傷匪以此為不材可以全生得極其高大惟時太平薄海內外罔不稽首歸美以報如松之茂惟此獨也正能長且久勿伐勿敗祝聖人壽

潛山尹文老畫像贊

有時皺眉有時笑開雙臉潛山不解謾人一任諸方戲檢

書蟹

役者滌應感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予自放湖湘以至踰嶺不覩此物四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究處也何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解也天實告之矣嘗恩歸待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感應泉銘

昭平江水不可飲飲輒發瘴日用汲井乃在二三里外又石路崎嶇當風雨寒暑時尤以為病忽於所居樂川之上僊宮嶺之下有泉出焉甘涼掌徹一邦之井無與比者因疏道為小池日得四五斛用遂有餘而人不勞名之曰應感泉銘曰

有穹其山有澄其淵勳惟厥時以出斯泉惟泉沛然

莫遏其源我成我應其來自天

傳神自贊

汝爲臣邪弗得事君汝爲子邪弗得養親與世作戒莫汝比倫汝惟自新日以省循尚庶幾迷而悟屈而伸無愧乎古人

洞庭之南蒼梧之北爲不到處莫汝心惻有覥斯顏有延斯息何以翺翔罔極

忠愧屈原孝慚曾參仁聖當陽自取投棄挹彼湘流濯茲罪累庶惟後圖以對天地

知幸軒銘 爲從外祖作

八十二歲外祖既成知幸軒以休奉親之餘日外甥鄒浩乃推本尊意獻銘於座右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可議汲汲以報亦豈他求權衡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疚疢親悴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爲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道鄉贊二首

青草黃茅破夢東阡西陌年豐長與老農擊壤不知身世窮通

昔時吏部侍郎今日道鄉居士畢竟這箇是誰一任吏安名字

歸愚齋銘 爲陳公晦作

隋肢體黜聰明脩智中之誠而勿攖以成其身以順乎親歸歟歸歟雖智大迷矣柴也愚回也不愚又惡得而強名

焚香石銘

一銖烟從此出徧十方能事畢

普賢閣平老嚴小閣於丈室之左爲人稱問普賢閣處其中專以寫華嚴經爲佛事余比歸過平平請名於是名以此

前身善財後老平善知識處靡不到十信生行回向地等覺妙覺諸法門一法門中義一句須彌聚筆海量墨亘未來際力書寫未來可盡寫不盡何況六位一切法一一筭論莫能及老平於此不思議第三手把軀千筆一剎那間能事竟一一微塵出經卷三千世界微塵偈一四天下微塵品龍樹傳持所未曾在而今輪字窠字字無增亦無減四十二字誰舉似大寶蓮花忽開敷帝網重重清淨土十方三世佛菩薩一時集會作證明彌勒辨說巧稱揚文殊師利欣按頂日用從橫日日新此身普賢身內現若人欲識

老平身即是毘盧無盡藏

蓮華經贊（晉陵士張仲敏所寫妙法蓮華經爲寶塔九九層以摠慈藏律院長老了邦子至邦寶得所未見爲之贊云）

心爲工師筆斤斧巧取蓮花以爲材願力基備次第宗一剎那見能事畢菩薩衆是佛放月欻然出現此土中種種說法利群生一一慈悲大方便如父誘子出火宅如士導商移寶城如雨灌溉藥品殊花定根莖同一長獲普門通離不應道與非道對病藥過現未來佛所說不增不減悉如是寶積如來爲證明業岌巍巍分半座此塔彼塔兩現前非一非二叵思議

【道鄉集卷三十】 七

誰將手筆至感通入萬四千寶塔模無礙光從無縫出徧非非想無間處疑惜照脫罪垢空同證一乘無上覺有如不信視龍女八歲何知頓成佛時不待人勿後悔速向塔前勤懺禮

書合論後

華嚴佛菩薩悲智咸徧周廣開方便門主伴互酬請於無言說中說法無數量我讀誦思惟獲從信根入開逢照世燈病遇雪山藥無價大寶珠衣內忽然得願盡未來際滿足普賢行一切導師前一一興供養一切衆生前一一作利益持經繼有人悉與同我願

書楞伽經後

牟尼淨虛空大慧舒光明森然萬象形有目咸欣覩疑解二俱脫一切本如如一一楞伽山演說修多羅稱古方便慈功德無窮盡我今如是了是爲報佛恩

支離疏贊

支離疏形若斯者雖醜世莫疵外非譽忘盛衰遊人間常自怡使形者亦如之德不德至希夷與萬物妙相宜聽相明[illegible]窺挂壁上群兒喧兒勿喧斯吾師

陳瑩中畫像贊

鳳閣絲綸何許天涯地角周遊此老老而益壯超然

【道鄉集卷三十】 八

一段風流

又

了了了時非了非非非處何非要識此翁端的試看筆下形儀

東坡橫策像贊

東坡未作儋耳行此相已入龍眠筆大海中央誰與隣萬事一條橫榔栗

雲溪文慶長老畫像贊

不選在在處處長是哆哆啝啝飯了要睡便睡睡了要歌便歌呵呵呵呵呵且道一把茅下翁子三家

村裏老婆相去幾何哉
集經文爲要訣集黃庭語
黃童妙音難可聞若得三宮存玄丹中有童子呈上
玄司命絳袍黃入丹田閉塞三關握固停三氣右回九
迴恍惚之間至清靈散化五形變萬神千千百百
自相連共入太室璇璣門三老同坐各有朋高拱無
爲魂魄安玉食金齋常完堅內守堅固眞之眞眞人
既至使六丁內挾列月列宿陳物物不干泰而平百
二十年猶可還使人長生昇九天上清紫霞虛皇前

天寧節開啓文

伏以電繞虹流將屆誕彌之節雲從星拱咸輸欣戴
之誠用嚴西竺之因仰助南山之壽恭惟皇帝陛下
參兩儀而在御遵七聖以存心有爲率本乎大中無
外普霑乎霈澤光動老人之瑞昭符寶曆之昌式攄
熙丕敢伸虔祝皇帝陛下覺慈敷佑靈貺並臻於萬
斯年常道尊而德貴則篤其慶配地久與天長其官
等伏願協輔丕平共膺純嘏凡託照臨之內舉蒙亭
育之恩

天寧節罷散道場文

天德出寧式攄千齡之會臣能歸美庶伸萬壽之祈
惟妙歷之潛通宜悃誠之昭納恭惟皇帝陛下懋建
皇極丕隆聖功殊恩浹洽於華戎協氣充盈於宇宙
慶集誕彌之節歡騰普率之心憑仗勝因增崇睿筭
皇帝陛下伏願乾行不息離照常中奉七廟以承休
遂遐山呼之數攬八方而在御長居北拱之尊其官
等伏願多福荐臻元勳益茂凡依覆載永賴生成臣
無任

功德疏右語

天降寶祚運膺眞人光臨震夙之期恭致壽昌之祝
伏願慈雲擴覆降慧日增明萬八千年位軼天皇之數
三十二應常符妙淨之心所集善因並資聖筭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僊馭不留閱歲華而浸久眞乘可仗嚴像設以
輸誠恭惟欽慈皇后德協天心祥開聖祚詒厥社無
疆之福形邦家不世之風今皇帝敬愛兼隆晨昏是
念虔奉能仁之教用伸感愴之情欽慈皇后伏願妙
盡諸緣迥超十地今皇帝伏願躬膺壽曆坐擁神釐
凡居覆燾之間永賴中和之賜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神入希夷雖莫容於智測道周普率猶可冀於

誠通恭惟欽慈皇后妙合柔坤誕生元聖肇董宮闈而
肇慶浹海宇以流恩今皇帝追念劬勞深懷怵惕式
屆上賓之日夙嚴秘齋之儀欽慈皇后伏願永悟眞
筌常居淨樂今皇帝伏願功崇德鉅地久天長坐令
有截之區均享太平之福

青詞

伏以大道無私雖不偏於庶物至誠有感乃自格於
蠢心輒忘凡陋之微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昨居諫
省妄論中宮投荒嘗抵於新州遇赦亟還於舊職因
仍論分務爲從班方得請於鄉邦忽再流於湖外謫

書之所誕布告命之所敷宣竦動一時謳傳四海敢
惟罪戾分甘兩觀之誅仰荷寬慈僅比三危之竄迹
其僥倖豈易名言但臣母氏之年漫高今則母子纔
成異處仲弟之疾未愈今則兄弟不得相依矧昏遠
阻於承顏縈於遡難於注目以此夙夜未免憂傷惟
蓋賢之術加惻愚衷之甚切容回帝眷炳見群情深
明章疏之是非悉究罔誣之本末庶蒙矜宥早獲旋
歸又已自新敢少衰於忠孝餘年未盡誓無忝於生
成仍願舉族親姻並霑福祐
伏以道莫貴於長生福尤先於上壽必繫天助乃協

心期用輸深雪之誠仰動穹窿之鑒伏念臣母張氏
年踰耳順德盛壼儀緣臣忽被竄投既久虛於祿養
顧臣無由迎侍仍遠托於鄉居遐離看閱於春冬省
定未諧於夙夜言念倚門之望不勝陟岵之情適屆
誕辰豫伸虔禱惟俯從於願欲冀錫於休祥俾慈
親常保於康寧右戚族咸依於庇蔭肆及拘留之賤
深憐悔罪之勤早使旋歸曳綵衣而就側庶同長幼
奉蘭梅以承歡永對殊恩敢忘飭已
伏以大道雖名雖不容於智測至仁易感猶可冀於
誠通輒忘螻蟻之微敢黷乾坤之造伏念臣本無器

識進偶明昌蒙擢宗親選於稠人由常調遂登於諫
省勉思報國安敢謀身屬元符立后之初於宗政抗
章而論輕觸忌諱重取竄投旋逢今上之纘圖還以
舊官而召用入從道列出典大藩方欲布於寬條俄
復貶於謫命壬午秋孟但安置於湖南癸未春殘又
斥居於嶺表惟茲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烟尤甚之邦
竭形影循巡而廢去春州雖遠不啻萬里遙老母晨
昏久矣四年偶來閒於餘生已數更於大赦重念椒
房之赴新畫求無勞之昭明謂臣所言其事不實迹
雖遠矣心猶皎然追惟當時奏御之三章並無狡毋

取子之一字不知此疏撰自何人肆形配詆之言捻
出頗危之禍致臣該登極異恩之後尚遜遐荒使臣
居元祐姦籍之中亦稱朋黨雖原本末良有因由雖
巧爲構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隱在幽冥之內天必詰
知儻非控告於穹旻何以獲伸於冤枉謹擇下元之
令節是爲生日之前期瀝膺菩誠望穹徹聽恭以包
函之有象尤於相慯而無私俯賜哀憐曲垂昭鑒感
悟聖君之笑意灼知僞疏之深情放釋拘攣早奉日
邊之命旋歸若定永承膝下之歡況臣數年以來累
巳具章上奏懼精誠之未達靡夙夜之遑寧顓喋喋

一至於斯庶高高亟從其欲誓堅晩節仰對闔休

壽寧寺藏殿設供文

伏以妙覺難窮固莫容於擬議慈光不斷常普利於
冥蒙惟頓悟於上乘乃深遊於法界伏念某浪從多
劫迷失本眞緣投質於昭潭適寄鄰於梵宇仰惟三
藏力求甚秘之文不啻二年洞究玄嚴之旨十會豈
離於常處五門元在於初心塵塵刹刹之徧周一一
重重之示現毗盧無說而說廣開中道之根源善財
不行而行盡見南方之知識莫非巧善普爲羣生夫
何循省之餘獲入融通之奧是爲希有已徹障於

提來作證明更出形於舍利慈蒙恩宥偶脫炎氛因
寄徑以言旋用潔誠而脩供十方淨土俄布滿於香
雲一切遵師益滂流於法雨普同行願永託護持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三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墓銘

楊都曹墓誌銘

永康軍錄事參軍楊君既卒之十有五年元祐元年也其兄無爲軍無爲縣令處厚卜以十有二月丁酉葬其母夫人孫氏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原先塋之右吉舉君役從焉且命其子書思以滎陽鄭君任之狀屬某銘其與書思友善義不獲以不敏固辭於是論次其事而銘之君諱處厚字純甫其先漢州綿竹人後從居江都今爲江都人曾大父允恭西京左藏庫副使康州刺史贈左監門衛大將軍與其兄允升弟允元有功太祖太宗時事載國史太父告諫議大夫當仁宗時爲名臣父閎大理評事[illegible]府聞赫然以文擅聲君其仲子也寶元初諫議以祀南郊恩奏補郊社齋郎爲婺州浦江縣尉秩滿主楚州淮陰縣簿會親嫌者對移亳州永城後爲永康軍錄事參軍薦者應格當改官久不得代而疾作不起於時熙寧四年五月初二日也享年三十有八君番慧非常童比諫議捐館恩加秘書省校書郎不受推與其弟處廉識者奇之蓋其天性之厚殷人或不逮也在浦江時年少耳若老於治者俗有幸民以貲自喜市姦吏爲掀設以避徭役滋久君察見其情令罷去擿其政即日按其比居編綴之使徭役如法一縣悅服永城直往來之衝客有挾貴撓公者君一待以理不少屈其他與在淮陰如在浦江時永康地控威茂守者皆武人君雖參錄軍事實於兵民之政無所不預守者賴以稱治疾革矣火發民家連延迫公舍君扶疾救完之衆安以爲不可及嗚呼以君天性之厚又強明勁正奮不顧身皆有以過人若假之年砥礪停蓄允臻大成然後發之於云爲之際則其所施豈易量邪不幸不壽以死可哀也已娶孫氏今朝散大夫致仕琬之女子男一人懋女一人適鄉貢進士仲彥明孫男三人京卞充女一人銘曰才信美兮壽則嗇鬱其苗兮秀不實特所以兮恍誰詰與蒼珉兮閟幽室

孫壽朋墓誌銘

元祐七年春大雪長社令孫君壽朋久疾方愈冒之以視防列又走鄢陵境上集其吏民議積水之利害回環累日且不時食飲於是疾作以歸至四月二十六日不起矣自官府閭井雖不快君者亦莫不嗟咨

出湯其田間老稚相與泣歎曰天奪我賢令其家卜
以六月八日塟君于汝州襄城縣孟陵之先塋既占
謂僚友中與君厚莫如某屬銘諸墓嗚呼異時從容
君必語其平生無隱情始以為偶然今而思之豈偶
然邪君諱安壽朋其字也其先趙州平棘人從貫穎
昌之長社至君蓋三世矣曾大父澄贈工部侍郎大
父沖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工部尚書父昂左驍騎
使侍御史檢校贈左金吾衛上將軍御帶捐舘舍恩適
及其一子朝廷祿其功特許君與兄廣分受之穎差
使于三班已而試經術異等換太廟齋郎且調蔡州

西平尉邑故多盜未幾犬不夜警部使者以其捕獲
聞遷令錄視其品為恩州清河縣尉廢罷改長社尉
考滿用薦者轉宣德郎時從父兄康簡公以吏部尚
書薨于位遂長社上悼之遂命君就知縣事穎昌京
西一都會其封內背劇邑惟長社刺史在焉又占籍
多巨室故前數十年未有以美政聞者君之來也耆
老相賀曰此前日[illegible]我[illegible]某而稍開戶而眠
舊矣我其受賜益大矣君既攬印則以民為身以國
事為家事曾不以貴賤疎戚貳其心歲嘗大饑衆以
赴訴蠲畝者承風旨抑之於其常稅僅蠲一二君憤

然直于府安撫使資政殿學士曾公孝寬主其議於
是奏行之且廣及四隣又有意在圭田而故疑訴之
妄者君乃先自蠲其所當得以折其謀方復差役之
初法未立一取參便俗以關還之或譏其非是比法
成君與其僚合郡縣方且紛然更張而長社因已按堵
久矣君之詔令不束於文而惟其意擇正版圖逆絶
發作民造庭下每每訓諭其始終不倦乃寘于刑苟
不必逮繫不食頃留也一方以君為父母爭從輸送
自然以簿聞初鄉戶置長以督其賦一切取辦往
往破產代償故例以上戶為之至是遂不復為重役

與他邑異時夏秋吏斂民以規利謂之乞局稍不
從輒患之及在治劾棄獲逮其俗遂革郊野間莫識
吏而吏亦迄用不擾上位嘆始雖側目終更德之民
既挽君罷留逾年又豫憂其去走闕下乞請通判府
事君謙慎初不以此自多然名聲四馳千百里皆知
長社有人其訟至有叩監司以來君決者龍圖閣待
制陸公佃自鄧入覲躬欲訪其治術而君死矣士大
夫道其境見其民之聚泣為之嗟異君藹貫即有志
自建立執經從師寒暑風雨不多懈康簡公指以語
人曰吾家令器也其與人交樂告以善惟恐其疵瑕

其愛民出天性疾革與朋友談莫非民事一不爲身慮既死篋無裳衣歛葬之具賴賻襚以濟享年三十七官止右通直郎前娶魏氏至是祔焉後娶劉氏男三人寔愿愈女五人長適進士李紓餘未行外陳氏老矣無以爲養諸孫眇藐無以爲長計其異母兄弟與其族人惻然任其責曰我輩在焉使夫所銘曰環地百里孰不分民視民如巳有賢孫君君久于位我作我止曰非我私仁聖之意惟此下民定天耳目民父毋之天胡不福不福以逝民以怨言尉其後昆尚克高門

李府君墓銘

趙郡李友直伯益與其弟友諒仲益友聞季益皆以文雅知名號爲三益余心嚮之有年矣後與季益同登進士第又與仲益同官于襄陽始深得其爲人蓋詞學趣向舉舉可畏而不可及余雖未識府君固知善慶之所鍾義方之所成此其効也是時季益奉府君爲岳州沅江令秩滿仲益迎侍以還余適謁歸不及見但聞幅巾杖屨歷訪昔人之遺蹤上下山谷步復輕疾衆人初不知其爲八十歲老人也莫不歎仰以爲福祠未艾然明年紹聖四年四月丁酉府君逝矣諸孫護喪至杭州卜以五年十月某日葬錢塘縣欽賢鄉之馬鞍山狀其行屬余銘夫銘以信天下後世大事也仲益弟兄聲稱籍籍所與遊皆當世名卿大夫不以是託焉而屬於余余曷敢辭於是叙而銘之君諱恕字貫道世爲開封酸棗人至君葬親于句跎山遂爲安州安陸人曾祖弼祖德升皆晦迹丘園以經術教授考某始以進士起家而守正不屈阨於小官最後爲隨州隨縣令守將欲以爲狀易其肴馬毅然謝曰馬久勞之不忍中棄遷官不願也夫毅投劾去以卒君天資篤實口無二言其德似之故能以

終鮮之孤克成其家方十許歲族人有不得意於長上者規欲害其所愛之提孩念莫能致則以毒藥授君曰夜臥密寘其口中君受藥惟謹比入門即棄之如是三四族人驗其不爲用引他事撻苦之君終不言他日內外稍有知之者相與歎曰是兒有陰德詎可量邪君少嗜學於書無所不闚既孤不復事科舉逮有子秀拔絕人顧可以成其志即千里資遣以從師友雖費甚不少懈巳而二子相繼登第迎君宦遊殆十五年所以奉養甚適人士榮之且曰爲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果如此夫人朱氏安州落雁

太傅之裔前君七年卒君今葬所即其兆也子男三人即友直友諒友聞友諒宣德郎友聞集慶軍節度推官知唐州湖陽縣事女二人長適贈宣義郎劉興宗次適西頭供奉官劉震早卒孫男十四人彥開餘考女十二人重孫男一人君於五福備矣可以無憾惟潛德隱行不與耳目覿者世豈得而盡識然推其十許歲用心則老而彌卲可知也故於其屬纊也言語氣色如常且於其喪之至也杭人識與不識爲之咨嗟出涕銘曰曰高匪天曰厚匪地方寸之間天地所寄有如府君孰使而然受藥即棄見於壽年爲於初心以壯以老如有萌焉至于合抱天地知之顯相其身其身弗有蔚其後昆八十一年數則有盡有子如此無窮之慶

華元吉墓誌銘

君華氏諱申錫字元吉世爲常州武進人曾大父宏贈大理評事大父參故太常博士父直淵故壽州下蔡縣主簿下蔡君有子四人君其長也稟賦純篤未衷一如自其童幼即喜問學既長博通深造爲流輩所推熙寧以來朝廷作新人材尊用經術炳然與三代同風而吾鄉之士繼踵興起以顯赫乎當世者視天下爲最盛君於此時乃累詔不偶人頗咨惜之君不爲動曰我知脩己而已以先紹箕裘之業而爲子孫亦足矣他復何憾下蔡君久疾臥家其仲子申甫方擢第仕四方叔季又從師友讀書獨君朝夕侍左右凡可以順承其意者雖勞苦之事勇前不懈也下蔡君既捐館母夫人鄒氏年益高君奉養尤竭力君歿久矣夫人或譚不如意則必泫然歎曰吾兒在寧有是邪娶沈氏故尚書屯田郎中傅之女子三人齊彥寔彥修學有立志而彥早卒君年四十有一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後十有三年元符元

年八月某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某村之原其孫謂予與君親好隆厚屬銘君墓銘曰學以誠其身孝以悅其親謂當獲於上以充其志而迄不伸嗚呼已矣利其後人

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畯良助隆初政而朝奉郎嘉興崔君適孝立實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傳世尚幼三女皆未行諸弟舉進士未第弟之子以貢賀

奉表露恩未出官上下内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
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
臨安縣靈鳳鄉某盱之原其弟适太學名士也以君
行狀來求銘曰君諱仁授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伸之
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樂
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
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委國子監考所業以聞
君進詩說十卷丞相王文公稱之擢為婺州教授辭
險遠辭侍親以行辭不赴赴宣城用薦者遷杭州於
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宜縣丁朝散

憂服闋知穎昌長社縣戶部奏留為校法官又留驅
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遣常平使者遂使
淮南西路王義者對不嚮已降通判定州久之事明
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就除
提點刑獄毋娶殿中侍御史錢公顗之女長贈德
化縣君季封德清縣君君事親孝友弟睦行已待人
一本於義朝散貧甚鄉有高其節者出婚錢數百千
助畢婚嫁其名雖貧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儉
約月備半俸償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輦
下公卿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曰以貴富偶貧賤肯加

謂事吾親哉錢公方反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取
其季以繼其室諸弟試有司不利往往連日咨慨若
無所容至其紬為通判則怡然修職如州縣時在宣
城復圩田在於潛去猾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絕姦不
避要權薦士必先寒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
啻如已有自宣德郎再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
或問其故曰嘗以會至朝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
旨已而竟以恩自遷其官乃慨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
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其惟恐人知與人不
得而知者可以推此類見也念非銘得所託則無以

信後世敢辭嗚呼若孝立者殆庶幾所謂躬行君子
俯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歟其何足以銘之然其
不敏孝立取以為友者年矣去年北歸過贛上相見
驚喜且曰自予寓焯鄉吾母日誦佛書祝子無恙然
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
敢不勉為銘邪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怍
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
絕宜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庶其在此

孫君墓誌銘

君諱惟吉字正之遠祖濬五代時為武進令而卒子

孫因家焉遂爲武進人自曾大父以來皆傳一子且不壽君之父幼孤而貧外氏欲嫁其母毅然止之力脩于職以成其家君前數歲知父孝如此於是以家事自任曰豈宜復累吾親哉比長皆盡饒裕所以致其養者無不如意迄于壽終與人通財雖婺婦稚子未嘗一毫非義曰人縱可欺如吾心何里有急難賴君以濟不知幾人初無德色視子孫可教者悉遣之學闢館聚書賓延高士以充養其才故其子谿以文學行義名于東南貢于禮部且將顯用于世其餘若孫皆刻厲有立志晚奉釋氏甚篤苟可以致其誠者

無不爲也一日忽不食條處後事後三日沐浴戒諸子曰五鼓寺鐘鳴呼告我及期索水盥手合掌而坐良久就枕則逝矣實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十有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符氏前卒子男五人長即谿也次谿裕谿谷女六人適談淵潭元康江通蔣宗美張郛陳中行孫男七人蒙亨謙亨豐亨渙亨知微知彰知柔孫女五人谿等卜以明年崇寧元年正月四日葬于縣之懷德北鄉平岡村夫人符氏之塋走京師求予銘予與谿友善不得辭銘曰不恤其身以安其親不專其利以其成義有豐其報其子則賢君爲不亡以永其傳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賈公墓誌銘

元符初元哲宗皇帝躬攬之六年也延見文武之士殆無虛日拔其尤者以隆治功於是皇城使威州刺史賈公自權發遣河東路兵馬鈐轄召對大合旨超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權管當侍衛親軍馬軍司公至[illegible]檢使一時將帥翕然聳慕以爲遭遇之異有如此者三年春哲宗升遐還爲山陵都護時公疾殆矣不辭而行遂以三月二十九日卒于河南永安之寧神院天子聞之憫然嗟悼遣

內東頭供奉官宋士護喪以歸且敕葬事官爲應副特贈公[illegible]州防禦使官其二子又擢其長子爲閤門看班祇候錄其季女之夫爲三班借職常賻外加賜白金千兩絹七百所以恩䘏甚厚其孫以明年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開封祥符馬店村而承議郎前權通判蘭州軍州事俞君次夔狀其生平曰公諱嵒字民瞻世爲開封人曾大父眞大父信皆不仕父順以公貴贈左屯衛將軍母李氏追封安康郡太君繼母李氏追封淮安郡太君公生而警穎不爲兒童事父母異之謂必能起家讀書略通其義酷好

弓矢擊刺未冠已志如成人一日慨然歎曰大丈夫
當自奮立不然何以顯身揚名於天下遂勉從戎以
騎射稱不數年遷行門元豐初神宗皇帝臨軒選才
武遂換內殿承制爲慶州荔源堡兵馬都監瀘州夷
獠叛朝廷委環慶路副都總管林廣經制其事廣首
辟公爲先鋒將深入蠻徼通江門取隘口糧道無阻
討蕩巢穴幾得乞第斬獲三百八十級帝嘉其勞特
轉西京左藏庫副使仍以袍帶介冑槍牌茶藥賜之
除河東第三將未行權京西第一將留駐于環慶路
久之赴河東任河外准備差制蕃會賊馬逢西賊于

明堂川俘馘甚衆就除第八將轉莊宅副使哲宗登
極覃恩轉右騏驥使改西京作坊使今大丞相曾公
以龍圖閣學士帥太原奏充准備將領從副都總管
李浩行逢西賊于澗淵浪舒囉邏易擊走之復奏爲第
三將改第七將從知府州折克行統制入界至橫水
川青魚河斬獲七十九級轉內園使就差權本路兵
馬都監兼第一將紹聖初轉東作坊使再任入界至
青岡嶺越祖平埋迎三岔斬獲四十級轉宮苑使
尋總領先鋒至葦駝巷左監軍司遇西賊力戰斬獲
一百七十級焚蕩族帳器械倉庫尤多四年春西賊

數萬圍麟州神堂寨甚急公亟擁騎四百出援且令
漢蕃士卒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畜養爾輩正以
待一旦倉卒之用今雖衆寡不敵豈可坐視得不救
吾誓以死報國莫不感激奮勵爭前徑由屈野河川
楊家族行五里許回視河西沙堝子梁援兵青草會
則賊騎已不可勝計公因念韓信背水陣以取勝乃
據北柵道坡嶺上使四無所向人人用命自旦至暮
相持不決公矢一發中酋領應弦而仆衆即遁去重
圍遂釋是日微公神堂破矣帝聞而嘉歎亟以袍帶
槍牌弓矢茶藥賜之特轉皇城使又加威州刺史援

築葭蘆寨至吐渾河捧萁貝郷流智羅峯沒寧流斬
獲三十二級牛馬橐駝千數葭蘆遂安又撓耕至桑
泊逢西賊力戰賊敗遁追至囉没王河斬獲七十級
生擒僞鈐轄乜香元符初就除權發遣本路兵馬鈐
轄兼第一將既入對對首論神堂功久在朕聽公惶
恐稱謝且條奏邊事甚悉帝深器之遂擢管庫是歲
郊禮管當法駕鹵簿儀仗兵隊以整肅聞今天子登
極覃恩轉濠州團練使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既
受命爲都護促行家人以疾久力勸止之公叱曰吾
本一介行伍蒙國厚恩未有毫髮補報可辭行耶力

眹上遒以至於卒享年五十二娶席氏封晉安郡君
子男五人長曰詵右班殿直閤門看班祗候次曰說
曰詠曰諶曰詳皆右班殿直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
邊公緯次適進士高建一次適進士折可畏次適右
班殿直彭鑑次適進士李孝純次許嫁三班借職袁
思永公天資特挺沈毅有謀望之凜凜不可犯天下
奇男子也事繼母如嫡人不知其為異在河外時或
欲牽其子入界公曰吾子技未精果行不免冒賞以
欺朝廷吾不忍為將兵二十年戰未嘗北士卒中傷
必載以歸躬自撫視完復乃已與入周旋惟恐不盡

輕財樂施家無餘蓄每公退即延儒者講論書史教
諸子以忠孝臣公名卿薦之者踰六十人尤為今大
丞相曾公所知嗚呼孰謂弗克壽考以享富貴之盛
而止矣宜有銘以告後世其子遂以狀來求銘予嘗
聞俞君言其先公天章閣待制充帥環慶時力薦公
于朝天章歿公畫像祠之歲久益虔蓋不忘俞公如
此宜其忠於報國雖出萬死而不顧也是誠有過人
者於是序而銘之銘曰赫赫神宗文武生知作新多
士以大有為士患不才才亟用之智信仁勇各適其
宜惠此中國服彼四夷天高地厚孰得以寬于時

公拔自行伍何以況之如羆如虎帝曰汝才協濟吾
武夙夜行門非汝宜處往事兵戎往勤扞禦我有成
軍令茲將汝附逖遷南繼踵河東下戈所向未嘗不
從敵雖為堅賊誰為雄奮不旋顧必摧其鋒尤卓異
者神宗之功如古將帥凜凜英風簡在哲廟雖久不
忘趣其入對有謀而臧帝益嘉歎擢護嚴廊恩殊秩
峻發動多方念德莫報陵復是當忽其逝矣天子憫
傷今天子聖紹隆先帝臥鼓滅鋒蠻夷慕義將臣熙
熙雅歌自喜同我太平長守富貴公獨胡為未老而
逝尚其子孫不墜厥世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銘

中大夫直龍圖閣知青州軍州事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説字巖夫其先自太原徙真定又徙洛陽今爲洛陽人曾大父彬曾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榮國公大父化基禮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諡惠獻父舉正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祁國公諡安簡公家自魏公始大祁公繼之皆輔政忠清克[illegible]韓公世[illegible]幼[illegible]學問自恪雖以蔭得官竟取進士第自太常寺太祝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屯田都官郎中官制行改朝散大夫轉朝請朝議左中散大夫拜中大夫加直龍圖閣勲上柱國爵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三品服歷管當在京軍馬糧料院馬步軍專計司西京陜府河陽鄭州提轄收捉私鹽通判滑州相州知衞州常州臨江軍晉州徐州尚書金部郎中知容州涇州尚書祠部郎中知相州太府少卿知鄭州荆南府滄州河陽河中府鄭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建中靖國元年十六日終于青州治所享年七十有四初爲衞州年甫三十適天下久無事法度寖弛吏緣爲姦顧公甚少裕然儒者易之抱案却立視公所爲公徐爲裁決皆中幾要時有縱舍不可搖奪吏始畏服旋以治聞常州士素好學公爲延致名儒臨川王安國平甫教授至甫時雖布衣義甚高非賢有禮弗就既從公游士人慕嚮自遠而至未幾朝廷改科舉用經術常之士試開封禮部及第于廷皆第一已而相繼爲從官郎吏二千石者甚衆世益以爲美談臨江介於虔吉俗喜鬭多誣訟富室子殺人賂人代之獄具將服公頗疑曰汝頗利許人以死獨不爲父母妻子計乎因色動具以情告民安於習俗吏恬不加察公以一言得之遠近嘆頌晉人朴厚尤樂公簡易久之請于朝爲留五年常有調發興作聚民于庭喻以利害戒以期信民相先從之未嘗告勞至被璽書褒諭勞賜金帛徐得巨盜久訊不承及公至專以恩信爲治因問之泣曰我曹幸當平世何苦如此不過吏迫之急耳今幸得公雖不獲自新復忍欺之乎願抵罪無恨由是盜益銷靡相州洪福寺火邏卒救止因有所攫連逮頗衆公曰始需其功旋治其罪後有警何以使人且及無辜吾不忍也遍令自

陳坐者無幾後公從子行境中夜半車乘相觸或詢
其徒前此能如是乎從子問之曰吾境多寇奪爲行
旅患今郡守以誠置人腹中姦偷不忍擾之因待夜
行從子以告公曰茲適歲豐耳豈吾所能哉鄧當元
豐時地狹民貧不能輸役廢爲縣後復爲州且吏用
差役法取辦境內紹聖初復免役詔以八事尤先格
民公會司邑令議于州擇其善者奏行之歲弛緡錢
有奇民尤以爲德湖北兵與湖南並將因更戍猺外
漲橫致癈家西州之境多死亡者以故難於招募日
之事公請廣西被邊之地移兵於其境內則省瘴癘

無甚憚湖南北兵交駐遷桂則近戍而不勞又控扼
衡荊緩急可用仍不畏死樂於應募有五利焉條列
以聞朝廷亦嘉納大河東流新堤始完主者懼力怯衛
勢陰決下流以殺其勢水泛溢平野濮州清德軍皆
被害州縣顧望莫敢言公即奏曰吏畏罪過甚移
患于民願亟察之朝廷遂遣使相視塞決口民以安
堵河陽夾河爲城會秋雨甚水大至城不沒者數板
州人惴恐時公已年七十餘曰吾爲守與城存亡者
也雖老敢自愛即率僚屬躬爲觀指得其要害冒雨
督治達暮不少休衆益安之治逾二年無犯死刑者

有之生於聽事今天子即位之初公自河中移鄧州
請入覲對稱旨擢拜太中大夫知青州議者謂太中
儀物視從官不當叙遷公亦堅辭改直龍圖閣公素
康強未嘗臥疾一日會親族燕飲言笑自如夜分安
坐而逝公到青纔半月然民已懷公爲之罷歌樂屠宰
者累日公性寬大渾厚不見圭角明白洞達內外如
一遇人無貴賤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詆謾一以誠報
之聞人之善惟恐不及至過惡則爲掩覆庇護雖親
密不以告嘗有所厚雖或負公益不忍傷其意故雖
悍戾偷薄之士始見之而肆中則愧終則畏服而敬

之平居怡然能自娛適毀譽休戚不以干慮視宗族
極恩專務補多及疏遠與交游終始無窮達之間其
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扶善抑惡銷絕姦慝不喜近
功小効搜擿隱微悅可人意不飾繁文末節馳聲譽
苟進取僚吏能否皆因任之既各盡其材又爲之揄
揚薦達期於成就或陷於罪戾必反覆戒諭終不廢
逐告以善則欣然從之如自己出有所爲後有言其
非是者亟爲改易無愧詞吝色前後守十五州歷五
朝政治損益尤多乎心一意無所觀望任皆循次未
嘗躁進亦終身不掛吏議然所臨皆要藩劇部當天

下全盛之際人物阜蕃兵革銷弭各因其俗治以無事出入休顯垂四十年康寧壽考為世榮觀近世名卿未之及也自魏祁相繼顯用公復與兄誨子瑜並以絕能進擢其使大遼實兄弟相先後其在相州瑜適守滑夾河相望長婿為樞密直學士更踐要劇亦復與公同時時論美之公喜學晚而不倦有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娶錢氏河南郡君李氏河內郡君薛氏河東郡君子男三人瑜朝奉大夫京東路轉運使先公而卒琮知相州錄事參軍河北路監事司幹辦公事琢太廟齋郎早卒女八人長適樞密直學士孫

覽次適承議郎李去盈次適通直郎楊彥倚早卒次適承議郎陳扶次適瀛州防禦推官許子卿餘並早卒孫男四人良治郊社齋郎良史良資並假承務郎良式尚幼孫女三人長適承議郎尚書比部員外郎周紳次適潁昌府觀察判官孫鋐一尚幼曾孫男大倫郊社齋郎曾孫女一人未嫁其孤既以其年九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大樊村先塋之次屬尚書禮部員外郎榮君輯狀公行事求銘於浩浩為潁昌府教授時公之子瑜提點刑獄辱知甚厚又與公之孫良治友好蓋嘗聞公居家歷官安於為善絕口不以語人故雖子孫亦莫得而知其詳然自其所可知以推其所不可知信賢矣哉乃為銘曰孰不從仕仕或殺身孰不為善善或近名在賢王公中道是循弗徇乎己弗異乎人孰欲孰易孰疏孰親五朝四方一以其誠身名從之迄用有聞其堅翳矣其心則純不見有物為吾死生安知云逝芒益公賢安爾之子惠獻之孫曰昱二協徽其如存

眞淡先生居公墓誌銘

居氏遠矣世不乏人惟晉昌太原京兆秦州北海五族最顯天復中避廣軍推官名希顏者避地錢塘生

仁恭為吳越鹽判官贈太子太保太保生謂為通儒院學士從忠懿王歸本朝出守秀歸因家江陰終職方郎中贈太子太傅今江陰錢塘之族皆出自北海太傅生極才氣爽拔與孫何齊名弱冠登甲科又與寇萊公為忘年交丁晉公為布衣舊略不為之屈以故仕不脫州縣棄官去其後謝公絳判流內銓疏其節以聞特轉大理寺丞遷殿中丞致仕生一子是為處士愈處士尚幼慨貧無以養乃捐書力穡亟成其家以適親意先生處士第四子也母某氏先生諱旣字潛夫又取水一次二號眞淡翁先生始生殿中君仰觀

而占曰水曜翼軫楚分也法主文明吾孫骨相異其
有以亢吾宗乎初學即與其兄子思寢食自勵子思
亦先生流亞也鄉人以比慶處士有子猶長遊大學
同舍老生對之歛容不敢倚父齊嘗見介方潔大
政愛歎以爲類己及試壬簿于將作監錄其廳中別
試與等輩劫場屋一處士憂服除不復赴禮部山林
獨往之意決矣是諸友既見勉之諷浙州巳縣尉非其
好也未幾辭去築室于漢水之南居其完顏古籍猶
假於人遂去從學黍佳以歸掩關從掃凡二十年始
也日有所爲以老于爲准雖寒暑風雨不廢以爲積

遺山集卷廿五　七

小致高大當如此故於書無所不讀於道無所不能
而終也自守其約於象數之外不藥不卜不筮不禱
草衣藿食往往辟穀曰誦易老子黃庭一過而已嘗
曰往易之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君子體之則亦財成輔相以左右身吾非悅
生而惡死所以尊生者上以報生我之施下以善吾
死耳人有疑其不置像設者曰羲皷術仰皆神明之
豈像設所能盡耶吾事之以道自謂勤香火者無以
過也其所養蓋如此吏部尚書彭公汝礪按刑京西
時就見之自以爲弗及左司諫孫公諤爲淮安守聞

且過都迎爲歸之焉至闕城辭歸之晝其像以慰其
別自餘名人豪士有獲登門者觀其貌龐眉額類天庭
骨隱起如徑寸珠聽其言從橫無滯較若決積水於
千仞之谿雖不因然自失也以故通經者服其得先
儒不決之秘博古者服其貫方册所載之詳修眞者
服其造一氣未形之先善書者服其妙入角虛芒之
體下至百工衆技亦皆服其巧出意表然先生初不
以此自多也過人有所不及人自服之耳或曰此特
往而不能返者之爲哉及觀其語學者則曰古之人
身包形器物來則任以形器之所宜固有歷聘以觀

遺山集卷廿五　八

其可不可與有行者若合不合則歸於道之興廢焉
或運天下如反掌或準天下以言行其致一也又嘗
因弟來言欲令其子條列復井田修學之說以獻
彼以爲往而不能返者果知先生乎不來所人魏倚取
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槩之幾
矣教子務充其德性且曰良能富於己何得爲貧識
者皆貴之何得爲賤此天下眞富貴也安能自立足
矣餘聽命可也序叙姻族尤有恩義貧不給者衣食
之婚嫁之死則哭之寢門以盡其禮將逝之年猶易
不去手每有所得必肅衣冠北向稽首以爲自中子

然見六十四卦定位於天地之間庶幾不爲仁智所
域與昔日以意致之有間矣故曰神機不可輕以告人
一日忽屏人獨居家人意其不快呼醫遽止之曰吾
無苦然辭語諄諄贊易以爲道之云數孔子言之然不遠
則天日有則況其凡乎老子言道大體而已歟推此
語始於數之至神者先受之也後十日命汛掃道室
聽醫診脉平不異他日俄而正坐妻子環侍了無一
語儼若假寐然逝矣自啓手足至大歛體溫如平生
實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也前此昔有白星隕道室
前乃先生生日八月八日也越月而逝異矣夫享年

五十四娶陳氏左中散大夫習之女知書有婦德能
佐先生立其家而成其子子男長曰愨次曰悊習舉
進士修身慎行似先生者也先生流澤其由此而光
乎幼男節與二女皆蚤卒文集十五卷邦典二卷一
論三卷門人集所聞爲說約十卷其家卜以崇寧元
年三月甲申葬先生於襄陽縣隆山之東原前期愨
持魏衍狀走京師屬銘嗚呼先生於浩厚矣嘗謂知
其心者天下一人而已前年九月浩以諫官論事狂
妄竄新州先生飛荆門待焉誨告識悉無所不及既
別明日又追路語曰我昨夕深念尚有某事未竟浩

竊疑之先生寶練神氣面若孺子色而浩方且惕慮
瘴氛必死之地不復相見決矣孰謂未一年浩偶蒙
恩生還而先生奄忽與化俱耶浩教授襄陽時見先
生本周官以釋春秋謂之邦典因勸盡釋諸經以發
吾蒙先生約五十五歲成之又孰謂五十四而先生
逝邪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先生
平日齊家遊檢身等教子與正心等固未嘗頃刻置
也而將逝之際乃獨不留一語蓋不知所以忘而忘
焉至矣乎非死生無變於已而能若是乎使其家不
以銘見屬猶當自以文字發潛德之幽光矧其子不

遠千里冒闇踵門哀訴如此其勤乎於是撮其遺事
論次而爲之銘銘曰其學有書其似有子其不可得
而泯者無所終窮其五十有四者數而已矣光莫隆
乎日月大莫外乎天地萬物各正性命於其間孰能
然無已以爲已嗚呼亘千古而常今先生其在此

張居英墓誌銘

君張氏諱某字居英常州宜興人曾大父延矩大父
觀父宗道皆晦迹敝德至君遂奮立爲儒家纔出就
舉即爲舉首修撰胡公宗愈司封丁公騭皆一時領
袖乃居其次二公得其文讀之欣然無異語自至和

迄元豐二十年間六試于禮部二豐八年首以□縣
待詩恩與其類策試既已為第一與進士試又入第
三第遂賜進士出身調當州江原縣尉終考當進秩
會脩簡公帥[illegible]幕府不行辟[illegible]遂臨
老[illegible]疑泣例致[illegible]從今累人州
辭[illegible]淮南[illegible]任官臨高郵[illegible]用辟[illegible]海州臨
洪場以是[illegible]元年十月十五日卒[illegible]年七
十有一君以[illegible]子拔起蹟敢不[illegible]樹持
作賦以[illegible]經以經籍學者翕然師之[illegible]張氏
賢尚一方籍州[illegible]安尉積定王家[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多為

其竊笑獨君居其館訓誨其子弟十年未嘗干一毫
高安[illegible]服行之禮有加焉君赴江原且行高安已得
疾猶力疾入城餞君君行而高安卒在嘉州兼教授
月有食錢[illegible]二歲一不取或詰其故曰錢不足以贍
諸生可分以自潤乎士大夫高其義爭遣子弟從之
學外姑老矣無子而孫甚貧乃奉以入蜀及其亡也
多勉君火其柩君泣下曰忍為此耶雖險遠[illegible]鄉
不過萬里耳竟護以歸葬居[illegible]從行雖夜分[illegible]帶
朋友止之曰幽有鬼神其可[illegible]接人無[illegible]少長諱
諄諄盡誠意外若無所不可[illegible]其中介不可奪至今鄉
人時時道君作為以警後生至有追感而流涕者歌
詩雜文僅存二百篇為一帙藏于家兩娶吳氏前室
生一男早卒一女歸貢士陳策後君卒繼室生二男
孝述孝先皆篤學自重必能亢其宗一女歸進士嚴
如訓孫女一人孝述等卜以崇寧五年十月乙酉葬
君于晉陵縣萬安西鄉姚野村之原前事持其內兄
進士吳嫒所為行狀且泣且拜請銘夫君吾鄉先生
也安可辭遂銘銘曰誰為納明吾一貫之誰為義利
吾一判之彼毀言不足吾裕然行之貴富賤貧誰其
令之順受其正終身其寧之子孫其承之福祿其迎

之不傒已曰君子信之

胡子正墓誌銘

晉陵胡氏於東南最為名族自文恭公貳樞府脩簡
公丞中臺其子孫昆弟以文學政事傑然見於世者
踵相尋而起入居臺閣出擁節旄藹藹其盛未艾也
其或抱才而處分老死潛則奉家法以周旋終始無
憾厥幾乎夫子所謂在家必達者若君是已君諱元
鈞字子正諱宗度之子太常寺奉禮郎諱疇之孫贈
開府儀同三司沂國公諱宿之曾孫視文恭公為從
祖脩簡為從父自豫章從常之晉陵至君五世矣君

既學夙夜克勵期顯親不幸失所怙諸弟幼奉禮君
年高聚族自曰無寵慨然歎曰古人之學孝友而
已矣必以仕進爲哉遂專力以任家事奉禮君與母
顧夫人無不意適以終其身撫諸弟左右家室猶不
以累勞之有所入則付焉不私一毫故合居三十年
愉愉怡怡鄉邦稱焉迨今諸弟皆安富佚樂君力也
歲大疫後人有舉家病者死且過半親戚畏避莫敢
視君聞亟往具棺斂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同母兄
俞氏夫婦亡無子君收育其孤女如己女當行又擇
士以歸之鄉人或繫獄計窘妄引君欣然誣服以脫

其罪或貸其金不償輒折券不問居喪務盡哀毀益
饑瘠其子璿又能以君之所以奉親者奉君饋餉勞
閑順適君意君乃不復事事日與親朋把酒笑談而
已嗚呼不有其身以自奉於俯仰之間既已盡其祖
安其母而均及諸弟矣又推是心以施乎鄉黨之人
同其憂樂不但酬孝友之言而止賢矣哉大觀元年
七月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初娶李氏後
娶華氏子男五人伯倫伯强伯玉伯勤璿皆舉進士
伯勤而上與女二人皆早卒孫男三人遷遜適女四
人璿卜以其年十二月甲子葬君于晉陵縣孝仁鄉

黄塘之原同李夫人之域前期以通判處州承議郎
周君況之之狀求銘於某某於君夫人華氏爲內弟
又辱淳知其可銘銘曰孝於其親友於其弟雖爲
古人行之是皆其一身務及三世內外卑尊貫以
誠意居三十年莫知其異爰逮宗黨爰逮閭里爰舉
斯心有若其人之所難獨以爲異是亦爲政何必
從仕而後有承以光宗社

强處士墓誌銘

君强氏諱　字君錫常州晉陵人曾太父又瑗大父
明父諤□□贈□縣主簿母葛氏富昌縣太君强故

望一邑□□□□以儒起家盛益顯於東南君與兄俶
皆以文行知名雖數貢不偶而氣守彌固問學愈篤
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父母既沒泫然歎曰祿不待
養矣尚何爲於是不復就舉後免解當推恩皆不
赴久之兄俶熟勸偕行遂以元豐五年釋褐授河南
府密縣尉秩滿調□州□□縣主簿引年致仕改承
奉郎今上即位遷承事郎賜緋衣銀魚崇寧五年九
月十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娶吳氏有賢德子
男三人皆舉進士長曰汝嘉能竭力奉親親悅之次曰
璿才登第而卒季曰見九齡女子六人長適承奉郎通判

滁州邵熂次適進士丁除錢世茂李宇盧綜程偕孫
男女六人君志趣宏遠又博通載籍練達天下事若
素宦於朝者晩僅得一官曾中結約不少見若併盜
使無留迹肅吏使無姦心雖邑之民深以歸德而令
賴以衙治存焉春秋嘗定言中國章公惇少與君昔方
居潤州或不遠千里過焉君仕偏邑乃不過一考投
一謁及中國以宰相起巧於傅會者哂君以為失策
君怡然自若也歸休十餘年年逾八十精神視聽初
不衰後進觀其貌恭而和聞其語誠而通徐察其所
為仁厚而終始未嘗不退而自嘆曰眞鄉先生也聞

乘輿而出閭巷之人拱首相告曰此君子人也字書
詩音妙得古音有得之者必祕藏誦玩蓋不獨以君
詞翰俱美而已鄉里尊嚮如此汝嘉將以大觀　年
十月　日葬君于江陰縣青陽鄉之同埼原前事
囑其妹夫盧察狀君出處大槩而屬某之銘銘曰材
不用於世以陁於下位德則信於天以享於長年以
此易彼亦既受祉其流曷窮蔚其子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銘

宋子直墓誌銘

通直郎知温州平陽縣事宋君諱靖字子直以大觀
元年七月疾革顧其子澥溥涇而言曰彭城雖吾鄉
然田荒屋壞不可恃以久吾愛常州文物盛又汝外
氏所在汝必葬吾於常而居焉從舅學吾死無憾矣
以其月二十六日卒澥等奉遺命得穴於晉陵縣德
澤鄉衛浦之原而以明年四月丙申克葬大事初君
之疾也平陽之民不復至庭下曰須通直無恙乃可

辯曲直及君之卒也雖重谿複嶺之外老扶幼挈聚
哭於門曰通直竟捨我而逝耶語已又哭觀者亦哭
鰥寡孤獨又繪像以祠焉蓋君愛民出天性甫下車
羅胥徒之無名而巧挾文書以濟其姦者三百人令
曰猶或竊援吾民爭執以告自是絕迹境內舉安瀕
入夜平爭負傷鬬捕者利賞指為強刼如其說即當
死者十八人君原本情杖之而已以故得民心民數
前令勤明廉潔不以僻遠改其度如君比者纔有記
一二嗚呼古所謂良吏者君殆庶幾乎君叔漁嘉祐
未登進士第為第三聲實暴耀君慨然師慕以自勵

鄉先生中書舍人頍復秘書省正字陳師道咸稱之
初用祖任爲郊社齋郎終父喪調壽州司法參軍未
幾丁祖毋河東縣君姚氏憂又丁毋夫人劉氏憂服
除調濠州司法應天府虞城尉通四考移同州馮翊
令代去改宣德郎磨勘轉通直郎在壽州雪盜死者
五人法當改官不以聞或詰其故曰我不就賞則失
入者可以無罪敗人以自成何心哉在馮翊以民苦
轉輸力與外臺辯論佃邑亦賴以免居家孝友父病
刲股渙之子病心護視深到胷中無畛畦俸祿隨手
輒盡享年四十五曾祖説衛尉寺丞贈尚書工部侍

郎祖仲容駕部郎中父希元宣德郎君娶子妹五男
五女長潡第三汶皆夭逝餘即澥溥滘皆舉進士有
立志長女適太原府祈縣令姜思謙次未行次二亦
夭逝次尚幼惟君高祖右諫議大夫惟幹淳化中使
陜西首以高士种放田詰楊璞萬適聞於朝咸被召
擢放尤光顯夫知賢而不與立孔子以爲竊位不祥
之實孟子以爲蔽賢者當之若諫議者固宜饗報以
大其後然自子至孫四世矣仕猶未達也豈報之大
者發遲耶故因敘君遺事而追載之以待焉銘曰環
川原兮氣秀蔚松栝兮根深四方上下兮曷往若來
止兮容裔自我民兮翩耳勝故邑兮謳吟嚴奉嘗兮
茲始久彌章兮君之心

華世衡墓誌銘

君華氏諱仲平字世衡常州武進人曾祖參太常博
士祖直淵壽州下蔡主簿父中錫先世以來積習爲
善仕者多顯于朝居者能富其家至君之父益與諸
弟問學有聲弟峙既登第寢用則曰足以慰吾心矣
可以行吾志也蔑然餘隙教子以嗣其業君退然季
孟之間似不能言者然心敏力勤日久功倍遂登元
符三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廣德主簿就職未幾丁祖

毋夫人鄒氏憂服除授將仕郎高郵軍高郵主簿部
守部使者交薦秩滿遷通仕郎鄭州滎澤令自京得
疾歸數月而卒大觀二年八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
二娶丁氏男資尚幼女四長適進士沈執權餘在室
毋夫人陳氏老矣方賴君以養而君卒矣少妻幼子
擁持夫人相與慟哭晝夜不休弔者沾襟聞者酸鼻
越明年弟章奉毋夫人命以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武
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下蔡墓之西北百餘步銘
曰毋髮皤然子形耿然君歸九原嗚呼何言

孫明遠墓誌銘

晉陵孫姓多大族居南郭之外者特以儒顯自[illegible]
伯仲以文學登科子孫承之益奮勵爲名士君朝請
長子也天資莊重甫五歲對所尊言必稱名既學即
忘寢食寒暑窮晝夜以自力每開卷先盥手淨几俗
正衣冠儼然如侍聖賢而承訓誨自少至長初不以
懈以故讀書甚博造理甚深發爲詞章成有典則晉
陵當熙寧改科之初邵公剛試于南宮余公中試于
大廷皆爲第一後者慕之士風寖盛迨紹聖鄉眾之
秋應詔而起者幾二千人君褎然爲舉首聲聞籍甚
鄉先生有送以詩者期君追繼余邵二公之盛然蹭

蹬久不偶乃以朝請郎事恩授太廟齋郎試吏部高
等授將仕郎湖州安吉主簿邑大事劇君以廉恪協
贊令治部使者交薦之遇八寶恩就遷通仕郎秩滿
監泗州糧料院時朝請七十六歲矣君方待次日率
子弟奉承左右歡然協氣洋溢閨門鄉邦矜式焉孫
氏世多壽考君又孝弟忠信守其遠福光顯于世大
觀三年年方五十六俄以其冠感疾以五月九日卒
于家前卒一月奉親之外不與人接但齋居披香誦
華嚴經而已帙甫終而疾作以至瞑目亦異矣哉有
文集十卷君諱邈字明遠曾祖居約祖宗脩贈朝散
大夫父揚休見以朝請郎致仕母王氏追封崇安縣
君繼母施氏見封德清縣君娶姑蘇葛氏子男五人
長曰璟常貢于禮部以文行稱次曰瑞曰琥曰瑛曰
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莊安上次適進士虞
穎次前卒次尚幼孫男祖德下以四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縣某鄉某處朝請以銘屬浩浩不獲辭銘曰有
才有志學以充之迄于大成可以有爲仕不及顯不
行於世行于閨門衣綵而戲既寧其親亦施其子子
子孫孫率循于祖五十有六壽雖不長不亡者存嗣
其隆昌

姚君墓誌銘

元豐初余與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天迪桀
恍同在太學見其夙夜經史中畧不以家爲念問之
則曰我弟仲達字子上有才善幹順適親心無不至
我所以安於此者以其足賴也後二十年天迪尚未
第意其倦不復出然方且汲汲科舉如晚輩少年問
之則曰欲罷數矣仲達每涕泣而言獨不念先人屬
兄以起家之意乎奈何輒已家事無細大仲達身任
之兄但努力爲門戶計我以是不敢不勉又數年間
天迪登第得目疾甚異及見而問其故即曰仲達綏

家事數遭患禍皆人所不能堪者雖其心不以爲苦然我不勝痛憤泣淚盡而殺此今年春天迪調官還過常州會余方遭仲弟喪而天迪亦適得其弟危疾倉黃亟去既而書來則曰到家仲達已前卒實大觀四年正月四日也享年五十七娶黃氏子男三人蕆葵棐皆舉進士女一人歸王邦憲孫男女四人卜以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剡金牛之原念其平生以從兄奉親故屢投身幾死之地不憚鄉里數以爲難比年芝生于書樓又生于堂廡間者皆以爲孝友深篤所致今不幸死矣苟無以發揚則何以慰泉下又念

分好不以窮通改易久而彌厚者莫如我友乃不遠千里走隷人持行狀踵余門余不得辭惟姚氏世惟越州剡縣人仲達之曾祖文玘祖德榮父延祐皆有潛德延祐生三子長曰仲堪皆以文學薦早卒次即棐恢仲達也銘曰瘠其身以肥家殘其身以成兄豈其身不足顧惜乎蓋不敢忘先志而規自寧焉嗚呼惟天矜之後人興

孫叔權墓誌銘

君孫氏諱擢字叔權世爲常州晉陵人曾祖世南兄弟六人皆有聲場屋同時薦禮部者四人自後子孫相繼以進士起家祖式獨隱居不仕父誼資州龍水縣主簿有四子君爲第三龍水捐館時君纔十三歲已能自立如成人外祖湖州德清縣令徐良佐以能詩名江左每過君家有所詠歌君輒私屬其韻德清歎賞之及長篤志問學數試有司不偶或勉以不若治生事君曰奈何廢箕裘之緒耶益自奮不怠君天資沉靜未嘗妄笑語居家事母從兄友弟與鄉里親朋周旋靡不得其歡心當利害相摩之際他人往往憤形色詞君獨遜順而已衆尤以爲難及大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遇疾二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娶

錢氏三男公發公才公美皆幼四女皆未嫁卜以其年十月十四日葬于武進縣後墅村先塋之右其弟棣以母兄之意求余銘余與叔權親好甚厚不相見纔十許日而叔權逝矣今乃爲之銘悲夫銘曰其容漠然如不能言其心皎然不以利遷後墅之原奄從其先其後則延何有窮年

李季仲墓誌銘

李季仲子友也熙寧中今衢州西安縣丞文林郎詹成老方以通經爲鄉黨師子與季仲從焉季仲尚少已知夙夜自力爲起家之計成老每每歎譽聞者咸

謂季倅之親輕財赴急屢脫人於艱危陰德所鍾其由此而顯乎予出遊四方久且三十年而季倅布衣試有司猶弗偶然其志益堅其學益進購求群書惟恐後時所聚萬餘卷博覽者咨焉嘗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親既以是遺我我復以是遺子子子孫孫用之不竭況萬卷之多乎庶知我之富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嘗由族屬達於里閭周其窘窮而任其孤姻喪葬之事往往諱不自言尤爲先生長者所稱大觀三年年方四十七奄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家悲夫季倅字也諱晞寔李氏常州晉陵人曾大父振大父

宿父選妻裴氏男三人長曰元善嘗中上舍選蓋將貢以入官以成先志次曰元美曰元　皆幼女八人長適登仕郎辟雍直學施坰次適登仕郎婺州蘭溪縣丞蔣璨假將仕郎郤能太廟齋郎霍端本次在室其弟晰與元善卜以三年九月壬寅葬于晉陵縣萬安東鄉之採菱埭於所以詒後人者乃泣以見屬於是序而銘之銘曰士方躋于庠序孰蔽之弗使與世方躋于仁壽孰嗇之弗使久尚其有書充棟宇承以弗忘其孰禦

何繼文墓誌銘

前進士何升之將以政和元年三月壬申葬其父於江陰縣鳳戈鄉之由里山前期走晉陵且泣且拜屬某曰先人力教升之冀有成立崇寧二年春甫賜第卽以封事竄蘇州大觀四年夏蒙恩復入官而先人棄諸孤已九月升之不孝罪大懼無以自贖惟是發揚潛德爲不朽計尚庶幾可以自竭謹持鄉丈人陳君所爲行狀請銘豈惟升之幸所以慰冥冥甚厚浩受而讀焉曰君諱武字繼文世爲金陵大族曾祖清避李氏亂徙居江陰今爲江陰人祖充父詠皆舉進士職方郎中徐申天聖中爲江陰司理參軍聞詠賢

以妹妻之生子五人君其長也幼好學能爲詩長益聰敏強記自五經雖陰陽家說靡不該洽或勸之應舉則曰我山林人耳教子弟以紹先業足矣一日戒升之曰吾家積德久已累世必有興者其在汝乎勉之勿息升之游太學較藝常列魏等聲名籍甚間歸省君遣之曰勿以吾爲累汝志升之遂由上舍登進士乙科賀者盈門君無喜色及其得罪唁者既至君無戚容未幾恩釋升之以歸君亦恬然自若也君孝友甚篤信義甚著弟嘗爲姻家所訟逮捕甚急君丞詣縣請自對州獄以高年冒大暑留數月直其弟

而歸舅大理寺丞徐信實卒貧甚其子遠出君贍給其家數年略無倦意鄉人爭訟多取決於君以急難告者必極力濟之嘗得衛生術平居怡怡惟以詩酒自適故年雖高貌若少壯大觀三年秋忽作詩別家人後三日而卒寔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二娶張氏子男三人長升之次申之次冲之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二人尚幼噫茲可銘也已銘曰峩峩兮里山渺渺兮江水兆龜食兮莫違奄佳城兮在此追厥美兮如綸恩方來兮未已曷既逝兮不忘惟承家兮有子

至明弟墓誌銘

君諱洞字至明上世蓋杭州錢塘人曾祖隨伯祖貫為廣東轉運使而卒塟于荊門先祖乃卜常州居焉今為常州晉陵人先考有子六人君次於為第二自兒童時即能致曲以事父母少與予偕從師讀書予既出仕諸弟游學君遂不復應科舉曰我當爭省定以安兄弟之心故予與諸弟去親側久至四五年近猶一二年而君獨未嘗離左右油油翼翼婺柔色怡惟恐絲毫忤親意予頃緣罪戾竄斥湖湘君時已感風痺二年矣初不自愛特念為深憂髮盡白其天性孝友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予方貳天官遇郊祀恩奏君為假承務郎以疾不能赴調後八年疾復作奄忽而逝寔大觀四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四十有九吾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哭之甚哀聞者泫然歎曰善人遽爾乎乃俾高年之親痛念至此耶曾祖諱元服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祖諱霖尚書都官郎中考諱毅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妻張氏男楫舉進士以其年四月五日葬君于晉陵縣德澤鄉之朴莊先祖墓之東北二百步於是涕泣作銘納之壙中銘曰才也渴之弗獻弗爲壽也畜之弗艾弗者其誰已之莫得而知有子頎頎奮于書詩君子不亡庶其在茲

鄒君墓誌

君諱擴字希聖西京作坊使諱某之曾孫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贈左屯衛大將軍諱某之孫鄂州宿松縣尉諱某之子也衛而上世家錢塘宿松徙于常州君幼孤某之祖尚書都官郎中諱某君叔父也撫育君而教誨之如子逮君有室始自居于宜興以訓童子爲生晚年倦甚乃不復出無子可以就養浩與從兄從事郎北京國子監教授起皆助以俸既又皆罷

廢不克助蕭然席門之中時時吹簫數聲而已孔子所謂善能自寬者君其類乎大槪二年秋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初娶許氏再娶李氏以其月二十七日葬晉陵縣德澤鄉之赤岸村在都官塋之南一里許某於是雪涕而銘焉銘曰幼而孤老而獨賴猶子助以祿俄失之久莫續壽而已豈其福惟自寬追往躅

銘張明墓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鎭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

役于家蓋十有九年初予之竄永州也僮奴率憚行獨明求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爲惡地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輒瘴大作以故南人自畏之商旅弗由其塗監司弗飮其水予至之日適又甚焉素巾滿郊麾喪或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無有也嘗於蒼埃白霧中惟鳥正飛而墮鷄豚狗彘正行而顚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瘴然也然隨予居者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事減十亭形影兀兀寢食幾廢但幸其皆救耳明卒不救其偶然耶非偶然也耶以其死之明月具棺斂甃于僊宮山之陰而爲之銘銘曰生于北斗之北誰汝生死于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以然者吾無得而詰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

長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亳州蒙城人率府副率諱遵望之女承議郎李君純之妻夫人生大族耳目富貴於其童時輒能以禮自飭父母賢之故以歸李君其移所以處施於其家自爲婦至爲母爲姑上下內外翕然宜之無閒言李氏族雖於府至承議君以碩德有大節不復以仕宦爲意與鄉人豪士相從乎風塵之外而已其後宦遊四方養生之具往往不繼夫人竟未嘗動心焉承議君白首矣方且栖栖於州縣閒或以爲恨夫人每寬之曰仕誰不願達其不得達者命也君如命何我聞爲善必有報姑教諸子以俟之可乎平時奉佛甚謹晨起誦其書有常數六齋輒不飲食元祐初年從承議君監濠州酒務明年六月初十日以疾卒享年七十累封長壽縣君子男四人翊巘瑀琜皆舉進士巘瑀皆屢試禮部尤以文行稱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五人越二年翊等奉其父命卜以其月某日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寧鄉曾祖諫議之塋前期來求余銘余頃教授揚州瑀時爲學正相好也不獲辭銘曰長壽之賢信于稱齒未嬪高門益安義理豐爲後先豈易其視閨闥良人穎脫諸子敬戒成就弗怨弗矜有報有期云乎不俟昭示無窮庶幾在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元祐四年七月六日陳君諱某之妻夫人林氏卒於是陳君卒八年矣其塋在興化軍某縣谷山之先塋其子舜昂舜元將以某月某日舉夫人之喪祔焉前期用其友人江陵府松滋縣令監開封府陳留縣酒稅王回之言以求銘於浩浩嘗遊太學與舜元厚後官揚州又嘗因之以定交於回也不敢辭夫人其縣人父諱將選其性爲端莊既笄歸於陳君迨白首作止皆中義理內外上下安之爲女爲婦爲母爲姑者至指以爲法陳君少有四方志已而所嚮繫轅輒拂衣還里門以詩書訓諸子且招善士爲之師夫人於時發奩中物買地築室佐其事無一毫顧惜七男子雖不幸死矣然其成就如舜昂舜元皆力學而舜元尤以節行籍籍東南蓋不可以多得也嗚呼夫人可不謂賢哉享年七十有九男二女嫁湖州烏程縣丞劉似進士戴勵孫三男六女一嫁進士傅求餘未行銘

曰輔佐以義以成其子以卓犖乎多士壽考以殁以同其穴以安于舅姑之側嗚呼夫人流慶其未艾

夫人嚴氏墓誌銘

毘陵張氏居張莊者爲東南著姓由張虞卿而上累世皆義居至虞卿益暮雄一方其伯父老矣委家事以自佚而門內之治惟虞卿之婦總焉虞卿娶霍氏生一男四女而卒夫人嚴氏寔繼以行事其伯舅如其舅撫其前子如其子虞卿落落鄉閭與賓親適其平生而不他慮夫人力也未幾虞卿卒夫人益務飭其子故其男炳從師友爲進士其女歸進士鄒洞胡

明脩王輔世胡諭莊安常皆不賤[illegible]以至有貧女無歸夫人幼育而長嫁之其自奉則一切約遊無不輒出見至親有時語人曰婦人當如處女中外族黨睦然歸心侍婢白首不忍去願官有賢其節者力求繼其室竟不奪初志其姑亦不忍奪也初得疾即治歛具比革命家人取視[illegible]母年且八十[illegible]泣曰兒不獲終養矣奈何語絕遂卒寔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七父士元母强氏盖同郡儒家也生二女一女未行炳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縣某鄉某原謂余姻婭屬銘銘曰得夫而早殁有子而非

巳出諸孫侍焉以迄于家室皎皎弗渝秉其一德爲女婦母是迪是式有歸其丘有蔚其殖何千萬年夫人安宅

夫人程氏墓誌銘

夫人程氏世爲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士隣某官贈某官祖昌言某官贈某官父端某官晉陵於浙右爲士大夫最盛族程氏於其間又爲名族夫人生長家法中早爲父母所賢年當行會今婺州觀察推官林君師醇醇中方中進士第遂以歸之醇中幼失所怙太夫人甘貧守節訓育諸孤以至白首盖已勤矣自夫

人歸凡委以脩助閨門與其施于上下內外一如太夫人意醇中不以位卑自少所至奉條約倚職甚謹未嘗開口乞憐上官以故聞於州縣人或不堪其憂而夫人獨以義命勉焉且左右奉承惟恐不勤家室念閒者歎曰真林氏婦也閒喜讀書一覽輒成誦尤篤信內典澳若有得者醇中爲壽州霍丘縣尉時夫人得疾一日與醇中語皆超詣名理神色不少變已而逝去實元祐七年九月十八日也歸林氏凡十年年三十二生一男一女後二年紹聖元年醇中卜以八月某日葬於蘇州吳縣某鄉某山之原前期狀其

行屬予銘且曰程氏生平雅好文字且知君與我友善庶幾慰諸泉下銘曰移孝于姑移順于夫克隆厥家而弗與俱彼嗇者子身後之儲雖則遜矣寔其如初

蓬萊縣君狄氏墓誌銘

夫人狄氏其先太原人唐梁公之裔也曾祖希顏贈兵部尚書祖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父遵禮左朝議大夫毋鄒氏壽安縣君夫人幼淑慧父毋愛之既笄遂以歸吳君克禮龍圖閣直學士中復之子也龍圖方顯于朝所與婚皆一時望族而夫

人自初迄終能使舅姑與其孝娣姒安其和急難德其施宗黨稱其賢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八日卒至建中靖國元年十有六年矣其夫不忍娶以繼其室尋年四十有三追封蓬萊縣君子男塲舉進士女適進士潭泌孫男一人女一人克禮今為朝奉郎新絳州軍州事將以二年二月六日祔塟于南康軍都昌縣白鳳鄉之先塋謂某視夫人爲外姊屬銘銘曰夫老弗偕子養弗逮往其從之舅姑所在宅兆既安松檟既成鬼則不忘儼如平生

夫人鄒氏墓誌銘

故壽州下蔡縣主簿華君諱直淵之妻夫人鄒氏崇寧元年年八十有二以閏六月癸亥終于常州之私第其孫仲平等以十一月丙申祔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下蔡之塋五年追述行實而爲之狀曰夫人尚書都官郎中諱寀之長女太常博士諱參之冢婦其先杭州錢塘人都官徙常之晉陵夫人幼警慧古今文章歷耳輙成誦都官未有子夫人率其妹供子職甚謹都官賢之以歸下蔡下蔡失所恃弟妹多未亂夫人一一調護至於冠昏門內之事大者禀命小者專達靡不如太常意太常用是得國忘家以顯名于

朝下蔡既倦遊語夫人曰吾將歸佚故鄉安能之否夫人曰君安無不安者下蔡以故勇退就閑逍遥聲利之外二十年如一日未嘗悔往慨不遇惟訓誨子孫而已子男四人申錫峙與由伯皆舉進士申錫峙尤以文學知名峙登第歷官一時公卿爭挽致之不克用以卒終衢州西安縣令女三人適進士李亘胡元均霍端輔孫男十三人平寔彥宇宙完寓章寅覺穿宋皆舉進士仲平登第爲高郵主簿寔以特起賜第鄆州州學教授女十三人長適進士周咸次王臨次樂咸室次王復鄒語周先餘未行曾孫十三人夫

人老矣四子皆前逝孫彥字亦夭逝聞者不堪其憂
而夫人安之若命泊如也晚年不復省家事惟歲時
祭享必徹奠閱視或以勸止則曰先寶臨之安敢怠
夫人賢德蓋如此狀已定持以來且曰夫人願言曰
吾銘當屬吾姪浩敢請嗚呼浩之先君朝奉既不幸
矣姑尚無恙可以慰罔極之思今亦不幸矣又屬銘
悲夫於是霣涕而銘之銘曰都官之女太常之婦婉
德下蔡卒為賢母八十有二其身則壽其子則否不
稱其有不在其子必在其孫軒軒既翩既翩而騫勳
惟時矣其傳于天有豐其碑有穹其幽閟于高松淑

德光輝尚其有詩配此銘詩

德興縣君曾氏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諱無咎之夫人德興縣君南豐
曾氏諱德充字淑珍贈太師沂國公仁旺之曾孫尚
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孫太常
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女既笄而嫁嫁九年而
嫠嫠四十年年六十九大觀二年五月乙丑終于潤
州其子之官舍以仲兄丞相布之恩賜冠帔封邑子
男二人絪通仕郎杭州仁和縣丞縕文林郎潤州州
學教授女二人長適朝奉郎國子司業朱京次適通
仕郎建昌軍南豐縣丞楊槃孫男三人女三人夫人
性莊重人積習家法故自處以至於行自幼以至以
老內外宗黨為女為婦與為母者咸取則焉喪父方
八歲哀慕已如成人及歸王氏能安其貧而相以義
天台用是棄官潛心著書立言為世大儒天台沒四
顧無所託乃携諸子依于仲兄訓誨撫存頃自弟息
久之男克登第女得所歸男皆以文行知名且將光
顯于世王氏烝嘗幾絕矣至是復繼而滋豐夫人力
也嗚呼賢哉初丞相與弟翰林學士肇居于潤皆久
疾俄而學士疾革丞相聞之一慟而蘇學士旋少間

閣丞相疾亦一慟莫救相去纔一日蓋大觀元年八
月乙卯丙辰也識者固已歎二公友悌誠篤不可及
後二年夫人隨其子官于潤州及境亟往哭之亦下
慟不浹日而終識者又知夫人之賢無媿乎兄弟如
此絪縕卜以四年正月己酉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司
封鄉松溪之原相與泣血述夫人之行屬浩為之銘
銘曰曾氏之先[illegible]門人三千[illegible]以孝聞由元
逮西有遠其裔篤於禮規豈惟男子猶與夫人自幼
則然從而有行咸以為賢既成其夫亦顯其嗣我心
不忘念我兄弟一慟而絕如弟如兄與古列女齊其

夫人葛氏墓誌銘

夫人葛氏其先廣陵人楊行密亂江淮高祖徙居江陰今為常州江陰人曾祖鄖祖惟則父瑜世以貲高一方夫人生[illegible]約[illegible]承[illegible]家子年十四失所[illegible]以孝聞外祖光祿卿[illegible]尤愛之會今[illegible]任胡公遠方擇伉儷於是夫人歸焉胡正議公[illegible]始和[illegible]太君虞氏在堂聚族衆多[illegible]夫人聲[illegible]物以恭[illegible]無吝色和[illegible]有痾疾夫人侍左右[illegible]餘年藥餌不經心手不以進一日疾

遂革大夫[illegible]牧未還夫人哀號之外區處喪事靡不周盡長女甫嫁大夫被旨出婿自數千里來勢不得款時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采[illegible]法家請婚姻物無禁文夫人曰縱於文無害理有未安執不可已而果有虞祭之限其遇事類如此大夫自壯以至歸居家奉親友諸弟當官夙夜不顧和義退安里門逍遥於風埃之表五十年間人無閒言繄夫人輔佐力也諸子篤志學問宦力郡邑為士民歎美鄉人稱願焉亦夫人有以助成之也大觀三年冬得疾十月十八日卒然而逝享年七十一以大夫恩封永康縣君子男五人長曰[illegible]承直郎知建昌軍南城縣事次曰津通仕郎行台州司法參軍次曰[illegible]曰建曰律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知荊門軍當陽[illegible]丞[illegible]次適進士謝景平次適[illegible]供奉官監德州[illegible]鎮楊[illegible]次適進士[illegible]孫女十二人卜以四年九月二十日葬於武進[illegible]鄉之承安莊正議塋之西北二十步大夫[illegible]其甥文林郎知泗州錄事參軍張[illegible]狀夫人行[illegible]而以浩等在親好[illegible]為之銘銘曰法度是循鳴鵷其德歌于國風允為內則得之自天莫追古昔有如夫人柔順均一知進知止克相以義或仕或處率成

以理令[illegible]壽[illegible]其[illegible]我銘不誣昭于[illegible]已

夫人臧氏墓誌銘

夫人臧氏世為越州山陰人嘗嫁而孀居後乃歸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君棐忱金溪有男七人若[illegible]之華皆舉進士[illegible]幼女三人長適錢宋臣次適陸寧次適歸宗夫人各隨其分極意調護如己出諸子安之悉如前母無[illegible]時金溪與弟仲達相視如左右手父母既歿同心協力久益堅確夫人奉此意以周旋惟恐不逮仲達爭窘於官即出奩中物以脫其[illegible]無吝色及其得疾以至不幸適金谿赴

調未歸所以處醫藥辦喪事卹其婦而撫其孤凡艱援之際男子所難勉者靡不曲盡勤誠金谿歸歎曰使我自弱不過如此其家方賴以肅睦而奄以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感疾卒葢歸金谿之四年也享年三十九將以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剡之九里原來求銘銘曰肅閨門兮四年俄兆域兮九里惟哲寄兮亟往果孰使兮如此澤不泯兮栝椿采復還兮沼沚獨窮吳兮難追感夫子兮曷已

高平縣太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范氏世為蘇之吳縣人太子中舍仲溫之女資政殿大學士謚文正公仲淹之姪女也中舍仕未顯而逝文正迎其嫂及諸孤以歸尤器愛夫人曰異時當為擇良婿其後文正薨其家追用先意以夫人嫁四明周公師厚公自衢州西安令改官由制置條例司即提舉湖北常平遷運判易湖南久之乃通判河南府保州以卒凡三十三年夫人所以事舅姑奉祭祀治家教子致公仕不顧私殁無後慮非特親戚鄉里之所稱道而士大夫籍籍聞之固亦不可掩也自元祐以來從兄丞相純仁從弟右丞純禮龍圖閣學士純粹相繼登用婿陳瓘亦除諫官有以為夫人賀

者初無喜色曰先文正篤於忠義親者尤服其訓吾兄弟吾婿必以是得之耳及皆竄逐又或以告夫人無憂容色曰吾婦人不知外事但各願其無忘國恩而已子鍔嘗擢為提舉官罷條一司敕令未幾又以上書言事責泉州稅夫人年高疾久不可遠侍以去鍔不忍離左右夫人成之曰汝罪大責輕朝廷若終棄汝亟行勿以吾為念已而鍔果蒙恩得真祠以歸居四年夫人以大觀三年八月十日卒于四明之里第享年七十九初封蓬萊縣君後改封高平縣太君子男三人長鍔承議郎次鉠台州黃巖縣尉次慧印從浮屠氏女三人長適監察御史俞偉次適奉議郎毛漴次適宣德郎陳瓘孫男女十人以政和元年十月八日葬于通遠鄉銀山管僉谷里祔夫人之兆鍔與浩親厚遂以銘見屬銘曰惟文正篤忠義忘廼身徇國事習見聞迪女子施于家卒由是自其夫暨後嗣助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無愧

壽昌縣太郡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其先成都人後因宦遊徙貫姑蘇曾祖諫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穎職方郎中京東路轉運使父孟堅衢州軍事判官母甄氏夫人甫笄歸毘陵張公

次元繼其室公之父天章閣待制昷之與其姪太常
少卿鑄同時以光祿卿老于里第號為二卿其族甚
盛然上下內外靡不以夫人為賢公自大理寺丞積
官至朝請郎自監楚州糧料歷任至提點鑄錢出處
進退事多故矣初不少貶以追時好山陽徐先生積
考公所尚以謂有志於古之所謂剛者矣夫休戚同
焉蓋三十年未嘗有一毫動公念公之姊妹皆喪夫
子幼公取以歸夫人待遇之甚厚家事稟而後行擇
名士以嫁其女比夫人不幸其女號赴若喪所親曰
恨無以報德判官既沒即迎繼姆張氏竭力致養張

臨終曰吾死於此無憾提點既葬携諸孫還里第閒
學有客造門必詢賢否誠賢即縱從之遊從家人為
具笑語異常日喜長慶集幾成誦愛泉石不樂世榮
嘗中秋為歌詞示子孫其所稱慕乃陶淵明白樂天
而已元豐元祐閒釋氏禪家盛東南士女紛造席下
往往空閨門夫人聞之戒家人曰苟盡婦道即契佛
心安用從彼援擾邪疾革命子孫諸婦環坐食芡實
既而曰且靜我當去語絕瞑目子婦遽起呼問則已
逝矣大觀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二初封華
陽縣君後改封壽昌縣太君子男八人長其通[illegible]

前卒次堅通仕郎次如晦將兵次牧擴磨皆舉進士女
三人長適進士方希純次適宣德郎呂均問次適承
事郎崔鎮孫男十二人鍔鍠錞錫鈸鉄鑑鍇鍾鋮錯
鈴女七人長適進士謝亮次適假將仕郎庭鑑次許
將仕郎畢知微次許進士石公駿餘尚幼曾孫男一
人以其年十月丁酉附葬于滁州清流縣昌城鄉安
仁村提點之兆狀其行屬銘嗚呼夫人於外孫中奉
浩特與浩頃得罪竄嶺表親戚朋舊不復顧省其者
閔姪字而拖耳過門巷而嘆惡夫人獨數致到吾家
拊存吾母倍於平日又命諸子迭至問勞不絕所以

勸卹療瀕窮之時略不以禍福搖奪其意疾且革
矣聞浩至前猶忍呻吟之聲從容慰喻嗚呼無復報
德之日矣敢不勉次遺事而為之銘銘曰惟夫人剛
嚴濟恩夫功顯白子行稱華陽壽昌寵光榮綵衣交
煥蘭膳馨詵詵奕奕嬪曾孫一方矜式五福膺可山
瑑滁高且清奄忽從公閟佳城殁流厥後當彌興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祭文

黃陵廟祝文二首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九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貴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符中以諫官論中宮不當立削籍流新州明年今天子嗣登召復秩序遂隮禁從爲中書舍人又爲尚書吏部兵部侍郎又以寶文閣待制出帥杭越顧雖報効未昭而宿罪往愆亦豁然盡矣日者元符皇后重有訴述於是復竄湖外其所以播告天下有特降之詔有中出之疏與刑所被竦動一時在神聰明宜以洞察惟神其堯爲父而嬪於虞虞帝之所以去四凶所以命九官所以辯眞僞是非之寔而待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神固得之矣用以照物豈不明哉唐韓愈貶守潮陽舟次祠下禱焉蒙神之福啓帝之心以獲位于朝人到于今仰之浩愚不肖未足以方愈儻其誠果在所享庶幾亦繫大庇早獲旋歸以奉老母若夫獲位於朝如愈之前日事則非所敢望也惟神其聽之尚享

維崇寧五年歲次丙戌二月甲子朔二十九日壬辰前貴授衡州別駕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致祭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年秋九月舟艤祠下嘗有禱于神今蒙恩歸侍悉如初願神之所以賜浩者効矣敢不肅恭潔虔進謝靈德乃若弱柔風作納來禧或使江湖安帖早達鄉國則尚於神有望焉惟神終而之尚享

安流王祝文

惟神聰明故能照物而各得其理惟神正直故能助善而必降之祥矧威靈久著于重湖而秩祀獨超乎五等其於既施必有始終某頃年負罪而來御風而行既已荷神之闓休矣則今日蒙恩而歸也順流而濟豈不繫神之大庇乎肅薦誠忱仰惟歆納尚享

忠潔侯祝文二首

惟神忠能切於愛君潔不汙於流俗今去神之世不知幾百年矣而孤風特操凜然如生如星斗麗天如冰霜照地肆及昧陋有激懦衷祗拜宮庭其敢自怠惟神無幽不燭無情不通庇以休祥俾獲安濟宜不但重湖之內而已也尚享

傳曰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某之誠心自以爲至矣而迹形諸外有可疑者巫史肆然潛藏祝文輒持空語

焚獻庭下其知之猶弗自許況神不可欺乎惟神至正動天純明貫日判別幾微於興闇之中若數一二分黑白用以驗巫之敢紿而察其之本心豈不易然邪便風息浪濟以安寧俾獲迎拜帝恩歸奉老母尚冀神休之即見祐也謹取舊文而并獻之

奉安本學土地祭文

神不安處日以懼心廟貌既新厥惟來舍載涓今日用薦聰明勿憚一勞永扶多士

祭告先聖文

惟王之道神明博大固不可以容聲而當時之士親

見所為猶或咻咻也況及後世異端遂起汩沒本眞以自為是則其能不以彼易此而潛心王之道者誰乎力闢楊墨乃有孟軻自成一家乃有荀況折衷義理乃有楊雄隄障末流乃有韓愈先後相望雖參差不齊而俾王之道皜皜乎百世之下則隨其淺深咸有力焉今天子前言往行罔不灼知於是追封此四人者惟爵惟邑有異有同公則配食伯則崇祀以示優崇以為學者之榮而維楊鄉校將以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而有司卜吉龜筮協從命工飭材繼今以始樽簋薄薦敢告其由

祭告先師文

昔者聖人以四科差群弟子而公獨以德行冠焉斯可謂盛矣後世豪傑之士如孟軻荀況楊雄韓愈莫不被餘風而頌歎之或曰具體而微或曰智而窮於世或曰行其所行或曰確乎不拔其言雖不同要之皆為知公者此亦潛心聖人之道與公一趣而然也今天子以義起禮咸秩無文而四人者皆追封焉俾列公側以祠于廟以為先儒之報而有司將塑繪其像既得今日何敢不前期以告

奉安先聖文

惟王既沒百子紛如支離大道顓門多途響隨業著淪胥以鋪誰其援之卓哉眞儒孟荀楊韓以時則殊至言正行不約而俱群迷易心觀感而孚俾王之道萬世不渝天子神明深所歎譽爵命報稱或塑或圖翼翼在列畢工云初庶幾學者永言軌模敢用昭告王其鑒諸

奉安兗國公文

昔者聖人之門由公在焉而攀鱗附翼者以三千計非公步趨言辯踵續聖人而能發其立教之旨使皆智悟而深造焉何以臻此歟朝廷脩明典禮裦飾太

平而孟荀楊韓咸以道德被服休命飭工塑繪儀容
肅如永永廟祠自茲以始則所謂叫人益親者豈獨
賴公致力於當時哉公其擧之

奉安鄒國公文

上公九命其宮室禮儀必眡以爲節蓋古之制之惟
公追冠于爵名而久秩于祀典今茲易地凡所以煥
然一新者率循古制非得志而不可爲者也公其安
焉以對國人矜式之意

遷學告文宣王文

惟學揆非其地又益圮壞無以崇風教嚴祀事荒
度以闇亦既成命九厥攺作卜以二十三日始且將
奉聖賢之像往焉王實臨之敢前期以告

奉安文宣王文

惟王之道雖不繫乎一學之隆替然貌像棟宇易舊
爲新以篤一方嚴事之心則吏所不敢懈厥功既成
用以昭告惟王其鑒諸

奉安兗國公文

惟公體聖人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昔之陋巷非所
憂則今之廣廈亦非所樂惟其因嚴生敬使人知學
校可尊而名教不可犯以庶幾公之德行焉始亦公

之所期於後世者敢吉蠲以告

奉安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兮值戰國之縱橫躬道德而周游兮方進
時而營營乃所願則學孔子兮迹或異以相成飆洪
然其剛大兮肆云爲而中程闢塞路之楊墨兮斥並
耕之許行援外義之告子兮止言利之宋牼郤假館
之曹交兮辯挾長之滕更整大倫於既斁兮如日月
之著明惟成功之違蹤兮曠千歲而騰聲本天子之
神聖兮擲載籍而稽情燭公之所以然兮參七篇於
群經錫爵邑以褒崇兮飭肖公之儀形雖濟梁之弗
遇兮被盛世之顯名匪不動心而自若兮宜無足以
爲榮慰普天之仰止兮俾矜式乎諸生且得爲孔子
徒兮亦公願之素誠祀茲始而永休兮與實曆而相
應

遷學祭告舊學土地文

惟神默相多士久矣顧以學陋攺卜于城之東南隅
且將遷神以去神既克庇之則亦惟終始之當不比
疆爾界爲異觀也

提刑衙土地祭文

使者委舊宇而弗居蓋十年矣請以爲學既有成命

用涓穀旦釐與厥功且將規地之宜[illegible]雖神
福不貳心必能以庇于前人者永庇多士士亦有以
奉事不敢懈

奉安新學土地文

惟神分地而處亦既有年廟像是新盖與學[illegible]哉涓
令日以妥威靈神其饗之永相多士

春秋祭本學土地文

惟神庇于茲土士以永賴絜誠祭奉禮有故常時而
舉之弗敢懈

奉安先師文

昔者聖人之門由公在焉而攀鱗附翼者以三千計
非公步趨言辯踵續聖人而能發其立教之旨使皆
有悟而深造之何以臻此歟朝廷脩明典禮衮飾太
聖而孟荀楊韓咸以道德被服休命飭工塑繪儀容
肅如永永廟祠自茲以始則所謂門人益親者豈獨
賴公致力於當時哉公其饗之

祭建隆慶禪師文

念昔西遊師不在廬我帆既風即日就途謂數載間
復得如初迨今東還師竟何往有歸其丘有儼其像
山川草木色猶悽愴師如秋月普照天地循影而求
則非全體本無去來剎有生死曰死曰生亦奚悲喜
惟其室中妙聞心要冥然宵行破昏為曉世不我遷
乃師之教恩淪肌骨曷日忘之師既不亡我常師隨
焚香塔前笠云報師

祭蘇丞相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閏六月甲寅朔具位鄒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空蘇公之靈嗚
呼惟先祖都官與先公太師同登天禧三年進士第
分好深矣公以其故待某甚厚爰自甲子仲秋初見
公於持喪廣陵之際迨至庚辰孟冬再別今於歸老

丹陽之後十七年間公既教誨之使學通古今又品
題之使名聞于時又陶冶而成就之使獲遇于聖明
之日某雖愚不肖竊冀進不負君退不辱親不為名
教罪人以答恩德然久之未能也而公逝矣嗚呼公
由館閣隋從至於宰相其於書無所不記於事無
所不能為朝廷耆龜為海宇模楷蓋雖三尺童子莫
不知之若其運動樞密經緯華夷智必用乎幾先功
每收乎形外天下陰受其賜而莫覩其迹則雖賢士
大夫有不知也某亦安能言之哉然某嘗聞公之緒
言矣學至於絕學心至於志心消息盈虛自與時會

世雖欲親踈利害之不可得已然則公之所以出處其本於此乎不然何揚歷五朝倫更萬事而從容終始一歸于正耶雖然在公為無足言者姑以薦誠意侑奠觴而已公騎箕尾寧來歆饗尚享

焚黃祭文

浩罪逆不孝上承流澤以俛倖天子異恩擢居諫垣式逢大禮追榮先世國有彝章自廣濟軍録事參軍為通直郎寔進二等生雖不克改官而今乃通于禁籍且繼自今以往若不肖嗣脩積德以致其身而無愧怍則命數益有加焉仰惟靈明亦以自慰浩職當官守義不得歸謹令弟洞等因寒食節恭御塋下以告尚享

祭李仲益文

嗚呼仲益一至於此耶以為不然耶閏月二十二日遭風濤於浙江舟幾覆而僅免俄屬纊而難詒家弟之報蓋如此其悉也而不然邪以為信然邪如君光明俊偉溫和篤厚納五車於胸次籠萬物於毫端畧未展其一二以表見於世而髮黑齒牢視聽通徹又如此其盛也而信然邪方仁聖在上搜援賢能不次而用之山顛水濱盡入甄陶君乃於千載一隆之會而至此極邪何令子之不幸甫踰朔月而君遽從之以往邪其分有所定而不可逃邪其數有止而不可增邪其亦適然遭之而不可柰何邪嗚呼天高難問其誰判之念君我友獨君我知我罪投荒君泣送之我母寖老君愛護之我子尚幼君婚姻之如金如玉孰能易之如膠如漆孰能間之君今已矣孰能作之惟幽明之遽隔紛涕淚之交垂有殽在列有酒盈巵不復如曩時之為我痛飲而大嚼也君能超然而颷逝矣則今日之薦果知之乎否邪我所寓誠而心折者實非以君之我私

祭曾内翰文

嗚呼八月乙酉丞相棄世甫及丙辰公亦隨逝伯仲相從一至於是其偶然乎抑有所制人亦有言有足傷悲公與丞相去春同歸以出以處如塤如箎別經歲餘嗟乎何之銘旌交舉靈席並施人亦有言有如弟兄聞公疾革丞相驚聞丞相薨公益難勝更相致死友悌之情求之古人固亦罕聞浩以諸生員以元豐春官別試持衡則公叨恩賜第實公先容義當此時往奠必躬乃緣久疾頹莫之克言以見情情實有窮尚享

祭至明弟文

維大觀四年歲次庚寅四月乙巳朔初四日壬申兄具位某與弟洞沼況等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弟承務之靈嗚呼先考棄諸孤久矣十五年而痛念罔極賴以自慰者兄弟無故而已孰謂爾奄忽至此極邪老母在堂左右孫承方且兄弟同之孰謂爾又遽不與邪爾孝於親者于閨門忠信推于朋友恭謙和厚見稱于州閭□宜膺□之介以遂福而乃位不正於九品年不滿於五十畀孰使之然邪嗚呼已矣尚何言哉今月癸酉將舉爾柩葬於德澤鄉林莊之原前視先塋裁二百步惟祖惟考爾其往從之若夫爾之子猶吾子也教之誨之以成爾志以無忝于爾後則吾以為己任焉固可以無憾惟終天永訣痛切心腑不勝骨肉之情尚享

祭呂太師文

天佑上主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今大鴻面槐執璧啓心而恭衆才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智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顛黃馘

竹隱畸士集卷十六　十二

嬉若兒童爰笑爰語涵泳時雍朝廷益尊勳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為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惟公肯構始為有子纔性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龜如時慶雲世獲親者倍萬慘惻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積于洞傷比登三事交賀□歸□其昊天俾壽而康胡為不仁禍降非常□□入夢中台坼光歲值龍蛇遂爾云亡□岌大廈□其棟梁爰自二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如某者□在□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庇□其姓名毋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疎賤聞于公卿更忝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閒敢祈公□來日月不為不久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為憐之久而益厚□惟此恩山嶽任肯古卜伊爾將舉神□義當捨官躬設鷄酒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巽來歆受

祭苑鄉太文

夫人既歿父黨相弔曰吾家不幸夫黨有弔曰吾宗不幸鄉黨之賢哉者相謂曰吾桑梓不幸自其為女

竹隱畸士集卷十六　十三

以至為母自其為婦以至為姑作止語默禮樂詩書迄于霜髮弗改其初居今之世而獲與國史所載者俱今而亡矣我心何如我有兄弟誰慰悼之我有嬪嬪誰奉承之我有惸獨誰撫育之我有閨門誰儀形之嗚呼生死之際□□吾所難夫人處之若□我言病既革而□□□□□□□□□□遂身乎正寢以終其天年其□分□□□□□□是語佳城攸歸重以悽瑳厥有其□□□□有□遡靈重而再拜庶冥冥其來舉

為同年□□□壽朋文

仁者不壽吉人而凶誰其尸之冥冥其穹昊穹臨下亦云有赫豈其報施而不以實斯民有言奪我賢令我老我稚何以為命同僚有言奪我畏友我公我私誰執其咎矧惟孀親止餘一子韋其逝矣託身無所未冠三男及嫁四女叩心相持淚血飛雨念君政聲白日四馳有嚴公卿咸願見之疾臥既久僅存皮骨嘗不身慮亦忘家室惴惴論議惟國之卹在昔未邑宰吏桐鄕既死歸葬民奉蒸嘗君隕于位亦邑之比民既痛思豈不有知見其子孫如見君顏久而不忘君死如生與君分好我章良厚執紼泣穴有志弗就[illegible]觴酹君君來歆否

祭閭丘大夫文

惟公東國純儒熙朝循吏所鄕衡翕然人以敬畏上天鑒之謂無膴仕謂宜永年以暢夙志云何不幸而止於是其也効官早嘗參事公弗我陋為之倒屣亟以名聞俾遷厥位曾未酬恩死生遽異及今言歸公喪猶寄躬獲持觴薄薦誠意秋聲在庭物色凋悴房櫳閴虛閟其扃諸維神不忘來歆來視

代舅氏祭所生母文

嗚呼自先人職方不幸棄諸孤于今十有九年惸然離析莫安其居未有以慰母之心禍復大作慈顏不留叩地號天無血續淚嗚呼念昔先人傾背我兄弟寔皆童幼於所訓誨未知省憶及茲既冠追往痛今維母夙夜以先人平昔訓誨我兄弟者諄諄告戒使奉以周旋孰謂尅刻未移堂室如故而斯言闃然與質俱化邈不可得而聞見乎四方上下竟何之耶嗚呼宅兆攸卜龜筮獻祥其地適居先墳之西南數十步舉柩歸厝日在丙申得遂先人與先夫人旌德縣君 氏仁和縣君咸氏之左右以為不朽之託蓋亦母之素志也惟是兄以弟之心率於其前弟以兄之心率於其後交相奮厲誓必有成以亢門戶以承烝

嘗以副先人之訓誨而無負於毋之所以諄諄者則我兄弟豈敢以地下為無知而不自勉尚庶幾冥冥無身後慮

都曹祭六縣君文

嗚呼維吾先人上有九兄或處或仕以謫家聲冠男笄女諸子前盈積德之報宜久益昌曾未百年相繼摧傾今其存者藐焉惸惸如何吾姊復隔幽明聞訃以還涕淚從橫叩心頓足食忘飢寢廢寐嗚呼性淑質嫻訓夙成為女婦毋咸以賢名蔡臺遂左右薄宦是縈遠則一紀或歲荐更乃獲侍側少慰懸情大暮之間日

月崢嶸人如草木能幾時榮欲頻省見事弗顧弃重以愧恨無方可乎況也一旦有死有生斂不還棺往不送行邈數千里卜瘞于荊執紼泣穴又決不能其為楚痛夫何可勝馳茲一奠以寄悃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李周翰文

嗚呼人各有一死子之死獨不可得而詰乎孝弟著于閨門節操信乎鄉黨學問文章見稱于倫輩子豈不善亦豈不仁天何為不與而年何為不壽乎前此數十日既奪子嗣而又速子於鬼録乎孤煢逆旅鍾此大故妻孥不獲斂其形而假手於役者父毋兄弟不獲視其蓋棺而托事於友生嗚呼子有知能不念班白之親相對欲絕方少之婦未亂之女泣盡而繼之以血乎余同年進士四百餘人曾未十年知其為異物者十二人矣況耳目所不接者嗚呼子復從之而往乎去冬既葬余歸侍側子時罷官亦初至止幾一往癸余即求選於吏部到家未幾子又為京師之行意者余之官期尚在來春子有所授未必兒闕庶幾是時杖屨相從以孝道義之益故雖不敏不以為恨嗚呼豈謂子生往而死歸乎言別之淚墨猶未乾而遽成今古一乎於是乎溫溫之容余不復見矣豐豐之語吾不復聞矣隻雞斗酒持以薦誠子果歆之否乎

祭俌衎制文 元通

天子龍潛公翊左右閱閥者毋莫如公久天子龍飛公陟從班曾未期年遽以疾言重違公誠姑聽均逸止于近藩弗遠去國庶幾亟還密奉朝夕道行志伸為時輔弼蒼蒼在上垂鑒實深宜俾壽康以慰人心云胡弗佑忽成古今有識涕下或至沾襟矧與公好一紀于茲摳經辟雍秉筆丹墀代言西掖莫不同時

公不我陋[illegible]一旦奄棄[illegible]如我能來[illegible]
公知不知尚饗

祭翟秘監文

嗚呼公為博士傳道諸生其寔至陋過沐題評公為御史總試學官其寔無取獨預權衡公為司業薦授教授其寔罔功亟蒙成就某於公門特受異恩未知報稱恐愧奚勝竭來餘杭適逢公喪雪涕告情莫此一觴尚饗

祭曾丞相文

嗚呼前年之冬某以恩移至于衡陽公已前之去年之春某以恩歸至于皖口公已解維水陸萬里莫之能追迨及初夏某抵南徐盤礴自得公已安居持論造門立未須臾屣履以出情與義俱堅欲款留更幾朝晡念違親側久已五年切於省定不獲遷延惟常與潤密相接連期以歲暮專詣賓延杖屨從公遊覽山川孰謂還家席未及溫瘡癘大作與死為隣藥石之餘皮骨僅存連墻莫往矧也高門尚期完復追踐初言此言未酬忽聞公薨謂為信然傳者何遽謂為不然傳者日增果還崧高果比列星果可詰乎杳杳冥冥虛容在堂儼如平生躬陳薄奠又復不能庶幾

靈明昭鑒真誠尚饗

祭宋子直文

嗚呼子直一至于斯乎年甫逾於強仕仕方達於通闈有志弗克就有才弗克為一瞬之頃今古異時以先寺丞之積善宜有子以大其後以先郎中之流澤宜有孫以承其施君乃止於是而已果孰犯而制之君有顧言家于晋陵以卜以筮以啓新塋所居而安即為彭城何必故鄉結戀于情惟君心之子屬將有在乎茲誠歸君之女得所託教君之男成厥身俾子妹不復憂慮而君祭永以豐盈苟子力之可勉悉以自任矣厥少慰於冥尚饗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八

行狀

故觀文殿大學士蘇公行狀

蘇氏出己姓顓帝之後裔孫吳回為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今鄴郡之西蘇城是也三代時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至漢平陵侯建徙平陵七世孫章為并州刺史又五世生魏剛侯則又八世生綽為周度支尚書封邳公邳公生威相隋封房公曾孫瓌相唐中宗睿宗封許公許公生詵為徐州刺史徐州之孫奕元和中終光州刺

史家固始光州之孫益自固始隨王潮入閩為王氏領軍使國初贈隰州刺史隰州生光誨石晉初與劉從效誅泉南叛將黃紹頗從效表為章州刺史泉師陳洪進畏其英傑不為己下以計召之至同安為大第留不遣而密使人之漳州奪其位遂為泉州同安人開寶末盜起劫漳州為盟主餘黨環城下監郡何承矩與州將喬維岳欲屠城遁去漳州一夕殲盜魁十餘人送首級于州餘衆皆潰城門始開歸朝賞功遷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十人即公之高祖也子其仕江南為漳州行軍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初漳州既戕

群盜祭酒急索帳中得賊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火之皆得不誅漳州聞之語人曰吾兒有陰德其後必大以公貴贈司空夫人張氏贈代國太夫人生福公諱某少魁傑有文武材略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被名會罷六科後與魏公同登進士第既而覆落改三班官非其志也歷提點荊湖南北路刑獄公事知宜郡復三州所至有惠績終左屯衛將軍贈太師福國公初娶翁氏陳留郡君贈隨國太夫人再娶翁氏長安郡太君贈徐國太夫人劉夫人生魏公諱某仁宗時以賢良方正決科登侍從入翰林為學士數納忠

論事特被知遇赫然為天下偉人不幸早世終侍讀學士知河陽府贈太師魏國公娶陳氏河南郡太君贈魏國太夫人生公公幼警夙成性知禮義三歲時魏公為宜州推官公從之能懷抱與人語出則從官府之稱入則如家人禮□□□召至其家與語謂人曰兒異人也既就外傅則與老生大儒講論六經指義無不通貫建安黃𤪌福唐王祜南城李□臨川蔡元導元瑜建陽陳洪範皆與為忘年友十八預進士高薦大為吳公育所重魏公任子恩當得京秩公力辭不受再舉為別試第一考官歐陽公脩張公方平

請入曰吾所試題非通天人之奧窮制作之原者不在首選也遂中慶曆二年乙科調漢陽軍判官以魏公奉詔修建北京改宿州觀察推官魏公持福公喪又改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毋因治訴旁閭隣里丁戶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寔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剗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他日詔令長造門領縣長拜

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諭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者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以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尋以魏公憂去職用治命葬京口故今為潤州人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杜岐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問數日必折簡召常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

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揚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名德終始略相似焉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與諸禁從列薦公文學才行宜在朝廷召試學士院明年改大理寺丞時公與馮公京同試入最優等除館閣校勘至和初同知太常禮院嘉祐二年改集賢校理編定集賢院書集再遷太常博士前後在館九年官冷俸薄而奉翁夫人陳夫人養諸姑姊妹與外族之無歸者凡數十人躬自刻厲甘旨無闕婚嫁以時妻

子衣之用常不足而公處之晏如也時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之君子矣考課進祠部員外郎英宗即位遷度支員外郎仁宗山陵有司不知故事調發嚴急吏挾事勢多不以時難得之物賦諸郡旁郡皆取於民王脅以軍法公喻吏曰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可強賦以害民乎主藏至悉躬自區處民既便之而事以集召為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陛對稱旨

賜緋衣銀魚歲大旱疫公請轉鄰路粟以補闕之且
委本司與諸縣審覈租稅免自朝廷差官以重勞擾
民賴以濟甚衆又言周制六軍蓋出六鄉之衆在王
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將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
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藩衛
也國朝禁兵多屯京城及畿內東南諸縣雖於運糧
供饋為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今中牟長垣直都
門要衝之路二邑[illegible]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
城守防傳居常之人請置管盜兵以備非常明年杜
文等乘飢嘯聚長垣賊殺官吏人莫不服公之先見

公即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
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
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精覈則官佐有罰今良民罹
剽刼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其責可乎遷三司度支
判官為治平四年壽聖節接送伴使虜使還至恩州
驛舍夜火左右白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
公閉門不納令曰妄動者寘之法徐使防卒撲滅之
郡人恟恟以為虜及州兵亦欲因緣生事飛語至京
師公還入對神宗首以問公闓奏本末喜曰朕始亦
疑之使人密詗皆如卿言闓卿措置甚得宜其所鎮

過多矣擢恩改工部郎中後為淮南轉運使神宗初
攬萬機勵精政事尤留意人物自在藩邸聞公名及
使北還益被知遇至陛辭日諮訪治道因問入館之
年曰何淹滯久耶公曰臣自選調被召纔改官即入
館歷計資級未為淹滯於是有用公意未幾光祿卿
史炤為淮南轉運使因對上曰藴某有學識與卿同
事甚善後數月乃脩起居注先是記注久闕員資望
無踰公者丞相韓魏公數薦公會執政以親嫌為言
故有使淮之命至是上自擢焉公與秘閣校理李大
臨並命官同而除同以公職集賢在大臨上公以年

齒推先大臨而居其下兼同判禮部祠部又判三司
磨勘司改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熙寧元年召試知
制誥故事外制不過六員時闕其一上不欲獨試大
臨命公同試員遂溢數乃特恩也入謝賜金紫依充
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是歲郊恩加朝散大夫封
南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二年兼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駮事同詳定命官使臣過犯又為北朝賀生辰館
伴使司知審官院權審刑院事時知金州比部郎中
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
脊黥隸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

有重者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耳故枉法為輕上曰免決黥之如何公曰士大夫有罪可殺則殺之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所辱者污辱衣冠雖其人無足矜也上曰免決黥流嶺外公既拜奏詔自是命官犯贓抵罪者遂以為例又兼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詳定天下印文判司農寺三年權知貢舉四月

朝廷特除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為弗循舊制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詞頭復下公適當制即奏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今以自支郡幕職官入居糾繩之地近歲未有議者或謂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定之此除不為過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受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循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唐世之比而今之

三院又重於昔時況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寮案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復送李大臨大臨如公議又送公公又言祖宗朝天下初定士或雜草萊而不用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自真宗後每有除授雖殊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選任甚當苟勤者成規定以遠州縣官非有積累之資而自台之拔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某官他日或有非常之人又逾於此則復以何官處之浸淫不已誠恐臺閣要秩或可以岐路致

也臣切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是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遂棄近例虧之憲綱疏奏手詔曰二十八日上殿次有事指揮公入對上曰卿所謂李定事雖善然熙寧二年詔書奏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則定之除命正合詔意不為越法宜以舉官條赴院商量速為草制久格詔命恐將得罪卿宜思之公曰臣聞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惟所操守若臣前以為不可今蒙陛下召諭遂變前言乃姦邪固位之臣所為也陛下亦將

察而罪之吳居厚上章訐奏臣亦講議者於臣心無
疑負敢久格詔命退而復論曰從前遷官須於太常
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雖得資序相當之
人故朝廷又令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蓋亦不限博
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
權者如三丞已行未可為監察故令上權前行員外
郎不可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為選人設若不拘官
職高下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兼權裏
行不必更改中允也臣所以喋喋有言者但為愛惜
朝廷之法遵守有司之職耳繳而復下至于七八後

雖大臨當日而堂劄批聖旨與除李定係特旨不礙
近降條制促公譔詞公又奏定初等職官超授朝列
兼權御史不應近制若果出聖意則須非常之才然
後可以厭伏群議昔馬周為常何陳當世切務唐太宗
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拔
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然周猶召直
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
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若定果足副特旨之擢則
授一官實之京師以見異狀進用未晚遂與大臨俱
落知制誥歸班凡繳詞命雖大寒暑冒風雨未嘗一日

移告執政或諭公請外官閑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
自便乎士大夫益推重之四年大享明堂恩始知婺
州泝桐廬江水暴迅挽舟卒力不勝檣折舟橫覆溺
圍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起衆救之舟忽自
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復覆溺公一子與婢與甥皆
不救獨太夫人脫危難水不入口衆以謂公誠孝所
感陰相之所致也婺學適與溪界秋潦溪漲浸沒殿堂
水數尺公乃遷於近南爽塏之地多士四集導以禮
義自此士益務學公所以增相繼文物之盛前數十年
無有也移知江寧府七年召還公當三班院是歲用郊

祀恩復集賢院學士加護軍八年出知應天府兼南
京留守司事十月彗星出赦天下始公與李大臨同
得罪而當塗者特不喜公至是三更赦大臨得待制
獨於公以久不舉勘為言止除秘書監歲終復召公
當三班院因對奏言本朝自慶曆中因營婦逃亡指
赦而出始有不用赦原之法臣在南都見有犯罪在
數十年前雖屢經赦宥不得霑恩者則無知之民一
犯禁令無自新之路矣甚可矜測上以為然其後遂
詔法官議而改焉尋兼知通進銀臺司九年以吳越
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

以轉運司貴所逋市易緡錢甚繁公夙夜禁術院猾
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
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
縱之轉運使大怒劾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負者乃
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令吳奎厲將兵結集謀
害官吏…人定十…公安公談笑自如密遣兵官
多捕首領十數人…械中遂不復令敢…害者不
知也十年召除…英宗正…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是歲再充北朝生辰國信使郊祀成進右
諫議大夫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在房中遇冬至

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
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
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
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
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
離貳之意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
數也上曰虜北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
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

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
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
之志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
狄之強弱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京尹
缺上欲用公吳丞相充以史院才難得人爲言上嘗
曰蘇某久歷藩府諳練政事遂擢權知開封府未半
歲都邑稱治上謂宰臣等曰蘇某到府決遣無滯會
祥符令孫純將之新任貸其所部門僧錢百千
他日同院僧告門僧逐從侶家且持錢百千出疑有
姦公判曰告非干已事不當治錢隸常住非官給無

贓貸法然純因疑作已償之矣乃杖僧告者謂公縱
出純罪有詔鞫治而公止坐失出杖罪案成御史舒
亶劾奏以謂純乃蘇某女婿堂姊之子實爲近親不
可以失論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李大族公固不
知其爲親也不復自辨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公在府
日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獄世儒妻李氏惡世儒所
生母欲其死喻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則汝輩欲殆
者多與金欲去者厚遣之語多類此終不明言殺之
殺也獄成而法吏以李氏無殺姑語情雖切害而法
不至死案嚴駮而情不移一日因奏事上諭公曰人

言卿與所司欲貸世儒獄此人倫大惡當窮竟不可
縱公曰臣備員京尹有罪者皆付之有司一有輕重
意則有司觀望遂致刑名出入此事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公既出而獄久不決移治大理寺
大理卿以李氏之母呂乃樞密副使公著之妹公著
與蘇某厚必嘗請求請遣官即訊而已移劾御史臺
公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公素長者必以交舊之情
不能違逆自言毋重困辱公曰使某誣人雖死不可
為若自誣以待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
獄吏上聞奏牘以為疑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救

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以得呂某請求之說吏
窮吐實曰此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而為之也
今其稾尚在家取而視之信然於是公得辯明上坐
嘗聞同列語世儒帷箔事應曰誠有之為泄獄情罷
濠州未幾除知河陽以魏公墳館河陽辭不行改知
滄州入辭曰知卿宜在朝廷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
輒為事所奪豈非命也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
因言臣母畏寒俟春和可行上曰卿母誰氏公曰龍
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上曰天聖間侍從耶公曰臣
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知廣州還不市南物韓見

倖過嶺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節過於馬
援矣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召還判尚書吏部中書
舍人舒亶言公復官未應叙法中批以舊官判吏部
又兼詳定官制先是唐制文選掌於吏部武選則兵
部主之神宗謂自三代至漢未嘗有文武之別議者
不知所處公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
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若分左右曹以掌兩
選又以品秩課格分治之無所不可上從之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焉後因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
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

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為
書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然此書浩繁卿自度
幾歲可畢公曰臣願盡力二年因令置局於樞密後
廳仍辟官檢閱文字如期書成凡十有八門合二百
五十卷為事目總叙奏之上覽之嘉歎賜名華戎魯
衛信錄元豐五年為北虜賀正館伴使虜使鄭顓明
辯有才智上命副使張山甫諭以近命蘇頌修信錄
欲以重兩朝盟好之固顓感激稱謝見公辭采遂私
覿禮物皆異常時遣使喻旨曰聞虜使以卿儒學甚
精贈遺特殊今以小龍茶瑠璃瓶賜卿可予之以答

其意類復進公異錄一編即日進之後因奏事語及
上曰禁中所無也復太中大夫官制行改通議大夫
吏部侍郎以嘗領詳定特遷正議大夫六年上幸尚
書省遷光祿大夫是歲增上列聖徽號為禮儀使乘
輅奉冊入廟郊禮成加上護軍進開國侯食邑千三
百户七年魏國太夫人寢疾在告同時侍郎權引選
人上顧左右問蘇頌安在左右以實對令樞密承旨
張誠一喻旨曰太夫人疾幸有間宜亟出視事會太
夫人薨遣中使就第撫問曰早聞太夫人之喪想卿
情極哀慕方寒宜少抑摧毀明日又遣使賜白金千

兩詔有司假官舍以居州郡遞副葬事元祐初服除
遷刑部尚書假兼詳定重修勑令二年遷吏部八月
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
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
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覆言之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
倉法行吏無所覬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
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且引
失自首以沮格之遠方寒選待次輦下動經歲時不
見得否至公則勑吏曰其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
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
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
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茍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延
白都堂故上大夫受賜多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四
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掌皇弟五王牋表明年三月
遷尚書左丞公自至和入中館居京久閭巷之人皆
聞公名至是登用莫不相慶明日語執政曰蘇頌甚
慰人望七年納皇后講脩六禮為冊禮使六月進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

户是歲郊禮恩加千户實封四百户公自與聞國政
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
絕僥倖僭差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每朝堂
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
不可回與同列浸不合會臺官前侍御史賈易知蘇
州爭不決至論于上前公曰易與臣本無雅故以其
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又法應牽復既已為監
司矣乃徙知蘇州則是雖更赦反下遷兼其餘嘗牽
復者甚衆使人人如易則赦令為虛文矣衆欲加易
以直閣職公亦以為不可有旨再議而御史楊畏

來之邵言公稽留詔命公聞之即與歸私第待罪三
上章乞致仕不許又再以老病辭八年三月拜觀文
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時宣仁太后上
仙哲宗始親政因公陛辭尤加眷禮問為政大略與
人才能否公對甚久明年西京留守闕首命除公公
以老再辭不聽既行而衛國夫人亟懇請南歸時紹
聖初年也復知揚州明年再請還政章累上遂拜中
太一宮使居京口後二年復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
仕今上即位拜太子太保增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戊寅日北至公起居服猶如常

三接賓客甚歡至巳而革遺表數百言逮暮與諸子
語如平時無一及家事明日稍就枕前屏左右卻藥
餌召常所用醫工親謝遣之夜半猶起就坐達寅而
薨是二十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二日制贈司空遣中
使賻䘏其家恩意甚至公天資仁厚宇量閎博喜慍
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幼自偏
東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墮容
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除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
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
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

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居顯近務推挽正
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
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
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
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
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為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
理而寔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
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
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為館職時嘗
被命補注神農本草圖經千金方書而醫家賴以治

人甚衆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邃
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
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
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
司辰出告星辰纏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
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
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
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
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

爲之差等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
考案彤殿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
詔禮院議立故國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勑
書云向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發之事又云朕
念其自歷長秋[illegible]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
有不[illegible]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此祔廟謚冊並停
此[illegible]祔[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
成[illegible]之禮衆論未定一日白事至都
堂衆相[illegible]公問曰學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
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祖宗三聖有尹

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
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傷萬歲後配
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曾公
歎重久之後群牧判官宋公敏求謂公曰聞議郭后
事引勑語此是先人宣獻爲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
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
能見也然竟不行熙寧初經筵官請坐講下禮官考
議公以謂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官別設杌於前
列坐而聽乾興後侍臣皆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
講畢復坐賜湯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重於三

公矣然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若人主不
命而自請之則爲非禮矣且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
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對況執經人主之前
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illegible]傳道近於爲師
則今侍講[illegible]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實
也[illegible]以來侍臣立講[illegible]五十年足爲定法豈可
一日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神宗竟從舊制
[illegible]二分經[illegible]試諸生以行藝爲俊之
路[illegible]欲先士行而脩文藝士封[illegible]錄之法先
行州縣使有司得尊參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

遺範又請[illegible]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
選又請[illegible]之天[illegible]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上
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
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
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究觀朝臣兩員振舉綱維族
其[illegible]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
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爲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
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
此言又請重加役流法以代配隸又嘗因對神宗從
容問宗子七祭承重之義公言禮典久廢服屬親疏

有所未明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專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而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勑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

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爲禮教爲左丞時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昔晉趙鞅以師納蒯聵于衛其子輒猶拒之而弗受以尊王父之命也今越境而入其國事未可知使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竢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公學問淵

博無施不宜其大者固已發於朝廷垂之典冊其小者亦足以聳動一時誘掖後進元豐五年神宗御集英殿放進士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陶三呼不應上顧公公對曰當呼爲暨居乙切果應上曰卿何以知出何書乎公曰臣嘗記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人上喜曰果吳人後論稱之又問曰字書中訓何義公曰字書不出何義止云人姓字嘗從旦今日字訣下一畫者蓋俗書避唐代宗名耳又嘗接伴至雄州虜使問適過市其榜有仇家此何姓也公曰音與掌同出姓氏譜虜人歎服

每公卿會集有僻書疑事必以問公公隨爲言之常傾一坐諸公好事者時時造前聽語經史微旨前代典故至近世名臣閥閱無不厭服公亦喜爲講道或終日清談亹亹忘倦客有退而記錄其言至盈編帙者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且盡意他日至忠泣曰某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累官太子太保觀文殿大

學士爵趙郡公食邑四千七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所著文集若干卷初娶陵氏屯田郎中景陽之女追封吳國夫人繼室辛氏駕部員外郎其之女封魏國夫人追封徙韓國男六人嘉[illegible]朝奉郎駉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女三人長適長朝議大夫李孝昌次二前卒婿朝散郎劉琯襄州錄事參軍賈收孫男十九人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孫行[illegible]皆承奉郎長卿餘慶公綽彥伯道孫簡求隆孫伯孫朝孫叔孫　孫鎮孫季孫公孫茂孫皆未仕孫女十二人婿宣德郎李德嚴知相州錄事王琮天平軍節度推官朱邦彥湖州武康尉王騤明州定海主簿呂無忌郊社齋郎曾志餘皆幼曾孫男八人直孫趙孫朱孫礡孫房孫迥孫遹孫信孫曾孫女四人卜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於某所其孫鷟某編次歷官行事而為之狀謹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四十

行狀

故朝請郎張公行狀

公諱次元字希一其先廣陵人自天章公歸老于常州遂為常州武進人六世祖昇仕唐為滁州清流縣令生紓為金吾衛長史生訓郎公高祖也仕楊行密為黃州刺史有智勇與其等輩三十六人號[illegible]英雄曾祖琛仕[illegible]為校書郎祖從擇進士第一為右內史學士金陵既平從後主歸本朝太祖聞其清節授右[illegible]大夫知梁州太宗時數言治要多[illegible]聽用[illegible]考[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仁宗深器之嘗侍御天章閣隱然為一時名臣生二子公其季也皇祐二年用天章公奏為太廟齋郎再奏守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簽書汀[illegible]陰軍判官事年尚少守將易之初不為[illegible]事[illegible]必事[illegible]知道理而後已富民孫氏緣守將數燕其池亭浸[illegible]所為公[illegible]其端每遇燕集力以疾辭自是孫氏嚴憚不敢逞而守將益知公非碌碌貴遊子也[illegible]禮之嘉祐三年轉太常寺奉禮郎知常州武進縣每歲輸納甫期吏必豫率私財探邑官之欲而置其所須以陰中之然後肆行誅求公先諭以不可乃為[illegible]令

且峻懲其犯者迨公去所輸無慮數十萬而民間亟
無一錢入吏手譁然為俚謠傳於世白鶴溪[illegible]湮淤
溉民田[illegible]歲久湮塞公力濬之大姓有冒其地者
飛[illegible]竟不動初流亟還絹百餘里無復牢贜至
今[illegible]為本[illegible]河轉大理評事丁天章公憂服除
遇[illegible]宗[illegible]位[illegible]衛尉寺丞監楚州糧料院[illegible]三年
轉大理寺丞用淮南轉運使陳安石薦知通州靜海
縣[illegible]歲大旱苗且槁死惟漕河可引溉而
法不可決慨然身任其責決以便民部果據法按治
宣[illegible]上令翰林學士蔣公之奇方領漕事聞而止之

且以異勞公曰負古良吏用心海瀕亦困民寒饑
類以鬻鹽為生每捕至庭下不忍遽寘于法誨而遣
之約毋犯往往懷公之恩轉就他業而冒法者益少
轉太子中舍同提舉淮南東路市易事元豐元年賜
緋衣銀魚轉殿中丞以官制換奉議郎市易法行奉
承之人多不喻上意於是選置使者分董諸路而大
丞相王文公雅知公才首被除擢使既稱旨俗久其
任凡五年轉承議郎通判太平州未行丁謝郡太夫
人憂服除遇今上即位轉朝奉郎資任事直知信陽
軍時河朔水災洺州尤甚遂改知洺州朝廷方務賑

衄公條約三十餘事以輔導之吏絕巧詆民受寬惠
按察使朱光庭若其所為深德仁聖惻隱之意推示
諸郡使於式焉滹河距城纔五里遷隄高峻下視城
中方漲溢時一失固則衝注無前蕩為陂澤公每
至歲初[illegible]謹不虞苟可以致力者無不為也一
夕河暴漲水怒齧隄壞城踊救亟出慰之曰吾已
有備矣無恐即率兵夫竭護隄上冒盛暑忘寢食如
是三日而水退人爭鼓舞歌之地居重法素多賊盜
其魁桀者咸有號名曹聚輩劫久逸不獲及公賞罰
明信人樂用命不日就擒初鄒擇境內最為淵藪耕

蠶歲入悉輦致邑中民以為苦至是大臥不警遂不
為蹤盜訐倅[illegible]府君尤敬亦或乘之濟其詭謀一
日方退食遽聞有餘人擁一賊者直入據黃堂曰我
府君也來為太守福公命左右縛於庭狀立見悉誅
之其後遂革代還知蘄州改信陽軍轉朝散郎信陽
逾百年進士無顯者首興學校延致學士於其講日
親主豆觴而學者感乎術業自勸且立[illegible]祠著公德
陽長社李氏子訟其弟本黃氏不當分挩女兄為證
女亦黃氏也助之力故獄屢變而聽者咸取決焉自
慶曆至元祐李訟不已復以屬公公顧其弟貌言不

類兒耳語其女所以證者女指親在時獻神狀語取
狀視之則紙弊而墨鮮又有桑枝痕折之曰豈非染
紙爲弊色以桑枝暴於日中乎女戄然無以應即具
首伏數十年間聽者幾人至公立談決之人皆神以
爲毘代還以先塋在清流求知滁州轉朝請郎未行
改撫州又改除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
錢事坑冶散布九路多在山谷險絶中使者罕到弊
久益深公不以爲憚躬自按之朞年徧五路以其所
見條利害四十有三事請于朝畫可行者三十有五
至肝州感疾猶欲東去浸劇乃還杭州至則革矣然

而經畫皷鑄諄諄在口家人勉公姑少休毅然曰食
君之禄而戶素可乎比卒無一語及私事寔紹聖四
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七積勛至上護軍
娶曾氏贈扶風縣君參知政事肅簡公宗道之孫尚
書駕部郎中有功之女譙郡太夫人之猶子繼室嚴
氏封華陽縣君直秘閣頴之孫衡州軍事判官孟堅
之女子男八人基宣德郎以文學政事稱于時堅域
垣坦堈壎繹皆舉進士有賢聲女三人長適進士方
希純早卒次適承奉郎呂切問次適郊社齋郎崔頌
孫男五人鐸鉉錞錫鑾女八人公天資孝友遇事剛

[illegible]毅不可奪天資公既老未嘗去左右雖勉之使
仕非數舍近不廢闕安不往也太夫人歿居二十年
承顏養志惟恐不逮如一日女兄歸都官員外郎蔡
天球惟一女女弟歸著作郎石約惟一子寬民尚幼
皆養其夫取以歸俾無愁歎終其身又擇名士以歸
其女今朝請郎通判廣州凌浩則其婿也擇師友以
教寬民其後中進士第元祐初將變役法詔郡邑言
利害公建以爲先朝行免役久矣民安之頗毋變當
路或擿公曰此非廟堂意盍改奏公曰臣言其當勿
欺所見如是曷可改也使淮東時布衣史發功持錢

千萬緡求多乾沒公繩之或以告曰發功乃丞相王
禹玉之從甥也奈何不縱公曰吾職在奉法豈廢法以
奉權貴乎已而遣都提舉司勾當官呂震按公職事
一無所得比公還朝當陞郡守遂沮不行吏部爲
通判人人爲公不平而公恬然無怨色雖[illegible]猶不自
強必曲折之然卒歸[illegible]不幸[illegible]如[illegible]臨洺
縣主簿濮陽林師忠信陽軍司理參軍河南宋楷則力
爲主其後事且訪其鄉遠適以資助其婦微至飲食
亦具風稜峭厲若不可屈折一聞人之善則靡然向
慕尤於山陽先生徐公積傾心焉先生亦偉公趣操

愛敬之每形于詩譜書成誦該洽尤詳本朝典常慕
籯金不如一經與多財損智益過之説用以訓子孫
其殁而祿廪之餘一以周䘏阨施宗族於其亡也衣
衾猶有不備者自遠宗以來皆葬清流凡無後者至
其終皆必期其處用浮屠法追享之今遂循以爲式
[illegible]曰公以天章公爲道終始爲朝野推尊常懼忝承
失墜貽識者之譏今以其生平大節觀之雖年位弗
充不極其志亦可謂無媿乎前人矣諸孤迫於吉卜
既以其年六月二十七日己酉葬于清流縣昌城鄉
安仁村之原尚念幽刻未就將以求銘於世之顯人

則相與泣血而屬狀於某某愚不肖視公爲外曾祖
行也遜辱知遇恩德隆厚顧雖銜哀在廬死亡無日
不敢辭命於是論其寔而次序之以告云

故登州防禦推官華君行狀

君華氏諱時舊名申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改焉字
元翰世爲常州武進人君天資豪爽初就外傅誦書
日記數千言年十四課試六論詞旨如成人既長西
遊必與名士爲友會熈寧初罷制舉專以經術取士
君不遠數千里謁王文公於金陵公稱異之授以經
義退歸不復茹葷杜門自飭如是三年而學成遂登
九年進士第調高州雷白縣尉未赴任今戶部侍郎
呂公提舉中都市易務辟爲監門未幾兄歸丁父憂
至元豐八年神宗山陵今翰林學士承旨蔡公爲頓
遞使辟君管城縣頓事事已調環州通遠寨主簿方
待次外臺選權奉天縣奉天故乾州爲陝右劇邑前
令類以不職去君至摘姦吏之尤甚者繩其一二而
民以服他郡邑雖遠數百里至有請君以聽其訟者
用留七月已以大治部使者奏終其任會親嫌并罷
通遠又以[illegible]遂任久之調端州四會縣尉明年部使
者交[illegible]錄[illegible]參軍廣州蕃漢錯居獄訟紛糾率

由吏者緣亂其言以致失寔君察見弊端毋有所治
必先窮竟譁者自是人無冤辭四方在繫日躬視其
飲食沐浴之事使悉如所欲一旦遇赦出囚于州門
之外其羸髮充澤殆非囚圄中人也見者感歎秩滿
調登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以疾卒于都城
寔紹聖五年三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五十娶周氏子
男八人寔字甫皆舉進士以學行知名而宇卒矣餘
尚幼女七人長適進士周咸早卒許以第三女繼其
室次適進士王臨四適進士王履餘未行孫男二人
女一人君懷慷慨喜功名纔出仕即遇神宗厲精治

道之日援用人才不以次序又一時知巳在顯途力挽致君且有以館閣薦者然君已歸矣及元豐末西鄙用兵單騎走塞上究觀形勝得邊防措置十二事以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三十年間負其志氣落落不合卒窮以死其命也夫君為學不泥章句為文辭博俊偉平居濱淮若無所屈一聞人善則靡然歸之茍不可意雖在勢者面折不避也其孫卜以元符元年八月一日葬君于武進縣懷德北鄉蕭墩村之原念所以發揚其美非得當世大賢君子知君之深者一言以信之則無以垂示無窮於是屬其狀其行以告謹狀

傳

馮貫道傳

貫道壽春人舉進士不偶棄去遊京師居相國寺東録事巷以訓童子為業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容舒而野其言簡而直其與人交淡而久自朝廷公卿以至閭巷之人往往知其所為而厚其禮貫道持一意接之未嘗毫末加損於其間元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諱憚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寓錢及京師凡出納之事越七年

[illegible]自頴濱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所寄所受者[illegible]錢封識如故蘇公復欲以錢與之笑而不答紹聖中太府卿胥稚民董領茶事入辟之求為鄙[illegible]懇切而莫之許獨念貫道命諭使為求者[illegible]以緣便不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初不應[illegible]不已乃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illegible]子不停筆[illegible]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得錢不過數千尊何足以寬衣食計然受之而宜用之而安久之而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非不優佚第恐憂患有自意外竊發者雖欲如前日寧處其可得

乎此非難之高義而我之所深畏者也何敢當貫道尤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配十干十二支推之若貴若賤若禍若福如離婁近目而分黑白如師曠適耳而聽鼓鍾如羿持弓矢審固射五尺之鵠於數十步之內以故車馬常滿門貫道頹然其間如阮千里之琴無人而不為憚也於其吉者則曰當為善以承其吉於其凶者則曰當為善以避其凶間有召之者雖勢力向丘山氣燄幾寒暑非其所好不往不郎也其所為槩如此余嘗見廣書稱嚴君平終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毎依蓍龜為人言利害各

因世道之以善季疆爲益州牧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又見楊子雲稱君平不作苟作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人今也與貫道遊十五年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其聞君平之風而悅之者乎何其不以已絶物不以物易已一至于此耶雖居繁穀之下康莊之要紛華盛麗之所其亦隱矣可不謂賢哉貫道有幾子力教以學皆於六經成誦而通其義貫道隱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固可期而待也

貫道名冕夫今年若干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四十

疏

諫哲宗立劉后疏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爲天下擇母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后與廢郭后實無異焉然孟后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拜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

怒其輕亂名分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册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丘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癸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之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則其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性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以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答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

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賈人之系豈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不同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illegible]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乎[illegible]然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無臣聞[illegible]賢妃實與[illegible]以往是日雷作其變[illegible]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雷雹又自告天地祖宗社稷以至陰霾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道蓋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致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詔聖意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其可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冒報陛下親白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昭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

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册禮別選賢族如祐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丁未録云閏六月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殺母取子實爲不根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宣示中外其劄子云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凶荒之患邊境無征戰之苦黎民繁庶萬邦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思之秋也而謂宰相冦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盻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柰何陛下遽亡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爲愈於桀紂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堯虞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

食安乎頃年彗出西方災譴爲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饍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以損陛下之盛德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相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歲無之且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爲解惇爲輔弼恐蔽此言今聞陛下欲立劉氏復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罷立后之醜行而復后之賢聽臣之直諫而黜惇之奸言使天下之人再覩日月光明盛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諫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堦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臣不願歸田里力農灌園爲亂世之民願瞻臣心肝以謝惇乞惇之首以謝天下於是以寶文閣待制新差知越州鄒浩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元符皇后上疏稱謝並詔送史館浩之本章紹聖問即焚之今降者蔡京使其黨僞爲浩疏也郝隨使館客作

重刊鄒忠公文集序

吾錫有鄒忠公之裔孫曰翎字時用者以公文集舊板刓弊將重刻焉而屬寶爲序寶錫產也於公爲後學益仰止者久矣顧舊集之序李忠定公實爲之則何有於寶之言哉然嘗論人臣有言責者以言爲忠言而關於天下之綱常知忤而弗恤知患而弗辟尤忠之大者也若公在宋論立后事益得於是矣當是時

章蔡兩奸前後嗣相公再被竄謫甫歸而遽病以卒未能盡其所欲爲者君子於是乎惜焉當公之赴新州也陽翟田晝迎諸途有士所當爲未止此之言蓋所以望於公者

甚重且遠卒之直節正氣久益堅定至於垂絶之際一見龜山猶以國事爲問使天假之年則其所爲當不止是矣蓋聞公嘗受學程門得中庸愼獨之要故所立如此然則

節惠以忠蓋舉公之大者言之而豈足以盡公也哉古人論尚友之道必誦詩讀書而論乎其世若斯集者皆公平生之言詩可誦書可讀而世亦因以可見論者謂公謇而

樂達而經辯而默其言之成文者當亦似之雖然公之文莫大於立后一疏則已毀矣其在當時旣以起讒致禍而今所傳眞僞異同誰歟辯者君子能無感於斯乎時用素

敦禮義而斯舉尤知所重故
併及之
正德七年壬申春三月既望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前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後學毋涇邵寶序